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018/04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八八冊目次

## 史部·傳記類

金華賢達傳十二卷

〔明〕鄭栢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鄭璧刻本

孝紀十六卷拾遺一卷

〔明〕蔡保禎撰  
安徽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刻本

潤州先賢錄六卷

〔明〕姚堂 劉文徽輯  
民國二十二年國學圖書館陶風樓影印明天順七年刻本

名相贊五卷

〔明〕尹直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曹氏倦圃鈔本

伊洛淵源續錄六卷

〔明〕謝鐸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八年高賁亨刻伊洛淵源錄附

宋遺民錄十五卷

〔明〕程敏政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年至四年程威等刻本

尊鄉錄節要四卷

〔明〕王弼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七年盧炯刻本

五五四

四三七

三七〇

三四三

二六八

九三



考亭淵源錄二十四卷

〔明〕宋端儀撰 薛應旂重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三年林潤刻本

金華賢達傳十二卷

〔明〕鄭栢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鄭璧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賢達

傳十二卷》提要

金華賢達傳原叙

一十二卷諸父清逸先生

所著燧嘗侍几席見先生

用心於著述致力於搜採

不以寒暑而暫廢致一研

原序

究鞠明究曛一善一行如

或失之然皆節其浮辭略

其繁冗其文簡而明談而

約俾一郡之古今賢達嘉

言善行煥如日星揭於中



天是以發勛德之輝光資  
啟沃于多士誠萬世不刊  
之書也愧以菲才末學假  
館舍溪黃君孟舒與其子  
子西遇合甚厚嘗与語及

原序二

此書子西遂造麟溪覽之  
產悅歸請于父欲刊印以  
廣其傳父慨然曰鄉賢孰  
行先生業其輝光甚盛舉  
也刊費之費吾何愛焉即

求板鳩工以成其事總觀  
先生用心於著述黃君賢  
父子樂然而募工斯皆道  
義相符志同契合故能感  
盛美為之喜而不寐遂請

原序三

孟舒重加校正總與兄帖  
因子西繕寫入梓起手刊  
鏤於宣德戊申四月日  
書成謹記其歲月云侄燧  
識

金華賢達傳

余嘗讀宋太史浦陽人物記未嘗不嘆其表章之功為不少也發潛德之幽光追軼行旌既往使人物之在一邑者晦者獲彰疑者

獲信是雖就地言地乎其與國史之紀載何異乃亦有合全郡而區隲之者則莫如清逸鄭先生之賢達傳先生為太史公高弟其學本之六經其才綜夫諸之

其識見之去取自足以服甫人信後世相傳太史公西行時嘗求文稿而昇之曰付子斯文之任故所著賢達傳一書亦倣人志記而推廣之者也特其間微有不同者紀別類

詳貞節傳則專及孝義而志經編宇宙固在說世而清道行文章不務詳外而畧內與迄今觀其分門別類彙為一書先之以忠義次之以孝友更次之以政事儒學卓行



由東漢以及明初上下千數  
百年間凡其為達而且賢與  
賢而未達者一善不遺無多  
假歸其序述也核而明其編  
贊也備而盡一郡人物得於希  
濶寥寂中罔不昭著赫矣是以

三

照人耳目動人景仰則此書不但  
可徵撰述之才而寔以為一藝  
文獻攸聞用補國史之所未及  
第是編成於洪永之時閱世  
既久未免中多毀蝕遂有魯  
魚亥豕之患而其裔孫鄭子璧

乃復詳加校訂重付東梨此繼  
志述事之一端也今而知在先  
生為克廣師傳在鄭子不且  
為克繩祖武哉書成特以示  
余余嘉其不墜先緒深為有  
功是書即為有功於前節也

四

因存以表之皖江楊汝毅書



刻一上重刻金華賢達傳版

右金華賢達傳十二卷義門清遜處士鄭和授而義烈傳以為  
主孝莊徐擇者誤也相乘金華一郡人也賢者達者或分傳或  
合傳作傳而行之其例依宋景濂氏浦陽人物記分類有五曰  
忠義曰孝友曰節學曰卓行人物記稱文學而茲稱儒  
學者其以居居公伯道金華又有范香溪唐說齊陳曰曰曰  
折諸公性善何北山王文定金仁山許自雲佛道何朱景後  
先繼而前也人物記稱貞烈一條茲易為卓行者婦人必  
與男子之例而卓行又難雜入忠義孝友政事儒學中故為

金華賢達傳

傳版

傳也金華人物自漢唐宋元以至明初皆有其人其門光  
揚其休美凡茲行嘉言節義畧其其文其言其行其德其  
德所云萬世不刊之書也官德序序在公一上五言分于十四  
請於前進而付梓焉嘉靖二年知縣麻城毛鳳韶訪求遺書不  
得故志畧日刻板無存序麻戊申義門鄭氏丁姓以式字刷印  
奕葉文集而賢達傳繕本與焉本數無幾流傳不廣今裔孫鄭  
一上之父有志裕後光前遺命捐貲重刻而一上于公未春始  
其事則賢達之屬我金華者從此愈加生色矣或有妄議是書  
者曰紀事之家貴于公核而諸家大畧特繁鄭氏并自詳傳一

也鄭氏繁矣而從叔得死事洪武初亦復無傳豈如人言有所  
好惡歟二也明初諸紀動輒與正史相牴牾也按柏居草野所聞  
所見不無異辭景濂文集上義門最詳而金華秘令鄭得亦無  
傳誠可致意者傳誠或有遺失未可知也明太祖嘗旌鄭氏為  
江南第一家且親書孝義二字以贈又嘗命義門家長鄭濂選  
其子死賢能者一十九人以應擢用是義門人材何盛如之况  
載于宋史元史者乎太史公史記亦有自序皆不足為大書景  
也其時人解操觚郡邑志書載筆紀事家往往必稱引及之借  
為文獻豈細故哉相又嘗選輯續文章正宗四十卷義烏王稼

金華賢達傳

傳版

野江張光被校核程敏政增皇集題其云取精當云本浦江亦  
無其書謂之何耶是歲秋九月一上又遵父遺命捐貲田一百  
畝每歲稅租八百廿餘石并舉諸友路費何其男子為義哉卓  
行迥出尋常萬萬矣一上詩聲為邑弟子員乃義門二十世孫  
去相凡十二世而思後字學英乃其父也子邑庠生名皆餘城  
頌方學如一上者得見光前裕後云矣未一陽月冬主前十日  
纂書傳旭元版



叙

鄭清逸先生發之浦陽人也就地言地  
作金華縣達傳自秦漢以迄元明凡一  
郡中之忠茂孝友以事儒學卓行卓  
可嘉者莫不為文以記之於時讀其書  
者多其約而核簡而潔表揚先哲興起

序一

後人不惟發之賢者達者且以言行而  
清逸先生亦於是不朽矣古人立言其  
以此哉特書成於宣德奉真歷今百有  
餘載

興朝彝華之餘兵燹亂離其間殘缺失次  
魯魚亥豕之訛所賴脩輯而重刊之者

不少然自慷慨之風不行而是書又屬

之鄭氏不有賢子孫其能無湮缺之虞

乎鄭子思俊讀書談道士也慨然以述

古承先為已任重加校打今卷十二更

為補其缺畧必儒學中之劉青村是也

方擬付剞劂而天不假年脩文地下僅

序二

遺命子壁善經父志嗚呼豈發之賢者

達者竟將泯沒而清逸先生立言之功

豈非不朽若達一再傳已耶吾知天必不

若是之酷也而鄭子壁果不惜捐貲謀

鼓諸梓且不敢忘父命乞序願求鄭子

壁亦賢矣哉昌黎有云莫為之後雖盛

而不傳思後父子其庶幾矣然則是書成而發之賢者達者足以不朽發之賢者達者足以不朽而清逸先生不與賢者達者而俱傳耶清逸先生傳而思後父子不可因清逸先生而忘傳耶而議者且謂此不過重為刊刻凡有力者

序三

類能之殆未足以傳不知世之有力而不肯為我舉者夥矣况乎思後之善尤有足多者捐田以給科舉路費則有遺命宗祠狹小更為建造則有遺命今其子已奉行弗墜且告余曰予父尚有勛田備學之命行將次第舉之則思後

父子以視天下之有力而不肯為我舉者其為人賢不肖何必也而謂不可即刊賢達傳一書因清逸先生而忘傳耶是為存廉熙戊子夏四月朔海昌查選撰并書



序四

卷之一忠義

宋宗澤 宋梅滂 宋梅執禮 宋滕茂實

宋李誠之 宋陳德固 宋徐道隆 宋姜綬

宋胡塾 宋胡嘉祐 元陳達 元申佑

明王禕

卷之二孝友

秦顏烏 晉許孜 吳斯教 唐馮子華

賢達傳目錄

唐應先 唐若佑 唐陳太竭 梁何子齡

宋鐘宅 宋董少舒 宋陳天隱 宋金景文

宋樓蘊 宋周祖仁 宋費南金 宋鄭縉

宋鄭德珪 宋鄭德璋 宋鄭文融 宋鄭文泰

宋鄭欽 宋呂皓 宋徐文震 宋吳項

明鄭淵 明鄭洵 明王紳 明章觀

明張壽祖 明黃宗藻 明黃宿 明黃璠

明黃謐 明朱昉 明黃良和

卷之三政事

漢楊璉 漢張敦 漢蕭邵 漢傅柔

漢路俊 漢路純 吳留贊 晉朱泚

南齊朱幼 南梁龔孟舒 南宋元疑 南朝陳簡

南朝晏 唐厲之才 唐馮宿 唐馮定

唐馮審 唐馮寬 唐滕珣 唐舒元理

唐徐安貞 宋胡則 宋滕元發 宋鄭剛中

宋潘良貴 宋樓炳 宋王師心 王師愈

賢達傳目錄

宋傅秀 宋傅光 宋黃仁環

卷之四政事

宋蘇遲 宋賈廷元 宋葉衡 宋喬行簡

宋王淮 宋徐彤憲 宋陳良祐 宋林大中

宋葛洪 宋應孟明 宋陳亮 宋王萬

卷之五政事

宋王介 宋王寬 宋范鍾 宋李大同

宋馬光祖 宋呂祖儉 宋王景 宋李泰

宋朱質 宋黃夔炎 宋康楹 宋米元德

宋龔應之 宋王世傑 宋許復道 宋虞復

宋朱叔麟 宋王龍澤 宋呂渭孫 宋何夢然

卷之六政事

宋厲汪 宋喬夢符 宋倪千里 宋孫祐

宋李大有 宋徐雄 宋趙希偁 宋厲仲方

宋馬士仲 宋周師銳 宋郭始中 宋陳瑛

宋張珏 宋徐溫 宋楊邁 宋趙汝滄

賢達傳目錄

宋范大錄 宋趙權 宋葉介 宋吳傳

宋石範 宋潘峙 宋黃裳

卷之七政事

元吳直方 元趙大訥 元王安國 元陳連大

元鄭深 元王餘慶 元傅光龍 明呂文燧

明吳履 明鄭渙 明鄭相 明鄭湜

明鄭餘 明鄭洪 明鄭沂 明劉辰

明張子玉 明張孟無 明王應 明吳彥瑞

明何士英 明潘榮仲 明鄭子祥 明邵玘

明祝戒 明徐子玉 明黃嗣安 明洪澤

明朱珣 明盧春 明具澤

卷之八儒學

梁劉峻 唐劉禹 南朝婁幼瑜 唐駱賓王

宋于房 宋朱臨 宋王固 宋王永年

宋楊國南 宋楊昂 宋楊忱中 宋楊焯

宋錢道 宋何敏中 宋朱有聞 宋倪朴

賢達傳目錄

宋華豐 宋王師古 宋潘宗回 宋喻良能

宋何恪 宋陳炳 宋唐仲友 宋徐無黨

宋范浚 宋杜汝霖 宋劉滂 宋華庭芝

卷之九儒學

宋呂祖謙 宋徐僑 宋何基 宋王栻

宋傅正 宋傅寅 宋時撰 宋王象之

宋馬之純 宋夏明誠 宋潘埠 宋孫道子

宋葉由庚 宋王侃 宋施郁 宋陳大猷

宋方 宋具思齊 宋黃景昌 宋許孟可  
 宋曹 宋趙彥程 宋陳 宋徐次錚  
 宋何 宋成 宋都 宋章如愚  
 宋楊興立 宋應 宋之十儒學

元金俊祥 元許 元胡長 元柳貫  
 元具師道 元張 元胡 元黃潛

元具 元陳 元陳堯道 元王炎澤

賢達傳目錄

五

元葉謹翁 元石一 元劉應龜 元開

元成仲成 元朱震亨 元戴原禮 元用

元鄭 元鄭 元鄭 元呂

元呂 元張 元于 元張

元胡仲勉 元趙良恭 元童良仲 元陳公舉

卷之十一 儒學

明葉儀 明范祖幹 明宋 明胡  
 明戴良 明吳 明童 明朱

明薛伯衡 明楊 明金 明李

明何壽朋 明汪 明汪仲壽 明張端臣

明滕浩 明汪 明宗 明何

明馮 明馮 明邢 明呂

明俞慶 明俞 明呂文煒 明鄭濟

明樓 明劉 明葛 明樓

明荷 明王 明具 明

明鄭 明鄭 明杜 明周

賢達傳目錄

六

補遺 明劉

卷之二十三 卓行 宋呂祖儉 宋黃中 宋張 宋汪大度

宋陳昭 宋杜 宋江 宋陳

宋吳 宋中 宋防 宋項

宋陳 宋孫 元丁 元吳

元俞 明鄭 明蔣 明朱

明正 明正



浦陽義門鄭 栢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暨一上氏訂梓

志義

守宗澤傳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劉夢大雷電光燭身，翌日而澤生。自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調滎陽尉。累官通判登州，境內嘗田積荒倍輸，澤奏免之。時朝廷遣使與女直約謀攻契丹，澤語所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視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山谷間。靖康元年，用為青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未行，改知磁州。從麻李十萬軍虜之官，至則治城廂，修器械，募敢勇，為必守計。上言：邢於磁趙相五州，皆皆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慮，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蓋大破契丹，直扣磁州。澤合城卒，莊宗引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康王再使金，行至磁州，立止之。王遂回州，有詔進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自將兵，與金人數戰皆不功。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帝北行，澤即引兵趨南，抵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

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誅問，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趨請行在所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諭于言，且曰：願陛下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鴛鴦，當日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時從知開封府，遷延慶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視師河北。較工疏勸上回汴京，不報。請除資政殿學士，澤威聲日著，北方尊仰之，稱爲宗爺爺。澤疏又言：丁延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楊進等兵百萬，願效死力，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澤前後請上還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京二十餘矣，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問疾，則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滅敵，則我死無恨。泉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甚驟，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而堂部人號慟，遺夫隨管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始澤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蒙復，自胡渡河，赴黃河，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頌居戎幕，素得士心，澤盡數日，將去者十五，都人請以了繼文，任會朝廷已命世克留守，乃以頌為判官，克及澤所為，頌力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

是豪傑義士悉皆散去，而中原失守矣。後領官終兵部郎中，費曰：「相過江，高拜澤草，為之感憤流涕，詢之故，老皆云：「太守劉天折，草祠宇，修理塚塚，典復祭田，樹碑記事，復嘆息無已，嗚呼！甚哉，忠義之感人心，不以久遠而忽亡也。澤死逾今三百餘年，猶能感慕於人，如夫使當時不為檢邪所沮，美旅一呼，效忠致死，恢復疆土，又何難乎？奈何使之忠計不行，憤死而死，深可悲矣。劉辰能體其意，斯可謂賢守，而能扶植世教者歟。」

朱梅浴傳

梅浴，其先吳人，五代時有諱者，始避地來遷浦陽，浸成巨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一

族，在避世者為尤，浴以儒受薦，為單州助教，年七十餘，攝松陽，亦官節，年冬，益發青溪，據歛睦，遂破仇，明年春，與處相，並前，其及境，浴勢不能敵，死之，從子仇禮，官其子，敦時，其成，哀時，後為遂安令。

宋梅執禮門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為武學博士，大司成，強淵明賢其人，為宰相，言以未嘗識，而為嫌，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戎青而已，卒，下往，高，歷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言揚，試許安，進取茶，改度支

吏部進國子司業，累遷擢中書舍人，移給事中，論休慮，復執政，孟昌齡質屋不還，內侍張禧求賞等事，皆可其奏，遷吏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時為宰相，置酒其第，歌舞燕樂，執禮正言勸之，黼怒，尋以顯謨閣直制，知澠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時澹苦贖賦額重，奏請於朝，詔減三十萬，澹入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學士，未上，改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屬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以節浮費，詔從之，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泊矢守，金人質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一

天子，邀金帛以數百萬，執禮與同列程振等四人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幾，極盡以軍法詰罪，倘室其求，而官者扶宿惡，四人於金帥，帥怒，取其副胡舜陟等四人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為之請，賊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擗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大雪，冥上，庶皆阻涕憤嘆，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助諸將吳革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擄金帥，賊連二帝以歸，而上時，雖等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為薄，加節，改殿學士，贊曰：浴死，執禮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攝百里之地，而磨虎

良之益，身死不面，而執禮當靖康之變，不忍都人塗炭，拒強敵無厭之欲，親逢其凶，悲夫！觀其與宗室諸將團結軍民，欲期連二帝以歸，使狗鼠小臣不泄其謀，則二帝未必北行矣，可勝嘆哉。

宋滕茂實傳

滕茂實，東陽人。靖康初，以太學生與簽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殊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充廵南歸，茂實獨留雁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櫨裹屍而葬，仍刻石誌云：宋使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一

者東陽滕茂實墓

贊曰：茂實秉節終身，至令以黃櫨裹屍而葬，可謂至矣。其傳文較之蘇武，庸有過焉。

宋李誠之傳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亦第。慶元初，釋褐為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歷官為江西轉運司幹辦使，擢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飲之，誠之以為擾，使者不悅。日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翻離若此，誠之默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為乎？遂辭去。使者遂謝。

其移知蘄州，增益城壘，教閱廂禁兵，民激之以書，值月解錢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謂其條曰：吾以書生再任邊疆，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當？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人破之，居數日，金人擁眾臨沙河，即舉即之，殺其首帥，木殘，金人進攻城下，圍之數重，出兵禦之，盡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又使持書脅降，誠之默之，而遣其書，夜出持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會黃州失守，併兵十餘萬來攻，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刎，呼其孀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請大夫，秘閣修撰，日正節侯，立廟於朝，賜名堂忠，賜額百，仍賜曾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一

者皆贈安人，後誠之死，通判朝事，奏記。

贊曰：誠之以儒者之學，而能堅守城郭，打御強寇，料敵應變，曾不少怙，至於兵少城陷，引劍自裁，成其妻子，與之俱亡，不惜其身而全其名，可謂烈丈夫者已。其忠義之心，雖本乎天性，亦由學行之功也。而子士允亦以戰死，斯所謂有其文必有其質者。

數

朱陳德固傳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間為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朝議沮之德固失守將士戰死而德固死潘良貴以詩哭之有云人皆趨北關君獨死南門蓋紀實也其子嚴有字子象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有夷溪詩話二卷

贊曰德固守禦京城督戰死勇而其子嚴官以詞科見取位跡法從以是知忠於國者必有後云

朱徐道隆傳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七

徐道隆武義人寶祐二年以世賞銓中第仕至大理卿遷提點浙西路刑獄至元丙子領軍又授吳興元軍臨大陷城道隆抗節不屈遂持憲節與其子俱游歸湖門外聞右義之

朱姜綬傳

姜綬武義人靖康元年虜犯東郡詔募士赴睢陽趨南師入授綬為守禦督出應詔緘書於股遇虜見執大罵而死姜陳氏年二十三子特立甫幼人欲奪其志陳取刀斷髮自誓卒守其子以成舍名特立孤貧力學漁獵草書淳熙間召試除閩門舍人歷官至寧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朱胡權傳

胡權金華人事親以孝聞崇寧間應入行舉政和八年除婺州教授未幾方寇亂官吏棄城皆遁生徒勸權逃難權曰我先世以武勇顯而我以入行舉豈可上負朝廷下辱先世耶不從賊陷全家俱死後贈奉議郎官其二子

贊曰道隆守節守義與子俱溺殺罵虜而死不亦烈丈夫乎而綬妻守節不移勸子特立力學成名位躋臚仕天祐忠良何其至哉權一校官潔身死義則凡尊榮富貴喪節辱身者聞權之名其媿也夫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八

元胡嘉祐傳

胡嘉祐字元村永康人元季釋職籍雲葛居之及劉原居民嘉祐自邑令為防禦計領費募勇立保伍討之定嘉祐復出嘉邑邪焚廬舍官兵且至嘉祐率眾助討之定嘉祐復出雖獲民嘉祐自上帥禁約居民安堵令嘉其能上名憲府署其名曰義士俾與義旅方允中合而拒賊數破其眾久之賊盡勸其眾問道出方岩與嘉祐遇於古田嘉祐盡銳以戰而允中曰賊眾我寡惟死闔耳不可退自辰至午戰不利允中死於陣嘉祐厲聲罵賊轉戰以死也令義之其疏以聞未報而王師下婺

城、褒郵無及、士民為之流涕云、

贊曰、元季兵興、將帥守令、遂巡畏縮、不能展手足者、甚相望也、嘉祐無民社之寄、捐貲倡勇、以抗巨寇、有進無却、之死不避視、彼畏縮者、果何人哉、稱為義士、不亦宜乎、

元陳達傳

陳達字元達、其先居永嘉、至祖自中始遷、夢之蘭溪、考萍仕元、累官司徒、宣政院使、達自少徵入宿衛、學書於康里巎巎、詔書、欽安殿榜稱旨、擢端本堂司經、遷文學、立朝、奏論明切、俄、劫禿剌帖木兒怙寵專權、獲罪不測、賴皇太子極諫得釋、遂解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一

九

官南歸、依永嘉先墓、以居、久之、朝廷思用達、召之不起、尋以翰林侍講學士召、兼有御衣上尊之賜、起、下師克溫州、達沉澗水、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其刀、乃斷髮、示無用、元亡、安置濠州、遇赦還蘭溪、尋病歿、有為於朝、遂却藥、不御而卒、

贊曰、有觀宋史、宰相陳宜中以攻丁大全而罷黜、未嘗不嘆其以忠而受禍、達乃宜中、憤禿剌帖木兒率御史交疏彈擊、甘心解職而歸、其節祖徽矣、至於迎被徵辟、竟不起、國亡而處死不失其正、非烈丈夫其能然乎、

元申佑傳

申佑字君佐、金華人、祖大度、同弟大康、友愛甚篤、朱熹表其慕為孝友、二申君、佑業儒、為署饒州路餘干縣儒學教授、累官承務郎、婺州歸來、康縣尹、致事年七十餘、俄元季寇興、抄掠居民、佑曰、吾老無以敵兵、得死忠義足矣、乃公服中坐、卒入覓金、舉鎗欲屈佑、佑罵之、鎗連中罵、愈厲、堅坐不屈、忽一卒前自稱、萬戶、問佑汝不屈且死、汝為何官而堅守忠義、佑對以所歷之任、初佑為湖廣掾、李節級賂罪、佑以義活之、李乃張舅、感佑之恩、俯伏拜謝、扶佑入室、寇亦解去、後以疾終於家、子蘭川、蔭補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一

十

官仕至末、康縣丞、亦以節義見稱、贊曰、佑無民社之寄、無扞衛之備、堅守忠義、有刃不屈、非見其明知皎日、其能然乎、而其歷職蒞政、又能以義活人、俾免辜釁、况知感其恩、而脫其難、斯又知天之報施、善人矣、

明王禕傳

王禕字子克、義烏人、幼秀敏、師事黃潛、潛以斯文之繼任之、嘗遊燕京、諸儒列薦其文、行於朝、不報、遂南歸、會太祖皇帝取婺、辟為掾、擢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再轉起居注、尋陞同知南康府事、召還、議即位禮、復出為漳州通判、又召修元史、同德、甚官

書成拜翰林侍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預教大本堂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洪武五年持詔往諭雲南梁王把都知禕名儒雅敬之時元後主遣臣脫脫微服於梁王覘知其與中國通迫其殺禕以自明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禕慷慨言於脫脫曰天既訖汝元命當燔餘燼乃與日月爭光耶脫脫怒其言禕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二君子惜之禕通貫諸書為文章禮贍典則學者尊之曰華川先生弟補字子勉以明經薦歷任登州招遠縣主簿有善政著稱從弟初字子升好學能文薦授平陽府萬泉縣主簿簡約廉平所著有時習齋稿長子綬字孟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一

十一

子紳見孝友傳  
贊曰禕所著書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續大事記合一百二十餘卷宋太史序其文謂其渾然大成而條理弗爽使人挹之而愈深味之而弗竭又云非其一而不敢當而不繁以造天精純之域者其孰能與於此哉噫後之論者庸有知於是乎柏嘗恨不獲親炙言論而幸與其子紳同執經於宋太史聞紳述及之論謂學者必明乎六經以究聖賢之道蓋經明則道明道明則天下之事措之不難矣而謂為文亦必本之六經以求其妙

又當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切實而無浮華平易而不艱險斯可以言文嗚呼論文如是可謂深切著明矣因其言以求其行則大節之著文章之工其有以夫

金華賢達傳卷之一終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一

十二

浦陽義門鄭 栢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璧一上氏訂梓

孝友

秦顏烏傳

顏烏義烏人父亡負土成塚羣烏銜土助之烏吻皆傷因以名

晉許孜傳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二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師事會稽孔冲受諸經學竟還鄉冲亡孜

負擔奔赴制服三年泚而二親沒推綬骨立十兆於縣東躬自

負土母一悲號烏獸翔集棄妻宿墓手植松柏時有鹿犯松栽

孜悲唱曰鹿獨不念我乎請且鹿為猛獸所傷置之所犯松下

孜懷惋瘞之猛獸仰於孜前自斃而死孜益嘆息取藤之白後

林木皆茂立宅墓次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布衣終身年八十

餘卒於家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咸康二年郡守張虞疏聞於

朝詔旌表門閭獨復于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家於墓側圖孜像

於堂朝夕拜焉

吳斯敦傳

斯敦東陽人吳赤烏元年父偉為廷尉失議當死敦叩闕泣血乞以身代吳王嘉其孝赦偉罪仍表其闕葬地為孝義塋

唐馮子華傳

馮子華東陽人廬親慕有靈芝白兔號孝馮塚

唐應先唐君佑傳

應先唐君佑東陽人皆事親孝居喪著至行天子表其門閭賜粟印復賦稅

唐陳太賜傳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二

陳太賜浦江人武鼎之子親併亡即墓手植松柏哀麻終身形

質憔悴哀哭不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呼

梁何千齡傳

何千齡浦江人孝友著稱同居四世貞明六年拜去門閭

宋鍾宅傳

鍾宅浦江人母病剔肝和藥以進病亦愈從子明亦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割股療明疾皆瘳知縣李知退義其事為

代輸稅賦三年宅家三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

廣妻求分文廣恐傷兄之心仰出之當時有金智產者母得危

疾亦剔肝爲餌而安人皆稱之

朱董少舒傳

董少舒字師仲蘭溪人父亡負土築塋廬其左有靈芝生人以爲孝感時時寇壓境妄稱聖公能役陰兵愚民多歸之少舒援唐水敵中陳顏真與狄伏誅事顯文示聚聚悟相率抗賊所保萬餘家宜和中知州范之才妻其孝節值其家

宋陳天隱傳

陳天隱字若譽蘭溪人端重好學父兄早喪奉母馮氏篤孝母卒築廬墓側茹荼食終三年喪大觀初詔旌表其門宜和淳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二

三

熙間郡守委恤其家成淳四年知縣李應於復委以其邑有天

隱少舒景文三年義之賢詔顯學構三賢堂樹碑以記

宋金景文傳

金景文字唐佐蘭溪人少力學博通羣書與妻包氏事視竭誠祖父患眩醫不療景文虔禱印函交患抗齋禱乞以身代父疾減而自懼患經旬亦瘳母君患於幕天光射幕五色爛然積廬父墳蔬食誦梵烏鼠環墮風雷驟四隣不入其境鄉里遇早求時輒應淳熙中郡守李椿狀聞郡付下郡也常加存恤後有布守韓原吉表其地曰純孝鄉

宋樓蘊傳

樓蘊字季發義烏人母喪廢掃沐鹽酪不入口結廬墓左繞塚哀號負土築塚日自課三十有塚高數仞鄉人合辭請於郡邑刺史遣從事勞之且問狀因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隣里強之不可歲時祭享不用釋老棺帶終其世巫祝不至門人稱曰孝子呂祖謙銘其墓黃應之請於朝從祀顏氏廟

宋周祖仁傳

周祖仁義烏人親喪廬墓朝夕號慟甘露降於墓柏人稱曰周孝子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二

四

朱賈南金傳

賈南金金華人親喪晝夜號泣欲見無由或夢中有見恍若未亡覺而求之弗得痛哭無已聞者哀之

贊曰頌烏爲吾婺孝行之首其後有許孜斯敦馮子華應先府君佑陳大勳何千齡鍾宅從子明明弟滿金智深董少舒陳天隱金景文樓蘊周祖仁賈南金皆見諸郡志錄其行而著其名所以扶植名教焉耳

宋鄭綺傳

鄭綺字宗文浦江人祖淮字巨淵自睦來遷浦江巨淵通春秋



善憫人窮靖康饑饉破產以活鄉人人因以仁義名其里宗文  
明春秋撰穀梁合經論多發摘幽微事親孝父以非罪繫獄當  
六死宗文欲見不可得以頭觸圍屏出血上書請自代郡守錢  
端禮俸之為直其母張得未疾抱持若嬰兒但至閫必抱就  
之三十年不懈張樂飲溪泉天旱泉竭濟之弗能得仰天大慟  
水忽為湧張死欲葬適大雪方凝宗文哭禱甚哀塚上雪一夜  
獨先釋人以為孝感臨沒戒子孫毋分財異爨至今同居十有  
二世宋元二史並見列傳

宋鄭德珪傳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二

五

鄭德珪字子潤宗文之五世孫儀狀峭緊發語必中理有赴愬  
者折以片言皆悅服去以才受薦歷官衢之龍游丞與弟德璋  
字子振孝友天至于振剛直與物多忤宋亡仇家陷以死罪當  
會建楊州子潤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  
我往則姦狀自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子振追至諸暨道中見  
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子潤默計沮其行遂得以無往夜將  
半從間道逸去子振復追至廣陵子潤已繫於獄子振聞之慟  
哭欲絕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慟烏烏皆翔集不食子潤  
之子文嗣字紹卿子振鞠之如己子紹卿簡易有識量志在濟

人有告糴者諸子方執量出戒之曰常思久執此勿促之世孫  
為長者云

宋鄭德璋傳

鄭德璋字子振穎茂通敏咸淳末惡少年嘯聚抄掠居民避匿  
子振誘渠魁縛送於官壘大石作柵以絕其黨民賴以安常平  
使者上其功辟處之青田尉至元間兵燹之餘居人乏食子振  
多賑起之所活甚眾子振家自始遷祖淮陽產濟饑家道傾廢  
至子振厚自樹立興起其家而齊之以禮法每晨與鑿鐘集家  
衆展謁先祠聚揖有序堂中申毋聽婦言之戒退而會食子振  
浚子文融字順卿文泰字達卿遵守不廢益熾而有息一錢尺  
帛下敢私事必咨稟而後行子弟有過頰白者猶鞭之每遇歲  
時順卿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  
奉觴稱壽畢皆肅容拱手白右趨出是武相衙無敢參差見者  
嘆慕謂有三代遺風至大間朝廷旌為孝義門仍復其家部使  
者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順卿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  
冠婚喪祭一遵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  
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  
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為之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二

六

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於世順卿子欽

欽字子敬器局剛方孝友天性母有疾三度燕頂灼臂以饋天  
夕病醫言入血能治之乃刺血和藥以進家屬二千指視之如  
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竟夕目不瞑遇疏族則有續食  
之粟禦凍之衣郵鄉里又有推仁之財免利之粟勸學有義方  
之舉葬埋立義阡之塚貧無居者有義宅死無嗣者有義祠嘗  
自謂曰民吾同胞彼病吾病彼辱吾辱鄉鄰鬪爭者論以大義  
聞者感動自新家後古槌大十數圍每游息其間因以青槌居  
士自號有童施慶漸染從化能孝事親每得美味輒持歸奉養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七

執喪哀痛三年不御酒肉御史士除慶吉孝童以喪之

贊曰栢家山始遷祖巨湖破產康儀德衍慶再傳宗支孝誠  
感天誓不分異實為義門第一世祖五世至于潤子振友凌潭  
焉爭先死義遠振起家業而奔以禮法順卿達卿繼之子敬承  
之建規弘業為善行義而推已及物使義聲彰著光明俊偉朝  
廷旌復海宇播稱傳守至今栢等沾被餘麻豈非幸歟

宋呂皓傳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父師愈性好施每遇水旱輒捐穀數千斛  
以食餓者見約弟源俱好義經里生子不能舉者聞以將產預

給穀食其母比見三歲乃已所活甚眾制義舉義非以教養族

人約師事陳龍川亮門人中號三傑之一源尤孝弟郡縣上其  
行詔特賜通直郎旌表門閭皓以贊補郡文學受知朱熹得薦  
於朝未報會父兄被誣繫獄皓上書乞納已官贖父兄罪孝宗  
義而從之名動朝野子殊字懋叔第進士為京陵府學教授迎  
文侍養皓所著有遺思遺愛事監韻語  
贊曰呂皓父子兄弟以善行惠綏鄉鄰以孝弟著稱朝野子孫  
播衍自宋迄今號稱巨族所謂仁者必有後諒不信歟

宋徐文震傳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八

徐文震字伯光金華人尚義好禮數世同居淳熙十年妻其居  
日義門德祐元年丞相留夢炎復辟之日金華孝友之家

宋吳頊傳

吳頊字天民金華人隱居山橋九世同居以儒為業妻朱氏名  
嗣敏年二十八夫亡子皆幼舅姑繼歿祭食皆治蠶未葬鄰  
火將延宋倉卒力不能舉與攜諸孤拊骸哀泣誓與俱化火遂  
滅人以為孝感年八十餘中旌表門閭

贊曰文震吳頊皆同居孝義彼膺旌表而頊妻朱氏誠感動火格  
隨滅流謂無天道乎

明鄭淵傳

鄭淵字仲涵浦江人祖文壽字震卿遇物寬弘鄉稱善士父鉅  
字彥宏至孝母亡哀動無晝夜幾傷其生性凝懇夷冲好施與  
天大雪遇有凍餓於道飲之以酒治礦衣之喜注善藥以濟人  
之惡不取其面有謝者笑避之詳見宋太史墓表仲涵事親極  
孝母疾逾年扶持湯藥終日不離沾禱於天請以身代病革思  
食西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輒涕泣終身不忍食因念母不置  
遂得膾疾後居父喪哀毀骨立三年服除猶癯然不勝人事凡  
遇忌日必先期齋素七日至期莫獻慟哭如初喪後身不變士

金華賢達傳

卷二

九

夫來託者寒者與衣饑者與粟多懷感之建洞溪橋造湖溪舟  
以濟涉者家聚有疾一夜四三起虔誠問候遇死喪必身先之  
師事宋太史恩義猶父子嘗登柳買黃潛吳萊之門初學舉子  
業以詩經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以古文辭知名於時著  
書明道授於學者有達初齋稿十卷續文類七十卷太史銘其  
墓表曰貞孝處士子楷係耀

明鄭泊傳

貞義處士姓鄭氏諱泊字仲宗仲涵之同母弟言行謹懇立志  
以古入自期受業宋太史龍雞疑側雞鳴即起就學夜至三鼓

不仕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宋氏詩話論根據仁義文詞古

雅遇事善斷諸見於事有難處者恒就商決一以誠篤恭慎為  
本而以忠孝禮義訓飭諸子眾皆忱服洪武丁卯書國監生坐  
罪植長多連重辟見濂字仲德名隸於籍將行處士毅然請曰  
此行必不返見以八十之年而遠行是家為無人矣吾得死於  
此不魏揚州祖矣遂代行竟死京師籍紳哀之私謚貞義處士  
所著有師古齋稿長史朱濂為序妻張氏諱瑞字潔貞女德婦  
道咸苦內鬪入柙為賢母嘗避兵請暨樓子場都火將延寓舍  
眾皆趨避長姊周氏臥病賢母侍側或勸之行母曰吾忍舍姊

金華賢達傳

卷二

而自求生乎號泣顧天已而大雨火焰隨滅人以為義感長子  
楷字叔悅懷才負氣嗜鷹門戶似訥於言言必中肯蔡洪武乙  
丑義門為人誣指寄鈔以無上名或雖其行叔悅遂任以往已  
而得釋眾皆稱之管喜鼓琴諸父皆樂為指授時宋太史借諸  
儒教過麟溪必令鼓一再行每為所稱賞次子栢見儒學傳  
以自栢家以孝義聚居歷上有二世先人貞義處士以代見而  
於義伯父貞孝處士以念親政毀而盡於孝恭同氣而回聲  
音事行之詳見諸經神傳著所謂真萬世而不畏者民壽世教  
感有所助云

明王紳傳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紳之子聰敏好學承家傳之說從學於

宋太史以文詞著稱蜀王聞其名聘致藩府待以賓禮紳念父

翰林侍制祥符節死雲南遺殖未歸陳其衷懇王憫而賞其行

至雲南訪求遺殖不得乃於諱所立木主號慟奠祭聞者泣下

有便而慟哭記以著志既還王禮重之未幾有以才行薦於朝

召為國子博士宏經講解六館翕然俄得疾卒於官次士林惜

之紳至孝母病篤刲股作糜以進幼孤鞠於伯兄綬事之如嚴

父而性行誠懇勵志不懈著書立言下筆不能休有繼志齋集

金華賢達傳 卷二

三十卷子孫字叔豐勤敏嗜學少角侍父入蜀遊學京師父歿

扶柩歸葬終喪復登名儒之門以卒所業文詞補於士林水樂

中以儒士舉直修德世志及孫上太宗仁宗實錄事蹟以病廢

還家郡邑大姓爭聘為師所著有青巖稿

嘗曰相與紳同受業於太史而紳年加長一歲其情猶兄弟而

切磋之益則紳有益於相者多矣今紳文能繼父師之懿仕能

勤朝賢之節孝能感賢王之重而相也抱拙養病終老山林其

禮紳等無汗顏已乎惜紳不克盡用其才未中壽而歿悲夫悲

夫相嘗為挽詩一百韻以述同門交好之情付之于餘詩林侍

講鄰糾誦其墓稱紳之文豐蔚雅瞻稱其家法詩冲澹古雅有

陶韋風致斯可傳之無窮矣貴梅云乎哉

明章觀傳

章觀字仲賓蘭溪人舉任開封虞城縣主簿尋攝未城嘉祥縣

事成者政績皆以二親年老道遠不克奉養奏乞分已俸之半

於鄉郡給以奉親詔允所請命本郡給與人稱之

明張壽祖傳

張壽祖字伯榜浦江人性至孝早喪父獨養母母患乳癰不得

潰壽祖以口吮其毒母亡哀毀骨立壽以例赴京歷事戶曹後

金華賢達傳 卷二

除襄陽光化知縣卒於官

嘗曰壽祖為母吮癰章觀分祿奉養斯亦孝行之誠不錄以彰

之節勵風俗云

明黃逢原傳

黃逢原字資深浦江人與兄逢吉弟逢昌友愛雖睦同居共爨

立約以齊內外為訓以飭學成應酬庶務率請于姓而分任之

錢尺帛必咨稟而後行家庭化之縉紳稱之多為文詞以彰

其美暇則博涉經史木管釋卷于宿

宿字仲昭聰慧而勤敏好學而有文從學於黃伯衡又嘗游朱

太史之門以文詞稱奉侍諸父服勤將事聞命卽行而持公平以服鄉里施恩愛以處家衆見義樂爲臨難不避洪武丁卯伯父逢吉以非罪名隸重籍宿挺身代行卒死於法鄉里哀之子洵敏而好學親賢尙友以文詞知名士林云

贊曰相嘗過合溪獲與資深兄弟周旋於樽俎之間雅吝言笑粹然德人之容也後數與仲昭胥會麟溪燕游笑樂俯仰四十餘年而資深兄弟去世已久仲昭亦殉身以義今得與洵爲忘年交而喜其不墜詩書之緒爲可尙矣

明黃鼎傳

金華賢達傳

卷二

十一

黃鼎字均璧浦江人事親孝父陶字伯成以累常赴京瑯請代行吏議克廣西軍役鼎任之尋告歸取行貲鼎字保字孟又請代之旣而從征蠻寇遂沒於陣初保娶陳氏甫歲餘生子備未週而保死守節育子教之成人云

明黃謐傳

黃謐字均靜浦江人同族父宿受業蘆伯衡以孝友稱父隆字伯茂被仇家誣構當詣京師謐毅然往暴白而卒爲時論所稱又能以義制鄉里忿爭則平之以理饑貧則賑之以粟恤其鰥寡解其紛難人多德之間其死悲哀涕泣迎其喪者甚衆子良

嗣長肱良顛勤敏有爲以才行見稱於時良補見別傳  
贊曰父子人倫之至瑯謐及子保皆能代父膺難斯爲能盡子職矣其不可尙乎書之以扶世教云

明朱助傳

朱助字士貞金華人樂善好禮見義必爲與兄寧友愛雍睦早喪父母楊氏守節不貳助承顏順意孝養備至母好施與歲出粟以貸貧民不取其息助承母志率以爲常鄰有孤窮之女鞠育待長而嫁之饑寒之子衣食之貧不能葬者賻之爭訟不決者直辭以理之學無所師者構塾延師以教之而庭有黃雀哺

金華賢達傳

卷二

十一

雛乳大返哺之義由是鄉稱善士郡邑守令咸於禮翰林籍紳皆爲詩文以美其行稱之爲尙厚先生助善爲詩而喜交賢士推敬斯文至則唱酬觴咏雖久不覺所嘗有竹軒集然其善行非一詳見翰林王杰所爲傳見寧字士安洪武間以閩右舉授河間府同知後遷汀州皆以廉謹稱詠罷歸宣德初再起上長沙游縣簿從弟士楊才行有稱一子昇舉進士爲刑部清吏司主事得以本官受封鄉人榮之

贊曰相與助未獲接識聞其才學行誼於士林之中爲之歎賞企慕間得觀其涉詩辭賦諸麗曾選入文纂前管保孟韓歐陽

之文為文章正原義為王稔持以示助時家方被回祿貨蓄亦  
損得見是書欣然喜曰是書有益後學苟非刊印何能行遠幣  
產吾亦為之遂募工刊於義塾噫斯豈非尚厚之君子歟縉紳  
稱之不亦宜乎

明黃良和傳

黃良和字孟舒浦江人性至孝浦父早世寢食不忘或語及之  
輒泣然流涕事母石氏甘旨之奉溫清之禮怡顏順適能盡其  
歡至老不衰母年逾八十持考康寧左右侍養無違尤敦友愛  
兄良嗣以非罪械繫至京師良和從其行詣理代服不以累兄

金華賢達傳

卷二

五

法司義之俾贖其罪而歸人稱其賢次兄良賡其顯昔早喪良  
和哭泣悲哀喪葬盡禮撫其諸孤教育如已子門戶之應稅賦  
之供皆不及之其待鄉族贊襄其善事調解其紛爭咸中心悅  
服而親賢樂善見義必為孜孜於心子良字子西聰敏好學友  
善尚義與相從矩矱甚洽間燃語相所著賢達傳印過麟溪觀  
書喜悅歸請於父欲刊印以廣其傳父欣然曰是書表彰吾郡  
賢達誠義事也吾何愛其貴而不為乎即求板募工刊於家塾  
縉紳咸嘉之

贊曰良和為文節庭堅之裔司戶黃裳之八世孫而孝友行誼

見稱士林推服鄉黨可謂不忝厥祖矣觀其九子曼之請而刊  
賢達傳其好義之心亦賢於人遠哉舉其一行其餘可知矣

金華賢達傳卷之二終

金華賢達傳

卷二

六

浦陽義門鄭 栢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僅一上氏訂梓

政事

漢楊璇傳

楊璇字機平高祖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宋為父扶字聖儀為武源令遷交趾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

金華賢達傳 卷三

歷數上書言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靈帝時為零陵太守用計破賊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檻車徵璇防禁嚴密囑血書表其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陳訴詔書原璇并減郡凱乃受誣罪璇二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書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官

漢張敦傳

張敦字伯仁浦江人為諸暨令海寇二百餘人剽由為患悉平

之轉重泉令民悅其化遷車騎大將軍

蔣邵傳

蔣邵字景俯浦江人為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攘虎却蝗民蒙其惠轉交州刺史

傅柔傳

傅柔字仲席浦江人為宣城令無為而治謹謹載道遷鄂州刺史

贊曰人物紀云洪遵撰東陽志書楊扶在蔣邵張敦傅柔之後且言邵歷洪撫二州刺史轉交州敦遷車騎大將軍柔亦刺鄂

金華賢達傳 卷三

州扶東漢中人也如是則邵等在扶之前無疑然敦為車騎大將軍車騎同漢官也敦為扶前人則未可知若洪在兩漢時名為章郡而撫之地隸焉鄂亦名為江夏郡並無洪撫鄂之名三州者及隋平陳始皆置之而冠以今號則邵柔疑隋以後之人也覽者尚加考焉

漢路俊傳

路俊字孝遠義烏人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濟養百姓時時饑荒人多仰給俊傾貲賑贖全活甚衆有子者厚致米肉所生子多以路為名後

術衆議求樹俊拒絕術怒奪使殺之

吳駱統傳

駱統字公績俊之子也孫權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為烏程  
用民戶過萬咸嘆其惠理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  
兄輔女統常勸權尊賢接士權納用焉出為建忠郎將隨陸遜  
破蜀軍於宜都遜偏將軍曹仁攻濡須使別將數中州統拒破  
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  
善權咸統言深嘉意焉年三十六卒

吳留贊傳

金華賢達傳

卷三

三

留贊字正明金華人與黃巾賊帥吳桓戰于斬之贊鎗一足自  
後屈躄不伸操刀自刎其筋血流氣絕家人驚怖遂引其足足  
伸鎗愈駭統聞而奇之乃表薦贊雖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直  
言不阿惟古憚之隨諸葛恪征東大敗魏帥遷左將軍孫峻征  
淮南拜左護軍道病卒二子畧不並為大將平征西將軍  
贊曰俊能濟養百姓傾貲賑贖多所存活不幸死於袁術人多  
哀之其子統乃能效忠於吳建功樹勳爵及封侯可謂仁者之  
有後矣至於衣薦留贊父子三人並為大將斯又見統知人之  
明云

晉朱汎傳

朱汎字孝祥義烏人永興中任臨海太守秩滿居蒲墟村朱女  
適王氏親迎之日兩族車紅輝映溪岸鄉人榮之因名蒲墟曰  
赤岸自晉至唐衣冠不絕迄今猶盛云

南齊朱幼傳

朱幼字長明汎之曾孫也歷高辛平昌淮陽三郡太守遷揚州  
刺史兼度支使治楊有功人歌曰朱幼渡江東民安盜賊空

南梁龔孟舒傳

龔孟舒金華人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為尋陽郡丞元帝在江

金華賢達傳

卷三

四

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陳天嘉中位大中大夫

南宋元疑傳

元疑金華人仕宋為散騎侍郎撰齊諧記七卷

南朝陳修傳

陳修字奉遷東陽人起家為菰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修  
嘗以喪紀之法編書於鄉使民知習

南朝韓晏傳

韓晏字德茂東陽人起家為永寧令遷張掖太守後為河南尹  
所至解為仁惠



贊曰吾婆之士以賢才著稱其所由來尙矣朱汎朱幼襲孟晉  
元疑陳修韓晏皆政蹟彰著有功生民君子稱之有以也夫

唐馮文才傳

馮文才東陽人貞觀初為道州刺史臨郡期月羣盜悉平威愛  
甚著改容州刺史未幾辭歸鄉里好山水之樂以壽終於家四  
世孫玄舉進士第歷監察御史

贊曰文才臨郡威愛著稱僅歷一州解官歸隱斯所謂能勇退  
者歟

唐馮宿傳

金華賢達傳

卷三

五

馮宿字拱之東陽人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進士第拜  
河南尹洛宛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吏不敢捕宿掩取榜殺  
之歷工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篇行於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  
川節度使繕城郭增兵械防木患民賴以安卒年六十贈吏部  
尚書子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詞科大中時官終戶部侍郎判  
度支

馮定字介夫與宿齊名第進士異等為太常少卿遷諫大夫  
是歲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  
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尋改太子詹事轉衛

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文詞外夷多傳誦而  
識於屏

馮審宇退思登進士第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齊  
宗書額以周紀號審請琢周著唐終秘書監子瑊字宗之乾符  
初歷京兆河南尹

馮寬登進士第擢起居郎

贊曰馮氏在貞元中宿與弟定從弟審寬並登進士位儕法從  
可謂一時之榮矣而宿之子圖審之子瑊又能逐續先猷簪纓  
相繼至今聞者猶為之景慕况吾郡當時之士其欲艷為何如

金華賢達傳

卷三

六

唐滕珣傳

滕珣東陽人歷茂王傅太和初以右庶子致仕四品給券還鄉  
自珣始

唐舒元興傳

舒元興人元和中第進士裴度表掌書記文檄豪健一時  
推許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郎中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奏  
辯明解不三月即真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為牡丹賦時稱  
其工甘露之變及誅弟元寶元肱元迥皆第進士元寶又擢賢

良方正仕終司封員外郎

唐徐安貞傳

徐安貞一名楚璣蘭谿人神龍二年擢進士第歷官至中書侍郎

贊曰元與與弟三人皆第進士而元與為裴度所推歷躋台輔

不諱死於宦寺所謂福分禍所伏者安貞擢進士官終侍郎然無蹟可稱滕珣以右庶子致仕給參還鄉斯蓋明哲之保身者矣

宋胡則傳

金華賢達傳

卷三

七

胡則字子正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補詩州縣尉再調志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司索州遺囑公異而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命記姓名中書尋改著作佐郎簽書員外郎觀祭川官事後以太常博士知睦州徙溫州歲餘提舉江南路銀銅錫錢監得史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吾豈重負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為妾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使運使累遷尚書戶部員外郎遷權三司度支副使累遷廣西路轉運使自番船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自夷人狡詐則曰彼意而投我惡可拒耶已而償貸如期又核宜

舉重辟十九人為辯活者九人復為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寧初坐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累遷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鹽法人使之坐侍御史王沿假官舟及鹽出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再遷兵部侍郎卒

贊曰觀黃潛所撰祠廟碑陰記有云宋初癸之第進士自則始又云則本以助王師殄巨寇廟食於一鄉又按郡志則嘗奏免徭糞身丁錢民被其賜而為之立廟此皆史傳所不載由是觀之其功德被於吾郡者多矣至今祠廟布滿郡境不啻千數百

金華賢達傳

卷三

區民之報祀不懈益虔豈不宜哉

宋滕元發傳

滕元發字達道景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雋九歲能賦詩再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累遷戶部判官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相之也又言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拜御史中丞京師地震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未行河北地震命為安撫使尋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神宗嘗與論事言

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事無巨細輒皆問之隨事解符  
不少隱王安石立新法恐神宗信其言以翰林學士侍讀出知  
鄆州徙定州疏奏新法之害民者不報又徙青州天應府齊鄆  
二州會結黨李逢爲逆或因擠之黜知池州改安州流落十歲  
再貶筠州或以爲復有後命元發譏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  
吾忠吾何憂哉上章曰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  
毀言日聞神宗惻然卽以爲湖州哲宗卽位徙蘇揚二州除龍  
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先度城  
外廢營地名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置器皆  
金華賢達傳 卷三 九

歐安石之言竟弗之悟觀其預營舍宇全活淮南京東流民五  
十萬可以見其設施矣而其治邊勦將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惜  
乎朝廷不能用其言至於九上章而不報國之不競不亦宜乎  
朱鄭剛中傳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爲監察御史遷殿中  
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於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  
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爲宣諭司參謀  
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復遣剛中爲川陝宣諭使論諸將罷兵募  
克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欲盡取階城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  
爭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繼除川  
陝宣撫副使兀朮遣人力求和尙原剛中悉敗和好於是割秦  
尙之半棗和尙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去陝守爲四川宣撫使  
剛中治蜀頗有方畧以宣撫司在河北饋餉不繼乞移司利州  
曰是有費百萬剛中欲移屯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  
雖苦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卽聽命又請錫四川雜征復請減  
成都府路對羅及宣撫司激賞階城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  
千頃歲收十八萬斛弛夔州酒禁復利州錢監爲紹興監剛中  
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罷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令侍

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為之不隸宣撫司  
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  
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  
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再徙封州而卒  
贊曰剛中雖山檜薦而志不苟隨其宣撫川陝訓將恤民與利  
除害威行巴蜀足以有為而檜以專權不由已出而疾其能傾  
危至死君子惜之

宋潘良貴傳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為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  
李華賢棄傳

卷三

十一

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曾祿鈞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  
數為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絕除主客郎中尋擢舉淮南東  
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輔者良貴極言  
何臬磨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  
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後嗣未見其可語徹於外當國者  
指為狂率黜監信州納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為左司諫既見請  
誅偽黨使致命者受刃國門即敵人不敵輕議宋時又乞封宗  
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幸淮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  
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政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去主帝明

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工  
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  
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幸  
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  
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將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  
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為中書舍入廷叱  
戶部侍郎何子誣語言頗褻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閣侍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  
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三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

金華賢達傳

卷三

十一

介清苦壯老一節為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  
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皆辭免求求之於  
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為也有雜著十五卷朱熹為序  
贊曰史稱良貴才猷可以經邦風節可以厲世信哉言矣觀其  
辭蔡京之願交即頤浩之官職拒邦昌之妻女不俯秦檜之求  
郡至於請易四相廷叱子誣真豪傑之士哉

宋樓焯傳

樓焯字仲暉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累遷  
尚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焯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

宗其家知已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部軍  
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  
資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握右司郎中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紹亦  
以言者論去六年召為左司員外郎尋擢殿中侍御史遷起居  
郎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況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蕙封還乃  
命紹行紹又封還而為權起居舍人何掄書黃行下於是蕙皆  
請補外以移開修撰知溫州再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尋兼侍  
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音昭奏  
統制吳革為范瑗所害知環州田成忠郎盧大受為劉豫所  
殺皆死節義乞賜褒恤又奏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偽  
之人所藉貴產並令助贖給還紹還朝以親老求歸育於明州  
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幣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  
府過關入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為李文會等  
所劾與制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後諡襄靖  
寶日紹之所言皆迎合苟且無恢復遠圖其取譏於時論固亦  
宜已然其封還張浚與郡乞褒吳革等節義奏還不從偽命之  
實產又有合於公論者矣讀者可不審夫

宋王師心傳

金華賢達傳

卷三

十一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政和八年進士初為海州沐陽尉敗虜  
賊宋江境上詔改承奉郎屢典大郡歷江西湖北浙東福建安  
撫使皆有治蹟在袁州時諸郡希秦檜旨爭進羨餘以圖進擢  
師心以羨餘貸貧民遭租在洪州轉運判官張常舉前帥張宗  
元所與張浚詩言於朝連坐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嘗侍讀三  
朝寶訓終篇奏祖宗創業垂統為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  
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前後進見從容盡規者非一紹興末  
年知虜虜將起憂國之心至忘寢食嘗具陳非宜乾道初以左  
宣奉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弟師德其子准

金華賢達傳

卷三

十一

宋王師愈傳

王師愈字與正金華人幼從潘良貴游又從楊時受易論語登  
紹興丁卯進士第與宋熹同年相從講員又周游張栻呂祖謙  
間以聖賢之言為必可行師友之論為必可信初調建州樂安  
尉母喪不得行校歸江軍學教授秩知潭州長沙縣遷知嚴  
州信州乾道中召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數召見言事時  
戶部尚書楊傑取諸郡積逋付金部督之師愈以為此官無可  
徵徒為同上擾民持不可楊傑為巧諂中師愈提知儋州就除  
本路轉運判官累遷浙西提點刑獄三調卒階至中奉大夫在

煥章開舊金華縣開國男子柝

贊曰吳師道敬鄉錄稱帥心紹興末年知虜藪將起憂國之心至忘寢食師愈為政以仁恕為本而綱目整嚴所至賑饑荒寬民力繩僮豪長沙之捕妖巫信州之攝驕兵饒州之擒治妖賊韓政淮賊劉五徒眾皆卓卓可傳而斥外二十年不得登朝人皆以不究其用為恨云

朱傳秀傳

傳秀其先世居泮父大理評事璵始遷浦江之感德鄉秀多膽畧遇事奮發有為與李綱宗澤游建炎元年黃潛善力主和議

金華賢達傳

卷三

十五

遣秀為祈請使秀時階宜義郎乃特遷宜教郎以優異之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為通問使又命秀奉兩宮表獻二帝衣且致書於粘罕秀與王倫俱留軍中久之乃歸官至工部侍郎

宋傅光傳

傅光字子溫浦江人為諸王宮教授未幾退歸田里方臘反縣民多託之為亂任士安統兵至怒甚欲盡屠之光適與任厚往諫之曰亂者惟通化一鄉餘皆良民將軍奉朝廷命殺賊爾奈何延及無辜耶任悟如光言光之孫如松如川皆從呂祖謙

金華於時

宋黃仁環傳

黃仁環浦江之上洛人以武悍為閭里雄方臘起睦州往往聚曹從賊仁環以能自歸得官授沿邊差遣建炎元年山賊何三五作亂仁環呼諸子謂曰吾愛國恩無以為報誓當以討擒賊乃與唐子容謀偽與賊約攻縣令子容等各插竹葉為標識賊兩兩相夾部分既定行至朱村仁環大呼曰轉陣殺賊子容奮兵夾擊賊千餘人得脫者無數輩諸酋留者仁環令諸子容於家酒酣用斧自後斫殺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或勸之

金華賢達傳

卷三

十六

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惜至是竟為所戮仁環官至訓武郎縣人感其德立祠祀之贊曰觀秀之使金雖被拘留終以歸國而致身法從不亦奇男子哉光解賊田里能以一言感悟統兵脫民之死豈非仁者乎仁環以武悍自甚幸其諸子奮身報國誅殺賊黨以活生靈民之祠祀亦宜已夫

金華賢達傳卷之三終

金華賢達傳卷之四

浦陽義門鄭栢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盤一上氏訂梓

政事

宋蘇遜傳

蘇遜字伯克轍長子也建炎二年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婺州奏減買羅額父老為立生祠因家焉卒葬蘭溪靈洞後贈少傅蘇之蘇氏始此子簡策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蘇簡字伯業以和恩補假承務郎宣和初調鄭州司刑曹累官直秘閣師廣卓朝議大夫眉山縣男措置海盜有方除直徽猷閣再遷直龍圖閣尋罷丐祠轉中散大夫龍圖閣直學士乾道初月中大夫二年卒累贈少保有山堂集子謬誦謬字伯昌以祖恩初任浙東帥屬知台州仙居縣累遷江東運副改提刑未上遷江西後奉祠卒官朝議大夫累贈至正奉大夫有齋集誦字伯言以父恩補將仕郎終知深州謬子林字伯茂以祖恩初任紹興縣主簿累遷朝散大夫福建運判改除左侍郎丁母憂免喪除江東提刑丐祠卒累贈正奉大夫

贊曰選以奏減買羅父老為立生祠而其子孫贊纓蟬聯天之報施善人亦至矣哉

宋賈廷佐傳

賈廷佐字子野東陽人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除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高宗欲遣使請和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劄論離耻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意與胡銓同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後知處州遂致其事贈朝奉大夫有善願集懋齋雜著孫大方大年以恩補官大方處州縉雲令有徇庵雜著大年池州青陽令有山室集玄白子曾孫昉之字成甫幼穎悟日記數千言從永嘉諸老游登嘉泰進士第終台州黃巖令有抑齋集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贊曰吳師道贊賈廷佐畫像有云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姦臣倡邪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未如之何而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天典民彝豈不有所助哉然胡銓以上書竄逐起遠而聲名喧著天地間廷佐雖無竄逐之患而名竄然無聞豈非名與患之並行不悖者乎世知誦銓之書而不知有廷佐惜哉

宋 葉衡傳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湖福州寧德王補以  
破鹽寇改秋知臨安府於潛縣治為諸邑最郡上其蹟名對陞  
知常州發廩為糜以賑水潦命醫藥自隨以遍救疾疫除太府  
少卿遷戶部侍郎奏興鹽利斷絕私販累除樞密都承旨奏革  
馬政之弊措制民兵得治兵之要尋遷戶部尚書除簽書樞密  
院事拜參知政事奏教守將帥必擇才以稱其職久任以盡其  
才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拜右丞  
相兼樞密使名對賜坐講論機密又問三代為政漢唐治亂衡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三

對願陛下嘗以周公無逸為龜鑑社稷之福上諭說政遣使求  
河南衡奏湯邦彥有口辨安使金邦彥恨衡擠已奏衡對客有  
誦上語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  
彥使還果命上宗怒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  
二歲贈資政殿學士  
贊曰史簡衡材智有餘觀其治民稱最制兵得要革弊切時奏  
對稱旨可謂一時之選自縣簿歷官三十年而位登台輔遭逢  
之盛亦云極矣而邦彥一言之譖竄逐至死大易所謂言行君  
子之極儀儀儀之發榮辱之主其可不極典

宋 喬行簡傳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興四年進士歷  
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累遷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  
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近臣有  
主戰者帥遂出金人因破蕪黃再遷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理  
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  
書謂賢路當廢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  
由此陞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累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言李全背義志恩殺大將 青天理人情所共憤安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四

驅除誅戮以戒跋扈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事時議收復三京  
行簡上疏切陳利害不報進知樞密院尋拜右丞相言三京  
挺收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冀陽失守請急復或  
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  
懇切帥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大省兩行簡與鄭  
清之並策免既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授韓琦  
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典五朝國史十上章  
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為  
念請建節度安撫使提兵戍夔邊事伯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



年加少保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晉國公淳祐元年二月  
薨於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諡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  
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集

行曰栢過東陽登喬氏孔山堂瞻拜行簡遺像觀其文集奏議  
忠君愛民之心諄然著乎文字之間誠所謂大臣者矣今其子  
孫繁衍日盛各以所宗敬若東陽而居孔山者尤號昌盛蓋孔  
山乃丞相舊第栢嘗以弱女歸其八世孫深接其父兄子弟皆  
恭謹立弟能克其家豈非丞相之委神乎所謂君子之澤止於  
五世者固未易論也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五

宋王淮傳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力學易友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為台州  
臨海尉郡守蕭振奇之張帥對辟置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  
里將毋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再遷右正言論宰相湯思退  
無物嗟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又言吏部侍郎沈介欺世盜名  
鄙司方帥其後險大將劉寶指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為治  
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實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  
帥明賞罰儲財而上深嘉嘆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恭王  
生子乞討論典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加入見陳圖中利病

云悉帝嘉之令至東宮皇太子侍以師儒特施拜禮尋除太常

少卿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昇儀司三司

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辭

深厚得王言體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嘗

論曰樞密院事盡公入無間言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

宰相久虛淮與季彥穎同行相事諸將平寇有功淮處置得宜

論功惟允上深嘉之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樞密都承旨王

抃怙寵為奸淮極陳其罪上即斥之章穎論事在直上將黜之

淮曰陛下以直言黜之適成其名上悅穎復留時以荒政為患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木

淮言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

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是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

職上曰與陞直徽猷閣成都關帥淮以留正對上稱善并左丞

相龔願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請餘曹淮以此門不可啓絕其請

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

光宗即位詔詢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固不

在初母匹居喪如禮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五年亦然

淳熙十六年薨計開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諡文定初朱熹為

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乃擢陳賈為監察御

史傳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偽之弊請詔新章之爲吏  
部尚書相與協力攻道學熹出此得祠

贊曰史論淮爲偽學之禁君子之舉措其可不慎乎而其行已  
持志歷造自小官至登宰輔論議塞謬終始不渝君聽其  
言人服其議可謂能行其所學矣至於上章求退保厥榮名又  
何其知止知退者歟奈何溺於仲友而以偽學駕禍朱熹以取  
論後世不亦深可惜哉

宋徐邦憲傳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幼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七

家之言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入登進士第三遷爲秘書郎韓  
侂胄開兵端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乞外知  
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成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  
若因建儲而賜赦又上侂胄書侂胄惡其言嗾御史徐榘擊之  
錮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爲淮西總  
領侂胄已誅尚書倪思舉以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  
紹興乙亥同論泰會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  
敗壞盡矣除尚書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爲金賀正使接伴  
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江州奏乞郡得

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於官年五十七諡  
文肅

贊曰史稱邦憲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勢利所移可謂  
不負所學矣至於抗書被擊錮秩罷祠志不少變不亦大丈夫  
也哉

宋陳良祐傳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兼司  
官累官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從  
之發內帑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板弗造軍民翕然上銳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八

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從  
知非而戒使臣爲良臣弗爲忠臣上曰卿亦當自勉自勉又  
奏公侯貴戚椒房肺腑專利冒禁廟嚴戒敕時丞相丁外艱詔  
起復良祐言非正禮宜使終喪遂寢遷右諫議大夫再轉吏部  
尚書時議遣使請地良祐奏請地乃啓蠻之端今之求地欲  
得河南巽歲嘗歸放圖不旋踵而又失必須遣使則祈請欲宗  
梓宮猶爲有辭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九年許令自  
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贊曰史稱良祐力止泛使懼開蠻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其忠

國之心蓋可見矣而其請發內帑紓民之急奏禁公侯貴戚之  
專利日禁止至相起復之詔何其侃侃正直者歟

宋林大中傳

林大中字和叔永東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撫州金谿縣  
郡督輸賦意大申請寬其期不從納諸勅而歸已而主太常簿  
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上疏言祀典遷駟中侍御史紹熙二年  
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闕失大中言仲春雷電則陰勝陽之  
義蓋男為陽女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  
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誦之得行侍御史趙善俊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九

得旨奏事大中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  
汝愚而黜善俊與郡江浙四路民苦折自和買車馬大中言於  
朝為減所輸者三歲馬大同為戶部大中劾其用計峻又論大  
理少卿宋之瑞言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  
拜乃除直寶箴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朱熹賄善朝士曰聞林  
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  
之苟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  
事中尋兼侍講知馬房事韓侂胄來謁賒請納交大中笑而却  
之侂胄怒由此始會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與內嗣龜年與郡

大中詞樓鑰綴奏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不聽御史

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侂胄引為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

不拜以煥章閣侍制知慶元府乞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

遂制職後提舉中佑觀罷歸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侂胄

既伏誅仰召見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彭龜年朱熹皆以言侂

胄貶黜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讖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輕

重而旌別之以伸其寬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

元兼太子賓客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

大夫謚正惠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十

贊曰大中正修寡欲守正不阿言論剴切凜不可犯可謂能推  
其所學務引其君以當道者矣

宋葛洪傳

葛洪字宥甫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慶  
間為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錄檢討遷守尚書工部員  
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論事明白剴切上嘉納  
之進直煥章閣遷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修官錄檢討遷工部  
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并工部尚書亦兼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  
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并祭知政事自東陽郡公封子

接王素諫仁宗却王德川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以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充萬壽觀  
使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帝輟視朝一  
日益莊嚴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詩文二  
十四卷  
贊曰史稱洪守正不阿觀其奏疏忠誠之心見諸肺腑杜範稱  
之有以也夫

宋應孟明傳

應孟明字仲質永嘉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官樂平縣丞侍  
李華賢達傳 卷之四 十一

御史葛邲薦為評定一司勅令所剛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  
廟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不可以一日忽除食  
錢苛酷之吏進君子遠小人次乞申嚴監司庶合吏之禁薦舉  
徇私情之禁帝嘉獎久之拜大理寺丞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  
童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凡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  
釋之出為福建提舉東帝平陸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應駐更事  
有不便於民者宜悉意以聞除江東提點刑獄會廣西謀帥  
帝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  
略安撫廣西病於鹽法追建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請

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興結集黨伍弄兵雷化間孟明遣將縛  
至鹹門斬之光宗卽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為吏部員外郎  
左司改遷右司再遷中書門下省檢詳正諸房公事寧宗卽位  
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度元務權吏部侍郎卒孟明守正不阿  
未嘗侍遷韓侂胄嘗遣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  
士論重之

贊曰史稱孟明之不污侂胄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是  
特舉其操行之端耳觀其奏論剴切慮患革弊愛民之心見如  
人主斯孔子之謂以道事君者歟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十二

宋陳亮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時日先有芒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  
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迹酌古著論郡守  
周恭奇之請為上客及蔡為執政朝上白事必令掛亮因得交  
一時豪傑盡其議論乃授以中書大學士讀此可精性命之說  
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獨亮持不可蔡  
州方以解頭薦為因上中興五論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  
之隱居著書十年亮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  
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亮更名同謂閣上書數千言勸上移都

建康漸圖恢復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召令  
上殿將擢之官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觀知之將見亮亮耻  
之踰垣而逃觀不悅大臣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密  
察之命宰相以上旨問所欲言落落不少既又不合待命十餘  
日再詣闕上書言尤切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社稷開數百  
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嘗醉飲言涉不敬或告  
刑部侍郎何澹澹亦欲亮慢語印機狀以聞事下大理答掠無  
完府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廉知其妄遂得免罪居無何亮家  
童殺人又下大理丞相准知帝欲生亮授之復得不死歸家益  
勵志讀書孝宗崩金遣使簡慢亮復上疏言恢復大計不報光  
宗即位策進上亮人對稱旨授簽書建康府判官應事亮官少  
卒吏部侍郎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論文  
殺吏與一子官

宋王萬傳

王萬字處一 家世婺州文道淮開萬因生長濠州登嘉定十六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十一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十一

年進士第歷官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鄭清之謀乘虛取河洛  
萬謂當急為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己  
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  
戍生慮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為條具治邊事宜通告  
大臣敷陳屢數萬言皆切於當世端平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  
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  
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弗替天命在我矣幸知古州  
至郡日惟蔬飯終日坐廳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徃徃改業散  
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後五月之二十三年  
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轉對言君臣上下之失  
以回天心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  
不當復玷從進上命丞相再三諭旨遂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  
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並帥入相萬又  
首論之時論相之事已決疏上遷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燕窩  
舍遷太常少卿辭老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奉事出為福建提  
照刑獄加直學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乞休致特轉  
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田家方交諭其非上恩萬

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謬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偽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有時習編奏議凡一

卷

贊曰史稱萬言行相顧終始不渝故其立朝蹇謬奏論剴切謂天命去留原於君心論史嵩之不立君相位言不見聽解賦本祠非烈丈夫能如是哉觀乎御札褒賜所謂知臣莫若君者

金華賢達傳

卷之四

十五

或於權倖而不用其言雖欲悔之無及已夫

金華賢達傳卷之四終

金華賢達傳卷之五

浦陽義門鄭 柏叔瑞氏著

第十二世孫敬一上氏訂梓

政事

宋王介傳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游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上嘉其直擢居第二人再除為國子錄上疏言請皇學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房姑如事父母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五

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又力請上趙官說喪屢疏言辭激切入嘆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漢東宰相蹇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遷太常博士時韓侂胄居中疑介前封事訊已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偽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偽學之黨日附會趙汝愚主督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累官秘書郎連度支以不禮蘇師旦為侍御史徐州所劾奉祠除都大抗有侂胄誅朝廷更其名遷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再轉為國子祭酒會不雨詔百官詣陳閔天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上疏論時政又言漢法天降

英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除秘書  
陸太子右論德為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張登  
設樂諫止之且乞遷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  
日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  
張允濟以開職為州鈐介封還詞頭丞相曰此中官意介曰寧  
指而廷官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  
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託威福於官禁誰敢  
以忠告陛下乞歸老不許吏部侍郎以言事去國介奏陛下更  
化三年而言事去官者五人足宰相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風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五

三

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石文殷修撰知嘉興府陸集英殿修撰  
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次奉祠嘉  
定六年辛酉五十六端平二年郡守趙汝誠請於朝特贈中大  
夫資諡閣侍制諡忠簡子登  
貴曰史何介直道而行其志操雖由天性亦朱呂講明之益故  
其論諫一本忠孝扶植綱紀豈比大評直者哉  
宋王寔傳  
王寔字定東陽人高大姿豪謀方臘有功補官寔嘗試有司  
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其喜曰吾為

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軍於鄂久之辟鎮江都統計議  
官時帥趙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寔從勝至城與敵接戰  
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賊氣為慙差知應州  
兼沿邊都巡檢使大帥為之召試為開門令人入對言恢復之  
說極陳時時願効前驅帝稱其言可採用陞武功大夫出知瀋  
州賜金帶至州節費糶粟買馬以備不虞北兵至浮光朝論  
薦寔乃知光州日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大戰於謝令橋光人  
遂安守名為吉州刺史仍知光州寔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  
史嵩之數以書留寔寔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五

三

道從世也再授開門舍人尋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游  
擊軍副都統論游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福觀差知高郵軍  
血時違見議提舉登觀尋校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克沿江  
制置副使司計議官撥沿江等邊為一編以上差知吉昌軍政  
新州貽書丞相杜範乞職江置三城以備邊寇不報尋卒寔嘗  
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有三溪集行於世  
貴曰史補王寔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其訓子以窮理  
盡性為學之本此古人謀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者歟  
宋范鍾傳

范純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官尚書郎官兼崇正  
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  
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遺患至於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  
說書累進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尋兼侍讀  
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叅知政事淳  
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五年特拜左丞相兼  
樞密使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  
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長舉洞霄宮九  
年薨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五

四

贊曰史稱鍾若直清守法謹飭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  
齊名觀其歷職次第日卑而升至位宰輔其持守可見矣

宋李大同傳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秘書丞兼崇政  
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讀諫言精覈分野乃有癸亥犯填星之  
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表裏而相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  
為小異而或加怒一語一言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  
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去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  
兼計兼侍講兼權侍立修注官累進工部尚書以寶黃閣直學

士知平江府提舉太平興國宮致仕卒  
贊曰史言大同因喬行簡為相而薦用本傳惟記其歷官次第  
而星變之端未有一言及於政治豈載筆之所失歟然行簡薦  
舉屢多賢士觀其星變一疏則餘可知矣

宋馬光祖傳

馬光祖字夢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歷官直徽  
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漢翥言罷九年  
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累遷拜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  
撫使帝諭丞相湖方叔趨入覲乞嚴下海禁歷陳京艱食和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五

五

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宰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  
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為軍安壽府一郡  
屯田使加煥章閣學士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印以常例公用器  
皿袋一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屬縣  
使折收絲綿絹帛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士辟召僚  
屬皆極一時之選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  
康之民思之不巳帝問令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  
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典廢起粟軍  
無不為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得魚利稅課悉罷或建乎節



余以利小民公田法行光祖貽書買似道言其非便乞不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罪不赦光祖劾王辭以故及三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觸瘴曰天下孰不知大王為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入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擇穀年計日某雜菜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為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五

五年拜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弟揚祖擢朝散郎知平江府兼發運使

贊曰史稱光祖練兵豐財朝廷倚之為京兆之計然而其治建康威惠並行民懷其德建祠者六可謂仁矣

宋呂祖儉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家學諱顯明初官將士會祖謙平部法半年不工者為延年祖儉必欲終期表朝廷從之詔遂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歷官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寺卿僉用事正言李沐論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

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僂胃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會祭酒李祥等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

言切權寵既上東擔待罪有旨呂祖儉別比閉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孫驥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

竄遂已為寬恩會樓鑰進請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口如公著祖稷臣猶將十世省之前日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

得罪者其孫也令投之嶺外萬一卽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為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

意僂胃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眾莫敢出口有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五

謂僂胃曰白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救祖儉羣鄉不幸或死則然益重易若少徙內地僂胃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

熹與書曰熹以官明高於子約以上之積過恩威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為不能一言以救汝乃令子約對奇憤薄觸群

小而蹈禍機其視嘆深矣祖儉散言言在朝行間時事如在水

火中不可一朝若使處鄉間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謫

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

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皆不足言也所著有太恩集

哲曰祖儉以作權奸竄逐至死不亦可悲也夫蓋其守正不阿窮達不變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朱熹之書其嘆慕為何如哉傳云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其斯之謂歟

宋王堃傳

王堃字子文介之子也以父餘補官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仕潭州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至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堃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與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堃參贊攝邵武縣繼攝軍事盜起唐石勒兵討之後為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陽軍事議堃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五

使講和時相依回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禁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尋為副都承旨公請出師絕和使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嘉熙元年輪對擇事係安前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又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史嵩之起復上疏乞聽終喪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耳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日陛下必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則切鑿鑿可行寶祐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日吳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主營洞霄宮幸而七官位特進堃因德秀知

朱熹之學凡黨門人高第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書院祠熹以

德秀配有奏議文集堃工於詩書法祖唐歐陽詢

贊曰史稱堃得名父師而學問益光亦其信好之篤也觀其對

德秀之言趨向之正蓋可知矣故能立朝纂講奏論切實雖不

宋蔡恭傳

合於時宰公論其可少乎  
蔡恭字實之義烏人父維休伯父維芭連擢進士第恭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正已以求賢為務時宰不然改軍器監丞差知荆門會京西帥幕建議築臺荆塗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五

兩山之顛恭以山無水泉且非激路條其不便者六事時帥趙方主先人之說不從恭嘆曰敵民誤國寧有去耳遂解印綬上言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俄復予祠結廬東山福日留雲祠滿

宋朱質傳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受學呂祖謙而卒業於唐仲友紹興親家進士質次之後陳春秋大義以復仇為說孝宗聞之大喜累官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命使人見俗慢上書乞斬之時質能言用事下詔北伐提質右正言左司諫皆兼侍講疏論邊

事甚悉及師出無功侂冑乃欲議和百病以為和不可恃侂冑怒即日移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再相遂以謫去用累叔復官子嗣遂致仕稍朝散大夫有易說舉要奏議詩文雜

編

宋黃夢炎傳

黃夢炎字子陽其先由浦江徙義烏族父耕字子野以太學上舍生登進士第官止郡丞夢炎博學善文淳祐末登進士第闕陸入京湖制幕以掌故準備差遣平反盜公庫銀寬獄得釋者數十百人入淮東制幕主管機少文字建議蠲放屯租邊民賴

李華賢達傳

卷之五

以安業出判平江府樽節浮蠹以代民輸租自免淮西領屬歲所索無名錢民力以甦咸淳初除司農寺丞論對力言時弊請減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除樞密編修官累遷戶部左曹郎仍兼編修與時宰不合引年以朝請大夫致仕補所居曰桂隱室曰澹齋有詩文十卷

贊曰恭輪對言政有干時宰朝廷不從解印去職贊陳春秋大義以復仇為說而以讓和為不可遂為侂冑所黜夢炎力陳時弊請減浮費而與宰執不合引年致仕噫三人者所謂直道而事古者歟

宋康植傳

康植字子厚上世家金華父穎字繼之擢第後試中教官來選義烏仕至尚書吏部郎中居官以清白稱植登世村自奉化縣主簿三遷為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以需次之數執經於徐僑之門者三年端平更化侍僑赴京僑行簡欲處以職事植亟赴書記任制置使史嵩之聞結滄舟防江植持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奉祠徑歸未幾召遷國子正累陞太宗正丞兵部郎官改浙西提點刑獄劾奏知平江府史宅之聚飲病民交結權勢願賜寬斥理寤欲加之罪杜範力爭改福建提點刑獄四

李華賢達傳

卷之五

轉除福建轉運判官兼權知建寧府以疾請納祿獲旨赴行在

宋朱元龍傳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從徐僑學登進士調饒州司理參軍平反疑獄伸冤辨誣多所全活遷籍雲台改幹辦行在時司糧料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嘉納語近臣曰朱元龍好登陳官除宗正寺主簿陞宗正丞兼左司郎官因史院編修實錄檢討內侍陳詢益求建節力持不可宰執論上旨令改擬擬筆終不易皇叔皇弟有封川之語皇朝無敢可否元龍毅然決之歲旱

執勤上禮佛元龍言天子豈可爲之又兩上封事以宮禁朝  
有官萬民之利害痛流涕言之又論兩淮剽括浮腫而察其  
非游惰有殺富民上倫之寬而活其子史嵩之怒令言者劾  
之遂奉祠秋滿差知衛安吉二州未上改知台州以憂不赴  
除鄭清之再出素惡其切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有遺稿十卷  
子幼學用陰入仕終臨安府觀察推官從子杰繼取進士治郡  
有能聲卒官將作少監

宋龔應之傳

龔應之字處善長烏人受業徐僑之門登進士第久居下僚理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五

十一

宗語從臣曰朕情嘗請龔應之書義此人今安在臺諫傳上旨  
於是驟加陞擢屢除清要由皇太子宮僚累遷右史以中大夫  
直寶謨閣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

宋王世傑傳

王世傑字唐卿長烏人上世爲獄吏有陰德世傑受業徐僑之  
門由太學登進士第嘗游太湖引葛洪請主義執束學之士多  
爲聞人及宰新昌從遊益衆惟督憲使陳汝霖名最著世傑累  
官秘書丞知安吉州俄復守祠以高壽終

世傑自徐僑以聖旨之學唱道烏身及身之士多言其

某元龍龔應之王世傑尤所謂拔乎其萃者矣王伯紹康植崇  
稱其操尚之堅風力之勁自得於僑之遺則論者於元龍世傑  
亦云斯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植者矣雖然詩不云乎惟其有  
之是以假之盛亦天賦之高賦

宋許復道傳

許復道字從道長烏人早遊永嘉諸老之門數舉進士不利年  
五十六與長子堪並登文武兩科父子自爲同年青紫交映鄉  
里慕之復道以念其父欲以介授官榮其親爲司封所格雖勉  
遷湖廣官准西總領所轉官以致仕改通直郎賜銀緡賜大

金華賢達傳 卷之五

十一

得贈其父母曰吾願畢矣卜居務湖自號鍊菴學字長與累官  
樞密副都承旨知開門事階右武大夫鎮江防禦使階東陽郡  
開國侯食邑三百戶居四年復以承旨召未至卒復道以子貴  
累贈中大夫

世傑自道與子堪同年登文武舉可謂一時之學幸而復道欲  
同合授官以榮其親雖子堪亦奉行之誠矣又得贈其父母  
遂謂畢其所願解職致仕堪乃歷官防禦使爵及侯封亦非且  
受孝德之所致乎

宋虞復傳

履良字從道義馬人師事似一甲傳永嘉春秋之學山太學  
進士第以揚州酒官上四十八現理宗大喜福晉戶部架閣文  
字累官大守正丞山知信州時史嵩之開府以御批畫跋刻  
邵利權因上表進愛後根本之說大旨其意有旨降都官御史  
余淵承風旨奉新命議事而歸退居東溪十五年並承相  
槐力薦於朝累遷尚書右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為綱領  
分好樂恐惰為節日提漢文帝欲造路臺以為好樂之勸上嘉  
納外差知鄂州府改知福州命東下疾葺請納祿得旨轉朝  
議大夫致仕所著成已集書彙齊應進齊集合八十餘卷

全華賢達傳

卷之五

十四

哲曰虞復傳水事之變變士第而見推於俞相行簡革相棟  
見顯於史冊之見其於朝情之斯可觀其操行之端矣至其上  
所照四十八編論對集正心誠意為綱領分好惡為慎為節日  
可謂能行其學者也

朱叔獻傳

朱叔獻字建輝吳人登咸平能飛乙酉見夢魁以太學內舍  
同年登甲科官為文獻皆上皆祥福學周宗周交皆在村人元  
仕者四人復為平縣及叔獻定海縣并炎醴陵縣丞後累仕  
州縣皆有聲然至十人官惟叔獻以愛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

履階朝列大夫

宋王龍澤傳

王龍澤字及翁義馬人邁之從曾孫相者訥至龍澤三世皆太  
學生皆訥孫進士第仕至縣令龍澤進士第一較承事郎發  
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宋亡故相劉夢炎仕元薦前進  
士七人惟龍澤以論相特長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哲曰叔獻與諸見皆登第於宋季而入仕於元歷官郡邑龍澤  
亦宋季進士并監察御史然皆無蹟可稱焉

宋呂渭孫傳

全華賢達傳

卷之五

十五

呂渭孫字希祖東陽人武舉進士及第開禧初從軍為殿前司  
親領官時官撫州湖川為李司神軍統領制節將兵禦虜  
軍軍令嚴肅有軍士入民家奪錢者渭孫善殺之眾大驚所  
過無不無犯後為副都統人言見疑為其婿所殺  
哲曰渭孫由武舉進士及第開禧初從軍為殿前司  
亦善將矣不幸見疑於人誠人多哀之  
宋何夢然傳  
何夢然東陽人父達字擇可嘉泰三年進士以靜退稱於時仕  
本達而終見夢然登淳祐元年進士第知紹興府嵒縣累官中

本大夫司農卿浙東安撫使兼提刑魯然治周禮登海祐四年  
進士第權國子正崇官至金華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贈太傅承國公子實以恩授奉議大夫崑山崇明等處海  
鹽千戶

曾曰栢遊東窺峯覽東陽山水之秀訪求先達舊址而山之下  
有故祭政斐然之遺址焉今其子孫蕃衍散居東陽而五世孫  
觀先良躬良能作通舊第以為栢以內朝視接言美溫手信  
厚之君子也略請其槩而知栢局之長歲求生于名字紀諸世  
請以次序列一行之中衍至六百餘人斯亦德厚而流光者矣

卷之五  
十一

李孫徵孫以恩備官至承直郎

宋倪千里傳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入上庠學  
淳熙十四年進士第議論文墨簡甚一時擢分御史退食蕭然  
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言事忤大臣除起注舍人兼國史編修實  
錄檢討兼兼侍講卒于位特贈右文殿修撰贈奉大夫子  
文奎皆黷度都雅詞章光艷克稱其家允文以恩授黃岩縣監  
監卒李踐科場不利卒李子哲領鄉薦

宋孫初傳

孫初字居敬東陽人未冠入太學中淳熙十四年進士第從奉  
直人北累遷太學正轉對陳慨上褒嘉之遷博士承旨京尹屢  
試學生初抗論力爭遂自外差知漢陽軍六館之十知帶出假  
部人以為美談尋知黃州憲湖南所至有善政終兵部郎官有  
嗜讀集大學講義及詩十卷于德之登紹熙二年進士第又中  
宏詞科為國子博士添倅建寧猶于湖字巨源嘉定元年前舍  
登第湖孫繼學寶祐元年進士授鎮江教授

宋李大行傳

李大行字謙仲東陽人與弟大同怡愉講切友愛為閭里所稱

原缺第一葉

入太學登慶元三年進士第通判通州遷太常博士卒于官其  
在通州民田大旱大有巡視相視鑿山浚河引江水以溉田茂  
以大檢商船通行人皆利之攝郡事却事例錢不受吏服其廉  
于自斃以恩授江陰軍不赴自道以叔大回貴補常寧丞

宋徐雄傳

徐雄字子厚東陽人幼而能文擢開禧元年進士第遷回州縣  
輜平中喬行簡薦授書庫官累遷國子博士再轉秘書少監兼  
國史編修積階朝奉大夫奉祠以歸雄居朝油峻議論不阿嘗  
奉帝旨命勸兩處疑獄皆雪其冤所著有易解茂詩南圃詩稿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弟勇後俱由西進武舉進士第勇與官... 制關權知  
添州以幸殺戎司制... 子... 進士第為  
降曲府觀察推官

宋趙帝侯傳

趙帝侯字景思昌陵九世孫建炎南渡寓居東陽登紹熙元年  
進士第強放不羈帝公有感管任帑帑發抽奸弊知瑞州衡州  
畏舉湖南吏民畏愛遷兵部郎官轉江西提舉積階朝議大夫  
以幸帝後兩東州虎一特使節所居有田不足供伏臘于三人  
入... 進士監潭州鎮弟希侯守建昌

宋馬壬仲傳

馬壬仲字次辛家本建陽從朱熹游擢紹熙元年進士乙科寓  
居東陽遂為縣人歷仕州縣以廉能稱嘗知右部撫循兵民畏  
泰元年武舉進士知山縣樞子寧太學上舍係武學上舍淳  
祐十年同進士

宋周師銳傳

周師銳字儀父東陽人嘉定元年武舉進士第一仕至閣門舍  
人知黃德府歸班又知封州以幸師銳本名進士不得志於場  
屋故就右對對... 伊川師封之有真德秀考  
異之遂置上第且以此雖文舉亦常為首選嘗請副奉使入國  
猶南歸裝不持南物孫野老以恩監寧海縣鎮

宋郭始中傳

郭始中... 興邊寇郡賴以安... 上祠請歸... 曾議論典刑詩章間雅所著  
自得齋集孫世頌以恩監潘封酒庫世綸為泗潭宰

郭始中字權父東陽人登嘉定進士第分發柳楊羅進士莊上  
舍莊以激昂士氣歷官權駕部著作郎知徽州以卒

朱陳瑛傳

陳瑛字中叔東陽人精春秋韓中簡畧人有庠嘉定十六年  
武舉進士第二時母見瑛子由太學內舍同年登第一門兩日  
人以為榮仕機步西河程非一端平開召試後省除閩門舍  
人出知辰州撫綏軍民安輯溪洞終于郡治有太平十議雜著  
春秋三傳解子克剛以恩補嚴陵稅官

曾日東陽為吾邵大邑人物之盛視他邑為尤盛南宋以來踐

金華賢達傳

卷之六

五

魏科登進士聯累相望其後身法從俗庸台輔者固已赫然昭  
著數蹟然或奇蹇踳跡未遂顯達而遠履為政皆有可觀者焉  
若汪之取舉疎之撫綏雅之出窠初之抗論始中之置莊激士  
正伸之捍禦撫循學符之建舉大有之鑿山峻河師鏡之  
歸裝無累千里之宦寓蕭然仲方以救飢民而貶死是非學南  
之正其能然乎至于希後以宗室之胄乘塵持節有田于足  
供伏臘斯又天分之高歟

宋張翊傳

張翊字宗誠武義人皇祐間任江東肥州司馬兼通判皆有詩

送之子肅登天聖進士第歷太常博士知岳州子二人曰異登

嘉祐進士歷道州司法察軍日節知明州昌國令異子具中登

紹聖第仕至處州通判具中三子皆仕仲曰曼卿官至御史中

丞曼卿二子曰適正曰茂皆授郎署致仕孫湜字清源號雲谷

慶元二年登進士選授用蔭補官後銓試吏部累官主管尚書

吏部架閣文字積階奉議郎守大社令致仕

宋徐溫傳

徐溫武義人登嘉定進士知雷州轉湖南運使弟汲請鄉舉授

南海尉子日準中淳熙世賞科官至朝奉大夫從千煥預嘉定

金華賢達傳

卷之六

六

勝官司農守承守南雄漢子道隆見忠義傳

宋曹溫傳

曹溫字德大武義人嘉泰入太學補教授累官朝議大夫寶謨

閣待制賜紫金魚袋致仕卒贈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謚文簡

子康字溫知由太學奏補承務郎歷右溫補三州作次子直字

安如登嘉定第累官署兵部侍郎知寧國縣之子見前淳熙中

或勝任實慶教授止從尚郎

宋趙汝滄傳

趙汝滄字成武義人登嘉定元年第歷階朝議大夫太府寺



薄署知信州未上主成都王局觀曾金華開國男賜紫金魚袋  
子崇誅以澤補將仕郎終平陽令孫三人長曰必源嘉祐戊午  
請監舉授迪功郎衢州司戶其弟汝健從弟汝釗同登嘉定第  
歷附承直郎汝釗之子崇辨三請監舉登淳祐榜授修職郎歷  
浙東提幹汝釗之子崇節登淳祐官至瑞安縣尉  
皆曰張朝有子孫汝釗生同郡邑皆以儒科發身後先登  
第致位顯貴其子孫又能繼承家學累葉光榮簪纓珥組照  
耀閭里所謂學不負人誠哉是言也

宋范大錄傳

卷之六

七

范大錄蘭谿人為本縣吏行案公平不撓法以求賂雖貧寒且  
心為中無子因避監司至白沙收一流離女子後生一男官  
至少卿生二子一為郎官一為提舉諸孫相繼登第大錄遺贈  
止讓大夫  
其曰大錄以一縣吏乃能廉平守法雖屢不移度越于人遠矣  
而其子孫繼取科第替紱蟬聯大錄亦膺贈典天之報施善人  
亦不交哉世之枉法納賄者獨何心歟

宋趙惟傳

趙惟蘭溪人以才氣自豪宜和初睦寇猖獗惟請將開賊計矣

賊境內以安撫使上其功補迪功郎克本縣尉

宋葉介傳

葉介字方叔武義人淳熙八年進士歷官通判邵武軍泉南河  
寇為亂介召軍將密授方畧遂擒群盜後以奉直大夫主管石  
州崇道觀而卒  
皆曰趙惟獻計殺賊葉介用畧擒盜皆有功于民者列官進秩  
不亦宜哉則凡建功立德者其可少息乎

宋吳傳傳

吳傳字清史浦江之通化人自少惟嗜讀書中宣和進士第歷

宋吳傳傳

卷之六

八

官至監察御史四持憲節廉明之聲著稱于時

宋石範傳

石範字宗卿其先由古社來復浦江大母杜氏以女妻鄧剛中  
人服其先見範從昌州諫游中紹熙元年進士調本州尉或問  
其民新為變範照之而定治寇為亂範設計捕殺之政如匪本  
遷發源縣俄權通判袁州歸州事練軍撫民威聲甚震嗣僚不  
最通判泉州兼南外宗正丞範守正不撓或勸其訪惟  
貴人美官可立至範謝曰吾儒者改官為縣亦固當耳何以能  
得為士士論多之第嘗亦能文嘉定進士官吉州司理

貧曰傳範皆浦江人而以廉能著稱于時斯可謂賢士矣純之不諂惟貴以僥倖進取豈非學行之高歟

宋潘時傳

潘時字德鄰金華人受教于仲父良貴任為登仕郎累官提舉浙西茶鹽平江庫錢失滯守誣富室取償檄罷之守怨構以他事坐削一官移江甯尋舉湖北茶鹽改南路提點刑獄有盜殺人而誣指置人者自其冤出之除知廣州兼主管廣西東路經畧安撫使公事捕殺大惡梁氏兄弟號白彪者改知潭州安撫湖南再遷尚書左司郎中不就以疾卒累階中大夫金華

金華賢達傳

卷之六

九

縣開國男孫履孫字坦翁任至奉議大夫通判江陰府

資日吳師道敬鄉錄稱德鄰遊張氏昌祖諱開於官威著風顯當時號稱精吏道而寬猛得宜者無不稱之

宋黃裳傳

黃裳字元佐浦江人穎悟嗜學名稱士林而尤敦誼行嘗讀黃仲淹義田記遂捐常稅田三百畝儲租以濟隣族告急者即矧之置籍以計其出入名曰擬范晚年登進士第調三衢司戶暇日與士友觴咏為娛有詩文數百篇達官咸敬禮之郡守朱士

廉稱其儒林模楷前輩典刑章奏于朝本報而卒長子從龍登進士官至節幹文學行誼見稱于時次子友龍登進士第擢史館編修孫璘成淳庚午中文武兩科孫琦定以儒士舉為武義縣

學教諭蒙事涉弱登進士官至西京節幹孫家龍登成淳進士以養親不仕姪仲龍登進士官至秘書省校書郎解職家居鄉里而火其廬以刃脅其降仲龍不屈罵不絕口而死侄孫圭元以儒士舉為月泉書院山長蒙六世孫以禮字儀可經明行修洪武庚申以賢人君子應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能聲著

金華賢達傳

卷之六

十

前尋卒于官七世孫道斌字叔厚由國子生任刑部司門主事雪冤理枉獄無滯囚尋分理鳳陽太平二府政績藹然時屯田夫多死亡寡婦無依道斌奏請悉聽選鄉人成德之道斌姪如忠今亦以文學行誼稱于士林

資日蒙讀義田記而割田原粟以資鄉隣可謂勇于為仁者矣而其子孫衣冠累葉咸登仕版而揚收績以至於今蕃衍愈盛益光厥宗而振其家聲仁者必有良具信然矣乎

金華賢達傳卷之六終

浦江義門鄭 栢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 壁一上氏訂梓

政事

元吳直方傳

吳直方字行可浦江人有志操嘗習刑法于帥府及行中書省  
北走京師一身逆旅中凡三十六年備歷困苦志不少變後上  
留守馬札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脫脫貴顯為丞相府長史  
車紀至元末權臣專政肆虐上與近臣謀罷其政柄直方協贊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七

有功召至便殿賜以黃金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再轉陞學士  
時脫脫為丞相國有人政多害之直方每引古義告之未幾  
上章乞骸骨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終身至正中脫  
察御史劾直方躡進官階奪其諸命除名為民他御史辨其誣  
復之

元趙大訥傳

趙大訥一名長勝字汝叔浦江人世家澤曹祿歷官龍溪尹登  
尚書學士作祠以奉神大訥授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縣多  
洞窟弄兵暴掠大將出屯經年不厭大訥調御以術服從如其

民累遷知永新州除盜辨奸興利除害譽稱雖然壽以老告歸  
同時有金德潤君澤者亦浦江人由湖南廉訪司保歷官至嘉  
興府推官亦以政事稱于時

貴口人物記稱直方處大事縱稱言涉騰不為小移雖貴顯謙  
下待人恒如布衣時人訥屢典劇縣皆有能譽平反冤獄民多  
感之為立生祠是豈非大丈夫能以功業自見者乎

元王安國傳

王安國字靖翁東陽人喜讀孫吳書以門功當授成功郎宋  
祚將傾不果上元至元中宋既納土而人心未順以策于帥高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七

曲陳撫綏之計與語意合即署為東陽尉民畏服等特玉  
山險阻擬為亂殺宣尉使陳天祐行省至平定領兵討之安  
國進謀親入賊窟以計誘之手縛其首以獻大皇帝為川之  
以親上固辭後寧海妖賊楊德龍及玉山接壤寧海據為巢穴  
勢甚猖獗安國率鄉兵世之賊聞趨去未幾與官軍遇衆旗  
賊首受擒安國有力焉

自曰王福傳安國前其為官謹厚威信民有訟不之邑令而惟  
如是直鄉閭賴以安靖者二十年民懷其德有祀其像于家者  
是豈非勇而能有者哉

元陳達大傳

陳達大字宏父浦江人少從鄭學治尚書經義而偶僅有為時  
邑里初附山谷簡強蜂聚為寇達大建畧執其渠魁而平之幕  
府上其功得試辰州路施客州判官累遷温州路平陽州判官  
所至多著政聲俄患風痺遂自免歸其處一室題曰達觀子十  
元梧州路儒學正次上貞鈞書院山長

贊曰達大初治經義以文易武平寇治民威著政蹟而教二子  
皆登儒籍斯為不墜其學矣

元鄭深傳

卷之七

鄭深字仲幾浦江人父就字景敏本母至孝以深貴贈樞密院  
判官仲幾負氣不羈游學京師受知大師脫脫延其子舉為  
傳府長史遷宣文閣校經郎再遷中書員外郎以親老乞假

改命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轉僉江東建康道階奉調  
夫木上辛仲幾居官多著政蹟在宣文閣教助成于後皆為  
官臣進講經筵有金織文幣之賜姪叔敦厚寬恕好學有文

上林傳之

贊曰宋太史稱仲幾為奇偉士蓋其立志于少年之日卒能成  
功名于強壯之時非奇偉之士其能然乎

元王餘慶傳

王餘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許謙之門嘗游京師有番僧官為  
總統者勢焰頗赫得其一言官爵可立至或以其名聞僧名之  
重曰吾學將以仲吾正道寧有屈身而道可伸耶京師悉服其  
行至正初入經筵為檢討累拜會稽監察御史政弊稱著後使  
廣東詢問疾苦惠政為多

元傅光龍傳

傅光龍字子才義烏人初與兄子賜皆宋太學生景定甲子詔  
求直言偕同舍葉李等上書斥賈似道之奸葉李竄瘴地光龍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七

四

兄弟遂遁跡歸隱青岩之梅溪學者稱為梅溪先生元世祖取  
江南葉李應詔入中書為右丞光龍兄弟當其門後與郡學  
三任民社皆有善政光龍終休官縣簿

贊曰餘慶受業許謙遠履純正觀其拒番僧之召其行可知故  
能歷跡臺諫彰著政蹟可謂不負所學矣光龍兄弟掛斥俱道  
已而退隱不亦知進退之義者歟易代而出典學佐令雖位不  
備才而善政有稱矣

明呂文燧傳

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曾祖鑰仕元為永康尹祖汲置義田以

兵族人立義學以教宗族子弟疑承先志行義著稱元季驛跡  
盜掠永康復擾隣邑文燧散費與弟文燾召募丁壯親血盜  
盜敗走斬獲其衆榜邑皆賴以安天兵克婺立永康翼以文  
為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文燧以事留杭命其弟文炬攝之  
燧又以文燧為莆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再轉為嘉興知  
縣江民作亂築嘉興文燧走使者告總兵即遣兵擒獲之請  
宥欲屠城文燧為言而止考滿乃入朝奉詔諭開慶闕次興化  
俄有疾卒于驛舍

明吳履傳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七

五

吳履字德基蘭溪人通春秋學能詩尤工行草書國初召為州  
儒學正累官知雜州事民有爭訟輒諭以理而釋其怒不忍置  
于獄寬其征需不使物備勝游民多德之  
貧曰文燧以并禦鄰井列官有府平寇解難斯有功于世者履  
以儒學治行卓然亦可謂吾郡之能人矣

明鄭渙傳

鄭渙字仲澤浦江人剛果有為元季寇興院判謝國舉留署浦  
江縣渙以才能補未幾解職還家以公平制鄉里不使豪強病  
子訟則論以理而與酒和解之子桐姪相

字叔成幼敏明察鄉里推之御史劉辰薦于朝累官滁州  
判階殺事郎奉公廉謹為同寮所敬州當衝要屢察劇能躬  
勵治理考稱善最後督運木植至潁中風卒于馬上知州陳  
惜之為銘其墓

相字叔鄂仲澤次子命為弟瀛仲容後仲容早世其配黃氏寡  
居叔鄂與妻許氏奉養惟謹黃氏沒喪三年及居所生父母  
喪俱行三年禮人以為難叔鄂受業陳剛貫穿經史尤喜吟詩  
與諸兄弟觴咏怡怡然如游春風中喜怒不移始終如一自號  
怡怡子以子熒貴封承直郎詹事府丞熒今陞奉議大夫大理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七

六

寺丞以廉能著稱朝署

明鄭澐傳

鄭澐字仲持浦江人魁偉姿度見義必為洪武中嘗有諫指寄  
鈔者時罪巨湖仲持毅然就逮不以煩諸廷至京見某使相  
遇事往就獄皇上義而釋之賜仲持冠帶衣服欲任以面廷  
臣對無缺員即命增設參議以仲持為補建布政使司左參議  
階中順大夫命舉所知五人皆以為參議東傳到官至即去會  
更革弊政損民者十餘有滯獄積年不決者立剖之稱為神明  
為被挾拘既以自適時論高之姪餘

餘字叔恭仲特親見洪仲昭之子也仲昭才優識精溫恭寬裕  
談笑處事恒中乎理眾敬服之叔恭受業臨川陳剛剛奇其才  
舉任風紀水寨中薦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尋被旨宜撫廣東惠  
政何者士民懷之後以年老勅賜致政錫賚還歸

明鄭洪傳

鄭洪字仲繼浦江人應變如神其政陽王時駐兵嚴陵令參謀  
軍事王入朝薦除侍禮郎累官內藏庫提點以累死妻石氏以  
例當配絕粒者十日人物之泣曰吾為議家婦今天既死何以  
生為遂縊而死上聞嘆曰真義門婦也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七

七

明鄭沂傳

鄭沂字仲與浦江人父銖字彥平嘗北遊京師以才受知丞相  
為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轉松江等處稱田提領所大  
使求傳赴官仰易去于斛之病民者名自餘糧二千石亦給還  
種家下幾棄官而歸仲與性通敏洪武丙子朝廷更新庶政選  
才問者輔明治化仲與應召赴京特拜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  
仲與自以布衣致位列卿以夜勤勞盡心報國上念其誠為嘗  
嘉獎之已而大行實人奸臣納政遂解組還家未幾初元詔起  
舊復拜春官尋以年老賜歸田里未幾皇上北巡詔起還朝

福湖太子既而駕還仍賜歸老以高壽終姪機

機字叔慎敏學勤事永樂中以賢良薦召試吏部員外林郎湖  
廣漢川知縣轉廣東仁化知縣轉卷為亂朝廷遣其叔慎召  
父老用計擒獲梁魁自于主帥俾其不擾而民安

贊曰栢之諸父兄多以功業者見知名于時畧舉其槩而詳皆  
見諸墓誌觀者有足徵焉

明劉辰傳

劉辰字伯靖金華人以文行譽稱洪武己卯薦擢湖廣道監察  
御史立朝容諤持正不阿遷鎮江太守興利除害士民懷之未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七

八

樂初召修太祖實錄書成起拜江西左叅政舉稱煇然尋免歸  
既而朝廷思耆碩召拜北京刑部侍郎俄以年老勅賜致仕邦  
人榮之

贊曰栢嘗道 神鎮江父老言辰治行卓卓可稱觀其復宗澤  
祭田而自其墓斯可知其為政之先後矣

明張子玉傳

張子玉浦江人曾祖夢龍湖州儒學正祖一軍威以公平服鄉  
里父銅字均茂制備負氣喜交賢士尤喜歲長天兵下婺州薦  
授婺州錄事司錄事未幾退歸田里鄉鄰爭訟皆所自片言皆

權解而退至于排難解紛不動聲色而理之帖然人稱其能子  
王性質純厚而帥于戴良所學益充洪武中父以非罪赴京子  
王侍行請代詣理俄以恩行得釋鄉里稱之洪武丁丑詔選閩  
右任用子王應召赴京擢拜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治政寬平  
守職廉謹未幾卒于官次姪孟兼

孟兼勤敏志學以文辭知名洪武初薦入史館預修元史書成  
授國子學錄累官僉山東按察司事彰善糾惡憲綱肅然陞山  
西按察副使與布政爭論異端布政銜之中以他事法死京師  
縉紳惜之所著有白石山房稿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七

九

贊曰子王以代父繫獄而列職大藩斯蓋天之遺德言入矣孟  
兼爭論異端而受謫以死又何物理之有反乎此亦以剛方  
少容而陷身刑戮豈孔子所謂不得其死然言其歎

明王應傳

王應字思正浦江人敦厚周備任父士璉以禮齊家以義榮食  
防範有條訓飭有規祥從允服洪武中薦授廣東布政使司  
叅議時盜發南海官軍不能平應率義旅以營船為營長入其  
巢穴擒渠魁而殲之餘黨悉手俄以外艱去職服除轉河南左  
叅議未幾以累卒朝士惜之于溫循禮好學于抄胡命立請其

父鐵板傳世為縉紳所稱

贊曰應能以禮齊家以寬治政平盜靖民民懷其德可謂能人  
也已

明吳彥珍傳

吳彥珍浦江人以前行稱洪武中出關右舉擢四川布政使司  
左布政寬平簡易軍民懷之尋罷歸永樂初召復原職俄以年  
老勅賜致仕子思學孝行純篤知名于時

贊曰吾邑自本朝以來山布衣舉任布政者先後六人超于良  
費斗南以耆民舉彥珍黃繼先方孟升拱辰皆以關右舉可謂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七

十

遭際之隆矣然效其治彥珍為有稱焉

明何士英傳

何士英東陽人宋叅政夢然之八世孫操行純潔洪武中出關  
右舉任平涼府通判政治稱最陞本府太守累官兩淮轉運使  
使所至以廉能稱

明潘榮仲傳

潘榮仲浦江人洪武中山關右舉任建昌太守廉能著政士民  
懷之尋卒于官

明鄭子祥傳

鄭子祥浦江人義門疎族也恭謹好學嘗為義門義塾師洪武  
中薦授縣知縣守職廉平畏慎自持政賂以賄毅然却曰  
吾為義門族豈使簞簋不飭而取玷吾宗乎君子稱之  
傳曰士英為忝政裔孫而以廉能歷躋應仕斯其無忝厥祖矣  
舉仲山閩右舉而潔廉著政子祥以義門疎族清慎奉職介然  
不移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與

明邵玘傳

邵玘字以先蘭溪人由進士擢監察御史忠言說論上謂聖衷  
起并江西按察司丁內艱服闋遷福建按察使廉潔糾風紀政聲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七

粹然家有靈芝之祥時人異之

明祝戒傳

祝戒字存禮蘭溪人由監生任刑部主事陞湖廣按察僉事尋  
起福建按察副使廉能著勛所至有聲

贊曰蘭邑為吾郡大邑也戒俱以文章政事致身顯要同承憲  
綱澄清柏府著政大藩具有光于吾郡矣

明徐千玉傳

徐千玉字公璧東陽人永樂二年登進士第授寧國府涇縣知  
縣陞滿隄州知州應求賢詔又陞鎮遠知府尋遷知江寧府

善政著蹟稱遠道其事親孝母命氏守節教子千玉官崖峯  
時道遠不能迎養分俸于本貫支給以養母人多稱之從兄隆  
字原大山監生擢監察御史秩滿陞福建按察僉事其事父仲  
禮生能盡孝沒能盡哀為鄉閭所稱云  
贊曰東陽為五府之地仕宦赫奕其所由來何矣子玉事親能  
孝政治有聲則其歷躋台輔又何前賢之不及哉

明黃嗣安傳

黃嗣安字仲行浦江人洪武中以孝廉舉任安東知縣至則除  
黠吏以安其民舉賢才以為國用俄入觀銓遷居天下第七授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七

承直郎賜以勅書俾陪祀關丘尋奉于官

明洪澤傳

洪澤字宗潤浦江人宋忠宣皓子遵之裔孫以能吏歷事京師  
嘗以計活人久之授丹陽主簿成著善政奏減建安民稅邑庶

懷之從見藹字廷輝事母盡孝火延居室赴火抱母而獲免為  
節紳所稱云

節紳所稱云

贊曰栢與澤以世姻之契辱過麟溪見栢所編文集以為當今  
盛典宜刊印以廣其傳遂時至建安出俸刊行以成聖朝文物



之美斯非卓見遠識見義必為而能之乎觀其立志則致身顯要誰可量哉

明朱珣傳

朱珣字師全未康人文行稱于士林洪武間舉任新會縣丞累官刑部主事轉松江府通判尋遷判福州府所至以能著稱

明盧啓傳

盧啓字員明東陽人祖怡仲謹厚有容涉武中仇民聚黨取其廩粟縱之卒以聚賊之府登未樂辛丑進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以才能稱見員華未樂初預修大典書成授寧化縣丞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七

貧日珣府與柏家有梗珣嘗過浦陽文承風慶發乎具可觀而

明吳澤傳

吳澤字叔森東陽人父仲吉守道安素言行中理為鄉邦所稱讀書教子嚴而有法澤勤放好學未樂乙未登進士甲科擢兵部庶吉士甲辰陞本科給事中以才能著稱官德茂中奉旨編建清理軍籍澤磨勳命以本官推榮父母賜以祠祭之費使道楚黃鄉里祭之

貧日柏開東陽賢士稱仲吉善于教子而謂澤通敏平恕和柔豈弟温乎儒者之風概其以表彰斯文為已任指俸判柏所編續文章正宗斯能勇于為義其孔子所謂君子之儒也哉

金華賢達傳卷之七終

金華賢達傳 卷之七

西

金華賢達傳卷之八

補陽義門鄭 柏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 暨一上氏訂梓

儒學

梁劉峻傳

劉峻字孝標隱金華紫微岩講授生徒撰湘苑一百二十卷清修寺印其故宅

唐劉昭禹傳

金華賢達傳 卷之八

劉昭禹字休明金華人刻古工詩云有句之向夜中得心從天外歸後住湖南為大策府學士嚴州刺史有詩三百篇

南朝吳幼瑜傳

吳幼瑜字季玉義烏人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著禮記拾遺三十卷禮記遺遺一卷文集六十六卷

唐駱賓王傳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吳王勃楊炯盧照隣以文章齊名號為四傑賓王初為道王府屬累遷臨海丞執鞅不得志棄官歸武后時徐敬業起兵曾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

后讀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先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何之

贊曰吾藝以儒學起家由大朝至唐知名者僅數人若峻類苑

之博昭禹作詩之工幼瑜著述之富賓王號稱四傑皆可謂吾

邵之儒宗云

朱子房傳

子房浦江人父補有學工文五季之亂抗志不仕後以勞貴贈大理寺丞房為文精簡中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

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見立壁皆與進士子卿諸子世

金華賢達傳 卷之八

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對能勝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辯各舉誦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為鑿鑿初世封言楊

文頃刻數千百以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修修不以為

然世封慚修因授以爲女之適其女于其益進晚乃著易詩傳正封著春秋三傳其世封說有方策者受學正封其家三世

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云

宋朱臨傳

朱臨浦江人從安定胡瑗授春秋學瑗嘗著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為精晚年好唐陸淳淳淳之師映助祖匡嘗會三傳而取合

之淳 運摠其說為纂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于有餘年說春  
秋者 皆膠于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猶拘于穀梁  
不克 別自餘可知也臨被薦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  
郎致仕後以子貴贈正議大夫著春秋說

晉曰 天聖慶曆間浦江之能文章者惟于房父子為盛優于經  
學則臨一人而已臨之所傳有淵源惜乎不見其書房之論文  
有曰陽開陰開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何其言之善也  
蓋文王于變變而無迹之可尋則神矣學者其識之

宋王固傳

全華實建傳

卷之八

三

王固義烏人受業胡瑗登皇祐五年進士初名固臚唱之日仁  
宗賜以今名因字天貺宰官恩賜令

宋王未年傳

王未年固之從孫登進士第累遷中大夫知福州封文安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贈正議大夫子錡孫寧寅曾孫謙錡通判嘉  
興府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寧提舉廣東常平寅歷知宜連藤柳  
峽饒江七州謙知隆州凡用陰入官十餘人

許口相觀東都盛時義烏第進士自固始而從孫未年子孫累  
世登第歷官至今以儒行相承號為衣冠望族亦盛矣哉

宋樓嗣南傳

樓嗣南字鵬舉義烏人山太學生登進士第累官朝議大夫知  
吉州封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中奉大夫族孫大年從  
孫晏子固皆進士

宋楊昂傳

楊昂字漢卿義烏人登進士第終通直郎知分永縣孫忱中曾  
孫焯黠樵煥炳

忱中字德夫擢國子監丞累遷朝請大夫知蘄州著易原三卷  
其言欲觀八卦生而為六十四卦請玩先天圖欲觀八卦重而

全華實建傳

卷之八

四

為六十四卦則繫詞說卦之所言康節之極數知來其妙在于  
加一倍法

焯累官中奉大夫知南雄州贈通議大夫黠樵煥炳仕不顯

與焯俱以文名于時焯子璠所學尤博自號芥軒以陰補官累  
遷奉直大夫知平慶府贈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許口相觀南後義烏之進士以嗣南為首族屬相繼亦以  
進士起家學有自稱著稱累世其見于先達題名者十有三人  
亦當時吾郡之望宗矣

宋錢適傳

錢遵守德循清江人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遷殿中侍中  
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適則願  
臣乃改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為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  
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閏八月進中  
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由是韓忠彥等  
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而陛下  
復于事為不順于是尚書右僕射蔡京等言請如紹聖詔行后  
由是復廢適豫又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冊為崇恩太后蔡  
京請取青唐適助成其議帝信元祐黨適以為多滯畧給事中

金華賢達傳

卷之八

劉達服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明年以樞密  
直學士知領昌府言者疏其罪罷除州循復領昌府制直學  
士徙宣州復為工部尚書舉馮加自代謂加為瑞勳忠為義  
源而加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紱封還之又  
奪待制久之遷故職以進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  
適逃奔蘭溪為賊所獲

子之庭橋之天下合于至公適在當時孰謂其不知此理耶其  
意蓋有所徇爾論者以是多譏焉

朱何敏中傳

何敏中字元功浦江人自少學易恐飲酒廢業終其身勿御由  
極禮甚洽每有疑相與論定之郡縣察其賢將以入行及遣  
適歸辭敏中素仁厚游太學時同舍生方位卒敏中嘗行棹持  
其柩歸降州寇起將壓境敏中攜家避山中比隣從者以百數  
近謂擁必來者衆相顧泣且死敏中出告其酋酋大呼曰此浦  
江何公也吾昔為尉所縛藉公一言而免是嘗有恩于我者不  
可害即命兵護出之

金華賢達傳

卷之八

六

宋朱有聞傳

朱有聞字子益浦江人幼苦為學悉通諸家書作文尚質實視  
富貴無所屈居相謙知其有守而多聞故一再以書連之止修  
報謝亦竟不行于群字穎叔中紹興四年進士第

贊曰敏中令盜感恩庶百人之死其行可見矣有聞不通謝謝  
豈非有守者乎若二人者其有勵于頽俗也夫

朱倪村傳

倪村字文卿浦江人曾祖展以質維于鄉初胡則奏其家丁

身錢崇寧間欲復算之屢持則備謁拜部使者訴其非使復泰  
免之祖子從多奇謝建炎初山賊作亂縣令問討子從為之籌  
畫使其子統民兵為前導賊皆敗走劫部有賞功輸至百人者  
縣令將斬以而子從急自令曰此輩豈皆賊哉不如勿殺使自  
新令悟而止也境帖然村豪舊不羈紹熙間草書數言陳征  
討大計又以天下山川險阻為輿地會元志復著鑑轍錄以陳  
國家禦侮用兵之失時人鮮有知村者獨陳亮敬焉淳熙中興  
知縣趙汝欽有隙鄉人樓益恭遂以豪俠中之徒家符州會故  
東歸村下書過日不成覽辨駁甚精論者服之其友吳克已字

金華賢達傳 卷之八 七

復之鶴塘人窮經博古著述甚多  
貧日人物記稱村以一布衣乃能赤心憂國吐其耿耿雖其書  
不能進其視實廷佐陳亮之書相去豈遠哉

宋學豐傳

學豐字仲至號樂齋武義人嘗從朱熹學聲實甚著以大學上  
舍擢高第教授漢陽軍累官知臨安縣改畏瞻左藏庫奉制李  
學士詩多至三千餘首有東平集二十七卷

朱王師古傳

王師古字唐卿金華人紹興甲戌進士嘗為南劍州教授州通

山道守守九江建堂于濂溪祠側知崇正學歷任州縣皆有治  
蹟除廣東提點刑獄卒有文集及資治通鑑集八十卷子謙之  
字吉甫登淳熙甲辰進士益之字行甫淳熙進士仕至大理司  
直著職源漢官摠錄

朱潘宗則傳

潘宗則金華人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晚得復州未上  
卒弟宗說仕為壽昌縣丞姪景珪仕至中散大夫權尚書刑部  
侍郎兼學令所刪修官臨安少尹景憲字叔度山大學登進士  
第克太平州教授致仕改承事郎景愈字叔昌登進士仕至安

金華賢達傳 卷之八 八

慶教授景憲子白牧字牧之慶元丙辰進士為福州教授歷官  
至常山縣令著記纂淵海

餘日豐從朱熹問學而擢高第其操行可知師古由進士歷官  
部邑政治有聲而諸子繼登科甲皆有著述可稱宗則宗說以  
儒學世家列任州縣而諸子及孫次第進士黃聲仕籍斯知著  
佛儒學之盛矣

宋喻良能傳

喻良能字叔高義烏人父葆光娶黃氏睦益起青溪婦翁以白  
金于五百兩屬葆光密藏之益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莫能全

所駕倅光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兩為謝倅光雖貧力辭不受人稱其長者黃氏脫替耳買書延師教其五子皆有成立後以長能貴累贈其父大中大夫黃氏令人長能與兄長倚同入太學又同年登進士第初補廣德尉三獲強盜應賞格辭不受累遷國子監主簿進忠義傳起戰國王蠲止五代孫晟通一百九十八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嘆禮侍臣曰喻良能質李正御書具名于屏間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詩奉祠而歸以詞奏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鄉人墓其名立石表其地曰

金華賢達傳

卷之八

九

郎官里所著有諸經講義香山集家歸編忠義傳從子不伐備

黃國節皆進士不伐甲科備官朝奉郎有盧隱集

冊

長編字季直太學生特科補新喻尉有杉山堂集樂府

宋何格傳

何格字茂恭義烏人父梁有才畧睦寇竊發詣軍獻策主帥楊世忠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恩州酒營卒謀為變密白

格有面往誅其元惡釋其誣誤上功轉承節郎神武後軍統制

劉光世辟主營本府機宜文字未踰月徑歸每謂人曰使吾二子文行有成勝吾推使節疏侯封也格與俱皆感勵而力學及同上春官格中選候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遂謝塢屋格載書至萬卷博覽而工于文初主未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請闕上萬言書進恢復二十策與朝論不合歸治園築亭奉母為樂俄先母死所著有兩湖集從孫器璽舉取進士終于廣昌丞善為古詩雅亦工詩有曲汀集

宋陳炳傳

陳炳字德先義烏人好古文務為奇語登進士第為太平縣主簿有易解岩堂雜稿

金華賢達傳

卷之八

十

竹曰龍川陳亮稱烏傷四君子及能于人較輒有思義能使入別去三日念之平釋其為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良獨遇人無銀錢貴賤皆與之盡其情文辭茂麗勝於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登臺而無厭何格曰本四海對能降意于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敏友費開闢而卒能以剛其意陳炳一世不足以為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勁勁雅要不可少噫是非知人之明而擇其文之精妙者其誰知是乎

宋唐什友傳

唐仲友字與政號說齋金華人父堯臣為侍御史以直言稱仕至龍圖閣朝散大夫仲友博涉群書登紹興進士第復主宏詞科累官知建康府上萬言書上納其言再轉知台州與利除害政聲燁然俄為同官高文虎所忌譖于提舉刑獄劾罷主官建寧武夷山冲道觀閉居授徒學者雲集至四百餘人復肆力經史以卒其業所著有六經解諸史精義群書新錄合三百餘卷文集四十卷見仲溫仲義皆紹興進士

食口相親潛溪集而知仲友被劾之詳然仲友既遭劾黜而得金華賢叢傳 卷之八

肆力于學著書立說以發其蘊故雖失于彼而能得于此百蓋亦多矣復何憾哉

宋徐無黨傳

徐無黨東康人從歐陽修游修稱其文日進如水湧而上出登皇祐二年進士第仕至郡博士註五代史行于世

宋范浚傳

范浚字茂明蘭溪人家世業儒祖父昆弟皆顯宦獨浚不嗜榮利閉門講學為志求道學者稱之曰香溪先生有文集朱熹表章其心箴補從子端守元卿乾淳中在館閣以文章名者與

潘默成游清介之操亦無異云

宋杜汝霖傳

杜汝霖字仁翁蘭溪人從胡瑗學至曾孫煥伯高旃仲高旌平高旌叔高旉幼高人稱金華五高旌其最也皆博學善古文旌登呂祖謙門精問道朱熹淳熙間旌兩以賢長方正薦未赴端平中入館閣五人皆有詩文行世

宋劉滂傳

劉滂字德寧武義人與梅執禮學于會稽號東梅西劉登大觀進士累官守建昌遇軍變死于難事間贈朝議大夫官其子右

金華賢叢傳 卷之八

孫從弟嘉成登政和進士累官通判楚州嘉成曾孫漢渙之孫仲實皆登進士仲實任常州觀察推官

宋韓庭芝傳

韓庭芝字德秀東平須城人建炎寓居武義遂為縣人以文學馳聲人稱為山堂先生登紹興進士第累官太平州錄事參軍隆興中贈太中大夫子湘登進士歷官直龍圖閣知廣州孫豐嶠嶠俱登進士曾孫八人俱授授郎官  
貧日無黨之文見稱歐陽浚之心箴表章朱子汝霖承胡瑗之學以淑諸孫汝霖庭芝累葉登第而學行有足稱焉

金華賢達傳卷之九

蒲陽義門鄭 柏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 璽一上氏訂梓

儒學

朱呂祖謙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金華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

金華賢達傳 卷之九

詞科湖南內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既太學博士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輪對勉孝宗謂其言恢復大事召試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揚示眾九淵入服其精鑿後以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而對言治道體統敷陳剴切遷著作郎以未疾請祠歸先是書屏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益委部職選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崇雅黜浮類為一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宗室秘

臨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駁駁之孝宗批行云節開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辭駁不得已草制尋主管中祿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修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辨說闢絕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龍澤書院在金華城中祖謙既沒郡人卽而祠之子延年贊曰祖謙得中原文獻之傳以關洛為宗師而學友于張栻朱熹故能研究精微深造聖賢之域宏綱目之原東引仰發文之墟然稱文獻之邦其有功于吾郡者多矣一則其緒論者或位登台輔或表忠效節或臨事而義勇學法在民德沾海宇又何其宏遠也哉吾黨之士幸生斯郡沾其殘膏賸馥其不可知所自云

金華賢達傳 卷之九

宋徐僑傳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從學于呂祖謙門人葉邦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教名僑人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



刑獄以忤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為行簡代為請嗣廷不受麻紹定初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秘書少監

太常少卿趙入觀手疏教千古皆感憤謂切帝德論之預見其

衣履垢弊慨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備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帝曰朕何為貧備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感權幸用事將帥

非才早輕相仍益驕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于橫歛軍

怨于楛克羣臣套交而天子孤立國勢貼危而陛下不悟臣不

貧陛下乃貧耳又言文淵閣宦表裏用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

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徹羣臣以朋黨為之

金華賢達傳 卷之九

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備金帛甚厚倫固辭不受待講

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茲嘗請從祀周敦頤程頤張

載休嘉以趙汝愚伯食寧宗帝皆如其請全使至備以無國書

宜節之下外如叙向辭節中首承相意力丐休致帝諭留甚

勸遷工部侍郎益堅遂命以內祠侍養遇事盡言以疾申前

請乃以寶議待制奉制卒諡文清

贊曰史稱備之清修苦節惜不至乎大用豈知備有哉君子之

求夫言之聽而道之得行耳矣較其爵位之崇卑乎備

言感悟更革弊政煥然一新至于不受進言之貴固辭侍

印之命亦可觀其去就之正矣又烏可以思得思失之人同日而語哉

宋何基傳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莫為臨川縣丞而貴幹適知其縣伯

莫命二子執弟子禮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有獲

基婉惕受命得開淵源之懿學成校徒來學者眾嘗謂學者立

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沈潛玩索

吟哦諷咏使人感發方謂有功謂以洪範泰之大易其言有不

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變與古沈潛細

金華賢達傳 卷之九

深得其根源乃可漸觀及象其淳固篤實雖特奉于嘉然就其

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下第有文集三十卷部寺趙汝騰延

聘辭不就復薦于朝又率名從官列薦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

為婺州學教授力辭成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政事

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奉于家國于祭酒楊文仲請于朝

諡文定所著大學中庸大傳易啟蒙通書近思錄皆有發揮

贊曰基之學得手紫陽淵源之懿雖師傳有自亦天分之高也

而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謂讀詩必

至感發讀易必得其根源斯又知其進學之功矣

不覺夫

宋王栢傳

王栢字會之金華人父師愈父潮皆從朱熹呂祖謙遊潮授  
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布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  
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  
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亟更以稱齊往從何基游其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稱齋箴  
勉之栢夙興見廟治家嚴飭恤孤賑族開之汲為之歛且葬焉  
既而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鄉之者德皆執弟子禮栢

金華賢達傳

卷之九

五

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  
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見遠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  
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  
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罔之數  
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  
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  
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向  
去野有死麕野有死麕之詩又作春秋發憤又曰大學致知  
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切

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多類此及卒  
整衣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所  
著書皆發明經傳篇目不一詳見史傳

贊曰聖人之言信乎有益于人矣然能悟之則為聖為賢而不  
知悟者皆多矣栢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感悟乘其他  
慕而趨乎聖賢之城勇于求道以至大賢之歸不亦豪傑之士  
哉而其著述之富議論之正開導後學誠有益云

宋傅芷傳

傅芷字升可義烏人博通諸經尤長于詩登第雷次弋陽對諸

金華賢達傳

卷之九

六

生為結廬于龍門山奉而學焉郡守趙汝騰薦于朝以有官不  
召未到官而卒

宋傅寅傳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博涉羣書窮究根穴訂其偽謬號曰群書  
百攷唐仲友見而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膺分陝之說諸門  
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胸中矣呂大愚聞其為貢闈攷曰可  
謂集諸家之大成矣學者因所居尊之曰杏溪先生  
已上二人當自一贊疑有脫簡

宋時淵傳

時淵字子淵蘭溪人祖汝功字德茂父鑑淵師呂祖謙淳熙辛

丑進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祖謙輯書說自秦晉漢唐諸未

畢而卒淵補完之見所自為序有南堂集若干卷季子少章字

天葵山鄉貢入太學登寶祐進士第天才絕出則極群書出進

水縣主簿三轉擢史館檢討以諫職勅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

記卒所著易詩書論語孟子大義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贊說

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千篇摛名所性集鑄字壽卿淵之仲父

與呂祖謙同舉進士為國學監庫官兄應字子雲父錫厚厚尉

溪師呂祖謙著尚書周官餘論未成編年九私諡曰夷介先

金華賢達傳 卷之九 七

進士克浙江幹辦公事

生弟淇字叔瞻紹興庚戌進士次弟澗字仲淵由太學中嘉泰

貸日時氏之學得之呂祖謙而繼登進士雖仕不大顯其著述

之富為時論所推若少章又所謂傑出諸將者矣

宋王象之傳

王象之東陽人普輿地紀勝若干卷

宋馬之純傳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登陸興元年進士第初為嚴州比駁務

終于沅俸愛知張枋潛心經籍學者受業嘗以大任期弟子喬

行簡卒如其言著尚書中庸論語說周禮有陸釋類編春秋左

傳有紀事編年詩文若干卷號茂陵先生縣為立思賢坊以尊

慕之

宋夏明誠傳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作八詠樓序

宋潘堉傳

潘堉金華人嘗為處州教授因蜀人所編朱子語類中論語補

其未備者為論語語類號齊軒

宋孫道子傳

金華賢達傳 卷之九 八

孫道子一名德之東陽人自號東白博學善文舉進士仕至秘

書監丞有續大事記及文集

宋葉由庚傳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從徐僑游與何基王柏往來尤密嘗謂

古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末之能行惟恐有聞若乃

為言語文字纏蔽奪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

日也人以為名言稱為通壽先生

宋王偁傳

王偁字剛仲號栗齋王栢從子受業于栢有詩若干卷

我曰心純愛知張栻遂潛心經學由庚從徐倫能明知行並進之說皆可謂好學之君子若象之之著輿地紀勝明誠之作八詠樓序舞之補語類遺子之續大事記俱能著其學術之功而備以相之從子又受業何基其學行可知矣

宋施郁傳

施郁字景文義烏人由太學內舍登官第官國子博士從子甫一字與之咸淳龍飛榜第六人官太學博士與石一鰲同時並以文學教授從游者以百數名人科士多出其門

貨曰郁與從子甫一俱中魏科歷官博士從游者至數百人斯

金華賢達傳 卷之九

可知其學行之高矣

宋陳大猷傳

陳大猷東陽人舉進士著書集傳用朱子釋經法呂子讀詩記例采輯併書附以己意山從仕郎兩浙轉運使准備差遣除六

部架閣宋李其說盛行

贊曰大猷以進士舉雖仕不大顯而著述甚富能使人皆行其

說斯下為空言矣

宋方鳳傳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江人八世祖資字逢原中嘉祐八年

進士第歷官知真州未上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生楊遠字遐舉以文章名中元祐三年進士以吏部侍郎出為河北轉運使歿贈大中大夫鳳嘗以箴于陳宜中不能用後得薦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肆游金陵東甌間發為詩歌至三千餘篇曰存雅堂集性不喜佛老讀唐傳奕傳壯其為人據交後關異教數十事以儼高適篇曰正人心誓于精亦工于詩

宋吳思齊傳

吳思齊字子善其先居處州大父婿永康陳氏遂為永康人思齊受學外祖陳亮用父蔭補官再嘉興丞數以書于宋臣用事

金華賢達傳 卷之九

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賈文及翁頑愚爭不力猶不爭

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為要以直遂其志後與閩人謝翱補陽方鳳友善相與放游山水間探幽發竒以泄其腸旅感憤之意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晚得寒疾耳聾自號全歸子遂以名集

贊曰相居浦陽聞諸長老語及方鳳吳思齊事未嘗不歛衽起

敬及觀其所著多忠憤激切危苦悲傷是蓋有諸內必形諸外

者矣二人者豈非古所謂氣節不群之士也哉

宋黃景岳傳

黃景昂字清遠一字明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翱游明通  
經傳尤篤意書春秋作春秋聚傳蔡氏書傳正誤謂古人論詩  
主于辨今人論詩主于辭藻則動合律呂可以破之金石管絃  
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  
古詩攷景昂善詩論著述甚多自號田居子楚田間古詞辭九  
章歌之其事親率親澆長流至終喪

贊曰人物記述浦江立言之士名不著者三人宋元祐間有朱  
佺者師黃山薛大觀得平陽孫復春秋之學著春秋群疑辨宋  
季有蔡慶宗先遺者以風補官至武進丞著春秋集解有陳訥

金華賢達傳

卷之九

三

升之者通周易得先儒未發之秘亦著河圖易象本義今皆散  
佚無存至于景昂所著亦亡其辭可慨也夫

朱許直可傳

許直可字仲堅東陽人入太學登紹興五年進士第克台州學  
教授遷建康教官以卒官止奉議郎人士惜之為詩平雅有一  
唱三嘆之音子中應字成父入太學魁舍選登淳熙進士第官  
終奉議郎光州定城令其操履純正講授弟子鄉里模範孫彥  
知守德謙登嘉定四年進士第卒于湖州石門令

宋曹冠傳

冠字宗臣東陽入入太學泰會諸孫師事之登紹興進士  
第唱第二人擢太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檜浚坐累孝宗時  
得旨再赴殿試又中乾道五年進士乙科累遷知鄆州抗章告  
老轉朝奉大夫賜金紫致仕有經進十論萬言書撰復極畧時  
政救弊裕民政要補正忠言帝範十贊雙溪集忠誠書集于輔  
以恩補官終承直郎紹興觀察推官孫儼補文林郎終泉州司  
理參軍

朱趙彥和傳

趙彥和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精春秋左氏作發微一百

金華賢達傳

卷之九

三

篇以二上嘉之特循一查旋借和州觀察使金吾衛上將軍克  
接律以四事訖按房被問答一編上之轉一官書與元年登龍  
飛進士中科應官義郎累遷借州通判以卒有詩數百篇名征  
西隨筆于滄天尤工于詩號南坡居士春時孫自軍恩入仕曾  
孫若暉登寶祐元年進士第

宋陳檠傳

陳檠字斯士東陽人從呂祖謙游經術淹貫文章爾雅登淳熙  
八年進士第累官國子博士三轉守著作郎檠隨朝獻壽會  
是議將改除參議官遂自祠以歸檠恬靜自守不汲汲于進

取有文集二十卷子行可沿海制司幹官

宋徐次鐸傳

徐次鐸字文伯一字伯友東陽人登紹熙進士第又試宏詞科仕至三衢倅倣周禮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摠三百卷號徐氏唐書又以唐書糾謬詎外作釋糾辯總十卷嘗尉山陰作復濫調議入以為確論子商霖仕終遂安宰

朱何浚傳

何浚字履常東陽人嘉定三年車駕臨雍上舍釋褐分教武岡累遷秘書郎以浚淡好學恬靜官多建明所著有武牧錄武林

金華賈進傳 卷之九

錄于熟以恩入仕登端平進士第從父川字一叟淳熙進士以

文章稱于鄉

貴曰直可三世進士次鐸兩中科名輒之淹貫經術彥祖之發微春秋淡之恬靜好學皆極一時之選惜仕不稱才僅止郎倅由其著書多不布作進所謂守道而安命者已而勉以博聞廣識坐累未嘗為時論所黜至其恢復秘畧補正忠言及他著述又可見其學術矣

宋戚如愚傳

戚如愚字少白金華人從呂祖謙游登紹興進士第授鄞縣

授累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為諫官與使費放確然不辭出知

泉州政蹟大著甫受代而學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

宋邵內傳

邵內字萬宗蘭溪人淳熙八年登第授柳州教授改潭州朱熹方帥湖南薦其學行晚歲出楚州奉歸家名其堂曰今是著禮記解讀易管見今是堂漢

宋章如愚傳

章如愚字後卿號山堂金華人慶元中登第仕至朝奉郎國子博士所著有山堂考索

金華賈進傳 卷之九

宋楊與立傳

楊與立字子權蘭溪人歷官至奉議郎知遂昌縣其學以虛之門學者多宗之輯朱子語畧二十卷

宋應鏞傳

應鏞字子和蘭溪人登博學宏辭科官至太常寺簿開州知府有書約義禮記纂義

宋張森傳

張森字餘之浦江人以明經補太學生授潭州儒學教授後解官歸所著有靜軒詩集子恕慶元儒學教授

積日少自愛學呂祖謙而著于珠璣以明經而父子典教因  
鋪與立後卿皆有著作以發其蘊足以表見于世云

金華賢達傳卷之九終

金華賢達傳

卷之九

未

金華賢達傳卷之十

浦陽義門鄭 栢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 暨一上氏訂梓

儒學

元金履祥傳

金履祥字吉甫蘭溪人從曾祖景文以孝行著稱名聞于朝為  
政所居鄉曰純孝鄉履祥聞涉群書師事王栢後登何基之門  
栢告以先儒之言若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

一

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基又告以理欲之分  
別當自今始自是造詣益邃時朱之國事已不可為憂之師  
日意因進卒制梟虛之策莫能聽用德祐初以直學士郎史館編  
校起之辭弗就屏居金華山中迺尋後學詩以自樂而尤篤于  
分義故人于坐事毋子分亂為錄履祥領皆借賜卒顯以還基  
節之喪率同門士以義制服而明師弟子之禮嘗謂司馬光資  
治通鑑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  
終于聖人乃著通鑑前編二十卷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  
道其微言懿行宜復王所當法職國申商之所其苛法亂政亦

後王所常戒則其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四書疏義考證又合二十卷所居仁山學者稱為仁山先生元統初國子博士吳師道移書學官祠慶祥于學至正中諡文安 此贊苑閣

元許謙傳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父航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謙生數歲而孤始能言世母陶氏日授素經誦語入耳輒不忘稍長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醢所加則酸鹹頓異于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耶謙聞之惕然於教年盡得其所傳之奧讀四書有叢說二十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

二

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賢之心具于朱子四書簡其辭約意廣讀者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以補先儒之未備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觀史有治忽幾微文有自省編他如九流百家老釋之書亦洞究其蘊所為詩文非扶策經義綱維世教本管輅筆之於書臨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翁然從之吳越荆揚南冀齊魯不憚遐遠皆及門受業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才分討論講習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嘗以白雲山人自號學者稱為白雲先生朝廷賜諡文懿行有詩于朝廷四賢祠與何其正相

金履祥同列于學官長子元宇存仁以文

官官遷國子博士未幾起拜

次子亨宇存禮洪武初薦授北平府教授

刻意工詩有陶淵思致曰枵散集以徐阜謙累而死君子

哀之

贊曰吾郡自何基王栢履祥傳朱熹之緒當時猶未大顯至謙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謂謙為熹之世嫡云

元胡長孺傳

胡長孺字派仲永康人曾祖泉欽州司法參軍脫家產得贖贖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

三

急施人以鄭莊稱之祖嚴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時遷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全活數十萬人居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有稱于時長孺性聰敏九經諸史下逮百氏靡不通貫咸淳中詮試第一授興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俄兼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等號南中八士後轉福建州倅會宋亡歸隱至元中應求賢詔擢集賢修撰再轉建昌攝錄事程文海方貴顯其外門優官道長孺命撤之至大元年轉台州寧海縣主簿尋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鹽場司丞

意杭之虎林山晚得喘疾正衣冠坐逝所著書有元定編



南昌集顏樂齋從兄之綱之純皆以文學馳名之綱字仍仲  
嘗被謫其辨音字直之說自書獨造其妙之純字穆仲咸淳  
進士文尤明潔人稱為三胡云

於日史稱長孺師余學古上承朱熹之學淵源既正爾後自得  
故其為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以誘引後學為辭章有  
轉輒而發為功業其後鄉閭取士屢司文衡甚實賤華文風為  
之一變而其祖父皆以文名何胡氏之多賢也哉

元柳貫傳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父會平時舉罷成淳三年右科進士第為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

四

高郵令朱季城賣山民仍亂火余所居邑令欲捕斬之金白令  
戰其渠餘悉縱不問舉感全避寧慮遠之賢自幼好學六經自  
試其教外書靡所不通愛經千金履祥必欲見請躬行學文于  
方以吳思齊為文沈鬱存容渾厚用察舉為江山儒學教  
諭累遷國子博士轉太常博士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  
廟眾莫敢贊贊然却之有神降于洛長史上官乞加封號以  
言神奸政民宜下所司禁之禮部如其言泰定三年擢單江西  
等處儒學與學延師士風大振至正元年召為翰林侍制兼國  
史院編修官到官僅七月以疾卒所著有文集四十卷雜著

古文二十五卷云

替曰人物記云貫躬履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  
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生平以進進人材為已任  
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斯所謂得夫性理之學而見諸  
躬行者歟

元吳師道傳

吳師道字正傳蘭溪人博涉群書弱冠詣西山遺書翻然有志  
子為已之學特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于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  
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

五

縣丞調寧國路錄事會成大旱師道勸開右出粟賑之又言于  
部使者轉聞于朝賑以粟鈔山是存活者三萬餘人遷池州建  
德縣令豪民侵佔學田師道按其圖籍悉令歸學建德非茶區  
民苦茶稅師道自上減之民困以難臺省重臣薦于朝召為  
國子助教

贊曰宋太史景濂稱吳師道得許氏理一分殊之旨故其治本  
于道施其緒餘于郡邑餘屬足濟生民使假之高位而獲大行

被其潤澤者夫豈少哉若師道者可謂能行其所學矣

元張樞傳

張樞字子長金華人幼聰慧外家潘氏讀書教萬卷樞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有扣之者隨事以對歷歷如指諸掌其為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道教尤長于敘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以魏吳載記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置宣文閣至正初右丞相脫脫監修遼金宋三史樞樞本府長史力辭不拜復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名樞復避不就使者強之行至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

六

杭州同辭而歸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蔽帝編若下卷

贊曰黃潛撰樞墓表序其家世云樞曾祖日新仕宋承節郎祖友諒迪功郎父觀元元初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改調紹興路平淮行用庫大使以母老不赴遂家食弗仕號屏岩先生樞之學皆受教于其父云

元胡助傳

胡助字履信一字古愚東陽人曾祖居仁從呂祖謙學祖中隱居行義鄉稱善士父祐之宋鄉貢進士用薦者授迪功郎

史館員錄院主贊文字以助貴贈承事節秘書監秘書郎助刻

志為學悉究經史有氏大旨年踰三十郡舉茂才行中書授建

康路儒學錄兼大學齋訓導吳徵過金陵見助請文大加稱賞

由是名振一時累遷温州路儒學教授用薦改翰林國史院編

修官至順初從虞集分院清暑上京再轉國史編修在京二十

餘年所著有純白齋稿三十卷白為傳

贊曰助承家傳呂祖謙之學卒成名儒觀其自傳亦有勵于後

學云

元黃潛傳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

七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母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幼俊異明經著文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累遷國子博士改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上納祿侍親之請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仍兼前職累階中奉大夫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為前官久之得謝而歸七年卒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

文獻所著書有文集三十卷筆記

潛天姿介特在州縣惟以清白為治在朝廷不登權勢之

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博極群書而約之至精制析疑難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嚴謹振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學者尊師之

元吳萊傳

吳萊字立夫直方之子也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過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朗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爲神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著書授徒有文集六十卷雜著書共一百七十卷皆以御史薦調長蘅書院山長未上卒

金華寶蓮傳

卷之十

入

贊曰萊嘗主柏家示諸父作文之法有篇聯欲其脉絡貫通有段聯欲其奇偶迭生有句聯欲其長短合節有字聯欲其賓主對待作賦有音法欲其偈和閤闔有韻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欲其呼吸相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要皆不越生承運而已然字有不齊體亦不一隨其類而附之不使玉璫與瓦缶並陳斯爲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又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目之間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住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噫有志爲學者乎是求之其有益已

元陳樵傳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祖嘉仕元階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樵石一簣與聞考亭之學樵幼學于家庭受經于李而于書無不讀窮經群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爲文務出警策不蹈襲古人遺轍嘗言爲文舍六籍弗講而事文辭綺語何哉所著文有鹿皮子集飛霞觀藝及他著書合數百卷性至孝父病風牽晝夜扶持歲久益勤後患痰疾氣弱不能吐樵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母歿歲久見其遺衣輒奉之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不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于貨猶懲將梁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歉粥粟賑閭里自取來年以續其食年八十六簡然而逝

金華寶蓮傳

卷之十

九

元陳堯道傳

陳堯道字景傳義烏人父希樸以文學爲後進師堯道好學不羈浮游物表以能詩知名弟舜道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海已而厚物縉紳稱之謂可比古之獨行君子云

贊曰黃潛跋堯道遺文謂其依隱玩世而寓意于文辭至于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其有合于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嗚呼堯道斯可以為不朽矣

元王炎澤傳

王炎澤字威仲義烏人嘗從徐僑門人考亭之學治舉子業宋亡無意仕進益探聖賢微旨講道授徒久之部使者薦為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士以善教稱已而棄官歸隱于家學者尊為南稜先生炎澤待人一一本于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講說務推明大義不事支離穿鑿為文簡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

質而主于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以麻屨為工有南稜葉二十卷二子良玉常山幼論良狀義烏訓導

元葉謙翁傳

葉謙翁字審言金華人曾祖邦受業昌祖謙仕宋為大冶縣主簿以其學校徐僑父家以家學教授鄉里仕元卒官將仕佐郎高溪儒學教授謙翁于書無不讀得家傳之緒卓然自立一時諸老儒皆樂與為友山教百累遷婺州路司獄階將仕郎以老請謝事授承務郎温州路司知瑞安州事故仕命下以疾不起謙翁事親孝治家有法所居齋曰四勿自號曲全詩文和易平

實有四勿齋曲全集

元石一齋傳

石一齋字晉卿義烏人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少從王世傑得徐僑之端緒蘊奧學茂而聲遠從學數百人多取高第晚年而思于易著互言總論十卷

贊曰炎澤謙翁一齋俱承徐僑傳朱子之學或仕或隱名著鄉郡黃潛親淑三家餘論而以道德文章振耀當時所謂百出于藍而青于藍者而炎澤之孫禕承潛之學名亞于師而禕之子紳紳之子餘引而勿替君子之德亦遠乎哉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

元劉應龜傳

劉應龜字元益人落落多大志宋咸淳間勝馬丞相高其材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甚久之當其解厚解納德祐失國退隱南山之南人稱爲山南先生部使者強起主教鄉邑功以疾卒所著有夢稿痴稿雨留稿贊曰黃潛述應龜學本經濟而以簡易制行讀書務識義趣為文雄肆俊拔一出于己不趨世好而世亦莫之有好焉

元聞夢吉傳

聞夢吉字應之金華人父說老號桂山翁從王招受經以授夢

吉父子自為師友夢吉手抄七經傳疏深究義理閉戶十年悉通奧旨學者爭趨之泰定中取鄉貢用薦者為校官累官泉州教授至正戊戌調慶元總管府知事

贊曰王偉撰夢吉墓文稱其立誠以致乎本推善以及乎人表裡融通終始純一所謂有德之君子聞者無異論云

元賦仲威傳

賦仲威永康人高祖如琥與從兄如圭如玉並受業呂祖謙皆舉進士如琥歷官朔奉郎知袁州軍州事曾祖宋祥以蔭補官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祖紹隱居養親人稱為貞孝先生父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

十一

象祖信州道一書院山長仲威從詩謙問道潛心性理之說旁通諸子百氏上教呂氏師法嚴謹學者敬懼之稱其書室曰朝陽人尊之為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等書

贊曰仲威承家學之傳而進之以詩謙考亭之緒研究覃思心融神會以淑諸人自行于家可謂好學之君子而能世其家者矣豈必傳其襲組而後可稱哉

元朱震亨傳

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豪邁俠負聞許謙承考亭之緒即振衣至門執弟子禮謙為開明聖賢大有震亨心領神悟抑去疎濛

于粹美而欲見之實嚴嘗戲謂本利喟然嘆曰修齊政治皆一理耳苟能推一末之政以逮鄉閭寧非仕乎乃建祠奉祭講行朱子家禮屏釋老之誕罷禳神之祀持公平以服眾心

辨紛難以安閭里人多德之俄母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而不知醫或致之庸夫寧無失乎于是參究醫學博求名師得羅知悌之傳治症多獲奇効蓋聰明敏精所學必過乎人嘗著朱論格致餘論風水問答他如醫家發明甚多學者因其所居稱丹溪先生國朝有戴原禮周觀道

戴原禮浦江人精究震亨醫學之有名聞于朝召除太醫院御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

十一

醫治症多取奇効能遇殊難症陞院使以年老致仕

周觀道字景暹金華人醫學與原禮伯仲間而事母盡孝人稱為全孝先生水樂勿以醫學薦授府良醫正王聞其孝行待以殊禮著江南孝義家賜之人以為榮

贊曰震亨聞許謙之言超然領悟承任俠之習趨聖賢之徒不亦豪傑之士哉觀其齊家以禮鄉黨敬服屏斥道釋能黜淫詞又豈非見諸實踐者與然醫學蓋其餘事耳而因親以及人又何其博施已乎

元鄭壽傳

鄧詩字仲舒浦江人父鑑字景明性夷澹吟味終日忘倦有薦為江山儒學教諭不赴以仲舒貴贈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詩文有正齋集仲舒受業柳貫吳萊以文翰知名用薦者為經筵檢討每進講天子為之首肯惟祭牲官三轉陞太常博士階奉議大夫論張士誠不當賜諡時宰怒被黜退居撰著有葯房集若干卷子抄

楊字叔車為詞章運筆立就父宦冀北以國破存亡莫測叔車艱關往行道金陵艤舟江游時父適至思病頗重見子喜甚其病隨愈緒紳稱其孝感為詩美之

元鄭沐傳

鄭沐字仲潛浦江人父鉉字彥貞喜施與每躬攜簞食分餽餓夫以仲潛貴封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仲潛受業宋太史以文章知名從兄仲幾游燕京亦用脫脫延致胃子榮太傅府掾史從征高郵平六合轉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決獄平反為多後棄官養親所著有軒渠家儀等書  
贊曰伯父仲舒仲潛天分過人而師傳有自其文章德業垂諸簡冊博諸縉紳斯可傳于未久矣後學之士其有足徵焉

元呂溥傳

呂溥字公甫永康人從許謙學講究經史悉領其要為文馳騁雄暢詩動蕩激烈治家以禮冠婚喪祭一遵宋子所著有大學疑問史論竹溪詩文若干卷弟洙  
洙字宗魯師事許謙執經問難多先儒所未發同門之士服其精敏方肆力為文俄以疾卒所著有太極圖說大學辯疑贊曰溥洙俱師許謙之學施于家而見諸論者宋太史又銘其墓而表章之斯足為不朽矣

元張衍傳

張衍字朝佐金華人延祐間為湖學正以正道開示學者為士林所推自號願齋後以慶元路儒學教授致仕子圭善承家學至元間為衢州路儒學教授號木齋

元于石傳  
于石字介翁蘭溪人從王定菴游接問考亭之緒為文確有根據後一意為詩豪健奇崛有詩七卷

元陳藻傳  
陳藻字仲飭永康人經明行修文辭典雅有華溪賦見縣志

元胡仲勉傳  
胡仲勉永康人澄貫經傳學者尊之所著有石屏集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

南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十五

元趙良恭傳

趙良恭字敬德蘭溪人受業吳師道建聚星樓延接名士親炙  
言論所學日進宋太史為序其文傳稱縉紳云

元童良仲傳

童良仲蘭溪人善集虞世南書由進士授通州同知湖河開路  
治中元亡退歸田里

元陳公舉傳

陳公舉字正臣浦江人善屬文與兄公觀日與方鳳吳思齊為  
文字交至元末任本縣儒學教諭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與趙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

十一

孟頫為同僚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甫兩月卒

公觀月泉書院山長公舉子昌言亦能文本縣儒學教諭

後日恭自受于教授一州石潔仲迨良恭為山長公舉父子

兄弟亦能止游官未遂顯達良仲雖獲佐瑯州郡遭時多艱而

國事去矣亦命矣夫

金華賢達傳卷之十終

金華賢達傳卷之十一

浦陽義門鄭 稱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 暨一上氏訂梓

儒學

明葉儀傳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業於許謙謙語之曰學者必以正性人  
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  
別義利為處事之制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徒講學士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爭赴之謂弟子曰理賢言行其於六經四書其微旨與義近世

先儒之說備矣學者由其言以求其心不可堅執己意而妄有

是非洒泳從容久自得之王師下金華召儀為諒議以老疾辭

隱居養親所著書曰南陽雜錄及他著述

贊曰吳沈揆儀某文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

不變誠哉是言已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者其儀之謂乎

明范祖幹傳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少從許謙受學悉能得其旨趣謙嘗語  
人口祖幹真有志之士吾之學得其傳矣祖幹以誠意為上而

嚴之以慎獨持守之功誘引學者奉其切惟恐其不入於善  
嘗有薦為西湖書院山長領職未逾月以養親辭歸奉行其篤  
郡守嘉之表其所居之地為純孝坊學者因稱曰純孝先生所  
著詩文及他書述合若干卷

贊曰祖幹誠所謂質行之君子也已造履真誠奉行純篤深有  
得於仙獨持守之功者觀其所著述亦有德之言夫

明宋濂傳

宋濂字景濂世居金華之潛溪至景濂始遷浦江之青蘿山祖  
德政贈太常少卿父文昭贈禮部尚書妣陳氏贈淑人娠七月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十一

而生少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嘗從聞人夢吉受春秋經從柳貫  
黃潛吳萊學古文辭年二十五明道著書為門弟子之東明山  
名震朝野元至正中有薦為翰林編修辭不赴國朝定陶金陵  
遣使奉書幣聘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高授皇太子經筵起居  
注總修元史陞翰林學士議封功臣勳爵遷國子司業三轉為  
翰林侍講學士總修大明日曆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累太子贊善大夫龍遇隆渥渥沃弘多既而念  
其開國文臣之首侍從十有九年制度典章燦然大備功為不  
少詔以年老致政還家官其次子璉為中書舍人長孫慎為庶

禮司序班推榮二代家居三年以慎坐法舉家謫茂州至濂門  
得疾不食者三旬書觀化帖端坐而逝時洪武辛酉年七十有  
二景濂傳極羣書孜孜聖學道德文章師表當世敷昭皇猷贊  
翊治化名邇震宇文傳外夷而循循然謙抑下士接引後進所  
著有潛溪集翰苑集芝園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合一  
百四十餘卷子璉字仲珩以書法擅名當世朝野稱之

贊曰楷嘗受經蘿山親炙言論所益多矣匪惟言論而又示之  
文辭何其幸與故觀其文原則知為文必在養氣而以六籍為  
本孟子為宗次之韓子歐陽子噫世之論文無以加於是矣至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三

其自題畫像則云吾心與天地同大吾身與理賢同貴奈之何  
唯於曲學苟乎文藝亡其真寶之歸潛此浮華之麗又云用彼  
知為進學之方藉持敬為涵養之地由是觀之其自期待為何  
如哉舍是而求其所學於文字之間亦未矣

明胡翰傳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曾祖漢學行聞於鄉號南崗處士父英仕  
元為太平路總管府照磨蒞政有蹟翰幼聰庸甫七歲拾道中  
遺鏹候遺者至而還之幼受業於吳師道繼學文於吳萊執經  
於許謙國朝初以賢才起翰赴京會有以金華民精田出兵者



翰為言民懦不習軍旅詔罷之授衢州教授俄奉旨纂修元書成辭歸卜居長山之陽學者稱為長山先生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

許曰吳沈誌翰墓文稱其稟高明卓絕之資為精緻宏博之學得於心而證於人精於今而質於古為文簡潔清峻然寡於應酬慎於許可故得其文者或解信哉言歎

明戴良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師事柳貫以文章知名元季之間嘗出為世用遭時多故泛舟江海聯迹四明山中以詩文自寓久之為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四

恣家舉黜憂憤而卒所著有春秋經傳攷九靈集

贊曰良博學工文而有志事功然進非其所以至汙沉江湖隱約潛跡奈何畏影而行日中危困以死君子舉措可不慎與

明吳沆傳

吳沆字滂伯南溪人師道之子以家學自振文名於時洪武中朝廷登進七儒特召為翰林待制未幾陞文華殿大學士遂以文章擅名朝野久之因事旨法死於獄

明童黃傳

童黃字中州金華人文詞與沆齊名洪武初用薦者謂調金華

孫除湖州教授還北平府教諭坐罪而卒

贊曰吳沆老成宿學遭際於碩儒淪沒之時秉筆詞垣擅名朝野可謂儒臣之榮矣俄而以罪見誅童黃德豐學富僅得教授州郡未及有為而陷身於法何斯文之不幸也夫

明朱廉傳

朱廉字伯清義烏人曾祖初從徐僑上承朱熹之緒精究理學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祖叔贛承家傳之懿見之為政歷官同知黃岩浮梁二州事以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號遊山父同字性與幼承家學復從許謙講授研究與旨嘗應辟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五

為兩淮屯府幕屬未數月解職歸隱以所居曰裕軒遂以為號伯清少讀父書刻苦厲志淹貫經傳悉領要義既而學文於黃潛遂以文章知名國初應召纂修元史聖朝日曆罷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授經楚府遂陞長史久之兩耳病聾遂致仕而歸窮經講論探研聖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清議名曰聖學纂言其為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于棟字子建強記過人亦以文章知名朱...為授國子助教以疾卒於官籍紳惜之贊曰伯清從伯清問學山本及末明白詳盡使人心開目朗義理昭然而其薰陶涵育如春風和氣之襲人非夫德克尊粹者

其能然乎而宋太史序其理學纂言謂能繼朱熹之志稱為秀子噫是非伯清學之克備其何以當之哉

明蘇伯衡傳

蘇伯衡字季仲金華人高祖嘉顯謀關待制知撫州曾祖圭兩淮運幹祖鎮淮安縣主簿父藝試東福安憲府歷授蕭山縣尹發常平以賑民粟擄賊首以平處寇時除行省左右司都事不赴隱居讀書以粟齋自號伯衡資敏範倫過目成誦少習家業中歲肆力古文國初召為國學錄纂修元史陞國史院編修官以贖歸久之復被召授處州教授以表箋忤旨而卒有文集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六

費曰宋太史序伯衡文謂其精博而不相濫救腹而不詩為言哉論矣然伯衡以絕倫之姿棄科場之業刻意古文而伯衡者儒間自成一家言可謂世稱少公之學矣惜乎不大有為而身罹刑戮君子蓋哀之

明楊希傳

楊希字仲彰其先居義烏父德潤始遷東陽希力學穎悟從陳撫游文辭曲雅自號鶴岩先生所著有百一尋蒙

明金信傳

金信字仲孚金華人穎悟工詩從楊維禎游往來吳越間詩聲遂著部使者以茂才舉不應歸隱金華之優游洞以詩自怡學者稱爲慢吟先生有春草軒集傳世子諱亦工於詩從叔鉉字原昇亦以能詩稱

明李暉傳

李暉字宗表其先汴人洪武初薦授國子助教罷歸假館詠康因而附籍長於歌詩有草閣集行於世

特曰栢過東陽求帶遺稿無從可徵爲之咨嗟嘆息嗚世之爲文其散亡磨滅者豈獨帶哉信暉所爲詩甚多其幸存者惟春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七

草軒集草閣集耳餘亦無傳焉

明何壽朋傳

何壽朋字德齡金華人受業於葉德壽守道未嘗妄干於人士論高之以歸全自號隱居教授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不受以所居宅易地以葬焉

明汪與立傳

汪與立字斯道金華人受業於范祖幹與壽朋德行相侔而文學稍優議論亦差勝嘗謂學者視古人爲不足無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洪武中嘗爲本府儒學訓導

明汪仲壽傳

汪仲壽字仲山金華人善記覽經史百家靡不窮究尤耽性理之說號靜齋所著有靜齋稿

明張端臣傳

張端臣字正卿浦江人治書易禮三經洪武初薦授本縣教諭從子述祖應賢良舉洪武中除保定府易州知州

明滕浩傳

滕浩字至剛金華人洪武中以詩經舉為郡學訓導義烏王紳薦之獨府召為校文賜詩以還永樂初以年老致仕隱玉壺山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八

因以自號神序其詩有春空層雲秋漢飛隼之稱

明汪雨傳

汪雨字潤之金華人從業儀游家居講授行義著稱守令敬禮之歌詩俊雅有集若干卷

明宗誠傳

宗誠字仲實義烏人受業許謙經明學遂家居授徒所著有考友通紀及詩文子思唐以詩名任本縣儒學教諭

明何傳傳

何傳字宗文義烏人以文辭名洪武中以明經授福建莆田縣

知縣官途以清儉自居所著有松山集

明馮翊傳

馮翊字原輔義烏人受業許謙洪武中以明經薦除臨江府新塗知縣所著有崑山片玉集

明馮堪傳

馮堪字伯茂義烏人好學清介以貢召授江西鉛山縣丞所著有四松軒稿從弟仲庸所著詩文有梅溪隱居子節字大綱同翰有精習永樂鄉百集士陞大學學以日長

明邢沂傳

邢沂字師魯金華人從業趙翰翰曾理學初翰知名洪武初應召赴京以足疾歸隱居數椽其地有龍虎兩崖號雙崖居士有詩稿若干卷子地字景陽舉初舉進士第卒有松善政著新陞工部員外郎宣德初超授河南左布政

明呂勳傳

呂勳字伯剛金華人情備志學受經於葉謙研究旨趣隱居粟山喜為歌詩大篇短韻皆工且有粟山稿傳於世

明何王傳

何王字聖性理之學由何王金許承考亭之傳述相授受以形

來學後進之士能深察其旨與古葉范是已總其緒者惟詩朋

與立其人焉仲壽之博涉經史端臣之兼治三經浩雨誠傳胡  
項沂肅又皆見乎著述以養其蘊信乎吾郡之不乏賢矣

明俞慶傳

俞慶字大有義烏人幼學有文從黃潛受業又與王禕友善名  
稱縉紳嘗薦為義烏訓導久之其家任造版籍吏以遲緩上聞  
別例遷謫而卒所著有養素藁八卷子怡

怡字子嚴篤學工文從游宋太史嘗用薦為金華府儒學訓導  
隨父坐謫相繼而沒君子哀之所著有尙志齋稿一十卷

贊曰俞慶師友名區知名於時而子怡學文於宋太史栢相與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之珠磨論議所謂益者之友不幸父子謫死遠方嗚呼悲哉

明呂文燮傳

呂文燮字慎明永康人父康字子敬博覽經史教子攻書燮承  
家學復從朱長史游攻古文辭洪武中吳沉薦於朝歷官周府  
左長史尋以府僚被罪逆坐已而得釋改刑部郎中未幾因事  
竹旨遂卒於獄緝紳哀之所著有文集若干卷

贊曰文燮受學朱長史而膺吳沉之薦列職大夫斯亦遭際矣  
已而逆被罪謹宥而復坐卒死於法又何其不幸也夫

明鄧濟傳

鄧濟字仲辯浦江人受學於宋太史為詩文多出新意所著隨  
燬不欲留稿書法得晉唐諸體洪武癸酉高廟以義門能循禮  
法遣使至家年三十者應召赴京凡二十四人問才德孰優衆

以濟對授左春坊左庶子階奉議大夫日侍左右獻替為多後  
徵弟沂為禮部尚書賜濟楮幣以致政歸家從姪燧守允資歌  
詩俊逸尤工楷書見稱士林

贊曰栢家以奉義被召時栢忝與行列沐天誥之褒燧亦彤廷  
之錫宴選留拜春坊之命賜歸有寶楮之頒而伯父濟明榮終  
始恩賜致政遭遇之隆盛矣至矣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明樓堯傳

樓堯字士連義烏人父光亨字景玄性敏學詩於吳萊宋太  
史序其初溪詩堯稱為法度之詩堯好學善文從游宋太史為  
同門所推洪武中由儒士召試累官翰林侍讀詩卒

明劉剛傳

劉剛字養浩義烏人刻苦攻學寡合少容嘗游京師學文於宋  
太史士林相與推薦卒無所就抱負而歸黎誠浦陽王應廷啟  
諸子久之為鄉里誦法死家師

明葛信傳

蔣信字誠夫東陽人以文辭知名請益於宋太史名稱士林薦授湘府紀善俄以疾卒於官次

明樓恕傳

樓恕字希仁義烏人喜攻文詞嘗游學龍山不憚寒暑負笈往來士友稱之後隱居教授以師道自任焉

贊曰栢與璉剛信恕為同門友而栢尚居少議論多所劇切而推譽則有過焉四人者或仕或隱知名於時今皆不可作矣而栢卒生人世而歎所業之無成有愧於師友已夫

明傅藻傳

金華野叟傳

卷之十一

三

傅藻字伯長義烏人受業黃潛以才行見稱洪武初由本邑授官應召赴京累官監察御史遷武昌太守後起拜河南廉使以卒

贊曰藻從碩師而遭降昌逆致身頃要可謂榮遇矣而其文章政事寂然無聞可慨也哉

明王杰傳

王杰字文英金華人文憲公栢之裔孫洪武中由明經薦授本郡學訓導遷肝胎縣訓導薦陞丹徒知縣以能聲稱尋罷歸承舉初應召入文淵閣纂修大典書成除翰林典籍掌文淵閣秘

書秩滿致政歸老士林之所著詩文有尚拙齋稿

明貝泰傳

貝泰字宗禎金華人端嚴秀整文行過人由鄉貢進士為校官承舉初薦擢國子助教尋陞司業六館之士翕然尊之咸以為得師久之也非祭酒名相煥然

贊曰金華為文獻之邦人材輩出素以通經典義翰林引年致政為郡碩望泰經以行修典教國子由司業而陞祭酒可謂極儒臣之榮矣古稱之士其亦有光耀云

明鄭楷傳

金華野叟傳

卷之十一

三

鄭楷字叔度浦江人自垂髫侍父貞孝受業宋太史善屬文工於筆札太史亟稱之緒紳推其學行達之藩府亦舉初開王朝京師奏除王府教授王見之大喜有公來雲山車之傳記恩禮

避使游時賜教言以表其孝義舉其學行勸講十有餘年慕勤輔導終始不渝應教詞翰咸稱唐詩云無魏潛溪潛溪

居茂州叔度濟王給道里費令太史存格選務成節命格節於墓傍給田以供祭享復命叔度為文以誌其墓已而尊為賓師賜號醇翁久之王憫叔度年老奏陞長史致政還歸錫養更蕃

靡不周至復唐書歸來軒織錦成文以賜因以麻翰揭諸燕處  
之軒永樂乙酉同致政御史兄幹朝覲京師皇上嘉勞燕賞復  
賜爲善書朝野以爲榮兄沒綜理家政以詩書忠孝訓飭子孫  
醇醇懇懇衆皆悅服所著詩文蜀王賜名鳳鳴集第棠栢

蒙字叔美從宋太史游工古文辭太史稱其善於馳論永樂丙  
戌大臣薦於朝命纂修大典書成詔遷次文士叔美名在第一  
廷試除修書館掌文淵閣秘書時仁宗爲太子監國南京選  
該博儒臣更番進講日講討論典故叔美與王汝玉等九名在  
選中叔美每體程子崇政說書意言及政治仁宗屢加首肯嘗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命代祖先聖 顧羣臣語其至誠秩滿陞翰林檢討後以風疾辭  
歸仁宗即位入朝特加賜勞仍以檢討致仕給傳送歸朝野榮  
之所著有道山集元史評任總好學著書爲右族師學者尊之  
栢字叔端方學耽經受學於朱長史問考亭之學以究性理之  
旨既而學文於宋太史太史教之作文必以六籍爲本明乎理  
以克其氣而以孟韓歐陽爲宗凡所爲文必令繕書以酬應所  
求及大史以累入蜀飲其所著以授栢有付子斯文之囑繼以  
父直義代兄死難哀毀嬰疾無意進取稍紳加書每欲推薦輒  
以疾進謝惟寤寐經傳潛心玩索以真知實踐行之於已而以

悉慈友弟勸率羣從注善樂以施人至老不厭又印施救急  
方傳布遐遠或以其名達之蜀府賜問其兄長史叔度稱其疾  
以對王顧左右曰叔端可謂清逸之士人因以清逸處士稱之  
晚年著書有聖朝文集文章正原續文章正宗金華賢達傳推  
總齊稿子集才學有稱

栢曰栢由元居同義聚學同碩師而叔度以其所學講授王宮  
闡明聖道文章德行稱重川蜀叔美典憲縣間載筆翰林學香  
啓沃文著朝野皆名成行立致政歸休栢才不逮兄學孤士墜  
自甘恬退抱拙守冲尙得天假餘年獲陪二兄杖履乎山水之  
間從事於几筵之末何其幸與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明杜桓傳

杜桓字宗表金華人晚經好學由郡庠應鄉貢入太學永樂初  
登進士第除趙府紀書王禮遇之爲文典雅詩尤俊逸詞林推  
與之  
昔曰桓之從祖杜原與其子仲成皆學行絕焉而相往來於栢  
家栢以挾書嘗過麟溪聽其言論栢恟乎堂弟之君子也已而  
其文詞稱耀於時繼吾郡文獻之傳者栢於桓深有望焉  
明周收傳

周啟字中和浦江人以文辭知名猶工真行書永樂初召入文  
部與書大典書成擢中書舍人書部侍從幾二十年以老告歸  
部令冠帶致仕士林以為榮同邑陳翰字子同才學與啟齊名  
同召書大典未及授任而卒縉紳惜之

贊曰栢與啟雖有同邑之契二人昔在京時常和栢見翰林檢  
詞叔美躡躡歌寄至麟溪詞韻俱美珠玉粲然今敢列官近侍  
致政歸榮而與邑之賢俊教諭劉溥淵司訓林宜儒士張公器  
陳宗文為文字之交往來觴咏以樂雍熙之治而翰未沾一命  
以沒何幸不幸之相遠也哉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一

六

補遺

明劉涓傳

劉涓字德原義烏人受經於許謙學文於黃滄淹貫經傳卓識  
過人隱居青村學者稱為青村先生州郡薦辟輒懇辭湖日獲  
尊青黃豈木所願耶吾髮已種種焉能馳馳簪組之間哉日游  
冰乎山水以終其身  
贊曰栢觀宋太史記青村隱居稱涓為安貞肥遯之士考其德  
而求其行信足有徵焉

金華賢達傳卷之十二

浦陽義門鄭栢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 壁一上氏訂梓

卓行

宋呂祖泰傳

呂祖泰字泰然金華人寓常之宜興慶元初見祖儉以言忤旨  
安置瑞州祖泰徒步往省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猶曰我  
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常少須之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

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二

十一

沒時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上書論龍章有無君之  
心請誅之又請誅蘇師且召必大有旨祖泰言語狂拘管進  
州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抑友懼累及乃奏祖泰

改進功郎監南岳廟喪母無以葬

吾與兄共攻權臣今權臣

死無憾耳乃卒尹王

有憂國之心憤權姦之誤國惻

雖死不悔可謂卓絕行誼之士矣及乎權奸誅雪冤授職而母亡身死其命也大

宋黃中輔傳

黃中輔字槐卿義烏人紹興中秦檜和議既成日使士大夫歌誦太平之美則言其奸者捕殺之中輔作樂府題太平樓有快磨三尺劍欲斬佞臣頭之語幾陷禍不測晚歲屏居山園號細高名其齋曰轉拙槍死名聞於朝將授官而卒

宋張棧傳

張棧字伯廣金華人以恩入官呂祖儉貶時在建康帥幕聞之

宋葉賢達傳

卷之十二

二

卽解裝輕背迨至信安贈之陳亮緊大理獄棧不避禍方走經營卒脫其難蒙正則未遂時家其貧棧歸於家後正同棧歸棧將棧爲湖廣總領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至老奉朝

宋汪大度傳

汪大度字時法金華人受某呂祖謙號獨壽慶元初呂祖儉權奸貶韶州大度往送之作送者皆疑祖儉大度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朱熹政書深加敬歎第大章

大章字約叟亦從祖謙游祖儉卒於貶所大章距杖就獄四日就道葭夷以歸後故人路知監卒於新葭不食而卒

斬其柩歸割地葬之

宋陳昭傳

陳昭字



人從父錫登進士第爲復州教授昭少游

不用而歸時以進士調錢塘

臣所擠下其子於大理獄昭納告身

件曰忠烈慷慨不顧利害惟義是從可不謂之卓行乎若中輔三尺劍斬佞臣頭之語棧之解脫陳亮死獄大慶之折祖儉件

送大章舍秋試而護祖儉喪昭之納告身以贖堯臣子之罪是

皆卓行之君子者矣

宋杜伯儔傳

宋葉賢達傳

卷之十二

三

杜伯儔字安常東陽人宣和中桐廬盜起獻策制勝授成忠郎

宋杜伯儔傳

紹興中妖賊嘯聚鄉邑帥將欲殄滅其衆伯儔曰愚民無知而

從妖賊誠其渠魁其衆口散多殺何爲將聽而戢兵鄉民被全

丁幼常幼儔孫士賢俱有科舉第幼常至公安令幼儔至武襄

大大士賢至肝胎令士賢子榮禮至縣丞

宋汪浚傳

宋汪浚傳

汪浚字以時武義人父堯汪鐵棒浚幼時以杖擊石百碎而後



全惟施起縣散其父子防守以少擊衆保全鄉里寇平漢劫  
得官後隸統制鄭履麾下及瓊謀叛殺諸謀臣社稷東軍降劉豫  
漢將出境謂其屬曰吾儕皆忠義死國誰可為降伴夜與其徒  
還得社之首至楊子江無船可渡埋社首於江岸識其處遂解  
甲揭符符渡達行在所時方收社家屬物之漁翁其事命押漢  
取社首得之其起已不可辨獨社女言父行

紫羅約以事不誣遂及其家於是

領一矢禮海寇渠魁

宋七十二

陳出... 其子良臣良能... 昔  
淳熙皇帝俱將仕郎良臣遇乾道大旱為粥以活鄉民隣有  
稅悉代其償復建橋三處日上下降日中降道以便行  
役其他施惠不可悉舉子孫傳行儒術不替

宋吳主傳

原缺第五、六葉

此吾母也即欲殺嘗以身代軍士壯其言釋劉而還負之以行  
北至京師誦其事公卿皆歎賞奇之使

貴幸嘉時中才命為其婿久之用薦者入翰林纂修

太醫令吏遷都水監用例補官監通州樂歲君扶滿

得諸暨州判官以歸還家父母及劉俱喪

晨夕號慟如初喪聞者皆流涕

明吳綺傳

吳綺... 國初越國公鎮婺州蘭溪民有越境

綺見部領謂曰此平民耳無能

卷之十二

既而越國下蘭溪遊兵侵擾民居

以安民業越國授以大杖令約束軍旅

明鄭源傳

鄭源字仲木浦江人隱居玄麓山採藥修傳以濟人國初源軍

婺州軍餉不繼勸閩右輪助郡守王宗顯以私憾視他姓十倍

徵源家從弟漢械擊督資源聞赴願以身代不許號哭於庭

宗顯為緩其徵後從弟漢以家陪納金銀料資仍曝於烈日文

往請代不允即自解衣曝赤日中兄弟俱往身相覆以代人多

義之子狀詩文雅步宋太史以女妻之

明吳志德傳

吳志德字惠卿浦江人幼尚氣節從祖直方器愛之元季益起志德率義勇保安鄉里王師下婺州志德得領眾迎謁從取諸縣及處州皆苦勞績戮偽將獻械門命志德為統領副元帥以疾辭歸子允和允權皆以才行稱於時允權子緯字克文事母盡孝有法家被回祿先奉祠堂神主後救私室未幾營建祠宇而後攜其所居人以為知所先後親野友善詞翰推著士林云

明蔣可大傳

蔣可大字

浦江人勇敢強毅元季益起倡眾捍衛紳井事

文忠兵室携男國用率謁麾下遂從傍郡皆有功授浦江翼州

元帥未幾辭歸

明朱世遠傳

朱世遠

鄉飲歲餼濟貧乏鄉里稱之元季處寇

徵授吉州知府以廉能著

明王威傳

原缺

金華賢達傳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鄭柏撰柏字叔端浦江人宋濂之門人也是書輯金華一郡人物各為小傳係之以贊凡三百六十餘人分忠義孝友政事儒學卓行五門亦宋濂浦陽人物記之類然如樓照迎合和議曹冠為秦檜門客乃並取之殊不免鄉曲之私第十一卷內又有柏傳一篇附鄭楷之後柏無自作傳之理或其家子孫所增入歟

孝紀十六卷拾遺一卷

〔明〕蔡保禎撰

安徽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紀十六

卷》提要

孝紀序

我

成祖文皇帝以孝治天下集孝

行事實頒行郡國世奉為

憲

今上至性天授重尊

祖訓表著孝經以廣勵學宮倚

歟休哉攀虞軼周豈徒令

期門羽林之士誦讀如東

漢永平故事哉露派衍銀

潢蘊寒似鍊欽承

簡命長令浙東衝瘠山溪簿

書執掌思所以奉揚

聖化祗承

功令無如得一敦行之士訓

序

二

倫之書闡孝翼經以無負

聖天子風勵至意因之自效而

竟未能也適同社閩蔡端

卿以孝紀見示余讀而忻

然曰是可以風矣孝爲德

本良民良吏治國治家莫

出於此淵明孝傳僅數十

人耳聲稱至今後蕭廣濟

師覺授及宋過煜俱有孝

子傳行世世多重之今端

序

三

卿上遡姚虞下至

昭代表前哲之懿行樹人子之

芳規纒纒然具信可風矣

端卿猶以書籍弗備耳目

弗周爲憾夫舉一風百何

必盡人而紀之耶端卿行  
誼動師古人今年且七十  
每言其先大夫輒涕泣如  
雨乃語余曰頑子道多愆  
藉此以自贖端卿固自隱

序

四

約然此紀一傳天下盡知  
有端卿人人躍而思孝端  
卿又豈徒以子道自靖哉  
捐俸爲梓以廣錫類請自  
永康始它日

陞對且將賚此以進

皆

宗禎第十二中秋社弟朱露

題



序

五

孝紀敘

孝紀者吾友端卿所緝古來  
賢聖懿行彙而成之也端卿  
淹貫能文縱橫風雅而至性  
所鍾于其是書尤深蓋遠自

有虞近訖

昭代凡黼展韋布之倫鞶悅州  
童之亞純軌令脩之次奇情  
逆致之遭靡不搜羅畢罄義  
例悉該者矣而行各有類類

各有目仍以論贊隨之俾覽  
之者了然目晰耿然情深抑  
何其美而可以興者乎日者  
孝經一書

今上特表章以示天下是紀一

出其以賜

風勵至意而闡釋聖經豈不  
偉哉昔博士嬰說詩不規規  
泥詩而遠取執事相印此深  
于詩者也今端卿紀孝不必

爲經而作然論列條貫殊可  
與經相表裡此深于經者也  
然則謂是編爲孝經之翼可  
也博士說詩而無一及詩端  
卿所紀不爲經而無不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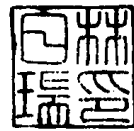
序

三

于經此其理亦殊用而一致  
矣抑愚猶有進焉孝始事親  
中事君端卿旣紀孝矣古來  
忠軌輝映縹緗代不乏人其  
並紀之爲合璧之觀可也

賜進士第浙江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世弟林日瑞撰



孝紀序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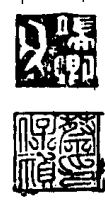
自有父子即有君臣人主家天下治之以孝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首紀帝王堯舜以來未有夫子千古綱  
常獨賴於是君以帥之師以範之子道清矣故繼之  
以聖門世道漸漓孝幾絕德而好名者復為驚駭之  
行庸德之訓謂何故純孝次之孝本固心亦以教成  
親感之下世有令德故世孝次之孝子之事親也養  
則致其樂傷哉貧也菽水何權是以信無崇卑古共  
能建故絲養次之陰陽之患八世不免言樂無靈請

孝紀序畧

以身效雖非經常之行亦根心之痛也故苦行次之  
真摯之情盡其在我孝德之至通於神明故神功通  
神次之生非空桑我獨集蓼生離死別均之動念故  
尋親次之時際多艱禦災防患以全其親乃貴有子  
格暴次之暴不及格惻乎悲矣復仇死孝誼無可解  
故又次之肅霜中椀枯魚何堪音容非真依戀猶昨  
永慕次之愛敬哀戚匪以于譽至德天旌休徵駢集  
瑞應次之孺慕之誠同於赤子知能之良孩提獨先  
童而知孝况長大乎此童孝之所躐紀也至於女子

亦人子也粉黛之流備有至性豈其鬢冉乃不鍾憐  
故以女孝終焉次第之間自有深意總之提醒性真  
相期無負夫為人為子而已若自附於作者之林則  
積不任也

崇禎己卯蒲月柳谿居士蔡保禎識



孝紀序畧



凡例

一是編首紀

帝王而

昭代

列聖孝德懿行炳若日星載在

國史非草莽微臣所能揄揚萬一卽憲臣日瑞宗臣

露有命特紀以冠篇首禎終不敢以鹵莽從事

自取罪戾蓋讚揚

聖明臣子之職而管蠡窺焉何裨海天請以俟諸作者

左例

一是編彙緝數載三四易稿頗爲苦心惟是書籍

弗備耳目弗周不無遺漏卽如郡邑乘志前不

能遍閱而况它乎至於近時孝行非聞見極真

考核甚確不敢混入

一分卷門類後先次第俱見序畧而純孝中或有

別項竄入亦借此以點綴純中之奇

一年代考核頗有次序間有原集中不載時代無

可考則因其行事相類而附之所重在孝時代

亦可畧也

一姓名魚魯多爲考正率以大明一統志爲定聞

有同名姓而異地異事者則兩存之

一是紀崇重孝行其出處事實多所不錄至如孝

行無考但有其名亦不妨并收使千載後猶存

芳名不愈於泯泯乎觀者幸無忽之

一是紀十六卷分爲六冊以夫孝德之本也爲編

目借孝經之語定孝紀之序總之是書不外一

孝德耳拾遺則附于末以俟增入

左例

孝紀總目

帝王孝紀

聖門孝紀

純孝紀

世孝紀

祿養孝紀

苦行孝紀

神助孝紀

通神孝紀

孝紀

總目

尋親孝紀

格暴孝紀

復仇孝紀

死孝紀

永慕孝紀

瑞應孝紀

童孝紀

女孝紀

孝紀夫部目錄

帝王卷一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武王

周公旦

伯禽

魯孝公

漢文帝

漢明帝

河惠王

魏武帝

北齊孝昭

梁武帝

後齊孝明

元魏孝文

後周高祖

唐太宗

宋孝宗

聖門卷二

孔子

曾子

閔子

子路

孝紀

夫部

目錄

子羔

孟子

樂正子春

孝紀孝部目錄

純孝卷三之上

鄭子產	申喜	屈建	賴考叔
少連	顏丁	桑下人	北郭騷
卞莊子	郭子玄	刻子	金日磾
石建	宋勝之	杜延年	韓福
韋玄成	王吉	王商	韓伯俞
老萊子	鄧禹	鮑永	孔奮
廉范	薛苞	魏連	雍儵
郭泰	甄子然	陳紀	荀爽
劉滋	茅容	范叔矩	劉矩
胡廣	袁紹	原仁先	戴伯鸞
荀靖	王修	徐庶	顧悌
杜畿	韋佑	蘓成	吳隱貞
媽皓	王祥	華實	趙至
羅偶	匡昕	白粲	桑虞
何曾	苟顓	孫晷	庾闡
謝嶠	司馬攸	皇甫謐	孔仲山

祖納 庾袞 殷仲堪 盛彥

王悅 石昂 薛天生 王戎

王裒 朱百年 黃舒 戴良

陳遺 范毓 孟頤 郭巨

郭世通 暨遜 徐孝廣 歐寶

張敷 郭原平 張融 劉懷慰

吳達 王接 樂願之 庾黔婁

杜栢 陳奇 江泌 袁廓之

江淹 顧歡 蕭獻明 任熙

宗元卿 張幹 荀匠 張弘策

陸襄 殷不害 劉覽 張嶠

謝蘭 蕭勵 裴延儁 徐份

張昇 劉霽 陶子鑄 徐孝克

郭文恭 楊引 姚子篤 倉跋

劉濕 韋叡 蔡祐 李德林

王璩 陳玄 崔承宗 孫淡

謝貞 庾震 闕元明 公孫僧

雷紹 孫期 崔彥昭 崔振

謝嶠 司馬攸 皇甫謐 孔仲山

李士謙	顏衍	田德懋	徐孝肅
薛濟	田翼	韓子誕	熊康
韋師	丘鐸	虞謹	張志寬
虞世南	劉子翼	房玄齡	賈抗
李百藥	狄仁傑	丁公著	劉三復
王義慈	盧操	駱賓王	李日知
李釗	沈景筠	褚無量	李光弼
楊執一	趙隱	歸登	何起門
董召南	王質	章溫	劉淮
元德秀	鍾紹京	賈循	王燾
顏真卿	鄭善果	宋練	令狐楚
韋處厚	司馬鎧	朱敬則	李源
王殷	孟熙	張希崇	流敦儒
焦懷肅	蕭銑	侯知道	路隋
陳京	陳太竭	趙琰	張元琰
沈嶠	姚察	廖洪	黃綰
謝陟	唐暹	張九臯	楊建德
王懷俊	李晟	李臯	郭曜

李紀 牙部

目錄

三

羅遜	李嵩	路敬淳	絳入
秦族	趙震	李宗諤	劉通

李紀 牙部

目錄

四

孝紀德部目錄

純孝卷三之下

鄭綺	慎知禮	郭琮	顧忻
羅威	寇準	李祚	施慶
許俞	李玘	李瓊	鄭褒
陳侃	郭廷謂	任元受	李清臣
范純祐	郝戲	趙君賜	宋克國
賈黠	沈瑄	亨工畫	黃廷堅
司馬康	蘇過	陳介	楊綰
陳大下	錢褒	黃槃	劉洵直
淳于雍	李肅之	郭周孚	侯均
徐浩	史聲	呂鏜	葉性周
李華	周大雅	尹焯	王必正
馮順德	劉敲	周上楨	史詔
龔明之	余元卿	祝確	陸時雍
張根	許道幼	陳天隱	陸滋
狄承嗣	母印	陳道周	黃觀泉
岳飛	虞允文	趙善應	李彭年

孝紀德部

目錄

王進慶	胡師徐	吳德彰	王凱
陳燾	杜誼	毛珣	尹慶龍
劉子暈	錢堯卿	趙宗憲	方殷
潘祺	錢浩	潘師正	余公彥
李載	許遂	葉貫道	金葵
余安行	林彬	馮元	李敏之
牟天澄	劉潛	李誠之	柴淵
續豐	楊大明	徐偉	陳嗣光
胡淵	歐陽守道	王炎午	謝鑰
盛子克	應天僧	廉希憲	王潤
普汝道	黃道賢	蕭道壽	李彥忠
何從義	王庸	郭全	李奉先
馬希先	姜兼	張勇	單仲昇
蕭羽	邵敬祖	饒宗魯	王德新
孔企	陳乞兒	趙榮	王士弘
張恭	馬英	陳煥	石輝祖
郭居敬	王讚諦	楊立義	余闕
蔣宮	易炳文	張子英	郭回

孝紀德部

目錄

孔明允	宋杞	李英	張宗魯
張十	王興	趙士亨	呂宗爵
印岳	魏敏	權謹	溫禧
王中	呂升	陳文	朱勇
卓敬	范裘	趙巖	厲孝先
雷境	容與悌	張添保	陳榮
姚壽	鄭淵	蕪原芳	葉宗可
莫藏	顧仲禮	朴素	劉閱
陳恭定	梁昱	逯相	鄭英
沈琮	謝佑	干纓	王綱
周廷瑞	應綱	支琮	何新
梁貞	沈鍾齊	倪大海	錢敏
李墉	陳文亮	胡本	應召
黃賓	許敬觀	陳思齊	林宗暑
沈輔	單植	許欽	王彛
林逸	張濂	季養	范寅
宋璜	錢選	蹇衡	戰翺
廖瑀	譚紀	南直	藍純

孝紀 德部

目錄

三

蕪旻	金州	孫堪	班言
崔克昇	凌汝祥	馮璵	馮厚
蕭昱	章良民	虞所	洛忠
包全	俞謹	丁祥一	高珂
求漁	章壽	朱泰	章良駿
龔景才	黎崇	鄭梁	余鑰
沈孝子	曾和	陳煥	俞振紀
詹泮	易直	樊焯	紀罕兆
夏賜	余喬烈	李一鰲	

孝紀 德部

目錄

四

孝紀之部目錄

世孝卷四

孟獻子 李胤 姜肱 弟五倫

王琳 蕭固 丁覽 司馬曷

寇臻 蔡景歷 張昭 庾泓

陸卬 紐因 楊慶 楊炎

趙翔 尹忬 劉審禮 姚宗明

張常洧 趙抃 薛半千 呂蒙

常真 徐國和 朱孝誠 戴焯

黃義貞 張萬和 李原禮 李俊

侯英

蔣養卷五

毛義 周磐 何子平 何琦

蔣仲英 彭乘 許康佐 姜公輔

費冠卿 徐中行 陳亨運 鄒極

塗源 俞敏德 沈壽康

苦行卷六

張楚 徐仲源 鄭興 李興義

萬敬儒 章全益 王友貞 黃芮

唐傑 丘泰 阮與子 林辰孫

謝孝義 呂升 許知言 嚴希孟

陳宗 王小十 袁鎮 楊慶

龐天祐 劉孝忠 劉政 孫之翰

楊文修 周善敏 張伯威 上官超

袁徵 黎宿 蔣偕 開越

龐迪 華昭 陳譽 宋祐

匡國政 吳希怵 凌餘慶 張信

俞敬 俞正儀 蕪森 陳仲賢

游宜 程堅 枚應發 葛潤

竇桂 沈康 伍鈍 朱良吉

施溥 孫文原 官友基 吳濟

艾君瑜 趙希乾

神助卷七

姜詩 隗相 曹曾 顧朝

孟宗 顏含 蕭淑明 解叔謙

王延 王彭 陸襄 楚僚

孝紀之部目錄

焦華	宗承	阮孝緒	韋鼎
吳悉達	陸政	熊袞	張士廉
程崇雅	宋思禮	柯應烈	查道
歐陽修	高登	葉奮	孫寶著
羅孟郊	楊暉	王薦	王思聰
孫瑾	金松一	武德政	史彥斌
龐遵	胡光遠	湯霖	周炳
瞿嗣興	葛泰	朱則文	盧元
王廷揚	解禮	戴瑱	徐聰
孝紀本部 目錄 三			
傳合			
通神卷八			
夏侯訢	孫鍾	江紉	丘傑
王虛之	劉行者	潘晃	鄭潛曜
張元	古憲	張汝明	林懃孫
唐伯虎	周溫叔	吳二	陶煜
馮程	蕭遇	陸思孝	戚敬
黃贊	李得成	沈理	紀賢
檀郁	桂恭	羅潮	

孝紀本部目錄			
尋親卷九			
庾道愨	楊牢	孫法宗	釋道丕
王少玄	杜羔	呂向	朱壽昌
張吉	杜國寶	呂宣問	程俊
文初	韓瑜	劉琦	陳斗龍
胡景清	趙一德	趙應祥	孫抑
曾德	顏應祐	黃覺經	祖浩然
高必達	廖人俊	羊仁	周古象
孝紀本部 目錄 一			
喻德昭	王紳	曹昌	崔承
史五常	沈日禎	杜灃	劉謹
王溥	程通		
格暴卷十			
蔡順	古初	江華	彭修
杜孝	趙咨	馬司芝	楊威
劉平	王畿	庾子輿	蕭修
阮卓	孫普濟	朱泰	王元規
潘綜	柳遐	夏孝先	宇文護



華秋	李知本	許坦	支叔才
高郢	牛徽	仇教	林守威
丁天錫	鄭鼎之	潘懷	周恢
楊芾	申世寧	徐膺	陳元吉
何執中	劉思敬	張紹祖	賴祿孫
蕪頌	祝公榮	王初應	郭通
余丙	過宗一	李茂	樊淵
張觀僧	鮑壽孫	包實夫	蕭壘
劉敬	林初	秦涇	呂賢
汪存	趙讓	喻祿孫	趙孟傅
徐世華			
復仇卷十一			
仲子崔	伍員	淮夫	董黯
蕪不韋	王談	樗里牧	防廣
朱祐	朱謙之	淳于誕	柳雄亮
徐元慶	梁悅	張藏英	劉斌
王濟	李洞	李璘	甄婆兒
王公袞	范廷召	姚兕	葉雋

周伯玉	何競	俞攷
死孝卷十二		
臯魚	申鳴	申生
伍尚	趙也	斯敦
卞珍	長孫慮	賈恩
吉玢	符表	陸厥
丁興	賈直言	何澄粹
王鳳	王博武	黃川
蔡定	秦爽	劉潛
詹惠明	陳顏	呂祐
陳紹孫	徐銍	王克巳
徐允讓	張以中	陳道
王貴翁	石明三	胡剛
戴君用	王洵	莫轅
顏秀	陳圭	朱煦
唐奉先	侯庸	宋味古
趙紳	陸尙質	初庚
陸安	鄧顯芳	聞宗時
		馮履祥
		容師偃
		郤祥行
		魏文昌
		錢迪
		王忠
		周樂
		石永壽
		東崇芳
		嚴晃
		婁可道
		沈季詮
		公孫知
		余齊人
		李餘
		尹伯奇

郭金科

永慕卷十三

丁蘭

張武

劉思貞

丘敬

連世瑜

王光濟

汪與成

過昱

唐頌

唐之淳

倪神保

龔仲賢

孝紀本部

目錄

四

孝紀也部目錄

瑞應卷十四

顏烏

邴奇

蔡邕

董永

文讓

方儲

許孜

夏守守

頓琦

丁密

應順

蕭放

甄恬

吳明微

皇甫遐

王襲

杜牙

王崇

夏侯詳

韓靈敏

翟普林

劉士雋

陳孝意

黃匡

崔玄暉

李迥

張九齡

張無擇

孝紀也部

目錄

丘爲

李興

沈如琢

林積

許伯會

章成緬

梁文貞

劉常

吳海

李德饒

許法慎

孫旣

苟與齡

程袁師

祝希進

李文素

章瑑

廖洪

易延慶

沈麟

林安

成象

初瞻

吳順

羅居通

支漸

孔攸

江白

陳思道

王文義

鄒長孺

盧世豪

林正華

詹適

曹矩

吳可幾

黃香	趙徇	饒鳳翔	曾奇	皮延	岑義	張純	干顯思	李植	熊仁瞻	譚重	劉孝誠	董少舒	鄒異	黃誥	趙察	崔希喬
樂恢	申屠蟠	邊靖	褚鏞	錢興祖	甘澤	程信	潘應定	馮子華	侯義	杜佑	蔣舉	譚觀光	仰忻	苟允中	史本	裴仲容
陸績	汝郁	亢良王	九良王	史諫	金彥文	朱顥	車政	劉泌	吳汝明	林大興	李椿年	林願壽	夏侯	郭義	梁紹	徐積
祭彤	殷陶	熊坡	熊敏	邢敏	鄭僧保	龐雍	盛友聞	劉詠竹	張格	劉詠竹	李籌	黃駟	金景文	黃琮	陳琰	鍾佃

聶氏	孟淑	孔北海女	緹縈	齊北宮女	女孝卷十六	周智	李諳	梁彥光	王方翼	韓思復	滕曇恭	賈葵	程曾	李密	張稷	皇甫亮
饒娥	荀小女	姚女勝	曹娥	傷槐女	張建幼女	趙文澤	錢文卿	任敬臣	殷鈞	辜思謙	劉敬宣	張白澤	李謚	劉殷	吳猛	殷惲
程烈女	王氏女	李氏	叔先雄	津吏女	陳饒奴	楊富老	楊政	張士衡	范岫	陳饒奴	沈崇德	劉懸小兒	張景胤	趙郡公	展勤	崔孝政
衛孝女	羊氏	緹玉	李文姬	趙娥	毛安與	陳福	汪焯	力僧護	段秀實	毛安與	范宣	韓懷明	于敷	夏侯榮	鮮于文	崔子約

陳氏三女	李妙法	屠氏女	張氏
蕭氏	王氏	楊香	王孝女
章氏二女	王孝女	孟道淨	詹氏女
張氏	銀瓶烈女	呂良子	鄭孝女
孟氏	崔氏女	朱娥	畏吳氏
童八鄰	盧氏女	謝小娥	劉氏二女
李智貞	馮孝女	夏孝女	曹小娥
聶舜英	正蒙二女	張氏女	哀氏女
葛妙真	武管嬰	秦氏二女	王氏女
全良女	胡貞姑	徐氏	柯三娘
康孝女	袁妙善	陳細秀	浣沙女
丁氏女			

附拾遺

孝紀夫部

明清漳茶保頓

同邑林日瑞廷

豫章朱露公

嘉禾吳天泰

帝王孝紀第一

帝王立極率世以孝豈必家喻而戶曉哉身自

作則影隨表端因心之愛原非市名象指者衆

上德彌彰况以九重而躬韋布之行抑尤難矣

孝紀帝王

輯帝王孝紀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猷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

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以為不順於父母

若窮而無歸惟順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

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云夏擊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之舜敬盡于事

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

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覲見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

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歡德教大行殷道以興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與

周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鵝鳴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天其化自近至遠

孝紀

卷一

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

先王矣

以上俱陶淵明撰孝傳陶贊云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瘠色憂

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武王事文王帥文王之行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

王不脫冠帶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旬有二日乃間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

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繼太王王

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

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

周公且武王之弟成王冲幼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

相言諸侯樂其德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

位高彌謙曰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於神明光被

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

伯禽見周公三見而三筮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

曰南山之陽有木名喬北山之陰有木名梓盍往

孝紀

卷一

觀之伯禽見喬高而仰見梓卑而俯反告商子商

子曰喬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明日見周公入門

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

君子乎伯禽觀木而悟子道可謂之孝矣建侯於

東三年報政公極其選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

三年而後除之益能以孝治其國者明王以孝治

天下况諸侯乎

魯孝公之為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

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

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  
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乃命之於夷官是為孝公  
夫宗廟致敬不怠親也有國不亦宜乎

漢文帝為代王時母薄太后嘗病三年文帝不交睫  
不解衣湯藥非口嘗不進

漢明帝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位長恩慕至踰年  
正月當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生前惟娛胡率百  
官上陵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  
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敢仰視

孝

卷一

四

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其各  
德者惟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修獻王之  
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為宗室儀  
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  
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按獻王各德景帝子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  
尤留意孝經嘗問董仲舒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  
何謂也董子對曰天有五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季夏土主養秋金主收冬水主成是故父之所生  
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養之所養其子成  
之諸父所為其子皆承承而續行之乃天之道也  
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願聞  
地之義對曰風雨者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

上之于天可謂大忠矣上者火之子也五刑莫貴  
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此謂  
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夫善仲舒之言必有契  
於心獻王蓋備而孝者矣惠王能修其行固孫一  
德孝之所被不已遠乎余竊  
其德并喜董子之論因附之

魏武帝居文王之喪既葬除服猶素冠蔬食哀毀如  
居喪者期年帝將謁陵群臣以暑止之帝悲戚摧  
傷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詔欲以衰經從行  
尚書令裴秀執不從群臣奏請易服復饋詔曰每  
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為沉痛况當食  
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

孝

卷一

五

生家傳禮未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  
已多可試首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  
蔬素終三年母后王氏殂居喪一遵古禮既葬請  
除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所不忍也  
有司固請復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  
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  
竟蔬素三年如居父喪

齊孝昭帝侍妻太后疾容色憔悴服膳減損徐之才  
為灸兩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

於帝尋疾崩遺詔以不終養爲恨

梁武帝生知純孝六歲母亡水漿不入口三日及聞  
父憂倍道星馳形容毀瘠殿內惟食大麥日止三  
溢及居大位卽於鍾山建大愛敬寺時尚文陵有  
紫雲蔭上食頃乃散望陵流涕所泣草木皆變色  
陵旁有枯泉至是水流香潔可掬又嘗嘗孝經日  
爲撰注子昭明太子統亦有至性居丁貴顯憂水  
漿不入口哭輒慟絕武帝勅止之乃勉爲暖粥體  
頓減削自由官常思戀不樂八歲通孝經及長居

孝紀

卷一

六

東宮內殿坐起恒向西南面臺一夕被召當入危  
坐達旦夫武帝雖崇無父之教而家庭之間世有  
令德

後梁孝明帝蕭歸孝悌慈仁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  
流涕善於撫御能得其下之惟心

元魏孝文帝名宏原姓拓跋改姓元氏獻文帝太子  
居太后馮氏喪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逾禮五  
歲受禪悲不自勝父問之故曰代親之感內切於  
心父病癰親吮之禁胡服求遺書以夷語譯孝經

之旨教國人制禮作樂蔚然可觀

後周高祖居太后喪居廬朝夕進一盂米終喪三年  
五服之內皆令依禮

唐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  
樂在朕翻成傷感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  
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歡樂乎  
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太宗家庭雖多慚德一念  
之誠亦足垂訓故取節焉

孝紀

卷一

七

宋孝宗事上皇孝竭誠盡歡歿致其哀高宗崩後卽  
欲傳位太子諭周必大曰禮莫重於宗廟而孟饗  
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  
朕意決矣出紹興傳位御札示必大遂傳位太子  
退居重華宮每言及兩宮比狩八陵廢隔未嘗不  
痛憤也

論曰自古稱帝王之孝必首舜文然舜當號泣歷山  
之時又何意於玄德之升聞哉文王子道惟謹以服  
事殷比之重華無多讓焉大禹益愆武丁恭默武周

達孝孔子稱之伯禽河間世有令德矣帝王之孝  
士庶不同一念之真便足範俗治平之績亦多賴之  
是以漢文之侍疾漢明之謁陵唐太宗之悲誕宋孝  
宗之悲憤施稱至今魏齊梁周卽不足追踪上哲當  
叔季之世九五之尊能慕戀所生亦足嘉焉元魏孝  
文胡人也幼而能孝史臣稱之乃知孝道之真不以  
華夷限也夫天子王侯亦人子也本立道生不能事  
親而能治民未之有也

贊曰

孝

卷一

八

伊維聖哲天作之君克諧以孝玄德升聞誰其  
匹之惟禹與文武周續緒無媿湯孫魯侯世美  
河間誼絕漢帝唐宗克敦斯倫齊梁之間餽窮  
猶存至性天植乃有胡人凡茲元后竝篤於親

聖門孝紀第二

夫孝爲百行之先道德之要本於天地存於人  
心不孝非子不子非人世道隆替實在於是夫  
子慮之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倦倦立教  
木鐸以啟斯道乃明千古而下猶嘉賴之况身  
爲及門而親聆其教者乎輯聖門孝紀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母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  
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也君賜  
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人儺朝服

孝

卷二

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魯  
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嘗  
以殺父宰我暫言滅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  
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

淵明孝  
子傳

魯子名參字子與性至孝夫子嘉之作孝經而托始  
於參孟子曰事親若魯子可也事見孟子中少時  
芸瓜誤斷其根父曾怒投大杖擊之曾子偃地  
有頃而蘄歷然而起曰大人教參得無疾乎退屏



跛瑟而歌欲令父聽其歌聲知其復也孔子問之  
以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三日曾子因客而見孔子  
孔子曰汝聞警腰有子曰舜乎舜之事父也索而  
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卒不可得小箠則待  
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立體而不去殺身陷父以  
不義不孝孰大乎又聞鋤爪時有三足烏集其冠  
從孔子於楚母思之齧指而心動孔子曰參之孝  
情感萬里

閔損字子騫孔門居德行之科不仕大夫之家性至  
孝

孝後母衣二子以絮衣損以蘆花一日御車因寒  
而夫綏父怒而不敢言後父知欲出妻損告曰母  
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因不出感之遂成慈母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子路名仲孫家貧事親孝嘗嘆曰傷哉貧也生無以  
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  
謂之孝比親歿後仕而顯榮見孔子曰負重道遠  
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繇事二  
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

沒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禍而坐  
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  
啣索幾何不蠶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  
露不使人子欲養二親不待孔子曰繇也事親可  
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高柴字子羔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  
哭不偯言不文也為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  
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  
民不遺其親依國謂明  
孝子傳

孟子戰國時人少遵三遷之訓即志俎豆之事長受  
學子思之門卒為大儒七篇中多言仁義孝弟之  
道及虞舜魯參之行以垂訓於世當戰國時聖教  
漸漓而身紹道統與孔子匹休以成其親之名孝  
莫大焉

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即瘳數月不出猶有憂  
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  
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禍及者未之

有也出淵明  
孝子傳

論曰論語一書夫子之言孝至矣盡矣復以孝經授  
曾子何諄諄也動為世法言為世則春秋以來子道  
未泯誰之力與獨惟及門三千賢人七十曾附錄焉  
而外以孝聞者何寥寥也蓋孝為庸行不以買譽非  
躬有其德矯飾以聞聖門之所羞也亦可以觀訓矣  
孟氏願學孔子總統斯文即道德之宗不以孝著然  
而上述堯舜下慕曾參當無父無君之世提撕傲覺  
人倫實嘉賴之樂正子春傷足懷憂數月不置一舉  
足不敢忘父母真無慚德於聖人之門矣

贊曰

大哉孔子人倫之宗因心作則立訓惟庸春秋  
義凜孝經道隆門有曾閑至性獨鍾養志悅親  
衆論推崇由悲負禾羔威毀躬樂正傷足憂形  
於容惟孟宗孔道益昭融聖門之孝百世可風

孝紀孝節

明清漳蔡保禎端卿甫輯

同邑林日瑞廷輯甫較

豫章朱 露公湛甫訂

武林鄒德沛公沛甫閱

純孝紀第三之上

父子之倫人道之始因心率性孝乃其常厥後  
習俗移人梟鸞殊性孝幾為絕德矣然而本心  
不昧毛裏關懷夙興夜寐生敬死哀原非矯情

孝紀純孝 卷三上

亦豈干譽子道實嘉賴之輯純孝紀

春 鄭子產之晉中道心痛遣人還家問母母曰弗心  
體不調憶汝也

申喜少亡母聞乞人歌於門而悲之動於顏色謂侍  
者曰乞人之歌何故而使人悲與之語則其母也  
屈建字子木楚人父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  
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  
君子曰不違而道

穎考叔聞鄭莊公誓不見母有獻於公賜之羹食而

舍肉公問之曰小人有母將以遺之公感其言遂  
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愛其母施及莊公  
少連大連善居喪孔子稱之曰三日不食三月不解  
替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  
焉如有從而弗及既塋慨焉如不及其及而息  
祭下有餓人卧不能動趙宣孟將上之絳見之與之  
壺飧二胸再拜頓首受之不食問其故對曰向者  
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

孝紀 純孝

卷三上

一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見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  
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後  
晏子見疑出奔北郭子絕頸以白

下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  
之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下  
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  
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  
而獻者三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下莊子曰夫  
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

一母吾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郭子玄父死欲塋恐為狐狸所侵號天大哭七晝  
天為起霧咫尺莫辨王遣人造木函助之塋

旬子性至孝母病思鹿乳適求不能得乃交鹿皮入

鹿羣中以求之卒遇獵者彎弓欲射亟告之故乃  
得免且遺以鹿乳而去

漢金日磾母教訓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死  
詔闔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盡拜

之涕泣

孝紀 純孝

卷三上

三

石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舍竊問侍者取親中  
帚廁踰身自浣滌故萬石君子孫咸孝建為倚父  
萬石君奮元朔五年卒建哭泣之哀杖而後起後  
年餘亦卒史稱萬石君家無文學而孝謹

宋勝之南陽安眾人也少孤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  
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  
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於有親  
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  
稱從兄褒為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眾人所

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杜延年拜御史大夫居父官不敢當其舊位坐卧皆易處所

韓福涿人也昭帝時霍光秉政表顯孝義帝謂福等

五人德行最高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

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

務修孝弟以教鄉里

孝紀 純孝 卷三十一

四

韋玄成字少翁父賢以弘當為嗣及病篤弘坐事繫

獄罪未決賢門下生博士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

令以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父意即陽為病狂

玄成素有聲各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劾

奏之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

都尉以成其孝

王吉字子陽為益州長史行至九折坂嘆曰奉先人

之遺體柰何數乘此險遂以疾去後王尊除益州

刺史至其坂問曰此非王陽迴車之坂乎吏曰然

其御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王商為吾人父樂昌侯武喪商哀毀踰禮悉推財以

分異母諸弟累官至丞相成帝甚尊之單于來

朝見商未央廷中仰視大畏之邛邛蜀蜀而歎曰

真漢相也 王商另是一人相者非王莽之族

韓伯俞梁人嘗有過母笞之泣母曰它日笞子未嘗

泣今泣何也對曰它日笞尚痛今母之力不能使

痛是以泣也 曾子之鼓瑟伯俞之泣杖跡雖不同孝子之心一也

老萊子楚人隱耕蒙山楚王迎之不應孝養二親年

七十未娶着五彩斑斕之衣戲舞于庭嘗取水上

堂詐跌為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以樂其親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篤行淳備事母至孝有子

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

為後世法

鮑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

去之

孔奮字君魚扶風人少以孝著名州里供養至謹

在官惟母極甘肯妻息蔬食歷位以清夫人莫不

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奢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

廉范京兆人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范抱棺而沒舟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為郡守百姓歌咏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繇也是以范之臨危也勇宰民惠能以義顯也

薛包字孟嘗汝南人好學篤行喪母以孝聞父感於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

孝紀 純孝

卷三 上

六

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定省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父母卒喪服過制弟子求分居包不能止中分其財奴僕引其老者曰與我從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地取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毀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破產旋復給之建元中公車徵拜侍中

魏連事母至孝和帝時拜昌邑令百姓不忍欺大蝗

連熟

雍熊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嘗病瀕旦夜匍伏不離左右至以口吮之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為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繇是名著于陳梁之間甄子然篤孝行早卒孔北海融恨不及見之令配食縣社

陳紀字元方陳太丘子至德絕俗才達過人蒸蒸色

孝紀 純孝

卷三

七

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孝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勵風俗

荀爽太常趙典舉其至孝對策首以禮樂陰陽為言詔拜郎中

劉滋居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

茅容陳留人耕于野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獨容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而奇之與言因請寓宿既而日夕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供客劉飲林宗起拜曰賢乎哉哉

勸令學卒以成德

范叔矩性至孝遭母喪既葬之後饋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辨杖而起今俱備旬號眺上闕奠酌下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畜牧多所收穫以解債負土成墳立祠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宿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汝南應邵稱其孝敬則鬻身苦思率禮無違也為汝南范滂之父時盛允議欲舉薦叔矩滂以其樹德不受

孝紀純孝

卷三上

八

劉矩字叔方父叔遠仕進陵遲叔方雅有高間傲辟不容太尉佳其孝敬先辟叔遠叔方乃翻然改志三登台衮應邵曰敬其父則子悅叔方百行有四凡在它姓尚宜褒之况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表悅况於寵族乎盛允欲薦叔矩滂以其樹德不受叔方以父未娶仕籍不應徵辟二子之操行各殊但以拘執之故隱父德而不彰無所貴子為矣  
胡廣年八十繼母在堂口不稱老傍無几杖表紹生而父卒母喪服竟又追服廬塚凡六年禮畢歸洛陽非海內知名不得見

原仁元廬墓三年葬是顯名京師

戴伯鸞慎陽人性至孝母卒居廬啜粥非禮不行時稱之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闔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  
王修字叔治北海人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隣人罷社孔融在北海召修為主簿後舉孝廉郡中有反者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惟修耳言終而修夜奔至

孝紀純孝

卷三上

九

徐庶在蜀先主方欲任用與諸葛亮同在軍中庶母為操所獲庶乃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心今已失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于此別遂詣曹公  
顧悌以孝悌康正聞于鄉黨每得父母書灑掃整衣服設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父有疾耗之問臨書垂泣哽噎父終水漿不入口五日孫權為作布衣一襲強令之釋服悌難以公義自割猶以為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像設神

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闕而卒

杜畿杜陵人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

韋佑京兆人質直寡言父歿事母以孝聞西魏時為

東洛州刺史有戰功歷驃騎封公

蘇威字綽子少孤有至性喪父母哀毀骨立

晉吳隱之字處默丹陽人與兄坦之幼丁父憂每號

泣行人為之流涕遭母童艱朝夕哭奠及思至賓

客弔省號慟哀絕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

恒有雙鶴驚叫復有羣鴈俱集時人以為孝感韓

孝紀 純孝

卷三上

十

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聞二吳之哭輒為悽

惋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後康伯

為吏部尚書隱之遂大貴顯坦之母葬之夕設九

飯祭每臨一祭輒哀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

媯皓父昆被劾入臺皓年十六髡頭請闕通章不省

皓不飲食懷石腰中詣公卿輒出石置地叩頭流

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王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父融娶薛生祥繼朱生覽

祥事後母甚謹母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

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方盛寒冰凍母欲

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又

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

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庭有李樹始

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驅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

樹泣至曉祥嘗在別床眠母自往聞斫之值祥先

起空砍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請死母於

是感悟愛之如已子累官太保進公爵

華寶無錫人父豪義熙中戍長安年八歲臨別謂曰

孝紀 純孝

卷三上

十一

我還為汝婚冠及長安陌父不生還寶年至七十

不婚冠或問之不忍答輒號慟彌日齊建元三年

旌其門陸羽云慧山華陂寶所築也匡章母死草

改葬以父死時未有命遂不改華寶之不婚冠亦

猶是也一往不還言猶在耳傷心飲泣不忍告人

悲哉寶也深于孝矣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任至

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非微賤世亂流離

遂為士伍耳汝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請師受業

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恠問之至曰我小未

養使父不免勞苦是以悲耳師甚異之

西舉郡計吏到浴遇父時母已死父不之告且戒

勿歸至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號慟慟哭

流血而卒年三十七道里遙逸音問不通至於死喪不以訃聞此孝子不以鼎

養而易菽水也

羅偶事親至孝二親將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

肉郡察孝廉太守王長文追為立表以旌之

匡昕字令先廬陵人隱居金華山不與俗交事母至

孝嘗出外母遘病死已經日昕聞訃奔還號叫母

孝記 純孝

卷三 上

十一

卽蘇

白祭母喪年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

寒不衣絮

虞字子深黎陽人天性仁孝年十四喪父毀瘠過

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蒸糲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

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

足以勝哀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

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待如賓傳

玄著論稱曾及荀頤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

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

荀頤攸子博學洽聞仕魏為司空年踰七十而母年

九十色養蒸蒸以孝聞居母喪哀毀幾於滅性時

人稱之

孫晷字文度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雖侯家

豐厚晷常布衣蔬食躬耕不輟父母起居嘗候門

諸兄親饋晷亦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勁經山

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持所請之

孝記 純孝

卷三 上

十三

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初不令主人知之

庾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

渡江兄肇為安樂長史在項城母從之永嘉末為

石勒所陷母亦及聞痛慕無已不櫛沐不婚宦絕

酒肉者二十年鄉里稱其孝

謝瞻字宣鏡陳郡陽夏人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瞻

晨昏溫清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懈倦躬自

執勞母自疾畏驚微聞人跡聲亦駭瞻行必執履

屏息細語如是者十餘年家人體瞻孝誠亦感泣



之後任至黃門侍郎

司馬攸安昌侯父卒哀毀杖而後起左右雜屑下乾飯與理中凡同進泣而不受太后自往諭司馬稽喜又諫皆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攸不得已強為之飯

皇甫謐字士安少遊蕩無度事所後叔母任能孝得瓜果輒以進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二十日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而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飪存教豈我

孝經

卷三上

十四

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魯之甚乎謐乃感激成學始有高尙之志躬稼著述號玄晏先生卒時遺命賞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也

孔仲山新野人家貧奉親變姓名備為阿里街卒正身厲行

祖納字士言范陽道人少孤貧有至行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父聞其佳各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有人戲之曰奴價倍婢納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穀之皮耶

庾褒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勤儉篤學事親以

孝聞父亡作管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

褒曰母食不甘子將何居母感而安之母終服喪

廬居有斬墓栢莫知其誰召隣人集于墓而自責

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

之樹褒之罪也父老咸為垂泣自後人莫之犯

見伐其常也集隣自責以感化之此若

子之道也彼有刃其伐木者非孝子矣

言非道不行同族庶姓奉以為主後居林慮山人亦歸之卒之日同保皆慟哭呼天

孝經

卷三上

十五

殷仲堪陳郡人父師病積牛仲堪衣不解帶執藥揮

淚遂眇一目居喪以孝聞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

子仲堪父常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

聞之而不知其人問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對

曰臣進退惟谷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母王失明彥每言

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召辟躬自侍養母食必

自哺之母既久疾至於婢僕數見捶撻婢忿恨伺

彥暫行取蟻蝻炙飼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

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  
然即開從此遂愈後彥仕至中書侍郎陸容菽園  
雜記云當塗民邵姓者至孝業合章事母母目瞽  
備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外出妻以躄躄奉之  
其事與翁子同母亦復明不知為何代人附此有  
相類者至於食蟻蠅而日俱明  
豈此重主醫目而天故命之乎

王悅字長豫瑯琊王導長子事親盡色養之孝悅對

父語恒以慎密為端得其懼心比亡後導不勝悲

慟恒與母曹夫人併當箱篋夫人卒為之不忍聞

孝廉 純孝 卷三 上

石昂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

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

相與詣東土閣上昂行義可以應詔

薛天生晉陵人其母有外家之喪嘗蔬食天生亦蔬

食母未免喪而逝天生終身不食魚肉以母卒於

蔬食之中故不忍食魚肉則已之居喪又可知矣

建元三年表之

王戎字濬冲瑯琊人有至性為豫州刺史母憂不

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棋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

起時汝南和嶠亦處大憂量米而食哭泣備禮但

不及戎之鷄骨支床也晉武謂劉毅曰卿數嘗至

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和嶠雖備禮

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

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憂戎裴令亦曰

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冲必不免滅性之譏父渾

卒於官所歷九郡致賻數百萬悉不受孝子不家

於喪戎之謂與開濬冲常夫婦日夜持籌復有饋  
李之鄙乃能却賻賢者固不可測

于衷字偉元王修之孫城陽管陵人也少有志操痛

孝廉 純孝 卷三 上

父儀為司馬昭所殺隱居教授累辟不就廬墓側

旦夕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存日

畏雷母沒後每雷輒至墓曰哀在此讀詩至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

莪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遺者

皆不受及司馬氏篡魏終身不西向而坐以示不

臣於晉又顧權早孤每讀蓼莪執書號慟門人亦

為之廢詩罔極關懷篇章感發足見孝子有同然

也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

綿帛嘗冬時就孔思遠宿衣悉夾布飲酒醉思

遠以卧具覆之百年初不知及覺引去謂思遠曰

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下淚傷故貧也死無以殮

因時之感孝子悲焉宜其終身不御帛絮然非至性蓋亦罕矣

黃舒東莞人也家貧自力養侍雖盛暑未嘗不冠帶

親意所在千里之外不以為難親死皆身為墳而

廬深野無人猛獸左右嗥安之也每夜定或寒月

號哭聲常飄蕭出林薄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獨

孝親純孝 卷三上

日飲一杯糜形色枯槁人勸其還哭而不答行路

之人皆曰黃舒今之曾參也有司旌表其居曰參

里

戴良字叔鷺母好驢鳴良常學之以悅母

陳遺吳郡人性至孝母好食饋底焦飯遺作郡主簿

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孫恩賊

亂從袁府君出征先時聚得數斗焦飯未展奉母

恒帶自隨及敗逃竄人多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

夜涕泣耳目俱廢遺還入戶再拜號啕母目亦然

即明後舉孝廉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寓

青州逮毓七世時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

性至孝父終居於墓三十餘年至朔望躬掃墳塚

巡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屢徵不就

孟陋字少孤清操絕倫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

食肉者十餘年桓温重之不敢屈致宗之曾孫也

郭巨隆慮人家貧養母盡孝每供饌母必分與孫巨

謂妻曰兒分母饌貧不能供子可再有母不可再

孝親純孝 卷三上

得乃埋其子掘地三尺得黃金一釜上有丹書曰

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民不得取項利侯孝行不載郭巨豈

以埋兒為滅倫乎乃天則憐之矣

郭世通會稽人年十四喪父至哀家貧備力以養繼

母母亡負土成墳思慕終身嘗與人共於山陰市

貨誤得一千鍊追還本主驚異以半酬之不受而

去元嘉間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勅

榜其門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里何孟春集云郭

世通即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憂不能字謂

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憾也遂瘞其子

暨遜字茂言餘杭人仕至關內侯以孝行著咸康五

年旌表有碑在餘杭縣西

徐孝穎丁母憂三年衰經不離身冬不擁絮形惟骨

立杖而能起嘗見人盜園中某退避之

歐寶居父喪隣人格虎虎走入其廬即以衰衣覆藏

之隣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

後虎送禽獸以助祭

張敷字景胤小名植父小名梨文帝問之曰植何如

孝純老

卷三十一

二十

梨對曰梨是百果之宗植何敢比父卒哀毀過制

詔改其居曰孝張里

郭原平字長恭備作養親義不獨飽父篤疾彌年長

恭未嘗安寢父亡慟絕而蘇躬自營葬喪終遂不

復肉又自構祠堂每歲節哀思不食高陽許瑗之

自建安歸以綿一劬道之不受理之謂曰今歲過

寒而建安綿好故以奉尊親長恭乃拜受及母亡

毀瘠彌甚既葬墓前有田數十畝耕者每裸袒囊

其墓長恭輒往哭之乃竭貲貴買其田農月必求

帶垂泣以耕買得來好束帶耕田亦一僅見宅常種竹或盜其笋

長恭見盜者墜溝因作橋溝上又採笋置籬外亦

不惟憐之恤之且鄰里乃慚愧無復盜者宋文帝

崩長恭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口益以家世

見異先朝私為感動耳太守蔡興宗嘗餽俸米百

斛不受興宗復表其殊行舉為太學博士會興宗

卒不果夫孝為德之本長恭以孝稱百行俱備悲

臨朝喪也謝絕餽遺廉也構橋籬盜仁

張融至孝父母歿皆負土凡瘞將死遺命左手執孝

孝純老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經使人捉塵尾復魄以為凌雲一笑

劉懷慰字彥泰仕宋為尚書駕部郎父亡持喪不食

醢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姑弟妹事寡叔母皆篤恩

義

吳遼烏程人性孝友值歲饑大疫父母暨一家死者

十有三人遼病篤不能葬隣里咸以草裹而埋之

遠愈家徒四壁晝則傭賃於人夜則陶甓伐木夫

妻勤苦期月成七墳塋十三棺鄰里嘉之遼嘗夜

行道遇虎虎輒避之太守張崇之勞以羔鴈之禮

命補功曹史達辭不受

王接字祖遊河東人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嘆曰  
王氏有子哉同郡馬收薦之太守劉原曰處士王  
接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原乃呼見曰君慕肥遯耶  
對曰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  
樂願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仕為京府  
參軍父在野病下膺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  
路果得父函問便徒跣號咷奔起水漿不入口數  
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

孝純 純孝

卷三 上

五

憂已也吏部郎度杲之嘗徃候願之為設食唯枯  
魚菜蔬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知自由常膳魚  
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愧我非郭林宗也  
庾黔婁字子正或為子真新野人性至孝少好學仕  
南齊為屏陵令政有異績父易在家遠疾忽心驚  
流汗即棄官歸時父疾始二日家人悉驚其速還  
也取糞嘗之以甜滑為憂旦夕稽顙北辰求以身  
代聞空中語曰聘君受命不可延汝誠禱既至故  
延至月末晦日父亡居喪過禮廬于墓側三年仕

至散騎侍郎

杜棲字孟山上虞人善清言能彈琴齊時為國子學  
士以父老歸養父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既殯晨  
夕慟哭不進鹽菜每遇朔望節歲必慟絕而甦嘔  
血數升何胤謝朓並貽書以滅性勸戒至祥禪慶  
見其父一慟而絕初胤兄點見棲嘆曰卿風韻如  
此必獲嘉譽但恐不永年耳 喪盡其哀哭繼以血  
夢中見父一慟而絕  
自有大年

孝純 純孝

卷三 上

五

陳奇河北人少孤事母至孝博通書史尤精於易常  
非鄭康成馬季常解經失旨  
江泌字士清考城人少貧以砍樵為業母早亡泌以  
生缺供養為歉遇鮭不忍食食菜不忍食其心惟  
食老葉而已母墓忽為野火所燒泌哭三日淚盡  
繼之以血後仕齊為中郎參軍世謂之孝泌  
袁廓之字思度陽夏人因父死非命終身不聽音樂  
布衣蔬食足不出戶誓不臣宋時人比晉王哀顏  
延之歎曰有子如袁廓之足矣仕齊太子洗馬  
江淹考城人少孤採薪養母仕齊梁累官御史中丞

弟江洪亦以孝聞為太子舍人

顧歎字景怡鹽官人年六七歲父使之田中驅雀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貧無以為業每舍後聽人誦書無遺亡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有孝行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遂隱不住南齊高帝屢徵不就

蕭獻明蘭陵人初仕員外殿中將軍母病躬禱侍藥夕不假寐母亡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齊世祖詔曰獻明喪過乎哀遂致毀滅可贈為中書郎

孝紀 純孝

卷三十一

二十五

任熙字伯遠任昉之後事親至孝居喪毀瘠為政清淨辭疾告歸勤農力穡居室致給循訓閭門內則可法年六十九

宗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即奔還救之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崇事之號曰宗曾子

張滄字季鷹吳縣人有清才善屬文遭母喪哀毀逾禮人以孝稱為齊王問袁曹楷因秋風思尊鱸遂

命駕歸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荀靖九世孫父法超任齊安復

令卒匠號慟而絕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聞哀無不悲悼天監元年兄裴鬱林守征賊亡于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舟人赴救得存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兄憂歷四年不出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爛形枯至親不能辨事聞武帝詔遣中書為之除服擢豫章王左常侍匠雖即吉而毀悴愈甚外祖孫謙戒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

孝紀 純孝

卷三十一

二十五

故擢此職非惟君命難拒顯親揚名豈獨爾身哉匠乃拜

張弘策范陽方城人幼以孝聞母死三年不食鹽菜梁武帝以為輔國將軍

陸襄字師京吳縣人仕梁為著作郎後以建義功追封餘干縣侯性至孝父母沒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以父閑被刑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搗摘供厨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性至孝居父憂過禮

孫是名家世儉約居甚貧家有弟五人皆行勤  
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梁簡文帝以  
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席被褥單複  
畢備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  
溝壑不害行哭求尸聲不暫輟見死人溝中卽投  
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尸  
憑尸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爲流涕卽江陵權殯  
乃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弟殷不佞  
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聞方母死江陵

孝紀 純孝 卷二 上 二十六

時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哀慟居  
處飲食一爲居喪之禮及迎母喪歸葬居古鬼如  
始聞者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栢每歲  
時伏臘必三日不食累官太傅錄尚書  
劉隆字孝智彭城人居母憂廬墓再期不食鹽酪惟  
麥粥而已隆冬止者單衣家人慮其凍中夜竊道  
炭床下寃因煖得寐及覺號慟嘔血梁武帝聞其  
至性敕使省視服闋除尚書省丞  
張暉字四山吳人少敦孝行父穰爲青冀二州刺史

遇害嗾終身蔬食布衣侯景叛嗾爲所執景欲存  
其一子嗾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在爾處求恩于  
是皆死贈侍中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六世孫也父  
經北魏中郎諮議參軍蘭五歲時父未飯乳母欲  
令先食蘭不肯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  
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稍受經史  
過目輒誦丁父憂日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嘗  
自守視警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

孝紀 純孝 卷二 上 二十七

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蘭母  
慮其不得還感疾而卒蘭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  
投刺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  
每哭眼耳鼻口皆血流經月餘因夜而卒  
蕭勵字文約梁宗室子也爲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  
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所或遇風雨仆卧  
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父景特鍾  
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  
太子中舍人景薨于郢鎮勵聞奔喪赴江夏不進

水漿者七日廬於墓所親友隔絕悲慟嗚咽傍人亦為隕涕既免喪拜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為人患及勵在任獸為之斂暴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以送勵勵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

裴延僑少孤孝事後母歷官中書令

徐份東海鄉人也父陵孝友聰慧份少有父風九歲

為夢賦陵見謂人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仕陳為

孝兒

純孝

卷二十一

海鹽令有惠政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病篤

醫禱百方不能愈份焚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

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

張昇榮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

枯悴骨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邑里盜賊不侵其

鄉州表其爭詔旌門閭

劉霽字士暉十四居父憂喪過乎哀每哭輒嘔血母

卒廬毀二年哀毀如初喪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母終居喪盡禮與范

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初子鏘母嗜蓴母歿後恒以供奠梁武帝義師初至此年冬祀求之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方薤遂終身不味蓴菜

徐孝克東海鄉人也性至孝事母陳氏盡就養之道

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餽粥不能繼崎嘔乞食

以克給入陳宣帝嘉其操行以為國子祭酒每侍

宴常取珍羞異果納紳帶中歸以遺母帝嗟嘆良

久乃勅目今宴亭孝克前饌並遣將還餉母後為

孝兒

純孝

卷二十一

詩陳亡客長安家徒壁立母病欲糲米為

粥不能常得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糲米者

孝克悲終身不食焉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仕後魏為太原縣令年踰七十

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

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墳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

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表其門閭

楊引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為叔所養事母至孝母年

九十而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



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靡服誓終身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表其純孝詔集書標揚引至行仍假以散員之名

姚子篤江陵人母以焚死終身不忍啖炙

倉跋北魏人孝行見稱詔旌其門

劉溫南陽人事後母至孝雖極捶楚而孝不衰母亦

感悟慈愛遂隆友愛弟濂仕元魏爲暹光諮議兄

弟俱死於難

孝史 純孝

卷五上

三十一

韋獻字懷文杜陵人事繼母以孝聞仕豫州刺史

蔡祐少有大志事母以孝聞事魏爲都督以功封伯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東魏孝靜帝時

爲內較書德林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返葬故

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傷之居貧輒軻母氏

多疾無復宦情其後母疾稍愈乃令仕進累官通

直散騎侍郎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

口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明醫

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數日間瘡頓瘳

東海孝廉王璠及王儉並有篤行母亡皆吐血毀瘠

至練服兄弟追念初喪父時尙幼哀禮有關重制

服衰幼而父喪長而追服 雖爲踰禮足見孝性

陳玄太子也後母謗之陳侯令玄自殺玄投遼水魚

負之出玄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

崔承宗父仕漢中母喪因殯彼中後青徐歸魏遂爲

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扶喪還京孫惠蔚聞

之吊贈備至

孫淡太原人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不食以

孝史 純孝

卷五上

三十一

差爲期母憐之後有疾不使知

謝貞有至性年七歲祖母病風眩不食貞亦閉口不

食母李授以孝經輒成誦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

復蘇家人懼邀長爪禪師爲之說法具言孝于兄

弟既寡若毀至滅性誰當養母自後少進醴粥

庾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貧無以葬備書以營至

于掌穿葬事獲濟南陽劉虬撰孝子傳

閻元明安邑人有孝行除北隨郡太守以違親養泣

涕喪明悲乞歸養一見其母目遂復明事聞詔旌

之復其家母亡服闋心喪不輟每忌日悲慟鄉隣兄弟亦感而雍睦百口同居

公孫僧遠刻人居父喪至孝年饑省食減食以養母

及伯父時兄弟亡貧無以葬備力于鄰以辦喪具

躬負土手種樹不憚勞苦兄妹婚嫁僧遠自賣為

之成禮詔旌之并蠲其賦一身之值幾何以供兄弟亡存之用僧遠聲價

重於身矣

雷紹字道宗求師經年通孝經嘗讀書至人之行莫

大於孝乃投卷嘆口離違侍養非子之道即還鄉

孝紀

純孝

卷三十一

三十一

里躬耕奉養母喪哀毀骨立跡是知名以功授大

都督進爵昌國伯

孫期濟陰人少為諸生治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

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學執經

壟畔里居化為仁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相戒勿

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賫羊酒請期期驅豕

入草不顧司徒黃琰待辟不就終于家

崔彥昭武城人雖為相退朝侍丹膳與家人齒頰色

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

崔振真定人少好學居家孝為宗族所稱仕魏為秘

書中散以謹救為孝文所知尋兼尚書左丞子朗

終侍御史溫厚有風尚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幼孤事母孝其伯父稱謂吾家

曾子也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比齊時辟不就家

故富每凶歲散粟賑貧合藥救疾羣犬生子交相

乳之人謂仁心所感比卒趙郡士女聞而流泣相

與樹碑於墓

顏衍進士歷官有政績知沂州聞父有風痺疾即棄

孝紀

純孝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官歸侍親樹父矢未嘗少倦後官至兵部尚書致

仕

田德懋平涼長城人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

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

牛修身丁父艱毀瘠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文

帝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吊降璽書慰勉

并賜縑米復下詔表其門閭

徐孝肅汲郡人也早孤不識父及長問父形貌於其

母因求畫工圖之置之廟而定省焉朔望則享之

事母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  
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茹  
蔬飲水盛冬單衰毀瘠骨立祖父父母母墓皆負  
土成墳廬墓四十餘年被髮徒跣至於終身

薛濬字道願少孤養母以孝聞開皇中歷考功侍郎  
帝聞其孝賜其母几杖輿服四時珍味母喪命鴻  
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徒跣霜雪中

五百餘里足墮指凍朝野痛傷州里賻助一無所  
取尋起令視事竟不勝哀而卒

孝紀 純孝 卷三 上

田翼養母以孝聞開皇中母患暴痢翼謂中毒藥遂  
親嘗糞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  
人共厚葬之

韓子誕文水人親歿負土築墳居喪造禮聞于朝褒  
嘉之及卒視其脊骨皆毀大業表其閭貞觀中獨

其賦役猿悲而腸斷人傷則骨毀但未  
如孝子之心碎裂當何如也

熊康豫章人父以醉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  
章師少沉謹有至性初授孝經嘆曰各教其在茲乎

居父母喪盡禮州里稱之後為梓州刺史有政聲

丘鐸奉二親孝羣母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嘗  
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念母岑寂繞墓巡行泣曰  
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開鐸哭聲虎為避去山

山若更為寂寥到不如鹿之  
馴擾狼之守廬更添一件  
虞謹父好老氏父喪備極哀痛日誦道德一過乃已  
哭淚下漬磚為裂

唐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哀毀過禮州里稱之  
時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急求歸令問狀對曰母  
有疾志寬輒病令疑其妄繫于獄馳驗如言乃慰

孝紀 純孝 卷三 上

遣之母終負土成墳高祖遣使拜散騎常侍表其  
問 母病亦病足見神脈  
州通痛指心痛是也

虞世南繼父寄陷于陳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  
還乃釋服嚼肉

劉子翼晉陵人仕為著作郎貞觀間召之辭以母老  
詔許終養江南巡察旌表其居為孝慈里

房玄齡父疾綿十旬不解衣父喪飲食三日不入口  
竇抗持父疾束帶五旬不弛

李百藥侍父母喪還徒跣數千里雖除喪容貌癯毀

者累年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脉者久之雲移乃去及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異武后時平章事時后黜中宗為廬陵王居房州欲以武三思為後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力諫感悟迎中宗復為太子仁傑復進張柬之桓彥範等卒復唐室

丁公著蕪州人舉明經授較書郎三歲喪母七歲

孝紀 純孝

卷三十一

三十一

隣母抱子哀戚不肯食父喪負土作塚貌力殯懷

見者憂其死孝詔旌其閭

劉三復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

東海王義慈事親孝于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

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

解釋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

子溺愛之命操常執勤主炊為三弟設席操服勤

不倦張遣其子讀書命操箠驅隨之操即執鞭引

繩如僮僕三弟嗜酒縱恣抵忤於人致人踵門詬

及其母操即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日不謂三賊

有此令兄某抵忤長者不義也相與拜操而去繼

母亡操訓養三弟恩愛過於平日服母喪哀毀骨

立每夕有狐狸羅列左右將旦乃去後以明經擢

第調臨渙縣尉佐政寬仁官舍設几筵以祀父母

出告反面過其庭鞠躬如也每旦具冠帶讀孝經

一遍然後視事讀至喪親章號咽不勝于昭有文

名次子雲恭謹有父風高尚好學

駱賓王越東陽人父博昌令早亡事母竭力裴行儉

孝紀 純孝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再辟幕下皆陳啟峻辭意致委篤人以方李密陳

情表永徽中歷官侍御史後調臨海丞因武后廢

廬陵改唐為周遂棄官歸後為徐敬業草檄事雖

不濟忠義昭然明萬曆間發人特祀于邵胡應麟

作傳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性至孝及進士第中宗神龍初

為給事中母老病取惡調侍數日鬚髮輒白母未

及封而卒方塋吏乃齋贈制至日知殞絕于道左

右為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偕欲表其孝使求狀

辭不報

李釗以寧州城中無穀父疾病未知吉凶不食穀惟

茹草迄至奔喪

沈景筠烏程人性至孝母懼雷及卒葬宅西每雷鳴

則奔至墓所號泣云兒在此賀知章為撰孝德傳

褚無量擢明經玄宗為太子官侍讀釋奠日講孝經

隨端建義聽者嘆服母喪廬墓有鹿損所時松柏

哀號不輟鹿為馴擾不復侵害鹿無知而損其墓

感其孝誠不為害則異矣乃若

孝紀 純孝

卷三上

三十八

李光弼帝幸陝數存問其母令郭子儀輦其母還京

師二年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

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哉此項利侯紀畧所載

之時猶以不孝為念

楊執一非躬藝黍稷不以供甘旨非手樹桑麻不以

鷹絺絺既極安親之心方展事君之節揚名顯親

之孝張說稱之

趙隱奉天人父死朱泚之難廬墓十餘年不應召後

擢第拜相

歸登字冲之蕪州人事繼母篤孝舉孝廉又策賢才

貞元初為起居舍人累官尚書封男

何起門建德人性至孝父死廬墓備極哀戚大曆中

刺史肅定以狀聞天子表其閭唐書孝友列傳稱

其行

董召南安豐人苦學讀書隱居行義事親以孝聞韓

退之作董生行以送之曰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

識惟有天公知

王質躬耕養母年逾強仕不求聞達親友規以揚名

孝紀 純孝

卷三上

三十九

顯親非耕稼可致始白於母請赴鄉舉登元和進

士謚曰定所至人士重之

韋溫侍親疾調造湯劑瀰二十年衣不弛帶入為監

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既

謝輒解歸

劉澧怙之次子怙得幽州三月病且死澧侍湯液未

嘗離側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至孝舉進士不忍

去左右自負其母入京師母亡廬墓嘗養孤侄自

以乳哺之乳爲生流天下重其行稱爲元龜山房  
瑄嘗嘆曰見紫芝一信守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其見  
賞於時如此

鍾紹京字可大潯州人鍾繇之後性至孝童幼時嘗  
得瓜果不敢先食以奉二親累官中書令封越國

公玄宗時人

賈循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親亡負

土成墳廬其左手蔣松栢特號關中曾子既卒縣

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畧禮部尚書稱頌嘗

孝紀 純孝

卷三十一

四十一

謂今之頗牧安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

太守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

壩人以爲瑞德宗建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

王燾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解帶親潔

湯劑

顏真卿字清臣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使河東劾奏

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

聞者聳然

獨孤庠父喪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吊客來輒

號慟幾絕

鄭善果父誠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  
爲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善果父以身

殉國母崔氏二十寡居以節聞自漢於誦誨善果

奉教惟謹克己治政時人稱之

宋練高安人爲長沙椽四世同居以孝聞咸通中觀

察使裴休上其行誼詔旌其門賜帛水

今孤楚觀察使王珙愛其材將辟楚楚雖在珙所以

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預宴樂滿歲謝歸

孝紀 純孝

卷三十一

四十二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父母以孝聞舉進士

第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息不羈

學與路隋合易詩書春秋禮孝經論語撮其粹要

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帝稱善遷中書舍人

司馬銓事繼母孝俸祿不入私門

朱敬則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

李源以父死於賊終身悲憤不仕不要絕酒董惠林

佛洞燈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殿其先

靈也每過必趨未嘗踐階穆宗詔曰源曾參之行

恬然無營

王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答于母前

孟熙販果實養父母承顏順旨温清定省出告反面愛敬備至父嘗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水漿哀號幾至滅性苦寢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此亦偶然耳未聞曾子之家掘地得也

孝記 純孝

卷三上

聖三

張希崇事母至孝朝暮母食必侍立左右徹乃敢退流敦儒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

痛隱留守衛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間

焦懷肅母病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

蕭統後梁宣帝曾孫少備書事母孝

侯知道靈武人居親喪穿塚作壙背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墓次哭泣無節七年不止后塵積首率夜半無墳踊而哭鳥獸為悲號時邑人

程俱羅孝行不異知道李華作二孝贊以表之

路隋父泌從渾瑊會盟平涼為虜所執死焉時隋方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

陳京桐廬人有孝行親喪廬墓刺史表其門時人目其鄉曰至德里曰如曾

陳太竭浦江人武鼎之子二親並亡即墓手植松柏終身衰麻哀哭弗徹每食果殺鳥為不啄

趙琰天水人字叔起父温卒于仇池惟母存初遭

孝記 純孝

卷三上

聖三

氏亂琰為乳母携居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既熟之際必親調之為袁州司一事琰積四十餘

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嘗不哭泣悲慟終身斷諸肴味食麥而已時稱孝子

張元琰字温卿號州受鄉人性至孝居父喪七日不

食累官刑部尚書

沈嶠烏程人丁父憂廬墓六年不櫛不沐鹹酸不入

口哭則嘔血刺血書經年三十而卒

姚察父僧坦淪沒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向

問至江南遠除母韋氏喪羸瘠之餘益加毀頓因  
加氣病陳丁入長安丁後母杜氏憂在服制中有  
白鳩巢於戶上

廖洪父母之喪林上為墳結草廬墓詔旌其閭

黃縮表州人以孝行著

謝陟明母喪未葬隣人失火將延已舍慟哭卧柩上

甘與同焚里人憐之共拜以免

唐邇五世同居事繼母以孝聞累官安西大都護封

魏縣侯

孝純 魏孝

朱三 上

聖旨

殿中監張九臯至性聞於州里孝感通於神明白雀

馴狎於廬哭臨時黃犬為號

楊建德母亡遂廬墓側哀毀不勝有紫芝白兔之祥

有司請加旌表廉察以避差科罪劉憲判云建德

義貫天經瑞彰靈應州司請加褒異錫類之儀載

光使局作此科繩昧禮之情何甚各字即不以敬

罪也但漢趙孟嘉親不開延各字何反以科

十年鄉里稱孝為樂安守陳蕃與相見問及妻

而罪之則飾情干譽益亦有矣  
王懷俊幼喪二親廬于墓側有芝草白兔之異時上

官以為刺史元利濟善政所致高思元判為孝通

神明誠感天地卒以為懷俊孝感之應也芝兔之

人瑞境有孝子即無芝兔可也利濟善政當以懷俊為首何必區區問瑞慮哉詳何如

李晟幼孤奉母孝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

姑在堂婦常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即卻之不得進

達禮敦教類若此

李臯為衡州刺史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果疾之

陷以法貶潮州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

州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

孝純 純孝

朱三 上

聖旨

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復

刺衡州然後跪謝告實

郭雁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蔥薤終不嚼口

羅遜父喪幾於毀滅服除布衣糲食

李嵩居母喪柴毀服除家人未嘗見其言笑

路敬淳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

容癯毀妻子不辨

絳人三十喪父母五十猶衰麻鄉黨稱氏不名貴之

也



五代秦族後周洛川人性至孝父喪哀毀過禮以母在

抑割哀情以慰母心與弟榮先篤友愛母歿終喪之後不入房室者二十年鄉里感歎詔旌表之

趙震陵川人性敦厚父喪三年人稱其孝資產盡讓與兄好施與子安時安榮俱狀元及第

李宗諤饒陽人七歲能文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為人風流儒雅內行淳至事繼母以孝聞與弟宗諒所著有文集

劉通譙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收妓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事聞褒美之

孝記 純孝 卷三 上

四十一

卷三上終

孝紀 純孝 卷三 下

明清漳蔡保禎端卿甫輯

同邑林日瑞廷輯甫較

豫章朱 露公湛甫訂

浯江戴 冠子彈甫閱

純孝第三之下

宋鄭綺浦江人通春秋事親極孝父照繫獄當死綺上書請代事遂白母張病孿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解衣綺臨終歎血誓言子孫勿分財異爨乾道

間賜號冲素處士子孫世守其教

慎知禮衢州信安人仕錢俶為掌書記從俶歸宋累官鴻臚卿時母八十餘懇求歸養退處十年縉紳稱其孝

孝紀 純孝 卷三 下

一

郭琮台州黃巖人至性孝悌少喪父事母張氏極恭順供給飲食必萃珍異凡母之所欲必親以奉之或經家人之手則形之色慮失母之意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酒不減鄉黨異之至道中詔旌

其門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於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黃巖人感其行善事母者多

顧忻泰州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

每鷄初鳴具冠服率妻子詣母室問母所欲如是

者五十年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哭泣祈天母

目忽視年九十餘無疾而終此自孝之常經便足格天便足壽母

羅威字德仁番禺人八歲喪父事母至孝耕耘爲業

勤苦供母朝夕不離左右異果珍味隨時進供鄰

家牛犯其稼威刈芻納其門牛家相戒勿犯每見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二

老者負於途率代其任令異其行召署門下吏不

就將母遁去隱居增城縣界令去復還母年七十

天寒常以身温席而後受其處母歿廬墓哀毀有

白兔馴擾墓側

寇準字平仲少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犬太夫人性

嚴常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繇是折節從

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瘡痕輒哭及爲樞密直學士

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歿時求一縑爲

衾遂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知慟哭盡散

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

李祚徐州豐人也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家人百

計勉諭不聽

施慶浦江鄭濂之僮濂有至行慶效之親喪哭泣不

輟三年不御酒肉君子賢之有此至性不宜以僮僕目之矣

許俞宣城人少喪母事父以孝聞供給甘旨晝夜不

怠所欲無遠邇必致之當隨計偕安輿扶侍稅舍

輦輟與妻子供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

豐厚恐貽父憂公卿聞者多率俸以助其養父年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三

垂八十謂俞曰親爾登科之後沒于地足矣真宗

大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第授涪陽從事扶侍歸江

陵別業卽路有日父病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澣

濯必親或問其故俞曰澣濯于家人之手慮其厭

息也父喪摧毀幾至滅性或歷父經繇之地涕泣

者永日嘗過琅山別院馬上忽泣下僕問其繇

曰我父曾寄此也士流伏其孝

李玘大名宗越人力耕事母母卒讓田與弟堅築

于墓所負土築墳及二代諸族父母墓墓者

年歲六墳成復留守三年令兄之子賣  
給年六十足未嘗入縣門大中祥符九年詔雜表  
之

李瓊杭州仁和人居衆安橋幼失父家苦貧而致孝  
於母後以鬻繒爲業家稍豐厚孝心益堅娶妻有  
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嘗十餘起母誨諭之曰汝年  
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我免汝之勞苦瓊曰  
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去其母遂不之強  
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凡市人知瓊之孝者物之出  
必先求以奉瓊瓊得之十倍酬其價或問之瓊曰  
冀誘其甘滑以奉母豈議價焉淄州人張用聞其  
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四

鄭褒字成之應進士舉至京會詔罷同寓王元之留  
褒俟秋行褒曰褒有老母向之去數千里別數百  
日者欲干名以顯親故雖遠且久若在母左右今  
詔不時至聞老母必計程以待遲一日卽貽母一  
日之憂元之曰生有純孝足警世之爲人子者贈  
以詩云褒也甌閩士文高行益修干名逢詔罷歸

討迫親憂鷗鳥終相狎公卿謾欲留  
蘭巖奉養差後登咸平後判福州以領  
望子計日及德  
非真性未易解

陳侃字君和永嘉人事親至孝親疾嘗藥衣不  
解帶居喪盡禮五世同居至道二年於守乞蒙上  
其事太宗嘉之詔旌表其間爲孝門陳君賜其母  
李氏束帛旌米祥符七年侃卒至今建牙鄉人猶  
稱其家曰陳孝門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五

郭廷謂彭城人幼好學工書善騎射性恭謹事母以  
孝聞  
任元受字盡言事母孝母老多病未嘗離左右元受  
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繇或以飲食或以藥濕  
或以語言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  
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  
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  
都督欲辟之入幙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  
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况能  
舍母而與公軍事邪魏公太息而許之程明道先

生日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信哉

李清臣魏人少孤事母盡孝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  
時經目輒誦登皇祐進士歐陽修壯其文以此薦  
軾歷官尚書右丞門下侍郎徽宗嘗欲息朋黨清  
臣與執政者叶輔上意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  
范純祐仲淹子受業胡瑗瑛能文性孝事父不違  
左右仲淹出鎮關陝純祐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  
得其才否故仲淹用人無失而屢有功

郝獻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養親舉進士歷通山令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六

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上書請致仕為父求官執  
政諭使至任而後請則可乃留妻子於家獨奉父  
行踰歲竟謝事得太子中允以歸而樵卒自畚土  
造塚詔賜粟帛妻誦事舅姑亦以孝聞

趙君賜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離左右及登進士  
第以親故不願仕父歿始出累官給事中常論蔡  
確章惇罪

宋冲國孝於事親平居得微物必薦家廟乃敢嘗累  
官知太常禮院

賈黯鄧州懷人有至性初黯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  
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在朝數言事  
人稱其介直

沈瑄汝州梁人性至孝塋父母不塞墓拊棺而卧三  
年同妻負土成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元豐  
中詔旌之

亨書工元豐中修景靈宮選天下畫工優者待詔翰  
林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黃廷堅字魯直分寧人性至孝奉母安康至為親滌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七

虎子未嘗頃刻不供子職嘗手書云王欲稚川元  
豐初調官京師寓家鼎州親年九十餘矣尚問貴  
人家歌舞醉歸書其旅壁間云鴈外無書為客久  
蛩邊有夢到家多畫堂玉珮繁雲響不及桃源欸  
乃歌余訪稚川於邸中而和之詩曰五更歸夢長  
若短一寸客愁無奈多慈母每聞烏鵲喜家人應  
賦屢屢歌身如病鶴翅翎短心似亂絲頭緒多此  
曲朱門歌不得湖南湖北竹枝歌王稚川既得官  
都下有所盼忘歸余戲作林夫人欸乃歌二章與

之歌云花上盈盈人不歸東下纂纂實已垂臘雪  
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飛從師學道魚千里  
蓋世成功黍一炊日月倚門人不見看盡林鳥返  
哺兒此山谷錫類之孝力勸稚川以歸侍云

司馬康字公休夏縣人溫國文正公光之子也幼端  
謹不妄言笑敏學過人博極羣書事親至孝丁母  
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骨立光薨喪祭皆用  
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吊者大悅居廬蔬食寢於  
地遂得腹疾服除為著作佐郎兼侍讀竟以腹疾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八

終公卿士大夫以至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贈右諫  
議大夫

蕪過軾子軾謫黃廉永州獨過隨侍凡生理晝夜寒  
暑所須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嘗為文曰志隱賦覽  
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

陳介鄧州人力學強記博通經史汴省以文學辟主  
師席不就性至孝親終廬墓盡哀鄉人化之魯文  
靖為撰墓碣傳述其行

楊綰華陰人少孤貧事母甚孝性沉靜大曆中拜相

制下朝士相賀奢侈者靡然改行

陳大卞仙遊人平治中進士為威武軍僉判與章惇  
舊悖當國屢招不往以有事朝堂封二親拜且泣  
曰吾不能與時俯仰黽勉仕宦者為吾親耳遂致  
仕

錢棄晉江人性純孝母喪負土成墳結廬居山董腥  
不入口形容毀瘠制終始還肥寧中郡守順州人  
之請兩聞于朝乞召試擢用以勵風俗嘗著孝志  
六篇州繳以進 適昱集至孝通神三十卷錢棄著  
孝志六篇今俱無傳殊為可惜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九

黃傑字平叔龍溪人好學力行父忠助構疾傾貲求  
醫或言不為子孫計槩泣曰苟父疾愈雖子孫饑  
餓吾亦無憾父年九十六母鄭氏九十九將卒曰  
為子若爾者少吾願為汝子若爾者少吾願而逝後槩  
妻有孕將彌月妾其舅曰妾以某日將為爾子  
及期果生彥臣官至朝散大夫封榮承郎賜緋  
累贈朝散子孫科第不絕人以為孝行之報 世豈  
足矣語既非情事尤不經克昌厥後謂孝之報則  
可謂父投胎  
以報安其矣

劉海直字子浩年十二喪父十六喪母特已知若學

篝燈几筵之秀號慟旋即誦書率至夜分嘗一夕

族父聞其哭甚哀問故曰讀馬周傳至其言少失

父母夫馬之養無所施為之悲感不能自止講夢

掩卷讀孝經而歎歎孝子之情竟觸而痛子浩少

孤况當衰經之際宜其悲不自禁也故云讀李令

自陳情表而不墮淚者非

孝子也胡同病之感者乎

淳于雍髡之後早年乞養且稱其純孝

李肅之郵城人內行修飾母喪廬墓撫幼孤弟承之

至成立神宗稱其一門至孝

郭周乎字仲先建安人事母至孝居母喪哀毀篤至

既葬廬墓三年郡守欲以八行薦乃辭服闋以朝

散郎通判興國軍嘗遊蕪軾之門聲譽藉甚

侯均蒲城事繼母以孝稱

徐浩字東之晉江人第進士事繼母盡孝母家貧累

年扶掖不離側腹中帶屨履躬自澆濯之嘗為江

州推官母子皆以高壽終

史聲沿海人元祐間以進士登顯官始家貧先喪母

侍父自養不給惟盥鹽菜粥而已日夜讀書每晨

樵採以供養自食糜糲不厭也及登第迎養於

中途遇疾卒聞訃哭不絕聲日夜奔赴至喪處哀

慟幾絕扶柩還家寢苦枕塊及葬處居其處日為

負土培塿某後成一隴如山吊者惟以頭叩地哀

哭未嘗與人談笑

呂鐘旌德人幼孤事母以孝聞操行端介嘗遊宿濠

間過潘氏不御酒肉潘惟而問之對曰遠遊親養

弗給而敢自享厚饌乎孝子一物食不

忘乎親正如是比去潘贈

以全不受識者異之

葉惟周松溪人少孤事母竭力母多病究心醫書湯

藥一日母自外家遭疫還其家死者六七人惟周

在側頃刻不離疾不能染母亦愈後母終哀毀骨

立喪葬亦循家禮鄉人稱之

李華字實夫溧陽人父歿居喪毀瘠盡哀母疾衣不

解帶者十餘年

周大雅嚴州人親喪廬墓趙休泰改其鄉曰至孝

尹焯字彥明一字德克洛人也少師事程頤嘗應舉

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焯曰噫是尙可以干祿乎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十一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十一

哉不對而出告願曰不復仕矣願日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終身不就舉

王必正尤溪人性至孝紹定初除漳州通判累官至朝請大夫尚樸雍懿王女事父母一飯必躬視與其兄必學必謙極友愛嘗做范文正公例以郭外田五百餘畝勸義莊以資族人冠婚喪葬之費又設義塾延師以訓族里子弟子四慈恭懃愍皆登進士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十二

馮順德建寧人早喪父奉母王氏至孝飲食必親供時遭離亂負母逃于山谷孝傲不替母多病順德或終夜不寢勵志學醫親調藥物母病遂愈老益康健

劉敲奉母兄以孝弟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有所須口未及言敲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俱供奉母每疾病夢敲進藥及翼日轉有間劾既而敲寢病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

周士禎襁而失怙以母寡年四十不完娶母故始娶

姜氏生一子周歲而死姜氏撫子守節四十餘年院司旌其孝節雙美天蓋以姜之節而報周之孝乎

史詔字升之鄞縣人以孝聞過大比輒引避常曰無母氏之節已無史氏矣蓋幼孤賴母以存者也誓終身母子不相離大觀二年詔舉八行鄉人以詔應命遂與母避于縣東大繇山郡守跡所往迫使就道誓不起鄉人稱爲八行先生如此人真不易大繇山中得不款口此中有人乎身將隱矣焉用文爲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十三

龔明之字熙仲幼孤鞠於祖母李李少時嘗慶綠袍判官口與汝七十七崇寧中正及此數果病亟明之焚香於頂禱曰願減已筭五年益祖母壽李病遂愈年八十二方卒正符五年之數

余元卿黃巖人宣和寇亂負母而逃仰天誓曰若全母當焚身以謝寇定欲償前誓母止之乃焚一指祝確歛人朱熹外祖淳厚孝謹親喪廬墓一兄一弟後先客死不憚萬里徒步以歸其喪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卧于柩側不忍離去蓋其天性云

陸時雍淳安人幼孤貧與兄力樵養母稍長補郡學生念母兄食不給語掌膳曰吾日飯勿盡炊願輟一膳遺母自以一膳分爲晨午其苦節孝養如此後登宣和進士第中博學宏辭科歷秘書丞復請以恩官見子

張根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方病至鷄鳴則少蕪後更不忍聞鷄鳴聞卽淚下

許道幼因母病遍求醫書博覽方劑遂爲名醫誠諸子日人子當侍膳嘗藥不知方術豈爲孝乎孫是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十四

世上傳授醫學

陳天隱蘭溪人端重好學事母以至孝聞大觀初詔以孝弟睦嫻任恤忠和八字旌其門

陸滋字元象通毛鄭二傳易春秋旣冠辭試鄉舉母病不行後三年復在選中察母有難別之色後遂自訣曰夫仕不獨爲時亦爲親苟戚吾親言何行哉自是絕意不仕惟留心經史九流百家無不淹通或引以答客問章解句折不差一字聞者咸語終年讀書不如與陸先生一日語

狄承嗣蓬縣人母年八十忽病牀不起承嗣湯藥必親嘗夜則焚香叩天願以身代母卒幾毀滅性負土成墳廬墓三年

母印安仁人事親孝卒塋西郊朝夕哭奠風雨不輟陳道周湘潭人少孤家貧奉母至孝母終廬墓日自陶磚歷四年塋墓高三丈墓成而周旋歿附塋母側鄉人立碑表之

黃觀泉本江夏人曾祖爲進興縣令因家焉觀泉於父母喪哀毀踰禮廬墓六年墓側產芝朝廷賜粟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十五

帛獨徃役旌之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性至孝宋高宗時爲將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扶襯還塋累詔起復飛連表乞終喪廬墓哀毀過人雖高宗不聽終喪而哀慕之情終不可解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天性至孝丁母憂哀毀骨立旣塋朝夕哭奠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



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喪盡  
盡禮

趙善應字彥遠宋宗室相汝愚父也居饒之餘于性  
淳篤有古風父病迎醫行禱暑不解帶遇喪勺飲  
不入口既殯居廬啜粥祥乃食菜吳終喪比御猶  
弗入也事母尤謹母畏雷夜雷必披衣起問雷已  
乃去嘗冬夜遠歸恐扣門驚其母露立達旦俟門  
啓而入母疾刺血和藥以進卒哀毀骨立終日俯  
首柩旁聞雷起立垂涕終喪後言及親未嘗不流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十六

涕也生朝必哭於廟父病肺卒膳不以諸肺為羞  
母生歲值卯終身不食兔肉

李彭年廣德人紹興中進士以二親没于兵感慕不  
已蔬食終身郡守洪興祖聞于朝詔旌其門人號  
其里曰旌孝

王進慶瓊州人事母以至孝稱紹興間母陳病替而  
且疾篤慶刲股為粥奉母疾愈目亦復明

胡師徐字宗武崇安人博學通經尤長於詩紹興中  
第進士幼失怙事母至孝名聞鄉閭朱文公亦稱

其操行母喪廬墓三年以祿不逮養竟不仕而卒  
吳德彰惠安人乾道間兵荒父母俱歿于外時德彰  
年幼不能收骸骨以塋既長訪求不可得乃以檀  
香刻像以塋於山谷自後山下有奇氣襲人經久  
乃息人因號其山曰香山

王凱字和中晉江人嘗應八行舉徐師仁論其為人  
履行無玷事父母篤孝居喪廬墓三年不忍去與  
其弟相友未嘗一日離雖至貧凡衣食俱不肯求  
於人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十七

陳壽電白人替已十年紹興間母死將葬壽欲扶柩  
至壙人或止之壽曰母生我鞠我今日歸土壽忍  
以疾辭索途一二里雙目頓開人皆異之

杜誼字漢臣黃巖人也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夫  
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  
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為墳  
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胫雖大雨雪未嘗  
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覆一春必三統  
墳號而後去既塋遂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往助之

輒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干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山發涿水推巨石走數十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傍山之民居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以祖蔭入官至贊善大夫後通判梓州卒子揆纔十六歲哭誼墓旁而卒

毛珣字子仁吉水人舉進士父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四守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至父應倫卒于官母高繼卒于池陽歸塋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十八

持柿荷土以爲墳手抵面黥親友不能識廬于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而卒郡以孝聞賜其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兄溥字文胤亦以哀毀卒於舟中

尹慶龍中興人事親以孝聞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其側手書孝經千餘本散鄉人讀之有羣鳥集于墓林

劉子暈字彥冲父母廬墓三年執喪過哀致成羸疾

除服授通判興化軍以不堪吏辭歸

錢堯卿字熙載樂清人吳越王七世孫年數歲居父喪如成人廬墓終制遂以孝稱母卒哀毀過禮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屏聲色却滋味者三歲人以爲難紹興中表其墓

趙宗憲丞相汝愚子天性篤孝能守家法居父喪月餘始食粥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官至直秘閣

方穀字性夫桐廬人性至孝父死廬于墓飲食寢處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十九

皆如禮覃思積年註禮記集解朱熹嘗曰方氏禮記解儘有說得好處

潘祺溧陽人性至孝好學尙氣節父病祺焚香額天請以身代後果愈僉謂誠孝所感游太學與陳東爲友東欲陳時政祺曰奈親老不能與子俱子不可不勉陳意遂決及登第所在朝野瞻重

錢涪字申伯海陵人翰林學士總之孫也事親孝家貧而甘旨獨豐母病藥必親嘗居喪哀毀骨立悲動鄉閭廬墓三年誦佛經以資冥福

泚師正母病危師正捧母手曰若天奪慈顏正亦不能生母曰汝若毀滅非盡始終之孝也師正良久曰忍死強生當從其教以為津梁居山洗心忘形與草木俱後雲氣覆庭異香滿室而逝

余公彥弋陽人歲貢入太學乞歸養宗黨稱之無間言親沒負土成墳作雲亭以致其思

李載字伯熙黎陽人少苦學隆冬讀書著足于水性篤孝侍母病衣不解帶至病亟不能食載亦不食母知之至為強食以慰之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二十一

許遂字伯通宜城人蚤孤事母以孝聞里人每勵其子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

葉貫道字公一 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草割股和劑以進者再母服之皆差後母復病垂絕乃額天願減已三年以益母壽母後果三年卒人異之既葬築菴于側祭掃必痛哭嗚咽元兵劫掠鄉民橫羅鋒鏑暴骨盈野貫道命子聚而埋之表曰同歸之墓晚歲優游號茂林逸叟居紫華山中

金葵字景陽休寧人父卒葵方七歲哀慕如成人事

母孝謹

余安行字仲勉弋陽人性篤孝親喪廬墓名其亭曰無盡以志孝思歷官朝議大夫所居有巖如月號石月先生

林彬字彬之晉江人世家孝義彬早預薦以母老不忍行時楊仁翁累請祠侍父郡守真德秀以溫陵二孝目之凡鄉里義舉彬皆為之倡晚以一尉終馮元字道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悉倣古禮不作佛事遇祭日與門生講說孝經嘗夢異人與紺蓮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二十一

花使吞之曰善讀此必大顯後為翰林學士贈戶部尚書謚章靖誦佛經期上天堂宗儒教則為君子天堂若有君子居之祭日說孝經是君子之子所為也豈徒以啟發門人云乎

李敏之字伯通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鄉人稱之

牟天壹其先閩州人來居通州事母至孝好古力學母卒哀毀啜粥廬墓三年與弟同居尺布斗米無所私

劉潛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舉進士為蓬萊令代還

過鄆州聞母疾亟歸母死一慟其妻哭亦

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婦死于義

李誠之龍溪人事親克孝踐履篤實隱居城市間義

學以教鄉人不義之財弗視橫逆之怒弗加有古

君子風劉宗道嘗曰吾漳有誠之猶夜中之孤燈

涇中之脉涓

柴淵字益深永豐人早從沈俊呂東萊游其學必以

聖賢為師親喪年方四十即不應舉江端明嘗謂

其事親孝撫孤侄如己子闔門之內和樂肅雍居

孝純

純孝

卷三下

二十三

喪不入私室哀哭幾於喪明

續豐荊州人母老家貧無以克養不食肉詔給豐月

米二斛錢一千并令豐噉肉

不知是宋何代宗孝如此當時風化淳厚

亦可想見

楊大明南康人親喪廬墓三年畜鷄司晨為狸所捕

越夕狸震死

捕鷄其小也安問狸狸哉天心仁愛孝子足之震耳

徐偉臨湘人事母孝母死毀瘠至嘔血舉孝廉不就

去之陸渾縣解落山中教授生徒依之以居者三

百餘家

陳嗣光字朝倚寧德人處已廉事親孝宗族鄉黨稱

焉朝廷舉孝廉縣以嗣光應詔邑博陸游為立孝

廉坊以旌之

務觀宋世名士定無輕舉

胡淵字澤之性至孝以親老家貧授學浙江歲終度

父母所須力能致者盡市歸以奉退無私焉以母

有疾遂不復遠遊卽里中教生徒晨夕歸省每詣

生饋食有肥甘悉持奉母母憐其誠為強進食蔬

飲水躬自安之為文定公父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

孝純

純孝

卷三下

二十三

人聘為子弟師主人矜其食舍肉密歸遺母為別

設一器馳送乃肯肉食鄰媪兒無不歎息感動年

未三十翁然以德行為鄉郡所稱兄與嫂俱早喪

姪子演年五歲浚生甫數月守道時未有室顧無

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後推進士第

授秘書省正字遷較書郎秘書郎以直言罷徒步

出錢塘門惟書兩篋而已

王炎午吉州安成人宋國子生事母孝母歿毀甚里

人趙生慰之書云創巨痛深形羸髮變若使夫人

尚在忍見季子之如斯炎午持不變廬墓終喪與  
文丞相善未死先為祭文張之驛道以速其就義  
謝鑰闔之長溪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  
仕子謝翱以被天祥之印天祥死麻衣絕履旁皇  
山澤號泣無常

孟子克鄂州人親喪廬墓鄉曲稱孝

越州應天寺僧不記姓名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  
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

元廉希憲字善甫世祖時歷官至平章政事丁母憂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五

勵則嘔血寢卧草土廬于墓側諸宰執欲極力起  
之相與詣廬聞其恸聲竟不忍言後雖奪情強起  
出則素服從事入而衰經不改居父喪亦然希憲  
在中書振舉綱維綜核各實當時誦治卒之夕有

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

王閩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貲既老而貧不甘澹薄每  
食必需魚肉閩朝夕勤苦入市營奉不闕父性復  
乖戾閩左右承順甚得其心歎鄉里稱焉父嘗卧  
疾一夕室中失火延籬壁間閩聞火聲驚起馳救

火已熾煙焰蔽寢戶閩突入火中解衣裳父抱而  
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焚死世祖  
聞之復其役

嘗汝道齊河人母嘗寢疾晝夜侍養不去側母憐之

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可善藏之汝道泣

拜曰父母起艱難汝道恨無以報恩尚敢受此乎

竟辭之悉讓與弟天地無私而於佳植殊品別為

別為鍾愛况婦人尤愛少子不以私之以獎滋培父母無私而於孝子慈孫

孝也汝道不受讓以與弟真孝友尚全美

黃道賢泉州人嫡母唐無子道賢襁褓時生母燕以

疾去道賢能屢請于父召還孝養二母父篤疾虔

禱于天願減已年以益父壽百凡醫藥莫效一禱

即愈孝誠格天如此果延一紀廬墓終喪至元初

詔旌其門

蕭道壽興平人家貧事母孝每旦候母起時盥櫛凡

飲食必母先然後敢食或母怒必連杖伏地受責

謝過候母色喜乃敢退至元中表其門

李彥忠永平人性至孝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至治

中旌之

何從義洛川人祖父母亡從義廬于墓側旦夕哀慕

惟啖蔬食事父母孝養尤至祖伯叔及伯叔皆無

子比亡從義咸為祭葬如禮鄉人義之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

庸夜禱北辰叩頭出血疾遂愈後母卒哀毀幾絕

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

往欲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雷濕咸歎異而

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利以供祭祀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卒居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廬泣血三載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生四子皆

幼全為撫養成入各求分異全不能止凡田廬器

物自取荒朽瘠瘳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

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慟毀瘠廬墓終喪詔旌其

門

奉先葉縣人天性至孝父卒既葬嘆曰奉先兒時

父常戒家人曰兒幼勿令獨入林野慮其驚恐今

親歿一旦棄於林野吾心惻然安所忍乎乃結菴

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種樹木數百株時呼為孝

子林奉先以視夢我之感淚不知其誰深淺也

馬希先懷遠人舉鄉貢前夕夢靈槎賦已而果然後

廬祖父母及父母墓凡九年

姜兼字大民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

死兼哀慕幾絕既葬朝夕哭奠獨居墓下荒山中

躬自樵採止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

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感感而悔皆迎親焉鄉

孝子益庵不犯其境凶逆為華其性風化之原實在于是古先生之以孝治天下也夫豈苟哉

張旺舅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舅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九歲賣錫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旺舅無資命

醫唯日夜痛哭告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業

微不能多給竟不娶以終母年事聞于朝詔旌表

之

單仲昇增城人父喪與兄同居養母至孝至大戊申

母鄭氏卒卜地以葬廬墓三年蔬食水飲不事家

業鄉里稱孝

蕭羽武陟人仕無為路教授親歿廬墓事聞詔旌表

之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廬墓三年繼母歿河決不克葬  
殯於城西敬祖露處依于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  
之爲結草舍芘之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濕疾  
至治二年旌其家

饒宗魯字心道臨川人性孝五歲母亡恒以不逮養  
爲恨春秋展墓涕泗交流既去猶嗚咽不自禁事  
繼母孝養備至家饒好施著有易傳庸言

王德新莘縣人爲淮東廉訪司僉事丁父母憂廬墓  
七年不茹葷飲酒諸道交章薦之有日行符曾閱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天

學紹朱程後旌表其孝廉

孔全鹿邑人父成病封股肉啖之愈後卒居喪廬墓  
三年手自負插墳高三丈餘

陳乞兒夏縣人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爲墳人欲助  
之則泣拜而辭時與孔全並旌表

趙榮扶風人母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  
太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疾愈及卒號慟不勝  
墓之日負土成墳廬墓終喪

王士弘中部人父博有疾士弘傾貲求醫遍禱諸神

額印成瘡父歿哀毀廬墓有奇鵲來巢甚相狎終  
喪復建祠墓前朔望必往奠風雨不廢事聞旌表  
之

張恭偃師人以兵部符署案牘親老辭歸侍養父喪  
過哀侍母馮尤謹歲內採野菜爲食而營奉母甘  
旨無乏母疾嘗糞以驗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  
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劍母驚悸而歿恭居廬  
盡孝詔旌其閭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天

馮英河內人性孝友父喪哀毀二兄繼歿獨事母併

奉二寡嫂與居比母卒英卜地葬諸喪親負土爲  
四墳手植松栢廬墓終身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常衣鹿皮號鹿皮子學純行卓  
宋景濂稱爲隱君子性至孝父患風孿君采扶之  
以行歲久益勤後患風痰氣弱不能吐山君采截  
竹筒時吸而出之母郭早歿君采不識見其遺衣  
輒捧之而泣

石輝祖字光遠淳熙凝懿事親恭謹晨夕必鞠躬問  
起居承候顏色不命之去不敢去得一嘉味必先

奉之然後食人稱其孝

山腹之養孝之小者起愛也敬足謂能養

郭居敬尤溪人博學好吟咏詩文不尚富麗性至孝

親左右承順得其懽心既歿哀有過而與禮稱嘗

撫虞舜而下二十又四人孝行之樂序而詩之名

二十四孝詩用訓童蒙時虞集歐陽玄諸名公欲

薦于朝居敬牢讓不起

王讚諱劍州梓潼人少喪親培土成墳二十年不脫

衰麻韋植奏劍南孝子十六人讚諱居首

楊立義昆明人仕為騰衝府同知事親至孝親歿負

孝祀 純孝

卷三下

土成墳詔旌其名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合肥人丁母艱日夜悲號有

甘露降于墓樹人以為孝感官右丞相死於難妻

耶卜氏與子得臣女福章俱赴水死忠孝貞節萃

于一門比晉卞壺家猶過之見宋景濂傳

蔣官字伯離儀真人至正初中選貢三歲喪母哭如

成人五歲通經善屬文遭父喪勺水不入口者三

日既葬立碣朝夕哭於墓下洪武初仕蘭陽丞

易炳文襄陽人元末隨父友旺徙居沔陽父喪廬於

六年哀慕終身時人重之多選

易孝子居前有池產藍帶蓮人以為孝感

張子英建寧人幼孤侍母王獨居元季盜賊橫肆妻

子被擄子英負母而逃備經阻後寓黃溪備書

養母母嘗思婦孫廢寢食子英跪曰但得母安妻

子可復返賊退遂奉母以歸妻子亦果生還

郭回邵武人有至性家貧竭力事親母年九十八而

卒回備身以葬每旦請墓哭祭如是者十四年太

守以聞詔表之

陳士元贈詩有云一十四年風雨裏孝心行盡不如君諸志作鄭同

孝祀 純孝

卷三下

孔明允字孟達諸暨人讀書尚志節操履清純元季

兵興奉親居義山中負米為養驩如也同邑張辰

謂明允當阨窮而守益固孝益純庶幾行古之道

者云

宋杞大都人年十九喪父號泣絕而復甦水漿不入

口者三日過哀成疾杞有繼母自度不起囑妻楊

汝善守志事吾母遂卒楊遺腹生男子人謂孝感

天不絕其嗣太定中旌其門

皇 明李英邳州人年十五喪父家貧力作養母冬寒必



温余席母常病疽英吮之而愈母又病滯下嘗糞  
味甜心切驚悸卒日夜哀慟廬墓三年洪武間詔  
旌其門

張宗魯開封人四歲喪明二十遭亂負母逃難其妻  
扶掖而行歲饑宗魯賣卜給養不足妻採菜以繼  
之天下既定奉母還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  
母三人遺骸合葬父墓洪武間旌表其門

張十遵化人有孝行甫六歲父歿力作養母元末兵  
亂身隸軍伍出入必拜其母夜則俟母安寢乃退

純孝  
卷三下

三十一

母嘗病目旦夕焚香祈禱復卧水上一月母目復  
明洪武十八年旌表門閭獨其軍役

王興新城人一作保定人母李氏年七十病嗽醫禱弗效

乃卧水白溝河額天以請如是三年母病遂愈事  
聞詔表其門仍復其家三年

趙士亨字應嘉晉江人試吏于縣未幾棄去杜門讀  
書移家九峯山父蚤喪明母復風癱而奉養極其  
甘旨湯藥必親累歲不少解父母卒喪葬盡禮廬  
墓以終制時山寇李光甫等嘯聚剽掠村落焚民

廬舍每相戒勿犯其居後教授于鄉洪武初以人  
材授繁昌仰窪河泊官以告歸卒于家

呂宗爵其先晉江人洪武初避寇來漳家于龍溪之  
觀林兄弟四人宗爵居長性純篤有孝行父疾夙  
夜扶持奉湯藥父洩痢必躬滌廁滌衣歷十餘年  
孝敬彌篤父歿持喪盡禮母先卒時家貧塋不能  
備禮至是啓之重斂易棺與父同窆鄉黨咸稱其  
孝

印岳楚雄衛千戶性仁孝忠義嘗見屍暴露者解衣  
覆之有死弗能殯者皆與之棺洪武末征革石瓦

純孝

卷三下

三十一

那寨時天寒糧絕卽殺所乘馬以食軍士奉母必  
先意承顏母病衣不解帶者旬日後征麓川力戰  
而死

魏敏鞏縣人洪武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母病請告歸  
省未至而母卒敏卽之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  
五日廬墓三年旦夕哭奠如初喪鄉里稱其孝事  
聞朝廷旌之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十歲喪父哀毀幾絕洪武中以

薦知樂安縣陞光祿署丞迎母就養母病籲天求  
以身代母年九十卒身負土成墳廬墓三年哭泣  
不輟事聞召拜文華殿大學士辭朝廷不允欲以  
風勵天下之爲子者遂以通政司右叅議致士仍  
旌其門曰孝行子權倫養親二十年亦以孝稱親  
終遂隱不仕鄉邦重之國家旌孝不吝顯秩仲常  
初辭不允旋即勇退不惟  
卓倫宜其有象賢也

溫禧字宗鈞程鄉人洪武間以明經薦授本學訓導  
雖祁寒暑雨衣冠侍立母側不少怠母卒勺飲不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人口者三日好箇古  
道孝子

王中登封人業農不讀書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且  
夕哭奠未嘗櫛髮易縗墓側無水浚井四丈無泉  
中環井而拜泉乃湧出洪武間旌表其門

呂升字德升新昌人宋孝子蒙之後家貧好讀書母  
徐先卒父迨九十升竭力奉養飲食起居不離左  
右父年益高便溺不節升無間晨夕躬自抱持就  
溺不使浣床褥如保嬰兒然如是凡十年父以百  
歲卒洪武初舉孝悌力田詔授江陰主簿辭不就

養兒待老當百年之期待人而行此孝也  
抱持老父如保嬰兒真孝子矣三年之愛今乃得  
反之反哺之義豈  
徒飲食云乎哉

陳文合肥人早喪父奉母至孝元季率家來歸累官  
都督僉事屢建軍功卒追贈東海侯謚曰孝勇

朱勇朱能子性至孝居喪哀毀人不能堪襲父公爵  
累著軍功後提兵歿於陣追封平陰王

卓敬字惟恭温州瑞安人性至孝讀書寶香山寺時  
年十五晨昏之禮雖遠不廢會夜歸值大風雨晦  
暝不辨所之得一牛兒馮之而行及歸啓門乃一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黑虎時以爲孝感所致登洪武戊辰進士祀建文  
之難論者咸推敬爲第一

范表字恭肅永樂進士爲守令天下廉吏推爲第一  
性至孝廬父墓側木生連理二子鏽鏃皆舉進士

趙巖堂邑人母亡奉父甚謹家貧嘗借貸以供其父  
艱苦不使父知養父使父知其苦食不甘食  
即此一念勝郭巨不以遠乎父歿

合母墓建祠墓側闔容事之亦如生時永樂中旌  
其門

厲孝先少貧永樂間父被誣京師往身代之尋白其

事遇父疾卒欲扶柩還人有勸曰父歿于八千里

外一窮庶人耳不如焚化之為便孝先號泣不聽

輒欲自鬻鄉人有仕于京者憐賻以布粟又典貸

益之歸葬廬墓火堇非禮也力貧共餽以歸于子

心無憾矣梁伯鸞死屬土人無令

雷境字彥達建安人幼孤事母至孝永樂間以孝舉

至京回辭而歸終南為仕宦之捷徑尚且不可

容與悌字行白香山人性質醇謹學博行修永樂為

本縣教諭事母最孝鄉人稱為孝行先生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三十一

張添保字求安浦城人天性至孝痛父早逝言及輒

流涕哽塞事母尤謹承顏順志未嘗少懈母患癰

親為吮血及卒殯殮葬祭一於禮鄉間有貧窘無

告者計家貲有餘即推以賑濟之義方之教尤篤

長子善登永樂辛丑進士第拜監察御史

陳榮字希仁甌寧人少失怙事母孝謹備極甘旨母

患目疾失明晝夜扶持不少離每夕稽顙北辰祈

母日復明似聞有人語曰以舌舐之愈榮如其言

凡十年一日復明母後患病卒二日心向微溫乃

以藥灌入鼻至夜復甦年九十四終永樂丙申大

水二子俱髫年流一夜抵福之螺洲遇潮衝達岸

無恙鄰家弗戒于火及其廬數四輒反風而滅鄉

人以為孝感所致

姚壽南陽泌陽人父仲道永樂九年舉人母喪明若

床褥十五年壽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跪進鄉人

從門隙窺視而知之遇母沐浴身親奉之不使其

妻為力謂妻曰汝未必不厭吾母也

鄭淵字仲涵浦江人性至孝母疾侍湯藥年餘弗離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三十二

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後見瓜輒泣終身不忍

食之因念母得贖疾繼喪父哀毀骨立服除猶哀

慟遇忌日哭奠如初喪終身不變從學宋濂以古

文知名于時濂表其墓曰貞孝處士

蘓原芳龍溪人持重好禮事母極孝讓田十弟絕無

吝色鄉里敬美永樂初薦懷才抱德有司敦促就

道未行卒于家

葉宗可郵縣人官于朝以父老乞侍養允其請後父

就成瀕發宗可白于當道求以身代父得考終于

家知者重其孝行

莫藏字用行海鹽人博涉能詩性孝母卧病父癯瘠瀆死皆剖股療之

顧仲禮保定人幼孤事母至孝遇荒負母就養外鄉

七年始歸見親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爲

養乎俄而疾風蝗盡去苗得不傷母卒嘗歷三年

哀慟如初喪事聞旌異真性足以動天故一言而

朴素新安衛左所鎮撫幼孤事母極孝年十六母喪

塋間政山去家十里素每日至墓泣拜雖雨雪無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間及卒年九十七郡人敬祭之

劉閔福建莆人也字子賢別號良軒母娠時父所夢

九鯉湖得孝哉閔子騫旬後誕遂名之七歲喪親

匍匐哭拜成禮夜宿柩下家人邀入卧室輒啼弗

止竟不許及葬復結廬于側足跡絕不到家道大

風雨民舍盡頹閔廬獨完其孝感如此淹貫古今

博通經史著有易解等書行世一生秉禮無苟行

兩徵青宮講書不就特詔莆田學訓導以旌之

陳恭定安南明王之庶子也王歿居喪三年淚不乾

曉除服衣無彩色食不重味菴蘿長海豚魚是南

方珍品自此絕不到口後爲王謚藝印位以來撫

視族屬戚里恩意有加見南翁夢錄

梁昱字文輝少從諸父游學娶三日遭父喪廬墓三

年蔬食水飲如一日免喪隨計上冢宰蕭山魏驥

重其孝親徃候之仕平定州有惠政

速相廣宗人母喪哀痛悲號既葬廬居三年躬荷插

器負土壘墳時大水而廬不浸遠近異之

鄭英字伯華佚六世孫幼純篤事親孝謹父年老病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劇祈于東岳行祠請以身代父病遂痊越數載父

卒哀毀逾禮既葬舉明經以母老辭母善病英侍

藥不解帶親爲滌器及母卒竭資產營葬後以明

經孝行舉授廣西南寧府經歷卒

沈琮字公禮奉先人事親情文俱備教子弟有程範

鄉人化之父母喪兄弟廬墓六年不茹葷詔旌其

門與弟肆同舉進士官至太守

謝佑字廷佐桐城人正統丙辰進士歷官方伯致仕

少孤貧事母至孝嘗讀書于牛背上母卒終于制

中遺命以衰經殮以終其喪死不志也

也居喪之下

衣帛食肉墨衰就寢托言曠達而况於死乎死者猶服生者媿矣

干纓字應庵和州人性孝友好學為塾師正統間父歿盡哀啜粥不茹葷不作佛事廬墓旦夕悲號終制而還後母卒哀毀廬居如父喪有司欲旌之纓力辭詞情懇至乃寢鄉無大小咸稱干孝子云

王綱定遠人性至孝母病躬侍湯藥母歿哀毀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不茹葷飲酒廬墓三年正統中事聞於之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四十

周廷瑞字應麟山陰人少有孝行一日他出忽心動馳歸父疾正劇廷瑞侍藥不寢至嘗父穢鄉閭稱之正統間父奉檄從軍之闕討鄧茂七廷瑞悲號請代有司憐而更之後領鄉薦聞父訃哀慟幾絕喪終以母老不忍離遂絕意仕進母歿廬墓免馴于側有司先後旌異

應綱永康人入廬喪父母胡氏守節撫成綱遵承教訓未嘗有違母有事不食綱亦不食弘治七年鄉試回過錢塘江潮至舟覆同載者咸沒綱以母老

孀居為念江上若有一物可振而活康謂孝感所致後任歸德州儒學訓導迎母同往愛敬有加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慕踰禮有司上聞成化間奉 旨旌表母胡氏亦以節旌

支琮邑庠生貧甚遇寒母食單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至且客候之良久不出呼其字曰敬將何在乃短衣見云方以所服覆母睡恐覺之故遲耳客歎息憫之巡撫周忱時加恤焉

何新字字子完博羅人居喪廬墓盡禮有司以狀聞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四十一

詔旌表之

梁貞安陽人性純孝官山東道按察副使以母老辭歸侍養母卒廬于墓側遂杜門不出又梁琮亦安陽人父卒廬墓以孝行稱官福建運使

沈鍾齊字仲律上元人天順進士歸省父疾侍養逾年卒居廬三載哭聲不絕仕至僉憲

倪大海永康人祖病侍奉湯藥不離側焚香告天願減已齡以延祖壽後祖年逾九十方終大海哀毀逾禮及葬廬墓三年繼母李忠癯吮其臍出之而

應父歿又廬墓三年值歲旱饑者施粥死者拾棺  
任其田儲廩以贖其族人之貧者有司具奏旌  
表其門曰孝義

錢敏舒城人幼喪父家貧力學事母至孝及中進士  
乞還鄉侍母母患瘡侍湯藥不少離母歿廬墓三  
年事聞詔旌表之

李塘古田人性孝友母喪不御酒食者三年弟求分  
異塘不忍聞而壁而卧弟因悉取膏腴之田以為  
已私而類硤確者為一券以付塘塘曰已均矣受

孝紀 純 卷三下 四三

而藏之終身不言年八十二終

陳文亮字景明連江人生七月而孤事母篤孝或以  
事出外得一美味必懷以進母嘗得危疾文亮每  
夕懇禱北辰願減已年以益母壽嘗驗其味苦  
母疾果瘥比母歿哀毀踰制以子鴻漸恩累封刑  
部郎中

胡本字貫通建陽人性最孝父喪廬墓三年為暖饘  
粥茹蔬鄉間稱之年四十五卒郡守芮林為築其  
墓曰孝子鞠莊先生之墓

應召永康人嘗從父宦遊新安受業於湛甘泉母疾  
侍湯藥不解衣帶比終返棺值洪水泛漲舟為激  
流所漂召抱柩呼天已而風息水平柩免漂沒人  
以為孝感云

黃賓字朝用崇安人性孝友溫和問學有源委繇邑  
庠入南雍文行為六館最援例歸省中途聞父喪  
徒跣匍匐至家塋父于白花巖下蔬食水飲廬于  
墓側終其喪親族有不克塋者推地與之卒之日  
邑人咸悼惜奔走哭吊者踵相屬於道

孝紀 純 孝 卷三下 四三

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孝一日拉十兵駕船販私  
鹽至郡北渡忽霹靂一聲挈人船上江岸十人皆  
震死獨敬觀昏絕中默念我死了我母靠誰即有  
人援之去死所三丈地而甦惟雷火燎髮半禿當  
震死之時猶念其母真生死不二其心宜雷之援  
之也母歿哀慟踰禮卒于窀所

陳思齊字效卿漳平人幼有至性見人節孝事必秉  
筆記之克邑諸生以學行撥補寧洋學生事父母  
尚盡孝敬歿則哀毀踰禮鬚髮盡白躬負土石不

避霜雪結廬墓側老猶家焉應貢以祿養弗及力  
陳告休鄉人咸稱爲陳孝子當道交旌之

林宗署宋樞密人中十世孫性朴古早失父事母以  
孝聞

沈輔字良弼父荒母黃氏輔嘗外出忽心動汗流驚  
曰得非二親不安乎亟馳歸則母難潰不可救矣  
哭踊絕水漿者三日父病數焚香祝天願以身代  
及歿廬墓三年妻瞿事姑孝養備至弘治間詔旌  
其門曰雙孝

孝紀

卷三下

四十四

單植六安人性至孝父傳會試卒于京植哭踊奔赴  
扶輓歸葬廬墓三年日夜號泣鄰婦至廢食貧甚  
飢粥不繼鄰人輟食饋之不受有司欲以上聞力  
辭曰此分內事也何異可聞博學能文中弘治乙  
卯鄉試

許欽績溪人家貧性孝年十六教授於鄉兄弟貧以  
已田讓之獨養父母有疾湯藥必謹告天以身求  
代母卒貸葬廬于墓側知縣郭絳舉克生員父寬  
繼歿因病稿瘞結廬哀哭人不忍聞弘治中旌表

王葵字乘元龍溪人知府昇之子性至孝父病痢嘗  
糞得愈母病日以舌舐之而明又患疔亦口吮而  
愈沁冠之亂葵昇父樞就掩賊猝至撫樞號呼賊  
感其孝不加害廬墓終喪母亦如之天順徵辟至  
京不仕歸卒年八十四弘治間詔旌其門玄孫德  
夫孟陽俱以孝友見稱于時

林逸龍溪人篤行好學早喪父獨奉母以居兄贊居  
桐城逸欲請其兄嫂同居以養母楊氏不聽對案  
不食楊感化順從及兄嫂歸事之甚謹不畜私錢

孝紀

卷三下

四十五

鄉人化焉  
張濂平和人母年未艾而眊濂不離頃刻行操几杖  
食必親授匙筋母痢疾劇爲嘗糞置義田爲族賦  
役費築堤二百餘丈鄉族賴之督學高貢亨表揚  
善里

李養字彥良父歿廬墓手植松栢終身不飲酒每忌  
日輒不食因先世遺文歆逸購得之奔走蕪薊間  
以求表章與人言輒泣下人哀其志及歸得疾至  
家強起陳詩文于庭而卒

此儒者之孝也留心遺  
又遠求表章至死不遺

總之孝思念篤  
期不朽其親耳

范寅字獻明徐州人性孝為太學生為父喪歸甫兩  
月母亦逝因廬墓躬自負土為墳人稱其孝擢山  
西石州知州有政聲

宋璜威城人正德間流寇倡亂城陷賊入璜家欲殺  
其父璜哀告願代父死父因得免璜竟遇害妻李

年方二十二歲伏屍號慟曰汝能替父死妾獨不

能以身殉耶拜請受戮以從眾賊噴噴稱歎曰孝

子烈婦萃于一門與一令箭而去後守節撫孤有

孝紀 純孝 卷五下

成足稱孝子婦矣

錢選字謙伯性至孝母病侍藥久不息及卒廬墓終

喪鄉人稱之

蹇衡眉州人性至孝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華祭

一遵家禮後官都水主事丁繼母憂哀毀廬墓朝

夕哭踊鳥輒飛集哭已乃散事聞旌表

戰翔字騰霄高密人初為庠生父復歿卒廬墓三年

比舉鄉薦母卒廬墓如初後任訓導教人以孝友

忠義為本

深之在范金之正治子率以正無弗端  
矣德其身自作則于道師模兩得之矣

鄒叔戰正父容死大寧徃收父骨徃訪無獲仰天

號哭有老人備告正求之果得破中持出血滲骨

乃收以歸則戰氏之孝不獨騰霄蓋世有至性矣

廖瑀龍門人從幼嗜學行誼為鄉人重事父母以孝

聞每遇父母忌日及生辰朔望清齋三晝夜滴水

不入口以不忘鞠育恩也

譚紀字廷憲蓬州人孝友性成父有足疾左右扶持

四十年不少間父歿泣血三年不御酒肉建思親

堂望親堂時時悲哀終身不替

孝紀 純孝 卷五下

南真肅縣人蚤喪父事母孝母卒真廬墓三年寢苦

枕塊哀痛迫切鄉人稱其孝

藍純江陵人應貢將赴南雍以父老不行知府吳彥

華曰只此一念可當孝子父卒廬墓不忍歸士林

避之

蘓旻字舜夫嘉定人父病竭力迎醫治療弗效卒哀

毀幾絕壅躬負土治墓結廬其側悲號不少輟一

日大雨水浸其墓旻荷鍤決之獲金五錠人以爲

孝感所致旻不自私盡買藥治棺以施人父有遺



產悉讓諸弟 於讓產可以親友焉於施金可以觀惠焉友而且惠孝德愈光矣

金洲字士敦嘉定人少有志於聖賢之學性至孝事

父能幾諫繼之以泣居母喪哀毀骨立動不違禮

孫堪字志任燧長子餘姚人平生孝友父為宸濠所

害徒放千里負骸歸葬行路悲酸母卒又北走齊

魯號天望觀慟哭殞於喪世稱為父忠子孝云以

蔭受錦衣千戶中武科第一歷官都督僉事

班言臨淄人母卒欲廬墓壓於父不克展及父卒遂

廬墓三年歲旱邑中獨雨或以歸功孝子云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崔克昇內黃人幼以孝聞父遭疾醫藥不效克昇取

父大小便嘗之以審重輕竟治得瘳父年九十九

卒克昇跣足負土築墳廬墓三年有司上其事奉

詔旌表

凌汝祥句容人家貧力耕養母母歿廬墓啜粥凡三

年不返私室朝夕哀哭不輟永豐羅倫書以慰之

知縣章廷珪作詩佳其孝

馮稟慈谿人父老瞶病卧十五年稟奉之惟謹家貧

食必備甘旨里人王緯素重之延為塾師每有珍

味稟輒不食饌覺後必先遺其父然後饌稟始

食 吾鄉余孝子鄉人招之有美味輒不食後鄉中

亦多有同感也 父有老婢病為奉湯藥如事所生或訝之

稟曰吾父存時賴其周旋忘之是忘吾父吾豈忍

此事 尤難知縣買輿雅重其行欲以上聞辭曰此子行

之常若以邀寵褒是邀名也縣體其意而寢 卷一

上舍某姓鄉中為舉孝子彼自求

馮厚字良載生三月而孤比長事母至孝又馮涇字

伯清性孝友登第後以外艱歸哀毀骨立襄墓事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極其誠信事母尤謹皆慈谿人何馮姓之多孝子

也可觀其世德矣

蕭昱字用光山陰人性至孝母喪明昱以舌舐之復

有見後為縣令有循聲

章兵民字士良七歲喪父九歲喪母連年悲啼哀動

鄉鄰賴伯山撫成為諸生窮經力學自喪二親遭

家多難歲復不登莫克襄事恒悲慟如祖括時極

力拮据始克合葬

虞所字敬叔會稽人生九月失怙少知力學與人不

妄交性至孝母徐婺居老患風痺日夜奉養惟謹  
每坐床下候顏色自爲藥劑飲食以進如是者七  
年母忘其有疾也部使者多造虛詞訪郡守泰不  
華尤禮重之後徵爲會稽教諭不就

洛忠早孤事母至孝母疾侍藥衣不解帶皮膚頹以  
身代母卒哀毀逾禮葬時秋雨連旬至期晴葬事  
畢復雨人以爲誠孝所感事聞巡按令有司厚禮  
旌之

包全上虞人養親以孝聞其所居處人稱曰孝聞嶺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五十一

俞謹遭親喪哀毀骨立爲鄉里所稱觀察使孟簡書  
于圖經以勵風俗

丁祥一家貧母老行傭以養母患眼無以爲藥焚香  
露禱日暮漱砥去眵逾三年復明事上旌其門邑  
人楊維禎以詩贈之

高珣農家子也性樸茂早孤而貧行傭供母母葬荆  
塘下以母生時畏靜每夕往墓所措苦簿以卧四  
無垣性地沮洳多虺蛇珣不爲患歷三年不輟嘗  
遇寒時有物夜來爲珣暖足時以爲常珣初意爲

猶或以告人人密窺之始知爲狐郡守劉玉白具  
事于當道學士大夫多爲詩歌美之  
念母寂而  
寒而暖足幽冥感  
應不爽有如此

求漁求澧未此時父成貴州瀕行屬其母必令二子  
力學爲名儒及長母告之輒相對感泣自是苦心  
窮經史以及百家小說靡不涉獵卒以文學有聲  
事母至孝兄弟相友愛澧事兄如嚴父老而不衰  
鄉黨稱之

章蕚字希盛新昌人三歲喪母悲啼不食長事繼母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五十一

如所生父患風疾痛痒異常蕚爬搔撫摩終夜不  
寐如是者十數年父將卒謂族人曰蕚真孝子也  
願其子孫克似之旣而居父喪哀毀具至督學鄭  
瓊造廬存問載之學記以勵諸生此正所謂人不  
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

朱泰甘貧力學母病痿不能起泰與妻吳氏日飯粗  
糲布褐常不完而母之服饌極軟好母性頗暴吳  
常跪受箠撻已輒起進飲食婉婉如初泰死無後  
或勸吳他適輒哭踊欲絕卒奉姑至歿辛苦備至

聞者為之墮淚陶文僖大臨重其孝節為白於官捐貲創祠祀之已而詔旌其門

章良駿新昌人早喪父其祖病瘋手足拳攣不舉駿

日夜撫摩疴癢家貧極力具膳多含伏以哺當春

和輒背負出遊冀得其歡凡十閱寒暑不輟祖年

八十四而卒每對眾涕泣為言其孝有司以順孫

旌之貧而能養恒多有之含伏以哺久而不倦斯為難矣至於方春時和背負出遊娛老人如撫嬰兒非天性與擊念不自此旌以顯孫宜哉

黎景才字敦禮常熟人五世同居少孤力學性至孝

孝紀 卷三下 五

黎崇宇好禮南城人居父喪哀毀逾禮飲水三日居

恒啜粥不進鹽菜廬墓三年不滌沐終喪猶編素

諱日哭臨不止以孝聞

鄭梁幼以割股稱兄弟四人備極友愛開京果肆父

時來肆梁喜趨侍選果之佳者以進或與人貿易

時亦然小民之孝此為最真孺慕之誠正如是耳幼弟以已用費稍繁

請折居梁多方勸止不聽乃擇田園之美給之其

家如姬亦和好如兄弟然有司旌為一門孝友

下繪字以和臨川人性純孝母病祝天請代得愈

之前日大雨祈而得晴葬畢復雨有司聞于朝旌之建孝子坊遠比屋失火不石俱焚至孝子坊返風火滅得免見吳曙谷先生贊中

沈孝子吳縣相城之流巧也携老母處一小舟凡乞

所得分貯筒篋中回至一岸坐地上出篋中飲食

整理擎至船登而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俟母

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亦安

之母食盡乃更它求若乞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

母食也日日如是數年後母死丐不知所之此祝

孝紀 卷三下 五

前聞紀中所載得之沈隱君孟淵所述也夫人至流乞無行極矣乃純孝若此吾又安知非孝子之逃名於行乞間乎

曾和樂安人年七十廬母墓側嚙草枕苫三年不息

陳煥字景川樂安人二歲失母不愛於繼母其父欲

因此逐母煥時五歲哀號父側終身併其妻承懼

事之訖無怨言

俞振紀字肅夫少孤貧事母盡歡雖冗迫不廢定省

之禮居喪三年哀慕憂戚不出門庭

潘洋字文化江西玉山人嘉靖初進士繇中秘改授

經事中不旋月即告歸終養歸丁父艱五色芝產于廬側服除仍抗疏不出以終祖母及母之養祖母病篤夜叩北斗祈以身代祖母忽夢七道士指路病癒丙午母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勞悴浸久先其母十日卒鄉邑稱之

易直字子順宜春人少讀小學及家禮即喜躬行父廷選性端肅諸子少違輒叱怒直跪伏終日不命之起不起父病嘗糞以甘爲憂父卒哀毀一日寇突至抱母號慟賊舍之去母歿廬墓三年服闋例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五十五

應貢上書求解諸生籍督學唐錦察其懇誠許之於是結廬賜崖之山讀書自得嘉靖初有司以聞詔旌其閭少而躬行古禮老而遁跡讀書具有至性加之學問生事祭墓亦循於道豈徒煦煦奉養之孝云乎哉

樊煒字仲光麻城人性孝友爲兒時晨昏定省未嘗少離膝下弱冠父汝文病煒借室李不脫衣冠而養者五十日父愈後十年復病侍奉如初昏且疇以身代而竟不起絕水漿者數日哀毀骨立母黃以不勝哀慟病篤煒晝哭倚廬夜寢榻下痛疚不

寧久之夜夢神人賜靈藥母忽如常爲學博贈文林郎子玉衡玉衡俱進士孫世登科甲人謂孝子之報

紀乎兆海澄人事親孝甘旨寒溫竭力營辦投徒他鄉朔望必歸省母有不豫色率妻蔣氏跪問于庭必得其意父遺田宅以讓弟居父喪廬墓三年不入卧内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五十五

夏賜字國輝通州人家世石工目不知書志行純篤事親以孝聞冬月侍父同寢必夾溺器於懷溫之夕出入事無大小必啓而後行母久病賜侍湯藥常在左右未嘗一入妻室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嘗思食荔枝家在城外值夜大雪倉皇越城叩市苦求以應其它事親之儀皆循與古合賜子以小忿爲弟毆死賜恐傷母志但含淚不言人以爲難嘉靖時人無識不識交口譽之憲司守令多造其廬卒立祠祀焉

余喬烈詔安人少孤事母至孝終身無忤色家雖貧

供養不廢遇甘旨必懷以奉之母老齒落不能啖  
堅如桃蓆之類喬烈亦遂絕口母病侍藥衣不解  
帶祈禱輒應已病不敢呻吟恐貽母憂後母百歲  
終哀毀逾制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朝夕哭奠必以  
錢卜享否若否喬烈亦為廢食三年卧于柩側面  
必朝母不飲酒食肉比薨哀慟如初喪時年已七  
十餘朝夕展墓風雨不輟父先年葬後蔡山麓為  
飛沙所壓率子用草封之沙不為害人以爲孝感  
少備葛應會家小名孝其婦名慈皆主人所命後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五十六

實不負名亦一奇也萬曆間縣令黃元立旌之事  
登縣志余作五君詠喬烈其一也詩曰孝子小  
子人奴不讀書天性自至孝竟悼齡百餘  
終身無忤色食貧有旨蔬母食方進口母病不解  
裙母死絕水漿幾不勝杖苴居喪不露齒除服哀  
如初純哉喬烈  
氏至行我所師

李一鰲陝西之漢中人性至孝奉藩蜀中丁父艱歸  
哀愴備極長途跋涉行至家招其父最相善者日居  
靈堂之側有舉奠卽酌酒相陪如生時晚則以祭  
餘送其家此鄭胃師清賞所載當登第歸初以藍  
衣上酒再更孝廉服三更官服以娛其  
父雖近於戲猶彷彿老萊子而為之至於生死殊  
途當哭泣之時令人舉杯陪祭則情禮兩失之

論曰夫子論孝不外生事葬祭之禮故孝經云  
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  
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斯之謂孝無貴賤一  
也若必侈言鼎養則菽水承歡偏有至性奇莊封服  
則問醫求藥倍覺關情喜談瑞應則攀柏為枯灑淚  
成血更為苦心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禱祭實受  
其福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經義乃庸常之行行  
之萬世者也要之性純則行純行純則各純此純孝  
所繇稱焉辟之絲然此蓋純夫素者可玄可黃可蒼

孝紀 純孝 卷三下 七

可素孝亦猶是如苦行如通神如休符從其異者而  
稱之未始不從純得也五色之繡必始于素異常之  
行必歸于純純之義大矣哉

贊曰

孝道之難正惟其易行率于常性敦其至純亦  
不已曾閔之懿或守其道或樂厥志或以順從  
或以錫類或顯或隱孺慕不寘生事葬祭禮居  
情備時遇雖殊操心一致欽哉純孝斯謂之

孝紀卷三下終

孝紀之部

明清漳蔡保順端卿甫輯

同邑林日瑞庭輯甫較

豫章朱 露公湛甫訂

任蔡紀運廷標甫閱

世孝紀第四

孝跡性成亦關模範世德作求自古尚之顧家

庭之間未必兩是具爾之下豈盡二難間能自

相慕效各盡厥職後先一德若世業然蓋亦難

孝紀

世孝

卷四

矣世有若人風化賴之輯世孝紀

周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

於人一等矣子孟莊子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

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

亡亦不敢改三年不改父之道猶謂之孝况終身

乎

漢李胤字宜伯遼東襄人祖敏為河內守還公孫度

欲強起之敏乘舟浮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

年情若居喪而不聘娶隣居故人與之同年者以

為制服徐邀勸以不孝莫大於無後乃娶妻既生

胤遂絕房室數年卒胤幼孤居喪若成人及稍長

追念其父以孝聞家至貧病乏藥資武帝聞之賜

錢十萬拜官司徒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

以孝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

親友及長各娶猶不忍相離肱習學五經兼明星

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

孝紀

世孝

卷四

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

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屢詔不受名振天下年七

十七終

第五倫舉孝廉後遭母喪過毀傷竟靈不返因哀慟

總命子峯婦鄭皆以孝表樹闕于門

王琳汝南人年十餘歲父母俱喪遭亂舉鄉逃竄惟

琳兄弟守墓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殺之琳

自縛請先季死賊憐放還後辟司徒出薦士而退

清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鄴侯何十四世孫也其先

自沛徙家關中性孝謹遭親喪六年哀毀盡禮  
雉鵲遊狎其居麟鹿出入其門同子芝字英髦亦  
純孝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棲宿其廬嘗上直雉  
輒送之飛鳴車側一作蕭國

三丁覽字孝連山陰人八歲而孤家素微清身立行

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補郡功曹守始平  
長門無雜賓孫權貴重之未及擢用病卒子固字  
子賤少喪父而家貧養母孝敬備至母冬月思筍  
因往叢竹中號泣俄而筍生持歸供母族弟孤弱

孝紀 世考 卷四

與同寒溫嘗夢松生腹自謂後十八年當爲公竟  
歷顯位遷司徒時孫皓悖害固與陸凱孟宗同心  
憂國年七十六卒固與孟宗同時同心而泣竹生筍孝感亦同

六司馬嵩字子昇建昌人仕陳爲大中大夫性至孝  
母病亟禱于先祠願以身代果得瘡子司馬延義  
爲從事中郎性亦至孝每朔望詣墓哭奠始終如

一

寇諒字仙勝年二十遭父喪以孝稱輕財好士獻文  
未爲中山守子祖訓祖禮並孝友敦睦白首同居

父母亡雖久猶於生前所處堂宇佛設隣儀凡村  
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  
必先啓告遠出行反亦如之祖禮爲河州刺史西  
兄弟可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矣

蔡景歷字茂世考城人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工草  
隸爲文不事雕琢長于敘事仕梁累官度支尚書  
子蔡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六歲詣梁吏部尚書  
褚翔嗟其穎異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繼母視  
之不以道徵供養益謹初無怨色原名覽父以有

孝紀 世考 卷四

王祥性故爲更名字大建中擢太子舍人尋授左  
戶尚書

張昭字德明吳郡人與弟乾性俱孝父卒兄弟不衣  
綿帛不食鹽醋日食麥屑粥每—感慟必致嘔血  
服終又喪母哀毀如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  
食十餘年舉孝廉不就

庾沙彌穎川鄆陵人父珮玉仕宋坐事誅時沙彌年  
五歲所生母爲製絲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  
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及長終身布衣蔬食仕

齊為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夕侍側武應鍼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終喪不食鹽味冬日不衣綿績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庭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劉好嗽甘蔗沙彌遂不食焉梁武帝召見嘉之特加褒寵及官其二子後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航將覆沒沙彌抱樞號哭俄而風靜人咸以為孝感隱之哭而慟康伯之母孝卿子庾特字元德少孤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過禮仕梁

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爵

陸邛代人也任東魏中書侍郎父喪居憂哀毀骨立高澄時鎮鄴請門慰勉之邛母魏上庸公主教訓諸子以義方邛雖劊巨痛深出於天性克遵母訓動依法度繼遭母喪哀慕毀悴遂至沉篤頓伏床枕致成風疾弟搏卧病臨終語家人曰兄羸病若此搏死不可使聞哭聲懼致感動及數載家人方始告之邛一慟而絕朝野悲之弟彥師字雲房少

有行簡為邦族所稱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

相南軍事以父艱去職與兄邛廬于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慕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加歎旌表其閭號其所居為孝終里兄邛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讓封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

南北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周武成中父母喪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杖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因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表其閭推授甘棠令其子士雄質直孝友父喪廬墓備極哀慕庭前有一槐樹尤甚茂及士雄居喪槐遂枯死服除還宅死槐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為果德里父子合德瑜亦並徵果德之旌稱其實矣楊慶河間人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頗涉書記舉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衣帶者七旬及居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北齊表其門賜粟帛隋高祖授平陽大守年八十五



大夫葉官歸養炎豪爽尚氣父喪廬居號慕不  
聲有紫芝白鵲之祥詔表其門炎三世以孝聞門  
樹六闕唐德宗時拜相

趙朔安州人徙居天水母歿廬墓刺血以寫佛書及  
父死益烈毀瘠子光遠亦有至性居喪哀毀如其  
父詔表其門墓

尹忬字守忠襄陽人父嗣宗居喪踰禮貞觀中特蒙  
旌辟結廬墳側若將終焉忬時年竭力備養父病  
篤忬不解衣歷年形貌頓瘠幾至殞滅父卒躬自

世孝

七

築墳朝夕號慟老產墓側州將楊洪武奏忬誠信  
著於鄉閭純孝通於幽明龍朔中刺史封道洪改  
其閭為南陔里張東之為記子墓先孫仁恕皆有  
孝行蒙旌王荆公詩有云四葉表間唐尹氏是也  
劉審禮事父母孝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咨歎嘗禮為  
虜執留詔令其庶子易從省之至而審禮已卒易  
從晝夜哀哭不止吐蕃憐之還其父尸徒跣萬里  
扶護以歸見者流涕

宋姚宗明河中承樂人其十世祖棲雲以父死于邊

終身廬墓唐時表之棲雲生岳岳生君儒儒生  
正四世皆廬墓至宗明十世同居慶曆中復其家  
是後又三世同居孝睦不替孝友之門自能同  
至德不衰雖百世可

張常洵字巨川句容人父璋為建州司戶建中四年  
卒常洵廬墓三年墓側產芝十二莖有司上聞旌  
異之其從孫公挺亦以孝稱人謂張世孝云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母卒廬墓三年御書旌表  
忠孝之家時同邑又有徐惠諲鄭崇徐知新三人  
純孝與公號邑中四孝處士孫倅為作孝子傳官

世孝

八

至忝知政事嘗夢其父曰汝至孝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天必相汝及子帆執父喪而甘露降木帆卒  
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其世孝

薛半千字子中漳浦人天性孝友母病嘗藥視膳刈  
股以進伯兄亦鐫血以調藥仲兄焚香於頂以資  
冥福母病遂痊兄弟三人日侍親側雍雍愉愉鄉  
里稱孝凡訓子弟皆以半千兄弟為法一門之中  
雍雍至性  
雖割股焚香弗饒於正而迫切  
之情如出於一宜其為世法也

家事親至孝父卒葬邑之杜潭蒙不忍捨去

下久不還子琰憂懼不已乃叩其母所葬曰龍巖

者謀築室其旁以便終養屬歲饑斗米千錢琰解

囊糴于京口度其可還以畢事不意舟失米無粒

存琰不以爲異畢力成之乃迎父以居蔬食四十

年一日焚香端坐而逝琰居喪哀慕後燕以家事

屬子自居龍岩舊廬慈慕不返榜其廬曰報慈用

父詩句也後以子貴父子志意不遠呂琰克成父志更自勉其情真孝子也其

後有呂升者竭力事老父如保嬰兒孝固有種乎世德之流傳遠矣

世孝 卷四 九

常真項城人父母之喪廬墓三年不茹葷周廣順宋

開寶兩旌之真妻病子宴割股以療卒次子守規

徒跣日一食亦廬墓終制太宗朝表其門

徐國和豐城人兄弟同居宰木連理其子定親喪廬

墓三年家有紅牡丹忽變爲白人以爲孝感所致

定卒子頌居喪三年寢食于墓曾孫傳事親尤

孝居喪如制人咸謂徐氏世孝

朱孝誠全州人母卒哀慕無已結廬墓似感冬笋生

瑞竹以蓋其墓其後郡守碣孝誠之墓曰朱孝子

其子揚善亦廬墓孫皓以母多病終身不娶不

飲酒食肉朱氏之門蓋三世稱孝矣孝誠一作道誠

元戴焞字晉翁號瑤山婺源人父卒與二弟廬墓三

年朝夕致盥沃上食如平生既除喪卒不廢家藏

萬卷恒究心焉有客相過兄坐弟拱立以侍至老

不懈弟焞字召翁號蒼山炤字如翁號潔矩

黃義貞字孟廉餘姚人篤學好修事親以孝聞大德

間徵博士不就隱居鳳亭壽一百五歲其六世孫

濟之能修義貞之行失慈於繼母構於父而逐之

世孝 卷四

益承順無違及父母歿復廬於墓弘治中詔旌之

明張萬和諸暨人力學明經二親喪負土成墳兄弟

廬於墓萬和卒墓大部鄉子孝祥亦廬於墓俱二

十餘年芝草生醴泉出事聞詔旌之名其里曰孝

感

李厚禮無爲人晨昏事親下氣怡色父母終俱廬墓

三年不食鹽菜其子立居厚禮喪亦不食肉廬墓

三年居母喪亦然孫廷春於宣德間母喪結廬墓

側茹蔬啜粥不食鹽醬二年如一日人謂一門三

孝云父子祖孫相為慕效若世業然非天植其性  
厚者服以終身薄者託言禮樂安能三世一轍哉  
李俊海澄人性至孝年十歲母潘氏寢疾齋不效聞  
其祖良嘗割股愈母疾俊乃默禱於天割股為羹  
以進母遂愈鄉人舉其事推官黃直旌為奇孝四  
明豐熙易為世孝

侯英字世傑開州人仕至都憲與弟侃俱以孝稱年  
十二三時母鍾氏眼疾憂泣糧食每夜稽首祈祐  
越四十九日疾愈後官按察使母死計聞號泣

孝廉

卷四

十一

滅性奔還與弟同廬墓有白鷺數千旦夕飛鳴墜  
前人以為孝感有司以聞旌表

論曰夫世德作求淵源之懿雖繇觀法亦天性然也  
是故李信思父終身不寘宣伯紹休亦以孝聞吾家  
茂世父子至性而希祥事繼母幾同休徵孝政宅憂  
烏來助泣厥嗣亦能使枯槐再榮真無媿是父矣尹  
氏四葉表閭孝誠三世一轍又如李無為父子祖孫  
居喪不食鹽醬若三世張諸暨父子兄弟並廬墓而  
有芝泉之異世有孝德子道彰矣當世教澆漓之日

得一士焉亦足以風况奕世流芳其感發植樹  
何如故載之篇章以垂訓焉

贊曰

誰不為子而獨敦倫世以繼世孝德是敦時表  
師之無媿生身時則做之惟率其真父父子子  
祖祖孫孫兄及弟矣萃於一門世道以滴至性  
獨淳匪以邀譽有懷二人猶歎休哉夫孰無親

孝紀卷五終

孝廉

卷四

十一

祥養孝紀第五

生則致養盡力盡志五鼎之祭不如菽水之懼  
貴及親也祿不及親風木徒恨古人一日養不  
以三公換已慮之矣雖孫子作忠死者無憾鐘  
鼎之榮何關顧復孝子有餘悲焉孝教動色有  
以夫輯祿養孝紀

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稱南陽張奉承候  
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安陽令義捧檄而入  
喜動顏色及母亡去官後舉賢良公車徵不出白

奉心薄其喜於奉檄至是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  
日之喜乃為親也

周磐安成人好禮有孝行居貧養母儉薄不克和帝  
末就孝廉舉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三  
仕頻致祿養後思母棄官還母歿哀毀服終廬塚  
側教授生徒以終其身

六朝何子平江陰人少有至行事母至孝為揚州從事  
月俸得白米輒易菽麥以食人問之答曰尊老在  
東不辨得米何心獨後每有贈鮮不可寄親者

不受宋文帝時為海虞令得祿惟以供母不及

孿人疑其儉薄何曰希祿木在養親不在為已聞

者色慚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必頓絕方甦孝

武末年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壘日夜

哭泣常如袒括之時冬不衣絮暑不就涼日以米

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敗屋不蔽風雨兒子伯

興欲為葺理不聽曰我情事未申天地罪人屋何

宜覆太守蔡興宗甚加矜賞為營塚壙人自親而

妻子耳稱稱不忍自奉不及妻孥誠實如何江

陰者跡似矯而心則純矣以方歸參其庶幾乎

何琦字萬倫陽穀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

有識度好古博學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旨

不給乃為郡察孝廉除郎中選補涇縣令王導引

為叅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服闋

嘆曰所以出仕實利微祿私展供母一旦煢然無

怙恃豈可以朽鈍之質復憑清朝哉遂養志衡門

終身不仕桓温嘗過其山曰此中有人萬倫少節

似無伯仲麻仲英臨淄人七歲能詩以親亡祿不及養不復肯

仕博學有行鄉里推服雖凶年盜不入其家

彭乘華陽人性純孝以好學稱舉進士嘗登相國寺閣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以圖一身之榮乎遂奏乞歸養祿養歸養途分及父卒甘露降于墓樹累官翰林學士

許康佐家苦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為親屈

姜公輔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尚書以母老頓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

費冠卿青陽人既登第聞母病亟馳歸而母已葬遂

孝親 祿養

卷五

三

盧慕以終喪嘆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為再詔不起杜荀鶴詩云凡弔先生者多傷荆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却九華山徐中行字元立上饒人登政和進士唱名日自陳其父八十有九願以所得官授父上曰此可以風薄俗從其請詔其父別以官名命之

陳亨運字俊民仙遊人父母連歿廬墓三年倚木而哭木為之枯乾道間舉孝廉堅辭不起縣令乃餽粟帛以旌其孝

鄒極宜黃人治平中舉進士與執政不合乞外除

曰吾讀書丐祿以娛親耳今既孤可復仕乎力請致仕

元塗源字源叟高安人早孤事母盡孝延祐二年知黎州以母老不肯赴母強之至京師即請老而歸母歿廬墓三年

國俞敏德字鳴謙定海人父赴京聽選死母在家亦故敏德甫九歲力不能支日扶柩以歸及長不樂仕進於三山建永思堂環植以竹哀慕久而不替有司屢以才薦以祿不及親因辭不就號曰竹所

孝親 祿養

卷五

四

先生壽一百五歲沈壽康字原懋海鹽人嘗為州吏取祿養親歿居喪情禮兼至廬于墓側敝衣菲食以終其身

論曰吾聞之曾子曰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鐘釜尚猶忻忻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南遊於楚得尊官焉高堂九仞椽題三圓轉轂百乘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此少節捧檄之所踴喜也何廬江何萬倫並以祿養而仕親沒俱隱廬幾少節

之流亞與復有思親不置亟圖歸養祿不及親絕無  
宦情則視揚名顯親又為第二義矣人子於親生養  
死思祿可以養不可以糜遇雖不同其心一也彼甘  
心絕裾者惡足道哉

贊曰

邀惠於國致祿於家所貴能養匪以光華捧檄  
色喜甘旨願奢乃有孺慕薄榮迴車身安子舍  
春戀有加風木增感菽水興嗟絕意仕路癖痼  
烟霞或喜或悲孝心無涯我輯祿養德行足嘉

孝紀

卷五

五

孝紀卷五終

苦行孝紀第六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割股為孝是耶非耶當臨  
危之際計無復之苟可得生割膚非痛以父母  
之身還之父母孝子用心良云苦矣不敢毀傷  
君子道其常耳輯苦行孝紀

漢張楚梓童人父目疾祈禱苦至截指自誓精誠感  
動疾愈元嘉中詔榜門曰孝行

唐徐仲源望江人事母至孝母疾割股為糜疾立愈  
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挿墳獸嘶土而壘壠郡邑異

孝紀

卷六

之貞元間旌表其門改鄉曰孝感

鄭興汾州人幼有至性父卒食不入口者三日母病  
侍湯藥衣不解帶剖股為羹母食之遂愈朝廷旌  
之

李興義六安人父疾剖股以饋父沒廬墓捧土成墳  
詔旌之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  
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宣宗表其  
家

章全益浩城人少孤為兄全敬所鞠母病全啓割股

膳母及全啓亡全益服斬哀斷手一指以報不畜

妻及童僕處一室賣藥自業居城都四十年號章

孝子

王友貞河內人性至孝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

貞刈股肉以進母病愈詔旌其門後屢辟不就一作

貞慎

黃芮欽州人建中初繼母洪病割股饋羹而愈貞元

中父卒號泣不絕廬墓側產芝十四本木生連理

孝行

卷六

者四事聞詔旌之

宋唐傑東安人生兩歲即知孝繼祖母蔣病日失明

傑以舌舐之輒明劇賊犯邑傑號泣負蔣肩賊以

出賊義而捨之母病剖肉和藥以進即愈父亡以

舌舐尸代浴廬墓哀動山谷紹興間郡守以聞詔

付史館賜以束帛割股廬墓恒多有之至於以舌

丘泰字儀仲高安人淳熙間父山疾篤泰割股以進

尋愈轉運副使趙彥操聞于朝孝宗御筆批付史

館父死徒四壁竭力奉母孝聞遠近

阮與子香山人天性純篤讀書通大義事父母色養

惟謹德裕元年父輔病劇與子旦夕稽顙北辰願

以身代而病不痊乃額天懇禱開脇取肝一瓣以

療病即差鄉里異之事聞所可贈帛二仍以孝行

旌其里此危道也近多有之亦不為害豈冥

材辰繇羅源人家貧日營衣食以養父父病號訴于

天剔肝為糜以進父食之疾遂愈鄉聞于官厚宴

饋之時有以詩美之曰剔肝能救父大孝可通天

謝孝義母婺居守節疾篤割肉以療之鄉民狀其事

孝行

卷六

以聞郡將提刑留筠攝郡事給錢米榜所居為孝

義之門

呂昇萊州人性孝父樵失明昇剖腹探肝和藥以進

父服之復能視昇亦不死淳化中詔賜粟帛

許知言閩清人兄逢言弟知白四人俱業儒母病知

言兄弟朝夕不離側越三月藥弗效知言乃齊戒

額天割股以進母病遂愈年七十始卒兄弟哀毀

踰制俱燃香於臂奠資冥福後改其里為孝順

嚴希孟沿海人博通文史尤長於詩父支式早卒家

貧母李御家有法希孟惟母是從家日疏裕母自  
奉愈約希孟一如母心元祐間母病瘵醫不效  
割股啖之遂痊鄉人稱曰嚴家孝子母終喪葬哀  
毀如禮與人接未嘗有笑容

陳宗永嘉八年十六母疾篤刈股為餌遂愈已而復

病不救宗一慟而絕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哀慟

傷生雖非孝道之正亦天性之至題為陳孝子墓

王小鉛山人紹興十三年母疾割肝以愈之知州

葉三省奏旌其門改所居紫溪鄉為旌孝鄉仍宜

孝紀 卷六

付史館熙寧時有尹清者剖肝愈親州縣上聞為

立彰孝坊以表之亦鉛山人余過紫溪其旌孝坊猶存

袁鎮奉化人事親孝雖顛沛不廢溫清端平初父年

七十病羸醫禱弗驗乃一再割股和藥以進父病

垂絕復存者十五年異母兄有虐之者友事益謹

孝弟之稱無間載表元為作遷祔記以表其行

楊慶鄞縣人父病貧不能召醫乃割股肉啖之良已

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

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郡守嬰異名其坊曰崇孝

詔旌其門楊應行二名此其苦行也不知是一人否容攷之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食

之愈又復病日喪明天祐號泣祈天祇之父年八

十餘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日夜號聲不絕

真宗時詔旌其門

劉孝忠大原人母病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

之母病心痛劇又燃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差及

母卒備於富室得錢以葬富家養為已子養父兩

日失明孝忠祇之復能視太祖親征大原召見慰

孝紀 卷五

論割股斷乳備身管堇均之不自有其身也富室

容有感動青為已子以方董永繼女下降天人之關

別乎 劉政洛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之逾旬

母能視物母疾割股肉啖之母死負土起墳葬之

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廬墓三年防禦使以聞

除太子掌飲丞

孫之翰字文學慈谿人孝友本乎天性母病割脇取

肝為粥以進越夕母如醉自醒遂進里人上其事

郡守伯圭將聞之朝之翰辭



楊文修諸暨人至孝母病刲股以進遂愈母歿負土

成墳慈烏數十隨之往返鄉間欲上其事固止之

文修夙病瘳道遇異人以手摩之瘳移於背居鄉

德惠及人呼為佛子朱晦翁為常平使每行部至

縣必造廬與談論久之乃去為賢哲所重如此

周善敏益州雙流人喪父廬于墓側母病又割股肉

以啖之遂愈祥符九年賜粟帛以慰之

張伯威紹興元年武舉進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

八不忍之官黃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剔左臂肉食

老紀 苦行

卷六

六

之遂愈繼母楊因姑病篤而成疾伯威復剔臂肉

作粥以進亦愈伯威妹雀均其姑伍疾妹亦剔左

臂肉作粥以進達旦即愈知大安軍羅植為伯威

立純孝坊雀均立孝婦坊事聞詔伯威與陞擢倍

賜其妹束帛

上官超光澤人性純孝母病篤刲左腋取肝飼母已

而母愈縣令張碩各其門口孝感又有上官怡者

母老羸疾方暑朝夕侍側以驅蚊蚋經月不寢居

憂備極哀毀

二子之孝較其難易必易其驅蚊者不知剖肝為慈者驅蚊為小心非根

心之愛必以小而忽之蓋亦未易也

袁徵諸暨人母陳病篤徵憂苦不食日夜禱於北辰

刲肉以進遂愈時方春庭柱吐花鳩巢于室

黎宿東莞人敦行孝義鄉人化之刲股以愈親疾門

旌孝友

蔣偕鄭縣人性至孝父病刲股舉進士數上書論邊

事累官中州刺史

開趙英州刺史嘗取肝餌父詔曰開趙昔忠於國今

孝於家特轉團練副使

孝也 苦行

卷六

七

全龐廸延安人少儻喜讀兵書性孝友父病股肉

作羹以進而愈兄弟折著家財盡分與之官爵之

蔭必先諸任鄉人稱之累官慶陽尹

元華昭鄭人生未晬父亡母沈守志家貧甚勤女工

以教育其子嘗疾亟昭尚幼刻意茹素禱之弗差

刲股作糜和藥以進母愈至正間尹許廣大書節

孝以旌之後沈七十七卒昭已成立為鄉所重溫

州路總管劉仁本為作傳稱其節孝萃於一門

陳譽字譽夫福清人性孝友至元中母林氏病譽刲

股肉療之子勸泗字友達亦篤孝父母疾俱嘗割  
股肉和粥以進前郡守吳濤詩云籠中無藥物膝  
下有恩深他日啓予足惟天知此心

宋祐樊城人六歲喪父天性至孝及成人痛父不存  
事母加謹母病告天割股以進獲愈後歿水漿不  
入口者累日寢苦枕塊啜粥十有五年子朝亦以  
孝稱

匡國政爲歸德通判母病割肝以進病愈既而復病  
又剔胸和藥愈之及卒廬墓終喪元祐中旌表

孝紀 卷六

宋六

八

國朝吳希忭字克素新昌人性柔順事父宗信務得其

權心洪武初民斷指者法戍邊宗信以疾失持指  
之半里長將捕之希忭憂形于色會有善接指者  
希忭心喜乃截右足小指接父持指彼此血出淋  
漓月餘瘡愈指果續已而瘡潰指斷如故希忭顙  
天誠誠復截左足小指接如前法血交氣貫一指  
宛如生成鄉里驚異

凌餘慶宣城人洪武癸酉以匠執役京師母家居病  
劇餘慶聞之憂甚夜即沐浴焚香告天割股付妻

已其婦其妻和粥以進母疾旋愈詔免餘慶本役  
名其門

張信按縣人性至孝母病求醫弗效遂祝天引刀于  
脅下取肝和麵湯以進母遂愈事聞永樂中旌表  
授金寶司丞陞少卿

俞敬太倉人割股朝肝以愈其母永樂間旌之

俞正儀上虞人永樂中母病藥百療不效或云取肝  
作羹可治正儀信之虔設齋壇稽顙祝天割右脅  
破僅二寸許取肝剖之廣半寸長三倍調羹進之

孝紀 卷六

宋六

九

食而甘之觀者環堵或贊之孝或訝其痴人遂呼  
爲俞三痴母病稍退逾旬卒孝子無恙

蘓森字公懋浦城人性孝友父母嘗染沉疾幾於不  
起森割股肉爲糜以進疾尋瘥生平善讀書敦行  
義尤精于醫

陳仲賢武寧人母病割股肉以食母尋愈永樂初以  
事聞擢鴻臚司儀署丞旌表其門

游宜漳浦人家貧力學賣薪鬻子以養其親親歿  
廩屋地殯葬事兄如父不以貧乏廢禮家有犬

德之祥縣旌其孝

程堅字世劄永康人慷慨樂賑貧乏雖凶歲乞糶亦必分濟嘗雪中以囊貯粟戶給之有負債者歸哀求憐遂折券焉母吳病篤醫禱弗效割股肉作糜以進生子一十二人第八子銓貴受封孫文德嘉靖己丑進士第二人及第

枚應發吳縣人事母孝母疾弗瘳割股而愈他日又疾露頂於庭灼肌代痛願以已年與母夕方晦忽開見斗六星惟一星尚隱頃刻雲復合入視母母

孝記 苦行

卷六

十

已擁衾坐云有六人來以水灑之霍然起

葛潤字孟寬幼失怙恃鞠於祖母陳既長竭力以事

祖母一日母病劇將絕潤剖胸剖肉和粥以進遂

愈鄉里敬異

賈桂全州人世業農節儉事親以孝聞父母一時染

病桂齊戒祝天願以身代病勢轉篤乃痛哭願天

遂封左臂膊肉密為羹以進父母食之俱愈後母

卒卜葬仍結廬守之三年乃歸提學黃佐召見桂

樸野一無所言第頓首而已乃用鼓吹迎至州學

明倫堂禮而遣之

孝蘇真性不在靡文正僕之三痴賈桂之樸野真孝子也

沈康字士寧歸安人別號雪月敦朴謹愿天性至孝

母患瘡疾將不起康以舌舐之及到股燃香尋愈

父喪仲嚴冬不衣帛袒括徒跣日夜哀號既而母

喪哀毀亦如之寢苦枕塊前後居喪次者凡六年

隣人葉姓者素強悍聞康哭之恟亦為改容性好

書尤究心於禮纂延壽錄一冊以警世壽八十一

伍鈍字文璉郵縣人自幼倜儻不羣因母陳不欲鈍

去左右遂絕口不言仕專志奉養繼悉盡禮凡事

孝記 苦行

卷六

十一

必稟命而行母病危篤夜禱北辰請減已年復增

母壽封左右股肉煎藥以進病尋愈晚年母八十

有八臨終誦諸孫曰吾兒至孝願爾曹效之鈍居

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廬墓三年哀毀骨立

朱良吉常熟人母錢病劇吉自潔齊禱剔胸出心刈

以啗母旋愈吉創甚不能與邑人俞往視見其胸

開五寸氣漏出為納其心縫合之頃乃甦

施溥醴陵人母董氏疾溥額天割股作羹奉之母食

頓有起色既沒廬墓哀號如初喪有二鳥棲於墓

樹聞哭聲輒悲鳴若助其哀者

孫文原字宗道慈谿人經明行修母王氏沒時授經於崇德聞訃不展晝夜徒步而歸哀毀骨立父嘗病泄痢文原嘗糞甜憂其不起顛天求代割股以進疾遂愈文原孝心純至惟恐人知或見其癡痕即掩覆曰嘗患瘡耳領鄉薦官都昌報號哭曰祿不逮親食能下咽耶孝德懿行人多稱之官友基寧化人事母至孝母病割股食之成化中母歿哀毀逾常廬墓三年

孝紀 苦行

卷六

十二

吳濬山陰人生十歲能抱書活父御史臺中 前之

及長修身表物務厚人道常淪股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至閨闈冬煖衾凡四十年如一日年至八十道父母生時事尙作嬰兒啼其於人好解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重云徐文長爲之傳

艾君瑜永豐人性孝順母疾草刈股以和藥遂痊母喪廬于墓側郡守以聞詔復

趙希乾建昌南豐人幼孤事母至孝崇禎八年六月

月內母曾氏病篤禱以身代於廿六夜祝天剖胸割肝捫不得肝截腸寸許自烹以進母旋愈希乾亦無恙刀痕不日即收腸尙少懸于外遂成穀道穢從此洩自言當時五臟內若有人爲轉者噫希乾之孝孝而愚者也割股已非正道况割肝乎又况捫肝不得而繼之以腸乎腸斷莫續此必死之道也母病未痊而子先死孝子不爲也雖幸而母愈幸而已得不死實天地神明之祐然不可以訓矣弟愛母而忘其身孝哉希乾其愚不可也

孝紀 苦行

卷六

十三

論曰父母康寧予之願也親疾危篤藥神無膚體自效與其萬一雖非經常之道亦致其迫切之情耳當其爲之惟知有親匪以邀譽行雖苦而心則甘乃世因而奇之稱爲孝子非本心矣六朝以前不多見唐宋而下往往有之至於割肝爲羹或以和藥則甚矣然非天性真孳生死不顧何以得此我太祖割股之孝不許旌褒著在功令但情之所逼法不能禁聽之可也近南豐趙希乾斷腸活母則愚甚矣卒能母子俱全斯又苦行之最奇者乎

贊曰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父母之故剝肉為羹閔不  
畏死父母之故復有甚者剝脇剖肝惘不知怖  
情之所迫計盡無之庶瘳疾痼天之憐之而親  
以起而躬弗渝雖不可訓夫孰無親而獨懼懼

卷六終

紀苦行

朱本

十四

神助孝紀第七

夫盡志服勞就養無方孝之經也不時之物非  
地所宜即欲勉龜從命將安取給若非孝德通  
神至誠動物何以得此故曰所能者人不能者  
天孝子之至人而天矣輯神助孝紀

漢姜詩字仕遊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  
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沂流而汲後值  
風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居隣舍  
晝夜紡績市珍羞每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地怪

神助

卷七

而問之鄰母具對姑慚感呼還奉養益謹其後  
因適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其行學  
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  
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  
鯉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  
勿驚大孝時歲荒賊乃遺米肉詩受而埋之明帝  
永平三年察孝廉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  
平之繇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  
治鄉人為立祠

隗相徒爲人事母孝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就飲食相以舟汲之患其流惡一日江心忽湧出一石舟乃可維人以爲孝感所致朝廷徵拜爲郎○華陽志孝子隗通爲汲江甯水以養親天爲生平石于馬湖江中事既相類又復同姓因附之以俟考

曹曾魯人也原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爲曾家財巨富事親盡禮備極豐隆凡得新味必先奉親卽爲客于外得必懷歸時當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

孝紀神助 卷七

之水曾跪而操瓶則泉立湧清美於常多蓄古今名書而刊正其訛人多從學貧者皆爲給食比卒弟子立祠祀之

顧翔會稽人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導水鑿川自種供養家近太湖湖中忽生雕胡無復雜草蟲鳥並不敢至遂得以爲養郡邑表其閭

孟宗字公武江夏人仕吳爲令每得時物必以寄母不敢先嘗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笋食時地

凍無笋宗入竹哀泣筍忽迸出數莖持歸供母病旋愈母亡犯禁委官得免死宗在官餉母魚鱸母却之謂母亦賢母也六顏含字弘都瑯邪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二親兩兄俱沒次嫂樊氏失明醫人疏方須蛇膽而尋求徧至忽有青衣持一青囊授含出戶化爲青鳥飛去得藥嫂愈

蕭敷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臥敷明晝夜祈禱時天寒敷明下淚成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

孝紀神助 卷七

人病敷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寸帛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復蕭獻明亦蘭陵人在純孝中豈其兄弟耶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卽訪醫及本草註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都遙見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段與之並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已忽不見依法

為酒母病印差

王延字元延西河人事親色養夏清冬溫體無完衣而親備甘旨九歲喪母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不慈恒以蒲穰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問之延卒不言事之益謹盛冬母欲魚延沿汾水叩冰而泣忽有巨魚躍出取以供食自是母悟撫如已出史稱其扣冰而召鱗尉席而驅暑黃香王祥抑為倫董官至尚書左丞漸準之亂以為左光祿大夫延罵不受準遂殺之

孝紀 神助

卷七

四

王彭孖貽直瀆人也少喪母宋文帝元嘉初父喪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備力夜則號哭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力助之作磚磚瀆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者累日一旦大雪驟歇磚窳前泉水湧出鄉隣助之者並嗟神異葬畢水復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上其事改其里為通靈窳租布三世

陸襄母患心痛瀆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迫暮求索

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集中有二陸襄孝行不人而同名此無籍貫可考俟查之

楚僚至孝事繼母終身無失忽母患難容形日悴欲求醫鍼灸恐母痛自以口吮之血出迨夜安寢夢一小兒語曰得鯉魚食之其病即瘥可以延壽若不得則死矣母以告僚僚聞悲喜相半時當隆寒魚不可得僚行立悲泣願天效靈乃脫衣卧于冰上有一童子決僚卧處冰開送鯉二頭與僚持歸

孝紀 神助

卷七

五

母食即愈後延年一百三十三歲  
焦華父病甚冬月思瓜華苦求不得一夜夢人謂曰闢子父病思瓜聊以相贈華拜而受及寤果有瓜在手香美異常父食而病愈

宗承洛陽人父塋負土作墳不役童僕一夕之間墳自高五尺松竹生焉東陽許季義負土塋親不受隣助有猛獸觸鹿之異宗承

不役僮僕而土壤自高堪並美矣

阮孝緒字士宗尉氏人父彥之守大尉從侍中郎以清幹稱孝緒出後從伯徽殺餘財百餘萬悉推

與妹梁武帝時嘗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隣里嗟異今孝緒得生人夢高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鹿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服遂愈人以爲孝感

韋鼎字超盛事親以孝行稱遭父喪哀毀過禮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兄昂戰死京口鼎負尸齒竒中興寺求棺無所得哀憤恸哭忽見江中有物冉冉流至心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克敘梁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

老紀

神助

卷七

六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並幼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兄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遠鏡勞雖於儉年飽粥不繼宿客經過必傾所有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卹鄉閭五百餘人請州稱頌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閭表贈其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墓所號哭推尋晝夜不止

哀禱于神方出行所履之地忽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以下三世九喪傾盡貲業不假於人哀感毀瘁有過初喪有司奏聞表閭後役以彰孝義陸政吳郡人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遂居長安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而北土艱得政求之甚苦後居旁忽水泉湧出而有魚遂得以供母因謂其泉爲孝魚泉

老紀

神助

卷七

七

熊袞建陽人性喜讀書事親至孝授御史大夫奉公守正必依禮法家無私積居父喪不能葬晝夜號泣忽然空中落錢數萬袞得錢畢庀喪事所刺者告入于官庫後人稱曰忠孝兩錢御史大夫唐張士嚴性至孝父病藥瀕鯉魚冬月水合嚴赴河號泣祈禱忽有懶啣魚至前將以供父父病遂愈程崇雅遂州蓬山縣人有孝譽母患病冬月思筍焚香入林中哭泣感生大筍母得食病旋愈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至孝補蕭山縣主簿會大旱池井俱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食思禮憂禱忽泉出于庭味極甘寒日不乏汲邑人異之



柯應烈建德人性孝嗜學母閻氏病不解衣侍湯藥  
瘰瘡盡瘁每夕露禱減年以益母壽空中有聲特  
延一紀後果如數吏部欲強以官母語曰吾家世  
代以文發身何事旁曲爲竟不就

查道字淇然休寧人未冠以詞業稱性慈孝母病思  
鰥魚羹市無鬻者道泣禱於河鑿冰得之母疾遂  
愈親喪口絕甘美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待村  
而後起端拱初舉進士官至龍圖閣待制性純厚  
有化不較風

孝紀 神助 卷七

八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也仁宗時爲南京留守母沒  
奉喪歸葬吉之永豐瀧崗將興役忽陰雨彌月修  
念喪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老父告之曰鄉有沙  
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  
之必應盍以告焉修乃爲文齊潔而謁之翼日天  
雨開霽始克舉事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方念  
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母病思鹿肉忽有  
虎銜一鹿置門而去母食肉病遂愈宋徽宗宣和

間金人犯京師登爲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  
六賊群臣復諫和議奪種宗道李綱兵柄登與東  
再詣闕上疏極諫王時雍縱兵緝之登屹立不動  
金虜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不可曰君在可去乎  
與林邁等請扈車駕諫聶山帳中欽宗擢爲富川  
主簿靜江府古縣令

葉蒼貴池人秋九月母有渴病思生李蒼號泣樹下  
忽叢葉中得雙李如彈丸摘歸奉母渴卽愈

孫寶著字天休蕭山人母寢疾思梅及鳩秋月不可  
得著性至孝仰天祈號得青梅于樹鳩自飛墜取  
以奉母大觀初行部使者以聞賜進士第任杭衢  
二州教授

孝紀 神助 卷七

九

羅孟郊興寧人生而穎異幼孤牧牛山坡莊坐讀書  
有山人見而奇之與語孟郊告以父喪未葬山人  
指示地遂從墓焉弱冠結廬讀書從之者累天聖  
八年舉進士第三人累官翰林學士乞歸養母茹  
草蕭然母冬月思膾孟郊解衣入池取魚供母鄉  
人目其池爲曾參湖卒衆立祠祀之

楊暉扶風人母牛氏嘗病劇暉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暉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塋之日大雨獨暉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塋畢獨廬墓上負土爲墳蔬食水飲終其喪

元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病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已年以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賜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輿嶺值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食之渴頓止後州上其狀旌之

王恩聰延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修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穉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卽能視縣

孝紀神助 卷七

十一

上狀命表異之

孫瑾卅徒人父沒哀毀停柩未塋衣不解帶嚴冬跣足而步事繼母唐甚謹唐患癱瑾親吮之卽愈唐失明瑾早暮舐之復明唐卒卜日將塋時春大苦雨瑾夜號天至旦開霽甫掩塋復雨數日不止事聞旌異之

金松一蕭山人至正間以家貧傭工養母凡遇魚肉必特歸奉母一日母病特思魚天大寒江水大凍計無所出乃往魚浦渡頭叩拜祈天須臾鵝自西來墮雙鯉于前持歸供母病卽愈

孝紀神助 卷二

十一

武德政真定人也四歲父歿母蕪氏守寡育之德政稍長備甘旨之養奉順顏色以至孝聞母死時天大旱德政掘地求水以供葬事不能得方徬徨悲泣忽有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史彥斌邳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間河溢隣邑墓多壞彥斌母塋時爲厚柳刻銘其上及墓爲水漂縛草人浮水中呼曰彥斌不孝母墓爲水所崩

棺流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所在乃  
乘舟隨草人所之行三百里草人沉果得母柩以  
葬大此亦無聊極矣非孝行素是動天而茫茫江  
水來草何靈藉以得柩不亦難乎此曹娥之所  
以千古也彥斌  
之事亦奇矣

龐遵永平人母病腫三年不起忽思魚食遵求於市  
不得歸途款惋忽有魚躍入其舟因作羹以奉母  
母悅而病差

胡光遠太平人事母至孝母卒哀思不已一夕夢母  
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鮮魚五首列墓

孝紀神助卷七

前俱有嚼痕隣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浮水  
去乃知為獺所獻夫獺有祭魚之敬復憐孝子而  
助之祭水禽亦有至性然非光遠誠孝所感何以  
得此

湯霖新建人母嘗病焚屢醫不效母曰惟得水可以  
起疾時天甚燥水非其時霖累日號泣池上忽聞  
有憂憂之聲視之乃水漸也以奉母疾果愈郡聞  
于朝詔授臨江教授

皇明周炳舞陽人事母焦氏至孝清温定省無違禮母

嘗病甚炳哀慟額天以身代母又思瘡肉炳因出  
求之弗得悲痛愈切晚忽有瘡入其室殺以啖母  
病愈事聞洪武中旌之

瞿嗣典字華卿常熟人母嘗暑病甚典具湯跪請洗  
親撫摩癰穢夜驅蚊不休又母患積氣食不下割  
股作羹母嚼而愈母思艾食時艾始花求之不得  
嗣典入水半日忽得三艾以奉母時人稱之

葛泰字文彬績溪人性至孝正統初老母疾篤思食  
生梅時八月梅無存者文彬但遇梅樹盤桓涕泣  
老紀神助卷七

竟得生梅二顆如初熟者持以進母疾遂瘳父應  
童有行誼文彬克繼其志鄉里貧乏及喪不能葬  
者悉傾橐以助夫繼志述事孝之大者况德及鄉  
人名歸於父宜其有生梅之報也  
朱則文諱虎晉江人幼失怙恃鞠於伯父德善遭元  
末兵亂欲殺德善以取財則文起抱號泣求以身  
代兵感其義遂兩釋之洪武間夢神告曰天錫金  
助汝不給已而果獲金數十錠不以營貴產而濟  
貧乏

盧元漳浦人父卒家貧弗克葬醫子於過客既授以

直未携去一日採薪山中得金二錠以克葬原直  
悉還子得完聚人以爲孝感

王廷揚臨川人親疾叩天忽有神人指以方藥

解禮鄆陵人幼純篤父母歿廬墓側負土築墳手植

栢樹數千株欲開井以灌溉一日虛公如有入附

耳語此有井掘之果得井復有馴兔之祥人稱之

戴瑱字守溫母病醫以得鯉魚和劑可治時隆冬瑱

自入水得之服果愈後母卒哀毀過常不免哀制

邑令袁公道塋之銘曰方巖之北唐嶺之南孝子

孝紀神助 卷七

之風流千百年

徐聰字聞博偃城人性孝母病思櫻桃時值春初非

時無從得聰泣禱周行無已偶彷徨叢薄間遇櫻

桃取歸母食之病愈人咸異之宣德時爲醴泉廣

文

傅合字子賢江西撫州人家貧竭力耕漁以事父母

溫清靡懈母病胃禱於浮丘夢神告以卅井泉可

飲覺如其言飲之果驗流賊劫里合父爲所執赴

賊請代賊義而釋之贈以金且戒無犯孝子居也

却其金而奉父歸前後居二喪備極哀毀以父好

樹橘墓上種橘數百株橘紅時抱樹號泣聞者流

涕有紫芝之祥父嗜鮓母嗜鮓魚終身不忍食年

七十語及父母猶作兒啼族里稱之子朝佑進士

割股療親廬墓馴鵲孝如其父稱爲世孝傅氏

論曰孝子思親惟力是視非時之物不可力致但當

伏枕之時奇嗜尤切圭刀之用起色攸關此而無以

應之將何以爲情也悲號痛哭計畫無之當其求之

切也若忘其非時比其得之異也乃應之如響非真

孝紀神助 卷七

擊之念爲天所憫蓋亦難矣是以寒水魚躍休徵之

後復有休徵階序泉流廣漢之外更聞廣漢祝延年

而天語汲汲流而石生藤參藥劑不負所求瓜桃梅

菱悉如其願笋破公武之淚冰解湯霖之悲並非其

時取之如奇又如鳥獸亦投人以好雕胡不擇地而

蕃東草爲人則母棺斯在負土葬父則夜塚自崇凡

茲奇應倘所謂神助非耶故觀者以爲孝感受者以

爲天賜苟非至德何以當之

贊曰

誰謂天高而聽則卑孝道惟庸事應則奇親之所需物非其時水裂泉湧感及獮賜魚鳥親人祇承所思猗來子舍誰其致之藥菓續紛見者百草土效靈上天致詞非恠非誕惟德之基

孝紀卷七終

孝紀神助

卷七

十六

通神孝紀第八

人子於親呼吸寢寐常與之通况當疾病何所不至精誠所感玄漠效靈以慰孝子以旌至德往往有之然幾於巫矣安知非吾心自有神明即在成真者乎輯通神孝紀

漢夏侯詵字長况寧陵人侍母疾衣不解帶者三年母憐其苦令出便寢息詵方假寢忽夢父告之曰汝母痼疾非醫可效天憐汝孝賜以神劑在室後桑上訴忽驚覺如所言得藥服之母病頓愈

孝紀通神

宋人

孫鍾富春人性至孝以種瓜爲業母歿求葬地未獲一日有三人來鍾設瓜及飲三人曰示于葬地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不六十步回看二白鶴飛去遂葬其母乃孫權之祖也

六 江杯字含潔考城人性至孝年十三父患眼疾杯

侍疾夜夢一僧云眼患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因訪草堂壽曰者法師曰無量壽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杯乃沙里舍爲寺及就創因泄故并其水清冽取以洗眼藥遂差人謂孝感杯之高祖江湛

字微深亦以孝聞

南丘傑字偉峙吳興人年十四喪母以熟菜有味止

啖生菜歲餘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乃茶苦如

此汝啖生菜遇蝦蟇毒靈床有藥一二丸可取服

之傑果得藥丸服下科十子數升疾愈其盛藥之

甌丘氏世寶之為神器也

王虛之字文靜石陽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三

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在床忽有人來問疾謂

之曰君以孝聞病當尋差俄而不見未幾果差庭

孝紀通神 卷八

中楊梅隆冬生實墓上橘樹冬亦再華又每夜所

見有光如燭人咸以為孝感

唐劉行者廬陵人釘鉸為業性至孝母患眼二十年

行者懇苦求療一日忽有衲僧携淨水銅鹿子覓

劉磨洗出一百錢為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老母

患眼多年和尚能療否僧但云歸去已醫了言訖

失僧所在奔還見母忽自床墜地雙目豁開罔家

驚喜方知向僧為羅漢遂畫像奉養

山報 應錄

潘晃廣德人事父至孝嘗以役事至京一夕夢山神

告曰汝父病篤見驚惶不已日夜奔走以歸一夕

復夢神語曰汝父愈歸問其故悉如所夢後父卒

廬墓芝草累生詔旌其門授廣德令

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累三月不瘳

百主疾侵篤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

神許二字獨不化翼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

臨晉長公主歷光祿卿

張元字孝始芮城人性謙謹有孝行年六歲其祖以

盛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曰衣以蓋

孝紀通神 卷八

形為覆其蓑元不能蓑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

而捨之南鄰有二杏樹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

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及年十六其祖喪

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禱祐後

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

日夜轉藥師經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銀療其祖

日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日

果明其後祖卧病再週元恒隨祖所食多少不冠

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歿號踊絕而後甦隨其父水

漿不入口三日咸歎異之縣博士楊執等三百餘人上其狀詔表其門閭後人立祠祀之謂之張府

君廟

宋古諱曲江人母病願瘡不能言諱夜虔告北斗

聞母大呼曰夢一道士執水盂以柳枝灑之明日

願消遂愈後為本州安撫人呼為古神孝

張汝明字祖舜廬陵人性至孝執母喪水漿不入口

三日病羸行輒踏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果

驗鄉人稱之

孝純

通神

卷八

四

林憲孫羅源人時稱孝子其行莫考但採樵于山遇

二仙女肅入其家延茶久之仙一為月華一為雪

英各吟一詩雪英落句則稱憲孫之孝也吟畢謂

憲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勅吾

為火部曜靈真妃吾妹為水部風毒真妃封此巖

為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

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憲孫回望無

復人字矣憲孫孝聞于神妃不可泯滅容再登入

二詩附記世亂年荒起盜兵紛紛瓊蟻尚遊生妾身不幸遭停虜雨淚何時積恨平百尺潺湲探禹

穴寸心皎潔付陶泓皇天不泯堅貞女召拜雲階浪得名朝昔日繁華若轉蓬千機萬巧總成空肉芝勝比蓮花醉甘露何如竹葉醪物外烟霞隨處得世間風雨任牢籠知若已有曾參行暫與尋常

通神

唐伯虎丹稜人治易春秋皆有法元祐初父遊瀘

南伯虎夜夢收父書有亟來二字明日即裹糧趨

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是日疾少間具舟侍

父歸

別溫叔字克恭永豐人資性明敏十三歲能文父病

痢久弗愈克恭侍之甚謹親為嘗穢以驗吉凶數

孝純

通神

卷八

五

日父愈疾傳克恭劇甚忽風雨晦冥若有神物持

緇竿授之飲疾愈鄉里以為孝感

吳二臨川水東小民也事母至孝一女有神來見夢

曰汝明日午刻當為雷擊死吳以老母在堂乞救

護神曰此受命於天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凌晨

具饌以進白云將他適請暫留妹家母不許俄黑

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闐闐然吳益慮驚母趣

使閉戶自出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

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實未敢以告是夜

復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有宿惡自是孝養其母終身

陶煜字明元弱冠時用道家法事玄武神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躑齧床簀余禱號叫以紓苦楚歲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捐心嚙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曰剖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元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鬢爲湯劑神爾有靈疾庶幾其瘳禱畢卽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跳入叱曰毋

孝紀通神

卷八

六

自損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數字於几面擲筆二童子忽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嚙以水良久甦乃隣氏兒也叩之無所知焉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瘳矣卽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終母身不再舉

元馮理字允莊涇陽人貢入國學一夕夢母病覺心痛明日卽馳歸省母果母病之日自是遂奉母不仕往郊得遺金及布坐以待而還之

蕭遜信州刺史不知母墓號哭端居夢母謂之曰汝至孝動天誠達星辰然孝子之感天達神非在毀形滅性所尙繇哀誠耳因得母墓

陸思孝山陰人性至孝母老病痢醫禱久不效思孝方欲剖股爲粥以進忽夢寐間有神人者授以藥劑得而異之卽以奉母其疾卽愈

戚敬字秉肅秀水人性至孝母病剖股者三凡皆立效至正丙申母復病秉肅復以股進卒不起慟毀不支葬而廬墓思骨像奉之形容莫肖日夜悲號

孝紀通神

卷八

七

一日有工人袖木像訪秉肅曰此母三日前同兩姪踵門求肖其貌價值外且遺細細一端云我不再來完煩送至白苧鄉戚孝子幸無相忘今聞君母已逝則向乃其靈也異哉秉肅捧閱神色如生悲不自禁設位事之朝夕致奠有禱輒應秋八月張士誠陷吳以守塚故散財募勇丁保禦鄉里賴之有司議賞堅辭不受墓生靈芝五莖香聞阡陌服除徵爲文學掾上官皆以孝子稱之

黃贊字止敬臨江人父均道元仁宗延祐間求官京



師留費江南時贊年約及長聞父憂遂居喪  
往省之則父沒已三年矣母聞贊來盡俵其貲  
去更嫁拒不見贊贊號哭語人曰吾來省父也不  
幸父歿思奉骨歸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  
墓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耶久之聞庶母居海  
濱亟裹糧往見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  
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贊日  
夜悲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墓處日見片  
磚印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尸

孝紀 通神

卷八

八

斂時有某物可驗啓朽棺得父骨以歸

明李得成涑水人母張氏避兵度不能脫自投於河  
後得成憂母在河水下卧水七日致河水俱釋洪  
武中以孝廉舉授光祿寺署丞遷上寶司丞歷陞  
陝西右布政

沈理字君玉母病目眇之三年母目復明父叔行患  
膂疾不能立理扶掖不離聞有李神錄要之欲灸  
間理先以身試痛甚恐父不能勝因請止焉是夜  
叔行夢人語日汝有子孝吾為鍼之鍼下驚汗疾

遂愈弘治九年事聞詔旌其閭

紀賢字若愚任丘人性至孝少孤而貧勞悴事母顧  
氏四弟俱幼鞠以成立且嚴毅方正不私妻子每  
日必視母寢定然後就室著有家範以教諸弟終  
其世同爨者五十人咸化其德母病篤憂悴迫切  
忽夢人語之必得清眉灣水飲之乃愈後果然先  
其母卒囑其子曰塋我必傍吾母壽城以畢吾廬  
墓之志

孝紀 通神

卷八

九

檀郁字道清桐城人早孤奉母汪氏甚謹母有疾頻  
禱于天所減年以延母壽母卒貧無以塋隣人憐  
而助之或語以石山可塋視之皆石也不可穴泣  
禱神明夢告日有穴名湧泉可下郁悟日湧泉穴  
在足心穴其在山麓乎求之果得廬于墓側日夕  
哀號如初喪墓旁無水遠汲為艱忽有甘泉湧于  
廬側及終喪歸泉亦隨涸聞者異之詔旌其門  
桂恭慈谿人天性至孝父宗藩邑庠生以楷書預修  
永樂大典書成將授官得疾告歸恭甫八歲即能  
承順顏色侍養湯藥頃刻不離長益加恭謹凡

所欲必先意迎合問疾者見與父語意相得必留  
欸以悅親心宗籓性嚴重諒惡稍不如意輒怒不  
食恭夫婦跪床下候怒解方敢起溷廁瀉浴未嘗  
委之婢僕四十年如一日正統丁卯隣舍失火時  
宗藩疾劇不能起恭抱父號泣瀕死風止火滅父  
獲以安人以方之蔡順云成化己丑恭得疾如其  
父忽見老人欸門授以丸藥遂辭以去謂其藥資  
而却之出門不知所在已而服所授藥病遂霍然  
純孝之感有如此

孝紀通神

卷八

十一

羅潮江西宜黃人少而力學以孝爲先幼喪母寢食  
與思一夜夢母於雲端音容衣履如生覺而寫之  
冊青分毫不爽事父及繼母生死盡誠每有吟咏  
多屬思慕崇禎五年詔旌之

論曰以爲夢而真也既爲之夢又何以真也以爲見  
而真也忽而不見又何以爲真也爲夢非夢爲見非  
見此之所以爲神也孝子事親至誠無他夢寐皆親  
雖夢猶醒醒則真矣是以桑上之藥一劑輒效丘傑  
得之靈前思孝得之床上以視長况如一輒焉夢水

而痼起夢寤而眼明夢鍼而齋蘇夢病夢愈而皆不  
爽何其夢之神也禮郁以夢而得葬穴孫鍾則見而  
得之白鶴示徵鼎業斯兆不以奇乎至於行者求醫  
而得羅漢秉肅之母亡而呈身總之至性所鍾專一  
如神且無一念不欲爲親乞靈於天天鑒之矣苟可  
以效其靈以成厥孝在親在身無所不至或夢或見  
無徃非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斯之謂與

贊曰

孝子之至無念非親父母有疾如疾在身求醫

孝紀通神

卷八

十一

致禱百凡殷勤神乃告之即夢成真予方授藥  
厥效伊神亦有卜阡三鶴來賓有客問疾不見  
其人羅漢應聲成母圖覓事若語恠而行則純

孝紀本部

明清漳蔡保顏端卿甫輯

同邑林日瑞廷輯甫較

豫章朱 露公湛甫訂

圻林 鉉公龜 同閱  
楊紹勤叔哀

尋親孝紀第九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生別死離均之足悲幼而失之壯而求之亦人情也但歲月遙邈方所莫憑加之音容幼隔踪跡何從此非至性所感若

孝紀

尋親

卷九

一

或使之欲離而復合不亦難乎又如荒丘白骨灑血徒勞孤子已悴幽冤無語啖猿腸枯良足悲夫輯尋親孝紀

晉庾道愍鄆陵人少孤貧所生母流落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府而去交州猶遠乃自擔負冒險而進僅得自達求其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村值暴雨寄止一家乃有一嫗負薪自外還道愍心痛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俯伏號哭遠近聚觀莫不揮淚時別母已四

十餘年矣

楊牢有至行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禿髮虜骸有可憐狀警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之人為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見李甘方薦中書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饑死法宗年小流進至十六歲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葬其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尸不測入海尋求聞古語以血瀝骨如至親當即凝浸乃操刀沿海行見枯骨則刺血瀝之如是十餘年臂股無完膚血脈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為馴附

孝紀

尋親

卷九

二

釋道不失其世代里居性至孝遭時擾亂自擔負其母逃避于華縣山中身自乞食以為養其父亦以行役歿於事道不往其死處求遺骨既到而亂骸蔽野不可辨道不至誠泣禱忽有髑髏躍而前因

得父骨以歸

隋王少玄聊城人隋末父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卽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堆積人告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玄繞膚越旬而獲遂奉以葬事聞拜徐王府參軍

杜羔有至性其父任河北尉而卒母經兵亂不知所往在羔遍求不獲憂號終日後隨從兄兼任澤潞判官兼嘗鞠獄於庭羔在側有一老媪見羔竊語曰此少年狀貌類吾夫左右以告詰之乃羔母也迎

孝紀 尋親

卷九

三

侍而歸又往訪父墓邑中故老無存者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於屋柱烟煤下見字數行拂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尋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而丘隴因得歸葬

呂向字子回涇州人始生時父客游存亡莫知訪索累年不得它日朝還道逢一老人問之乃父也向抱足號慟帝聞之密勸官宦朝散大夫向官至工部侍郎

宋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生七歲父守長安出

其母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既仕念母不已行四方求之飲食罕遇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其母劉年已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母卒泣涕幾於喪明先時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母卒後拊其弟益篤買田宅居之嫁兄弟孤女二人於宗族尤加恩意

孝紀 尋親

卷九

四

張吉番陽人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川不還張吉自爲兒時與尚書彭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問者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關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器資贈以詩畧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返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公父詩畧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子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返

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杜國寶邛州人也在乳時其父遊東吳不歸音問杳  
然後四十年國寶南至荆渚以父名出處手揭以  
行間關萬里至韶州見其父時父為州都巡因迎  
還鄉人嘉之

呂宣問字季通開封人蒙正四世孫生六歲失母既  
長將訪所生以池陽當蜀道乃求調錄事參軍凡  
蜀客往來必託物色之臨秩滿有仙井兵楊俊報

云母韓尚在乃棄官如荆門果得之相失四十餘

孝紀 尋親

卷七

五

年母子復如初時母七十矣

程俊會州人紹興初居栗亭之泥陽鎮幼時父母陷

靈夏常號泣自毀逮長捐家財數十萬以贖未至

日北向號泣以請飲食為廢夏人感慟因還其母

文初彭山人父永客竹初尚在懷抱後二十年至竹

訪之逾年始得迎歸比登第封承事郎安與奉養

時人榮之

韓瑜字君玉吉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朝夕焚香

祈願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為泰和倪比婦瑜迎以

歸

劉琦臨湘人生二歲母遭亂陷于兵父必達不復娶  
琦稍長思其母不置及冠請於父往求之循歷河  
南北淮東西數歲不得後於貴池迎以歸養後父  
母相繼沒終喪猶蔬食事聞旌其門曰孝義

陳斗龍字南仲昌化人父天澤病斗龍雖幼侍藥甚  
謹父母並歿斗龍哀毀廬墓感動路人有羣鴈集

其廬飛鳴三日夜鄉里異之後以孝行聞推擇為

宗晦書院山長將之旣其甥告斗龍曰若母王產

孝紀 尋親

卷九

六

若未一歲歸錢塘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驚哭欲

絕蓋前此不知別有母也即日具裝尋母至清湖

母家經亂離後並無存者逢隣媪揖問告曰母自

昌化歸無幾時往江東矣斗龍遂往江東往來

數郡不獲適向逆旅氏告以主人翁小娘王自言

家清湖今老矣豈若母耶遂以相聞母子相見哀

喜交集因奉以歸未幾賊出昌化斗龍及妻負母

避之路遇盜斗龍稽首曰斗龍幼不知母壯長聞

母在江東行求六年得歸未百日復逢壯士斗

若夫婦俱死母老誰當養者盜咨嗟而去母嘗  
病渴秋暮思瓜斗龍于圃中見空蔓芠芠披之異  
根合莖並蒂而實者二摘以奉母即日病痊胡長  
孺作孝子傳

元胡景清龍溪人元兵下漳南時五歲避難倉卒失

母長知學念母悲涕不輟辭父尋焉忽於燕市知

母處踰年始得之母子睽闕四十餘秋而克會合

朝廷旌之仍給驛以還清漳至燕薊萬里而遇子  
然一身又非官遊之便母

子相見事至上聞賜驛而  
歸方之使朱何多讓焉

孝紀

卷九

七

趙一德能與新建人元兵南伐被俘至燕為鄭留守

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武宗至太元年一日拜請

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

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

未獲歸省惟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

有不幸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

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則一歲而返一德

至家父兄已歿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塋二

棺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其主母子深

感其孝即縱為良一德將歸遠阿思蘭以冤被誅

詔簿錄其家羣奴皆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

吾何忍同路人耶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雪

還其所藉太夫人勞一德曰疾風勁草於汝見之

吾家業散而復存皆汝力也因分美田宅以遺之

不受而去養其母以壽終皇慶元年詔旌其門

趙應祥廬陵人也性至孝年十四歲其父行賈不還

祖母及母養之既長欲往尋其父以祖母老不得

行及祖母卒應祥年二十六時從父從北來言父

孝紀

卷九

八

已久死而不知其處日夜號泣即辭母往求父骨

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曾老者與父厚善當知之

即走數千里往詢焉知父死濱州利津縣又徒跣

至利津得朱琪張文者言若父吾所葬棺具有題

識在城南門外然歲久城南翳然榛莽塚墓纍纍

不可辨識矣應祥往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

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

歷數墳不應忽經一墳髮解鞍墮祭之棺上具有

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歸

孫抑字希武晉寧洪洞縣人有孝性登進士第歷仕  
至刑部郎中關係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  
栢村存亂兵至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  
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刃母乃得免而  
父爲所虜不知所向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  
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說定也抑曰  
吾可畏死而棄吾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  
卒得父以歸

曾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  
孝 九

娶左氏携遊襄陽居焉時兵陷襄陽失左氏德徧  
求南土得於廣海奉迎歸養終身

顏應祐同安人母許氏先以患難遷徙失所之母子  
不相知者二十六年應祐訪求不得嘗悲號流涕  
一日得書知在雲南卽往求之行至蜻蛉始得母  
遠迎以歸士君子咸歌詩以嘉其孝

黃學經南城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願  
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而往衝風冒雨備歷艱  
苦閱三十八年至汝州梁縣得之至治中旌其門

禮浩然字善吾浦城人儒家子至元中黃華寇起掠  
其母以去浩然纔六歲聲聞不相聞者二十八年  
至大間闖帥府徵爲書院長將之任忽有告以母  
在河南而不能名其地遂棄職辭父往詢之聞關  
數千里得於唐州之境奉以歸來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  
之必達既長日夜哀暮乃娶妻以養母而歷任河  
方求父十餘年始於黃州得之時父在全真道院  
學道二十年所必達叩頭哀號乞歸不得已還

家孝養備至鄉里稱之

廖人俊寧都人父初父死于寇母亦被擄人後七歲  
與祖母居既長誓求父骨得于叢塚間又往北方  
求母聞在滄州至則已死欲負骨歸葬母弟不  
許乃刻木象母而還合葬焉  
本求生母乃死骨亦  
不可得刻木歸葬人  
俊有餘  
悲矣

羊仁廬江人母及兄弟因兵南下皆爲所掠時仁七  
歲賣汴李子安家爲奴二十餘年思母不寐子安  
憐之遺歸踪蹟母及兄弟所在仁還求貸親故歷

遍諸家牘之六載乃得二十餘口完聚孝友甚篤  
大德中詔旌其家

周古象斬水人元兵擄至燕入營蒙古氏既生子未

常喜妻詢其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且囑

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

象奉養盡孝母歿廬墓三年妻亦終身不嫁准西

憲僉幹克莊為立孝里門羊仁為人奴思母不真且曠兄弟多口古象棄

妻養母妻亦能以節自靖何胡元之世而孝節若是足見天性不與俗移

明皇 諭德昭臨川人洪武初父移鳳陽時德昭六歲父

孝紀 尋親 卷九 十一

母俾所親育之十四歲詣鳳陽而父已它徙矣間

關十年得見父於漢中屯所而母已歿乃扶歸比

葬廬于墓所哀慟過制竟殞於墓鄉人稱其孝

王紳義烏人性至孝痛父死節遂匍匐往雲南求父

遺骸既至不可得乃即其處制神主號慟幾絕洪

武末以文行薦授國子博士詩文雅澹有陶韋風

致

曹昌字德隆壽州人父斌有隱德好遊覽山水往來

汴洛久而不歸去時昌甫三齡及長辭母求父跋

涉三年知父已死朝夕號泣水漿不入口周王賜  
孝子詩已而負骸骨歸鄉人稱為曹孝子

崔永字彥齡海鹽人七歲喪父其母韓更適里人柔

慎從成海南永思母不輟遂徒步往海南行次瓊

州得見母求放歸所司不可永哀請于朝許之歸

舟遭風母失水永入水負母得活永竟以寒疾死

江西方伯茹大素葬祭之海南人至今稱崔孝子

噫彭齡死母將安依何封媵之不仁乎雖有孝子之名九原不瞑矣

史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間任廣東僉憲卒于官時

孝紀 尋親 卷九 十二

五常甫十歲不能扶柩歸母諭五常曰汝父歿時

有大錢置柩中汝謹識之俟汝長尋訪歸葬五常

事母至孝不去左右母死乃入廣求父觀歲久迷

失所在五常旦夕號泣顛天見者無不流涕已而

臬司諸僚聞之命所司物色竟獲骸骨并大錢如

母言遂以禮殮官給舟車歸葬祖塋去其父歿時

垂五十載復廬墓三年正統間有司以聞詔旌之

沈日禎字天祺山陰人邑庠生以父久客河南音問

遼絕白于當道將往尋之時功令凡庠生有稱故



其者例成邊當道以是難其行曰積日得見吾父雖十成不辭治裝以行備歷險阻卒遇其父於逆旅奉以歸遂領鄉薦爲學官

杜澧上虞人年七歲念父遠遊不歸旦夕思慕及總髮婚甫滿月問父狀貌於母徒步訪尋至雲南金齒驛遇其父奉事未幾父卒扶觀以歸渡潘陽湖風浪大作舟將覆澧跪禱號泣浪頓息乃克歸葬事母徐雖處窮約能得其懽母歿廬墓三年時有真孝子之稱

孝紀 尋親

卷九

十三

劉謹字惟勤越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督運二千京謹時六歲輒知痛其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吾越何方家人以西北指之輒朝夕向之遙拜年十四乃矍然曰雲南雖遙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訪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阨塞衆尼之不可歷六月抵雲南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風痺欲以身代戍莫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甚嚴替換凡三往返始得歸其父歸而家雖赤貧菽水之懽陶陶如也督學使者張倬傳

其事一時縉紳先生司馬恂朱文淵並詩歌之其後子孫科第相繼信爲孝子之報也

王溥貴溪人陳友諒據江西時以溥守建昌比

太祖破江州溥自建昌歸順拜中書右丞仍鎮建昌

初溥奉母避兵貴溪之桃源山倉卒兵至母子相

失日夜思母不寢及洪武庚戌春正月夢母告以

所在因卜之繇曰非巖卽穴朽骨是藏以情告于

太祖惻然聽之勅賜祭物以歸躬率士卒詣母

之舊避兵處伐木入山哀求三日不得居民告以

孝紀 尋親

卷九

十四

當賊迫時夫人病不能行卽自投井死溥披榛棘

尋獲其井忽有鼠自井躍入溥懷旋復入井索之

遂得遺骸具衣衾棺槨卽其地理之

見續文獻通考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性至孝慷慨有大節嚴而能文

年二十二領鄉薦入太學洪武乙丑年也明年聞

父歿於外哀訪至江西吉安始得父喪扶歸廬墓

三年後以祖遠謫陝西上表乞釋詞極哀上憫其

情釋歸人以爲孝誠所格

論曰夫爲子者孰不欲聚歡膝下藉顧復之恩展菽

水之誠哉乃我生不辰怙恃乖隔孰非離裏竟作路人恫乎有餘悲焉余昔所聞宋朱康叔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卒遇同州實有天幸乃晉庾道愍已先康叔而得之兩作之合孝感可知至如杜國寶祖浩然呂季通胡景清諸人尋親俱在三四十年後久而不怠勞而不倦不可謂非孝矣又如爲奴而思親不實棄妻而尋母不還或傾產以贖親或忘身而求母得見吾父十戍不辭滇南萬里三往可甘諸如此類至行足嘉最可悲者白骨盈原呼而不應髓血已枯心

老紀 尋親

卷九

事莫遂不有馴獸之異曷旌至孝之苦少玄王溥之視法宗則又有天幸矣

贊曰

孝乃其常時當其變就養無方神情徒戀長年  
飲泣萬里當向天憐至性或假之便時極悲歡  
古來共羨存亡靡常骨歸鄉縣乃有竟骨血枯  
不見哀矣斯人恒自悄悄向慕庶幾人集諸彥

孝紀卷九終

格暴孝紀第十

孝子事親當夫急難惟力是視其濟親之靈也  
不濟與之俱斃豈顧問哉惟是誠能動物克頑  
可格卒使父子俱全身名以顯雖有天幸實關  
至性輯格暴孝紀

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以至孝稱少喪父養母甘旨  
之味不忍先嘗母至婚家因飲酒致吐順恐中毒  
取吐嘗之母生瘡出濃則嗽以口嘗出求薪有客  
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

孝紀 格暴

卷十

值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  
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因遺米三斗受而不食  
井枯樺朽在母生年上而順不敢理之俄而有扶  
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母年九十壽終未及葬里  
中災火將逼舍順抱扶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  
他室獨順得免既葬廬墓側天且下神魚四頭置  
祭墓前母平生畏雷每有雷震順輒環塚泣曰順  
在此太守韓宗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舉  
順孝廉順不能遠離墓側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言初長沙臨湘人光武時遭父喪未葬隣失火初旬  
匍匐上以身捍火火為滅太守邱憚甄異之以為  
首舉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  
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嘗采拾以  
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  
母詞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害之或  
指以避兵之方遂得俱全于難轉客下邳貧窮裸  
跣行傭以供母周身之物莫不畢給光武建武末

孝紀 卷十

卷十

二

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  
搖動自在轅中挽車及母終至性殆滅常伏塚廬  
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請以為吏後舉孝  
廉仕至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章  
帝思革至孝詔以穀千斛賜之常以八月長吏存  
問致羊酒及卒祠以中牢復賜穀千斛

彭修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  
心與修歸道為賊所劫修因迫乃拔佩刀前持盜  
即曰父辱子死卿等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

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

杜孝巴郡人事母以孝聞母喜食膾孝役於成都買  
魚盛於竹筒以草塞之投于中流視曰願母得此  
食婦汲于江忽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之見二  
魚曰吾夫所寄以奉母也治以進姑聞者嘆其孝  
感寄魚於江奇矣為妻所得又奇得而即知為夫  
所寄則素所取信也事同兒戲孝德以彰非獨  
子孝婦亦賢也

趙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恐母  
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

孝紀 卷十

卷十

三

病須養居貧乞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恤盜皆慚  
歎跪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走

馬司芝字子華河內温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於  
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  
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  
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車載母居南方十  
餘年躬耕守節

楊威上虞人也嘗與母入山採薪為虎所迫自計不  
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遂弭耳而去今縣之

東北有孝子楊威母墓

劉平字公子彭城人嘗為菑丘長政化大行更始時

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奄至平扶持其母奔

走逃難仲有遺腹女始一歲平不忍使仲絕類抱

其女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

平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食老母待平為命願

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遣之後官

至宗正一食不忍離母况甘心長往乎計逃生無路聊微伴於萬一忠信可乎竟以得全不

知當時公子之心幾摧折矣

孝經 格暴

卷十

四

王畿至孝父既葬猶哭諸墓有虎突至側俯伏而去

畿不知也翼為乃作王孝子感虎歌

六 庾子與字孝卿新野人性至孝仕梁為尚書郎丁

母憂哀至輒嘔血父域有功封廣牧伯乞父從行

以奉養及父卒慟絕者屢奉喪還巴東有灑預石

最險其次則瞿唐時秋水猶壯孝卿撫心哀號水

驟退行安流人為語曰灑預如幙本不通瞿塘水

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

每聞孝卿哭泣必翔鳴激切廬墓服闋手足枯學

待人而起當五歲時讀孝經不釋卷或問其意

字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經者德之本何為不多

孝卿之孝蓋自幼而已然矣身為嫡長而封爵悉

推諸弟

蕭修字世和梁宗室子封宜豐侯性至孝年十二丁

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流遇風前後部伍多

致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

虞塋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

鳥馴狎棲息簷宇武帝嘉之頒告宗室兼衛尉卿

孝經 格暴

卷十一

五

出鎮鍾離徙梁秦二州刺史所至多善政人號慈

父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性至孝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

室忝軍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年十五自都奔

赴載柩還都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

悲號俄而風息

孫普濟臨湘人居喪未葬隣火將及普濟號慟伏棺

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乃蘇

朱泰武康人也家貧鬻薪養母遠數十里以外易甘

昔以進戒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鷄鳴入山爲虎所攫以去泰已瞑眩忽少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恨母無托耳虎忽棄泰于地走不敢顧如有驅之者泰匍匐而歸母持以泣泰勉強自持不踰月如故鄉隣聞其孝感多以金帛遺之目爲虎殘

王元規字正範事母甚謹昏朝不離左右梁武帝時有暴水漂流民舍元規惟有一小舟倉卒引其母妹并姑侄上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于樹梢後水退俱獲全時人稱之

孝紀 格暴

卷十

六

潘綜烏程人孫恩之亂綜與父驃共走避驃困甚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全賊斫驃綜抱之中四鎗有一賊曰殺孝子不祥父子並得免後以薦官遂昌縣長宋元嘉中旌其里曰純孝蠲租三世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有孝行初爲州主簿父季遠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瘁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不能治或云得人吮膿可止其痛遐

唐韓曉之母疽遂瘳周高祖保定中爲霍州刺史以德導人不用命者微加貶異示恥而已其下化之不復爲過咸曰刺史仁惠其可欺乎

夏孝先桐廬人父亡負土成墳廬其側時有野火燎

山將近夏咸孝先繞墓號慟烏獸羣集以羽毛濡

水灑之俄頃火滅普濟衛棺焚矣幾絕得隣助以

於烏獸濡水滅火格及禽獸矣非大孝何以致此

宇文護周寶定三年都督中外諸事母閻氏沒齊比

被幽繫護爲宰相每遣使尋求齊主以護權重留

孝紀 格暴

卷十

七

爲後圖令人爲閻作書與護寄小時所着錦袍袂一領護性至孝讀書悲泣左右不能仰視齊要重報往返再三而母始至

隋華秋汲郡臨河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

爲養母患病秋容貌毀瘁鬢髮頓改州里咸嗟異

之母卒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煬帝大業初

調狐皮有司大獵嘗有兔奔入秋廬馴擾左右久

而不去郡縣以狀聞詔旌表其門閭後羣盜起相

戒曰勿犯孝子鄉人賴以全者甚衆

李知本趙州人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貧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問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

唐許坦豫州人年十餘歲隨父入山採藥父為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唐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袁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支叔才定州人生有至孝隋末荒僅丐食野中將還進母為賊所執欲殺之告以情賊憫其孝為解縛

孝紀 格暴 卷十 八

母病癱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白鵲止廬旁唐

高宗時表異其家

高郢父伯祥為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

幼解衣請代父誅賊義并貸之

牛徽其父蔚避地于梁道病微與子扶藍輿歷閣路

盜擊其首血流而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

有父今親老而扶疾幸無駭驚盜感之乃止及前

谷又逢盜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

進帛裹創以饋飲奉蔚留信宿去

位教荊州人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至榜掠幾至殞命劉凱奏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請授為歸鄉令

宋林守威公安人繼母曹樞未葬隣家火恐守威并屋呼天風果返卒無恙時人驚異孝卿呼天而水退守威呼天而天水火無權

丁天錫赤岸人父卒奉母甚至一日遇兵寇入其家執其母欲殺之天錫以身衛母曰欲傷吾母寧殺我家所有任取之寇亦感動語曰天不殺孝子母

孝紀 格暴 卷十 九

子俱全

鄭鼎之字從革會稽人事親至孝建炎初金人寇越

士女悉奔竄獨鼎之衣冠侍父湯藥不去賊至斥

日眾皆逃遁避我汝獨敢留不畏死耶鼎之曰豈

不畏死顧老父年七十餘病且革不能負與並逃

若棄父逃生心尤不忍死雖痛乎獨柰父何言與

淚俱賊為感泣舍去且戒其黨勿更入孝子間以

是父子俱免於難

潘懷字景進壬辰兵亂父希古被賊縛以索財貨露

刃脅之懷前日家貧無所有有則資不重於父將

軍必欲逞怒寧以身代寇試之即引頸遂併釋之

周恢字復元温州瑞安人幼習舉業性至孝宋末避

亂青田山中值元兵逼其父索金將加刃恢號慟

乞以身代兵嘉其孝釋之未幾父卒負土以塋念

弗能成禮終身坐不輶寒不絮絕意仕進後遇葛

仙翁授秘書遂證仙果出瑞安縣志

楊帝字文卿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

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為二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

之不與盜欲兵之帝慟哭曰吾為親負米不食三

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申世寧字伯安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逵為亂父年七

十未及出戶遇賊賊索金不得欲殺之世寧未冠

引頸願代賊感其孝兩全之馬永卿為作孝子歌

徐膺字思文莆田人七歲喪父朝夕思慕若成人母

歿哀毀骨立卜兆於虎嘯岩廬其旁蔬食三年時

陟岩巔哀號聲震虎為遁去墳左有坑塹深數十

丈一夕山有聲如雷翼旦視之深坑悉成平地

孝紀 格暴 卷十 十

陳元吉惠安人年甫十二家失牛隨父永學衣之過

石洞有虎躍出啣其父項賴所戴蓬笠障礙牙鋒

纔及髮鬚得不死元吉直前擊虎連十數杖不脫

遂刺虎中目虎乃釋其父而走父子扶持以歸鄉

人駭異

何執中字伯通龍泉人進士知海鹽有異政以母憂

去寓蘄州比隣失火執中拊母振號慟有頃火卻

徽宗時官太宰封榮國公追封清源郡王

劉思敬宜君人事繼母孝父八十喪明會兵亂思敬

負避巖穴中兵至欲殺之思敬曰我死不足惜父

老無目何所依乎兵憐其孝而全之

元張紹祖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時授河南路

學教授至正中與父避兵山間賊至將殺其父紹

祖曰吾父耆德善人不宜殺請殺我以代且諸君

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賊怒以戈擊之戈應

手挫鈍因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之乃釋紹祖

情懇詞正賊氣已挫豈待戈鈍而後知真臨難

孝子哉但不如是不足以彰孝德之奇

賴祿孫寧化人延祐間賴冠作亂祿孫携母及妻子

孝紀 格暴 卷十 十一

入自寇至勝孫侍母不去寇刃其母孫以身  
背自寧殺我勿傷吾母母病渴乏水孫孫合唾  
哺之盜竊窺相羅駭嘆不忍加害有掠其妻者衆  
盜責曰奈何辱孝子婦專聞旌表一作元祿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嘗知婺州方沂桐廬江水  
暴漲舟幾覆頌以母在舟中哀號赴水挽舟舟  
忽自正甫及岸奉母先登舟乃覆其後頌官至右  
僕射中書門下侍郎封趙國公母贈魏國太夫人

祝公榮字大昌麗水人隱居養親至孝母歿極在堂  
格暴 卷十 十二

家人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  
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朝夕奉事如生

王初應長泰人至大四年從父義士樵劉嶺上有虎  
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其右肩初應赴救抽鎌刀刺  
虎鼻殺之義士得生太定二年同邑崧合德父真  
祐嘗出耘爲虎攫于田合德與從弟祭持斧殺虎  
父得生並旌其門

郭通徐州人少以學稱父樞在殯隣火延及通舍通  
仰天訴曰樞不能移寧與樞焚死伏棺慟哭火遂

滅

余丙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三不忍葬結廬古  
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  
與子慈亟撲不止欲自投火中與樞俱焚俄暴雨  
火滅樞亦無恙

過宗一海鹽人父早喪事母至孝聲至正間張士誠  
陷吳畧地至海上宗一負母與寇遇欲殺其母身  
力捍之中數鎗而去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父興臨卒語曰吾死爾善事  
格暴 卷十 十三

母茂泣受命奉母孟益謹母目失明茂禱于太安  
山三年復明母歿居喪哀慟聞者傷之揚州雨失  
火延燒數千家及茂廬皆反風滅火事聞旌之

樊淵字浩翁句容人至元中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  
殺其母淵以身代兵兩釋之母歿哀慕終身屢薦  
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張觀僧字子用新昌人讀書知大義父替疾觀僧躬  
自扶持奉養極周至正寇亂居人避窟觀僧謂任  
德邦曰吾父失明若父病今日救父爲惡勿問家



矣脫有不幸當以身代乃各負其父逃瀕焉山中  
賊至揮刃索金欲殺之二人叩頭流血乞以身代  
父賊感而釋之父歿廬墓三年人稱張孝子云  
鮑壽孫歎縣人至元丙子盜起與父皆被獲父子相  
爭代死賊哀之忽大風起叢林間賊疑兵至駭散  
父子俱免稱爲慈孝鮑家

明包實夫進賢人力學明經事親至孝一日獨行忽  
遇虎啣其衣曳至林莽中實夫曰汝欲食吾肉吾  
何憾念父母垂老缺終養之子虎知吾乎虎乃起

孝紀 格景

卷十

十四

復曳其衣至故處而去人以爲誠孝所感余嘗性  
木人之  
淚也火之越舍也鳥獸之濡水也虎之曳還故處  
也皆事理之所不應有者然而卒而風卒而雨卒  
而水退百凡難致之事孝子卒有以致之而  
後乃知孝之不可以常情測也又何疑乎

蕭學龍溪人給事中璿之子性純孝事三母如一嫡  
陳病癰壘吮之愈庶母阮楚捷學承顏跪受阮終  
感悟慈愛如已出遇風雨至父墳哀號西隣失火  
將及父司諫坊學仰天號訴火遂滅郡守張鵬以  
其事聞朝

劉敬字謙之上杭人早失怙事母吳

危得食

必以遺母正統己巳沙寇攻縣甚亟家人悉驚竄  
惟母在室時年八十有一敬度不能行誓死弗離  
乃負母出城西奔二里許賊追及之箠楚索金杖  
及於母敬抱母號天乞免母因傷病不能與敬合  
哺以餽賊退貧甚日採拾以養母卒哀毀踰禮至  
令人稱其孝

林初長泰人業農父遼田遇虎初望見之突前以身  
衛父虎懼而退父得全鄉人異之事聞詔旌其孝  
因名里爲旌孝里

孝紀 格景

卷十

十五

秦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母哀毀不勝喪除刻像事  
之如生及事繼母失愛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  
卒回母心父卧病隣火及卧所扶昇不及叩頭顙  
天反風滅火父歿廬墓終喪

呂賢字良器永豐人邑諸生念母命孀居遂棄業終  
養母嘗三遭疫疾殆于枕席賢終日夜扶持而卒  
不染後俞以壽終未塋值旁舍火災勢迫母極賢  
呼天觸地火燄鬚鬚不少卻俄而反風轉燄賢得  
移柩丈許燄復滿室矣人稱孝感云

汪存字廷堅歙縣人少好學日侍母側怡愉孝敬出

得一美味必先以寄父病久祁暑間褻蠅蚊弗倦

母疾百藥不效乃割股作羹母啜而愈後隨父商

歸宿邑之汝灘天未明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有

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

阪存告天曰願虎傷已勿傷吾父虎不動人謂孝

感所致存以忍饑犯寒致疾不起鄉隣惜之

趙讓肥城人家貧幼孤事母至孝傭力供養母病祈

禱欲以身代後母終號泣絕而後甦廬墓有虎夜

孝記 格暴 卷十

十六

至讓但悲泣虎自遁去後有劫入廬讓告止有米

二升以為母忌祭資賊感其孝以百錢遺之永樂

中詔旌其門

喻祿孫字希武唵人事嫡母至孝母死結廬墓側晨

夕哭奠冬夜虎入廬號泣呼母虎遂遁去西溪張

胃為之傳

趙孟傅字商弼上虞人年十六隨父武顯之官遇寇

執父傅以身翼之泣曰寧殺我勿傷吾父賊砍父

數刃衣裂而體無傷乃異而釋之明於醫學人以

疾告必盡誠救藥弟善信官監軍轄院亦以孝友

稱

徐世華字士英父授卿國初應邑豪舉以保障死於

難世華童年詣營扶柩歸尋為賊所掠哀告曰華

子然遺孤被掠母老無依如放還事母德莫大焉

賊憐釋之人咸稱異事母以孝聞母病籲天願代

華遂病卒附葬父墓側鄉人評其父忠子孝稱為

忠孝塚母程婦胡備歷艱苦克全雙節有司旌為

一門四德子有諒亦以孝聞祝減年者未必減年祝代死者未必即死

孝記 格暴 卷十

十七

世華雖以此得名如老母何宣子年當盡天固成之耶

論曰夫天下之至無知者莫如水火至虎與盜賊兇

暴極矣乃孝卿號天瞿塘水退杜孝寄魚江妃為護

反風滅火往往有之如吾家君仲伏棺號泣火越他

舍臨湘古初以身捍火火自為滅山君作暴不慮孝

子暴容恣睢偏憐至性如江華楊威徐膺王琳諸人

虎賊俱不為患又誰謂水火之無知兇暴之難格乎

若夫包實夫對虎泣哀求以終養虎聽而憐之曳其

衣至故處而去呂賢呼天回祿息焰棺纜移出火復

盈室斯又事之最奇者竊嘗論之水火爲五行之正  
至人入而不熱不濡豈其孝子之至而不爲所憐耶  
虎知父子賊有菩薩故患孝之未至不患暴之難格  
贊曰

猶歎孝德上通于天天之所格無往不然水殺  
其險火迴其烟誰謂無知惟孝是憐虎化其暴  
賊銷其殘誰謂至悍與孝周旋出之瀕危予以  
生全至性所孚物失其權我紀格暴懿範斯傳

芝紀 格暴

卷十

孝紀卷十終

復仇孝紀第十一

父母之仇不與共戴此通義也乃藝有所阻時  
當其難非天植其性奮不顧身潛而圖之勇而  
發之固未易易况當弱稚而能自效以快幽憤  
更足嘉矣凡爲此者匪以博名子職無憾世道

攸關輯復仇孝紀

春仲子崔子路之子子路孔懼之難爲石乞狐鷹

殺子崔欲報仇告於夫子夫子曰行矣狐鷹知之  
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以蒲方木戟與子

孝紀 復仇

卷十一

崔戰而死雖狐鷹悔請殺子路而子崔復仇之孝

亦不愧於子路 見解覺授 孝子傳

伍員字子胥父奢楚平王將殺之并召員兄弟伍尚

就執員以父子俱滅無益乃奔吳後起兵入郢掘

楚王尸鞭之三百

漢灌夫字仲孺張孟子因父死於吳軍奮曰願取吳

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遂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

願從者與俱馳入吳軍麾下所殺傷甚衆身雖中

數大鎗終不悔稍瘳復請行即不得請吳已破夫

以此各聞天下矣事載史記

董黯字叔達句章人仲舒六世孫事母孝比隣王寄

之母以黯能孝諷寄寄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

欲殺之以寄有老母俟寄母死後斬寄首祭母自

陳于官和帝釋之且黯母召拜中郎不就虞翻對王

朗云孝子句章董黯喪其母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海內聞各昭然光著

蕪不韋陝西平陵人父諫為金城太守既罷私至洛

陽為司隸李嵩詰掠死以報宿怨不韋嘆曰伍子

胥獨何人也遂變姓名募劍客邀嵩不克因殺其

孝紀

卷十一

妾并及小兒又馳至魏郡掘其父冢斷頭以祭父

墳嵩憤傷嘔血死

王談吳興烏程人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

陰有復仇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

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錘陽為耕鋤者度常乘

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過從橋上以錘斬之應

手而死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而釋之且

以上聞

楞里牧恭為父報仇止匿山林中有天馬圍其室因

感悟不匿遂作走馬引操

六防廣棠邑人為父報仇母死哭泣不食以孝聞

朱祐永興人性至孝父為烏傷長陳頴所殺祐志在

報仇未得間頴死往其家刺殺其子魏聞其勇擢

為揚武將軍夫孝德之本也民用和睦復仇為孝幾於乎矣况因父以及于乎古時法

網猶寬今則不免矣

朱謙之錢塘人數歲時父昭之為族人幼方焚死不

勝哀泣卽手刃殺幼方自詣縣獄令上其事齊世

祖嘉其孝敬之孔稚珪上豫章王書謙之揮刃斬冤既申私禮繁頭就死又明公法

孝紀

卷十一

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有而治之即為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化

淳于誕字靈遠世居蜀漢父與宗齊南安太守誕年

十二隨父回揚州父於路為羣盜所害誕雖幼而

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仇州里間

無不稱嘆後為益州刺史謚曰壯

柳雄亮父檜周華陽太守為賊所害亮年十四歲哀

毀踰禮武帝時賊歸長安亮手斬復讐累遷內史

中大夫隋初進伯爵

唐徐元慶下邳人父爽武后時為縣尉趙師韞所殺

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  
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陳子昂議曰先  
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讐敵入子義也  
誅罪禁亂王政綱也元慶報父讐求身歸罪雖古  
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  
元慶宜伏辜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雖其言後柳宗  
元駁口誅其可旌茲謂濫黜刑甚矣旌其可誅茲  
謂借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  
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胃介然自克即

孝紀復仇

卷十一

四

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又何誅焉其或父  
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  
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  
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其又何  
旌焉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  
從事

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讐請縣請罪詔曰在禮父  
讐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  
異焉下尚書省議韓愈曰子復父讐見于春秋于

禮記居官若吏不勝激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  
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仇則傷孝  
子之心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宜定  
其制曰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  
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寃請罪  
請公門流循州

五代

張藏英范陽人後唐末舉族為賊居道所害藏英

襲殺居道以祭其父母時稱為孝子後屢敗契丹

官至團練使噫殺賊以復仇可為孝矣孝為天經地義天有雷霆之震地有江河之火

孝紀復仇

卷十一

五

豈其孝子而不貴勇乎痛親仁也殺賊勇也為郡邑除暴義也一舉而三德備矣

宋劉斌定州人父嘉友為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  
幼隨母改適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  
中斌兄弟挾刀伺志元刺之不死即詣吏自陳州  
具獄上請詔黜配志元釋斌兄弟

王濟字巨川饒陽人父恕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中  
知秀州會盜起城陷為盜所殺將守寧濟濟伏柩  
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恨不能殺汝  
以報仇耳賊義而捨之適官軍大集濟請其伴朱

乙陳討賊之方志在復仇也乙善之遺以...

假驛以歸景德間拜本曹郎中出知杭州  
李洞字虛仲麗水人官至秦州通判賊陷父歿於賊  
洞隨官軍收復得殺父者手刃之

李璘河間人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  
屬三人乾德初相遇于京師實積坊璘手刃友而

不遁去自言復父讐案鞠得實太祖壯而釋之

甄婆兒京兆鄜縣人同里董知政擊殺其母劉氏

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鄰人張氏乳養避仇徙居

赦村稍長憤怒悲泣謂兄課兒曰我母爲人所殺

妹流寄他姓大仇未報何用生爲時方寒食其酒

殺詣母墳慟哭取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斫其腦

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特貸焉

王公衮佐之弟也母墓爲盜所發盜獲而薄其罪公

衮手斬盜首雪母冤詣州自陳佐請納所居官贖

第時王十朋爲僉判賦詩美之且載其事于會稽

風俗賦

張叔擊丁蘭之水母遂遭手刃王奇厚董

發母之塚乎公衮真孝子

范廷召聚強人父鐸爲里中惡少所害廷召手刃父

仇剖取其心以祭父墳精騎射有羣鳥飛過發矢

貫其三累功官至都署

姚兕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州兕力學兵法以圖報仇

事母至孝凡圖書器用皆刻仇讐未報字累官至

通州團練使

元葉雋字良弼松溪人讀書通大義好行善祖母年

高足疾不能動履雋與妹妙孺舁而起卧者五年

至正乙未間父景仁死于賊傾家貲募壯士從間

道入賊境殺其渠魁載父尸以還事聞授官不拜

廬墓芝生隧道自號湛盧樵者

明周伯玉貴溪人元末父見殺於盜伯玉哀圖報雪

時首禍者已死於邊餘黨洵洵莫何洪武初伯玉

訢于有司悉擒而置之法盧貞爲作孝子詩

何競字邦直蕭山人父舜賓成化進士以御史謫戍

遇赦歸會當塗鄒魯亦以御史謫蕭令與賓有隙

詭言舜賓殺歸無驗械送戍所害諸途又欲捕競

競逃匿瘠瘡迫切誓復父仇值營遷去競潛歸募

疾直海溪著之詩章也

死士數十人中途而扼之眇其雙目執送憲司累  
奏於朝兩遣官就訊坐曾死競依唐梁悅例編成  
温麻正德初赦還闕志紀其孝曰復仇編成

俞孜字景修山陰人邑庠生嘉靖初父華以里役解

流徒徐鐸赴口外為鐸藥死孜聞訃慟絕復甦往

扶櫬還聞仇匿安城楊參一家乃結力士數人佯

為販魚者偵伺之下諸城隍得渙之三孜益悲慟

是夜夢神語之曰若以渙為凶獨未知喚印在前

乎孜詰朝詣府乞助守壯之益以機兵夜半至安

孝紀復仇

卷十一

八

城驟入楊家呼徐鐸鐸應聲就逮典極刑孜遂不  
復應舉事繼母以孝聞守湯紹恩旌之子志和亦  
以儒行重于鄉

論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况父母之仇乎殺人之父者

人亦殺其父顧其難易何如耳兩國興師而欲殺仇

報怨大軍壓境而能設計滅賊如漢之仲孺齊之淳

于讎宋之王濟李洞元之葉雋不惟報仇之孝且有

靖難之勲矣它如童稚能奮惡少立斃如王談范廷

召者若而人亦可謂不忘其親者乎至於董叔達欲

報母之仇復念仇之母斯又錫類之孝宜其流譽久

遠血食無窮也是皆天性之真摯正氣之激厲威武

不屈白刃可蹈者仲子崔事不經見師覺授孝傳所

載季路忠於所事結纓而斃有子若是可以曠矣况

夫子覆醢之痛不為一快乎因首紀之以俟考焉

贊曰

孝子於親嘔笑與俱况遭仇戮心寧不痛惟力

是恃舍身以圖釋孺能奮拉惡如枯傾背結容

滅賊捕渠首可以祭心亦可屠志破吳軍孝勇

孝紀復仇

卷十一

九

灌夫叔達秉心無媿仲舒繇乎有子聖人之徒

孝紀卷十一終

死孝紀第十二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孰無父母而能有身指臂之患尚不遠秦楚以求信况吾身本原之地乎死而代死生還所生父子之倫正應如是惡難之際真心見矣輯死孝紀

臯魚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從此辭矣立稿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于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孝紀 死者 卷十二

申鳴楚人王欲相之曰舍父之孝子為王之忠臣不可父強之乃相白公之亂劫其父以兵鳴流涕曰食其食者死其事今吾君之忠臣也不得為父之孝子矣遂殺白公其父亦死鳴曰食君之食避其難非忠也定君之難殺其父非孝也遂自刎

申生晉獻公世子獻公嬖於驪姬驪姬欲立其子奚

齊因申生歸胙而寘藥焉公怒誅其傅杜原款或教之自明申生曰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教之奔申生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納我我自殺耳遂自裁於新城橫渠云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尹伯奇吉甫子也事後母甚孝無衣無履履霜挽車母嘗取蜂去毒繫自衣上伯奇進前欲為去之母大呼曰伯奇牽我衣吉甫以是見疑而逐乃編芰荷以為衣采葶花以為食清朝履霜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張橫渠稱其勇於從而順命

孝紀 死者 卷十二

伍尚伍員伍奢子也楚平王以譖殺伍奢奢二子皆賢欲以其父質而召殺之伍尚欲往伍員曰父子俱滅無為也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報讐為天下笑耳汝可去能報父讐我將歸死尚就執父子並戮

漢趙苞武城人靈帝時為遼西太守各振邊俗遣使迎母及妻子道值鮮卑劫質以繫郡苞率眾禦之寇出母以示苞苞悲號母遺語曰毋虧忠義苞遂



力戰破之其母妻為賊所害詔封苞侯苞葬母  
訖謂鄉人曰含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  
孝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三 斯敦東陽人父偉為吳廷尉失儀當死敦叩闕泣  
血乞代吳帝嘉其孝赦而旌之赤烏時事也

李餘涪城人蜀漢時兄弟殺人亡命母慎當死餘時  
十三歲問人曰兄第相代能免母否答曰趣得一

人耳餘請吏乞代母死吏以年少不許餘遂自殺  
郡以狀聞詔圖像府庭赦其母而賜財帛童子而  
知愛母

孝紀 死孝

卷十二

三

復勇自殺豈徒到股割肝哉  
宜其圖形府庭以垂訓也

卞瞻濟陰宛句人晉成帝咸和三年蕞峻稱兵犯關

瞻父壺為尚書令加領軍將軍與連戰死之瞻及

弟盱見父沒相與逐賊同時見害瞻母裴氏撫二

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微仕翟

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

一門峻平贈瞻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

南

長孫慮代人母飲酒父真叱之誤以杖擊即死真

因擬死慮列朝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

謬誤一朝橫禍母卒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

並皆冲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尚始四

歲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身代父命使嬰弱得蒙

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情

寃狀特可矜憐後魏孝文特免父死罪長慮乞代  
父死情意

懇切詞亦悽然可與淳  
于繼業並傳不朽矣

賈恩諸賢人少行至行母亡未葬為隣火所迫恩及

妻柏氏號泣奔救隣近赴助棺得免恩夫妻死於

火事聞表其里為孝義蠲租三世元嘉中追贈天

孝紀 死孝

卷十二

四

水郡顯親都尉

余齊人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宋孝武時父

殖在家病亡而信猶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病心

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而信至報云父

病四百餘里一日而歸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

良久乃甦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

齊人即號叫至殯所而絕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

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吉粉字彥霄馮翊蠡勺人也家居襄陽粉幼有孝性

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擬辟粉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粉擗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以其幼疑受教於人勅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盛陳微纒厲色問曰爾來代父死勅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必爲人所教對曰因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惟因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殉身不測妾骨泉壤此非細故柰何受人

孝紀 死孝

卷十二

五

教耶法度知不可撓屈乃更和顏語之曰主上知爾父無罪行當釋亮觀爾神儀明秀足稱佳兒今若轉詞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粉曰凡鯁蝸蟻尚惜其命况在人斯豈願蓋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隕仆冀延父命粉初見囚獄椽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二械更令着一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母嗚尹王志欲舉克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夫父辱子死

斯道固然若粉有靦面目因父買名一何甚重而止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又連名薦粉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勅太常旌舉

符表吉安人事親以孝聞年十六母姜病侍省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絕慟咽而殞俄頃母亦歿葬於四望崗太守樹雙闕以表其墓

陸厥字韓卿傷父被刑感慟而卒

孝紀 死孝

卷十二

六

公孫知玄烈人事母孝母亡以毀卒陳宣帝改所居清苦里爲孝嘉里

唐丁興會稽人家近荒野野火延燒其室母老病倉卒不及執抱而逃乃濕衣覆母母全興死

賈直言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鳩將死直言詣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息輒取鳩代飲迷而歸明日身漬足而出久乃蘇帝憐免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猶足雙何澄粹青陽人性至孝母沒哭墓哀毀而卒時得

子

沈季詮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

季詮曰吾非怯也吾恐遺憂於吾親也唐太宗貞

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既溺季詮號呼而從之

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其禮祭而葬之

王鳳王賢定州人父文璪與賊戰敗鳳賢更以身蔽

父得全二子死之縣抑其事不言刺史霍王元軌

廉知使人吊祭因上其事

王博武長社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涉海口風起母

老紀 死孝 卷十二 七

溺博武號泣赴水救之亦死節度使盧真得屍葬

之詔刻石表其墓

黃川一名舟貴溪人數世同居元和初居父喪哭不

絕聲哀毀以死朝廷賜香帛表閭并復其家

婁可道會稽人性孝謹父坐巫呪罪當死可道赴有

司請代竟絞死五雲門外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父革依郡獄吏備書吏一

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註誤案具奏狀待詔定痛

父當膏年以非辜墮囚狴誓將身贖數詣府號懇

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請工符為

兵又弗許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徽纏

乎父老而刑定之生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憐

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于是預為誌銘其墓又為

狀詣府者結置袂間叙陳致死之由自赴河死府

帥聞之驚曰真孝立命出革厚為定具棺殮事而

撫恤其家 此與李餘同一苦心以死為請與同萬一父幸得免九泉之下雖死猶生

宋秦爽江寧人父傳序淳化中克夔峽巡簡使賊攻

夔州傳序力戰不支乃為蠟書遣人上報赴火死

老紀 死孝 卷十二 八

爽沂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為父死於忠子死於孝

奏至太宗惻然

劉潛濟陰人少有大志舉進士知蓬萊縣聞母死一

慟遂絕其妻哭潛亦死時人稱為孝義

嚴晃字昇之溧水人精於周禮弟武舉進士授教諭

元兵渡江負其母避難卒與兵遇兵欲刃其母以

身蔽之中頸幾死終身不復出

詹惠明婺源人熙寧間父坐事當死惠明詣郡求代

罪曰無以報罔極恩有二帝足以養母願以身代

父死遂坐府門以大艾灼頂畢趨庭斷右耳血出  
淋漓郡守駭之以狀聞詔減父罪賜惠明錢帛

陳顏衛州汲縣人父光為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

光病圍城中顏開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

光家奴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拷掠不勝因自

誣服顏請郡請代父死郡守哀之不敢決遣帥臣

至郡以其狀言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金太

宗天會七年部旌表其門閭

元呂祐晉江人至正末郡城破有卒拔刀脇其母索

孝紀 死孝

卷一二

九

財不得欲砍其母祐奪刀手指俱裂被傷仆地良

久而甦開目視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遂瞑

孝行事實

作吳祐通志  
作呂祐從之

東崇芳丹陽人德祐時北兵俘其父國寶崇芳請其

軍門號泣曰老父無所用兒壯健且讀書識字足

任驅使請代父去于時釋國寶而留崇芳俾從軍

掌文檄久之憫其孝思伯顏予二矢曰今縱爾歸

執此可無阻於是父子俱得免

陳紹孫廣州人父浩以罪流肇州紹孫年十歲

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

跋涉萬里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

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

故鄉汝願之乎紹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

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元成宗大

德六年父死紹孫哀慟見者為之泣下肇州萬戶

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徐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溪鎮失

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投溪擁鎮出

孝紀 死孝

卷十二

十

鎮得挽行舟以濟水勢湍急鈺力困憊遂沒溺而

死屍流四十五里而後得江浙行省言狀詔旌異

之

王克已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歿克已負土築墳廬於

墓側猶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避窳克已獨守墓不

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已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

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

經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終喪而歸

石永壽新昌人性淳厚事親孝元末兵亂其父兼孫

年老被執兵欲殺之永壽亟抱父請代兵遂殺永壽其父得免鄉人哀之

徐允讓山陰人元末避兵山谷父安為兵所執將殺之允讓前曰父老不勝刃寧殺我乞父命兵遂舍

安而殺允讓既而辱其妻潘潘給兵焚夫尸因赴火死妻亦烈矣國朝旌之賊有菩薩乃石徐求代已死更亦何恨若以乞代為名與其并免則孝亦未誠也

張以中既寧人仕至都提舉事親盡孝及父沒訃至哀毀踰禮自以親老在堂宦遊於外且有厚祿生

不能為養死不能就斂遂不食哭死道中詔旌其門曰純孝之家

陳道邵武人至正丁亥郡虎晝傷一日道父樵為虎所噬道以柴擔奮前縱擊虎舍其父遂噬道啖盡

鄉人為歛其父屍葬之有過者為詩曰虎口猶能奪父屍天胡縱虎害斯兒行人不為呻吟喙此孝

何由眾得知

周樂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晟通經能文方國珍竊據温州拘晟至海上樂隨往以事其父甚謹一

待養乞以身代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

王貴翁字君傅瑞安人家貧授徒養母至孝至正丙申山寇至貴翁不顧妻子躬負母避北湖山為賊

所執裸而捶之求貨弗獲視其母衣貴翁哀懇求免弗聽抱母而泣賊怒殺之越一日其母亦卒

石明三餘姚人家貧喪父事母惟謹居餘姚山中樵藉以給炊爨人稱其孝一日自外歸覓母不見視

其壁壞而卧內有三虎子知母為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斧立壁後伺母虎至斫之腦裂而死復

斧往倚巖傍伺候俄有壯虎至遂并斫殺之明日亦立死其旁不仆張目如生而手中所執斧牢不

可拔

朝胡剛字惟輔新昌人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泗上以逃役當刑刺駙馬都尉梅伯嚴監斬時剛往

省代役於待渡聞開之遙裸跣泗河而渡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迨梅憐而奏俯其

父同坐八十二人俱免死淮人至今傳頌云

老紀 死孝

卷十二

十一

老紀 死孝

卷一二

十二

王忠武進人洪武間父友諒以輸稅後期法當死忠時年十七卽自詣京懇請代父比至會赦免人以孝稱宣德中以國子生除兵部主事以母老懇乞致仕卒于家

戴君用吳縣人洪武中父福以主守失火當坐君用代之刑于市妻吳以節旌

王洵王淳兄弟父為都督府掾洪武初坐法當誅洵兄弟號泣爭請代走御史言父以洵故懷祿洵不能有所以事之免於過應戮淳復進云繇淳故不

孝紀 死者

卷十一

十三

當坐父兄者御史訊其執志皆堅定無二聞於上特免焉

莫轅字巽仲吳江人洪武初父繫詔獄轅年十一願

代父死理官脅誘之卒無異詞嘉其幼而能孝奏

釋其父後家焚轅躍入火中抱母以出鬚眉俱焚

鄉人謚為貞孝先生

錢迪父甦洪武間當伏法迪年十八詣曹請代父刑

上其事詔從之時又有徐直者父達以稅事當刑

植亦未弱冠請代既伏刑時從容賦詩無懼色俱

常熟人見吳先賢傳

顏秀字季栗吳人洪武初父戍鳳翔母從行母卒秀踰數千里負骨歸未嘗着地行則負之寢則懸于屋梁渡則着之心胸父既放還事之猶謹旦夕自洗厠踰父止之不肯父喪絕飲食慟哭五日死子昌亦有孝行

陳圭字錫玄黃巖人洪武中圭父叔弘被讐以贓告叔弘罪當死圭奏願代父死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

孝紀 死者

卷十一

十四

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父死開者咸服其孝 開濟雖云執法亦是忍心後自不免於刑宜也

朱煦仙居人父季用繇薦舉為福州知府洪武十八

年天下革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

以例起解入京法吏繫坐罪築城日用錢數十緡

季用病痢被楚謂煦曰吾旦夕死矣但收吾骨歸

葬時令嚴赴訴者死煦曰等死耳倘吾父訴獲免

死亦無憾乃上奏訴上觀其情遂舍季用而復其

本官同時以煦訴獲免復官者一十四人已而煦

感疾死人皆哀之

魏文昌華容人有至性事父極孝父獲死罪繫武昌

獄文昌詣闕上疏願以身代高廟許之臨刑語其

弟謹事二親如吾在時遂伏法時年十八

唐奉先京山人洪武戊辰進士為監察御史父本忠

坐事繫詔獄奉先上書代父刑上怒欲連坐已

而感悟貸其父奉先遷前運都督府經歷

侯庸字景中平度州人生七歲父坐累謫閩南稍長

母告之故庸悲痛誓贖父罪洪武中舉進士拜吏

孝紀 死孝 卷十二

科給事中納官代父詞甚哀切上憫之詔還其

父庸至謫所迎歸尋陞吏部

宋味古會稽人當建文遜位時每夜深疊卓從星月

下北向以祭祭以慟哭如是者月餘為仇家告發

被逮其子請代味古乃得釋人謂忠臣孝子萃於

一門忠臣有子而且能孝  
偶失其名俟考之

邵祥行唐人有孝行為博野令未任即馳歸省父父

病親嘗湯藥日夜憂懼求以身代及卒哀毀死於

坐有孝行碑在焉

趙紳字以行諸暨人父秩工詩文精楷篆永樂時任

高郵州學正入京舟次武城偶墜水紳即入水抱

持河流悍急俱不能出明日官為出其尸紳尚以

手持父臂不解上聞旌之

陸尚質山陰人父一中渡海口風濤拍天舟東寫將

入洋質從岸上號慟躍入濤中擬拉舟俄而舟忽

逆濤上若有牽者一中得濟尚質死焉鄉人異之

聞于朝旌其門今其渡名曰陸郎渡曹孝娥父溺  
不得尸乃白

沒相父而出今趙紳陸尚質亦入水救父俱  
會稽人豈孝娥風之耶何海濱之多孝子也

孝紀 死孝 卷十二

初庚山陰人樊江上虞人俱代父死

容師偃香山人性至孝正德丁丑寇迫香山師偃竊

父而逃被執賊欲殺其父師偃以身代父死

陸安父德甫好客以客坐法無貸安急即與兄訣走

入都伏闕請代許之驅詣市顏色無變年三十一

妻鍾亦以節聞

鄧顯芳辰州人正德七年鎮筸苗叛侵掠村落眾皆

遁芳獨守母柩不去人怯以禍芳曰棄母而逃心

實不忍况一生讀書所學何事苗至使芳為向道

不從遇害支解于母極言者俱之

蘭宗時郵縣人專繼母甚謹嘉靖丙辰倭變宗時扶

父理出逃遇賊欲殺其父宗時以身蔽之泣求自

代遂見殺尸之田間父得釋時家奴李三抱宗時

幼子不忍去被截耳刈面屢死而甦孝子代父守

倭寇肆毒戮而尸之殊可痛也

馮履祥字君德慈谿人庠生性孝嘉靖間倭賊犯縣

履祥隨父出奔遇賊斷父左手且裂其背履祥以

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

孝紀 死孝

卷一二

十七

刀之妻袁逃于靈山時孕已彌月夢神告以汝夫

孝子不可使無後吾當與汝一子產時無恐次日

男賊漸近馬俱止策之不前因不入境一方免

害此固山神之靈履祥孝感益彰矣

郭念科字汾支杭州衛胃裔年十六萬曆丙辰六月

隣舍失火焚及其家時已就寢驚覺抱其幼弟而

出托付隣人張大木復欲入救母與弟時火勢已

裂眾共止之不聽走入與母及弟俱焚死次日尋

尸尚一手抱母一手抱弟牢不可脫事聞上司即

為給殯葬之且開祀于鄉矣

論曰安常處順子之幸也急難之際難為情矣生死

在於呼吸誰氏之子而待顧問哉輕生赴難天植之

矣以余所聞有赴關請代者有遇賊而爭死者有死

於焚死於溺死於虎者死雖不同其情一也幸而得

免俱所不顧視死如歸無所勉強子盡如是倫常昭

矣其最著者如李餘之自殺蔡定之赴河公孫慮之

悲慷陳詞吉玠之懇情不變卒能代其所不可代或

父子以俱全斯皆其至也為子者不幸而處變此亦

孝紀 死孝

卷十二

六

其模範矣至於以死傷生毀而滅性雖非正教而哀

戚之至良足傷也

讚曰

子無父母安所怙恃父母之變更甚於已親死

我生雖生亦耻我死親生我樂為死叩聞赴難

惟力是恃力不從心死而後已性植自天非歸

聽視所遭雖殊操則尚矣滅性非經克敦倫紀

孝紀卷十二終



永嘉孝紀第十三

孺慕之誠事死如生音容雖逸想像成其故生而陟岵死而刻木欲用其情已無可用得其似者猶或見之云爾悲夫至於珍遺物訪舊游徘徊手澤足跡之間杳莫即矣傷如之何輯永嘉

孝紀

漢丁蘭河內人少喪父母不及供養乃刻木為人彷彿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有事必告隣人張叔妻從蘭婦有所借婦告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

永嘉 卷十三

張叔醉詈木人以杖擊其首蘭外歸見木人色若不憚詢知之即奮劍擊殺張叔叔擊其似母者蘭當真而殺之過於

孝吏捕蘭醉木人木人為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矣

通神上聞詔圖其形于雲臺見孫盛逸人傳

張武吳郡繇拳人父業為郡椽送太守妻子還鄉至

河內遇賊與戰而死武年幼不及識父後受業太

學嘗持父遺劔至父亡處祭泣太守第五倫嘉其

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而歿

唐劉思貞字文通彭城人早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

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

爾母也爾孝通神明故我得見夢於爾師貞夢中

大哭及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

居反告如常每新物必先薦然後食時人語曰漢

有丁蘭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凡飲食非師貞

親調則不能食師貞偶卧疾其父食不安師貞歔

然起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驚起而愈兄有疾經

旬不瘥師貞衣不解帶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

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曉因夢其

永嘉 卷十三

母曰胡王使者羌活也覺而求之兄疾遂愈其後

父歿居喪有雙白雀飛宿戶間除几筵之日對師

貞悲鳴頓翅狀若號咷躡躡久之乃去

宋丘敬建寧人幼孤母為寇所擄敬求之四方不得

乃刻木象母晨昏侍奉以致孝思一夕妻饋奠誤

侵母像仆地敬擗踊慟哭幾絕因卜葬郊溪之上

服喪三年春秋祭享後人稱其所居里曰孝鄉

不得刻木以事因其仆地奉而葬之服喪三年祭奠如真敬不忘親且亦知禮

連世瑜樂清人居左源同妻方氏事母至孝母死刻

德孝事甚恭郡守張九成文孫訪其人三十册  
親到其家隣里稱世瑜事主如存歲夕饋奠經今  
十年孝誠不替張守饋酒禮之世珍死方氏年踰  
七十率子士表士則供奉益至郡聞于朝詔旌之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  
純篤咸平中旌表之

汪與成銅陵人一家一百八十四人盡斃於建炎之  
難獨存與成後三年改葬其父念母骸骨無存刻  
木爲像侍養十年而後附葬哀動隣里邑令林簡

孝紀 永慕

卷十三

三

以詩贈之云事死如生有至難古來不獨數丁蘭  
過昱字彥明南城人景祐間進士官都官郎中性至  
孝母歿刻木爲像父歿水漿不入口累日慕之終  
身鄉紳藉藉稱之考古人孝行集爲至孝通神三  
十卷

元唐頌字德雅番禺人奉養二人有孝聲連遭大故  
摧毀幾於滅性負土而葬築廬於左扶服哭踊朝  
夕捧盥進膳事之如生者凡六年有年歸葬于墓  
樹聲復遠聞論月不已入或謂之見自墓中廬

外戚異之稱謂唐大孝頌自是終身衣不純承非  
祭不近酒肉忌日必齋齒以祭見父母所遺物或  
經父母所歷輒捧手而哭其篤行之純蓋天性也  
舉孝廉仕布山令

皇

唐之淳字愚士山陰人少有奇志力學不倦父謫  
死臨濠辛勤扶柩歸葬追求其平生所撰著不憚  
荒遠時時伏讀悽切人爲之掩泣洪武中屢薦不  
應詔拜翰林侍讀與方孝孺俱領修書事尋卒

孝紀 永慕

卷十三

四

倪神保連江人幼喪怙恃念罔極莫報與妻林氏共  
禱于天欲得一木兩枝刻二親像奉祀遂入石屏  
山求之果見二木相對乃拜祝曰此木果可刻吾  
父母當自動者三祝畢木遂三動募匠刻之既成  
夫婦奉事惟謹凡冬溫夏清出告反面一如事生  
三十年如一日也里人嘉之

龔仲賢光澤人家貧母紡績以撫養之洪武初母以  
壽終仲賢念少孤賴母存活痛念不已母誕日刻  
木肖像事之如生歷一十八載朝夕不懈

論曰余輯永慕孝得十二人元人皆刻木而祀之

其三人爲漢張武元唐頌及我朝唐之淳獨異是張武痛父死於賊嘗持父遺劍至其亡處泣而祭之唐頌廬墓六年事死如生見其遺物及經舊游處輒爲涕泣之淳求父遺文時時伏讀悲動鄉人慕親若三子可也奉遺物以當容讀父書以當音歷舊游如侍杖履深於慕矣有若貌似聖人事之猶以爲非况刻木乎但見似者猶敬則真者可知刻木之慕雖非其正聊寄托焉孝子之志亦足傷矣吾於丁蘭心悅其孝而疑其事豈當時重其孝者故神其事以脫罪而後遂以飾說爲信史不然何木人之性也惟是丁蘭倡始其後效之者衆子諒得展孝風不墮實加賴焉

孝紀 永慕

卷一三

五

讚曰

孝子真衷不可摸寫刻木爲親而立之社定省薦獻如生存也情之所鍾真誠非假丁蘭倡之羣而和者或奉以葬哀慕不捨乃如之人于世亦寡訪遺致思淫淫泣下我之所宗張唐儒雅

紀卷十三終

孝紀

明清漳蔡保顏端卿甫輯

同邑林日瑞廷甫較

豫章朱 露公虛甫訂

男蔡紀瑞紀同編

瑞應孝紀第十四

孝有常經後言瑞應似屬虛誕乃代不乏人人亦輒以孝感歸之何也孝爲順德和以致祥况天常與善寓勸於旌是之取爾不然人子日致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一

情極懇切猶爲未忤敢望報與天人之際微矣

輯瑞應孝紀

秦顏烏金華人父亡負土成塚烏啣土助之其吻皆

傷因名烏傷縣後改爲義烏

啣土助墓烏亦奇矣按史記臨江閩王自

殺墓于藍田驚數萬啣土置塚上王莽發丁姬墳燕亦如是有宛者烏向隣之而况孝子乎又按顏孝子名烏而有烏傷之異豈因其事後遂以爲號亦猶邑名烏傷義乎附宋何恪墓碑辭歸漢迄今千餘春錫銅斷漆知幾墳陵谷變遷不可尋顏氏有所歸然存孝肉順骨世所尊焉鬻鬻幾何分鳥兮無知猶能馴肯有襟襟焉其其名縣也吾民爲之長者宜益教一杯之土或見侯曾禽不如何人

漢瑯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其明如晝登山濟水號泣不息未嘗以險難為憂淚灑石則成痕着朽木枯草則重茂入地而地鹹俗謂之鹹鄉至昭帝嘉其孝異表其里曰孝感鄉立廟四時致祭焉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六世祖勲平帝時為郿令王莽欲臣之逃匿山中父稜有清白行邕性至孝母滯病三年非寒暑易候未嘗解帶不寢者十旬廬墓有紫芝白兔之祥其自頌祖德云園有甘棠別幹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二

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偽不可加折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為已華雖頌祖德亦自紀也三世同居仕為議郎較正六經親書勒

石置太學門外及卒縉紳諸儒多惜之

中郎為袁州廉留宗

敬並圖其像為之目曰文同三問孝齊參壽時上虞人有與中郎同姓名者亦以孝行稱隱而不仕隱德文名堪相伯仲重以至性並耀華宗因附記之以表先彥

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憫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為奴於路忽逢一

婦人求為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為奴何敢屈夫人為妻婦人曰願為夫婦不耻貧賤永遂將婦入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乃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口能織耳主曰為我織絹三百疋即放爾於是索絲一月之內三百疋絹足主驚遂放還行至舊相逢處乃謂永自我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為君償債君事了不得停久語訖雲霧四垂騰空而去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三

文讓養母至孝母亡兄弟二人身自營葬不用僮僕之力塋之日羣鳥數千銜土壤助而成墳

方儲字明幼喪父事母終宅憂廬墓白兔來遊

晉許孜字季義東陽人孝友恭讓敏而好學二親沒

柴毀骨立躬負土為墳不受鄰人之助或憫其羸

憊苦來求助受之夜為除去每一哀號鳥禽翔集

種樹墓間且五六里時有鹿犯其墓樹孜悲歎曰

鹿獨不念我乎明日鹿為猛獸所殺置松下孜悵

惋不已埋於隧側猛獸即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并

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郡察孝廉不起人

號其居為孝順里 季義之孝感及狂獸矣  
鳥獸何知能解人意

夏方守字文正永興人年十四家遭疫疾父母伯叔  
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凡十七  
年而葬畢因廬於墓鳥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  
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  
入晉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方向之涕泣而不加杖  
大小莫敢犯焉

六 頓琦字孝異蒼梧人居母喪手自造墳歷年乃成  
種植松柏成行哀毀逾制感物通靈有飛鳧白鳩  
孝史 瑞應 卷十 四

栖于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留南齊永明中范雲  
為州刺史使祭琦及丁密墓

丁密字靖公蒼梧人性至孝遭父喪廬墓有雙鳧遊  
廬旁小池見人馴伏後遭母喪復廬墓三年歸至  
舊廬一宿前雙鳧復至游戲池中

應順南頓人舉孝廉官與州刺史廉直無私事後母  
至孝異樹忽生廳事人以為孝感子皆有才名  
蕭放字希逸梁宗室子也隨父祗至鄴祗卒居喪以  
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鳥來集各居一樹為巢自

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  
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缺襲父爵清河郡  
公累遷太子庶子散騎侍

魏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年數歲喪父  
哀感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不肯  
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  
若有見言其形貌則父也家貧養母常備珍羞及  
居喪廬于墓側有異鳥集于塚樹恬哭則鳴哭止  
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棲宿其廬州將表其行狀詔

孝史 瑞應 卷十 五

旌其門加以爵位官至安南行泰軍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性至孝年十四念父母墳  
塋未治家貧無以自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亢旱苗  
稼焦枯明徹哀憤常往于田號哭仰天自訴數日  
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秀明徹疑其給已及往如  
言秋遂大獲足克葬用

此南 皇甫遵汾陰人少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喪廬于墓  
側食粥枕塊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嘗有  
鳴鳥二鳥悲鳴墓上若助哀者郡縣以事聞詔旌

異之

王襲字公世丁憂居廬有鹿每至襲哭時輒踞墳悲鳴若助哀然

杜牙至孝母卒備力營墳結茅墓側牙病嘗有一鹿

銜哺之及牙卒掘地為埋曾聞野鶴為吊客乃見山鹿作孝子乎

王崇字乾邑陽夏雍丘人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

以養父母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居喪哀毀頓

瘠鬢髮隨落廬於殯所晝夜哭泣母服初闋復丁

父憂悲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

孝紀 瑞應

卷十 四

六

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

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守令聞之詔表其閭

夏侯詳字淑業譙郡人年十六遭父喪哀毀三年廬

于墓側有三足雀來集廬之戶眾咸異焉官尚書

僕射所在着績謚曰景曾下鋤瓜三足鳥集其冠三足者鼎象也天經地義

民行之應乎鳥雀類同若夏侯者其庶幾於曾氏矣

韓靈敏會稽人早孤與兄靈珍並有至性母亡家貧

無以葬兄弟共種瓜半畝朝采而暮復生摘之不

絕因得以辦葬事靈芝瑞木何禪於用正所謂使天而雨珠吾民不可以為禱瑞

瓜管莖勝於芝丹遠矣東陵之五色不及會稽之綿綿也

隋翟普林楚丘人事親以孝聞躬耕色養不應徵辟

鄉稱為楚丘先生父母有疾親易燥濕不解衣七

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幾於滅性負土成墳結

廬其間冬無繒絮惟着單衰而已家有烏犬隨于

廬普林哭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二鵲來巢馴狎

不驚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授孝陽令禽鳥助哀况家畜乎然而

聞者亦當當煬帝弑父之日有子若此間之不已魏死乎

劉士雋彭城人性至孝丁母憂哀感路人葬而廬墓

孝紀 瑞應

卷十 四

七

虎狼馴擾為之取食文宗旌表其門

陳孝意河東人少有孝行隋煬帝大業中為侍御史

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有白兔馴擾其廬未替起

授鴈門郡丞在郡蔬食齊居朝夕哀臨每祭聲未

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

唐黃桓邵武人居母喪廬墓三年芝生于墓邑素無

鶴來巢於墓林人因稱其地為鶴林坪貞觀中表

門同郡張巨錢居墓側十三年永淳初蠲其賦役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少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居父喪

盡禮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氏有賢操常戒訓或肆

辭語切至亥時遵奉教戒以清謹見稱母亡哀毀

甘露降庭樹武后時累官至鳳閣侍郎平章事守

正不阿與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中宗反正拜

中書令博陵郡公尋封博陵王卒謚文獻

李迥秀中宗朝為兵部尚書事母孝堂產芝草犬乳

隣猶中宗稱為孝感旌表其門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有至性居父喪哀毀庭

木連理唐玄宗時累官至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

孝起 瑞應 卷十四

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第九

皇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作

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

巢家樹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

張無擇字君選勾章人性篤孝父死七日絕水漿三

年不櫛廬墓有醴泉芝草之祥官至中散大夫

丘為嘉興人事繼母孝靈芝生于堂下官至太子右

庶子及致仕年八十餘母尚無恙給以俸祿之半

李典安豐人廬父墓墓上產紫白芝二本醴泉湧出

柳子厚為作孝門銘

沈如琢崇慶人有孝行母患消渴非時思桑椹求之

不獲宅東桑忽生椹採以奉母疾愈及母亡毀瘠

廬墓有白鶴棲于墓天寶二年旌表

林攢泉州莆田人唐德宗貞元間仕為福唐尉母羸

老未及迎養攢聞母病棄官還家母亡水漿不入

口者五日自挺斃作塚廬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

觀察使季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

哭慟不已俄而露復降烏亦回翔詔旌表其間復

孝起 瑞應 卷十四

獨其家徭役

許伯會蕭山人舉孝廉唐肅宗上元中為博士遭父

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不嘗滋味野火將迫坐樹

悲號于天俄而大雨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瑞

獸生于墓側又同邑戴恭母喪廬墓三年芝草嘉

禾生焉

章成緬於潛人家貧篤學事親著至行喪母廬墓烏

鵲來巢麋鹿共處貞元中表其門人稱為章孝標

梁文貞號州人少從軍迫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

穿墻爲門晨夕汛掃廬墓暗嘿三十年家人有問書字以對有甘露白兔之異縣令刻石記之

劉常建陽人父喪廬墓七年有靈芝兩莖生廬前建

中元年刺史陸長源觀察使常表以聞詔旌其門

賜粟帛改其里曰忠孝

吳海邵武人母喪廬墓十三年墓側產芝二十莖游

與黃桓張巨錢俱載唐史郡謂之三孝子

李德饒趙郡人也少有至性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

十旬不解衣親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慟嘔血

孝和瑞應

卷一四

十一

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衰

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

甘露降于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

請其廬吊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

里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也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

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

母後親喪常廬于坐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

兔之祥唐玄宗天寶中表異其門

未以三歲之兒母病憂形於色

奇矣至不飲乳請以珍餌亦不食還以進母抑尤食母憐而強食以慰之郁能知色竟不食天性之真偏于孩提堪伯仲矣宜其宅曰瑞應之續也

孫旣樂安人母喪守墓髮墮面垢庭療骨立俄有醴

泉涌于墓側里人名曰孝源泉貞元刻石碑尙存

荷與齡字壽隆涿州人志向高潔事親生養死墓場

力盡禮鄉黨稱之喪母廬墓芝生十九本郡邑以

孝和瑞應

卷一四

十一

聞詔旌其閭

程哀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解帶藥不嘗不進母終

負土成墳號哭癯瘦人多憐之白狼黃蛇馴于墓

側每哭羣鳥飛鳴

李文素漢初人光啟間喪母廬墓生芝虎鹿馴其

旁刺史戴奇以聞賜粟三百石

唐僖宗之時已幾式微旌孝不吝厚

澤亦一時之盛事也

章瑤丹徒人事親盡孝母亡思慕殊切墓上枯竹復

生子孫相繼以經學顯人謂孝行之報



廖洪萬戴人家貧養親至孝大中初二親亡捧土成墳結廬其側哀慟不絕有青蛇白獸之異咸通中令朱邵以聞詔加旌表

五代 易延慶字餘愛幼聰慧獵涉經史尤長聲律襲蔭為奉禮郎遷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事親孝謹宋太祖乾德中父贊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于墓側手樹松柏凡數百本且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繼生玉芝十八莖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而止母卒廬墓數年以母平生嗜栗乃樹栗二株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十二

於墓側經年二栗樹枝皆連理

沈麟高安人性至孝父沈彬嘗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樹下及卒如命於樹下啓穴葬乃一古塚其間一古燈臺上有漆字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壅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因以就壙廬墓感慈烏來集

林安福清人有至性母死廬墓旁一石自裂而湧泉閩王異之以其廬為涌泉寺

宋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孝淳

化中李順據郡邑父母驚悸死象號泣營壙墓

側日篩土三千于墳上每慟聞者感愴虎豹環廬

而卧燕百餘集廬中禾生墓田有九穗之異服終

未還家親者力諭始歸木生九德勝如靈芝數本矣日篩黃土亦無以煩烏

野也然而羣燕來巢猛獸為衛以方類烏季義堪相伯仲

初暉字坦之膠水人舉進士天禧中以度支員外郎

出知濰州性至孝母卒葬州城南暉解官歸廬于

墓旦夕悲號蔬食水飲經冬天墮足二指有白鳥

白兔之異詔賜粟帛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十三

吳順棘道人養母至孝赤烏巢其門

羅居通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芝草之瑞開

寶中詔徵為延長主簿大中祥符旌其門

支漸資州資陽人事父母至孝年七十持母喪負土

成墳廬于墓側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有

白兔白狸馴擾其旁白鵲白鳥日集墓木回翔悲

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龍自娶婦後與父離居觀

漸孝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感而

化者甚眾

孔旻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宋時隱居汝州渑陽

城事親至孝其父卒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

一溢芝生壁間數十本州上事詔賜特旌

江白南城人景德初進士為鄆縣尉父卒罷還負土

營葬廬于墓側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悲愴有甘

露之異事聞賜粟帛

原恩道江陰人幼喪父事母兄以孝弟聞鬻醢為生

母病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

廬墓廬墓日夜悲慟晝則白兔馴狎其側夜則虎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十五

豹環廬而卧咸平初賜帛旌之

咸廬在朝峯中守者常為暴客奪精

王文義大寧人景德中其母疾篤刈股進藥疾愈後

母卒廬墓鄉人憫其貧日給之食質去水遠無以

資洗滌祭奠器用感夢得泉人稱曰孝感泉事聞

賜以衣襖

鄒長孺字齊賢寧人初篤志問學宋仁宗時與太

學武居上第聞父喪哀毀踰禮自京師至家三千

餘里日暑跣足歸廬墓芝生詣司以八行舉不應

世豪顯縣人天聖中母歿廬墓廬中泉湧一虎為

守視有巨蛇入墳震死縣令陳廷揭其事於石

林正華字君輔安六世孫至和中入太學後歸養母

母卒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已而蔬食誦佛經葬於

湧泉山鑿石營墳手足胼胝不懈竣廬於其側寢

石枕塊號慕不已既而祥雲聚甘露降烏集豹遁

鄉白于官旌之世稱湧泉大小孝子云

詹造字德遠縉雲人幼嘗廬墓端產靈芝嘉祐進士

官至龍圖學士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十五

曹矩休寧人景祐進士以純孝聞任都官日父汝弼

贈殿中丞挾黃之女芝產于瑩光擘相映郡上其

事詔所居為孝芝里忠孝鄉孫夫死于方臘之難

時稱忠孝曹家

吳可幾安吉人好古博雅與弟知幾同登景祐進士

知幾為郎官守其父屯田墓三年平地出泉時號

孝子泉

崔希喬清河人也平居以孝悌稱解褐尉臨清丁母

憂哀毀過人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轉鄭縣丞



餘本事聞哲宗賜帛五匹累官太府卿

苟允中中江人墓父自培其墳三年有虎豹馴擾其旁醴泉出其下

郭義興化軍人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赴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為墳手蒔松栢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廬

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元符中登第初以長溪尉丁父報邑令以千緡為贖辭徒步扶輓歸後為同安令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十八

年五十以母老乞歸傳崧卿薦不起母喪哀瘠不

食甘露降于總帷三日郡邑廉訪琮曰豈敢以冥

莫要人欺君耶若以瑞應邀譽便非孝子不以冥莫要名若于方者可多得哉

鄒異字士奇長樂人有孝行親歿葬于南山廬墓六

年有甘露芝草之祥元祐三年舉經明行脩有司

因旌其里曰賓賢坊曰文行

仰忻字天賦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

喪盡孝躬自負土築墳作廬于側有慈烏白竹之

瑞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卒贈將士郎

夏休字載道休寧人夙有至性早孤奉母曹氏孝養

備至既卒廬墓慕生瑞竹其節自十以下駢而為

一以上岐而為二又生芍藥並蒂者二鄉人號其

堂曰雙應凌制侍唐佐為紀其事

金景文字唐佐蘭谿人事親孝親歿廬墓夜有五色

光燄爛射墓上

童少舒字師冲蘭谿人世業儒篤行著于鄉父亡負

土築墳廬于左有靈芝生紫蓋之祥宣和中郡守

范之才薦于朝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十九

譚觀光早喪母廬墓白兔呈祥官至朝奉郎

林頤壽字褒世晉江人父附貢壁雍祖母楊嘗背

傷潰爛痛楚不敢近頤壽候其熟睡潛舐傳藥而

愈廬父墓紫芝生焉廬繼母墓則有白鵲數十往

來其間人以為孝感

黃駮字公碩南安人居父喪芝產于靈堂前其葉累

百政和中登第官至南劍通判

劉孝誠富順人性至孝親喪廬墓芝生于側李見紀

其行于學之鴈塔

蔣舉字時舉清湘人久在太學一日思母遂歸侍

養居母喪廬于墓側芝生拳石朝廷旌之

李椿年浮梁人政和間進士初時母喪于中都徒步

護喪歸葬甘露凝祥人稱異焉

李壽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

喪父每以不逮事親為恨政和中改葬其母于揚

山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于一至

其末乃分兩幹五枝人以為孝所致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事親以孝稱高宗既即位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累官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除尚書戶部員外郎

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屏黜植即丐祠奉

親寓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竭力以奉

甘旨恪恭子職務得親心之懼檜死帝與子謹語

舊事識植姓名召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

以母老固辭願便養除知桂楊軍丁母憂歸葬哀

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忠臣孝

子元直兼之矣

馮子華東陽人事親孝廬墓有靈芝白兔之祥

劉泌餘干人嘉泰間舉進士歷官郡縣臺省院部後

拜叅知政事二年攝相事八十日以母老乞致養

上從之泌自幼以孝著嘗為母祈壽甘露三降庭

梅

劉詵福清人居母喪盡禮有芝產墓側

熊仁瞻南康人母喪哀毀廬墓慈烏來巢大曆中旌

表其閭

侯義滑縣人家貧無產傭力養母母卒塋不能營塋

書則負土成墳夜則哭于墓側踰年墓間木生連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理瓜異蒂同實有野鴿馴而不去盜嘗劫其衣服

既而知為義物釋還之

吳汝明楊子人世篤孝義其家七世三百年不分異

母病割股療即愈有靈芝生堂側開禧中虜入境

他室廬皆焚蕩汝明室獨存嘉定中旌其門

張格金檀人性孝友居母喪祥禪逾年不御酒肉有

甘露白鵲之祥

譙重南昌人舉有道官至荊州刺史執親喪哀號悲

慕白兔馴繞于墓舍人感其化即所居立廟祀之

元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為三義水馬站現  
成病于家忽心驚舉體沾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  
日遂禱求代且嘗糞以驗疾及父卒廬墓極其哀  
誠有馴兔之瑞

林大興福寧州人性至孝事其父梅能承頤順志  
嘗剪竹以護甫其竹半枯節上生根懸於地復生  
筍及父歿殯殮葬祭一循朱文公家禮皆備廬於  
中門之外是年海棠花不開塘之紅蓮變開白色  
是夜朝夕羣鳥喧鳴不絕至廬乃已人以為孝感

孝紀

卷十四

五

云朱徐定廬墓紅牡丹忽變為白與大興白蓮相類舍弟保祚制中黃菊開白花人亦謂孝感云

劉從竹字友直河人孝母終廬于墓俄而所  
居門楣及墓前之石皆有芝產熊和作詩紀其事  
于顯思新淦人六歲失怙踰年知求父後時拜且哭  
家貧事母能盡孝養及卒水漿不入口者數日比  
廬墓虎馴其側人咸異之

潘應定嘉興人博覽典籍以孝行稱母喪廬墓哀號  
無間時桂花變色白鶴來翔左丞周伯琦嘉其孝  
為書雙禎二字揭于墓石

張興純樂安人有孝行居親之喪哀毀中禮虎繞廬  
側枯梅復花鄉里過其門人稱之曰孝子之門

張興純樂安人有孝行居親之喪哀毀中禮虎繞廬  
側枯梅復花鄉里過其門人稱之曰孝子之門

孝紀

卷十四

五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正統丁戌進士少時力耕養母  
母喪廬墓有野蠶成繭及產芝草之瑞官至尚書  
謚襄毅

尚璽朱灝廬父墓每攀隴樹號泣樹皆為枯有烏馴  
狎不復畏人與廬雍並旌

廬雍字廷佐江寧人天順進士官至布政父喪廬墓  
三年端芝生焉詔旌其孝

岑義邳州人父泰母穉義自幼以孝聞朝夕問安必  
拜跪飲食湯藥必親調母疾額天減年益壽母寢

朝夕舐之目復明父母卒幾毀苦塊問葬而跣足負土成墳廬墓甘露降于墓樹有司以聞旌之

甘澤開州人號東閣先生與其弟潤俱以孝稱自爲兒時已能色養歷官御史憲副常分祿以奉既而

謫滁州天順改元召還至張秋聞父訃哀痛擗踊幾絕徒跣三百里歸墓遂廬墓側蓬首垢面且夕

泣奠盡哀期年有兔及蛇遊墓旁馴擾如常成化有司以聞兄弟並旌

金彥文休寧人生三歲喪父七歲而母嫁祖子高撫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二十五

成家貧採薪負米以資甘旨祖歿殯葬盡禮母寡居迎歸奉養母病禱以身代卒而哀毀逾禮廬墓

三年朝夕哭泣嘗一夜虎過不爲害鄉人異之永樂時詔旌其門

鄭僧保刻人居夕母喪廬墓十載芝草生于墓甘露降于松栢

皮延字叔然山陰人事母至孝廬墓白鳩巢于廬側終喪而去

錢興祖字國材上虞人母病二年竭力奉侍及卒貧

不能葬孺子泣者五年既葬白鳥千百集墓木上大鶴馴擾其旁百日而後去

史諫平鄉人與弟誼俱孝友母嘗病革兄弟顛天求代俄而母愈後諫授官之任過家遇父疾親嘗湯

藥父卒兄弟廬墓三年近塚水多鹹扶木卜祝之隨木所向掘之得甘泉人皆羨慕

邵敏湘陰人事母孝母歿廬墓一夕有虎來墓所敏了不懼忽數鹿來逐之去墓旁產芝數本成化間旌其門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二十五

曾奇南靖人弘治間當應貢願侍養不仕母病三年衣不解帶母思糜肉求之不得忽有鹿自入後園獲以供母人稱孝感焉

褚鏞字孟玉涇陽人性至孝母病嘗糞比毀哀毀踰禮廬墓三年雙鶴飛集屋上久之乃去正德舉鄉試未仕而卒

亢良玉臨汾人事父母能得其懽心母卒廬墓朝夕哀號有芝草叢生棗葉如蓮之異正德間表其門

熊坡字瑩之涇陽人貢士性孝父母歿廬墓烏窠樹

聞為守廬賊感其孝遺布二端而去

饒鳳翔安陸人事父母竭力歿則日夜哀號寢于柩

側蓋則廬墓奠獻告面如生依土成丘榻有甲枝

鳥巢之異越六年始歸朔望猶徒步泣謁雖風霜

霖雨未嘗廢也終身縷麻不赴宴曾有司褒嘉

邊靖慶都人繇太學為廣陵參軍自幼以孝聞父卒

哀毀骨立及葬廬于側環植以樹歲旱靖旦暮汲

水灌之忽有泉湧于道傍足供灌溉事聞詔旌其

問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三六

論曰夫子稱閔子之孝而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蓋道其常也瑞應則異矣孝為庸行而以異求

不惟好異者藉以沽名即敦庸者世且訝為無奇然

而瑞應之事往往有之斯又何以稱焉孝弟之至通

於神明神明則不可知之謂也若有心期應則無貴

於應矣或曰天之所以彰孝也故於天為祥雲為甘

露於地為醴泉於草木為靈芝為嘉禾為連理為瑞

竹於禽為白雉為白鵲為白鳩為赤白鳥為仙鶴於

獸為白兔為白鹿為白狼為虎豹凡如此類不可勝

紀夫何瑞應之多也最奇者如董永鬻身天女下降

蕭况臨喪慈烏悲鳴顏烏墳有銜土之鳥郅奇路有

銜火之鳥鹿犯季義之松為猛獸所殺獸復自搏死

斯豈人力所至哉故曰孝德通天於斯驗矣異以證

常人言無間以合夫子之論可也

贊曰

子不忘親廬墓其常真性自摯何尚升揚天監

在茲瑞應斯彰醴泉清冽露甘雲祥珍禽馴獸

卉異芝香女降天孫也號鳥傷郅許奇徵孝德

孝紀 瑞應

卷十四

三七

之光自漢迄今濟濟洋洋天寵 帝褒令聞無

疆

卷十四終



童孝紀第十五

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智識未開真心斯至乃有長大不顧父母彼獨何人而忍負恩自孩提之不若矣幼而能孝孰為為之知能之良端不可誣輯童孝紀

誣輯童孝紀

漢趙徇幼有至性年五六歲時得其言之物必先以奉文父出輒待歸而後食未還則倚門啼俟父至父歿思慕靡悴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墓側鄉族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時官至侍中見師覺授孝子傳

童孝

卷十五

一

汝字叔異陳留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于鄉里父母終思慕致委推財與兄弟隱于草澤君子以為難况童亂孝子自然可謂天性也

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出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厲是顯名屢辭辟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子其類也

智勇並彰平弱齡斯又難矣

黃香字文疆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褥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温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以上三人俱出淵明

孝子

申屠璠字子龍陳留人九歲喪父號泣過於成人未嘗見齒不御酒肉者十餘年每至父母亡日三日不食在塚側致其露白雉州郡表其閭徵聘不就

童孝

卷十五

二

年七十二終于家  
樂恢年十一父為縣吏得罪將殺恢伏寺中晝夜號哭令哀之而赦其父  
陸績字公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楡餉之績懷三枚因拜辭墮地術戲曰陸郎何乃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奇之見兵志官贊

林太守歸而舟輕載石以行至今稱焉  
蔡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燈火獨在塚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背而哀

之

皇甫亮朝那人九歲喪父哀毀若成人為齊大行臺郎中

六 殷憚生而謹愿七歲喪父哀號毀悴不為戲弄得

瓜菓可啖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嘗見蕭廣濟孝子傳

崔孝政字季讓孝直之弟十歲父挺亡號泣不絕見者傷之留情喪紀衣服制度手自執造

崔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兄子度死百日不入房

孝紀 童孝 卷十五

張稷字公喬吳人幼有孝母劉遭疾稷年十一衣不解帶終夜不寢及終瘞毀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

輒哽咽泣淚長兄瑋善彈箏稷以母先執此伎聞瑋為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忍聽母先假葬

瑯琊黃山齊明帝建武中改申墓禮聘助委積事畢悉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主

出告反面如事生焉州里稱其純孝後官至御史中丞

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卧時夏月多蚊而終

不搖扇人問之荅云懼蚊去我及父母父母終行

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丘隴民人逃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為之感愴遂不犯

展勤小孤與母居傭作供養暑天多蚊卧母床下以身當之出蕭廣濟孝子傳

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父種芋時歿年年此時嗚咽

終身如是

李密字令伯捷為武陽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

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聞其侍疾則日夜不解帶

奉使聘具吳主與群臣論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

兄矣吳主曰何為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晉武帝

泰始徵為太子洗馬密以事劉之日短上表陳情武帝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賜婢以養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哀毀過禮三年如一日也曾祖母王氏盛冬思童而不言食不飽者經

旬殷怪而問之母言其故殷時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號天求董聲不絕者半日於時忽若有人云止

止殷收淚視地便有童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董生時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瘠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歲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孝聲與才望並著志存終養屢徵不赴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知其才識超世妻之以女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於滅性時樞在殯西隣失火風勢甚盛夫婦叩殯號泣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於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後累官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

孝紀 童孝

卷十五

五

孝若長盛可謂純矣

而天之所以報之者亦奇矣七歲而知痛父九歲而能養祖志存終養屢徵不應何其純也非時之輩七年之粟越舍之火非至性動天何以得此晉固多孝當以長盛為第一

南趙郡公叡生三旬而燕養於官中至四歲始識生母見之跪拜抱頸大哭神武謂平秦王曰此兒天性至孝我子無及者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獻十歲母亡殯絕三白水漿不入口長持齋戒杖而後起長除都督大為民兵所安有乏水處禱而得泉州人至今號曰趙郡王井及遇害大霧三日

夏侯榮沛國譙人幼慧七歲能文經日成誦漢中之敗榮十三歲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可逃死乃奮劍而戰死焉

傳

死父為孝死君為忠十三歲嬰兒做出千古名節足矣

程育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李謐十歲喪父哀毀動人事兄極恭十三歲通詩書辱數鄉以神童稱之魏文徵著作郎不就賜號貞靜處士

孝紀 童孝

卷十五

六

張景胤六歲喪母遺物悉散施唯留一畫扇每感恩輒開匣流涕父邵為兵與太守暴疾報至天雪水涸便徒跣上岸左右捉履屣逐發都晝夜三日半至郡入郭奉諱氣絕吐血久乃蘇

于敷少失母年十歲求母遺物得一畫扇乃緘籠之每至感恩輒開篋涕泣讀書工文詞仕齊參軍

母不見得所遺篋面以當面想其當日悲思開篋泣涕之情為之潸然出涕而不自禁也

南 賈夔廣川都亭人父為符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夔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嘆之後事魏

道武拜尚書右丞參預國政

張白澤沮陽人年十一歲遭母憂以孝聞

剡縣有小兒年八歲齊建武二年抱母屍而死失其

姓名家族

吁小兒何知以身殉母真情慟絕白不知其至此極也可以觀至性矣

韓懷明上黨人客居荊州十歲時母患尸疰每發輒

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凍甚忽聞香

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湏臾即差無以自苦未曉

而母痊鄉人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毀性負土成墳

賻助無所受家貧事母肆力以供其脆嬉怡膝下

孝紀 卷十五

七

朝夕不離側母年九十終懷明水漿不入口者一

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宇乳馴狎若

家翁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

梁武帝天監中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

就卒于家

滕曇恭南昌人五歲能孝母傷患熱思瓜非時曇恭

歷訪不得銜悲且行遇一僧問其故曰我有一瓜

相遺持歸奉母衆皆驚異及親沒曇恭水漿不入

口者旬日悲慟嘔血絕而復甦隆冬不著繭絮蔬

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太守王

僧虔引為功曹不就梁天監初表異之時號滕魯

子

劉敬宣字萬壽八歲喪母悲泣不自勝或語其父牢

之曰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仕宋至

右將軍遇害

沈崇儀字思整具典武康人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

儀六歲喪父哭踊過禮及長事母至孝家貧常傭

書以養梁武帝天監二年太守柳憺辟為主簿崇

孝紀 卷十五

八

儀從憺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儀以不及

侍疾悔恨欲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母權厝去

家數里哀至輒往哭不避雨雪每仰天哀慟飛鳥

翔集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

廬於墓側自以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簞

薦虎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帝聞之遣中書劾勉

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

范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范丹之後也年八歲後園挑

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荅曰非為痛身體髮膚

不敢毀傷是以帝也家人以其年幼而皆異之長而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端不受見世說

梁彥光字修芝烏氏人七歲時父遇篤疾藥用紫石英徧求不得彥光憂悴忽于園中見一物不識懷而持歸即紫石英人以為神助云周武帝時累遷小馭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令起視事帝見其毀嗟嘆久之頻蒙慰諭

任教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逾制問其父曰若何可以報母父曰惟揚名顯親耳乃刻志

孝紀 童孝

卷十五

九

讀書舉孝廉官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學生父之訓以報死母之恩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希古其庶幾乎父亡數殞絕繼母日而不勝喪可謂孝乎敬臣乃強進饘粥

張士衡灤州樂壽人九歲喪母哀毀過制博士劉思軌授以詩禮隋末兵起諸儒廢學唐典士衡復講教鄉里太子承乾迎致謁太宗擢崇賢館學士太子嘗問事佛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如君仁臣忠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

力僧護江陵人父力昌死其母欲從俗薦佛事力能辦終日悲泣僧護時纔五歲謂其母曰何不將

兒易錢母乃哽咽抱兒出市賣與蜀客得錢二貫薦之僧護隨客去蜀後三十年養父母俱亡每念生母痛絕者屢乃還江陵尋母得見以母因憶已喪明中甚傷愴遂齊戒稽顙叩禱天地清晨為紙母目遂明人以爲孝感

亦正 亦奇

王方翼并州人早孤哀毀時號孝童

孝紀 童孝

卷十五

十

殷鈞長平人九歲以孝聞

范岫考城人少孤以孝聞

段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朱泚之難執笏唾泚而死

韓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為語父亡狀感咽幾絕

韋思謙字仁約陽武人八歲喪母以孝聞舉進士為

御史歷官肅政大夫振肅紀綱朝廷重之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雙親並亡孀孀居喪又值歲

荒或勸其分張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自正

許以相全秦刺史李復給資儲贖之畧其門孝女

童子

宋毛安與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營墳廬居

三年益州守張公遣以酒餼狀其事以聞

李謬字仲詢新喻人幼有至性父文挺出其母謬日

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

舉進士宋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

人除大理寺評事累官至戶部侍郎

錢文卿樂清人年方數歲執父喪如成人時三合法

孝紀 童孝

卷十五

十一

行文卿方冠領郡學正諸生肅然欽之奉母居白

石山闔族同居三十餘年無間言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宋徽宗崇寧三年夏人舉

國入寇父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

之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宣和

末應募為弓箭手拒夏人高宗建炎以來與金人

戰積官至環慶路經畧安撫使時母留敵境遣人

省視母唯勉以忠義政奉命唯謹和議成始迎母

歸乞祠以便養不許詔封其母為感義夫人母卒

若喪盡禮起復將兵拒金人奮不顧身功效顯著

官至大尉

汪暉字處微績溪人九歲喪父哀慕如成人事祖母

及母以孝聞素諳經史郡守欲見以編民辭

處州周智六歲喪父廬墓有紫芝之祥

趙文澤六歲喪父廬墓有群鼠銜花白鶴來巢之異

楊富老麗水人七歲喪父廬墓三年烏鵲來巢木生

逆理紹興中事聞詔賜粟帛錄付國史六歲七歲

能廬墓也豈其壘於數年之後乎但

孝紀 童孝

卷十五

十二

陳福山陰人年十歲侍母葉病衣不解帶每夜祈

禱于後庭剖股以療母股剖而母已死鄉人哀之

目為孝童郡人楊維禎為作孝童詩

吳郡張建幼女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生時舊物屋

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床流涕家人恠其

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澆漬精神傷但能飲食將

以問醫醫云腸已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

外憐之莫不悲悼此直入女孝卷中同三歲之孩

天性之真至也因憶子殤兒淳哥三歲時避寇不

家歸孀母之服未除入門旋棺而斃家人為之悲

憫七歲時予客游於外思念不置一日浴罷而拜其母惟之答曰見一危雲旋為父故拜望雲外梁公事而拜則尤甚矣八歲病危瀕危念父不輟自撫其胸三撫母之胸三遂亡余歸憐之追字孝童因三歲之女感念予兒且拜雲事足附先哲并記于此

論曰孟子口不慮而知者良知也不學而能者良能也知能之良可以作聖況為子乎然大孝終身而慕又何取於童也彼其物質未聞性真自篤一飲一食一嘔一笑無非父母如居恒而溫清惟謹以旨不飲先嘗親病則衣不解帶視其顏色飲食以為憂喜甚有精神所感而非時非地之產如董如瓜如紫否

孝紀 童孝

卷十五

十三

英者又有聞空中言者親歿則哀毀如成人悲感行路廬墓而有紫芝白兔之異如趙徇申屠蟠汝郁黃香諸孝子斯豈當以孩提目之哉至如剡縣八歲小兒抱母尸以同歿具郡三歲幼女見遺物而斷腸僧護五歲願嚮身以修齋景胤于敷珍遺扇以寄思斯尤足徵至孝懷抱中人有此真摯可以長大而不加乎

贊曰

孩提之孝率性惟真溫清罔倦忘口薦新病瘳

致虔天語諄諄瓜莖粟石感應明神臨喪哀毀悲動鄉隣斷腸莫續抱尸以殉泣指緘扇勵志警身貌孤廬墓瑞應續紛童而能孝何況成人

卷十五終

前孝

十四

女孝紀第十六

女子亦人子也雖閭閻之流孰非維裏有血氣則有心知有心知則有親愛無問男女矣漢以來如緹縈曹娥藉藉人口迄今代不乏人是各則巾帨而行實冠冕斯亦子道之一觀也輯女孝紀

戰國齊比官之女嬰兒子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趙威后對齊使與鍾離子業陽子並問稱其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二士

孝紀女孝

卷十六

不業一女不朝何以三齊國子萬民乎其見重當時如此

齊傷槐女名婧傷槐衍之女子景公有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令其下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公將誅之婧懼乃造於晏子而懇曰妾父衍幸得克城郭爲公民偶以不勝麴孽醉犯公令罪固當死妾聞明公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苗禾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

之父孤寡之身傷法害義鄰國聞之皆謂君愛賢而賤人可乎晏子惕然明日言於公即命弛前禁而出犯槐之囚

趙津女娟者河津吏之女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比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幘而走簡子問之對曰津吏息女妾父以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變禱而受釐不勝盃酌餘醴醉至於此君欲殺之願以鄙軀易父之死且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其死之不知罪也醒而殺之使其罪簡子曰善遂釋而不誅娟乃代父持楫而渡中流發河激之歌辭曰升彼河兮瀾洄濼水揚波兮杳冥冥禱其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叫來權兮行無疑簡子大悅因聘爲夫人

孝紀女孝

卷十六

趙娥酒泉人父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防備懈娥傷父誓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



報請受戮縣長尹嘉欲弛法縱之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名分詰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會赦得免州郡歎賞刊石表闕卽麗涓之母也

漢孝女緹縈父太倉令淳于意卽倉公也意有罪當刑傳之長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緹縈傷父之言乃隨赴闕上書云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罪當死妾聞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再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

孝紀 女孝

卷十六

三

繇也妾願沒爲官婢以贖父刑使得自新疏上帝愷其意詔除肉刑父遂得免時漢文帝十三年也班固詩云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流共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請闕下思古歌鷄鳴憂心摧拆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

如一緹縈

曹娥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娑婆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泣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投衣于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沉衣流至一處而沉遂隨衣而

沒經五日負父屍出元嘉元年縣長度尙改葬娥於江南道秀爲立碑邯鄲淳撰文文云孝女曹娥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曹荒沉爰來遠居肝能撫節按歌娑婆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灣而上下爲水所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號慕思肝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於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尙祭之誅曰伊爲孝女擘擘之姿偏其返而冷色孔儀窮窶淑女巧笑情兮宜其室家在冷之賜待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何佑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潏然輕絕投入沙泥瀨或還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路衢流淚掩涕驚動國都足以哀姜哭市把扇嗚呼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况庶賤露

孝紀 女孝

卷十六

四

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鑿而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亂日銘勒金石誓之乾坤歲數曆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寵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髮髻以昭後昆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夜積手摸其文而讀之因題云黃絹幼婦外孫董日又云

叔先雄者特爲叔先泥和之女也漢永建初泥和乘船墮湍水而溺尸喪不得雄感念號泣常有自沉之計所生一男一女俱幼雄各作一囊盛珠環繫兒數爲訣別之詞言欲赴水求父家人每防閑之經百日後稍懈雄乘小船於父溺處慟哭遂自投

大死弟學其夕夢雄來告曰却後六日當與父尸

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

為雄立碑圖其像焉一統志作元氏各紹父名同

建查尚在曹娥漢安之上而傳云比之曹娥改其里為上虞必年代之訛也

李文姬漢太尉固之女遭梁真之禍文姬知禍且不

測乃與二兄謀托其幼弟發於王成成固之門人

也文姬謂之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公

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因亡命徐州備

異處私相往來比冀誅變得生還補官迫行喪

孝紀 女孝

卷十六

五

屈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復戒變曰吾家血食將絕

弟得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

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

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固之有後時女力也

孔北海女纔七歲北海被收并執就幾女謂兄曰若

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懸頸於門嗚呼

可謂有子矣破巢之下無完卵已有其男死見

父母實為至願復有其女是父是子難見難弟一

姚女勝河東人少喪父無兄弟其母憐而守養年六

七歲便有孝性聞人言其父輒涕泣鄰里異之母

死女勝年十五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

勝哀遂死魏太守崔遊請為營墓立碑

李氏趙郡李叔胤女也歸范陽盧元禮性至孝父亡

號慟幾絕者數日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

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母遣歸夫家飲食日損涕

泣不絕日就羸篤夫家慰諭不解因命歸寧復如

故如是者八九焉後夫卒李追亡撫孤事姑以孝

謹著母崔卒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甦水漿

孝紀 女孝

卷十六

六

不入口者六日姑送奔喪自范陽至洛陽八旬方

至攀柩號慟遂爾頓絕後魏追號貞孝女宗表李

盧二門以停風俗

緱玉陳留人為父報仇殺夫氏之黨外黃令欲論殺

玉時申屠蟠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

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閭墓况

在清聽而可不加哀矜乎令善其言乃為讞得減

死論

孟叔上虞人中郎將質之女年十七當嫁適聘禮至

為盜所劫祖父操刃對敵見害淑哀慟毀形嘆曰  
微淑禍何從生以身害祖雖活何顏自縊而死

晉荀小女名灌潁川人父嶽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

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年十

三乃率勇士數十人夜突出襄城詣覽乞師又為

嶽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覽與訪合力救之遂

改圍

六朝王氏女永興概中里人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

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屍一叫眼皆出血妹小娥舐

孝紀女孝 卷十 七

其血左目即開人稱為孝感

南朝羊氏名叔律蘭陵人蕭儻妻性至孝居父喪輒哭

嘔血母嘗有疾叔律久所禱忽見一人自梅枯桑

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

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晉氏當塗人年十三隨母採薪母為虎攫去女從後

持刀跳虎背抱虎項刺殺之收屍歸

唐饒娥樂平人字瓊真生小家頗自修整父勸漁于

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歲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二

日死俄大震電不離多死父屍浮出鄉人畏之具  
禮葬其父及娥又為立廟後柳宗元為立碑云  
後一 娥

程烈女德興人肅宗時女之父兄為盜所殺因掠女

去隱忍十餘年後以計脫告於刺史顏真卿捕獲

磔於市女割其肝心以祭其父兄宋縣丞程迥取

春秋復仇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

英孝程烈女

衛孝女夏縣人字無忌年六歲父為鄉人衛長則所

殺無忌常懷復仇之志其從父延客長則在坐遂

以磚擊死之詣吏請就刑太祖特免其罪賜之田

宅以禮嫁之

陳氏三女會稽人無兄弟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而昏

父篤瘠母又不安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

采菱尊更日至市貨賣以資養未嘗虧怠鄉人高

其義多欲娶之長女自傷乳獨誓不適人祖父母

及父相繼歿三女躬為營葬築庵居墓側

李妙法博野人安祿山亂徙他州聞父亡欲問道奔

李妙法博野人安祿山亂徙他州聞父亡欲問道奔

喪一子不忍去室一乳婦云云

諸暨屠氏女父失明母瘡疾屢戒相棄女移父母遺

住芋舍晝樵夜績以供養及父母卒負土成墳感

山人授符術為人療疾多驗家三起鄉人多欲娶

之女以無兄弟守墓不嫁後為劫盜所殺虜華利

段孝女大堪痛恨大氏女子盧君宜早立嗣不然

既無所依家復克足是誨盜也但甘死於賊不願

張氏皖城公儉之女也數歲親有微疾能察顏色不

離左右晝夜省視宛如成人稍長恭順彌甚適于

孝紀 女孝 卷十六 九

敏直敬事舅姑克盡嫺道而尤孝於所生初父有

疾即號踊自傷不能食比聞凶訃號泣一慟而絕

既葬有慈烏數百鳴墓上日凡三至月餘始去高

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編錄之

蕭氏撫州長史蕭歷女父母俱卒于官女年十六與

妹皆毀貌載二喪歸貧不能給次宜州戰馬山舟

人委柩去女結廬水濱與婢穿墳而葬朝夕臨哭

有烏兔菴芝之祥喪滿不釋衰人高其行或請婚

女曰有能為我致二柩者我嫁之高安尉楊

舍為載二喪歸葬乃釋其遺之

王氏楊紹宗妻華州華陰人初年三歲所生母亡為

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遠而歿繼母尋亦亡

王氏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像招魂遷葬

廬於墓側有紫芝生於廬下又有白鹿常馴擾近

墓高宗永徽中下詔表其門閭賜物三十段粟五

十石

楊香順陽南鄉縣人楊豐女隨父田間獲粟豐為

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搃虎頸豐因獲免

孝紀 女孝 卷十六 十

守平昌孟肇之賜資穀旌其門閭焉

王孝女徐州人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蕃寇

邊並戰死孝女時年十七却食跣足縷裳抵涇日

丐貸護二喪還葬于鄉植松柏剪髮壞容廬墓所

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章氏二女歙縣人章頂之女也母程氏登山採桑為

虎所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母得免刺史劉

贊嘉之蠲其戶役改居合勝鄉為孝女鄉

隋王孝女名舜趙人父子春被從兄長村夫妻

子時女甫七歲與二妹宵食見賊索食甚急  
思義甚篤陰有復仇之心及笄不肯適人密謂二  
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仇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  
生為乃與二妹中夜持刀入長忻家殺其夫婦以  
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  
文帝聞而原之

宋孟道淨會稽人許字章璘未歸而璘亡道爭誓不  
再字道兄嫂相繼歿道淨獨事父母無缺撫兄二

道淨兼之

孝節且慈

十一

詹氏女蕪湖人宋高宗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

蜂條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  
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寡陋願相

贖父兄命不然且併命無益也賊然之釋父兄縛  
女揮手使亟去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

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銀瓶烈女岳武穆女也母憂吞月而生甫能言武穆

從陣歸女牽衣膝下問曰胡不即斬一賊首也識

者異之武穆被執女痛父冤求自盡或止之女哭

應聲曰吾父戮力報王檜賊費國害忠身屬女郎

報復無地即不如大漢之緹縈何不為曹江之女

娥父為臣死忠我為子死孝同歸九原足矣汝等

會當見賊檜之尸粉也言畢負銀瓶投于宅之東

南井中後按察使梁公作亭覆之榜曰孝娥井蜀

劉瑞銘曰天柱斃日為月禍忠烈姦檜孽叫父冤

冤莫雪赴井抱瓶井化血血如霓憤如鐵曹江女

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羅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會婚

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

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各提點成都

府路刑獄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

遂命石泉軍勘治楊言與女同寢實無他遂逮其

女拷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母子于其內旁列熾

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甦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

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

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汗

辱寧死筆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訴冤于天言

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石聲如雷未雨  
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獄有冤夕  
虔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墮前驚悟呼吏  
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變兆非殺人者竟姓乎有  
門卒忽言張氏饋食者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  
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無所避矣願就  
死問之云某盜盜庫金會雅歸送殺之得白時女  
死纔數日矣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孝紀女孝 卷十六 十一  
呂良子呂仲洙之女也晉江人父得疾瀕殆良子焚

香祝天請以身代時夜中羣鵲透屋飛噪仰視空

中大星燁煜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瘞女弟細良亦

相從拜禱良子却之細良志曰豈姊能之兒不能

耶郡守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鄭孝女璵丘人父神佐爲官兵戰死慶州時母已亡

無他兄弟鄭剪髮毀服護喪還鄉與母合葬手樹

松柏成林詔旌其閭

孟氏延安人父戍永樂城夏人攻圍城陷父死女呼  
號徒步亟往潛入城中獲其父屍大慟而卒夏人

憐之並其父瘞焉

崔氏女濟南禹城縣孝義村崔志女天性甚孝政和  
中母病久冬月忽思魚女慨然慕王祥事焚香告  
天往河中卧水十餘日得魚三尾鱗鬣猶異母食  
之卽愈人問之曰以身試水殊不覺寒也

朱娥上虞朱回女幼孤鞠于祖母治平三年祖母詬  
其族朱顏顏怒手刃刺焉娥方十歲驟執其衣知  
力不勝仆卧而制之祖母賴以脫顏累揮刀而手  
不釋遂斷其吭而死詔賜粟帛鄉人異之爲立祠

孝紀女孝 卷十六 十四

熙寧間配祀曹娥

畏吳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疾三女

欲慰母意共斷髮誓終身以養母同力侍護四十  
餘年皆以壽終後人爲之立祠

童八娜鄞縣通遠鄉人虎啣其大母女手曳虎尾祈

以身代虎爲釋其大母啣女以去宋時郡守林栗

以聞于朝立祠祀之

盧氏女永嘉人居廬與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母  
女卽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後有人見跨虎而

行里人建祠于永寧鄉宋理宗朝封曰孝祐

謝小娥父自廣州部金銀擄携家入京舟過蕭灘遇

盜全家被害小娥落水中死附漁舟而出行乞于

市後為鹽商李家傭奴見其酒器皆父物始悟其

盜乃置刀藏之李生日會酒舉家皆醉小娥持刀

盡殺之事聞命以官不受願為尼建尼寺使居之

劉氏二女南海人母病一女割股一女割肝以救之

鄉閭感慟宋經畧使龔茂良上其事詔旌表其門

給粟帛

孝紀 女孝

卷十六

十五

李智貞浦城人七歲能讀書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

卒哀慟欲絕治女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父

常許為鄭全妻邵武豪陳良強納采智貞斷髮拒

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泰定間全病沒

智貞哭泣不食數日死

馮孝女錢塘人少孤母子相依及長未嫁以養母母

病篤思肉因割股為糜以進後母死悲慟血既

凝結草廬墓逐日焚香蔬食刺臂血為佛經仍捨

宅為寺以薦母長慶二年詔賜寺額曰

十六

曹小娥黃巖人嘉熙二年二月晦同母范及鄰居

隣樵于山父前與虎遇隣人懼亟升木避之女兒

父陷虎口叫號直前執薪鞭虎且鞭且泣踰數十

步虎棄其父而啖之

曹小娥黃巖人嘉熙二年二月晦同母范及鄰居

二十人採筍陸婆坑范為虎所得眾悉驚潰娥執

母手推虎而叫范知不免奮脊然命之去娥叫絕

愈疾亟行數百步虎掉尾拂娥踞坐熟視娥以身

孝紀 女孝

卷十六

十六

翼母推之下山尚湍息會救者至以布衾裹歸母

死而屍得完里人吊之娥不能言徐曰黃虎也吾

不得代吾母死也

金聶舜英五臺聶天驥女天驥至寧初進士官治中

尋行尚書六部事哀宗遷歸德天驥留汴崔立之

變天驥被創甚女求醫藥不效死女葬之明日舜

英亦自縊死

元張正蒙二女至正中正蒙夫妻繼以殉國時長女

池奴年十七日父母既死吾何獨生投崖而死次

女越奴畫匿山中夜守尸旁尋餓死趙經歷率  
瘞之

張氏女廬江人嫁為高厚妻母病目喪明張氏歸省

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能視州縣以狀聞褒美之

袁氏女深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荷癱瘓

臥於床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屋隣婦強

擄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捨母乎遂入室抱

母共焚而死

焉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

孝紀女孝

卷十六

七

妙真悲憂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後母

年八十一卒事上賜旌異

武管嬰太原人年十七未嫁至正間避兵山洞其父

被執女奔至父所謂謂兵勿殺吾父請以身代眾乃

釋其父父已逃去又言我有金帛瘞井邊眾掘得

之方爭取女即投井死

不惟以身代父當埋金旁已預為死所矣

秦氏二女宜陽人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攻姊閉戶

鑿牆和藥進飲遂愈父後復病欲絕妹剖股肉置

粥中父小啜即甦事聞褒表之

王氏女建德人至大間其父出耘舍旁遇豹所噬

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趨救以父所遺鋤擊

豹腦殺之父乃得生

全良女鄞縣人名汝安父母多疾汝安侍養惟謹及

笄里中大家爭求聘汝安自謂父母老且病雖有

兄弟驅役門戶事朝夕之養奈何自是絕葷茹夜

則焚香禱天祈親壽後父母俱八十餘而歿汝安

居喪六年遂不嫁鄉人以孝稱前太史危素為之

贊

孝紀女孝

卷十六

七

明胡貞姑大理少卿潤女潤建文死節女没入功臣

家後同郡仕者見而携歸念父以忠遇害遂終身

不嫁少卿之門忠孝備矣女貞尤難君子稱之

徐氏浦城人名彩鸞李文景妻畧通經史元末青田

賊寇浦城彩鸞同父嗣源迹山谷賊欲害嗣源彩

鸞前曰寧殺我賊捨其父彩鸞語父曰兒義不受

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彩鸞至桂林橋題詩壁

間厲聲罵賊投水而死

柯三娘龍溪柯乾恭季女乾恭無嗣生三女長次俱



造人三娘性至孝將及笄父爲擇壻三娘辭曰父母老身造人誰可供菽水者請終侍養勿復言配矣父母憐其志謀里中人人贊三娘力辭至咬指出血截髮垢面父母懼乃弗敢強及二親歿哀毀盡禮衰經未嘗去身服除年未滿四十諸母謂曰而今者可以造人矣三娘泣曰若欲嫁當早許人乃進父母歿而字耶吾成吾志而已不知其它年七十九鬢髮無變卒之夕有黑雲繞室久之漸散邵守虛壁採其事上撫院龐尙鵬移檄有司建坊旌之

女紀

卷十六

十九

康孝女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擇王珏入贅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捨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再得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遭疾甚輒嘗糞甜苦夫早歿誓不再造時人稱之

袁妙善父沒產豐僅一幼孤宗黨利其貲者甚衆妙善方待年未字奮然願撫其弟誓不造人且稍散其貲以安宗黨此一着便有及弟娶婦未幾夫妻俱亡妙善益勵初志而利其貲者復籍籍妙善乃

立後以定之以同宗者昭穆非倫乃子其甥那傑家業無恙那傑生二子次晟天順進士官御史

爲嗣非禮也但又勝於抱養他姓妙善不嫁以撫父孤弟死立嗣孝而知禮矣

陳細秀金谿人父瑄遭危疾女年十四禱天求代或傳軍山懸崖千仞凡有疾舍身崖下則愈女偕祖往旣登崖躍然投下祖意其死攀援下至深谷聞有聲曰我在此視之肢體如故惟額稍傷歸而父病愈

沈沙女永嘉居屨川家貧踰笄不嫁事母孝常紡績

卷十六

二十

爲養人每見其夜浣紗而旦成布日豐甘旨未嘗或嗇母卒葬畢抱石投水中里人憐之爲立祠丁氏女永嘉人居象浦性至孝及笄不嫁日紡績夜釣魚以給母衣食一夕遇暴風甚雨溪漲溺死鄉人立祠浦旁以旌其孝

論曰倉公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悲夫意之言也孰知有百男兒不知一女子者乎緹縈請闕上書父因得釋肉刑亦除百姓賴之豈不偉哉曹娥先雄痛父溺死投江抱尸以出又何奇也余輯女孝六十

餘人不嫁而事親者甚而人死以殉以代以毀者若  
而人復仇者若而人捕虎者若而人又如撫孤立後  
割股廬墓往有之是何女孝之多也大抵遭家多  
難孝行乃彰女以孝稱非家之福余獨嘉漢李文姬  
逆知父變先匿其弟卒存父祀有嬰孺風晉荀小女  
年方十三出城乞師以解父圍有包胥風至讀文學  
幼女臨刑之言及觀銀瓶井則又愴然悲矣若夫傷  
壘河津二女慷慨陳詞先緹縈以救父又豈當於巾  
幘中求之哉

孝紀

卷十六

十一

贊曰

女子善柔乃有奇行雖遭多難實闕至性投河  
覓親叩關感聖父子相依謝絕字聘存孤立後  
機先操定無父何怙身殉以正視死如歸鴻毛  
等命報仇似俠引領若女而能孝休風可咏

卷十六終

孝紀

拾遺

耳目難周書籍弗備雖極意求終多遺漏日  
寓永康聞武義有王孝子之報仇而死求之不得  
其名因借發志聞之孝子一統志中及感  
通志所不載者一十餘人則天下之不盡載者  
豈一發州而不知名者又豈一王孝子哉因作  
拾遺紀以俟增入且以志吾紀之疎畧也

孝紀

拾遺

一

政母壽政辭曰政有老母此身未敢以許人也  
太子御覽琴類載壽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  
之壽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  
壽政入王宮投劍刺王不得遂出去入太山  
成欲入韓道途其妻妻到之流淚曰夫人何故泣  
妻曰壽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齒  
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尚盡政若耳為流  
手即復入山中仰天歎曰嗚呼變容易音欲報  
而為妻所知父嘗當何時報投石擊落其首留山  
中三年后入韓國入莫知政鼓琴閣下觀者成行  
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授琴  
而歌乃左手持衣右手出刀刺王殺之  
母即自斃面皮斷其形體更無所及  
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千金一婦人往哭日嗟  
乎為父報仇耶願謂人曰此壽政也為父報仇知  
當及母乃自斃而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

哉... 而哭絕行脈而死此其戰國策史記  
大相刺謬當有所本并錄之以俟博古者考焉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目不視人物品性至孝

母終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

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豚飲二

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

升毀瘠骨立殆於滅性洛冲若憂飲酒食肉而為  
骨支床竹林高士不拘禮

節真華之性  
自不可及

潘岳字安仁閑居賦云太夫人在堂覽止足之分庶

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

孝紀

拾遺

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酪酪

以俟伏臘之費涼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

合清明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

家園席長筵列子孫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

穢于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或一

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

足起舞抗首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位白華無詞  
開於有韻

唐應先唐君佑東陽人皆以孝行稱天子表其門閭

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詩書孝友傳總敘而不

立傳事實無傳

賈南金字國寶金華人性至孝家貧備書以奉菽水

端平三年登進士第仕至饒州通判二親繼歿晝

夜哀號遂以喪明旋遘疾卒

宋樓蘊字季發義烏人性至孝母喪廢御沐鹽酪不

入口結廬墓左繞塚哀號塚下耕者為之墮淚負

土築塚日自課三十肩塚高數仞鄉人舍辭請於

郡邑刺史遣從者勞之且問狀固謝曰此人于之

常不願賞隣里強之不可歲時祭享不用釋老楮

孝記

亦遺

幣終其世巫祝不至門人稱曰孝子呂祖謙銘其

墓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氏廟

石子定字安叔義烏人端敏純孝繼母朱性嚴毅子

定奉養不倦無愠色閱三十年未屬續之前謂之

曰汝善事我汝子孫世世皆如汝我之願也里人

多稱其孝至元四年卒

周祖仁義烏人親喪廬墓朝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栢

人稱曰周孝子

白蒙正父龜圖好內寵出妻劉氏蒙正既登第携母

以歸父雖納之同堂異室而居質直孺母亦為父  
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請奉出母以歸二公皆  
廷試第一為出母之榮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  
處之各盡人情為難能也

韓臯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鑑

原毅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棄去  
毅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與昇棄之毅  
乃徐收與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毅乃後  
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

老紀

拾遺

四

祖歸侍養尅已自責更成純孝毅為純孫

王逢原字深甫有思歸賦云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  
爾為吏憂焉遐路嗷嗷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知  
鬱其誰訴惟秋之氣慘慄感人日興愁思側睇江  
濱憶為童子當此涼辰百果始熟迭進其珍時則  
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柿獨包黃膚  
之栗青芋連區烏桺五出鴨脚受彩乎微核木瓜  
饅丹而成質青乳之梨頰壺之榻蜂蛹淹嵯植植  
漬蜜膳羞則有鳩鵲野馬澤鳧鳴鶴清江之膏蟹

寒水之鮮鱗胃以紫薑切以芟首鯽浮莖菊狙薦

菁韭坐谿山之松篁掃門前之桐柳僮僕不諱圖

書左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懼言以對友信吾親之

行樂安閭里其滋久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

淵明之偏心恥拆腰於五斗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少負志節學于林大中而友陳

亮呂祖謙以出粟賑饑受知朱熹薦補文學淳熙

中舉上禮部會父兄為怨家誣構逮欲皓叩關上

書理其冤願納所得官以贖罪且言無使聖世男

老紀

拾遺

五

子不及漢糴紫一女子為歿身恨下議執政白無  
例孝宗曰此義事安用例繇是父兄與連坐五十  
餘人皆得釋父母連歿茹素三年廬墓終制弟源  
字子中性亦孝友執親喪哀毀踰禮苦塊三年嘗  
置義倉義塚別為小廩收恤閭里棄兒病革時兄  
游江陵仰天大號曰不及見兄一訣日不瞑矣郡  
邑以孝弟聞贈官旌闕

明皇宗社字濟才金華人性至孝父疾竭力就養及歿

廬墓三年母陳目雙瞽社每旦出郭汲溪流為母

七年母歿哀痛幾死既葬廬墓五年人皆稱其克盡子道云有司延為鄉飲大賓扁其門曰孝行

王冕字公亮蘭谿人居貧養親誠至母卒廬墓三年知縣張立嘗雪夜往察之果見嗚咽僵卧大加嘆賞給俸助之聲稱大著太守劉蒞大書孝行之門旌之仍復其家丁役

龔墨字汝霖義烏人性至孝年十七父演病躬侍湯藥衣不解帶比卒哀毀殯葬如禮事母尤謹幾三十年母卒廬墓苦塊餽粥奠獻悲號三年如一日

孝紀

拾遺

七

有司以孝聞詔旌表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役見配享于永慕廟

徐文敏武義人父早卒母朱遺腹生文敏及長事母克盡孝道母患瘋疾文敏百方醫療不痊乃斷齋酒每夜叩北辰祈以身代越四年病忽一夕夢

老人示以方如方劑藥母遂愈鄉人歎異之恒持齋保母其孝敬老而彌篤正德間朝廷旌其節後十年知縣張沐移其孝行具奏未報而文敏卒其母年逾九十而終

卒其母年逾九十而終

鄭欽字子敬浦江人太和弟文厚子也太和無子立為後孝友天至年十七生父得羸疾醫言人血可治輒刺膚血以和藥既痊痛悼終身母病凡三熱頂灼臂以額天撫弟姊極盡恩意

張壽祖字伯樗浦江人性孝父早喪母患疔核荏苒二十年成癰忽潰壽祖吮出其毒而愈祖齊賢年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奉不懈母後亡哀毀骨立貧不外慕授徒為業洪武二十五年以耆年召歷事戶曹除光化知縣

朱助字士貞浦江人天性孝友母卒廬墓孝感三異家燬回祿而師萊堂扁出煨燼若新一也益栢蒼枝黃鳥卵育馴而不驚二也家有母犬病瘡其兒啣食食之三也兄士安謫戍麻陽具其衣錢供給每出粟貸貧不收其息里有黃田當償乙者無代償善行亦多

孝紀

拾遺

八

王世名字時望武義人少時父良為族王俊毆死悲慟莫勝志切報仇屈於祖母及族長老姑聽仇出產自贖然終不食仇遺歲所得利輒封貯之比為

產自贖然終不食仇遺歲所得利輒封貯之比為

孝親

拈遺

九

庠生愈以父仇未報為恨又念未有子二弟尚幼故忍死以圖嘗盡父像已佩刀侍私鑄一各鑄報仇字常以自隨復恐仇覺陽與之善仇亦以為忘往事喜與周旋杯酒交歡日漸以洽天祥生子語母妻曰吾有後死無憾矣一日伺仇醉歸要之途砍死剖其首告父自赴縣請死并出原貯賄息及計償往時酒食費各為封識送縣縣嘉其孝但以事久無證須簡屍為驗世名念父死於仇復遭難復痛裂五內以額觸地死不願簡令憐為文生祭之遂不食死去父死時已六載矣遠近聞而悲之撫按請立特祀後三年妻俞氏死以殉朝廷兩旌焉

余入永康友人徐滄徐士雲為余道之甚悉近得原傳是証非誣萬曆初間事也

趙仁湖州人性孝家貧傭作養母每備富室食過魚肉佳品輒不忍食懷歸奉母後主人詢知別設一分以遺其母仁乃食冬夜念母足寒為之抱足而寢歲以為常母九十歲卒哀慟幾毀念母生時欲到雲棲普陀諸大刹不遂因刻木像背之以游每宿飯店令設二人饌一以供母雖不食亦理其值

孝親

拈遺

十

主人辭對曰神已享之豈虛設耶鄉里稱孝陳洪賜義烏人事母至孝母毛疇為晝夜侍藥不敢少離焚香祝天願減已年以益母壽刈股為湯母食旋愈洪賜心切救母形槁骨枯七日不食死鄉閭以聞郡邑旌之

鄒仲夔字胃師上饒人學博行醇時流稱之幼失父伯兄教之成立夔事之如父兄歿哀慟幾毀雖出繼仲父而事生母尤加孝謹煦煦侍側色笑與偕出入必告即深夜外歸亦必省母乃退或母已寤拱立母榻以俟其醒母病侍藥寢食俱廢母卒夔以為人後不得終喪為恨哀毀踰禮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負土營壙于墓側風雨晦冥繞墓環泣茹素三年不入幃內自作紀哀詩十章讀者無不愴然

紀中孝子不錄近人或據行編采其一二信州彭從龍笑謂未聞會閔之孝至身後而始彰也因以胃師孝行見示敬為編入

韓循仁進之贈田德廬墓詩閉道花溪田孝子結廬依墓致身哀可憐萱草秋先頌賸買新松手自栽寒迤霜消傷見笋夜臺雲黑恐聞雷昊天罔極恩

難報巨禍錫銘示後來

田德之行已得其樂矣

漢陳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

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

老母無他兄弟若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

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烈紡績以爲

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

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

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

孝紀

拾遺

十一

夫夫且行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

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

汝年少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

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

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

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

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者妾之不孝不孝

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

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

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帝賜黃金四十斤復之

終身號曰孝婦

孝婦譚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

時年十八事姑以孝聞年餘姑及伯叔皆相繼而

死譚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

葬八喪爲州里所敬文帝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

閭

齊道紀習成實造金藏論七卷於鄴城東郊講演往

則荷擔其母及經像等語人曰母必親供者以福

孝紀

拾遺

十二

與登兜菩薩等也衣著食飲大小便利躬自經理

不煩他人有助之者輒拒之曰吾母也形骸之累

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以勞人道俗聞者多感化

焉

梁法雲陽羨人七歲出家性誠孝勞於色養居母憂

毀瘠過禮累日不食爰法師謂曰聖人制禮毀不

滅性况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侍奉願儀遠則

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宜速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

恣情同於細近雲乃割哀微進體粥

隋智聚住蘓州虎丘東山寺至德三年丁母憂泣血  
悲哀幾於毀滅止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  
敬脫汲郡人少出家以孝行清直聞其聽學也常荷  
擔母置一頭經籍楮筆置一頭若當食時坐母樹  
下入村乞食以奉之

唐慧斌兗州人父期在朝年迫期願愛敬無繇乃於  
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以報父恩立碑  
銘之有殷憂暮景見子無期百年幾日對此長悲  
之句

孝紀

拾遺

十三

鑿宗湖州長興人姓錢氏父晟有疾宗割股肉饋之  
給曰他畜之肉父病因愈乃求出家後誦鹽官悟  
空禪師隨衆恭請頓徹心源

陳尊宿諱道明睦州人初遊方契旨於黃蘗常作蒲  
屨施道路貨屨養母人號陳蒲鞋云

後周道不長安貴胄里人唐宗室也七歲出家十九  
值駕幸洛京長安焚蕩乃負母入華山安止岩穴  
時穀湧貴不自辟穀惟乞食供母母間食未恐傷  
母意必曰已齋母曰汝父霍山戰歿骨暴霜露

收取歸葬乎遂往霍山拾聚白骨晝夜誦經呪之  
曰昔人精誠所感滴血認骨願羣骨之中有動轉  
者即吾父遺骸也一心注想目不輕捨數日間有  
觸骸從聚骨躍出推曳良久不辨踊抱持齎歸見  
母是夜母夢夫歸明晨骨至人以爲孝感所致

道釋  
不已見尋視紀近聞緇門崇  
行錄紀載甚詳不妨重見

明慈湖僧廣心上饒人事母至孝始居白雲岩去家  
三十里許廣心每日一省母雨晴無間比死墓結  
廬于側三年製修祭奠不輟遇忌日跪向大眾求

孝紀

拾遺

十四

爲懺悔一日偶忘次日長泣不已負荆跽佛前求  
徒衆杖已不孝不從稽首流血乃鑄銅鐘紀過于  
上懸禪堂令大眾六時擊以警不孝云時已七十  
臘矣居恒談及父母輟潛焉出涕爲鷺湖名僧遠  
近稱爲養庵大師

余社友朱公湛嘗以未入僧孝  
爲欠事蓋亦尊公前兩先生補  
錄西江詩派意也因于  
蒲門訪之僅得數人云

洪邦基字慶之嘉興人性至孝丁內外艱哀毀骨立  
父鸚洲隆慶進士知陳州陳人祀之慶之年二十  
一走信陽乞銘過陳州哭於祠州人聚觀嘆稱孝



子又以父未祀鄉賢爲恨比疾篤鄉賢之概於下  
喜動于色已復對客悲慟哭天泰作傳盛稱其孝  
何琦宣城人事母孝母喪柩停在殯隣火烟焰已及  
家之僮僕計無得脫徒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  
火息堂室一間獨存

余五化字周生應天膺揚衛胄裔戊辰武雋第五人  
性至孝兒時月夜設北斗位祈延親壽雖近於戲  
可以觀志矣父胤卒周生時亦在病中力疾待訣  
慟絕復甦母劉氏病耳醫藥不效臨絕諸子相顧

老紀 拾遺 十五

無策周生密祝天刈股肉方下母遽驚起其兄見  
黑面人叱曰而弟刲股爾猶寢耶淪羹奉母耳中  
出筋數寸而愈醫者不識其爲何症後越一紀  
母歿周生在都門聞訃哀毀幾於滅性座師陳明  
卿力爲勸慰初以母老無意就試迫於母命乃屬  
長男明遠代爲奉養明遠至性似父又以父命事  
祖母誠篤以不勝瘁先祖母卒人咸謂周生  
有子矣又聞周生之父前戊辰武雋之官三月卽  
告歸養三十年絕無宦情則余氏之孝蓋三世云

孝紀十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蔡保禎撰保禎字端卿漳浦人是書以孝行事  
實區爲十六類一曰帝王二曰聖門三曰純孝四  
曰世孝五曰祿養六曰苦行七曰神助八曰通神  
九曰尋親十曰格暴十一曰復仇十二曰死孝十  
三日永慕十四曰瑞應十五曰童孝十六曰女孝

潤州先賢錄六卷

〔明〕姚堂 劉文徽輯

民國二十二年國學圖書館陶風樓影印

天順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潤州先賢

錄六卷》提要

鎮江府先賢錄序  
鎮江舊有清風大節祠在  
郡庠戟門左方以祀宋郡  
守范文正公仲淹秘閣修  
撰陳公東丞相陸公秀夫  
三賢蘇州太守四明姚君  
堂改命是郡謁拜禮畢以  
鎮江古之潤州實東南巨  
鎮人物豈止此乎退而考  
諸郡誌得自延陵季子至  
洪先生興祖凡二十人白  
於巡撫都御史劉公建祠  
於戟門之右以祀之劉公  
先焉而郡志事實不詳復

與同寅通守湘陰劉君文  
徽考撫傳記訪於故老於  
是事實頗悉編次成帙名  
曰先賢事實欲鈇梓以儀  
範鄉邦表式後學其用心  
也至矣走書來南京因秋  
官郎中張君恂徵予序之

予因閱之其第一卷曰高  
風則吳延陵季子漢隱士  
焦光宋劉公宰第二卷曰  
忠節則唐桓公彥範宋宗  
公澤陳公東陸公秀夫第  
三卷曰相業則宋蘇公頌  
張公綱第四卷曰直諫則

宋洪公擬王公遂第五卷  
曰德望則宋王公存石公  
曼卿邵公亢第六卷曰文  
學則漢包公咸吳韋公昭  
唐馬公懷素許公渾宗焦  
先生千之洪先生興祖而  
范文正公事實不錄者非

郡人也先之以像贊申之  
以事實列傳而其遺文及  
名公碑記吊祭之文皆載  
焉夫人之生也均稟天地  
之氣以成形均得天地之  
理以為性氣以寓理理以  
主氣為身乎氣則其人必

失之剛惡專乎理則其人必失之柔善理資氣氣助理斯無所失矣若潤之先賢二十人者其氣理相資無有偏失故發而為高風忠節相業直諫德望文學煥乎照於當時炳然垂諸後世是以儀範鄉邦表式後學也然非都憲劉公則廟祀有不成非郡之賢守貳則事實又豈得而詳乎惟茲先賢事實板行於世豈徒鎮江士子之所取法將天下士覽而取法焉噫

君子之於平時養其氣明其理出處得其正始終無二致有志者可竟成之若季子之仁義沒而孔子題其墓桓公之復辟除奸宗公之以死殉國陳公之直道而死陸公之君臣不辱尤人之所難也今人取法先賢初善甚易然及行有不逮心有所愧然後知先賢之不可及也若姚君為郡而急於此其知所先務有志於先賢者歟因序以歸之吉水康莊

潤州先賢事實錄序

潤之古先賢，括脩身制行，濟時行道，隨所寓而各盡其誠，遵聖法而不失其正。故道德功行有大過於人，惜其事實，雜出傳記，不萃於一學者，罕能周知。四明

姚公堂來為郡守，嘗曰：吾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鎮江古潤州大郡也，長山環其南，大江繞其北。鍾此江山之秀，豈無人乎？因閱郡誌，始知有吳延陵季子而下，擅高風忠節，相業直諫。

德望文學者二十人，遂歎之曰：何其盛哉！地靈人傑，信不誣也。乃謀於同寅諸公，曰：當共捐俸，買材建祠，以祀之。復採諸傳記，訪其子姓，錄其事實，圖其肖貌，壽梓以傳。期後學之士，覩

諸賢之事實，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噫！牧民之方，誠得其要領矣。書成，屬予序之。予惟子朱子欲開示後人，進學之門庭，先後次序，乃蒐輯先賢嘉言善行，作為小學之書，以訓天下後世。

使人有以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叙朋友之交脩身行己之法為政治人之方誠千萬世做人底樣子也今姚公之是錄也雖不救方於子朱子小學之書他日朱方家傳人誦使有志之士曰諸賢行道於當時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斯而已矣然則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無補哉

天順六年歲次壬午冬十二月既望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前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雲陽沈固序

潤州先賢錄序

潤為東南名郡山川毓秀人物  
挺生勲業名節道德文章前後  
輝映其高風則有若吳延陵季  
子札漢隱士焦公光宋漫塘劉  
公宰忠節則桓忠烈公彥範宗  
忠簡公澤脩撰陳公東丞相陸

公秀夫以至魏國蘇公頌文簡  
張公綱洪文憲公擬王正肅公  
遂之相業直諫王莊定公存石  
秘閣公曼卿邵安簡公亢大鴻  
臚包公咸高陵侯常公昭馬文  
公懷素許先生渾焦先生千之  
洪先生興祖之德望文學皆表

表偉偉如祥麟威鳳取重當時  
流芳汗簡足以風勵後人者也  
郡庠舊有清風大節祠惟陳公  
東陸公秀夫二賢得祀餘先正  
諸公未易軒輊而皆不預非缺  
典歟政暇因謀于同寅貳守張  
君春通守歐君仕昌劉君文徽

節推任君瑋及郡博蕭崇華各  
捐俸為經營費稟請于奉  
巡撫都憲劉公廼於戟門之右  
成賢門之南鼎建祠宇列季子  
而下諸賢位于其中朔望率僚  
屬以拜瞻于以發揚潛德而激  
勸後來也然諸賢事實郡誌或

遺或畧邦人罔知復與通守劉  
 君考撫傳記旁采好事者所得  
 頗悉輒編次成帙名曰潤州先  
 賢錄將鉸梓以傳四方且以嘉  
 惠其鄉之人嗟夫人有古今道  
 無古今潤之來者能以先賢為  
 師出而見用于時則於相業於  
 直諫於忠節思無愧於先賢退  
 而隱處于鄉則於高風於德望  
 於文學亦思無愧於先賢斯為  
 善學古人將見清節峻行崇勲  
 美謚媿儼前脩而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必有續斯錄以同  
 傳不朽者矣庸書以為勸

天順七年歲在癸未正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直隸鎮江府知府四  
 明姚堂識





潤州鄉賢祠記

賢哲之生本乎天猶草木之生本乎春也既曰天道有常豈賢哲之士獨生于古而不生於今草木獨生于舊歲之春而不生於新歲之春耶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蓋天具衆理不能言之天生萬物不能裁之特萃純粹精英之氣而生孔子代其言而裁成之此天縱之聖斷不可及也若三千之徒何代無之鎮江古潤州也其地若泰山一撮之士賢哲之生亦彬彬然

其高風足以愧貪得者如吳延陵季子札漢隱士焦公光宋漫塘劉公宰忠節之足以驚鬼神者唐扶陽王桓公彥範在宋則開封府尹宗公澤上舍陳公東左丞相陸公秀夫相業之得其宜者右僕射

蘇公頌參知政事張公綱直諫之不避斧鉞者徽猷閣學士洪公擬龍圖閣學士王公遂其他如尚書左丞王公存太子中允石公曼卿資政殿學士邵公亢之德望與夫漢諫議大夫包公咸吳侍中韋

公昭唐常山縣公馬公懷素  
郢州刺史許公渾宋國子直  
講焦先生千之敷文閣學士  
洪先生興祖之文學皆炳煌  
輝耀當時光燭萬世日月與  
之並明江山為之出色然此  
特書其姓名不能詳其事實  
惜其不幸不生於孔子之時  
不得親炙於孔子之門而皆  
能行乎孔子之道若得孔子  
各因其材而薦之立於三千  
之徒之列則從記者奚止七  
十二人而已哉予故曰惜其  
不幸不生於孔子之時此可

見天道生物之有常也夫諸  
君子之行能若彼之盛去日  
愈遠晦而不彰雖皓首有不  
知其為潤之人物也四明姚  
公堂來為郡守偶閱郡志載  
諸君子之畧浩然歎曰善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吾寧蔬食  
水飲移俸易材建祠以祀之  
使諸君子道德功行瞻拜之  
者咸有以感發其善心精神  
降鍾于祠化生潤之士類俾  
後之來者皆能如諸君子之  
道德功行以供  
國家之用則吾牧民之任亦庶

幾矣噫偉哉公先守蘇復來  
 守潤是乃諸君子之高風忠  
 節相業直諫德望文學皆足  
 以模範後世無能傳之者天  
 道惜之故默使之來而表章  
 之豈偶然也然則公寔能扶  
 持名教者焉祠在郡庠大成  
 殿戟門之右中尸諸君子於  
 木主不以爵之高下惟以時  
 之先後而次序之屬予為之  
 記予素不能文者辭不獲特  
 為之識其年月乃天順癸未  
 孟春望日也  
 承德郎工部主事同安鄭露識

潤州先賢錄總目

高風卷第一

吳延陵季子札

像贊

政修廟宇記

重修十字碑亭記

漢隱士焦公光

像贊

三詔洞詩

宋漫塘劉文清先生卒

像贊

授太常丞勅

先主遺文

忠節卷第二

唐扶陽郡王桓忠烈公彥範

像贊

宋開封府尹東京留守宗忠簡公廉

像贊

復墓田記

宋贈秘閣修撰陳公東

像贊

宋史列傳

哀詞

事實始末

重建嘉賢廟碑

懷延陵季子辭

事實始末

新修祠堂記

宋史列傳

宗漫塘先生文

唐書列傳

宋史列傳

墓碑

行狀

詰詞

輓詩

公遺文

宋左丞相陸公秀夫

像贊

挽詩

相業卷第三

宋右僕射贈司空魏國蘇公頊

像贊

公遺文

宋參知政事張文簡公綱

像贊

公遺文

直諫卷第四

宋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靜智洪文憲公楫

像贊

公遺文

宋工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實齋王正肅公恂

像贊

公遺文

德望卷第五

宋尚書左丞王莊定公存

像贊

公遺文

宋太子中允秘閣校理石公曼卿

像贊

事實始末

墓表

宋資政殿學士贈吏部尚書邵安簡公元

像贊

文學卷第六

漢諫議大夫大鴻臚包公咸

像贊

吳侍中高陵侯常公昭

像贊

題跋

唐封常山縣公無昭文館學士馬文公俊

像贊

唐鄧州刺史許先生俸

像贊

丁卯詩集序

宋國子監直講焦先生千之

像贊

送千之詩

宋贈敷文閣學士洪先生興祖

像贊

先生遺文

宋史列傳

事實始末

先生遺文

事實始末

澗州先賢錄總目終

潤州先賢錄 高風卷第一  
吳延陵季子



贊

宋蘇軾

泰伯之德 鍾於先生  
棄國如遺 委蛻而行  
坐閱春秋 幾五之二  
古之真人 有化無死

高風

直隸鎮江府知府四明姚堂編輯  
通判湘陰劉文徵同編

事實始末

季子名札泰伯十九世孫吳王壽夢之少子長子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諸樊立為王且死立弟餘祭欲令兄弟傳國以及季子餘祭夷昧卒立季子札乃讓不受退耕於延陵按春秋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澤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此謂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淵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顧以下無譎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感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為之歌大雅曰庶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派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箏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上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詞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

於難初聘魯過徐徐君好季札劔口不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遷至徐徐君已死解劔繫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季子使而反夷昧先卒子僚立諸樊子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且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終葬延陵土人懷之立廟以祀孔子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唐大曆十四年刺史蕭定修廟有記宋元祐戊辰奉勅賜嘉賢之廟從知潤州尚書即揚傑之請也慶元中勅封昭德侯制曰朕考於傳記知神為吳公子當春秋時嘗辭千乘之國而不受凜然高節萬世如生豈復以人爵為榮哉今延陵之民世承嘉祀謂非此無以表德厲世命以候爵往諡于廟其寵嘉之每歲四月十三日有司致祭廟在丹陽延陵

改修廟宇記

唐潤州刺史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馬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

德之衰而具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蓋地斯融弊草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手執賢乎坊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教之存歿掛劔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真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與嘆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嗟三嘆焉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端倪哉是知讓之為德德在於生

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泰列藩條欽崇懿範予以加敬嚴乎闕宮別闈壺之內外正衆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旁奠贊幣宜列於軒楹春仗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詞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唐大曆十四歲己未八月二十七日甲子記

重建延陵嘉賢廟碑

宋中散大夫直寶文閣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節制管軍馬金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金魚

袋張頌

始余讀春秋傳史記世家竊歎季子高風奮乎百世之上雖甚盛德隆以加矣已而聞有廟貌在所謂延陵者欲往拜其庭而申奠之抗塵走俗久不獲償所志政和中受命官延陵既至三日謁祠下禮成周覽巨碑屹然魚龍飛動使瞻仰不暇蓋孔子所篆十字在焉然後益知季子之賢昭乎若日月不可磨也惟吳在周實與諸夏遼絕魯成公十五年始通中國至襄公二十九年季子出聘當是時季子以前遜國聞諸侯矣其適齊而返也長子死葬齊博門仲尼往觀之以為合禮若夫觀周樂而知所以治亂存亡見救孫穆子晏平仲鄭子產護伯王韓宣子之徒察其政之得失與其國禍難之將

形其閱覽博物聖人之流亞賦及復命而哭王僚掛劔而吊徐君存大義敦至信抑又有大過人者宜吾夫子與嗟嘆之詞番翰墨之妙表諸歲而示不朽也後世賢士大夫莫不聞其風而仰之是以放仲堪敘之晉王僧恕述之梁蕭定記于大曆中文華燁燁刊之豐珉與神筆相煥暨我宋元祐戊辰太守尚書即楊傑慨然想高世之躅謂盛禮加于聖朝遂上其靈感乞旌表以增光來世又被詔錫以嘉賢之號仍命有司載之祀典故延陵之廟貌益顯四方來謁者益莊矣延陵故季子邑至今其人事神雖饑饉困躓不敢懈而神聰明正直不欺非祀惟是兩賜夫時疫癘妖孽或竭誠而前禱無不應焉如響然廟宇歷年既久隆者撓輦者摧彩色者昧利

而不可觀瓦腐墮地兩旁風非所以揭慶安靈也宣  
和七年邑之豪欲回舊址鼎新之於時大姓翁然願從  
巧者慮群植能首鳩衆工昔之卑陋者崇廓之素缺者  
增祭之至建炎元年而大殿及官廡立壁塗堊矣屬金  
人飲馬長江所在雲擾役因中輟明年江左平諸豪且  
無恙向已築結者亦蘇然而存誠心不移舊事斯舉又  
三年而長廊大門雲起山峙前朔後建丹堊畢施崩出  
璀璨見者駭目其落成實紹興元年也余既欽季子風  
猷大節且嘉其廟貌之輪奐乃爲書其事俾刻諸石爲  
詩以遺邑人歌焉詩曰

吳自泰伯遜以有國有葉有華基乃至德逮于壽夢  
始大稱王文風武功則昌而康賢哉季子守節弗嗣

寧疾其驅爲上國使讓作著龜明並日月治亂興亡  
靡差毫髮痛傷示義掛劍揭誠赫赫厥聲愈久愈盈  
延陵之祠肇自始封錫號嘉賢我廟褒崇時難而休  
曰賜曰雨非神之爲誰福茲土巨宇高甍嚴嚴翼翼  
神深宅之萬古血食  
重修十字碑亭記

延陵季子之邑季子遜國之節高天下廟祀爲宜故唐  
狄梁公盡毀江南祠獨此不廢廡前對峙二亭下覆穹  
碑新舊各一蓋舊者裂矣而新者代之相傳以爲夫子  
書書之是否不可知而歷代寶之傳必有自嘉定己卯  
春宰始與里中湯泳張汝玉并三山鄭寧來致敬同視

漫塘劉宰

廡間淫祀赫然而亭獨壞喟然嘆習俗之陋乃因友人  
遂白府下縣鎮撤像設之不經者凡八十有四乃合衆  
力爲額之士常咻再葺兩亭聯好事勇於義鍾大夫上  
說蔣丙文勸相之未幾告成俾識歲月宰嘗觀孟子論  
邪惡之害曰君子反經而已歐陽子論釋氏亦曰當修  
其本以勝之然則二亭之葺豈徒以壽斯石而已哉吾  
常之士必有能反三隅者

懷延陵季子辭并序

鐵崖楊廉夫

延州來札吾聖人予其禮又表其墓太史遷發  
其仁心慕義無窮其知札矣近代傳經者獨以  
爲聖人既札辭札不爲季禮而効子臧以致誹  
國生亂吁是說也顧計利害而不計義之所在  
尚爲知春秋者哉札自以諸樊爲義適而不放  
奸國則知札與州于皆廢也壽夢欲越三長適  
而立一季廢所謂亂嗣不祥者也而况三伯仲  
俱無泰伯仲雍之奔季子棄室而耕者正也及  
夷未卒而欲致立於札札之見微固已逆料光僚  
之必悖於其後故剛執始終之志又札之明也  
季子之道正而明而謂聖人既之乎春秋書名  
固有美例而應以爲善焉之斷求經之陋者也  
三傳有因札進吳之說其名札者成尊於上也  
謂名爲疑得乎余作懷延陵辭因復著辨使談  
經者不失聖人之旨則不在乎季子之道者也



惟有吳之開國方實周先之長宗曰端委以自律方聿  
 荆夷之來從嗟後之人弗率方將自同於啓戎賦莊  
 去諸姬以日遠方十有四葉而稱王叶夫何乘之逆德  
 方又鍾之以頃嗣既博物又閱覽方仍約中而通理識  
 周之所以東方基之所以南聖之所以憾方德之所以  
 慚類北學于周公孔子方老不讓夫東鄰過齊晉之大  
 邦方警貪功與好直魯宗卿之岌岌方憂好善而不擇  
 辨鍾聲于戚却方危夫人之燕巢受衣紵於僑之贈方  
 蓋確然若神交故受授於非其所受方律子鈞於一髮  
 苟奸國於不義方葉子臧之附鄭巢既墮乎諸樊方閣  
 存乎戴吳葉天將啓乎季子方抑剪喪其夷貊悲上國  
 之使歸方類先祀之猶有在也乳之生則有由方進鱗  
 諸而退以待也葉夷載於江中方遊鹿上乎荒宮閭七  
 王以何在方歌至德之遺風葉閭門以千于方感持書  
 之題空也夫吾辭以白心方比徐君之懸劍也

高風  
 漢隱士焦公



贊

猗與焦君 常此玄默  
 衡門之下 栖遲履息  
 必之洋洋 樂以忘食  
 鶴鳴九皋 音亮帝側  
 乃微乃用 將授家職  
 吳天不吊 賢人遺惡  
 不遺一老 屏此四國  
 如何穹蒼 不詔斯或  
 惜哉朝廷 喪斯舊德  
 恨爾學士 將何法則

事實始末

公名光皇南謫逸士傳曰世莫知焦光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嘗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汗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光因露寢遭大雪袒卧不徙人以爲死就視氣蒸林表面如渥丹按魏書二年焦光嘗傳光河東人也一名先字孳然建安末關中亂光獨宿河渚間自作一瓜牛廬處其中食謂之隱者或問皇甫謐曰焦光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光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間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冥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遇警急不以迫其慮惟榮華不以累其心指視聽不以汚其耳目義舉以來一人而已潤州去城

九里江中有焦山因光得名舊經云焦光所隱光百餘歲卒嘗三召不起故茲山有洞名三詔宋元祐間無名氏焦山十六題中有三詔洞詩刻于石歷代祠而祀之

國朝尤加崇重載諸祀典命有司每歲三月十五日致祭三詔洞詩

疇昔先生此掩關紫泥三到石房間若教便逐蒲輪起安得鳥風鎮海山

新修焦先生祠堂記

雲陽沈因撰

先生諱光漢末隱士也丁獻帝建安關中之亂潛至河渚作蝸牛廬呻吟其中復尋幽勝徙京口城東江中之山洞居焉朝廷三下詔徵不起後人因名其山而扁其

洞至今嚴祀不絕舊有堂宇歲久朽腐且祠釋像其中天順壬午四明姚侯容來守是邦行禮祠下周迴顧瞻咨嗟興嘆以爲表揚風節化民之本而先賢廟貌弗稱其瞻甚闕典也因謀修葺於是搜羨餘發委積聚材庀工經營籌畫楹楹之缺缺者補正之繪畫之漫漶者鮮明之繚以垣墉創外門而揭華扁徹異端崇正祀規模氣象視昔有加不徒揭虔妥靈甚慰邦人之思也夫以先生高世之行三聘不赴豈絕世好爲詭異哉蓋是時漢室不綱群雄並起先生抱康世濟民之才而不遇文明仁義之主是以蔡邕荀彧之徒雖賢且智猶不免屈身玷節先生辭卿相之貴千金之富終老空谷子陵已來一人而已夫西漢養士二百年王莽謀洋而子陵

僅見東漢養士亦二百年表曹角遂而先生并見先生相去二百年而風聲氣韻如一日富春之山與揚子之山相去數百里而光華高致無彼此論其清風高節匪直矯當時貪饕之弊能使百世之下廉貪立懦而塞奔競之途且兩漢清節之士皆見於季世又以表國家培養之久而所謂歲寒松柏後凋也祠於其鄉以崇各教宜哉雖然夫惟光明正大之人然後能重清修苦節之士故嚴先生祠堂傾圮范文正公典郡新之加以雄文光熙寰宇今焦先生祠宇弊陋已久不遇吾賢太守庸能作與創新乎是知焦先生固無愧於子陵而吾太守之舉亦庶幾文正之執轡也第以固投老丘園筆力荒猥而祠記之作不克褒揚先賢發揮郡侯以禮導民之意

爲可少焉祠修於是歲仲秋訖工於季冬而記作於次年孟春云

高風  
宋漫塘劉文清先生



贊

安成吳節

濂洛之文

夷齊之節

神明之政

超絕之識

處必以道

出必以時

卓哉文清

百世之師

宋史列傳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寧尉江寧巫風為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為農歲早帥守命賑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座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蕃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與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偽學不讀周惇頤等書方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教我為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

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累

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有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

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句者勞而語之

封以極言輕挑兵端為國深害迄如其言為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舉或引去默觀時變頃不樂仕尋告歸監兩岳廟江准制置使黃度辟之入幕宰辭曰君命召不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詔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示決不復任理宗初即位以為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秘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寺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派徑歸一時舉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

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親帝猶冀宰一來也召奏

事訖不為起自號漫塘病叟年七十四卒鄉人罷市走

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朝廷亦其節謚

猶坐以待斃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為當蒙齋表甫表其  
慕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強坐之廟堂可以濟世三代  
任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接乎流俗銖視軒冕有懷塘  
文集三十卷語錄十卷行於世

授太常丞勅

勅朝奉即直寶謨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劉宰聖人與  
曾點說漆雕開蓋不汲汲於用乃所以致用也爾得於  
天者厚求於人者薄見幾遠引樂道而著書與行乎國  
政之久者相為終始世方瀾倒獨落落乎其有風靡朕  
甚嘉之技之槃澗丞我奉常播然壹來尚不負國人之  
望可依前朝奉即特授行太常寺丞奉勅如右牒到奉  
行

端平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祭漫塘劉先生文

尚書賈齋王遂

嗚呼先生道伊周而節夷齊政垂厓而行紫芝朝廷不  
能致其材為柱石廟堂不能得其智為蒼龜但見左右  
抗陳辭榮而請代不可勝計而中外識者以先生出處  
占國之興衰然而孝孳孳而念親忠切切以憂時士之  
聞風而興起者皆知老吾老而幼吾幼之憔悴無聊  
者甚於溺已溺而飢已飢獨有豐年則築倉而平糶歲  
荒則發廩而為糜達之橋梁道路豁然而四達鄉之大  
小役使欣然惟義之歸雖細穗廣廈莫見先生之宏論  
崇議而高文鉅筆猶刻之深山峭壁之豐碑謂德在人

者必享其報當其祿者將至于期願天子命遂以召先  
生者既不可得而岳神之許其年者病逾歲而竟遠將  
二者無所致詰抑大厦非一木之能支自今以往疑無  
所質或無所解將如泛江胡而失維揖悔無以知過無  
以改必且舞鯢鱗而號狐狸聚飢民萬計而飲之食之  
者誰之力過三軍之衆而不敢犯者誰之為其小者若  
此大者誰與之謀惟嗚呼有盡者先生之悲無窮者先  
生之思蓋慟曾而流涕反袂而痛哭者所以為天下計  
而寧為師友之情親戚之私

又

郡太守獲齋吳潛

嗚呼惟公造道之與培德之基學根六經行守四維厥  
排佛老扶起孔姬有天爵之慕貴而人爵之不廢薦書

所以通籍也公則強項而不拜課厓所以考績也公則  
浚壘而淋漓宦情之薄輕於毫厘浩然勇退垂三十暮  
雖不求名上亦簡知升之匠監而不肯就畀之侯藩而  
不屑為威武不能屈權勢不能移行如下惠清如伯夷  
孤風勁節天下高之嗚呼吾先君子所敬者誰內交於  
公侃侃惇惇未見父執我心渴飢去秋七月恩蕪節度  
意者仁里瞻望可期而距墻仞百里有奇潛因於臺郡  
而不可往公逸於泉石而不可來然而適角旁午篋尺  
交馳如倡斯和如行斯隨半載之全情乎意怡何上元  
之浹日朝絕筆而我貽道開誠於信宿心猶豫而狐疑  
繼頃刻以聞計果是夕之已而恍懣懣而詫噩不親面  
而求離惟平時不以得喪為榮辱故一旦不以生死為

惟悲較以兩楹之奠同乎哲人之萎嗚呼昊天不惠乎  
吾黨一老不可以憇遺嘆有身而莫贖涕與泗以交頤  
走賓條而故帛愧歛祗以陳詞薦生芻之一束惟冥漠  
其鑒茲

先生遺文

重建鎮江郡治記

宋方襟帶江浙肱臂吳楚拱淮抱海山川阻深為南東  
一都會自乘輿去汴都抗無閑塞形勢指江若海為固  
而視淮為遠是邦介其間上蔽京邑下壁天塹為百鎮  
雄壘與建鄴廣陵相連衡多事以來備守堅險揆昔為  
盜窟殆非才具全德量偉者天子不輕以符界端平乙  
未夏五月上御便殿顧二三輔臣嚙咨鎮江守臣會曰

惟臣吳淵可上亟命既受詔甫戒塗適御卒歎舉舉大  
守治所洎闔閭邸閣繁牖處一燔之闔闔奔潰意叵測  
公聞叱徒御督舟師布駟易大江若平陸不二日達境  
攬轡勇往直前時狂黨方奮挺刃恣剽殺或離或伍殆  
籍櫛陌不自意公之猝上也睢盱睞睞第第狼顧公氣  
摩其兇誠誘其謔不詳聲色人訖按堵於是大加撫馭  
蒐什伍繁傷憊已責弛征貫泉子根火地舊壤萬室渠  
渠凡絲忽可以慮厥州者罔不用其極一日命其下曰  
民居既植立矣府寺廳事盜民之所也灰燼瓦礫無藉  
若爾何以稱畿輔威何以示大藩尊乃研綜幣幣縮用  
節力想遷齋刻剝沁隱市村於素產而駟牧弗敢舞  
厥真務備於子來而軍屯不空與厥勞心營指授克協

高鳳卷一

卷一

高鳳卷一

卷一

時制始乎宣詔頒春終乎麗譙儀門營翼嚴如廊廡肅  
如廳事雄屹樓櫓蟬鳩前後有堂東西有廳軒曰近民  
閣曰馬門左揭仁壽之名右標道院之目書塾講室前  
後區別更坐昔解次序環植版築剛栗鍊石犀壽自下  
而馬係級益峻由左而右砥祀孔廡合所建置咸無闕  
焉御殿山作卯治所故傳成翼山公因其燬削樂嶧垆  
培塿而寓繩墨焉彪分助峙井井屬屬職乎內則洞直  
闕嚴而璘璣遂靚齋其外則拿關礪礪而錯落雄壘也  
不日而成民大和會屋以程計者凡六百二十五泉粟  
以繕考總一十五萬八千有奇君子曰是役也薄用而  
厚存近舉而遠獲不廢不庫靡輪靡蓋公以天下之  
才而用一州是以談笑拱揖日廢具舉北門莞錦類以  
增重然則弘濟于多難者獨可無材哉夫應變制難化  
應服慎勇也周旋裁處經畫得宜智也保抱携持出之  
湯火仁也三者備於一身又能據此要害興武備作武  
勇為王畿折衝為三方控制計俾隱然有金阜不變之  
實誠足以副天子之所責任真可以稱堂堂都會之居  
才具全德量偉於此可規矣嗚呼是州也由虞夏春秋  
歲剝而下隸吳隸越隸楚曰各邑曰封國曰戰爭形要  
地自吳晉宋齊而來為僑州為留蜀為京城曰刺史府  
曰節度府曰都督府其統隸蓋不知其幾矣為之主者  
迭居迭往且賢且否或久或速或輕或重其遷徙又不  
知其幾矣迨今思之真如傳舍如蓬廬卒莫能與此土  
相消長撫事感懷可以浩歎今營建於煨燼之餘苟無

以登載歲月滔滔來者無窮孰知再造權輿自公哉又孰知公於此邦值時多難經畫貽遠若此者哉故倚據承實以詔求未尚後之人繼此必葺嘉熙元年丁酉十月上濟書

粥局記

全壘田半高下下田南漸兆湖朝掛帆而夕浙籍得歲不為吾邑刊故倍相承憂旱不憂水水患甚於隆興迄嘉定癸未甲子周而復始方幸高田之稔是歲也暴不勝寒後入大減菜亦不熟越明年春啼饑者載道宰居僻門又寂不聞乃二月上幹二三醫生過門始為宰言之宰念先君雲茅居士生平每值儉歲悵無以及人坐所湯田歲豐收穀可百斛輸官給守者之餘下半在且十年或可追承先志因與醫生謀載以歸以是月望後二日即嶽祠空廡春而糜之以與饑者共其始來者絕數百竊自喜日雖多可無乏事其後稍增蓋三月乃盈萬人宰始窘於無繼議所以友人趙若珪王甫聞之慨然踵門而告曰凡吾邑之民所以扶老携幼去其室廬以苟苟合之食者所願更旬餘無死則庶乎麥秋今而棄之是將濟而奪之舟中絕而絕之綆也而可乎宰曰力竭矣可若何王甫曰若然何不素告我乃自振廩耳為書圍封之又為書博封之以請于御之好事者未幾錢穀沓至乃四月朔更端俾場者增窺奔走者增員史執筆以書而受給不欺閣執朴以徇而去來無壅又所用米皆精粳自平時中下之家不能有乃今以食飢

者以是遠近傳流來者至萬有五千每捧食執飲者至必舉首仰天三扣齒而後敢食迄十有五日大麥實乃已既事王甫謀伐石識姓名以旌施者宰自念知顛末獨帶故不俟其請而為之書昔在漢末呂士鄭泰等避寇出關道遇獨行者秦等欲與俱蕭子魚不可既行而其人墜險眾欲棄去子魚曰已與俱矣又可棄乎卒全而歸之疇昔之事輕舉而不要其終宰固有愧於子魚若王甫之為義豈直子魚比哉至於王甫之意決於此一鄉之人應於彼與得之所見所聞者力所可至比不謂而獲此豈智力所及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尤於此驗之謹以施之先後序列下方而述更端之意

冠諸篇首云

高風卷一

十一

潤州先賢錄高風卷第一終

潤州先賢錄 忠節卷第二  
唐扶陽郡王桓忠烈公



贊

大哉扶陽 紅紫不分 頽波橫流 不誅祿產 中更播遷 自昔忠孝 彼汚旣彰 丹青不磨

安成吳節 為唐柱石 公辨其色 公正其極 異遺主礫 卒死誣峻 美不並立 吾明益徹 永顯忠烈

唐書列傳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卹于初厚為禮尋擢監察御史累遷中丞長安中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執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繆橫陰苞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極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候時為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獲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為逆子君在臣圖位為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奏彥範為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楊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於是彥範敬暉為左右羽林將軍為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秘計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士皆謀時武后慶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等廡下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暨子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性天皇棄群臣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群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及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



絕天下之幸后乃卧不復言明日中宗復位以彦範為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戶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妹喜曾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之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軛絕路且以陰乘陽適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遠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杜稷為重今皇后無居正殿千外朝深居宮掖脩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諸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與諸執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泄慢占臣虧替

忠節卷一

臣謂興化致治以康又國家者難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屬昏狙左右不能有所納俄墨敎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監以孔穎達為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太后街志慮不利諸武而帝后雅為帝寵畏且三思與烝乱由是朋說帝中未幾寵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帝后屬籍錫金銀錦繡皆以鐵券恕十死今

朝朔望尋出為洛州刺史改濠州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逐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上變乃貶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已寶州司馬崔玄暉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勳封三思又疏帝后隱微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彥範革為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鞠狀物色其人承嘉即彥範弟暉東之怨已玄暉暴訕搥變內託廢后而首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執奏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為仇家誣讞請遣御史按實卿裴談請即誅斬家籍沒帝業嘗許以不死遂流濱州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擢承嘉紫衣祿大夫襄武郡公后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談刑部尚書

忠節卷二

而貶朝隱三思又誣節愍天子請夷彥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湜計遣周利貞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即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彥範等並追復官爵賜實封二百戶還其子孫謚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暉玄暉東之怨已勤勞王家皆配享中宗廟建中三年復贈彥範為司徒暉太尉玄暉太子太師東之司徒恕已太子太傅考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畧居若不二張也東之勒兵景運門將逐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去範不歡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為天子籍手季昶嘆

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帝后反盜朝權同  
 功者嘆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為英王故  
 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  
 告其母母曰志幸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福業  
 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苦州參  
 軍欽元禮家吏捕得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  
 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為毋祖雍  
 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泣然祖雍怒  
 曰彥範等乃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愛  
 色何邪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  
 則已如獨殺襲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瞑祖雍色動握其  
 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襲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為察  
 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忠節卷二

非椽秦王器之嘗引與議達成事方慶辭母老矣丐身  
 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為彙城令彥範弟玄範官至常

忠節  
 宋開封府尹東京留守宗忠簡公



忠節卷二

贊

金華王栢

雙龍退驥 風埃帝邑

秉鉞齋壇 揮涕戮力

天聲外揚 臣姦內抑

忠憤莫紓 孔明祖邀

宋史列傳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系出南陽漢汝南太守資之裔五代之亂其祖避地江南子孫因家于潤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夙興有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鄆延徽澤與邑令視河歸徽至澤適喪長子奉檄還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惠卿辟為屬官州龍游今民未知學澤為建康庠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調

晉州趙城令下車請井縣為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符得旨市牛苗澤報曰方時疫薦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街以間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澤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耶此庭以辱君命手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

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麻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宿廟枵然澤至懸城壁後陞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洛磁趙相五州各畜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余入破其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全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燕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眾不從迺自將兵趨度道過北兵遣蔡光弼張德英擊大

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若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撤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贊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瀆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撤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納知興仁府曾林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泮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泮使

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  
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濶先遣二千騎往援  
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  
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  
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  
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  
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卒知必死無不一當  
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  
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  
則危矣乃募徒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  
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  
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  
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獲金人歸路邀還二  
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  
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  
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  
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  
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  
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僞赦  
或啓姦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又上書言  
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  
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用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疏  
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  
私僞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

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  
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  
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  
天下陛下當統統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  
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  
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  
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塵臣意陛下赫然震怒  
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人號  
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檄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  
蒲解者是撓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  
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擒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  
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關李綱言綏復  
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  
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  
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今  
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  
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  
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  
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  
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  
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丁進  
王再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  
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  
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

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工商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為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規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設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憚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然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規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今遣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扎諭澤免縱遣之言者附潛

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為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而特相恬不為慮不備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恢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沿河鐵次為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皆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听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乘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特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而

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為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將固有心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諛隨以獲罪矣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為是乎獲罪矣者為是乎今之言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豈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

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耳今據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冠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冠準然不敢不以章聖聖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為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請將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去二年金人兀朮自鄭抵白沙去

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統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粘罕唱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閣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苦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劉衍遂金人復入滑澤遣張撝往救之撝至滑眾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

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熱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葉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

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勸計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賜諡忠簡澤始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凌河刻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什五而中原不復守矣頴官終兵部郎中復墓田記

古之有盛德大功於世者其祀典常與天地相終始而鬼神寔司之蓋天理在人心不容泯也是以忠臣烈士英風凜凜昭灼今古非唯當時慕之而數千載之後能使人感動興起嗟乎生為忠良死為明神理之常也予

見宋宗忠簡公澤墓田在鎮江京峴山其墓田林木剝坤既蹕不遂湮沒若神人扶持之者良可敬也嗚呼胡虜入中國致靖康之慘極矣宋太祖有天下太宗真仁繼之百五十年涵養生息措國勢如泰山磐石至神宗用王安石國祿潛耗至於徽宗以侈靡促之童貫喪師以啓戎心再犯國都而鑿與蒙塵邦昌僭位天理民彝斷喪無幾唯宗澤起自河北義兵都總管留康王于磁州差軍衛南上書勸進高宗即位趨行在帝壯之命知開封府京城留守澤招集義兵得百餘萬山寨效順復數十萬方剋聲大振而病不可起矣嗟夫宋之再造宗澤基之宗澤之生死繫中原之存亡宗澤在則義兵至一百八十萬澤亡則義兵盡散澤在則化叛逆為王臣

澤亡則王臣變為賊矣是知澤之生死繫宋之輕重其忠義貫日月心膽烈金石志吞逆虜奈力不逮回鑿之既二十四上而國賊中沮之感激而死宜其得已哉使澤不死岳飛生存金之為全者可知也今郡守劉公辰濫政之初見其墓蕪穢不治募田為寺僧所侵即奮然復其故物勒石紀功凡歸田四十八畝三分二厘四毫地一十四畝二分七厘六毫草灘一十二畝五分山六十畝六分七厘二毫重命龍華寺僧守之歲奉祠祀作文叙其顛末其規模措置頗詳具云邦人凌澗復建碑於寺以紀興復之由以昭劉公之德且來徵文子謂非忠簡公之忠義不能遠丘滿千三百年之後非劉郡守之明昭前烈不能復忠簡三百年之經紀雖然是豈人力之可致哉天相之也夫國家之理亂繫于天而人臣之忠義懸于天劉公此舉非天而何故余假天以彰劉公之績以勸世之為政者知所本云

墓碑

奉議大夫前左春坊左庶子全華鄭濟

矣精中否宋運至靖康之世王室再造謀國之臣爭土地於敵人之手忠簡宗公尹京握兵之日在垂老忍死之年不為敵人之強為可憐唯視人心不去為可恃奮臂一呼轉盜賊為王師百萬之衆悉集麾下狄虜挫衄叛亡歸正中國夷狄之分若可相安何天之生才難為公後之維天方假狄祿未欲一夷夏當時中外悉以畫江守淮為計唯議和之恐後中分之勢隨之而定公死

不可復生忠魂義魄不返故鄉旅葬長江之上雖橫屍地下公之精誠所感英靈所集猶可以軒禦封疆宋再立國偏安南服倚長江以為天塹者一百五十年是又豈非天意乎公以元祐六年進士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三令政和三年改知掖縣通判登州初朝廷謀夾攻契丹與女真結盟海上公慮首禍出言忤得幸用事者羈置鎮江久之以知恩叙復監酒因卜居焉當時全人將南向廷臣列薦假公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以名不正請更為計議使俄又以其過於剛方說不遣會選易和北帥守乃擢公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和閣修撰公至撫懷疲民且戰且守與邢洛趙相四州聯絡相應思陵以親王入質虜廷洵磁公力諫止之既

而建幕府授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帥京城受圍日久公率義旅轉戰而東尋以公為徽猷閣待制公屢陳方畧勝兵大集而公言不用勤王之師合而後去卒無至者二年之間二帝北狩邦昌僭逆及思陵即位南京之時公與李綱同入對論國事慷慨流涕言無不盡汪黃中阻曾不能少留以龍圖閣學士出知襄陽府上章不輟請亟還舊京上覽奏改知青州及開封尹開李綱奏統服故都非公不可命知開封時公已年六十九矣及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府尹陞資政殿學士義旅之眾至是有統公威望素著民情頓安招集冠兵及於百萬京城四壁置使相集糧形勢立堅屯二十四所連結河南北陝東京東西諸路忠義悉聽節制狄兵尊憚不



敢稱名開封內外市肆之間物價廉聚漸如承平唯待  
乘輿還關出師渡河公身任中原興復之事戰勝攻克  
敵兵遠却舊疆之復指在目中章疏之上累至二十字  
執忌公每格不報義旅失望師徒解體於是虜騎長驅  
中原一民尺土皆非宋有宋室不競繁公之存亡所言  
習兵儀真破江寧控扼之始謀楚人城郢以偏霸割據  
為可比者可謂深切著明矣祖宗養士之效得民心之  
深不能勝倭倖之衆奈之何擇日還京之詔雖下及時  
乘鏡之勢已去公之憂憤積而成疾潰疽流血倣至易  
箒遺表之泪未乾渡河之呼已絕古人悲痛果人乎果  
天乎公子類若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繼父任不可得  
為杜克判官克反公所為類爭不從持服而去公諱澤

忠節卷二

十七

字汝霖其先娶之義烏人魏宋建炎二年先曾拜公門  
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遺表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  
卹典初行用侍從恩數進四官後以通議大夫告其弟  
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立廟于鄉邦從祀于邑庠有司著  
為彝典舊記云墓在鎮江京峴山今為丹徒大慈鄉汝  
山灣之原自昔建佛廬為雲臺寺以守公墳祠堂又別  
約以截廟像是郡營宮之祀先賢公亦在列宋元以來  
更歷既久墳地不治寺屋亦移置它處當今洪武三十  
四年公之同里劉侯辰來守茲郡治民禮神報政稱寂  
凡所以樹立名教者知無不為率僚佐召父老揖拜墳  
下汛掃薦奠親祠宇之傾移考碑碣之湮沒問之遺民  
民不忘求之去僧僧復來推詳按寔復其山林伐石重

表神道種樹加護封域移文于朝貽書于家俾其子孫  
重至展省著存孝思歸以先業改建祠宇凡若干楹環  
墳之山凡五十二畝仍俾寺僧守之俾其子孫著名以  
隸于籍焉侯之景仰先哲表章前烈可謂達思孝之本  
知政治之原矣嗚呼公之謀國用武死於忠憤而葬江  
上岳武穆知遇於公將兵敵愾死於仇賊而葬江南趙  
忠簡公後同公謚身都將相死於斥逐亦返葬江北所  
謂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者夫人道尚明  
神道尚幽三公謀國復封疆不能同列于中外不得同  
信其志後乃共徯社稷於沒身以終宋室三百年之運  
嗚呼何莫非天也亦何莫非人也公之勲烈赫赫乎振  
耀於其前公之名義昭昭乎暴白乎其後又何其愈久

忠節卷二

十八

而愈無窮也嗚呼盛哉侯繕治公墓且將樹麗牲之碑  
補其闕文以濟亦黍鄉里後學請有所述濟以學識寡  
陋不敢輒諾侯言至再三濟以成美盛事不敢終辭謹  
論列而銘之其詞曰  
烈烈宗公大節英風誓以生死與國始終公昔為州  
起應朝聘使節未降遽已改命剛方而斥擯之戎區  
單騎就道出而守磁民聞公來遐邇響應義旅奮起  
辭直氣勁太原不守兩河帖危磁當其衝戎車四馳  
親王出質幾蹈虎口扣馬請還公為殺後王在行間  
危言沸騰公率義旅履水渡河先驅無援勤王不集  
公來帥閭閻毀構厄民心可恃狄欲無厭國莫振弱  
孰究公言城下行成宗社之耻有兵不戰大難不已



莫匪王土莫匪王臣二帝北狩中原陸沉狄騎衝突  
無所顧憚橫潰不障乘輿不返額頰都城留守尹京  
師徒有統戰守有兵播撒聲猷登翼炎運公寔啓之  
以定國命爰積器備糗糧藁芻以守以戰士馬嘯呼  
黔黎輯柔蒙震懾王畿千里置之衽席人心不去  
天道不違中外戮力興復可期見幾乘時身當其責  
朝無成命公有遺策梁木其壞山岳其摧公不可作  
三軍慟哀明神天遊上顙帝所英魂在地下扞邦土  
長江浩浩高冢崇崇天塹之外狄不敢窺生之不淑  
非公之志死之不忘唯公之義長淮大江天限北南  
京口孤冢為生死閔時移運遷宗社已登邦人未思  
不伐宰木劉侯守邦騰拜幽堂昭夫清績首茲永歲

故鄉後人前代先哲景行仰止執鞭不及新祠奕奕  
穹碑巖巖松阡鬱鬱邦人共瞻公名之盛公績之偉  
江流不息何千百祀

弔忠簡公詩

金華王禘

巖舟大江口矯首京峴山山色近目睫洩雲護層巒吾  
卿忠簡公丘隴在其間嗚呼靖康亂九鼎紛播遷連炎  
既南狩國事已艱難公方任社稷百戰心力殫神州將  
全壁抗疏請迴鑾大誼表日月裏言披膽肝誰歟獨何  
心忍使棄中原星殞孔明死王業遂偏安淮留忠誠節  
宇宙垂不刊遺墳托茲土孰敢樵牧干客塗有程期無  
由拜荆管遺武幸可踏英風香難攀天昏白日落凄然  
洒清襟

忠節

宋贈秘閣脩撰陳公



林其

忠節卷二

二十

自贊

生本假借

誰識其真

丹青所寫

非吾精神

天地使我

與物為春

終當有歸

高閣麒麟

漫塘劉宰

陳公以布衣叩閣恨不手鋤

奸佞今雖死垂紳正笏生氣

凜凜奸佞者盡少避然不減

段大尉無恙時

行狀

第右脩職郎處州錄事參軍南樸  
公諱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也曾大父諱廣大父諱思  
齊考諱震自五世以來以儒嗣其業皆隱德不耀公生  
而性穎悟有氣局未冠已如成人博學強記善屬文年  
十七朝廷以三舍取士入學與諸生居十年以上舍貢  
于辟雍升太學在太學十五年屢以校定試上舍俱不  
利人或誘以他道進公正色謂之曰吾雖不才必欲取  
科第為親榮君奈何以是汚我耶政和三年朝廷大作  
雅樂命太學生五百人習之有司將按試於廷或謂事  
竟且次第推賞時諸生及縉紳子弟多以夤緣獲預者  
人人有德色公時以齋長預焉一日輒詣長貳白辭之

長貳謂公曰樂成且官矣人咸願預而不可得公何遽  
辭焉曰寧有是事萬一有之吾何以僥倖進身耶同舍  
生力挽之卒不肯預有識者高之俄而奔先君喪以歸  
哀毀成疾終三年不入妻室鄉黨稱其孝服除復遊太  
學毅然有澄清之志每與士大夫論其奸往往怒髮衝  
冠見者為之竦立宣和八年金人寇河北徽宗勅于勤  
淵聖皇帝即位明日詔內外及士庶言時政得失公慨  
然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涵養之地豈無應詔者乎乃  
率在學數百人以上書闕下首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  
乞正典刑以折虜氣淵聖納其言然執政者營救之猶  
未遽出時金人犯京城公在圍城中再上書反覆論京  
等罪惡繼而堇諫亦論列京罪於是朝廷始盡黜而誅

之明年春淵聖方召五路兵以拒虜用李綱師道主  
其事而肉食者偷安畏懦欲為城下之盟沮罷綱師道  
等京師俱罷兵虜人乘我不備詢不自安公曰事急  
矣於是夜復草書黎明合在學諸生伏闕下以進軍民  
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淵聖悟即起二公於廢籍中金  
人聞二公之復用也因遽解去初公之與諸生伏闕軍  
民始相聚以觀俄至數萬奈其書為奸人蔽塞不即通  
軍民因毀闕前欄楹禍登聞鼓其不逞者憤宦官之  
為奸也乘勢鼓噪殺御藥朱拱之等至孫其庸髮公止  
之雖甚力衆怒譁不聽有同舍生前謂公曰事勢如此  
奈何盍且逃死乎公又曰君何言之謬耶吾去則君等  
戮矣碩君等何罪吾今自是頭已在地矣繼而綱師道

出謂衆曰朝廷已復用我總兵矣衆皆識二公丰采遂  
稍稍散去寔靖康元年二月初五日也於是用事者遂  
以脅持君父為名今太學官屏公出學已而王時雍輩  
又欲矯制盡殺太學生上書者賴開封府轟山力救得  
免淵聖復降內批付山曰前日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  
忠義可令還學山同祭酒楊時出御筆率學官請公或  
曰君可去矣公曰吾家貧親老欲由學校取科第今天  
子禮士如此吾何舍學校去乎遂還學久之宰相吳玠  
請以官命公寔欲寵之也公再上書力辭不受夏五月  
因謁告歸者親公既欲以科舉進是歲秋八月應劭貢  
進士舉預薦未行奉親居里閤甘旨之餘日與親舊把  
酒為樂酒後耳熱往往援筆賦詩以自適冬十月金人

犯京城公憂國步艱危至寢食俱廢繼聞京城陷乃北  
向慟哭或中夜興起恨無死所明年夏五月今上皇帝  
即位於南京改元大赦公聞之喜而不寢謂所親曰吾  
今始有生意未幾有旨召公於是知鎮江府延康殿大  
學士趙子崧移文趣公行公聞命戒嚴行李或勸公無  
行公曰新天子即大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聞天  
下之言也有君如此項踵尚奚足惜耶遂就道以棺自  
隨示不求主以害仁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即具狀申  
尚書省不報因寓居神霄宮杜門不敢見賓客聞宰相  
汪伯彥黃潛善議欲遷都建鄴京師人情日益不安遂  
上書乞罷潛善伯彥進用賢相又上書請車駕早還京  
決策親征又論遷都於國家大有利害者又不報公知  
事勢已不可回欲乞歸田里待罪狀未及上私念之曰  
天子以忠言召我若不以微罪行人必以畏禍而去遂  
疏食焚香草書再上之力論潛善伯彥等奸當既上潛  
善以公言逼已迺與宦官康履謀以他事奏請令應天  
府尹孟度追取而殺之蓋康履方怒公在靖康初伏闕  
致軍民殺其帝宋御藥輩而孟度又王黼客也潛善伯  
彥既有殺公意二憾在焉遂置極法公自赴召至行在  
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公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  
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畧施行之方應天府追吏之  
來也公睡正熟寤寐而見之乃徐起更衣索飯語吏曰  
朝廷召我來未曾得見官家爾曾不可無禮容我寫家  
書吏曰不敢遂就食食訖索紙作書區處家事纖悉備

盡字畫道勁有顏柳遺法臨刑神色不變既死面如生  
識與不識之人莫不為之流涕隨行僕夫具棺以殮鄉  
士胡璣為護其喪以歸建炎三年春車駕南幸臨安大  
臣有以公死為言者上始驚悟即命贈承事即仍官有  
服親一人夏四月車駕回幸建鄴道由鎮江叅知政事  
王綯為上言曰昔大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  
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上曰朕方深悔  
過之誠旌盡忠之士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  
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紹興三年再貶南京  
用事大臣復追贈朝奉即秘閣修撰仍與兩資恩澤賜  
官田一十頃詔詞御筆言初王綯既言公以忠死上即  
命賜其家官其子綯退而謂人曰以此見陳公之死非  
本聖心也公被罪之日年四十二其配娶吳氏生二女  
方赴召時吳氏有娠一日晝寢夢白蛇自身外透其身  
驚而覺因語家人家人皆掩之及計音至始知夢之日  
乃被罪之日也遺腹後得男聚族而觀之且悲且喜知  
公之後不絕名曰嗣宗二女長適忠翊即楊中和次適  
潘好謙右迪功郎處州麗水尉皆以公恩澤故公之歿  
也祖母蔣氏卒繼母吳氏年高而家益窶二女未及嫁  
公之配吳氏而嗣宗尚在孩抱乃謀諸姑請于朝令南  
受所賜有服親恩命哀恻者累日始公母蔡氏懷公七  
月而生六歲而蔡氏卒鞠於吳氏公事父母盡孝事祖  
母尤謹而吳氏視之如已子繼生二子曰坦曰南兄弟  
友愛人不知其異母焉公平日與朋友信其於鄉黨恂

恂然宗族姻婭皆得其歡心家雖貧而輕財重義與人  
之急備質衣冠不靳也為文章不事華靡命意立言必  
合風化有詩文數百篇經兵火多不存自少尚氣節有  
當世嫉邪之志當宣和末群奸益用事公知其社稷必  
危嘗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酒酣聯句為樂  
眾皆頽然不能落筆公獨為古詩云飛燕強攬朔風起  
朔雪飄飄洒中土雪花着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寒苦  
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  
聲不忍聽誰肯採擷傳說聞達天上家地行賤臣無言  
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搗雲直欲上天門首為蒼生訟風  
伯天公倘信臣言伶世間開陽閣陰不作難便驅飛塵  
囚下鄴都微急使飛雪作冰流得得東方日出能照耀

坐今和氣生人寰又為律詩三十韻有云山嶽遭埋沒  
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措意類如此  
在淵聖皇帝朝凡六上書今上皇帝臨御又三上書公  
初上書論蔡京王黼等太學八人言殊雖平日與其腹  
心者然亦忌憚蓋以數人者用事日久盤根錯節恐未  
易以言破也公乃曰公等未許我我當斷之於心於是  
閉門焚香危坐默自計曰書上而言幸中朝廷設命我  
以官雖貴且顯吾不受設得罪以死吾不悔如是可也  
繼而諸生見公翕然願從而為終始紛紛矣俄而祭酒  
謝克家司業望之博士孫觀坐堂上克家曰聞爾率諸  
生伏闕奈何俱不敢答至觀則曰太學何蕃蓋所以稱  
於當世者獨以此六館之士不從朱泚之亂而已未聞

伏闕也上書何為公亦不答即長揖而退二公訖無所  
發怒諸生又以是備公故書終得達今往往皆流傳天  
下公初自太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治命  
欲擇地遷葬蔡氏合之志未遂而公被罪以歿南後於  
縣之上德鄉桐村之原得吉卜焉以建炎三年十月十  
四日遷先君與蔡氏合葬以成公之志而公之喪實附  
焉南重惟不肖未為公立墓隧之碑今述公平生事列  
于行狀以備史官採擇云

宋史列傳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傲僕負氣不戚戚  
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  
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  
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  
師成陰賊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勳聚怨於東南王  
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  
初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  
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  
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  
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  
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而論死李邦彥  
議與金利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  
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  
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  
也其庸繼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計不恤國計者李邦

考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枕之仇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披網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使相邦昌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無官猶任大事邦昌等疾如仇讎必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昌等乘等盡勤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時從其請直邦昌等讒賊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昌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昌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即復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紳師道以圖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昌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搥壤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覈禱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

論然後定吳敏欲阻請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大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御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請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獨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塗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而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宋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情地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頌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鄉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贈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已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徹承事即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歲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錢五百緡興四年並加朝奉即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高宗追贈東秘閣脩撰詔詞

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愚於感唯爾東其始特有意於良臣乎絲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

也雖然爾籍不得已不失於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  
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己也通借  
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衷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  
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竟而有知享朕茲意

哀詞

右丞襄陽許翰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字網  
昔潛善相汪伯彥張憲在樞府翰察之網必為諸人所  
危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網得罪翰因  
獨留所去力陳網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網無可與共建  
中興之業者廢網而留臣徒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  
伯彥恐相繼留為上位及網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

交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稱潛善非久二人已處之  
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朕官禁寵樂惡有此事陳東書  
必欲留李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  
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指後陳東歐陽澈也處之  
如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  
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  
潛善故不得相視是伯彥慈皆不復問其本末蓋所與  
聞者也伯彥等但稱歡上威神審斷而潛善至堂見應  
天府尹孟度白事獨詰何以不關政府而遽斬東等微  
示愠色蓋潛善前留本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遂  
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  
首都市一人安跡廟堂者哉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

澈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卒能去然世  
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嬰鱗犯上故深既之紹興三  
年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所未有  
過失不當誦去而方為伯彥潛善所排詠二書請上大  
明誅賞前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城非大元帥心宜  
正其罪而親征之詔揚厲威武期還兩宮保據中原無  
為渡江之計金陵之計猶相人也不可不思三書曰李  
綱謫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前書所陳因深論汪黃之奸  
必敗國事願速去之至屬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  
以死坐咈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蓋慮天子謂其以詠  
已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政及上躬而併殺之以蓋其私  
且謂是皆讒詛均不足信於戲其可謂周於謀已而輕

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下詔褒贈進錄二人之忠  
各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時奸臣謀國之曲折世  
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剛取東書大指如此  
而系以哀詞使後之人有攻焉詞曰  
紛袞縟兮迷國俾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詭與言方  
發兮身夷胡之塵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廟食震方  
憑怒哭杜鬼兮懷悲委墜緒兮嗣聖基申命兮遺黎  
何鄙夫兮聞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是圖違恤  
國步兮安危慘一朝兮曷故殘二士兮不疑使賢相  
方智伏世體解方心離謂國城兮伏闕幾變故方弗  
支不及今兮誅劔將敵衆兮為奇乘新造方惕慎寧  
一忍兮衆是疑嗟仁聖兮本心豈贖諫兮縱非當箱

號方擊擊使寶慈方傾移知名惡方委遠云聖斷方  
若斯彼蒼蒼方匪天乃詭誕方敢欺臣作君方惡家  
毀陰機香方莫後執簡方何人尚有考方余詞  
恭披詔書哀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丞相李綱

哀痛繪言酒帝章賜金贈秩喜非常無心聖主如天地  
着意奸臣極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  
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南軒豈自傷  
憂將歟論叩楓宸不為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寧論盧杞  
恨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決心應了忠義千年筆有芬  
一芥草節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常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

幽函詩事觸龍鱗血沾斧鉞雖因我心在宗挑獨許身  
宿草已深難以恸臨風空有淚沾巾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辨蓋寬饒幽冥我已慚良友  
忠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遙看雲香新阡何處草蕭蕭  
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付大招

公遺文

答趙迺康書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于判府安撫延  
康閣下自閣下下車以來東村野跽伏曾未遑修進謁  
之儀一展桑梓之敬憐息之罪復何所逃方此恐懼忍  
蒙專价更頒示公牒并賜之書東拜命感激愧無以當  
伏念東生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讀書畧通

大義不甚解也於時事一無所長惟愛君憂國之心憤  
世嫉邪之志出於天性不可強而奪年十七八先君子  
命事科舉將學校欲令以學官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  
六年矣東謹守嚴訓踈踈際際不悔也宣和七年冬孝  
慈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虜犯順朝廷艱危宗社之  
勢甚如累卵東在太學為諸生親親國難不勝切齒刻  
骨蓋其所以致禍之端深知備見抑鬱於胸中有日夫  
於是合在學生千百輩扣閣一吐之凱禪新政之高一  
狂妄之罪至於再三理合誅夷賴國恩寬大赦其死  
朝廷既又命之以官東皇恐失措循墻走避辭章屢百  
僅乃獲免旋即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養為世幸民  
已足過望尚復何求日夕北面祈禱國威大振狂虜殄  
滅側耳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庶幾復見太平  
不意朝奸拾惡繼敵為患遂至大變使我兩宮蒙塵九  
廟危殆金枝玉葉墜落虜營奸逆乘勢僭竊大寶天下  
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然  
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忠孝豈  
忍坐視君父之屈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叫地恨無死  
所幸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人獲拜親天  
日之光矣奈何二聖未有回鑾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  
憂苟有血氣之屬孰不願捐軀頂踵為國復耻如東之  
愚何足以為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及席首及微  
賤閣下布宣德意教諭詳復東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  
難之義不可得矣當卜日趨赴闕下少效愚衷圖報萬



一區非毫楮可具旦夕俯伏增墀諸容面陳不宣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七月七日太學生丹陽陳東謹再拜奉書提舉監丞朝  
議閣下即日秋暑伏惟撫部多暇尊候起居百福東伏  
蒙持遣急足速賜書翰并示到照牒一道舉東應詔付  
行在所仍給會子一紙計錢一百千助東路費并差兵  
士三人隨行東恐懼莫知所指東白屋之賤濬倒瓮踈  
涉世迂闊生四十二年矣未嘗脩進謁之儀以干公卿  
大夫頃在太學為諸生時閣下佐官水衡東適有卸人  
校館閣下黃緣邂逅遂獲一望手承然恨未足少款以  
露心腑豈意誤聽以東姓名點汚薦墨乃取東往歲獻  
書之故此猶非敢當者東不肖無狀暗於自揆逢時艱

難輒有所論列狂妄之罪理合誅夷仰賴天子聖仁赦  
其萬死已是大幸豈敢更有他望哉向者少宰吳公嘗  
以區區亦請于上命之以官東於是循墻走避上章抗辭  
至于數四僅乃獲請朝廷蓋哀其誠而諒其無他也今  
豈敢復望以此受知於有位以僥倖進身耶閣下之意  
則厚矣閣下無乃過乎昔孟子所謂近臣遠臣觀其所  
主所為主則賢否可知矣東豈敢貪冒公舉以累閣下  
之賢乎不敢不敢所有照牒錢券謹具別狀頭連粘封  
授來价繳納伏望提舉監丞朝議閣下亦哀其誠而諒  
其無他而俯從之幸甚未有參見之期伏祝為國保重  
不宣

忠節  
宋左丞相陸公



忠節卷二  
陸三

贊

金華宋濂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  
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  
玉雪皦如兮肯汚泥滓  
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宋史列傳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盩厔人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二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問賓主交歡秀夫獨欲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宗其官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樞密院文字咸淳十年庭芝置制准東權參議官德祐元年洛事急諸僚傷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相權至守正少卿燕權起居舍人二

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庭事踈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即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淚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教萬天若欲

未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以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勿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衛王舟中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榜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鼎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崖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挽詩有年

合肥王惠

秀夫初在抗都與廣王益王及太后妃嬪等航海而南至福州廣王即帝位改元景炎後至廣東之峒川景炎崩衛王即位改元祥興遂遷于崖山以秀夫為丞相張世傑太傅天祥少保會張弘範舟師至秀夫見勢既不可為乃取舟中諸器物悉沉之於水仍仗劍驅妻子赴水於是登御舟請上曰皇太后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當為國死遂抱帝俱投水中秀夫文筆英妙凡事皆其潤色紀綱之若賜文天祥勤王詔謂天祥如綱百鍊而愈利如水萬折而必東是已

由閩航海到崖山國運云開挽不還抱主共投深水去  
絕勝俘虜走塵寰

又

郡人郭景星

黑風吹海浪崩騰獨抱龍髯氣拂膺臣子但知全大節  
國家那得再中興眼前兒女誰能顧身後功名足有稱  
猶憶城南秋雨夜一窓曾共讀書燈

又

永嘉俞德鄰

把國天將壓蒼梧雲正愁龍胡垂可挽魚腹葬何憂  
死丹心在千齡王氣收懸知精衛念今古不能休

七朝迷瘴霧一日倒狂瀾天意竟難料皇四不再安寧

甘蹈東海誰忍繫南冠自古孰無死從容以義難

群雄紛慶死一士獨捐生曆數絕難續細心悔復明人

卷二

知念王

天豈禍程嬰淚眼休枯盡他年看史評

句金曹翁

別師游宦去國事又乘桴有地皆周粟無人可趙孤生  
期斷愁足死學抱龍胡遺墨仍留在頽書比得無

公遺文

丹陽館記

丹陽館之所始無可考按郡志紹興十四年朝廷命守  
臣鄭茲建之於時和議既成館是用作中門南向接送  
伴使在東館客使在西館厥後凡奉法御命者皆館焉  
節使者亦如之在郡國諸邑為特鉅屋與歲陳廩廩將  
歷於是百二十有六年矣咸淳五年冬長沙趙公以外  
司農典州顧謂是邦江淮閩浙之所交也四海賓客之

所合也輶車駟騎之所會也而舍於隸人不亦羞當世

之士乎七年春乃一大脩之悉撤其舊而新是園木甃

瓦石厥材孔良孔惠孔時役不告勞暨訖工功與邦畧

等而其鉅也加於昔潰成馳書秀夫曰子之居是邦也

蓋記諸竊嘗稽之周官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嗟夫

此土者之政也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猶及汲焉繕脩

是務褒城驛甲天下財幾何時庭除蕪堂蕪殘過者太

息今州縣皆驛也夫以古人則視館如寢後世則視州

縣如驛蓋學之不講而吏道之衰也久也公共工于茲

能以達之庶以奉之心休而力有餘茲館固舉廢之一

事於厚古之所以創中之所以弊今之所以脩其可以

弗記公名潛字元晉忠靖公之子忠肅公之孫忠肅師

張宣公淵源所漸有自來矣奉議即宜特差克京湖制

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陸秀夫記

潤州先賢錄忠節卷第二終



潤州先賢錄 相業卷第三  
宋右僕射贈司空魏國蘇公



相業卷三

贊

同安鄭霧

導民保終 善親鄉里

建議用刑 必援典禮

渾象之作 前此莫比

隨事制宜 從容中理

又

仁和夏時正

蘇僕射博學敦行自其少時歷官州縣登侍從咸  
克盡心所事清望足以動人信杜祁公所謂不可  
得而親疏者也及觀刑不上大夫之論遂免張仲  
宣於黜以長養宋家仁厚之風豈非識達大體者  
歟他日因對神宗北虜山川人情向背之問其防  
微杜漸之意深矣惜乎悅而不繹卒致挑隙強胡  
馴有宣和靖康之禍惟仁人之言有益於人家國  
用不用而興亡得喪係之恒是也迨公入秉鈞軸  
與呂大防劉摯同心輔政明揚善類布之庶位使  
元祐治理庶幾真仁之朝夫何天不祚宋公既不  
久于位二公亦相繼罷去竟以貶死獨公壽考哀  
榮群奸莫得染手蓋公得其常而二公遇其變所  
以異也史臣稱公享高年考終命適以諫黜張仲  
宣一事証之且謂公多雅德君子之事而然以此  
榮之則二公之不幸豈真有所自致者耶余嘗以  
為非確論也

宋史列傳

蘇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欲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小某產何不言民政懼皆不敢隱遂刻剔夙寤成賦一邑簡而易行主令視以為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諭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紳揚絃令吏部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備不復

相業卷三

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慶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傳為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

教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右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右廟以成追復之道眾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右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為逼矣公亮嘆重遷集賢校理編定書籍頌在館下九年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甘旨融怡昏嫁以時妻子衣食常不給而慶之晏如富弼嘗稱頌為古君子及與韓琦為相同表其廡退以知穎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其甚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乃以時難得之物屬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而可強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卿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以關內諸將分練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鎮運為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間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飢民果乘虛犯長垣戍官吏如頌慮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為縣令殿最法以

相業卷三

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其不為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剝切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巡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大時郡人洶唱使若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頌安靜而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為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命為淮南轉運使召備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官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賂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掘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俾與作以金八兩屬仲宣不差官比技止俸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

相業卷三

四

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黜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黜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為定法又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利務為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聽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從乞與常平衆役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為之屬則事有統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兼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實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藥法制所益者小所

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太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舉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為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即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為襄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廢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俸門一塔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為三舍人歲餘知婺州方泮桐廬江水暴迅舟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毋庸及岸舟乃覆人以

相業卷三

五

為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於之未而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為一婦所始但論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用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致有悔既而婦死元孚慙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統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避知杭州一日出過百餘人京訴曰某以轉運司青逾市易緡錢夜囚書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歸頌密使捕渠領

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召備兩朝正  
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過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北  
人問孰為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  
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  
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為然使還以奏神宗喜曰朕  
常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  
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窺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  
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  
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  
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  
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  
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

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頌嚴鞫  
朴頌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杜後惠文治之非芟穎  
則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  
舒亶糾其故縱貶秘書監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園子博  
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群婢曰博士一  
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毋為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謂  
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至死或謂頌欲寬世儒夫婦帝  
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  
言寬亦不敢論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  
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速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  
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為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  
書數百言伏其罪帝覽奏牘以為疑反覆究實乃大理

丞賈種民增城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  
因人語及世儒惟簿書頌應曰然以是為泄獄情罷都  
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又然每欲用  
卿為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  
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而  
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  
唐制吏部有三敘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  
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  
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陞對神宗謂頌曰欲脩一書非卿  
不可契丹通好又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  
考援但患脩書者遲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  
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日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

書成帝請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  
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  
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  
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  
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  
今五服教嫡孫為祖父為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  
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  
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  
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  
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  
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統者以異為  
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

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選光祿大夫遭母喪帝遣中貴人  
啗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讀  
委國朝典章公裳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  
所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  
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  
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備偏則為  
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  
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渾  
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遂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廡曉  
算術有功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中  
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  
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歷度所次占候則驗不差畧刻

相業卷三

書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頌前後掌四選五年  
每送人改官吏求垢瑕故為精滯頌故吏曰某官緣某  
事當會其慶仍引各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  
吏不得遲毋訴者至必取接續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  
其不服頌必往復詰難度可行之苟有疑則為奏請  
或見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  
去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  
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  
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  
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且越境立  
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族其定而  
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

中書門下侍郎頌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  
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  
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  
御史名敢言既為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為州不可  
爭論未決諫官揚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  
位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從河南  
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官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  
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大臣紛紜常曰  
君長誰任其袂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  
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畢必再稟哲宗有宣諭  
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取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  
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

相業卷三

翁崇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卒年  
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魏國公頌器局闊遠不  
與人校長短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以  
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  
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與人言齷齪不絕朝廷有  
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  
以行藝為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彌  
封贈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後  
鄉貢里選之道範論者題之  
論曰大防重學擊骨鯁頌有德量三人皆相於母右垂  
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  
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足為萬世矜式摯正

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恤於群小遂與大防並死於貶  
士論究之頃獨歸然高年未嘗為姦邪所汙世稱其明  
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事犯顏辨其情罪  
重輕又陳利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於黜自是宋世  
命官犯賊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為多雅德君子之  
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公道文

謝御筵并賜詩表

玉座觀書既盡一經之蘊寶附揮翰福頌四近之聯觀  
白首之在廷貽德毫之眩目捧承以往愧懼交深謝伏  
念臣誦教陋儒類弱質越從憂惠遭值 聖明享治  
天官獲綜銓衡之務侍言商榷參講讀之員伏遇

相業卷三

十一

○ ○ ○ ○ 克德克明舜聰好問率迪祖宗之訓憲章典  
冊之文東學貴仁每詳延而進禮西清訪道速中具以  
忘勞屬演義之終篇因示慈而錫燕群公卿士咸瞻既  
解之懼一札細書洊出非常之賜在臣末至亦荷殊私  
切觀上意之褒稱抑重昔賢之高尚唯堅晚節益厲愚  
衷聖世尊經雖謝下耽之執讀異時休老敢希賀監之  
榮歸始卒之懷殫竭于是

進詩曰

聖學天攸縱宸文日又新因搗鑿牙管分賜挈囊臣玉  
几終經暇瑤宮賜燕辰陋居忘肝食昏藻出絲綸才賞  
唐詞客人稱賀季真開編撮風什洒翰落霜筠措法前  
無古書評格入神良慚孤陋甚獲對寵光頻得異登牀

請藏過繼匱珍護持同始卒戴荷等官是職幸聯管筆  
憂常念負薪惟勤黃卷業仰答大君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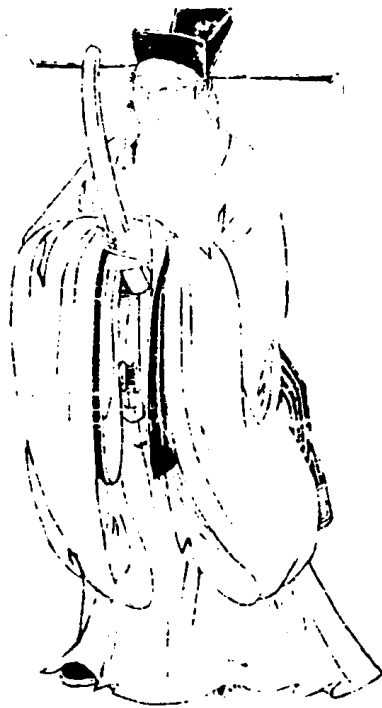
相業卷三

十一



相業

宋參知政事張文簡公



相業卷三

十一

贊

仁和夏時正

侃侃文簡直義填膺由上舍生五中首選遂以知名初入為郎百論當世邪正溷淆以警用事恭儆胡方曰蔡與童公復論止孰聽而從爵賞有防資調有常可濫恩波況及天潢公亦有言宜監往昔恐去之不疾別踵其失奸檜欺君敢言者死惟哲知幾引年致仕堅卧不起胡槍誅不蚤幸公未老進講經遠猷辰告用人致治與周有道願吾君是蹈國用老成尚有典刑置之左右秉鈞持衡時有詔書大極頽弊終言壘壘播昭德意緘嘿因位惟公之耻以私蔽公罔窺大中以言者為諂為忠彼也惜惜吁嗟乎公

宋史列傳

張綱字彥政潤州金壇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敵宗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入對論君子小人溷殺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得志邀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靡背本趨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為法天下有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擠之去主管王局觀久之還致官兼脩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遷著作佐郎屯田司勳即初朝議遣童貫蔡攸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狀不報及金渝盟北京嗣命綱方守四壁旋解嚴詔登俾足月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願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為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王

相業卷三

十一

進剽悍恣睢嘗官以小過違忤遷釘手于門事聞詔綱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者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已數申提刑司歲終校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浩監脩國史者為今試給事中大夫將有以軍中田不均乞不收租朝廷時從之綱執不可會推恩元祐黨籍家有司無限制自陳者遂至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為正自軍興後小人多乘時召亂歷五年而怨家告訐者衆綱謂非所以廣行生之德乞自謙因後有告訐者至令應特轉大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去且

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方丕變其俗  
奈何以令憲故復違舊章詔以吹官命詞舍人王居正  
復執不行命遂寢宣撫使張浚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  
至瑞昌縣令郭彥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後想  
于朝彥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  
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焚而出何以示觀除給事  
中侍御史魏劾綱提舉太平觀進徹獻閣待制引年  
致仕秦檜用事久綱卧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  
為吏部侍郎蒸侍讀初請詩關雎因后妃淑事歷陳  
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之言又曰所請  
析理精詳深啓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  
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為之庶位望既  
重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權吏部尚書時以藝出東  
方詔求直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  
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除參知政事高宗頻諭輔臣寬  
恤民力蓋懲秦檜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切於利民  
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鑲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昭知上  
德意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高宗幸建康  
綱朝行宮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  
之命所在州郡恒存問仍賜羊酒卒年八十四綱篤行  
君子事親孝親沒恩慕白首不棄祖母在堂再乞一妻  
恩回授屢得郊恩皆以官其叔父及群從姪母喪貧  
民穀千斛既而焚券曰吾以代世俗緇黃之費常書生  
右日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奎再請特賜曰  
文簡有華陽集四十五卷善解三十卷六經辨疑五卷  
確論十卷告敵集三卷聞見錄五卷濠洲倡和集八卷  
行于世  
公遺文  
亂後入城  
未復錢塘郡先收鐵篋城妖星隨月落殺氣逐參橫已  
築鯨鯢觀重新鼓角聲大江應好在沉恨幾時平  
再賦  
賊隨寬詔免恩浹大江浮人少餘新市城荒剽故丘瘡  
痕誰共理宵旰獨添憂莫上西樓望黃雲痛眼愁  
南洞  
相業卷三十五  
紫綬金章八十三衰殘不稱舊官衙頌君馮作歸田老  
野服翛然坐碧岩  
潤州先賢錄相業卷第三終

潤州先賢錄 直諫卷第四  
宋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微故閣直學士靜智洪文惠公



直諫卷四

贊

仁和夏時正

逸叟初仕徽廟當王黼蔡京用事勢熾炙手趨附者咸得顯要逸叟獨中立不阿視之漠然所謂強哉矯非傲既而荐登侍從論列時政有古直諫風其曰法行公人樂而氣和不易之言也興祖亦以言事侵在位者善能守其家學陳東誅六賊諫罷李綱言汪黃不可用逸叟劄乞用之信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耶

宋史列傳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者嘗為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廟諱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為國子博士出提舉利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謹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民兵堅守建炎間居母憂以擬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為起居印中書舍人言兵與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

夫豐財若政事之本而節用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舍四通五達而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使孟奭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奭怒命擬攜師擬借封樁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出入自如至是脩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

稽今年幸臨安與王之君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  
先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  
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震  
詔群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  
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則  
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既遠也有自庶僚  
為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院  
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推酷立  
法甚嚴化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管列障公行酷  
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  
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與祖與擬上封事

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温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  
年七十五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  
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之  
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  
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靜智先  
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公遺文

知海州乞召用陳東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已酉臣擬伏見前太學生陳東  
風度曠爽文采賅蔚自其少時已厲名節其心事榮華  
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游空乏專務越人之急朋游  
往往附之頃遺年變慷慨論事務引大體前後數萬言

明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畧施行朝廷命以官東陳義甚  
高懇辭弗受士論佛之今退伏窮巷救水奉親倪首鄉  
舉澹然不撓未易以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蓄積必能  
抗義率士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開為忘年交知  
之最詳恭被詔旨令為士所不敢隱默輒以充賦取進  
止

直諫  
宋工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實齋王正肅公



贊

仁和夏時正

人懷忠憤仕則慕君君行關失可視不言人孰不欲言中懷顧望臨欲有言色沮氣喪惟公敢言當世之特謀論疊見曰古遺直謂聖學在智仁勇謂君德必純乎剛斯言鑿鑿萬古之常公言有本由學而成脫去浮靡以游高明切磋琢磨淵源麗澤師友之資學問之益為高有因必基之厚觀公之德觀公師友

宋史列傳

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樞密副使詔之玄孫後為鎮江府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歷司差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旁求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遺金為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痍窮平兇孽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遂安自標置遂警沽名罷改知安豐軍遷國子監主簿又遷太常寺主簿拜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又言正風俗息奔競又言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為大智近功為遠畧忽臣之言必欺倖倖嵩之於不敗非為國之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惑焉勢甚濶

藥也入對言帝知仁勇學有未至遷右正言尋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取劉光祖為殿中侍御史時奏格擇其關於風化切於時宜者請頒示中外皆從之又請於並准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模明意嚮一心力謹事推審荒今在邊關者六恤歸附精問諜節財用練士兵擇將才討軍實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之遷戶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時暫兼權左侍郎以實章副待制差知遂寧府進煥章副待制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知慶元府改知太平州以論罷進頭諫閣待制知

温州政泉州寧國府以實章開直學士知建寧府以華  
文閣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平  
州後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以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卒謚正肅嘗與同里劉  
宰從黃直卿游其學蓋有所自宰嘗稱遂為文雅健無  
世俗浮靡之氣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  
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  
杖以情毋為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嘗言  
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  
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論曰傅伯成脫與楊簡為時著龜鳴洪守正不阿曾三  
復澹然無競競之心黃嗜若俊於治政表留力請李  
全蓋丞相史彌遠腹心也危殆以通問徐僑獲罪其人  
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焉羅必元受學於積者  
也程公許王遂讓論疊見豈不偉哉

重建金壇縣學記

金壇縣學在縣治東南百步慶元初知縣李君余重建  
求扁於朱文公求記於葉水心而劉漫塘書之閱時既  
久浸以圯壞養士之廩因而侵占者有之移用者有之  
幾於廢鄉校而在城關矣郡給米百石太守吳侍郎淵  
慨然念之益以廢莊逸庵之餘以付有司而莫之治也  
知縣事徐君拱辰聞之曰是不可以余去故急請鄉里所  
敬者劉應龍張介潘用柔王虎文符應辰為學職而五

人者亦請無續食以費公上乃謀撤縣庫而新之徐君  
及新舊丞各捐俸有差寓公大家咸竭力以就事時吳  
公已易鎮當塗賦私錢百萬其季潛以餉事領郡出錢  
倍之由是衆役並興百廢交舉縣有養濟坊在學之前  
南出半為務官廢治半屬富民君舉而直之大治觀  
先門外橋平補舊廢西存表侍即前所立登陵字南出  
為明德坊別求吳公書規模氣象軒豁呈露增東西廡  
視舊為高繪畫從祀開治四齋前後直舍以居縣官而  
處學櫺庫宇處涵莫不有所神祠吏舍移之門外中為  
明倫堂刻表公所書額其上為尊經閣吳公復題以揭之  
後有脩教堂則漫塘所題也東序祠縣令之有德於學  
者西序祠周程張朱之有教於民者九月八日役十有二

重建金壇縣學記

月而成明年正月聚鄉之長少釋菜行鄉飲酒禮徐君  
曰向之所患者縣官不治學事而今既或治之矣顧士  
之來學可為哉屬遂一言發之遂有父兄在鉅不敵而  
徐君益以請遂對曰學莫大於唐虞三代亦莫盛於孔  
孟之時唐虞三代身脩而道行孔孟身誦於一時而教  
行於萬世其功一也而千七百載間道之行者日以塞  
教之明者日以晦洎乎本朝政教彰備始詔郡縣立學  
於是師友輩出而濂溪周子關洛程張子始發孔孟之  
傳以上復乎唐虞三代大行之政教而南軒張子武夷  
朱子益闡周程張氏之秘以遠追乎孔孟之盛則士生  
是時其為學也達而易通其於道也開而易明宜非漢  
唐之所能及而乃拘牽於利欲之私習然於見聞之陋

不惑於異端則移於文墨甚者泊於發策吹料而為患  
得患失之計迄無以收其放而存其良則其退而居其  
鄉也既無以化民而成俗達而仕於朝也復無以尊君  
而善治乃以學校為有司之事課試為士子之業嗟乎  
古人建學造士付之群居以相觀者豈若是而已乎今  
幸周程張朱氏之書所以發明天典民彝者甚厚而今  
也因胡公安國魏公了翁所請舉諸先生以從祀焉則  
即文公之書以達乎周程張氏循周程張氏之學以達  
乎孔孟磨龍黃象之久沉浸穠郁之深又將日進於唐  
虞三代之盛禮義興行人材衆多其退而處也必將有  
以明善誠身其出而仕也亦必有以致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効豈非賢守令所為扶植學校之意哉徐君曰然

直隸卷四

九

遂曰是足以記乃不辭而書

跋脩撰陳公奏藁後

遂伏讀鄉先生脩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  
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裔夷之所以入中國  
而江左之所以興王業焉然切怪夫紹聖黨禍踰四十  
年而忠賢盡矣於炎荒子孫老於禁錮應詔上書者猶  
棄之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於殺死  
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嘗罪一言者是宜忠信  
嘉謨日聞于上群臣萎蕩融散媿媿脂韋視國之休戚  
如秦人之視越聞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於  
刀鋸鼎鑊之在前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切有憂  
焉者也輒書陳公建炎第三書奏藁之後嘉定十五年

四月朔里生王遂敬書

潤州先賢錄直隸卷第四終

直隸卷四

十

潤州先賢錄 德望卷第五  
宋尚書左丞王莊定公



贊

東嘉章綸

學古入官清修淡薄見知名臣歷居館閣抗  
疏論事寔言謬雖忤執政實蘇民瘼乃論  
官制乃論用人兵在循舊刑在舒仁取人存  
本治水利因去邪擯怨守郡博親召入天官  
朋黨是論見矣宰臣復出守郡請老休官孝  
先惟慎平居恂恂確守忠信此其所以得先  
正公之贊美能駐足於萬陣者歟

宋史列傳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  
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琢獨為古文數十篇  
卿老先生見之自以為不及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  
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  
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為罷去父之除密州推官  
簡察自重為歐陽脩呂公著趙鼎所知治平中入為國  
子監直講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引  
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存存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  
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  
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為國史編  
脩起居注時起居注雜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自存  
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聽其  
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脩  
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園立合祭天地為非古當親祀北  
郊如同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群  
臣緣論事得罪或誣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  
材召權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及按者甚衆又言赦令  
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赦官司  
禁誦本防請托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也執政  
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  
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陪築復故又按民虐使官道  
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



言之即日死其後都人嗷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後為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母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有臺寺監之職使相統制不可拘有司自便而隸已成之法元祐初遷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教職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父長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為之既以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諫沮氣諛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觀不當罷諫官四方奏議大辟刑部按比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言此

德聖卷五

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夫先帝然詞律崇經樹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遂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後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能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提兵部確力也至是為確爭之士大夫善其能損怨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楊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塚出賜錢給隣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酌醉鄉黨傳為美談召為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寢熾存為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為黨穎仁宗聖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矣除知

大明府政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存嘗議選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士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婦老燕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寬厚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公遺文

歸京口

倦宦歸來故國春北樓千尺絕飛塵江山雄偉增人氣城壁蕭條類此身眼底交遊隨物老樽前歌舞逐時新十年舊事無人問目送斜陽下廣津

德聖卷五

閑居

行有籃輿坐有輓退身無處不安便族居自買百間屋月賜官棊六萬錢細付平生奚所得獨於諸福享之全十年顯仕何裨補唯乘丹心鐵石然

江上晚晴

四郊雨歇春雲班日先近漏臨蒼山大江云湧瀉空外海湖西來復東還無情物理尚不息人生誰得終身閑和光一世當自釋何用憂愁天地間

新君有客為致假石山作此却之  
乞得琳宮就退閑  
誅茅結宇郡城濬閉門自有林樹秀  
不用辛勤作假山

月夜江上

天無雲霧水無波天水相迷月露和半夜扁舟不寐  
一生清意此時多

登北固

晚登北固頂俯視南徐城廢壘何茫茫山川迥縱橫千  
載誰誰有六朝空戰爭憂氣不可問古墳人正耕

遊焦山

連山擁滄江峭絕視羶鮮由來一氣結殊不儼張煥林  
深鳥聲悅境靜人自遠方吾抱幽介對此萬慮遣

雪齋過段教授學舍

寒雲掩長空歲暮氣慘冽擁褐如君君寒寒在扉開學  
堂鏤詩書諸子激城關管溜懸輕冰風篔簹落餘雪生談  
爐燼微起視突烟絕道勝身厄窮聖賢有餘烈

德望卷五

五

刀景純東歸

晨剪一櫛酒送公汴河梁嘆息不能飲為公歌慨慷平  
生胃懷驚風義往還弗論賤與貴騎馬都城四十年未  
嘗一毫及身計後生不知共笑之踴躍文館霜鬢蓬彼  
談義利口流沫對面不啻山與溪因公東還輒悲咤敦  
厚士風須長者少年流輩輕老人去矣唐山舊林下

別丹徒黃令泗上作

汴流瀉渾黃淮水恬澗養方予西北舟值子打歸漿相  
逢問畏塗嘆息得所往織篋雄南州江山盤氣象平生  
遊從徒乖陽月總兩人性憶所便喧寂不可強君還蓬  
故人為說別後想  
過丹陽舊居

溧汜經故園繫舟欵柴扉破屋他人居昔隣今或非父  
老迎我飲祝我晝歸衣我謝父老言朴拙非所祈一官  
走塵土寔迫寒與餓去卿未幾載頗覺僑侶稀人事已  
可嗟况當白首歸此北練塘水綠楊蔭漁磯有田儻可  
耕誓將父老依

德望卷五

六

德望

宋太子中允秘閣校理石公



德望卷五

七

贊

東嘉章論

少負奇節高世之志不苟合人不屑就仕始遷殿直及尹聲治累官館閣直言政事論及西賊信驗公議秦使籍兵銀魚是賜事若不為慮精設施喜飲自豪大德不序遇人盡歡鮮當其意發為文章勁健之氣此其為人魁傑蓋世雖同人生不與物競名若日星亘古不墜此其所以得文忠公之稱譽乃臨風而隕涕者歟

安成吳郡

奇自堅發秘從幽索匪飛而星匪織而縵歐規范型蘇清梅潔公居其中婉以成德一聯何工萬言何直於時不偶遂混麴藥軒軒令儀落落大節陟司芙蓉飛驟表烈如古至人神存不滅

事實始末

公諱延年字曼卿姓石氏寓居丹陽家貧三喪在淡土未塋友人范文正公遣子兗夫至姑蘇搬麥五百斛次丹陽見曼卿言有三喪未舉兗夫悉以麥舟與之單騎而歸文正公問丹陽見故舊乎對曰石曼卿告以三喪未舉文正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曼卿慷慨有大節工詩詞有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一聯為伊洛中人所稱范評之曰鑿幽索秘破堅發奇高凌虹霓清出泉石祖徠作三豪詩謂歐公豪於文曼卿豪於詩杜默兼於歌其卒也范文正公致祭歐陽脩既為詩以哭之復表其墓二子濟滋皆占籍丹陽今邑之花園石氏其子孫也

德望卷五

七

墓表

宋歐陽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捕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材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

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變然起就之  
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  
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毋求安縣君李  
氏憂服除通判未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  
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在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  
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  
太后事者遂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  
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  
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  
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  
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  
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

德聖卷五

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  
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  
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  
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  
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  
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過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聞而  
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  
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  
既卒之三十日墓于大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  
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  
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  
愈重則其合愈難然與共天下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

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  
故寧或毀身汗迹卒困於無間或老且死而幸一過猶  
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  
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吊曼卿文

前人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萬物生死而後歸  
於無物者替廢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  
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  
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矣猶能彷彿子之平生其  
軒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於地下者吾意其不化為朽  
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焉松之千尺產靈芝之九莖

德聖卷五

奈何荒烟野蔓荆棘橫風吹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  
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而和響  
今故如此更千秋萬歲安知其不穴藏於野與聽聽此  
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繫繫於曠野荒城嗚呼  
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嗚呼悲涼悽愴  
不覺臨風而墮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吊曼卿詩

宋梅聖俞

前時涼師來對馬嘗相揖埃塵正滿衢笑語曾未及雖  
然恨莫親往往開風什星斗交垂老昭昭不可挹獨我  
秋露中豈簡衣裘濕酒盃輕宇宙天馬難羈繫今朝我  
還都但見交朋泣借問泣者誰曼卿魂已歸堂堂豪傑  
姿遂爾一棺哉

德望

宋資政殿學士贈吏部尚書邵安簡公



德望卷五

十一

贊

安成吳鄭

自昔英豪 學存經濟 用之決科  
 乃道之細 卓哉邵公 夙負奇氣  
 屢陳兵畧 抵排群議 赫赫英朝  
 報以國士 煌煌神祖 一如卿計  
 樞府非淹 三州匪寄 一麾不旋  
 奄存美謚 萬古丹陽 高風鮮繼

宋史列傳

邵允字與宗丹陽人幼聰慧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  
 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第一  
 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舉允茂才異等時布衣被召者  
 十四人試崇政殿獨允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  
 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姻家故得預  
 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舉允邵與允同姓耳士遜既不  
 能與直允亦不自言趙元昊叛允言用兵在於擇將今  
 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得長  
 一軍又以老詎能身先矢石哉問起故家恩俸子弟彼  
 安識攻守之計况將與卒素不相附又亡聖甲利兵之  
 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  
 十篇召試秘閣授穎州團練推官安殊為守一以事談  
 之民稅稍輸陳蔡轉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之允  
 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無乃  
 不可乎遂止入為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  
 院張貴妃薨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允累疏罷之進集  
 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允言國之外患在邊園然禦之  
 之術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  
 不可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今有熾火者一不  
 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允請非延及旁  
 舍者雖失捕得勿坐徒為府推官改慶支判官契丹遣  
 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欲俟其及國門而  
 論使之還允請令奉書至柩前使見嗣君從之選為

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至群玉殿英宗訪以世事稱之  
 曰學士貴國器也擢同脩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政欲治  
 國者先齊家頡王且授室額采用古昏禮公主下降不  
 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朴  
 厚輟為諫官矣王出道帝語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  
 建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有諧之者曰先  
 帝大漸時元嘗建垂簾之議御史吳申即論之帝知其  
 妄置不問元自訴曰方先帝不豫群臣莫得進見臣無  
 由面陳必有章奏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  
 則談臣者豈宜但已願下獄考實帝不許特待制以上  
 為帥守每他徙必遣職秩元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王  
 陶勅韓琦吳奎與之辨元詆奎所言頗剛失大臣體奎  
 竟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遇事敏密吏操縱情  
 至前者反覆聞之人或以為勞元曰決是非於須臾正  
 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間惡少年與吏之廢停者  
 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聞訟為之衰止拜樞密副使  
 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計元曰天下財力  
 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  
 矣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  
 不無枵率人心一搖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違信誓  
 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  
 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殺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  
 取塞門地元以為幸人之喪非義也乃止元在樞密踰  
 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

德望卷五

十一

代元而使守長安覺遷劾元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  
 元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鄞鄞基三州薨  
 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賜以舊宅諡曰安簡著  
 興亡論十卷

潤州先賢錄德望卷五  
 十一

潤州先賢錄 文學卷第六  
漢諫議大夫大鴻臚包公



文學卷六

贊

吉水廖莊

業受細君 行感赤眉

禮謹來學 官兼儲師

無惑不解 有賜必施

允矣君子 終始何玼

漢書列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即今浙江餘杭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師也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持賞賜珍玩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卒

七十二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文學卷六

文學

吳侍中高陵侯帝公



文學卷六

贊

同安鄭露

彼美君子

先儒領袖

博奕論誠

箴前矩後

忠直逆鱗

雖死無咎

定吳之志

充塞宇宙

吳志列傳

公諱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好學能文從丞相掾除西  
安今選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宮僚好博奕太子  
和以為無益命昭諭之其畧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  
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且以  
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吳待旦之勞况臣庶乎故  
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  
而好博奕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方野之間勝敵無封爵  
之賞獲地無蕪土之實立身者不階其術微選者不由  
其道求之戰陳則非孫吳考之道藝則非孔氏以變詐  
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  
妨日廢業何益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

文學卷六

朝也竭命以納忠夫然故孝友之行立真純之名彰方  
本大吳受命海內未平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  
明時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  
遠矣和廢後為黃門侍郎會稽王即位諸葛恪表為太  
史令撰吳書景帝踐阼為中書郎博士祭酒景帝喜讀  
書命依劉向故事撰定衆書又欲延昭及博士咸冲講  
論時左將軍張布貴寵用事以昭冲切直固諫止之帝  
曰孤欲與昭等講習傳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  
下奸慝故不欲令入耳布惶恐陳謝且言妨政事帝曰  
王務學業不相妨也然恐布疑懼卒廢其業烏程侯皓  
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  
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昭昭言此家人筐篋中物



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紀昭曰文皇不登帝位當立傳不  
當為紀皓不悅漸見責怒昭憂懼自陳衰疾求去侍史  
二官不聽皓飲群臣酒不問能否卒以七升為限昭飲  
不過二升初見禮異常為裁減或以茶代後更見偏強  
又酒後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誤  
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非佳  
事也故但難問經義而已皓以為意不忠蓋積前後嫌  
忿收付獄昭因獄吏上緯曰囚荷恩無比曾無芒屨上  
報自貶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  
囚見世間有古曆注其所紀載既多蓋無亦復錯謬囚  
等按傳記考合異同以作洞紀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為  
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

文學卷六

五

作澤名物類繁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為位一事  
又有乖誤自忘至賤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  
上之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故先死  
列狀乞於外料取呈內昭冀以此求免而皓怪其書垢  
更被詰責昭對曰誤此書懼有謬誤數省讀不覺點  
汚而華嚴連上疏救昭曰昭值千載得以儒業與史官  
承答天問不能敷宣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  
叙至行不彰昭罪當死然昭自少勤學不倦探綜墳籍  
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昭者  
伏見符瑞累見彰一統之期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宜  
得昭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又吳書當垂千載非得良  
才如昭者實不可使乞教其一等之罪使成書傳之百

世皓不許遂誅昭徙其家零陵

題跋

右常昭傳漫塘叟劉宰為延陵常晰書按吳志昭作曜  
蓋史臣追改以避晉諱志中文繁今頗參司馬公通鑑  
有所刪定延陵故多常姓晰見謂昭裔諱其族甚詳北  
距延陵七里有墓相傳以為昭所葬近歲有欲夷之者  
晰又子兄弟爭之力卒見直于有司今世士大夫以官  
為家有一再傳即不省先墓所在者晰乃能追存昭墓  
於百世之下可嘉也已然族譜獨不著昭行事叟懼未  
讀史者知愛其墓而不知敬其人也故為之書時皇宋  
嘉定己卯立夏日朝請即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張錫題  
類晰與兄旦立石

又

文學卷六

六

昔伍子胥諫吳王賜劍死曰必植吾墓上以梓今可以  
為器挾吾眼掛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自  
古忠臣義士之存亡其關係人國家蓋如此吾觀孫皓  
初立為吳主發優詔恤士民振貧乏出宮女當時翕然  
以明主稱之未幾羸暴驕盈首殺丞相濮陽興王蕃萬  
賊留平樓玄之徒皆相繼就戮剝人之面鑿人之目無  
所不為正士摧方庸夫苟媚氣象大非前比常侯昭之  
在當時宜若可以見幾而作矣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  
射為侍中為國史皓之所以待過侯者尤得寵異常意  
可藉是以行其所學焉耳忠者禍之招才者忌之府皓  
喜人言符讖侯則折其祥瑞之問皓追謚父和曰文皇

帝侯則不肯為其作紀是以橫怒而致誅嗚呼斬君子之昧鎖直言之氣而國亦隨之矣面縛與櫬屈膝降晉是雖皆武貴而爵之然皓之生萬不如侯之死故雖死矣至今禦碑猶有生氣墓在延陵季子之側十有餘歲子子孫孫家傳世守又不止於墓梓可以為器而已皓之立權安在哉皓之子孫安在哉吁視世之負國委屈以苟其生者大不侔矣司空圖曰天復儒學儒祀而家秦坑儒邢儒坑秦邢吾於侯也亦云景定四禩夏五月奉議即差知平江府吳江縣事周宸時書于垂虹之清簡堂以附于侯傳之後

又

程迥繫秦獄上諫字而獲免常弘嗣為吳囚獄者史而竟誅始皇囚帝王之罪人猶能以字畫免迥於死弘嗣以博學見殺是皓又始皇之罪人也皓骨反矣弘嗣之墓其裔克保於千載之下官不敢夷故不敢樵死者有知自以為何如也皇末咸淳三年歲在丁卯金陵吳琳題于文清劉公漫塘先生所書常侍中高陵侯傳後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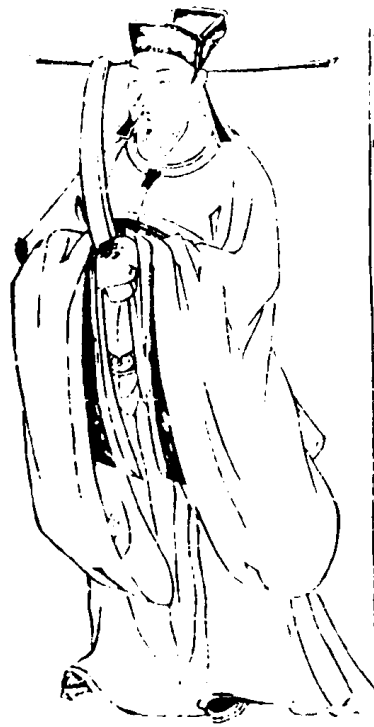
有共侍中高陵帝羨以直諫蓋節著稱三國志千載如生墓隱在潤州延陵子孫世守之攷之矣遠孫物所次家譜漫塘先生所書吳志羨傳又證諸京口圖經郡摩祠設蓋信羨為是邦名賢無疑也今夫學士大夫自顧蒙肆習則知羨為儒宗領袖矣走何庸賢獨念羨之嫗節脩能奴隸咸知歸敬若迺崇尚扶植使其弱子單孫

被風雨如山之安子以保護松檟俾勿壞是獨非賢守令之責哉昔賢遠矣求如侯墓與子孫俱亡恙者蓋寡詎容忍諸開慶改元中秋日秦郵龔渠敬觀漫塘真蹟并以歸之州蓋自策勉益大其宗以需聖時蒐訪求之盛可也

文學卷六

文學

唐封常山縣公燕昭文館學士馬文公



贊

吉水廖莊

晝樵夜讀

登第中科

彼邪陷正

我法不阿

中外咸宜

裨益良多

脩書雖殞

謚文不磨

唐書列傳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桂韶既還辛苦貧無資  
 晝樵夜採然以讀書豪俠恒晒之權進士第又中文學  
 優贍科拜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譖  
 滴嶺表太僕崔貞慎饒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  
 貞慎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  
 不從曰貞慎錢故人為得罪以為謀反則非昔彭越以  
 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下宜  
 坐幾閭之人且陛下標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  
 心既付臣按職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  
 宰相李迥秀藉揚之勢故教懷素劾罷之轉禮部  
 員外即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數取實  
 才權貴請不能阿撓摺中書舍人內洪奉為脩文館  
 直學士開元初為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燕昭文館  
 學士駕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為長者玄宗詔與  
 褚無量同為侍讀更日番入既扣關有舉以進或行暮  
 還聽乘馬禁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  
 秘書是時文籍盈漫紛雜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  
 宿學巨儒就校綴缺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  
 詳編纂遺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秘府詔可  
 即拜懷素秘書監乃召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  
 直五國子監尉玄默陸渾丞吳緯秦泉尉常述扶風丞  
 馬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彥直臨汝丞宋辭王恭陵令  
 陸紹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放踐殿柱射解崇

實四門直講余欽進士王愜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  
 果邢州司戶參軍袁師海州錄事參軍晁良右率府胄  
 曹參軍安嬰陰陽主簿王灣太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  
 部撰次表獻從弟秘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  
 字懷素春秘書少監盧備崔衡為脩圖書副使秘書郎  
 田可封康子元為判官書未成會懷素卒帝舉哀洛陽  
 南城門贈潤州刺史謚曰文樞舉還御里喪事官辦懷  
 素卒後詔秘書官並就脩書學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  
 出無所統一踰年不成有司疲於供給太僕卿王毛仲  
 奏罷內又詔右常侍褚無量大理卿元行冲考黜不  
 應選者無量等奏備撰秘書宜得大儒統治詔麥行冲  
 等總緝八年四錄成上之

文學卷六

十一

文學

唐鄆州刺史許先生



贊

文學卷六

十二

同安鄭霧

心上經綸 古今奇絕

睦鄆二州 一試而輟

蹇蹇貞厲 怡怡愉悅

丘壑雲林 江風山月

事實始末

先生名渾字仲晦丹陽人太和六年登進士第為太平縣令後拜監察御史陸鄂二州刺史以詩名杜牧之嘗寄詩曰終須接鷲鷲霄漢共高飛蓋以遠大期之也匪特能詩而已嘗居丹徒有別墅在丁卯橋會稽陸游詩云裴相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老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作午橋有丁卯詩集二卷行於世

詩集序

金華王璿

晚唐詩人彬彬輩出名家當時傳誦來裔可謂甚盛比年以來學者惟多宗許鄂州其故何耶豈非絕類離倫可以則而象之也嘗觀杜牧之寄許詩曰薊北鴈初去湘南春又歸水流滄海急人到白頭稀塞路盡何處我

文學卷六

然當落暉終須接鷲鷲霄漢共高飛玩味是詩可以知鄂州見推行宰相期以遠非止於能詩也審矣何怪後學晚焉率必欲追其雋軌哉惟昔鄂州自紀其篇目多至五百而今之書肆見於板行者總踰一半同志之士每恨莫窺其集之全也信安祝得甫好學不倦尤篤志於詩一日從容訪舊偶得鄂州類藁若干卷復旁搜遠紹幾足五百之數吁其勤擊矣亟命鈔梓將以廣其傳謂唐曰牧之之作所以期待鄂州者實而不華倘大書深刻以信後世彷彿一序矣子其贊一辭以載成編之歲月而不假乎其他也唐謂鄂州句律之精微學詩者當自得之若夫青黃棊尊或得以戕木之性抑璿非其人也曷敢妄加藻繪以來躡易之譏邪得甫曰然遂

書以識曾大德丁未仲春朔書

先生遺文

登洛陽故城

禾黍離離半野蒿昔人城此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鴉噪暮雲歸古堞鴈迷寒雨下空壕可憐綠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

金陵懷古

王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楸梧遠近千宮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凌歊臺

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蒼山出

文學卷六

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便作萬年計巖畔古碑空綠苔

驪山

間說先皇醉碧桃日華浮動鬱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迴雲卷珠簾劍佩高鳳駕北歸春寂寂龍輿西幸水滔滔娥眉沒後巡遊少瓦落宮牆見野蒿

凌歊臺送韋秀才

雲起高臺日未沉數村殘照半巖陰野蚕成繭桑柘盡谿鳥引雛蒲稗深帆勢依依投極浦鐘聲杳杳隔前林故山遙憶故人去一夜月明千里心

咸陽城東樓

一上高城萬里愁秦陵揚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沉閣

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  
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

送蕭處士歸維山

醉斜烏帽髮如絲曾看仙人一局棋賓館有魚為客久  
鄉書無鴈到家遲維山住近吹簫廟湘水行逢鼓瑟祠  
今夜月明何處宿九疑雲盡綠參差

京口寄友人

吳門烟月昔同遊楓葉蘆花並客舟聚散有期雲共去  
浮沉無計水東流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  
何處相思不相見鳳城宮闕楚江頭

晚自朝臺至韋隱居郊園

秋來鳧雁下方塘繁馬朝嘉步夕陽村逕繞山松葉暗  
柴門流水稻花香雲蓮海氣琴書潤風帶潮聲枕筆涼  
西去磻谿猶萬里可能垂白待文王

四皓廟

桂花松暖廟門開獨瀉椒漿奠一杯秦法欲興鴻已去  
漢儲將廢鳳還來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蒼蒼半綠苔  
山下驛程南窳路不知冠蓋幾人回

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

葵水西來天際流感時傷別思悠悠一罇酒盡青山暮  
千里書迴碧樹秋日落遠波驚宿鴈風吹輕浪起眠鷗  
嵩陽親友誰相念潘岳閑居欲白頭

卧病

寒窓燈盡月斜暉  
馬朝天獨掩扉清露已彫秦  
甸柳

白雲應長越山薇病中送客難為別夢裏還家不當歸  
唯有寄書書未得卧聞燕鴈向南飛

竹林寺

騷人吟罷起鄉愁暗覺年光似水流花滿楚城傷遠別  
蟬鳴蕭寺喜同遊前山日落松杉晚深夜風清枕草秋  
明日分襟又何處江南江北路悠悠

嘗與故宋補闕秋夕游練湖南亭今復登賞滋然有感

西風渺渺月連天同醉蘭舟未十年騰鳥賦成人已殄  
嘉魚詩在世空傳榮枯盡寄浮雲外哀樂猶驚逝水前  
日暮長堤更回首一聲隋笛舊山川

題崔處士山莊

坐窮今古掩書堂二頃湖田一半荒荆樹有花兄弟樂  
橘林無實子孫忙龍蹄曉洞雲猶濕麝跡過春山草自香  
向夜欲歸心萬里故園松月更蒼蒼

文學  
宋國子監直講焦先生



贊

吉水夏積

吾嘗夷考行於先生蓋已有得於篇卷之舊能勇棄舉業於當時反諸經術而力究皎如寒冰在歐門而見推嚴於臘雪化導呂器而有就此其上有所傳而又下有所授今觀遺像之儼然孰起敬之敢後

事實始末

先生名千之字伯強丹徒人嚴毅方正歐陽文忠公勉以棄去科場文字專意經術呂正獻公通判穎州歐陽公道和州事先生客文忠公所正獻公見而招延之使教諸子時呂榮公希哲方十餘歲先生不少假借小有過差即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希哲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辭色其化導之為如此故榮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宋嘉祐中舉行義赴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賜出身為國子監直講歷知無錫州東坡蘇公嘗有與求惠山泉詩云赤泥開方印紫餅截圓王故人憐我病窮籠寄新韻

送焦千之秀才詩

歐陽文忠公

焦生獨立志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相家子急義勝華寵焦生得其隨道合若膠擊始生及吾門徐子喜驚踴曰此難致實一失何由踵自吾得二生繁榮獲双琪奈何奪其一使我意紛葩吾嘗愛生材抽權方鬱翳猶須老霜雪然後見森竦况從主人賢高行可頃竦讀書趣簡要言說出雜冗新文時我寄度可編煩莖

伏日贈徐焦二生詩

前人

徐生純明白玉璣焦子皎潔寒泉水清光瑩爾互輝映當暑自可消炎蒸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樹古木陰層層

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俸優食飽力不用  
 官閑日永睡莫興不思高飛燕鴻鵠反此愁卧憤蚊蠅  
 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可勝清泉白石對斟酌  
 巖花野鳥為文朋崎嶇澗谷窮上下追逐猿沉爭超騰  
 酒美賓佳足自負飲酣氣橫猶驕矜奈何未離纒幾日  
 蒼顏非舊白髮增種歡徒勞歌且舞勉飲寧及合盃升  
 行措服股旋看物坐見樓閣先愁登頭輕目明脚力健  
 美工志氣將飄凌只今心意已如此終意事業知何遜  
 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憎

文學卷六

六

文學  
 宋贈敷文閣學士洪先生



文學卷六

六

贊

同安鄭翳

好古博學 才華蓋世 微名智囊  
 物輒露利 行或沮焉 立言著書  
 有功道學 君子之儒

吉水夏積

自從幼學之時解悟中庸之理以是  
 見於壯行固宜其能憂國而如家愛  
 民而如子若夫著述之多文沒世而  
 猶存者是特先生之餘事而已



宋史列傳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政和八年登進士第為湖州士曹改宣教即高宗時在揚州廢事草創選人改秩軍頭司引見自興祖始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為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藝祖為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為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為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為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興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陂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徒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槍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興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春秋本旨二十卷周易通義二十卷古易考議十卷古今易總志三卷論語說十卷左氏通解十卷孝經序讀一卷聖賢眼目一卷補註楚詞十七卷韓文辨證年譜各一卷杜詩辨證年譜各一卷黃庭內外經註二卷關里系一卷行于世

先生遺文

論楊維反離騷

楊維所以讓屈原者如此而班固亦譏其露才揚己類之推又病其顯暴君過愚嘗折衷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裏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佔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又曰審武子邦無道則愚而仲山甫明哲以保其身今原乃用智於無道之邦以虧明哲保身之義亦何足為賢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之去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以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為賦以吊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隣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為淺見寡聞者

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  
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雖騷二十五篇多  
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  
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靈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  
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  
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  
公作傳以為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繁其行廉其稱文小  
而其指極大舉類適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  
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  
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  
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

史學卷六

五

遇不遇命也何必洗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  
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惟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  
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潤州先賢錄文學卷六終

潤州先賢錄後序

潤州今之鎮江也為南畿之名  
郡屬邑有三曰丹徒曰丹陽曰  
金壇山川之美蜿蜒磅礴清淑  
秀麗豈不為地靈乎然地靈則  
人傑故自春秋漢唐宋以來賢  
哲之士顯昂迭出於其間或高

潤州先賢錄六卷明天順中知鎮江府事姚堂輯四庫  
 提要史部傳記類存目三載浙江汪啟淑家藏本千頃  
 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丹徒縣志載文均未載惟天一閣  
 見存書目載一明本今亦不知存否堂字彦容又字叔  
 升浙江慈谿人幼穎異十三能屬文二十二舉正統四  
 年進士授工部虞衡主事歷陞郎中郎中出納藏奸隱  
 穢故為士論所鄙堂砥礪名節曹署為之增重出知廣  
 信府疑獄累年黃白者堂至立辨出之它政無不修舉  
 巡按韓雍表其治行為江西第一內艱去官服甫闋吏  
 部尚書姚夔知其賢上疏即家起知蘇州府蘇多羨餘  
 歲以億萬計堂悉贖公帑以備賑恤及修孔子廟先賢

祠費豪勢人道蘇者往時多厚索堂下令驛廩之外不  
 得加毫末羣情大悅會以事忤巡撫劉孜乃移堂知鎮  
 江而以鎮江知府林鶴互易之牒至即日行什器帷帳  
 一無所携夙釀酒一缸以為蘇物戒守舍者留候林為  
 用蘇民道注留不可得相與語曰使木作篙不如一  
 搖士林頌之以詩有袖歸白壁原無玷移去寒梅不改  
 香之句堂治鎮一如治蘇政通惠洽流民復業者九千  
 餘戶升徙令賴正時宰王某甥也怙勢縱恣堂一裁以  
 法賴始自戢坐亦坐是久不調刑部尚書陸瑜疏堂蓋  
 鹽之守乃移唐東春政以入賀過家卒堂三典名郡皆  
 著善政而尤所注意者恤孤寡舉遺逸興學造士表  
 名賢以禮化俗故所至民懷其德立祠祀之吳文定公

電害稱為古之廉吏方伯張辟入觀道抗抵慈谿哭之  
 令有司建清白坊表焉雍正寧波府志卷二十一人物  
 慈谿縣志卷九清操乾隆鎮江府志卷三十四名宦同  
 治蘇州府志卷七十名宦均有傳此本舊藏揚州吳  
 氏測海樓舊歸山館紙墨精畫像完好惟鎮江府志  
 卷四十七藝文載廖恭敏序一篇是本無之爰為補錄  
 以付景印天順距今五百四十年但存其日鄉人未  
 暇取書人往風微時殊俗易祠廟不復崇賢官守罔知  
 敬即錄中所舉先哲聲光風尚名震軒天地巨萬禩  
 而不朽者新學小生殆俱不能舉其名守書狀而徒齊  
 唇鼓吻欲復民族之精神則狂瀆醉靡斥昔之人無  
 聞知惟憑其誕設貪戾之私謂足以立國於斯世吾讀  
 是錄述往思來蓋不知涕之何從也癸酉夏五柳詒微



潤州先賢錄六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姚堂撰堂字彥容慈谿人正統己未進士官至

鎮江府知府是編成於天順癸未錄鎮江先賢自

周迄宋分高風忠節相業直諫德望文學六門列

其人之事實并後人所爲記讚詩文間及其人之

著述所載僅二十人不及京口者舊傳十之一也

名相贊五卷

〔明〕尹直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曹氏倦圃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名相贊一

卷》提要

名相贊引

自古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理萬事  
其任重矣然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  
否而人得否則又  
君、

見明良相逢世臻熙皞終始哀榮  
皆甄擊節抵掌為之低徊羨慕與不可  
反之慨一也陽消陰長小人得志君子  
受拘危及宗社未嘗不扼腕傷心談虎

而色變矣尚幸天理人心之公有不可  
祇君子雖或屈於一時而必伸於百世  
則人可為賢者勸故不量菲薄輒取漢  
唐宋之賢相其才德優異志為剛方有  
裨於化理者皆為之采摭其事迹或彙  
括其大要至引用其成語協諸音韻各  
製贊詞以致傾慕之意於万一雖有纖  
瑕微謬終遭不幸者亦所不棄其更事

賜李尚書

二姓族賢醜正頗稱才智者一无暇焉  
蓋若八十有七人彙而命之曰名相贊  
嗚呼三代而下若漢若唐若宋皆文明  
治盛之時而號稱名相亦不多得語曰  
才難詎不信哉

弘治甲子春二月初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翰林李士知

制誥同儕 國史兼

經筵官致仕七十八翁澄江居士尹直正

言引并書

賜李尚書

名相贊日錄

漢

相國文終侯蕭公何

相國懿侯曹公

右丞相曲逆侯陳公平

右丞相終武侯周公勃

丞相故安節侯中屠公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宣成侯霍公光

相李曹氏

車騎將軍純敬侯金公

丞相高平惠侯魏公相

丞相博陽定侯丙公吉

前將軍鎮尚書事蕭公望之

卷二

東漢

太傅高密元侯鄧公禹

大司徒節陽侯伏公湛

大司馬司直宣公秉

大司徒司直王公良

大司徒司直杜公林

司徒袁公安

太尉楊公震

尚書令左公

尚書令尹公勳

太尉楊公秉

太尉奏錄尚書事李公固

相李曹氏

太尉杜公喬

太尉陳公蕃

蜀漢

丞相武侯諸葛公孔明

卷之三

唐

太尉梁國房文昭公

太尉

司空梁國杜成公如瞻

司空鄭國魏文貞公徵

太尉檢校中書令長孫公無忌

尚書右僕射贈太尉褚公遂良

侍中兼太子賓客韓公瑗

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夾公濟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文惠公仁傑

中樞公彥範敬公暉中書令崔公玄

贈李曹氏

睇表公恕已

太子少傅贈司空許國蘇文忠公瓌

紫微令梁國姚之敞公崇

尚書右丞相贈太尉宋文貞公環

右丞相贈太師燕國張文貞公說

尚書右丞相曲江張文獻公九齡

太子少師韓文忠公休

太尉尚父鄭忠武王子儀

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蘇文憲公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公道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宣

公贇

中書令贈太師裴文忠公度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文

簡公綽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文

貞公祐甫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貞

公絳

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貞

公渾

太尉衛國贈左僕射李公德裕

卷之四



宋

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李文正公 沆

太子太師許國呂文穆公 蒙正

司空贈司徒張文定公 齊賢

右僕射太子太保呂正惠公 端

平章事贈太傅畢文簡公 士安

太尉兼侍中魏國王文正公 旦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張文節

公知石

撰李曹氏

太子太師祁國杜正獻公 衍

太子太傅萊國寇忠愍公 準

左僕射追封燕國向文簡王敏中

太子太傅李文定公 迪

尚書禮部侍郎兼知政事魯剛簡公

宗道

禮部侍郎兼知政事蔡文忠公 齊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晏元獻公 殊

司徒兼侍中魏郡韓忠獻王 琦

司空韓國富文忠公 弼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 彥博

兼知政事戶部侍郎范文正公 仲淹

太子少師歐陽文忠公 脩

尚書左僕射溫國司馬文正公 光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正獻公 著

尚書右僕射范忠宣公 純仁

尚書右僕射呂正愍公 大防

尚書右僕射劉忠肅公 摯

尚書右僕射趙郡蘇公 頌

卷之五

南宋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李公 綱

尚書左僕射豐國趙忠簡公 鼎

少師贈大師張忠獻公浚

少師魏國陳正獻公俊卿

少保雍國虞忠肅公允文

尚書右僕射曾國陳文正公康伯

右丞相儀國梁文靖公克家

少傅益國周文忠公必大

古丞相追封周王趙忠定汝愚

古丞相文忠烈公天祥

相李曾氏

名相贊目錄終

名相贊卷之一

澄江居士尹直著

漢

相國文終侯蕭公何

豐沛同與振鱗附翼象貺金帛獨收圖籍

首舉國士惟其先識巴蜀三秦收定撫解

琴卒補軍轉漕給食養民致賢制律治曆

竭財佐師善避嫌隙發維指示論功第一

相李曾氏

父母昆弟咸受封邑河山帶礪永世無數

相國懿侯曹公叅

漢高龍興豪傑奮鷲赴：懿侯出將入帥

攻城掠地靡戰不利相奔師蓋清淨簡易

預托後相勿擾獄市促裝侯召入代何位

選用淳謹斥去苛吏日夕飲酒胡弗事：

帝疑少朕俾子示意曰非汝知其趣入侍

帝詰殿由曰豈敢肆高帝与何創制定議

臣与陛下自度孰智法令既明天下已治  
所宜君臣遵守勿二帝曰俞哉休矣姑置  
民譟寧一慶流苗裔

古丞相曲送侯陳公平

美如冠玉豈有長貧志宰天下如社分均  
歷魏去楚卒歸漢廷扶金行間親護諸軍  
秘謀奇計世莫得聞贊誅諸呂迎立孝文  
独任變理不对刑名自訟陰祠後矣由吳

古丞相絳武侯周公勃

吹簫織薄逢時奮具累從攻戰勇敢先登  
可属大事高帝有稱孰謂木强而不好文  
誅吕安劉社稷勛臣

丞相故安節侯申魯公嘉

早事高帝累從攻擊出守淮陽荐加封邑  
進擢大夫代蒼相朕孰謂寡季而独廉直  
召責孽通帝英能匿首不出血奉旨乃釋

疾錯用事多所變易迫侵廟垣乃請誅殛  
帝喻優容心犹忿悒剛毅之節其時可及

大司馬將軍博陸宣成侯霍公光

天性端正儀規魁梧早由蔭叙累官大夫  
進止有節尺寸弗踰宿衛孝武三十年餘  
賜圖示意謂可託孤進大司馬秉國鈞樞  
擁昭立宣伊周同符宗社有賴四方無虞  
功德隆茂恩寵優殊惜陰妻謀身後家屠

車騎將軍純敬侯金公日碑

早以亡入飼天駟容貌修嚴目无忤視  
惟茲篤慎上寤主意出駭乘入則近侍賜  
姬不近帝益嘉異卒副宣成克定大事輔  
政歲餘奄終于第勅功上將傳國後嗣世  
名忠孝七葉葉貴賢矣盛哉豈係世類

丞相高平憲侯魏公相

策奉賢良孝寃精微最冠守全進踐台司

損抑霍氏以全恩私革去副封以杜殺欺  
毋象 弊毋輕出師好規故事陳便宜  
四方交變輒奏言之中與名相適遭盛時  
丞相博陽定侯丙公吉

起家獄史積功累官徵治巫蠱保護曾孫  
乃投機會奏記將軍曾孫嗣絕不自言  
伊誰引証功乃上聞帝嗔報晚封邑加恩  
及居相位好礼尚寬不業賍吏不罪汙茵  
關傷不同牛喘自是詢曰氣失節孰任調  
鈞荐賢稱朕帝褒知人丙魏賢相今古同  
稱

前將軍領尚書事蕭公望之

望：不撓博李洽聞射策甲科署候東門  
尋以察廉遷治礼丞材堪宰相孝宣宣知  
名疏陳策吳議論深宏省章決策處白輒  
行詠政出守書奏復徵語侵時相乃貽詰

馬李雷氏

德左近官傳啓迪儲君受遺輔政進前將  
軍嘉猷日告舊傳益尊選用儒士左右規  
繩請以恭勤拒絕邪朋謀泐際際開卒為  
所傾惜遭庸暗徒尔震驚

名相替卷之一終

馬李雷氏

名相贊卷之二

澄江居士尹直著

東漢

太傅高家元侯鄧公禹

內蘊文明篤行淳脩早識潛龍傾意親比  
及聞起兵杖策從事宿止帷幄泰決謀議  
分兵西徇成行惠施開河響應吊民置吏  
反拘挫師兵散糧匱還謝宜陽騎纒廿四

鄧李甫氏

鮮印號官恬不介意復拜將軍統護諸帥

跋走廷岑功成名遂推慮滿盈此心揣

有子十三各守一藝資用固邑不修產利

明帝悼功益加寵異園像雲臺允宜首位

大司徒初陽侯伏公湛

家傳儒李早領旌慶行為世表經為人師

速時雲擾真人是歸召拜台省泰決政机

智慮謀畧足副倚毗奉行鄉飲典定旧儀

警髮厲志白首不哀微誤被斥就園棲遲  
孰為推荐南陽杜詩復起進見中暑貼危  
卒賜秘器帝親吊詞

大司馬司直宣公秉

少脩高節遭時反覆固却新徵乃甘雌伏  
光武中興拜三独坐尋進司徒參秉鈞軸  
務奉大綱簡畧繁酷性素清儉蔬食布服  
所得俸廩推奉親族帝嘗嘆嗟賜登優綽

鄧李甫氏

世咨其清激彼墨蹟

大司徒司直王公良

早嗜古李耻任莽新教授諸生常千餘人

先武知名徵拜詎臣以礼進止忠言屢陳

進位司徒清儉寡倫布被瓦器夏至曳薪

行雖道中突出手誠上高其節下服其清

大司徒司直杜公林

沉深好李博洽多聞往來避難室持壁經

烈士見義每全其生光武徵起累進公卿  
周密敬慎選奉公平據今酌古論禮訟刑  
竟非却配刑宜從輕率遵旧制毋為紛更  
相號稱職允惟特許

司徒袁公安

允毅即公早奉明經荐更劇即政號嚴明  
平反楚獄誣服更生保全士夫不以賊刑  
累進司空行：閣：諫沮竇戚用綏北庭

魏李曹氏

引誼雅正匪躬王臣天子百辟恃為國植  
仁心隆德覃及後人

太尉楊公震

閱西夫子博學多識早許禮命晚歷郡邑  
三鑪集堂四知却審不用產業遺後清白  
荐進三公廉方抗直論斥嬰陰沮抑宦戚  
明諫矯誣山頽棟折大鳥悲望帝徒悔惜  
汗青善名累葉載德

尚書令左公雄

早奉孝廉稍遷刺史累令尚書明達政理  
推較定變辨論臧否久任守令限年奉士  
沮封宋獄裁抑戚里請重九卿毋加笞撻  
表章奏議時以為執匡肅良多古今婦美

尚書令尹公勳

宋世衣冠宗族榮貴伯睦司徒兄碩太尉  
独察孝廉五迁頭位既令尚書茂熙帝載

魏李曹氏

稱誅跋扈時切封采悃時克錮多所誣述  
上書解釋詞意輒凱轉大司農惟上簡在  
名炳汗青世欽風繁

太尉楊公震

少傳父業教授隱居晚應徵辟侍御初除  
歷刺四州廉潔著譽召入勸謀侍中尚書  
極諫盤游帝意弗俞屢退屢進抗直先渝  
徵授太尉日進嘉謀抑絕橫拜以杜覲觐

屏斥叔宦汰黜冗汙百司以肅三惑是祛  
世濟厥美允稱華胄

太尉秦錄尚書事李公固

鼎角匿屏足履意文行夸尋師博覽典墳  
詔奉对策文斐修陳歷守烈節降盜弭兵  
入持政柄廣奉賢能八使所刻請急誅懲  
選奉廢置考察惟明盤游宜戒廢政宜親  
比遺不造輒說將軍能安社稷擇立長君

魏李固氏

意忤叔威怨結黃門飛章巧詆卒墮厥生

道亡時晦世悼忠貞

太尉杜公喬

發軔孝廉累官守相侍中奉使表奏允當  
威宣遐裔封章壯抗前相既廢內外象喪  
独立不撓朝野瞻望孰意叔奸積忿快  
采定筆免遂與誣謗李固同殞暴久乃葬守  
節獨祠惟義之尚

太尉陸公蕃

早志清世乃不逢辰抗論昏俗克樹風聲  
策協養武期致治平執意扶厲肆奸盜衡  
靈章汰斥反連構傾武同被害棟折山崩  
功雖不終名炳汗青

蜀漢

丞相武侯諸葛孔明

炎祚告終僅遺餘燼龍卧南陽起應三聘

魏李固氏

首陳經濟區區素定曰彼魏吳孰如同姓  
師行仁義兵列八陣流馬木牛人力莫競  
七縱七擒式示叔勤歷事兩朝心殫力盡  
出師二表伊訓說命大星隨營天胡弗忍  
百世景仰惟忠惟正

名相贊卷之二終

名相贊卷之三

澄江居士尹直著

唐

太尉梁國房文昭公玄齡

有唐之興首相玄齡任公竭節夙夜勤誠  
知人善任各盡所能明達利治緣飾儒文  
議法處令務為寬平弥縫密勿不銜不矜  
動以象美始終令名

司空梁國杜成公如晦

唐興首相房杜二公善謀善斷志協議從  
其臺閣制度憲物礼容率由裁定贊襄彌縫  
君明臣良千載奇逢幸觀厥成傳不言功

司空鄭國魏文貞公徵

唐初輔弼有偉文貞規諷論諫紀願批鱗  
賢否理亂割切周諄勤行仁義卒致治平  
帝謂人鑑自擬良臣胡沒未几積譖遽行

高麗之役乃悔乃禳諒執道直千古之稱

太尉檢校中書令長孫公無忌

机敏通悟博涉經史早從秦王征伐經理  
贊誅建咸定策太子文武足任匪緣戚里  
懿績嘉庸太宗褒美受遺輔政兩朝春倚  
軌反天剛故立武氏面折力爭竟莫能止  
鄙哉讒夫誕以不軌貶斥誅夷惟武風旨  
天理因存卒復其始追爵錄後其其附已

尚書右僕射贈太尉褚公遂良

博涉文史工楷隸書起家參軍累知起居  
封禪征遼隨誅軌俞分別本支卒定皇儲  
受遺輔政永徵有初王后將廢力爭尽愚  
曰右名家亦素無辜若必改立請擇名姝  
况武昭儀曾厠婕妤好經事先帝清談何如  
还句叩頭流血款款帝怒武誓卒致讒誣  
累貶愛州身沒子誅厥後追贈公道昭孚



侍中魚太子賓客韓公瑗

少負節行博李曉吏侍郎襲爵荐登相位  
軒龍動搖泣諫不置曰右輒易非社稷計  
臣嘗詩讀太息褒姒不畜今日親親茲事  
先帝頌命遂良无忌論諫懇切一德无二  
今俱貶逐罪出傳致上損帝明下折志士  
躬寬无辜以慰輿議帝昏弗省諫无証交  
至有謂桂州用武之地瑗投逆良將苗不

韓李曹氏

利既貶振州復遣按治屬瑗先殂務棺驗  
視牝雞青蠅齋亂大器小人遺臭君君子  
奚愧女戎問唐豈天之意

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宋公濟

幼遭國難轉側流離薦李登第累踐華道  
諷處承乾帝有所咨曰全厥生廢不失慈  
選擢儲輔馴致台司高宗始問馭下所宜  
曰宜省役勿奪農時陽明既挽欲立武姬

乃与褚輔力進諍辭曰母天下務擇令儀  
周文與似化自内施漢成立碑皇統中微  
尋坐褚貶久復遠移突厥入寇總兵拒之  
曰嘗註網蒙不誅夷今當塞責不甲而馳  
遂没于陣給賜灵輅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文惠公仁傑

斗南一人明經早奔赴榻思親望雲延佇  
代使絕域化悔同侶執辦獄疑屢回帝怒

韓李曹氏

宰邑刺州民輒祠俎侍郎持節江南巡撫  
奏毀淫祠千七百所唐草而周吏酷於暑  
搆捕置对承反无拒不聽拈引血首觸柱  
褚表上白乃出囹圄既貶而迁契丹是禦  
尋復平章諫止師旅曰成孰勒財謁民苦  
雖不見聽公論攸与教易儲始終柳沮  
曰夢博輸鸚鵡折羽神明默告恍若面語  
惟我太宗平定區宇德澤在人孰肯從武

况嗣以姪姑不庙祔惟子承祧母必配父  
高歲之後烝嘗時序反覆開陳武右趙悟  
乃眷房陵以礼迎取力荐東之卒復慶主  
取日虞淵名垂千古

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張公東  
之侍中桓公彥範敬公暉中書令

崔公玄暉袁公恕已

五王提兵誅孽臣張公首發机謀神桓敬

楊李曹氏

崔袁心力并中興唐室屯淹辰内外晏然  
塵不驚盡誅武党需官刑駮知嗣主非英  
明反為壁見後象劫持戮辱如撲蠅不  
然安李功全成何啻西京勃午平畢竟陰  
消陽暈且推恩褒卹覃後人

太子少傅贈司空許國蘇文忠公瓌

早奉孝弟歷近州正最書恒多歲久乃進

博識旧章明曉法令按誅妖幻鄭普廷折

諛佞明祝象不効燒尾自誣弗格牝嘖鳴辰  
右杜門卧病唐帝乘乾仍起執政僕射進  
廷竟考終命文貞易名司空是贈

紫薇令梁國姚文獻公崇

唐明中興惟相克稱其相 誰崇名姚姓

帝曰汝崇宜遂相朕要以十事從乃拜命

進同三品廷紫薇令十事修奉惟上明信

應變成務救時輔政不求边功以弭边蒙

楊李曹氏

三入中書四方底定同元之治唐於斯盛

尚書右丞相贈太尉宋文貞公瑒

夙度超遠朕介端勁歷敬中外馴致執政

累謫忠賢屢在嬖佞之場即和切齒帝独尊

敬曰卿元老且有遺朕時進嘉言寔啓天

聽乃廷右相庸示眷命政刑務清百職務

稱彼善應變此惟守正開元盛治相業莫

競

右丞相贈太師燕國張文貞公說

唐室盛時有相燕公敦尚氣節李同談通

歷鎮邊圉累奏膚功元忠被誣引証不從

東儲侍讀憐下納忠倡議封禪粉澤祀容

再入中書卓為宗工多引名士左右弥縫

中遭排擠幸保厥終君臣相得自古難逢

尚書右丞相曲江張文獻公九齡

策奉高第起自遐阨夙度醞藉李行兼優

贈李甫氏

居喪致祥紫芝白鳩歷躋幸要累告嘉謀

千秋全德感動宸旒潤色帝制引用名流

胡雛乞革頽為國憂沮相仙客忤旨招尤

乃柳乃貶終幸首丘帝思遺直賜祭松楸

太子少師韓文忠公休

早工文辭賢良擢第不務進趨直方峭厲

寧忤張說抗論均稅請治大奸徐治其細

得失盡言勅有獻替帝鏡亦怡自覓軀骸

左右進諫由休制帝曰用休為社稷計

每從休言良履安寐上瘠下肥朕心寔契

功名始終若燕平儀

太尉尚父郭忠武王子儀

天寶末年盜發羯虜孰為干城汾陽尚父

首提孤軍不避險阻轉戰逐北詎不廷頤

六飛西狩伊誰當守幸有東儲即位灵武

克平兩京遽遭惡詭奪兵柄退然閑處

贈李甫氏

吐蕃入寇承命出禦收兵分屯夜蔽高炬

賊疑且遁尚多首鼠復屯涇陽虜乘覘詔

令公誠存可得一截單騎免曾徃見贊普

回紇羅拜宴飲散教摠好如初載奠區宇

遇人以誠猜忍謀沮八子七塔鴉鷲蓬羽

韻辨諸孫多壽多嘏

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蘇文憲公

砥

敏悟絕人心胸錦繡奉詔理寬多泛洗宥  
一時禁筦父子斑筵典冊詔誥筆精大手  
思若湧泉口占分授蘇李並稱何有先後  
與環同相每共款奏環或少屈申辨左右  
肆環膏褒僕射長厚莫如今相猷可替否  
世濟厥美名史俱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公道

望闕高羊躬素儒寒粥墅發廩賑飢停官

期李曾氏

扈狩奉天匡濟艱難泊居相位披竭忠丹  
諫用閣宦廷斥杞奸嚴方敷忤詔許掛冠  
既退後貶隨寓而安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宣

公贇

兩率制科再調邑尉五術八計為使者說  
河北兵興奉詔條對緩急後先切中機會  
廷師猝變扈從行在奏請報下机務填委

裁決精敏小心抑畏帝亦親侍呼以行輩

一夕道失殊深驚慨既得上謁君臣欣樹

嘗為上言宜加咎悔俾臣持筆无護忌諱

命下制書聞者墮泪人：感奮卒平大慙

既還京師勸行賞賚先奉祭告徐狀于墮

咸與維新滌其旧穢以安反側以堅歸戴

胡弗即相問於非類最後輔政奮庸熙載

可否尽言以匡不逮劉拂太通知者有謂

期李曾氏

曰吾无負敢違自愛何佞濟昏意羅諫退

貶放避荒杜門養晦順皇眷召仙游不待

奏訊累編岳休永代

中書令贈太師裴文忠公度

神規遠奕捧守堅貞文武具脩將相知名

累朝倚任四夷咸款占對詳敏處置適情

強藩叛鎮以次削平進退用否係時重輕

檢人腐夫錫詆其成午橋蕭散式戒滿盈

賜詩注想及門已蕘賜禮優綽配享憲庭  
全德始終汾陽比稱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文

簡公綰

少孤素貧孝謹沉密左右皆書疑塵滿席  
及冠制科累更華劇請奉孝慮人高其識  
品裁清允元奸媚嫉擢處司成陽褒隆抑  
帝心簡知超登相賊制麻南頌中外慰懾

賜李曹氏

修習廉音聞風屏息士有造謁視顏斂戢

官彌縻祿刊定釐革太平旧制始復十一

天未欲治奄至易簣當宁震悼賻賜終繹

視古孰侍楊震清白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文

貞公祐甫

世承禮法奈擢高第累遷中舍遂攝省事  
剛直不回屢折衮議知選降官褒輒駁異

忌同日深請貶散地帝悟褒欺即兩易位

為時官賞縲索失次推行至公不以權避

蓋未踰年除八百吏藩臣獻錢逆知其偽

反賜勞軍彼自悚愧時避厥謀可復具治

胡用未究蓋為殄瘁終始哀榮隆贈美謚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貞

公絳

奉自宏許有偉儀嘗荐歷羊要論諫切直

賜李曹氏

望重一時乃躋相賊帝樂袒对衣汗不息

骨鯁真相天語褒勅賢否太分謀邪交嫉

身殖叛兵忠在王室

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貞

公渾

早孤甫熟誅為僧曰去聖教不如无生

登第授官棄煇武寧山名召拜侍御不樂

檢絕可外獲留補袞在廷刺衮使漸入為

右丞沙武走避奉天扈行遂迁常侍累封  
宜城尋拜平章參軍鈞衡帝嘗擇令喜論  
得人群臣皆賀獨有開陳曰此尹賊非帝  
宜親帝嘗擇相：擇群臣京尹擇令乃宜  
子民吐蕃謀好帝擬盟成復獨拜給曰虜  
无情未可憂喜臣憂方殷帝時怒作忽報  
初盟帝謂德生乃克知兵益見礼異首相  
則嘆同造執信戒勿信：曰頭可斷口不  
能瘠卒為所擠退處飲，守正不撓允直  
謫貞

太尉衛國贈左僕射李公德祿

卓犖明辨歷敬省署三按浙西四迂節度  
丹衷有箴大明有賦豈飾詞羊子以諷諭  
斥絕異端不供粧具毀撤淫祠冠靡攸富  
浙俗丕變倫誼弗數請却方士丹藥勿御  
建樓筭邊畧分兩路指畫商訂或攻或成

李德裕

李德裕

兵精餉便戎虜震懼禁止覓徒科約婦女  
蜀屨頓草民知向慕時比擠壇逢吉因孺  
招未維州亦扶私拒初入中書論劾訓注  
尋遭徙貶朋奸作惡群邪旋敗帝亦悔悟  
再召平章首陳党疏辨別正邪借樹為喻  
援古証今詳切明著逆救玉李復罷卒回  
帝怒勸棄安西贊征澤潞詔撤三鎮各以  
兵助太原隨叛認不可恕詰責覘使決策  
往捕處報机急從容暇豫種刘并楊弄誅  
遠逐率附功擅中興他相莫与省汰冗員  
莫怨足慮乃請撤兵乃力丐去丐去不允  
掩宣踐詐奉冊將事帝忽心忤口近太尉  
我髮森豎翌日改官東司留務仇部交攻  
累貶司戶段而見夢令孤獨寤急為陳情  
遂獲还衽詔皇念功追贈如故人豈能為天  
有定數

卷之三

名相贊卷之四

澄江居士尹直著

宋

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李文正公沆

夙度端凝器識宏遠寢封內嬖沮用威晚  
違遵條制日陳水旱擯斥浮薄憂戒盈滿  
聖相之協古今攸罕

太子太師許國呂文穆公蒙正

撰李中氏

質厚寬簡正道自持遇事散言不回不欺  
中書三入老成著龜明良交泰跡世雍熙  
午橋休適嗣有阿宜

司空贈司徒張文定公齊賢

豐儀大畧起自孤寒獻策行宮受知藝祖  
遺相太宗宣文振武九居八座四踐兩府  
三公就第曠適容與

右僕射太子太保呂正惠公端

姿儀魁秀器量寬厚寵辱不驚持重有守  
柔懷繼述存恤厥母鎖閉繼恩折沮李后  
升殿審視乃拜稽首款謂糊塗真可大受  
納陞昌為尊禮耆耆

平章事贈太傅畢文簡公士安

方正沉雅慎行飭躬真皇洛相力荐某公  
合請親征與疾以從忠於謀固有古人風

太尉兼侍中魏國王文正公旦

撰李中氏

秀鍾陰德久踐台司被誘不辨荐賢不私  
救罪輒省人固不知契丹假幣西夏告飢  
裁決一言警服兩夷天書之恣全德之疵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張文節

公知白

更踐中外不為身謀徇公守道言行取修  
箴獻風辰諫止灵休名器是惜盈滿是憂  
凜然清約賢相之侍

太子太師初固杜正獻公衍

清介勁正素不植私力却內降累辨刑疑

賢傑是引侏邪是號孰攻范富拙左右之

胡相未久退授官師惟陽五老合名求岳

太子太傅葉國忠忠愍公準

剛方慷慨奇才大節守正嫉邪遇事立法

挽衣留諫面詆同列請幸澶淵竟成茂烈

胡弗令終定策語洩

賜李南氏

左僕射追封燕國向文簡王敏中

夙骨秀異明敏溫良不利市船不受賜賍

三居留守兩拜平章大耐官職恬淡有常

慶鍾神后三世封王

太子太傅李文定公迪

封樞公輔相自儲端禁中規牧餉給民寬

危言正色陳善責難諫沮丹右面詆同官

既退復相隨為而安道直之褒論定蓋棺

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魯剛簡公

宗道

季孤奮起荐歷華省疾惡少容剛方骨鯁

整正銓格糾劾權曠帝褒忠實不諱市飲

章獻臨朝詢及武牝曰唐罪人唐祚几泯

劉氏士廟孰為媚清走臣莫對独致規警

章獻默然廟設頽廢帝幸慈孝台后輦先

引曰宜從子后即退屏魯直魚魚頭声稱

賜李南氏

耿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蔡文公忠齊

儀狀俊偉奉止端重狀元得人寵給驕從

歷任庶僚馴臻柄用糾彈无忌料虜克中

論法謙疑不刺不縱太后遺誥廷擬遵奉

乃白執政乃頷廷象曰上盛年政方親總

稱制垂簾豈宜相踵太妃退沮中外歡歡

動故旧不遺清詠攸頌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晏元獻公殊

神童召試意氣自若帝愛不欺謂題曾作  
賦性剛簡自奉淡泊對植春糾絕譽誇  
知人善荐布滿臺閣杖偉弗便章獻不樂  
既退復起留侍經幄駕時視疾馳疏請却  
靖首危妖御書曰李

司徒兼侍中魏郡韓忠獻王琦

識量英偉天資朴忠遜初唱第慶雲弥空

韓李曹氏

奉賢存奸累進蒙封西賊膽寒畫錦恩隆  
歷相三聖調和兩宮成敗付天夙夜匪躬  
社稷有賴定策元功

司空韓國富文忠公弼

惟天佑宋萬生彥國王佐之才公忠亮直  
請開言禁賑活万億兩使契丹載安社稷  
歷相三宗百官劾駭飛語比譏輒上不惑  
秦國捐養終喪是執退不忘君累陳得失

大政大疑來咨來即盛福耆年仁廟配食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彥博

立朝端重矚眈有威臨事果斷鎮定危疑  
歷事四聖中外倚毗出將入相名聞四夷  
首建儲議帝褒輒綽功成身退卷礼不衰  
洛社耆英潞國太師

參知政事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仲淹

少有志操奮自羈孤感激論事制中上書

韓李曹氏

伏閣之諍百官之首風節凜凜一與起懦夫  
破膽有語拔茅匪詘先憂後樂素志弗渝  
當國未始恭略施緒餘群邪醜正朋党是  
誣用雖不究永有令譽

太子少師歐陽文忠公修

有唐訖錄五季促文氣委靡詞滋縮宋吳  
百年元氣漢昌黎去遠庠序廢力追古作  
文郁、羽翼六經洗流俗海內師尊翕然

服優游館閣兼史局濟時行道心素為犯  
顏敢諫日忠告辨別邪正覽回途從容進  
退何曾谷入參机政副鈞軸預定大計宗  
社福調和兩官務敦睦群政独辨緣詠獲  
至今稱謂无婦宿是非較然孰榮辱山斗  
斯文永尸祝

尚書左僕射温國司馬文正公光

顯允温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出于天性

賜李曹氏

幼能極童擊斃水迸聞喜賜宴不簪絲勝  
侃々立朝奉賢作佞儲位久虛累疏乃定新  
法方行力辨廷爭自洛赴臨民呼有姓曰  
公毋歸留執國政公尋入相務去太甚莫  
甚新法劇革殆尽旋乾轉坤万民歡慶如  
出塗炭如脫檻穽民胥与言天子明聖置  
相得人活我民命元祐之治視前斯盛天  
弗慙遺一厥用未竟資治之魁千古之令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正獻公著  
早辞召試恬退有私簡重清淨李粹量宏  
別列白邪正精於知人遇事善斷勸諫簡  
明好德樂善出於至誠与先並相協恭同  
童革罷新法避困恤貧无疾既卒付託諄  
諄平章重事繼美先君邦國不幸棟梁遽  
傾

尚書右僕射范忠宣公純仁

賜李曹氏

夷易寬簡孝友純誠李公忠恕允蹈終身  
嘉謀詭論悟主愛民力救蔡確毋治党人  
宣仁被謗申辯諄々君實過激規正循々  
不事宰籠不憚行名請釋大防寧忤章惇  
怡然就貶雖溺不嗔嗣君首任以疾遂返  
世濟忠直人莫与倫

尚書右僕射呂正愨公大防

傾偉秀發威儀翼如持重朴直不植朋徒

八事九宜經國之謨歷陳家法帝用曰俞  
曷嘗嫁怨過審題卷居相八載一節不渝  
群邪誣詆貶卒于途事久論定瑕不掩瑜

尚書右僕射劉忠肅公摯

峭直明銳氣節剛勁粵自登朝以至執政  
脩明憲法辨自邪正進退賢否定擇其柄  
勇於去惡詳小攸病明諫奇中貶謫惟命  
天久乃定人卒不勝

贈李尚書

尚書右僕射趙郡蘇公頌

器局宏遠博學洽聞議札訂曆參酌精明  
洎相哲宗專意守成遵奉故典弭兵息民  
責奉集議先行後文犯顏力辭仲宣獄情  
恐辱衣冠請免杖黜士夫由此例不加刑  
匪公厚德畋昔復是矜宜享高壽不罹惡  
聲詩不云乎明哲保身

名相贊卷之四終

名相贊卷之五

澄江居士尹直著

南宋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李公綱

金虜渝盟却圻紛蹂烈李公文武兼有  
力沮南遷且戰且守虜退公出二帝北狩  
高宗嗣興召置左右嘉謀奇策勅輒擊肘  
相僅七旬用弗克寇屢進屢退不愠不咎

贈李尚書

始終一誠如子志毋恢復不遂豈天寡佑

孔明之忠惟功之首

尚書左僕射豐國趙忠簡公鼎

允毅忠簡力行敢為初嘗言路獻忠出奇  
洎居相位身任安危料敵制勝勅中事机  
再拜平章南北相持先固根本養成侯時  
險邪屢誅避荒屢移丹心不改白首何歸  
中興賢相舍公其誰

少師贈太師張忠獻公浚

南渡之初上下揣有莽魏公將相之器  
忠義奮發艱險不避誅平僭逆攘却虜騎  
用師得人所向如志胡以群言屢奮屢躓  
忠愛之心矢死无異卓然人豪一時寡二

少師魏國陳正獻公俊卿

孝友敦志好礼清肅粵自輔儲洎秉鈞軸  
分別正邪心公論薦初罷湯相还浚都督

魏李曹氏

正色危言高君之欲動法先哲歷荐儒宿  
晦菴受知述行臨哭

少保雍國虞忠肅公允文

大志重器早負人望晚際時艱出入將相  
采石一捷推金甌亮忠炳汗青世莫与尚

尚書右僕射魯國陳文正公康伯

臨事能斷終濟自任丞相不名礼遇隆盛  
金敵南侵賴以鎮定退而復召敢辞以病

期紆國難天胡弗整

右丞相儀同梁文靖公克家

夙度秀整才識優絕洎登相府春寵尤渥  
力護善類忠於謀國

少傅益州周文忠公必大

剛正大才帝屢見器兩翼飛龍克定大計  
扶植正李皇卽橫議忠文耆德御書輝

賁

魏李曹氏

右丞相魯國封周王趙忠定汝愚

孝友純誠宗英國器文武威風起登相位  
遭用变故鞠躬尽瘁力贊受揮忠貫天地

胡彼諛人流言不利終於南迁金滕尚闕

天定勝人封王賜謚

右丞相文忠烈公天祥

大厦將隳一木莫支此公之時父母病危  
無不用罄此公之詞國亡身夷大節不虧

日月爭輝宋三百期養士之施惟公報之

馮李由氏

名相贊卷之五終

題名相贊集後

宮保譽齊先生解相業而歸老澄江之上也留心著述以泚後進每誠人曰夫奉侍有事君之責定志擇術則於昔之名臣庸可弗究既嘗撰

皇朝名臣通錄以顯

昭代人物矣以為未久而三代以上之名相表章於聖經者不待揄揚也起漢迄

馮李由氏

宋取相業之名世者始蕭文終文信因得如干人撮其德功言人各為贊了各因人題曰名相贊雲嘗趨請益

先生授是編讀之語簡氣昌格嚴体粹而去取公行尚端竊恣

先生身乎異代而其繪摹往哲言人似擬徽音若耳聆振懿行如目擊且无渣善无溢美約千古於一編談平生於

數語何其視難為易也昔晦菴之作六君子贊論者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然則有德者知人之德有才者知人之才其

先生是編之謂乎自今凡有志臣節而夢寐前休者脫獲披讀則不待旁搜博考而一覽得槩仰止者悟其要領思齊音識其法鍵而取醇棄疵會編成全異

時出佐

陽雲書

聖君絲大一統之治於億萬斯年之久未必不困是奮發則即

先生是編其有功世道已無讓古諸名相矣語曰樂道人之善

先生之顯蒸前脩以之詩曰示我周行先生之啓迪後進以之此雲所以幸遂大觀譬獲至寶也

先生季子予友方大將以是編刻傳竊謂宇宙中如是書固不可少因從史就緒備贖未簡以識歲月云時

弘治十八年歲在乙丑正月初十日

賜進士第行人司行人同邑後季蜀江歐陽雲書

陽雲書

名相贊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尹直撰直字正言太和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

華蓋殿大學士諡文和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取

漢唐宋相業足稱者始蕭何終文天祥凡八十七

人采摭事實各爲之贊

# 伊洛淵源續錄六卷

〔明〕謝鐸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八年高貴亨刻伊洛

淵源錄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伊洛淵源

續錄六卷》提要

## 淵源續錄前序

昔蘇轍先生嘗取周程張子之書緒正表章以授  
 世既又慮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  
 乃復取其平生出處履歷之詳以及其師友之所授  
 受者粹而錄之曰伊洛淵源錄以見聖賢之所謂學  
 者皆言行一致體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該於事事  
 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於乎微哉先生既沒其遺言緒  
 論散見六經四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  
 源委與夫出處履歷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  
 則無以盡見其全體大用之學鐸僭不自量於是竊

續錄前序

取先生之意具錄勉齋所撰行狀與其師友之間凡  
 有預聞於斯道者定為續錄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  
 來之功於是為大而是錄之不可以不續也嗟夫自  
 鄒孟氏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其過於高遠者不滿於  
 虛無則淪於弄滅其安於淺陋者不滯於詞章則狂  
 於功利二者雖有過與不及之不同而其為吾道之  
 害則一也向非伊洛諸老先生相繼迭起於千數百  
 年之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則  
 吾道之善將何時而已耶然自是以來猶有竊吾道  
 之名以用於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蓋其佛老之



真其得罪於聖門甚矣凡為孔子之徒者皆將鳴鼓  
 而攻之不暇顧復偃然求以自附於伊洛之淵源何  
 哉豹窺貂續極知僭妄特高山景行之思在乎生所  
 不敢後者姑錄其槩而據其說如此後之君子脫有  
 取焉其亦明道術扶世教之一助也哉  
 成化庚子春正月吉日黃巖謝鐸識于長安西館

伊洛淵源續錄目錄

卷之一

豫章羅先生

卷之二

延平李先生

卷之三

文公先生

卷之四

南軒張先生

東萊呂先生

卷之五

蔡文節公子沈附

黃文肅公

李文定公

張寶章

陳比溪

李果齋

黃提刑

廖吏部

葉秘書

石南康

輔慶源

杜南湖杜方山

趙訥齋

卷之六

真文忠公

何文定公

王文憲公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一

豫章羅先生

事實畧

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劍浦之羅源人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皆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初從吳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迺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請極如先生一人而已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

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粥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於是歸而盡心以事龜山樞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先生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執子弟禮從之游先生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遂盡得其所傳之奧先生少然可亟稱許焉先生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齋白雲亭濯纓亭每賦

詩以自樂所著遵堯錄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緒  
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  
心執法卒稔夷狄之禍未嘗不為之痛心疾首也又  
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  
春秋指歸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  
年六十有四子敦敘早卒無嗣見漢章文集附錄

議論要語六

先生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  
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  
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

不備卷

二

度則莫如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  
猶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  
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  
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  
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亂不起於四方而起  
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  
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  
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見宋史  
又曰朝廷大奸不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  
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見漢章文集附錄

又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  
心深自得之三代之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  
視生死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漢  
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  
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  
寡故視生死去就如萬鍾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  
難於乎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  
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  
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  
不正直則流入於懦見宋史

遺事

三

政和初龜山先生為蕭山冷先生徒步往學龜山熟  
祭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遂語以  
心傳之秘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見年譜  
陳幾叟跋先生語孟師說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  
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  
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  
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  
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

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  
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  
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  
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  
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  
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  
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為一家之書閱其學  
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  
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有志於吾道其能屬心  
如此之專乎既錄一本以備玩味今錄其書併以仲

續卷

四

素之所受於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  
此語不無助焉見豫章文集

延平先生以書謁先生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二本  
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  
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  
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  
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  
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  
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  
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共惟先生服膺龜山

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備之道  
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習擴之以廣大  
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  
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  
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  
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  
大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  
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  
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克飢衣之  
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

續卷

五

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  
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  
此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  
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心會也今生二十有四歲  
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辯宅心不廣  
而喜怒易以播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克而智  
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  
寒切身者求克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  
身為先生累哉見宋史道學傳及豫章文集附錄

龜山語先生云今之學者口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

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着力來方知不然  
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開  
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文章作忠信厚  
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  
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  
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  
道則畧無毫髮髮髻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  
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  
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  
或志於忠信厚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  
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又嘗語  
先生云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  
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  
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為者如此見豫章文集附錄  
晦翁問延平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喜疑此二句乃  
第手記孔子事又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  
不與祭如不祭也李先生應之曰侗嘗聞羅先生曰  
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  
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  
則神不享矣雖祭何為

延平答晦翁書云侗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  
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  
求又曰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  
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  
理即所過自然化矣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  
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  
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  
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  
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李先生云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  
了晦翁云羅仲素先生都是着實仔細去理會又云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又曰羅公清介絕俗雖里  
人鮮克知之  
晦翁問人問李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不以為然如  
何曰此亦雖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計要靜  
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李先  
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  
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  
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見豫章文集附錄

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見朱子語類

馮夢得序先生遺藁有曰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菴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黃大任跋其後曰瀝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瀝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

太常博士陳協謚議其畧曰羅公從彥當微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

八

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謹按謚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絕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謚為文質

尚書考功員外郎周坦覆議曰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育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奉常謚曰文質於法為宜淳祐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見豫章文獻附錄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一

續錄卷

九

延平李先生

行狀

文公先生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  
 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  
 朱氏祖諱縵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  
 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諱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  
 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  
 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  
 既冠游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伊  
 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  
 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  
 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  
 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  
 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  
 餘四十年簞瓢屨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  
 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  
 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  
 得已為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  
 其門弟子故人迎於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

師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  
 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于府治之館舍是  
 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為  
 遺叅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公倣護喪事躬視  
 棺欵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  
 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脩職郎信州  
 鉛山縣尉信甫左脩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  
 未仕女一人蚤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  
 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

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  
 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  
 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  
 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  
 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  
 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  
 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  
 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  
 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  
 克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惟心焉聞

門內外夷愉肅穆者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媼復  
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  
爲出賓祭謹飭粗賦必爲穡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  
嫁爲之經理而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  
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  
盡其道以教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客問窮  
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  
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  
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  
退聽矣又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

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變有力  
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  
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  
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  
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  
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宵中洒落如光風霽月  
孟考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  
曰存此於宵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  
中書曰聖門之學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

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  
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  
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  
之間也然後擴克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  
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  
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  
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  
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通苟有疑問答之必  
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又嘗曰讀書者知  
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

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  
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  
嘗講解文書然其辯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  
講學切在深潛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繁  
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  
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  
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  
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開  
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  
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



開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  
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  
厲庶耻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  
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  
遁之所以然者蓋辯之於錙銖耿忽之間而儒釋之  
邪正分矣熹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  
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  
生鄧曰愿中如冰壹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  
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  
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

續錄卷三

五

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  
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  
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  
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  
於缺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  
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  
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歿矣龜山之  
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  
嗚呼痛哉諸孤方謀筮交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

先生之蘊使其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堂以  
告後世知德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爲  
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爲不詳然未能有  
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  
若繁而不收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爾謹狀

文公與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計已  
獲關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留滯二十四日到  
鉛山館於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病今日戴君來  
診脉其言極有理許示藥方矣云無他病只是稟受

續錄卷三

六

氣弱失汗多心血少氣不升降上下各爲一人其他  
曲折皆非俗醫所及頃在建陽惟見大湖一親戚語  
近此耳至於心意隱微亦頗得之信乎其不可揜也  
熹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叙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  
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畧  
如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筆卽錄是也但義利  
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  
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  
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  
書以俟附行若蒙賜教只以附建寧陳丈處可也天

氣未寒更乞為道保重以慰瞻仰九月二十六日拜狀不備

祭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二簞一瓢凜然高風荷歎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遊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

續錄卷三

七

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夫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發其蔽皆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夫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太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殁孰云非天烹也小生非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欽推先冰壹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

敢渝斯志從遊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衙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詔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計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贊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遺事

續錄卷三

八

楊驥問先生言行文公先生曰他却不會著書竟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粹而益背自然不可及見朱子語類文公先生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墮墮之氣又曰先生氣象好又曰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又曰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又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

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湏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常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門法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詎其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湏窮其言也詎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又曰李先生不要人強行湏有見得處方行所謂洒然處猶有偏在洒落而行固好未到洒落處不成不行亦湏按本行之待其著察又曰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辯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又曰先生有為只用蠱卦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煎向來亦是如此見性理大全朱子語類

葉賀孫問文公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去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文公曰這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

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人定見朱子語類

陳淳問延平李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文公曰只是要見氣象見語類

廖德明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文公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

視聽言動正是如此語類

文公先生嘗曰人若著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所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

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又曰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又曰其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景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

會爾語類

文公先生嘗謂門人口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

卷之三

十一

好又曰看聖賢言語但一踔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真意思纔著心去看便差過了多又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亦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類文公先生嘗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育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又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又曰李先生取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決見語類

陳幾叟答先生書有曰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尊之其為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或寡况堂奧乎用是慶吾道之不孤而喜朋友之得人獨今日也見陳章文集先生既寒居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福滿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卷之三

十一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二

文公先生

行狀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常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常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常

續錄卷三

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克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

首圖  
書三  
華

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真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性情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

續錄卷三

二

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願疇咨大臣撓攬群策鑿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開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壯國富兵強視吾力

之強弱觀彼黨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  
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  
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  
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  
之監司姦賊狼藉肆害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  
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  
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知之耳明非改  
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卽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  
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  
知物有迹而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  
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  
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  
理故天下之事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  
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  
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  
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  
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  
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  
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  
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先聖王

論學卷三

三

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  
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  
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倂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  
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  
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  
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諫不  
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  
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  
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  
規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  
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  
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三促就  
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會觀而去遂  
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  
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  
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  
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  
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  
昇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  
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

論學卷三

四

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為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克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滯然矣至郡懇測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再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

續錄卷三

五

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為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楫岸者過大風輒淪溺因募飢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飢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抗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

詣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求粟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間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為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

續錄卷三

六

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後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哀斂刻剝以償債負摠饋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侵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可以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托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移



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華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寬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兵民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上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友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

續錄卷五

七

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謙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真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及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指其幸能

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成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人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人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離耻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復因臺諫言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

續錄卷五

八

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飢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當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



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汗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

續錄卷三

九

私日往片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克塞貨賂公行其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下丁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救荒利害如州縣早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擇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推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空憊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救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

續錄卷三

十

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宜且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晷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

續錄卷

十一

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敷惟恐真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後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

爲萬戶於抹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飢民自効又以前後奏請多見却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准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

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知爲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幣等事

幼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且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授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賊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驚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舐排為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

續錄卷三

十三

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能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銓試第

二等以上入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為額而立為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關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焚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在再無尺寸之效

續錄卷三

十四

可以任酬聖志嘗及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變護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克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籍隸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譏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

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即為人欲耶果天  
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隳闕果人欲也則  
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  
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  
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  
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  
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  
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  
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  
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

續錄卷三

五

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  
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  
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  
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  
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  
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  
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  
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  
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  
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

生復入故為兩罷之策上悟先生復召受職名辭召  
命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  
褒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  
屑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  
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  
併具封事投醜以進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  
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  
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  
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  
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

續錄卷三

六

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  
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  
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  
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  
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  
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  
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  
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  
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  
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

其籍籍則陛下所以備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

續錄卷三

七

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傳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

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傳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傳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

續錄卷三

六

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防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所以重蒸

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也  
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  
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  
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  
蓋其爲害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  
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下之  
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  
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金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  
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嚼則  
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

續錄卷三

五十一

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排  
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  
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  
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  
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  
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蓋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  
指撥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領以其有  
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  
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特之湏然  
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

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  
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  
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  
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  
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  
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  
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  
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  
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  
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

續錄卷三

五十二

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  
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  
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  
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  
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  
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  
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  
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  
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  
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



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廟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書郎曹之除蓋引以自近守南康持制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也

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爲之禁俗人變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之上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旱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

宮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病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為無嫌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

續編卷一

五十一

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為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為請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洵洵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循明於上然後守藩迷職之臣有以真奉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究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曩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

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為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侍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寒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精求所以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有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旨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

續編卷一

五十一

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及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而克之則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



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克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  
吾負罪引慝之誠克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  
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  
次言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  
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恭敬而持志  
又三節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  
到諸班撥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邵州邊防全無措  
畫以致徭人侵犯乞移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  
乞行計度備禦既對面辭待制講不許翌日又辭  
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

續卷三

三五

厚恩萬一異時朱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  
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  
講次對之職勿復守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  
命會趙彥逾檄梟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掘深五  
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  
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  
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聖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  
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  
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  
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賜款

章服兼實錄院同備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太  
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  
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隻隻日  
月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  
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脩葺舊東宮為屋  
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  
甸百姓飢餓流離太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因山未  
下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熒然憂苦不宜  
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  
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

續卷三

三五

為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  
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  
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  
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  
海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  
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  
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末復  
申言殲官之下不宜偏聽臺史膠固膠妄之言墮其  
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  
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

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  
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笱子勉上進德其畧言  
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  
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  
臣切廟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  
事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及覆詢訪以求政事之  
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  
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  
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父後不能襲  
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

續編卷三

三七

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  
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  
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  
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間者遺詔初  
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  
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  
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  
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  
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  
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

稽考禮律豫行指定會孝宗附廟議宗廟迭毀之後  
有請併祀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  
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祀主宜有所歸  
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  
平間議者以世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  
聖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  
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  
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  
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諛  
輿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  
事卽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輿殿則宗廟原廟不可  
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  
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  
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  
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  
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  
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如此必有所  
不忍又况僖祖祀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  
復奉以爲始祖以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  
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辯議者一旦

併遷僖宣祖析太祖太宗為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為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畧狀文及為筭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相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筭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喻

續錄卷三

三九

廟堂而事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已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為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待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

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有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末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介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

續錄卷三

手

生自念身雖開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箴決之遇遜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遜翁以所議不合乞改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脩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陰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相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

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子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傅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先生辭次對除脩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偽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去國仇胄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意以學為偽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偽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為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致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善類悉已排擯群小之勢已成仇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仇胄伏誅凶徒儉黨根株斥戮嘉定元年詔賜謚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謚曰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平生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

采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去身且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六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老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之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三堂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竟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

續錄

手

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而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且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喜怒哀懼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克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

空闊莫不祈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有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

續錄

手

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闈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

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  
戚必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  
過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  
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  
遺思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  
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  
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  
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  
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

續錄卷三

三五

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  
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綱領  
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  
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  
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  
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  
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  
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  
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  
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

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及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  
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  
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  
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  
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  
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  
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變亂  
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  
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辯而不章先聖為之  
衷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夫極先天二圖精微

續錄卷三

三五

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書而後天地本原聖賢  
蘊奧不至泯沒程張門人相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  
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  
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  
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  
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  
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  
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  
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



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  
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  
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  
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  
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  
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  
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  
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  
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  
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

續錄卷三

三

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  
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  
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  
意有未論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  
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  
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  
諸生問辯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  
常以為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  
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著  
其書私淋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

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  
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辯諸儒之得失闢  
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  
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  
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策嘗用  
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  
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備而  
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  
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  
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

續錄卷三

三

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  
革手為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尤拳拳以  
勉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  
曰堅苦問學問溫公喪禮曰踈畧問儀禮領之已而  
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  
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  
與為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  
胡不憖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  
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  
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

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  
指要中庸集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  
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  
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  
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  
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  
楚辭集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  
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為恨又嘗編次禮書  
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  
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為文則季子在類次之

論學卷三

十一

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哀輯版未備也娶  
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韋齋所  
囑以從學者也其卒以乾道丁酉其葬以附穴子三  
人長塾先十年卒次楚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  
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  
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桂  
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幹進士范  
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鑑鉅銓鐸銜鉉鑄  
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  
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克廣西經畧安撫

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  
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韜甫周選亨鄭宗亮黃輅從  
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都黃慶臣李公王曾孫  
男六人淵洽潛濟濬澄澄女七人先生沒有年矣狀其  
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幹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生  
既不假是而著幹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  
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警效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  
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  
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  
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

論學卷三

十一

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  
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  
是道者既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  
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  
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踏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  
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則據其言行又可畧歟輒採同志之議敬述世系爵  
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  
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者



之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真誅之文定為  
草藁以論同志及復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  
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辯也有謂言  
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為  
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  
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  
艱澁及不若詳書其事之為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  
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  
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  
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

卷之二

聖一

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  
太許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  
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  
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  
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大  
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之得君  
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  
於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  
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  
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

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  
可辯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辯也至於流俗之  
論則以為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  
論則以為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  
論則以為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  
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  
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足為先生損益然使  
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  
容於不辯也故嘗太息而為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  
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為可信遂書其語以俟

續卷之三

聖二

後之君子幹謹書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  
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群哲會百聖粹  
乎淋漓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  
且備凡曩時有疑辯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  
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  
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  
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  
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玉照斯世獨惟先  
生一人而已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紀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果齋李氏曰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克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

續集卷三

三

為之者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又曰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鶴山魏氏曰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道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不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草廬吳氏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膏恢廓海瀾

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三

宋史道學傳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涉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之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應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特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

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

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傷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

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

二

未忘於胷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登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憾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克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于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胷中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

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杖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杖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賊盜四起杖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杖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久之杖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

續錄卷四

三

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于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為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上為竦聽改容杖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

躍而爭先矣上為嘆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及覆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異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祭連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杖亦以為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于民也杖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杖言即詔罷之無侍讀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

續錄卷五

四

而其後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杖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誦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官執政自京黼黻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慙不堪杖復奏文武識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杖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竟以謫死杖在朝末期歲

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備身務學畏天恤民抑  
僥倖屏說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  
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  
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杖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  
諸州黥卒伉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五法諭  
溪峒酋豪弭怨睦隣母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  
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杖究其  
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  
聞杖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秘閣脩撰  
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

續錄卷五

五

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徃徃縱釋以病良民杖  
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  
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  
每不相下杖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  
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  
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杖曰朝廷  
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  
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嘆曰南朝有人信陽  
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  
之杖劾大辨詐護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

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杖自以不得  
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  
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  
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杖有公輔之望卒年  
西十有八

### 朋友論述

晦翁先生曰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  
之醇慤者拘于記誦其敏秀者銜于詞章既皆不足  
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  
論事者為于管商則于事理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

續錄卷六

六

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  
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旨近歲  
以來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  
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又曰靖  
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  
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  
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  
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  
誣也又曰公嘗言學莫先于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  
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

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於平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徒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于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蔽於一時然至于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掩之也

神道碑

又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學于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

續錄卷四

七

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辯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于胸中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于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

文字之間始皆極于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此其淺深踈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南軒集序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論語說不覺宵中洒然誠可歎服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語錄

晦翁作先生像贊曰擴仁義之端至于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乞乞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

續錄卷四

八

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資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于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祭文

晦翁

於乎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聞者莫予刮蓋自從公而觀于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屬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櫛州今十五年公試幾輔我翔禁省公牧于南我遞巖嶺顯晦殊跡心

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  
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臆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  
書在勢我觀于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  
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歔時友曾子實  
同我憂揮淚請行誼不忍留曹行未幾公計果至張  
侯適來相向反袂於乎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  
家傳忠孝造道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  
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  
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  
也矧聞公喪痛徹心營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

續錄卷四

九

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  
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  
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于宸聰又聞公  
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為寄意懇懇而無  
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愚并矢詞以為報  
尚精爽其鑒茲於乎哀哉

又

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  
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  
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胞志同而

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  
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  
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濟而晚得其味蓋繳  
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  
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脩之方大則行藏之  
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然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  
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元高明  
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  
當時兄亦謂我蓋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微之或  
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

續錄卷四

十

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屢  
于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以就其書是亦任左  
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  
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于地下也聞兄  
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  
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又

呂東萊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  
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  
自以為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



綴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  
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其所以領終身事公而不去  
者也其天資澁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  
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肺腑無所留藏意所  
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  
然夫豈士為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  
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于  
此其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  
以發其冥頑勇于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  
不立已不黨同宵懷坦然無隔關雖平生退縮固滯

續錄卷四

十一

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  
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  
地公天下之善則為社稷生民之福孰可限量耶嗚  
呼公今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雖然有一于此公在  
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  
縫不以存沒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  
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  
力是視不以遠近為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  
識所歸求矢靡他至于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  
世倍學一先主之言暖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

力不以在亡為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比心蓋未  
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德  
而謝子產耶豈復能文直寫育中之誠以告公而巳  
東萊呂先生

宋史儒林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  
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  
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  
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  
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

續錄卷四

十一

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  
為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  
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  
當審陛下方膺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  
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  
復陳于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  
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  
期候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  
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  
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



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脉洛少有壅滯又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有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以徧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体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做

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吳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未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騭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學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徧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書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

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  
古周易書說閻範官箴辯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  
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  
人即而祠之子延年

### 朋友叙述

晦翁作先生像贊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  
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  
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于  
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踴矧是丹青  
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

編之可續而已

續錄卷四

十五

晦翁跋先生日記予觀伯恭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  
固不以一日懈至于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  
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焉者矣比  
來不得復見伯恭固為深恨然于此得窺其學力  
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  
諄矣

晦翁嘗致書先生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  
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  
亦須且自此去到德成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

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 安排等候即成  
病耳

### 祭文

文公先生

於乎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  
夫今者伯恭胡為又至于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  
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  
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  
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  
之亡蜀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  
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

續錄卷四

十六

之若訥實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  
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  
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厲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  
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耻為  
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歛然而未  
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川  
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于厥家又  
隆帥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  
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  
備故其講道于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

儼造辟陳談則宜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  
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  
之不遂遽繁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  
書間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雪衆咸喜其有瘳冀  
卒摠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  
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  
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磨深切情  
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  
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  
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  
之可懷懷計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  
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  
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莫嗣歲之有聞尚前言之可  
踐嗚呼哀哉尚饗

又

陳全甫

於乎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  
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  
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弟忠信常不足  
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  
在人道無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

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管雖篤厚而守止猶孤壘之易  
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  
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講觀象  
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  
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  
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于來疾喜未替於儀刑何  
所遭之大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  
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謂子  
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  
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就知夫一  
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  
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恥方來之難恃尚  
既往之有靈嗚呼哀哉尚饗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四

宋史儒林傳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寺少卿

續錄卷五

尤袤秘書少監揚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喟然曰交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

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聚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脩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

續錄卷五

音辭與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草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職卓絕之材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于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

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又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者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記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

續錄卷五

三

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空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適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師友論述

晦菴先生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

其源流皆有成法

黃氏曰幹始受學於晦翁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月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皆允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知樞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里篇與傳微詞遂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

續錄卷五

四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于天文地理樂律曆數戰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又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及求諸躬眾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

高遠非人所及

黃文肅公

宋史道學傳

黃幹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幹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幹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幹因留客邸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幹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

續通志

五

請東萊呂祖謙以所撰于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幹寧宗即熹命幹奉喪補將仕郎幹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其眾熹作竹林精舍成遺餘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講熹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幹藁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頗齊有條理它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平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愛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計開幹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

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

幹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

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幹名德辟為荆湖北

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

欵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為

臨川今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

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

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

司檄幹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

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

續通志

六

之曰汝殺人投之于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于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飢糴客米糶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報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糶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郡治後鳳栖山為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公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

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  
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萬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  
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  
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休  
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于堂廉若官入  
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  
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  
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  
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倉僚佐講究  
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  
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  
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有歲二子輿之  
諸孫從至府致謝輪禮之命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  
老婦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  
受而去是歲大旱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  
瀟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湖諸關淮  
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  
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踰于  
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為參議官再辭不受  
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餘

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  
郡鞠死囚感夢于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餘移  
書珣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  
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  
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  
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  
姓受禍至於軍政不脩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若今  
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  
又曰今日之誅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  
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  
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  
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  
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  
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於金今若不早為之圖  
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珣皆不能  
用及至制府珣往維揚視師與偕行翰言敵既退當  
思所以賞功罰罪者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  
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卒奔  
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  
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某



府書館皆輕價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  
毀抹跡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  
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餘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  
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謝客宴樂不與乃復  
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  
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  
又甚于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  
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  
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圍老幼俘虜殺戮五  
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  
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  
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  
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  
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  
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  
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  
血視管絃之啾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  
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  
東敵敵國深侵宇內騷動土上食不甘味聽朝不  
入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

續錄卷五

九

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今欲以十  
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  
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  
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  
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蕪黃決不可保  
蕪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  
所施行何耶其它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其共詆排  
之厥後光薨斬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  
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  
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  
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  
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栢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  
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  
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  
又深知榦個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  
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  
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舉起擢之榦遂歸里躬  
于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月  
與之講論經理聲譽不倦借隣寺以處之朝夕往來  
質疑請益如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督亳州

續錄卷五

十



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史臣曰世不知儒者謂闊遠事情不急于世用繆矣中興以來朱熹倘得大用致隆平頌清廟豈不易易然哉今其門人巨擘如榦雖出仕晚引年速守邊備禦籌畫閩事忠忱遠慮宛然得諸葛孔明遺意終亦不與時偶而去惜哉意者天將以其師友傳授為斯文寄歎

李文定公

宋史道學傳

李燾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燾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傲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祭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

卷五十一

十一

燾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諫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燾也熹沒學禁嚴燾率同門往會焚視封寔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燾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榦辦公事江西帥李珣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涓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燾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及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榦辦議是誰可行者燾請自往乃駐

卷五十一

十一

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充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辦士論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據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壞又雨輒澇燾白于漕帥備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減會子若干官為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譁張持空券益不售燾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燾又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漏母子不足以相權不能行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視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弊則楮弊為

實用矣劉入漕司卽弛禁詣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  
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哀教  
創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  
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  
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  
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  
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  
元至道官燔自惟居閑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  
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揚長孺丁黼葉宰襄維藩徐僑  
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  
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第經  
術行義亞黃幹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  
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  
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置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  
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  
月燔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諡文定補其子舉下州  
文學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  
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  
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性  
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定

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  
平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  
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  
曰黃李孫鑣登進士第

張寶章

宋史道學傳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  
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  
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  
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

續錄卷五

十四

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末  
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特行社倉法洽請  
於縣貸常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  
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  
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  
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授于匱乃籌覈而次第之  
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爲證云收索  
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柔復變異且力能動  
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  
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

之曰訟于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憚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知為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葦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廩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

德錄卷三

十五

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為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求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縣之湖南鄒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搞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懼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通判池州獄有張德備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鞠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

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寬而得雨載于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備事乎甫為閱欵狀於獄德備遂從徒罪復白郡守請蠲征稅寬備科以召和氣守為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于彙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

德錄卷五

十六

正華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居間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鬻履不樂及聞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燾葉味道李宏祖李方子柴中行直德秀魏了翁趙汝譚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

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歷代郡邑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櫟裡賜同進士出身

### 陳北溪

#### 宋史道學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闕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喜得陳淳門人有疑

#### 續錄卷五

七

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待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

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通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為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微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

#### 續錄卷五

十八

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功夫惟當開拓心育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省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鏡鑑不容有翳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

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  
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  
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奠宗族之  
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  
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  
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  
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嘆陸張  
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為  
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  
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

續錄卷五

九一

功之節日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  
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  
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  
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果齋

宋史道學傳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為人端謹純篤  
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  
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大學學官李道  
傳折官位輩行其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

泉州觀宗推官適真德秀來為守以師友禮之郡政  
大小咸咨焉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  
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  
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官僚  
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  
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  
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訾然常  
嚴憚之嘗語人曰吾子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  
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其亡也  
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續錄卷五

九一

黃提刑

宋史道學傳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  
舍三年入大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  
興學校崇政化為本歲饑行振給有方王閻劉頴薦  
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  
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禮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闕  
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  
平秀州海鹽民代乘拓毀廬屋葺墮盈野或食其子  
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時有

青簡圖夏稅遂奏乞併閏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  
其後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編閣  
之請瀕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  
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  
赴卒瀨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瀨執弟子  
禮質疑問難熹之沒當禁方厲瀨單車往赴徘徊不  
忍去者久之

廖吏部

宋史儒林傳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

續錄卷五

五十一

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知莆田縣民  
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於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  
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論之德明日太守天子守  
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懸服累官知澤州  
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日今老矣况以道徇人乎  
固辭不受選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  
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日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  
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  
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  
怒曰主簿乃若是侈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

徽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  
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  
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夔州遣吏  
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澤州教授爲學者講  
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敬之如母  
黨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  
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悅之靠語人以仕  
學之要曰德明自如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  
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於世朱子曰廖德明學有  
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  
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

續錄卷五

五十一

華秘書

宋史儒林傳

華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少刻志  
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  
學制策率本程願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  
必僞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  
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  
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  
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

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厲所  
學用忠言以文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  
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又曰言宣則力減文  
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大學博士  
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  
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  
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  
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  
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正  
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

續錄卷五

五

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于是為之立子  
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  
皇子茲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閩交進機會之說味  
道進議狀以為開邊浸潤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  
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  
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  
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  
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  
秘書著作佐郎而卒計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贈其  
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

學講義祭法宗廟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文公先生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為會稽新昌右族曾大  
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辟庶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  
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諱某贈朝奉郎  
母安人朱氏大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  
二即自知刻意為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  
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  
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  
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

續錄卷五

五

之業常語人曰吾聞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  
從事即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得蠲  
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  
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為命縱  
不能救忍復緝其口乎守怒未已遣幕府官按驗至  
則希守意以為不當蠲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  
其事譏君君既行視歸即揭榜諭民蠲之什九然後  
言府且亟召鄉吏閉解中使鄉為一榜戶列所蠲與  
其當輸之數既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  
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使之改宜教



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訊立辯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它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為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為天子牧民豈為若人治第者耶且浚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避道號訴至有禡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劔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賈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

續錄卷五

五

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之際要為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為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為學君至即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克躬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為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為脩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覆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數十或異邦

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為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為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為文以訓飭之民皆傳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鄉為仇敵者君為榜以喻之即斂手聽命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白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為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

續錄卷五

五

去民或畫像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開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



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為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宗族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已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為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蹂躪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為迂回避就之計其為學自聘君朝

卷之三

二十七

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遊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為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疇學子為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瀾東聞新剝饑民轉入台境甚眾亟以屬君君即慨然以為己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

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為文明白勁切似其為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卧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叙其事而銘之其辭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傳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歸也時若可竢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卷之三

夫

輔慶源

名廣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史稱其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從師音

杜南湖杜方山

南湖名燁字良仲方山名知仁字仁仲皆黃巖人南湖師事文公十有餘年文公嘗與之書曰自頃聞昆仲之名願得一見久矣中闕僅得識良仲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為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義理不外于吾身但能及躬力索毋使

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又荅仁仲書曰良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蓋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得博之以文始有進步耳

### 趙訥齋

名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嘗從文公遊文公與之論校通鑑前後凡八書有曰綱目看得如何得為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也又曰綱目想間中整頓得儘可觀恨相去遠不得相聚討論也又曰某衰朽味甚次第只了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為結果了却亦一事也又嘗荅其書謂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揚墨者正為此也

###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五

###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六

#### 直文忠公

#### 宋史儒林傳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景為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少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搗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慢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棄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燕檢討玉牒二年遷

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焚滅蝻蝗之變皆賊吏所致  
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選秘書郎入  
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  
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  
忌讒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舐之  
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  
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  
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  
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  
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

卷之三

二

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  
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  
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  
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  
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  
辭不措設有不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  
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  
時鈔法楷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莫敢以上聞德秀  
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  
入百萬之資至于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

下配民藏楮蓄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  
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  
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求命為心充  
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  
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波湖相連民皆  
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  
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  
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  
及今大脩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  
儲克實遷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勅以兵法不

卷之三

三

待糧饟皆為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  
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  
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秘  
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  
德秀朝辭奏國耻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  
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  
力有餘到江東日為朕搏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  
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  
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  
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岸振給蛟事而還百姓數

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  
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  
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賑濟米皆  
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槐薛拯每誚德  
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  
輕鹽司好名振贖太過使覘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  
章自明朝廷悟與覘祠受庠幹官而道傳尋召還德  
秀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  
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輪租令民自  
繫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閩里惠

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迫

四

城官軍敗弼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畧禽之復徧  
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  
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  
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慶鹽于贛與南  
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勦黃失守  
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  
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  
勵僚屬以周惇順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  
士罷權酷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姓其民民艱食既

極力振贖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  
九萬伍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  
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  
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  
有差朝廷從壽昌朱燾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  
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檄廣西共  
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導而誅其亂者理  
宗卽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  
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  
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

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

五

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  
迹後聞討補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  
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  
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也德秀曰若謂此  
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  
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上曰一時  
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  
益講學進德次言雪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  
二閩乃出于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

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之恠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于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蕤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庶吏德秀以知袁州趙致夫對卽親擢致夫直秘閣爲監司具手札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欲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桶當如二祖在上陛下所居處處

續錄卷六

六

通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墨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柄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橋不

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殺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以爲已甚乃止旣歸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韓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忠彌忠言于朝遂起韓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

續錄卷七

七

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大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膏養精神德秀謂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罷市

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且發常平振之海寇縱橫次第擒殄之未幾聞金城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為變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求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干茲者廷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脩敕令武經要畧三乞辭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遣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頌洞介擁出關曰直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

不用而澄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千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于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謹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雜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何文定公

宋史儒林傳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葵為臨川縣丞而黃幹適知其縣事因見二子而師焉高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高徇人而少變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容講說而自見者



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膏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請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交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栢旣執贊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栢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辯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

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于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栢問辯者十卷趙汝騰守發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于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諡文定所著大學中庸發揮大傳易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

王文憲公

宋史儒林傳

王栢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旣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翰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之傳卽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

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門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其事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爲之飲且葬焉來學者甚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發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者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制服臨于郡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祖宗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

後天是體統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  
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  
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  
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  
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  
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  
定于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于閭巷浮薄之  
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  
退何彼穠矣其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麋豳鄭衛  
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

續錄卷

十二

章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  
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  
見多此類也其率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  
酒揚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誣古易  
說大象衍義極古圖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  
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  
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幾正傳續國語閩學之  
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  
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  
始之音帝王曆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禮志周子發

遺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六終

續錄卷

十二



昔宋太史公景濂有言自晦菴文公紹伊洛之正緒  
號為世適益衍而彰傳道而授業者幾遍大江之南  
而台與發為特盛發之學實始於何文定公基基得  
之黃文肅公榦榦則親得於文公者也文定一傳而  
為王文憲公栢再傳而為金仁山履祥又再傳而為  
許白雲謙台之學實始於南康石公子重子重介南  
湖杜公曄與其季方山公知仁以及訥齋趙公幾道  
皆親登文公之門由是二杜公一傳而為丞相清獻  
公範再傳而為玉峯車公若水玉峯則又締交於文  
憲王公而壽雲黃公超然則又往來師友於其間者  
也太史公又謂方公克勤之在吾台其殆聞而知之  
者然則希直公之親得於父子間者亦可知矣今是  
錄於焚止列何王二公於台亦不敢輒列清獻玉峯  
諸公者竊亦自附於多聞之缺而慎言之耳是錄之  
成蓋又惟藏之巾笥時備檢閱以致吾景仰之私而  
已實未嘗敢妄出以視諸人人也今年春吾友廣信  
太守王君良玉書來讓予以尊鄉錄之刊若獨有私  
於王興化存敬者乃不得已謹取而應之良玉篤好  
古學今其所守正鷺湖之地是錄之出安知其無如  
昔賢之辯者良玉其尚有以處之哉

弘治丙辰秋七月望後三日鐸再識于方巖書院

錄後序

重刊伊洛淵源二錄跋

嘉靖己丑子董學事于閩懼弗德無以率先諸士乃取伊洛淵源錄及續錄合而刻之咸俾觀焉庶幾有所興起而自得師若徒獵取以供較藝是為閩生一贅事也是子重得罪於諸先哲也諸士子念之臨海高賁亨謹書

伊洛淵源續錄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謝鐸撰鐸有赤城論諫錄已著錄是書所錄凡二十一人蓋繼朱子伊洛淵源錄而作以朱子為宗主始於羅從彥李侗朱子之學所自來也佐以張栻呂祖謙朱子友也自黃榦而下終於何基王柏皆傳朱子之學者也然所載張栻等七人則全錄宋史道學傳呂祖謙等七人則全錄宋史儒林傳李侗等六人畧采行狀墓銘遺事其輔廣一人則但載姓名里居僅數十字而止尤為疎畧按廣卽世所稱慶源輔氏明一統志載其始末甚詳鐸偶未考耳明史鐸本傳載其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時上言六事其三曰正祀典乃請進宋儒楊時而退吳澄為禮部尚書傅瀚所持僅進時而澄祀如故夫澄之學雖曰未醇然較諸老不知止甘受蔡京之薦以希一日之榮者則有間矣鐸欲以易澄蓋以道南一脉之故而曲諱其出處也然則是錄之作其亦不出門戶之見矣

# 宋遺民錄十五卷

〔明〕程敏政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年至四年程威等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遺民錄

十五卷》提要

## 宋遺民錄序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臯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其唱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稟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為十五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虜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為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恭其志或欲存其廟食於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彝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為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倍至其臣有駢首就戮廿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貽謀焉者誠以居

臣之義哉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于一時且自以為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即如潰瓜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于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為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徙倚于殘山剩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力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焉故寧為管寧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誠有見夫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

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光耀研鉤于青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由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為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撫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燁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于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以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于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萎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于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主為宋裔之說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

之心于地下而不貽謀之善之報亦於是乎見焉

成化己亥春三月上浣新安程敏政序

廣山民錄目録

宋遺民錄目録

卷之二

予讀筆璣文集中有宋遺民錄序而本見其書近於碎齋族兄皮得借所校本九十五卷至開一過豈勝感憤痛捐費刻日錄一卷王爺翁文一卷以為好事者之備刻完日借識歲月如此記者念之

年四月初吉

辛漢程威

宋遺民錄目録

卷之一

王鼎翁

梅邊先生吾汶稿序

歐陽玄

王鼎翁文集序

揭傒斯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望祭文丞相文

心園春詞

書王梅邊遺像

無名氏

閱文山集漫述

胡儼

卷之二

謝聿羽一

謝翔傳

任士林

又

胡翰

又

宋濂

贈友人謝聿羽

鄧牧心

酬謝聿公見寄

林德暘

過謝臯羽墓

黃縉

吊謝翱文

楊維禎

又

吳植

又

蘇伯衡

又

林公慶

玉帶生傳

楊維禎

玉帶生歌

張思廉

肺髮集引

儲燿

卷之三

謝臯羽二

登西臺慟哭記

跋

張丁

又

方鳳

又

許元

又

危素

又

揭沆

又

陳基

又

胡翰

又

王禕

又

曾魯

又

李著

又

徐贛民

又

錫丞直

又

鄭思先

又

吳沉

又

高延

又

錫永之

又

新安病士

又

鄭濤

又

馮瑛

又

林光弼

又

王錡

又

葉罔

又

吳植

又

劉夏

題謝臯羽西臺碑

韓性

西登慟心詩

劉基

又

傅藻

又

潘闕

又

高啓

又

涂穎

又

宣岳

又

揭傒

又

唐肅

卷之四

謝臯羽三

宋銑歌騎吹曲序

吳萊

宋銑歌鼓吹曲

謝翱

日離海

天馬黃

征黎

上臨壙

軍澧南

鄰之震

毋思心

象之奔

誓征

版圖歸

附庸畢

上之回

宋騎吹曲

親征曲

回鑾曲三

遣將曲二

歸朝曲二

諭歸朝曲

李侍郎妾歌

孟蜀李夫人詞

南唐奉使曲

伎女洗籃曲

邸吏謁主曲

古釵嘆

秋風海上曲	謝翱
結客行	張丁
擬古寄何大卿	孔希普
寄所知	唐珏
哭所知	
哭廣信謝公	
西臺哭所思	廣惜往日
卷之五	
謝暉羽	陶九成
金華遊錄	文山
跋	楊士奇
又	
郭璞	
卷之六	
唐王潛	
唐珏傳	張孟兼
唐弼士傳	羅靈卿
又	董幾仲
又	詹載采

冬青樹別王潛	謝翱
跋	張丁
又	孔希普
清明日	唐珏
穆陵行	
又	
卷之七附錄一	
張毅父	陶九成
張毅父遺事	
書集杜詩前	文山
題文山集杜句	楊士奇
張千載	
卷之八附錄二	
方韶卿	
方先生墓碣銘	柳貫
方鳳小傳	縣志
方先生詩集序	黃潛
祭方先生文	柳貫



雨夜呈知卿

謝翱

寄韶卿

寄方韶父先生

黃潛

送韶父先生遊京工

喜韶父先生至

和韶父先生詩七首

和韶父先生詩韻

吳師道

遊仙華山

方鳳

仙華山招隱

遊寶掌山寺

仇仁父詩序

卷之九 附錄三

吳子善

吳思齊傳

任士林

又

宋濂

九日前子善來會山中

謝翱

雪中方四隱君訪宿有詩憶鹿田風

雨舊遊寺和併呈吳六贊府

和吳贊父齋居十詠

楊仲弘

焦桐

壺筒

破硯

殘畫

舊劍

塵鏡

廢檠

敗棗

斷碑

卧鍾

跋吳善父哀辭

黃潛

吳贊府輓詩三首

卷之十 附錄四

龔聖子

龔聖子小傳

姑蘇志

桑海遺錄序

吳萊

宋文丞相傳

龔開



金陵三逸有感

淵明携酒圖

春日郊遊和友人韻

春夢念奴嬌

送北山歸建康

卷之十三附錄七

鄭所南

宋鄭所南先生傳

鄭所南小傳

姑蘇志

題鄭所南行錄後

王行

題宋太學鄭上舍墨蘭

王逢

鄭所南宅

卷之十四附錄八

林景曦

林義士事蹟

鄭元祐

跋

陶九成

序白石樵唱

方逢辰

題白石樵唱

章祖程

註白石樵唱

書白石樵唱註

鄭僖

南山有孤樹以後俱遺集

林霽山

秦吉了

孫供奉

雲門即事

舜廟

寄林編修

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後

道中

春暮

春感

贈天目吳君實

太學同舍徐應鑣義沉井後十年

衆為營墓立碑私謚正節先生

聞家則堂太參歸自北寄呈

荅柴主簿二首

別方槐定山人

王監簿名樓曰與造物游命予賦

東山渡次胡及古韻

山窓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閱之有感

雜詠二首 天台隱者

讀秦紀

元日即事

輓浙西提舉李公

重過虎林

故宮

辟雍

禮闈

西湖

拜岳王墓

葛嶺

次翁秀峯

立春郊行次唐玉潜

寄七山人

端午次韻懷古

初夏病起

五日次韻

喜監簿得陶山舜田

別王監簿

答金華王玉成

夢中作四首

冬青花

讀文山集

卷之十五 附錄九

宋遺事

讀虞集所草詔有作

余應

跋

何喬新

紀瀛國公事實

素忠徹

贈虞伯生詩

西江月詞

元史順帝紀畧

虞集傳畧

虞伯生首詔

宋遺民錄卷之一

王鼎翁

梅道先生吾文卷序

歐陽玄

論人行事枚舉而稱之者其善為可數論人文章舉一以蔽之者其善為不可勝數也廬陵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為大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學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蘄為文章以見志予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獨君省吾得吾文藁讀之至生祭文丞相文作而嘆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必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為言為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為典謨為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為春秋為變風雅為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

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悠長之味溢出言表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愚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

王鼎翁文集序

豫章揭傒斯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嘆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為文章以望其友為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興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為廢數十萬生靈為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末之如何况一王鼎翁邪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

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  
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  
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  
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  
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  
間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  
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觀  
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  
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國必不係王鼎翁  
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  
甚可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低首  
下心含垢忍耻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  
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  
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  
鼎翁之志云爾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  
因與劉堯舉對床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

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  
夷子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  
飯之者矣予謂向字有憂其飢而顧人餉  
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  
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  
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  
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  
請購准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  
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懣懣丞相嘉納  
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  
太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  
難效忠退復虧孝倥偬感泣以母老控辭  
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為已負於丞相  
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  
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  
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墻店壁貼之與  
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  
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簽判與其

兄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  
謹采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

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  
死矣文章周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  
父受公卿祖莫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  
為子孝可死二十而魏科四十而將相功名  
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  
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致矣  
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  
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  
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無所成  
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  
踰時就義寂寥間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  
邪尚欲有所為邪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  
為事邪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邪伏橋於廁  
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欲以希再縱求再  
生則二子為不智矣尚欲有所為邪識時務

者在俊傑昔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圍今以亡  
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  
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  
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  
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  
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  
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  
不幸則仗義以明分口故身執而勇於就義  
當以果如張巡為正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  
且思勿領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况刑  
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八九惟不勿勿豈足以  
見志向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領且不復勿志  
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智者而信  
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  
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邪惟蘇子卿可憐  
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誓  
師讎也丞相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  
史思明方戰納劍于韞曰夫戰危事也吾位

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勖  
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  
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  
泣進刃于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  
無睚眦之讎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  
貞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  
死丞相者矣白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人以怒  
罵為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胃有不甘言者  
矣雖雙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  
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  
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纂楊行密之  
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于孫自為  
匹偶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  
楊氏子孫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  
為德又反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行  
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  
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  
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

建其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  
事骯髒而聲氣所逼情嫌必生豈無李昇之  
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  
反於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  
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  
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  
次鄉國時有少年狂于持斐牘叫軍門丞相  
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  
邪通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  
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  
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  
昶母曰勿戚、行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  
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昶卅遷晉出帝及李  
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  
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安  
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  
庶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  
生尚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讎外國况忠臣



義士乎人不七日毅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  
得留漢既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  
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  
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降邸宋  
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  
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墻  
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  
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  
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  
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間  
聞計則哭

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  
而吉水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  
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庸哭  
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  
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鉤

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十年間人不兩見事  
終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箆何知  
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風指  
軀壯士其惑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  
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  
中之血日月翳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  
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干將莫邪或寄良  
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  
中有光芒非公也邪

沁園春詞

王炎午

又是年時杏紅欲臉柳綠初芽尋春步遠馬  
嘶湖曲賣花聲過人唱總紗暖日晴烟輕衣  
羅扇看遍王孫七寶車誰知道十年覓夢風  
雨天涯 休休何必傷嗟謾贏得青青兩鬢  
華且不知門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誰  
家世事無情天公有意歲歲東風歲歲花拚  
一咲且醒來盃酒醉後不盡茶

書王梅遊遺像

無名氏

予嘗讀先生所為生祭死祭信國公文二篇其忠烈之氣真可與天地間風霆日星相永偉哉言也使當時非以親老去幕下則發謀出慮為信國左右手者豈在杜架閣諸君子後哉今諸君子皆以信國牽聯掛名于宋史則先生之志知者鮮矣豈不良可慨邪雖然先生見義明信道篤固不足以史書為輕重二祭文不朽也恨生晚無絲親炙故再拜遺像而識以斯語庶百代之下有能觀先生風神者尚足以感發而興起云

閱文山集漫述

豫章胡儼

擔死成仁永不忘勤王發憤更鷹揚虞淵日落山河慘吳苑春歸草木長萬里羈囚拋骨肉百年忠義見文章可憐有客王炎午生祭臨風淚幾行

宋遺民錄卷之二

謝臯羽

謝翺傳

鄞江任士林

謝翺者字臯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宋咸淳初翺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鏡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侷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入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間北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侯濤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喙焉食歌闌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濺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裴回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翺回馬鳴號馬躑躅馬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翺者

章皇山澤惡夫涕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  
桐廬人翁然從翔學所為歌詩其稱小其言  
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  
卓者尤善敘事有良史才作南史帝紀二十  
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佳  
山水必有遊記當天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  
問遺事故迹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  
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  
其亡乎其亡乎士充充入叢柑持解不去  
聞翔翔自若也易曰浚恒貞凶無攸利翔之  
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  
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然  
者邪精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翔豈平  
伍耶初翔無恙時得磨方干舊隱白雲村建  
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諸賢為文祭臨  
水之神避地于此翔曰死必葬之作許劔錄  
迨疾革語其妻劉氏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  
許劔之地方鳳果聞訃至與吳思齊馮桂芳

方幼學方素翁衡翁登奉骨如志夫以死生  
託人不爽皦日信矣哉其徒吳貴買田月泉  
精舍祠曰晞髮處十歲時奉丞嘗云

又

金華胡翰

謝翔字臯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鑰居  
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翔試進士不第  
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  
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徽州郡大舉勤王  
之師翔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  
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翔匿民間流  
離久之行間抵勾越勾越多閱閩故大族而  
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  
翔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  
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  
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  
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  
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  
一不問當世事翔嘗上會稽稽山左右窺祐

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鄣過蛟門臨大海所  
至歔歔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巖  
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鳧歸  
來兮何極鳧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噶  
馬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  
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  
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翔率其徒游  
焉願即此為葬地作許劬錄及翔居錢塘病  
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  
劬之地鳳聞訖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大學  
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  
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授業焉同郡黃潛柳  
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  
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  
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  
道毋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願忌爭不力  
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  
相附實感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

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歸全子  
云  
又翔傳 金華宋濂  
謝翔字臯羽福之長沙人後徙建之浦城父  
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  
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辯證傳于時翔世其學  
試進士不中落鼎漳泉二州倜儻有大節會  
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議叅  
軍聲達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  
以死翔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  
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  
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  
涼風急翔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  
跪伏酌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  
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詔之曰鳧朝往  
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  
焉食歌關竹石俱碎聞者為傷之然其志汗  
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

獨嗜佳山水如鴈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  
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神竒扶秘所至  
即造遊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  
憇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即尋隱者方鳳吳  
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溯盛唐而上  
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新拔峭  
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  
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  
神將避之其苦索多類此藝睦人士翕然從  
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虎林西湖上前代遺  
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翔晚明年乙未以肺  
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  
去鄉千里交游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翅  
兄弟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  
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薰馮桂  
芳翁登登之弟銜葬翔于陵臺南以文藁殉  
伐石表之曰粵謝翱墓初翔以朋友道喪盡  
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

諸石亦就繼為建許劍亭於墓右從翔志也  
翔無方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翔好脩  
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務諧  
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原  
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遇談勝齒事輒悲鳴煩  
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  
翔翔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  
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  
圖譜一卷宋鏡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  
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  
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  
游錄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  
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  
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贊曰翔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  
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屨章皇山澤間若無  
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  
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翔不負天祥肯負國

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  
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  
類橫之客者非邪古聞之任先生云

贈友人謝臯羽

鄧牧心

我在越君在吳携書邀我遊西湖我還吳君  
適越遙憶一江共明月明月可望佳人參差  
與君携手西湖上相思空誦停雲詩知君去  
掃嚴陵墓祇把清樽酌黃土浮雲茫茫江水  
深感慨空勞弔今古孤山山下見陳實連騎  
東來踏春色湖邊<sub>宋書</sub>樹花正繁莫待春風吹  
雪白有酒如澗有肉如陵鼓趙瑟彈秦箏與  
君長醉不用醒何必千秋萬歲名

酬謝臯父見寄

南朝人

林德暘

入山采芝薇豺虎據我丘入海尋蓬萊鯨鯢  
掀我舟山海兩有礙獨立凝遠愁美人渺天  
西瑤音寄青羽自言昭客星寒川釣烟雨風  
雅一手提學子屨蒲戶行行古臺上仰天哭  
所思餘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勾越

落日冬青枝

過謝臯羽墓

金華黃潛

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餘楚製弟子  
鮮聞音滄海他年夢青天後夜心平生匣中  
劍零落遂如今

吊謝翺文并序

會稽楊維禎

予讀謝翺西臺慟哭記為之掩卷嘆曰嗟乎  
翺以至誠惻怛之心發慷慨悲歌之氣世知  
其為廬陵王慟也吾以翺慟夫十七廟之世  
主不食三百年之正統斯墜也蓋是慟即箕  
子遷故國之悲魯連蹈東海之憤留侯報韓  
靖節存晉之心也天經地義於是乎在異日  
楊璉發陵事翺又有陰移冥轉之功嗟乎自  
箕魯而下曠千載有國士風者非翺而誰翺  
三山人字臯羽自號晞髮宋壘者詩似二李  
文似太史公廬陵客養之拜為弼友至正丙  
申予為李官睦州道出桐廬過子陵釣臺翺  
冢在臺之對山因披榛上其臺祭以穀酒而又

為文以弔之明年倭長魯侯忽都奉治書王  
公命刻吾文于石以表其墓辭曰

皇輿弗執兮宗社以屋叶忠臣售殺兮天網

罔什哀哀廬陵兮罹此國也矢靈脩以俱逝

兮肯衆醜而胥淪廬陵告亮兮敬弔夫子曰

黃昏以為期兮恙中道而遽止望靈脩於海

涯兮景炎念美人兮翔莽天既裂於北維兮

地復陷乎南柱三百年之統傾兮十七廟其

不食叶過橋山之楡陵兮重又罹彼肆毒機

不容於一髮兮幸首丘之過復豈人力之我

假兮寔在天之遺靈封柩土之手植兮指冬

青以為徵復骨積土植冬青木豈予身之後

死兮不碎首以截領也哲言家穿而無從兮天

吾慟而莫之請也登高臺以大招兮涕與身

兮共盡也矢報韓之夙志兮雖九死其猶未

瞑叶也已焉哉嚴之墓兮樓樓桐之廬兮幽

幽江滔滔其東下兮山宛宛兮相繆邈千齡

以尚友兮登夫子之故丘挹容星其汝鄰兮

招桐仙其汝遊交吾神以若面兮晞汝鬢兮  
陽之陬儼靈衣之披披兮道夫帝之九州折  
疏麻以汝些兮靈之來兮秋秋

吾於三史義士傳不入謝先生抱此遺憾  
今得鐵厓賦文傳不作可也廬陵歐陽玄

又 吳郡吳植

歲庚子植過浦易得謝翱西臺慟哭記植既  
識丁之疏其記矣厥後乃再為之詞以弔翱  
而與之歌曰

宗社隕絕兮相國死忠生獨何為兮逝將誰

從歲華晏兮山澤空木石為伍兮參逐蛇龍

激狂瀾兮振頽風力雖靡兮心弗降悵美人

兮日遠曷云展兮子棕攀高臺以慟哭託餘

悲於無窮嗚呼海水可測兮山石可移夫子

秉志兮世莫窺尚友前哲兮邈千齡以為期

嗚呼敬弔先生兮悠悠我思

又 眉山蘇伯衡

昔田橫死而橫之客自到海島中者五百人

人之於知已義之盡有如此者謝翺先生  
之於文山公不為匹夫之諒而其義槩視橫  
之客蓋無愧焉予每讀其西臺慟哭記至於  
招魂輒撫卷於邑夫公奮於運祚垂絕之際  
而先生與其謀固將大有為也或以死自靖  
或甘若山林豈其心哉豈其心哉廼探其情  
而為之歌曰

轅門促膝兮謀之孔臧誓廻日兮慨以慷何  
天之不我鑒兮而與國借亡一身了了兮四

顧茫茫神之交兮涕泗滂

又

括蒼林公慶

予讀謝舉羽登西臺慟哭記未嘗不壯其文  
辭而悲其志也浦易張丁既疏其義括蒼林  
公慶復為文以弔之

登高臺兮有所思思夫人兮若或見之精誠  
內克兮神不外離將為雲而來歸兮為鳳而  
南飛雲不可招兮鳳不再儀擊竹長歌兮予  
將疇依有聲徹天兮白日為遲江流無聲兮

百靈躡泉瀏瀏而交咽兮樹翁翁而含滋  
子陵有鬼兮為予齋心噫為臣死忠兮士死  
所知死者不可作兮生獨何為上為天下勤  
兮下哭吾私吁嗟先生兮其使予悲

玉帶生傳

會稽楊維禎

玉帶生者宋文丞相家藏研也後傳  
於其客冬青謝先生翺歿幸歸於  
予研北籀文紫之衣兮云云廬陵文  
天祥造凡四十四字

玉帶生石氏名端字正平世居端溪性廉直  
風裁方整紫衣玉帶以人品自貴重時文  
山提刑浙西器而聘之呼以玉帶生而不名  
自是機防密議一與生謀之生緘默不泄公  
益重之嘗拊其背與之盟曰紫之衣兮綿綿  
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困困外之澤兮日  
宣於乎磨尔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文山  
既相適隆國難徵兵嶺海間倉黃相失閩謝  
翱文山客也間道携生往來桐廬山中已而



文山徇國死翔登子陵臺以竹如意擊石歌  
招鬼之辭曰鬼來兮何極鬼去兮開水黑化  
為朱鳥兮有囑焉會生賡載歌曰鬼之化兮  
囑于火兮鬼之泣叶兮血吾石兮千秋其碧  
兮遂失聲竹石俱碎乃即月泉精舍共脩南  
史帝紀及獨行傳秦楚之際月表翔之史學  
類多資於生也翔卒益自韜闕者六十年後  
會稽楊楨氏為睦李官謁于陵祠南望月泉  
間見紫氣曰佳哉殆有端人焉訪之得生垢  
衣塵面介如也載與俱東以上客居七者寮  
且為歌之曰有客有客來文山潤如玉兮堅  
匪頑文山頽兮不可攀留爾亦足銷群奸靜  
以安兮方以直帶蒼玉兮佩文石星爛然兮  
守玄默迨盜起邗城借隱海上楨資之修鍊  
史若干卷晚年楨客俱流離解散獨生守其  
玄於七者寮云

史氏曰諸葛亮匡畧未半而夭其年文山  
氏未及匡畧而大運已去其遺千載英雄之

痛也亦厚矣石生者以端方廉重輔孤憤激  
烈之節表出師檄勅虜錄北征傳之義客志  
東陵哭西臺傳獨行足為死友矣於乎血史  
之後有南史南史之後有鍊史豈斯文之託  
於生乎生託於斯文乎嘻

玉帶生歌

玉筍張思廉

鸞刀夜割墨龍尾碾作端溪蒼玉砥花鎖鑿  
面一尺方紫霧紅光上書几銀絲雙纏玉腰  
圍翡翠青斑繡紫衣金星鳩眼不敢現案上  
墨花皆倒飛景炎丞相魁龍榜撫玩不殊珠  
在掌背銘刻骨四十四血錄至今猶可想謝  
公古文今所師西臺一慟神血垂獨持老瓦  
出門去冬青樹邊書憤詞天翻地覆神鬼怒  
九廟成灰陵骨露廬陵忠鬼上駢箕流落端  
生何所寓抱遺老人生計拙愛把文章寫忠  
烈霜臺一夜電光飛不必矮桑重鑄鍊

晞髮集引

海陵儲巖

晞髮集有宋遺民謝翺舉羽所著翺之出處

志行其友方鳳吳謙有狀有志太史宋公暨諸先輩有傳翔書殆百卷此集蓋其一也維宋以仁厚立國以禮誼恭讓遇士大夫比其亡也又值夷元猾夏而有之故會焉仕於朝者徃徃死其封疆社稷以就夫義命之所安而丞相文公猶光明俊偉震動一世迄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至於儒碩豪傑之士窮處於家者恥淪於夷以毀冠裂裳為懼則相率避匿山谷間服宋衣冠以終其身而翔則丞相嘗署以職者計其時所以處成敗利鈍死生去就者謔謀已定及丞相死於燕翔徬徨山澤長徃不返懷賢憤世鬱幽之意一吐於詞卒窮以死視一時督府相從之士等死耳翔真丞相之客也蓋其君臣之所感召師友之所切劘故底於成就者如此嗚呼是豈一日而然哉此集矐抄於建安楊晉叔間閱之作而嘆曰翔之樂府諸體侶李賀張籍近體出入郊島間古文則直溯柳州之派其志

潔其行廉有沉湘蹈海之風是宜傳也同時之士泯焉不傳者多矣翔獨賴是集之存傳翔可以想見其餘其不傳者亦或有殘編斷簡流落人間者乎將又因之以傳也

宋遺民錄卷之三

謝臯羽二

登西臺慟哭記

登西臺慟哭記  
 宋丞相文信公伯也 謝朝之所作也  
 朝布衣也 伯儻有大志 會丞相開府  
 時杖策車門署以爲 諸事參軍 後丞  
 相死 朝慟知已之 不復故 登斯臺以  
 竹如意 擊石作 楚歌 招其魂 若其慟  
 西臺則 慟乎丞相也 慟丞相則 慟乎  
 宋之三 百年也 西臺者 子陵之西臺  
 也 始朝哭於 夫差之臺 句踐之國 又  
 於此 升臺而哭者 亦登 規踐 華之意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

戎明年別公漳水涓按文公丙子七月開督

公時年二十八明年正月入梅州五月兵趨漳州

謀入衛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趨漳州

嶺其別者是年也按稱唐魯公而不後明年

姓者猶韓愈稱董晉爲隴西公之類

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悲

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

可考也按戊寅十月文公引兵至潮陽十一

予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

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

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

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蘇公初開府舊治也

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按乙亥文公募兵

除江荆制置使知平江府公過姑蘇而哭也

在乙酉之歲時年三十七乃落鬼吳楚間始

有屈平遠遊之志而其志誠可哀已又按公

祭文云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老泪

如霰其所以記別時語而不又後四年而哭

之於越臺此丙戌年也按行述謂公是年過

冬青樹引別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于陵之

臺按乙丑年公從先君鎬登臺時年始十七

冬時年四十二矣公之所以必記其先是一

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

買榜江涘登岸謁于陵祠憇祠旁僧舍毀垣

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湏臾雨止

登西臺設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

慟者三復再拜起按友人甲乙若丙者意爲

雖不知其然唯三人同登時詩可攷見也今

人之辭號慟者三又念子弱冠時往來必謁

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

人物賸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西

南來滄浥濤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

謂昔從先君及有雲西南來云者其乃念家

之不可見乎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

之曰寃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為

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

者或謂其寃鬼離散而不復還然為辭哀之

其人未嘗死也杜甫剪然我寃正此類也

然文公既死而公以歌招之者其有得於古

皆至誠惻怛得情性之正非若婦人慟而已

按朱鳥南方宿也味鳥首也春秋傳古之人

正或會於味故味謂之鶉火而火正配會於

而繫於南化云者以其維化而化必於南文

公有功於宋猶星有功於火也亦以朱鳥配

於宋焉其友方風遇公墓有詩懷之朱鳥會

何向正此謂也歌闋竹石俱碎蓋氣之深而

不自於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想

於榜中榜人始驚予哭也喟喟聲其或有

感而嘆也東臺去西臺若干步云云適有邏舟之過也蓋移

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

薄莫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

詩懷古為詩寄所思者蓋哭後而悲之未

忘也亦情性之正而不為事物所移所感之

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君子之心忠

厚之至也至於雪作風凜雖不可留又且登

岸宿乙家復賦詩懷古其於登臺之心則一

而已斯可見公明日益風雪別甲于江予與

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

及別時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

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予曰嗚呼阮

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

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為文辭因以達意

亦誠可悲已別思齊于江也與丙獨歸者與

桂芳而歸又明日至其居也甲後書來謂風

帆怒駛蓋甲與公同氣其所見者皆應若此

非真有神之助也蓋公之至情達乎中正而

若有見焉其為高懷愴之著也如此按嘆息

謂阮步兵者此特援此其哭予嘗欲做太史

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子

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

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

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云按公行

所著書如季漢月表皆未獨行敘秦楚之際

子未得而盡見也終臺後二十六年者在庚

與之冬其後六年公卒于杭思齊方鳳徑往

抗買舟載棺至釣臺而奠焉其後會稽楊先

生雖補為文以哀之而刻之墓上仍題其墓曰謝翱蓋從其初志焉子謹按文公死年四十七今公之死也如之嗚呼惜哉

箕子痛殷亡過故墟而欲泣焉以為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歌詠者憂宗社之昔也今翱之慟哭西臺也又豈異於箕子歟且翱在勝國時無祿位之倚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知已以及於國跡之異於箕子也然則居箕子之位者乃反不見其歌而亦不見其慟也其本心宜何如哉百世之下秉貞尚義以能發乎中心之憤憤者非翱其誰歟予後翱之生於是忘其愚陋本諸遺意以詳釋其記使後世知有箕子之歌於前而有翱之慟於後也雖然若翱固未可以喻於箕子也吾獨惜翱之時有箕子之位者而無翱之慟也後之秉史筆者尚庸攷於斯清河張丁識

子陵臺荒寒歷江水過者恒覽古賦詩未

聞於此野哭者而翱也於此野哭蓋不獨異於今之人也鳳讀其所為文辭竊以不及與於斯哭為恨或者他日得携手相與大笑胡盧絕倒於斯臺之上由百世之下觀之詎謂哭者之非笑笑者之非哭也東陽方鳳

昔楚屈原傷其君之既死憂其國之危亡而離騷諸篇作焉然說者往往失其旨趣於是乎原之志鬱而不得伸矣至朱夫子集註之出而後其義瞭然大明故朱子自謂死者可作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焉蓋不誣也今觀粵人謝臯羽父所為登西臺慟哭記蓋亦慟斯人之云亡閔毫社之既屋義激于中而情見乎辭亦庶幾屈原之志哉然其文多隱語不有好古急義之士殆莫能羽翼發揮以暴白其事于來世也而浦陽張丁乃獨能為之分章析句次其日月定其名氏必求當時之事以實

之忠厚哉古人之用心也抑又觀羽皐父之辭有曰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人必有知予者請以朱子之自謂者而頌丁固將可以少慰羽皐父於地下乎金華許元

文丞相忠義明白世多為之記載禮部侍郎鄧公光薦作續宋書最為詳備文公之將校名姓往往在焉然不及於賓客故謝翱先生幾失其傳賴其遺文多傳於學者而西臺慟哭記則有張丁為之注釋考訂

精密儒林稱之然記云過張睢陽所嘗往來處此蓋題信之永豐張睢陽廟非常所往來處也素之曾大父汝南郡公為吉州司理叅軍公適家居知遇尤厚尺牘尚存讀此記為之太息久之發為文獻之邦比諸老淪謝丁之博雅誠可嘉已前史官臨川危素識

常人之情久則淪淪則忘故忠臣義士慷慨奮激於一時者易久而不變者難文丞

相拘囚燕獄百計降之不得死之時距宋亡已四年謝皐羽西臺之哭距文丞相之死又十二年此豈常情之所可論哉張孟兼為皐羽注釋能羽翼夫忠義者是亦忠義之流也豫章揭泐識

宋三百年以道為國三百年後士之死杜稷者相望而丞相文山先生之死嗚呼烈哉死宋死於道也當時士之受知於先生者不一人而謝皐羽獨不忘皐羽之不忘

文山由文山知皐羽者厚文山之知皐羽皐羽之不忘文山皆道也後之讀西臺慟哭記者將有感於斯夫清河張丁學古道者也皐羽之死久矣而丁獨景慕之表章之詠歌之君子曰文山之英風盛烈與日月爭光於天地間固不待於記不記然不記則皐羽之義不白而丁之服膺皐羽者不著然則丁者其太史公所謂附青雲者非邪臨海陳基書

謝公以布衣從文丞相起兵閩中其事不見宋史而任士林蓋嘗為方鳳書之是時元始有天下言者尤多諱辭翔既慟西臺尋卜地于臺之南岸睦人許之作許劔錄及翔死錢唐嘗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劔之地鳳與吳思齊遂如其言而葬焉三人者予嘗合而為傳高風餘韻至今令人慕之丁固方先生里子也宜於潛德有以發其幽光觀翔此記雖羈

宋史文獻卷三

九

孤山水間未嘗不愴慨自偉以是知天下之可悲者有所在矣彼不自悲而人亦莫悲之何哉洪武二年夏六月既望金華胡翰敬題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使亘萬世不朽可也謝翔先生公門下士也國既亡而公亦死傷悼激烈之情每託於文辭以自見於是西臺慟哭記作焉太史公曰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

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吾友張君丁雅好古道取先生所為記訂其歲月演其旨意而使之傳其用心甚厚又豈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邪嗚呼是其可傳也已烏傷王禕謹跋

宋丞相廬陵文信公當德祐乙亥開閩鄉郡興師勤王一時賓客將校號稱多士魯先曾大父監簿府君實與焉嘗著幕府錄紀其姓名爵里甚悉魯幼時先人每為歷

宋史文獻卷三

九

指其人而道其終始大槩魯至今識之後從先友杜徵君又聞其道公客謝翔先生行事心尤奇之獨竊恠錄中乃遺其名姓及觀翔所著登西臺慟哭記然後知翔以次年丙子秋始從公閩闔則是時先大父已從樞密家公辟遂去而歸隱矣蓋與翔已不相接宜翔之姓名不著於錄中也公以元至元壬午伏節燕市後二年甲申其弟文惠公守臨江有訪先大父王筍隱居

適公客何時先生亦自臨川來會遂相與  
入紫霄巖登九仙臺賦凌雲之篇悲歌慨  
慨聞者悽愴山中人至今傳之讀翔西臺  
之招蓋先後而同音者也於乎悽矣翔文  
與古此記尤類瘦辭隱語浦江張君孟兼  
爲之考歲月徵事實使讀者瞭然張君之  
用心其賢矣乎然則讀斯記者其亦有所  
感發矣夫洪武辛亥暮春之初臨川曾魯  
題于水廳

羽翠翁之記至欲放太史公著季漢月表  
如秦楚之際蓋太史公之著月表也以月  
爲紀記事之所起而不書元年所以明天  
下之無統也夫秦之既壞楚之方興天下  
擾攘運數迫促不可以年紀此月表之所  
由著也羽翠之爲豈不忠乎國亡矣天下  
不復宗矣而翁獨以其無統也尚肯其爲  
朝周者乎且記之作猶諱避於辭豈有俟  
於後之知也烏乎翁之爲回不望於後知

則辭之諱避又安得不藉於人而始明乎  
愚讀張丁之疏而益有感河東李著

予家有先子手鈔謝臯羽詩文一編予自  
年十五六時輒喜讀之如西臺慟哭記至  
今猶能成誦然非胸中磊砢有悲歌慷慨  
之意者未必知好之今張君乃爲之章分  
句析而疏其義則其深知薦好抑有甚於  
予者矣予所藏本首篇稱丞相信公不稱  
故人唐宰相魯公篇中又無榜人始驚予  
哭以下至移榜中流數語餘亦有數十字  
不同似爲善本恨不得見張君相與考其  
異同而定其句讀也淞源徐釐民

宋丞相文公死國之十二年其客謝羽臯  
父率同志者三人爲位哭諸子陵之臺作  
楚歌以招之後復紀其事名曰西臺慟哭  
記以俟夫知其心者浦易張丁述以示予  
予得瀟觀焉曰嗟乎忠義之在人心猶元  
氣流行於四時初不以古今而有間也羽



臯父嘗望姑蘇過越臺而哭公矣而必登  
斯焉以哭而記者其以東都節義之盛始  
於子陵而宋三百年養士之報終於文公  
也子陵之於故人不以貧賤而易其守羽  
臯之於知己又豈以存亡而異其心哉君  
臣朋友出處死生之際必如是而後為無  
愧也其義微矣今去之百有餘年忠憤抑  
鬱之氣尚勃勃於言意之表則當時之雪  
物助哀江流有聲理或然也嗚呼羽臯父  
其亦悲歌之士歟丁也從而表章之殆所  
謂後之知予者矣然則羽臯固無負於文  
公而丁又有功於羽臯也邪顧上鑑丞直  
書

與已志之不得伸也夫哭宋祚之不救哭  
公與已志之不得伸則雖終臯羽之身不  
能無哭矣又惡計其墓之有宿草與否邪  
若曰臯羽徒慟公之死而哭之豈知臯羽  
者哉浦陽張君孟兼出西臺慟哭記示予  
故書臯羽哭之之心以歸之永嘉鄭思先  
登西臺慟哭記粵謝先生翔之所著也先  
生故丞相文公之客記為丞相作也先生  
沒將百年矣是文雖在而鮮有知者浦陽  
張丁一旦表章而出之且復訂其歲月覈  
其事實條分而章析焉予聞天下有大戒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義也丞相盡君臣  
之義於艱危之時先生盡朋友之義於死  
生之際君臣朋友之義一而已矣當先生  
作斯記時已逆知後世之必有知其心者  
百年之後而張君為之發揮豈非天理民  
彝不可泯滅而義之在人心者千載而一  
日乎翺也昔日慟哭於西臺今也吾知其

含笑於地下矣蘭江吳沉

晉處士陶潛疾劉裕之篡遂作飲酒詩以

自宣其悒鬱之氣然皆瘦辭隱語人莫能

測後數百年獨韓子蒼疏而注之俾讀者

皆得知潛之用心亦忠厚哉吁微乎蒼誰

知潛心者後潛數百年下若有謝先生翺

者痛宗社之屋悼文公之忠登臺而慟哭

遂為之記其辭類潛時人亦莫能識後翺

數十年有若張丁疏而釋之使先生之事

不泯微丁則誰與歸吁張亦子蒼之流歟

衛人高延

當宋之亡丞相文公舉兵閩粵起而從之

者多一時名士粵人謝翺時在軍府為諮

事參軍後軍敗公就俘執留燕京九年卒

不屈以死翺感憤亡聊恒往來吳中遇幽

閒孤絕之所輒設位恸哭以泄其悲思翺

真奇男子也而公之忠義足以結人心激

士氣槩可想見然則宋祚之不復豈非天

乎豈非天乎西臺慟哭記翺所著也文極

高古而言多瘦隱浦江張丁為之疏釋將

以傳於學者今世之士弄筆墨為藻繪之

文日不暇給而丁獨用心於此噫殆亦有志

者哉臨江錡永之識

漢丞相諸葛武侯卒蜀人巷祭野哭當時

不能禁宋丞相文公欲為武侯事而不可

得卒不屈其志以死江而人哀之有甚於

蜀人哀武侯者三山謝翺舉羽其起兵時

語事參軍也望夫差墓過越臺登于陵臺

觸物悲慟不能自已固宜然既自號晞髮

宋繫又作為歌詩慷慨懷古且匿名記其

事以自偉豫求葬地於子陵臺側將自附

於梁伯鸞類若有意於警發憤者張孟

兼恐其事湮沒取其文稍釋瘦隱而傳之

蓋有見於此雖然先正有言觀大節必於

平日新安病士敬題

嘗謂以忠義名世者人雖云亡後之士君

子仰之企之不遑猶日星之麗天蓋以扶  
植彞倫有繫於風教焉文信公爲宋社而  
死忠也晞髮翁爲信公而慟義也忠於華  
命義於知己死爲君慟爲友忠義兩盡彞  
倫攸著宜乎諸公歆豔贊詠之不已也張  
孟薰氏裝潢成卷旣章分句析詳釋其記  
且復題識於左方亦莫非繇忠義而發是  
則懷賢尚哲秉彝好德之心從可知已豈  
不爲世勸哉浦易鄭濤

予每讀鄧康莊公撰曾大父處士墓誌有  
曰閩人謝翺奇士也嘗與處士雪夜放舟  
登子陵西臺擊石作楚歌聲振林谷意悲  
憤人莫識也新安汪九成書其碑陰謂人  
莫識讀者誠莫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  
字臯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胥與招  
寇望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  
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若甲  
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

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  
志而浦易張孟薰氏乃能留心考古於西  
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  
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  
歟今人不知予後人必有知予嗚呼君臣  
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  
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  
此矣惜乎予不能親見孟薰而講先世之舊  
也東睦馮城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  
多應者罷勉赴難踣而復奮所謂親疾雖  
不療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  
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  
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洎公北上  
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嚴臺九年凡三哭之  
蓋深悲南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  
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  
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

已哉向使或微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  
矣予聞江東好論申包胥魯仲連事言輒  
憤若身履翔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  
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  
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  
其實翔之義益白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  
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敬識  
嗚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  
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翔西堂慟哭  
記可知已翔嘗客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  
公署爲諮事叅軍宋亡七年而公死之公  
死九年而翔九三哭之公於宋爲忠臣翔  
於公爲義士公之心不以宋亡而異翔之  
心亦不以公死而異忠臣義士之所爲固  
如此也雖然古人之哭者多矣若趙壹之  
哭哭馬陟也阮籍之哭哭窮途也唐衢之  
哭亦不過自悲其身世而已皆在所不必  
論獨申包胥秦庭之哭所以存楚於既亡

也賈誼之所謂可慟哭者將以銷漢七國  
之亂於未形也至今讀左丘明春秋傳及  
班孟堅漢書者未嘗不稱包胥之忠而服  
誼之先見噫翔之心豈異於二子者哉向  
使景定咸淳之際國無憐人翔豈不能效  
誼陳可慟之策以救宋於未亡四隣之國  
有如秦之疆者翔又豈不能效包胥之哭  
以興宋於既滅惜乎天命已去翔無所施  
而徒爲無益之慟於銅駝荆棘之餘此有  
識之士所以不能不悲也吾嘗讀公傳公  
客如杜澣等皆牽聯得書而翔獨不與焉  
惜哉括王騎識  
宋有天下三百年人主之馭下率以禮義  
故廉耻之風不忘迨其衰也臣子之慕義  
者一何多邪文公之盛蹟著在當世固不  
待贅一辭至其門人故吏亦往往爲之守  
志不移放浪山水間悲歌慷慨嗚乎宋之  
得人何其盛哉金華葉因

臯羽此記讀者皆稱其感知已之遇而多  
文公之得士然記作於至元中辭旨隱約  
時已不能盡曉况傳之愈久乎予交張丁  
乃釋之如燭照數計秋毫無遺所以圖其  
不泯者至矣噫張之存心抑何厚歟吳郡  
吳植

右文一首粵人謝翔記哭文丞相之作今  
國學錄張丁考記中地方人名歲月為之  
註嗚呼古稱畸人劍客策士奇才若翔者  
似之矣蓋義而有俠氣者歟此等人閱已  
志之欲伸甘殺身而不悔顧生世之不遇  
獨一麟而無誰與語故嘗青春白日潛行  
曲江西遊咸陽縱觀秦皇帝官闕時之人  
焉得而知之也哉嗚呼使天下士皆不負  
丞相如翔者時事未可知也嗚呼翔沒後  
又幾年天生我

望起自江淮提三尺劍用天下智謀勇力抵  
大梁掃故宮電行幽冀隨其九廟恭南道

逃穹廡滅跡珍寶圖籍輩歸中土廓天地  
之正氣洗日月之重昏靈諸夏之積憤  
胡王之見辱翔不幸不生斯時其功名豈  
不可立致也歎余又聞蒙古之臣楊總統  
者毀宋渡江以來諸陵有士人以牛馬骨  
至彼易之負歸瘞藥運寺冬青樹下惜不  
得士人姓名豈不可與翔同傳也哉或曰  
士人會稽唐珏也安成劉復題

題謝羽臯西臺碑

安陽韓性

零陵斷石青如天七星下貫寒蛟泉神訶鬼  
護萬萬古中有處士西臺篇臺前月色為君  
好斷港馳啼蕙花老酪瓶羊炙試招魂一片  
丹心向晴吳鄂枕冷泰山秋海樹不着人  
家愁晞髮陽阿向天籟鳳凰作使追靈脩紫  
霧黃塵窺下土清都仙人半空語汶楸十九  
春鬼長玉鷄土綬闌扶桑

西臺慟哭詩

括蒼劉基

阮籍哭窮途墨翟哭素絲賈誼上書期寤主

下和抱玉無人知人生有情不可塞謝生慟  
哭非狂痴神奔鬼遁天地革龍魚貓虎三辰  
黑黼裳玄袞換趨棗鞞唱羗歌滿中國生也  
何辜逢此時有才不用空男兒伯益丘墟管  
仲沒孤根弱質誰扶持既不能學申胥頓首  
血沾臆却吳再建荆社稷又不能學鄒衍長  
號徹帝閔飛霜六月淒燕山空將泪灑荒岡  
雨添作秋濤撼江浦君不見杞梁之妻善哭  
夫哭得城崩又何補夜猿叫罷天晦冥哭聲  
搖動虛危星瀟湘竹死鳳凰去但見白波連  
洞庭嗚呼此士今安在金石可銷心不改應  
將冤鬼化精衛銜取南山填北海

又

義烏傅藻

一生忠義薄雲霄慟哭西臺賦楚騷今日淒  
涼江上路何人重爲薦溪毛

又

金華潘闕

謝公昔爲蒼生起從事曾蒙相國知杖策轅  
門資畫諾運籌幕府異能爲漳江此日初云

別大屢當年已不支嵇道開邊同所誓可憐  
鑄錯悔應遲血辭懷古悲歌處白練如霜賜  
死時太史直書無以貶先生慟哭有餘思同  
心肯學哥舒翰抗節能儕介子推吳越傷心  
非舊土金湯觸目盡遺基百年驚見文章在一  
代仍嗟氣運衰南土衣冠方寂寂中原禾黍  
重離離正人端士餘無幾孝子忠臣更有誰  
遙睇西堂堪墮泪清風穆穆子陵祠

又

渤海高啓

峨峨子陵臺其下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慟哭  
白日昏哀哉宋遺臣舊客丞相門丞相既死  
節有身耻空存北望萬里天再拜奠酒尊陰  
雲暮飛來恍如載忠魂所哭豈途窮中抱千  
古冤上悲宗周隕下念國士恩淒涼當世事  
感慨平生言空山誰知哀惟有猴與猿豈不  
畏衆驚聲發不忍吞人言天有耳此哭寧不  
聞願因長風還吹此血淚痕往墮燕山隅一  
灑宿草根雨疇去已遠茲道不復論作歌悼

往事庶使薄俗敦

又

豫章涂穎

炎精昔年淪海底天下兵戈猶未已南冠宰  
相獨羈囚壯土悲歌咸義起謝翱臯父古遺  
直解種冬青向蘭社時從嚴瀨俯高臺慟哭  
無言懷憤耻呆卿巡遠往來處涕泪秋風別  
知已山川荏苒變星霜岐路蒼茫暗榛枳誰  
憐宗廟盡禾黍鳳杳龍沉天萬里金鍾大鏞  
世所重喬岳泰山人仰止綱常千古在扶持  
忠義一誠那可比燕雲回首生愁絕楚些招  
魂空徒倚乃知毫社屋竟成三百餘年若流  
水當時南北莽空濶大運由來有興否申甫  
云亡返獄靈傳巖歸去騎箕尾丁君慷慨思  
前哲珍重遺編襲綉綺群賢鉅筆等長杠競  
以文章誇侈靡嗟予拙朴才力薄高揖清風  
醉芳醴烟雲浩渺江海空徒使作詩傳信史

又

雲易宣岳

朔風卷地氣冥冥山色江南失舊景弔古登

臺惟慟哭寒墟隕絕少微星

駟鄧丘墟社稷傾包胥晝夜哭秦庭當時自  
藉扶顛力今日憑虛涕獨零

又

豫章揭槩

忠義夙所尚殺身良已悲溜滴可穿石此志  
寧有移死者既與國哭者將為誰俛馬念曠  
昔五內斯如摧高臺曠茫茫浮雲奔西馳掩  
冉蔽寒日予以增所思疇言百年後識者猶  
泪滋尚其作青鑑播以為聲詩

又

會稽唐肅

宮中六更初絕鼓藍田重玉沉屋浦廬陵忠  
肝一斗血去作燕然山下土桐川木落秋日  
頽有客歌上巖光臺石根敲斷竹如意萬里  
北寇來不來南風又涸灤河水故老寥寥知  
者幾誰似睢陽季葉孫箋簡能禪兩朝史  
洪武四年春二月九日題于會試之對讀所

書西臺慟哭記後

謝臯父先生宇宙奇士也傷罔之亡悼知己之死其忠憤之情悲傷之意見于登西臺慟哭記詳矣先宗達學士篁翁所集宋遺民錄而臯父之作并諸大家傳述題跋之語凡有攸繫者搜輯不遺可謂深知臯父者矣率溪確齋宗文於篁翁有師生之義欲終篁翁之業猶臯父之於文山也錄九十五卷而臯父之文居其四未有刻之者因命工全刻之以助其成百世之下欲知臯父者當有賴於此

宋遺民錄

卷二十七

嘉靖乙酉冬十月初吉後學臨溪程思柔謹識

宋遺民錄卷之四

謝臯羽三

宋鏡歌騎曲序

吳萊

自宋之南遷說者常欲復中原地蓋謂大江之南東至滄海西兼巴蜀而北以淮河為外屏然而禹蹟所及但自蜀江而下文王之化亦且止行江漢汝瀆之域不及江南春秋列國無慮百數江南惟吳越楚三國楚之始封篁篋籃縷以啓山林吳越亦斷髮文身披草萊以立國大江以南半為山海險阻無人之地此天地之氣化所以極衰於古而併盛於今也嗚呼世之迂者果不諳國勢達時務哉春秋之世吳最強越乘其弊而蹙吳越王勾踐乃能無事於霸而自安於蠻夷及王無疆方聽戰國游士之說而欲霸楚遂擊越而走之東盡吳故地北接齊韓魏之邊西壓巫黔申固大國也曾不旋踵又一折而盡輸於秦子女玉帛犀兕材木終不足以抗秦人天府陸



海之饒矣當漢氏盛時江西一境人民戶口不滿六萬唐之中世江淮遂為財賦之淵歲奉朝廷而度支經費猶不能給自今觀之魚鹽米粟漕運牧養灌溉之科過於古乎抑不及也謀不審力不蓄兵不練財不阜欲以空言復中原地不亦難乎蓋昔景德澶淵之變上方以北兵深入兩河震動而不以歲幣講和為虞是固欲捐銀絹數十萬匹兩而奔之苟安而已宣和京城受圍未暇一戰已請和而納幣紹興再造不思其禍之已成復踵而行之馴至完顏氏之大壞可以鑒矣開慶鄂渚之虞且欲遵其覆轍卒以不及踐言而致滅宋之禍自祖宗之世兵弱而不修於內財匱而復割於外此其實已久故矣當完顏氏大壞人孰不曰時可為機可乘大河東北彼已委而去之關輔以西隨以陷沒山東十數郡奄為盜有宋之設施號令幾若可行於青齊然彼以既衰就盡之國猶能遣使來而歲

幣道兵直窺江淮且不得以必勝之也况欲以是當西北方王之氣哉當宋都盛時每以天下貢賦之全而憂不足三司條例青苗保甲害民蠹國曾不之恤紹興以後國愈蹙財愈匱山林原隰陂澤之所出一切毫計而縷敵之至不足自給東南民物之凋弊者極矣買公田造關子亦猶三司條例之遺也雖然亦何補哉此蓋自守不能難與言戰宋亦不復知有中原地矣故老云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棧十有餘年不散南偏江淒然淚下已而彗星竟天災異若此徒論春秋戰國時事以鼓其說何世之迂也是豈國勢之不諳時務之不達者歟非耶武夷謝翺臯羽故廬陵文公客也於是本其造基立極親征遣將東討西伐作為鏡歌騎吹等曲文句焜煌音韻雄壯如使人親在短簫鼓吹間斯亦足以盡孤臣孽子之心已嗚呼尚何言哉初漢曲二十二篇魏晉又更造新

曲十二篇但頌國家功德不言別事大樂氏  
失職喜柳宗元崎嶇龍城山谷之間亦擬魏  
晉未及肄樂府今翔又擬夫宗元者也鏡歌  
自日出至上之回九十二篇騎吹曲自親征  
至即吏謁故主九十篇云

宋鏡歌鼓吹曲

粵謝翔

太祖嘗徵時歌日出其後卒平僭亂  
證於日為日離海第一

日離海青瞳隴沃以積水滂蒼兮神光隱豹

宋史紀事本末

六

霧空氣呼吸為蛇龍赤雲衣紫霓從吹白衆

宿歌大風天吳道清海宮

右日離海十四句十二句句三字二句

句四字

宋既受天命為下所推戴懲五季亂

誓將整師秋毫無所犯為天馬黃第

二

天馬黃產冀方龍為馬白照夜氣汗雲聲籟

野備法衣引宸駕騰天垠倏變化閨之餘廟

以霸閭八姓瞬代謝駸祥靈入罟獲皇上帝  
監于下誓無譁出既禡市日中不易賈坐明  
堂朝諸夏賚萬方錫純嘏

右天馬黃二十六句句三字

宋既有天下李筠懷不軌據壺關以

叛王師討平之為征黎第三

黎之壘彌蒼蒼奔逆壺關為上黨有雄矯健曰

余宿將于故之思泣示厥像倚孽狐勢方張

辨臣獻議勸下太行趨懷孟虎牢計之上爭

宋史紀事本末

一

洛邑以東鄉王師奄至扼其吭帝授方略中

厥狀獸窮駭突死卒以燭脅從已逮孛肆放

凱歌回皇威暢

太行依吳棫讀如華行之行

右征黎二十六句十四句句三字十一

句句四字一句五字

上親征李重進至廣陵臨其城拔之

為上臨壙第四

上臨壙戈耀日赫韋指領流電疾臯止其魁

不及卒其魁則頑曰予號自出坐于轅門斧

以率歸子往諭泣股采語中其肝至畢述待  
不及屏沮回遁鞠投于燎甘所即皇仁閔下  
焉如上蹕貌貅徹竈歸數實獲其棘矢納世  
室

右臨墉二十四句十二句句三字十  
一句句四字一句句五字

湖湘亂命將拯之至江陵周保權已

平賊出軍澧南以拒卒取滅亡為軍

澧南第五

軍澧南潰飛鳥鷹隼北來龍蛇夭矯帝有初

命奉致討臨于荆妖孽既掃胡駘而孕稚入

蒼莽以保王旅長駘颯振槁以仁易暴戒擊

剽惟荆衡及郴士如林礫其節蠹春葩秋陰

我有造于南心式敷德音

右軍澧南二十句七句句三字九句句

四字四句句五字

王師拯湖湘道渚官高繼冲懼出迎

悉以其版籍來上為鄰之震第六

鄰之震震于戶戒登陴守御神威掩至不  
及拒泐楚以南菁茅宿莽獻于王吏奉厥土  
天子有詔戾西楚自南北東皆我疆龍旗虎  
節拜降王秦戈鞏甲期韜藏冕旒當中垂衣  
裳

右鄰之震二十句十一句句三字九句

句四字

蜀主昶懼陰結太原獲其謀六師征

之昶至以母託上許歸母數日昶卒

母以酒酌地因不食亦卒為母思悲

第七

母思悲母于歸母聞帝語妾歸無所妾生并

土蜀壘茫茫奄失其疆初帝謂母子昶來小

者侯大者王有瘼其肌載粟于創畢有下土

方歸母于鄉天不女奪朕言不忘

右母思悲十六句五句句三字十句句

四字一句五字

劉錫亂嶺南為象陳以拒王師象奔

踈反踐俘錄以獻為象之奔第八

象之奔斯惟迹蹶蹶魚麗駕空雲鳥潰南草  
浮浮順于貌貅焚其帑實奔厥傲皇風播千  
聲霧星辰起皆北走唐季以來逆離來味嶺  
海肅清無留後于汴獻囚凱歌奏

右象之奔十八句八句句三字十句句

四字 播協畢后  
反走音奏

上命將平南唐誓城陷毋得輒戮一

人眾咸聽命為征誓第九

帝命將臣誓師于征伯同牙于庭曰無劉我

人曲阿惟唐以及豫章孽于南國楚粵是疆

我師孔武聿禽其王始怒領領將臣不憚曰

如上命即起予疾弓韜于衣刃以不血收其

石程焚其侈淫視于丁寧箬羽不飲干取其

鐔砮干以獻于京于廟告成垓埏既平

右誓征二十四句二十三句句四字一

句五字

錢氏奄有吳越朝會貢獻不絕于道

至是以版圖歸職方為版圖歸第十

版圖歸歸職方昔服附注備戎行帝錫之龍  
龍鳥章酌獻命與胥今上及秦王及臣拜稽  
首笑領帝色康畢同軌來于梁畢靈奕奕敷  
重光頌止劔履觀帶裳四海臣妾配虞唐

右版圖歸十八句九句句三字五句句

四字四句句五字

陳洪進初隸南唐崎嶇得達于天子

至是籍其國封略來獻為附庸畢第

十一

清源無諸邦力弱臣秣陵間道遣進表九門

望日旌願齒鄰與邛自達天子庭四鄰凋霸

業國除洗天兵皇靈暢遐外彊俗邇聲明歸

其所隸州乞身奉朝請音帝命得陪祀湯沐

在王城從茲附庸畢歌以頌河清

右附庸畢十六句句五字

太祖征河東班師以伐功遺太宗卒

成其志為上之回第十二

上之回舞干戚鳴鸞在鏢士飽力桴鼓轟騰  
罕山北餘刃恢恢軍容肅穆王畿主辰參後  
服神繼聖伐功卒扼以偏師斷北狄矢敢鳴  
房蝟集的質于援絕親銜壁并俗頌頌附于  
化以安得其屈產歸帝閑四夷君長來稱藩  
籥節夷樂示子孫

右上之回二十六句十三句句三字十

二句句四字一句五字

宋騎吹曲

親征曲第一

雲屯列竈駐貔貅殿前殺馬祭蚩尤  
陳蒼蒼太白濕賊帳夢驚繞營日軍呼萬歲  
摧太行華留東抹流電光重華繼堯坐  
垂拱并土再駕無葛疆

回鑾曲第二

建隆親征回鑾二之一

徂暑黎陽車駕歸掃清氛翳其夏  
大江都朔雲車駕出凱歌消水供尚食  
都人引領望翠華征人一月俱還家

開寶親征回鑾三之二

長堤夜幸士素飽孤城沈竈無飛鳥  
從征鹵簿拜上恩太常朝上回鑾表

太平興國回鑾三之三

都人望氣歸瑤闕星掃茸頭落參  
伐西人冉冉留紫雲六飛擁日歌回軍

遣將曲第三

平荆湖遣將三之一

天門雷動開風雲內前盡給羽林軍  
聖人神武授方畧斬將奪旗各駭奔  
王師所過如時雨洗濯焦枯嚮荆楚  
重宣德意弔遺黎素服軍前釋俘虜  
全家到闕拜上恩詔書為築先臣墓

下劔門遣將三之二

神風流霆駭偃草天兵夜下西南道  
虎賁長戟來鳳州歸峽銜枚疾如掃  
廟謨萬里諗諸將山川曲折圖形狀  
天同鬼授契符生滅果恩意供帳歸  
來論功授節鎮鏡鼓殿前歌

破陣

歸朝曲第四

南平王歸朝四之一

荆南萬里朝天道  
巫女雲荒產芳草  
錦韜道賜帶盤鴟方物  
南來進龍腦  
頌陪郊祀依日  
先供張歸朝親奉  
表勳階邑食及隸人  
移鎮徐戎作家廟  
人生富貴侯與王  
四海為家皆故鄉

吳越王妃歸朝四之二

勾吳月令牽牛中如以開寶九年三月  
王入朝程弟乘風  
來闕宮隨王劍履  
朝上殿黃門夜趣  
長春宴昭容引班  
入內朝龍袞當中  
開雉扇宴罷朝  
辭生局促詔賜離  
宮作湯沐先王  
丞嘗澤有差上恩  
許歌陌上花

論歸朝曲第五

淮南草濕網蟲露  
家在先朝父尚主  
真人御極四海歸  
偃蹇不朝稱節度  
夜持鐵券為爾  
賜上恩特遣儀鑿  
使神離魄奪取  
族夷功臣

效命錫龍旂

李侍中妾歌第六

李筠愛將惟僮珪  
美人姓劉筠侍兒  
城危搶撥不得力  
雨損鉛華帳下啼  
擁髻前言馬有  
幾猶說閨中舡  
問此赤龍從東  
乘日車火統城  
門內蛇死英雄  
際會風雲奔婦  
人思報羅裳恩

孟蜀李夫人詞第七

春荒曲薄蕞叢土  
屈狄歸朝辭廟  
主官家呼母恩  
許歸劍閣并門  
無處所一作淚  
故衣并屋棺四繞  
出門哭于汴州  
道回腸酌酒三  
致辭巴蜀如歸  
化啼鳥老身不  
食追爾魂鹵簿  
臨門拜上恩

南唐奉使曲第八

孤城圍中拜右  
史侍書猶對重  
童子請行愴慨  
期緩師奉命日  
馳三百里河流  
遡風車北首便  
殿蒙恩引天袖  
臣肝有血不濺  
衣寸舌欲存建  
王後奇曾如江  
湧崔嵬慟哭不  
得天

顏回

伎女洗藍曲第九

後庭朱黃作木裡伎女帳惟青曳地碧綠夜  
挂寒不收綠此洗藍濟露水外間學染因得  
名不省歸朝為國氏他年寄生產鷗尾空憶  
宮中鳥銜子

即吏謁故主曲第十

嶺南使鶴日教戰巫女才人誰相見南橈欲  
載遠遊冠衛士盜船去不還夢見隨停上江  
即道謁淒涼唯故吏自言置即本先王方物  
入朝緣此至聞言合咽涕灑江况乃園人舊  
姓龐淚辭嶺海無歸處蒙恩祗向江陵住

古釵嘆

刑徒鬼火去飄忽息婦堆前殞齊發白烟淚  
濕樵叟來拾得慈獻陵中髮青長七尺光照  
地髮下宛轉金釵二持歸薰沐置高堂包裏  
恐為神所將妻兒朝拜復莫拜冉冉臥病不  
得瘥省知天物厭凡庸夜送白龍潭水中扣

頭却顧祈免死來入幽宮伴龍子

秋風海上曲

秋風吹水龍上天龍女抱珠海底眠水花生  
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巨鼈鼎鼉鼓  
隨赤魚鱗鬣陳旂旗海人見此夫操網歸對  
妻兒月下紡自言移家來磧中十載秋風潮  
不上老夫一人語門前見此已是開皇年

結客行

結客衛京師弃家南斗陟均看各意氣欲取  
遼陽歸事左脫身去豈為無所為家藏楚王  
子手執五陵兒泣奉先主令白旄鄉天揮鞭  
屍讎必報函首捷終馳力盡志不遂以死謝  
漸離

擬古寄何大卿

山人食木實竹實以飼鳳聞此來空烟三載  
脫塵鞅不見玉笙音唯聞溪鳥弄西臺憶故  
人野祭忽如夢仰視浮雲馳不覺哭之慟

寄所知

何處識君面青天雲霧裾携琴上衡霍玄髮  
向風梳別去看流水三年此躊躇偶同海鳥  
夢爲致空中書

哭所知

總戎臨北粵花鳥瘴江村落日失滄海寒風  
上薊門雨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鳧欲哭山陽  
笛隣人亦不存

哭廣信謝公

自爾逃名姓終喪哭水濱海僧疑見貌山鬼

原缺

宋遺民錄卷之三

謝臯羽四

金華遊錄

謝翱

翱傳云所著有浙東西遊錄九卷此特  
其一也

己丑歲正月謝翱臯羽方鳳韶卿約遊洞天

十一日辛卯韶卿攜子肖翁入邑與臯羽及陳

公凱君用弟公舉帝臣會韶卿夜賦詩示同遊者

十二日壬辰陰寒韶卿拂曉取道上洛之吳溪

宋遺民錄卷之三

過吳似孫續古約俱行至橫溪訪柳時聲父子

君用不至帝臣從五路嶺先過門臯羽繼至會宿

時聲居

十三日癸巳枕上聞雨是晚以雨宿柳明府新

居各賦一首

十四日甲午陰未曉即行午度太陽嶺晚泊上

坦欲訪雙巖鄭子有子有聞之先至旅寓邀宿

陵雲山房城友葉謹審言適相遇於陵雲約翌

日同至赤松是夕子有出家藏先資政北山先



生遺墨及久近諸賢書帖共觀至夜分詔卿書  
北山感雪竹賦後臯羽亦題

十五日乙未晚聞窓外葉聲疑雨起而視之則  
霽既飯話良父子有之姪復留飲凝香閣晚抵  
赤松自源口入一里許萬松轟翠有亭跨中路  
扁赤松山舊樞密濟齋王公焚書今住觀唐元  
素易以他書矣沿溪入橋亭扁金華福地郡人  
潘繼先篆過橋入三門勅寶積觀額大中祥符  
元年所賜與殿中四錦幡及獻花四木孩俱今  
猶存入門而右有堂臨池上為濯纓堂默成先  
生潘待制良貴書入而為松遊亭又入而為枕  
流亭觀之前為卧羊山即皇初平叱石成羊處  
也道士王元台謝天與款宿謁冲應養素二真  
祠二真初起初平兄弟也松下有遇仙石坐其  
上相傳往年唐公李度有目肯寓觀中嘗怒茲  
石遇二仙問故采草拂其目遂明且祝曰後十  
八年當相見彬州及唐登第授彬教有二道士  
過之唐不知省道人曰子亦記松下治眼時語

乎既而邀之不知所適方知為二仙云時韶卿  
病目甚故道士言之為詳回宿王謝房各賦上  
元遊赤松詩

十六日丙申微陽道士水竹唐元素妙虛王德  
厚竹泉倪守約房中觀羊石臯羽作觀羊石記  
云金華洞為皇初平叱石處予髻而聞之髮種  
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  
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為寶積觀觀旁祠二仙二  
仙即皇初平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巔變怪  
抵牾宛然如羊形多為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  
士拾其餘蓄觀中余得借而觀者三處其一在  
天井東僅十數角斲然群伏且起復無抵觸意  
苔茸茸若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並曲池之岸  
疊石為山參布伍列犬牙其上卧者十八九伏  
者十七抵者踞者十五履險而跂者十三倚而  
齧跪而乳者十一若觀古彝尊之跡于石形不  
求全而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加密跂伏齧  
乳抵蹶與前變態畧同復有拱而人立者奇崛特

甚非前所有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群羊伍  
余曰是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瞞其化而為  
羊與茲羊之化為石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  
茲石馮而遊若脫而休茫乎日與之對而泊  
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為是物乎道士顧笑  
衆皆沈寂起立若植以余言為然故書以啓  
後之遊者其所觀三處道士曰倪守約唐元  
素王德厚云石去初平仙後若干年為樵牧  
好事所取又若干年道士悉能言之於遊者  
非有擊故不書妙虛石旁有方竹一叢蕭疎  
可愛堂名蕭間樓有滅筆隸物化二字極佳  
水竹留飲饒王倪各為煮茗倪之徒石泉趙  
元清疴發腦纒愈未接客入小桃源路口有  
小桃源物外洗耳三石刻竒古皆餘杭虞似  
良仲房八分書未過橋為物外亭過橋有亭  
泉上有臺名滄浪溪石皆磊砢水激射為峭  
峽為盤渦道士徐南華攜酒肴并青窓王易所  
書趙元清夢游小桃源四時詩來青窓即故

樞密王公之孫名進思官惠院號淳齋善書  
而好吟以避世立兄子為子使出贅復分田  
送其妻歸母家而自為道士於此南華酌酒  
滄浪臺榭陰下行至岩扉間新構小亭名別  
有天地復酌亭上岩扉有諸公題臺新種桃  
梅夾道道士周雲岩世昌要會酌樓上石泉  
之徒王德謙益之携琴鼓再行午從觀右登  
丹山行窮林巨石間觀丹竈及丹石相傳某  
年丹光見石上有道人養雞見雞啄丹取之  
丹即飛去今立祠與菴祠前舊有老樹並其  
一中斷倒架上半於其一附着而生下半則  
僵立不相接狀甚怪竒今為改祠道士伐去  
曾遊者以為言丹山而左稍下有丹井泉極  
甘冷一徑出小桃源之上抵二仙祠回宿寶  
積觀中西廡石刻赤松山三大字李陽冰篆  
偉甚以赤字從大下作火揭之有火災故寔  
不用而存其刻云  
十七日丁酉雨欲往三洞不可遂入城泊棹

符寺待賢取道智者以往

十八日戊戌雨留祥符臯羽有塔影霧中深之句韶卿足之

十九日己亥陰入寶婺觀謁星祠登八詠樓寶祐丙辰歲郡守謝奕修改創潛齋王堃書扁今易以他書矣時擊丁夫急所帶奚奴不敢出市衢韶卿自同臯羽訪芙蓉盛太博共談世故晚歸祥符

二十日庚子新霽約審言自蘭溪門會于北

宋史卷五

卷六

柵韶卿父子續古審言登七寶寺塔樓拂塔院至道年碑石遇且庵徐玉汝於盧士安卜肆韶卿臯羽甚欲留訪諸老以雨餘得霽重於妨衆遂行既出城遇柳齋劉權院梅君邵深道成齋王玉成於菱塘之東王謝二道士自赤松來西鹿田寺僧懷玉留而相謀韶卿賦北山道中衆客皆和脯至智者寺山路有亭扁北山唐乾元二年八月縉雲縣令李陽冰篆書入而為倚松亭過橋有亭扁靈源小

甜亭上又潛齋王公書靈源勝地四大字真

之雲堂後廡寺僧莫之貴也日夕過鳳凰山法清院山形如鳳凰舊為法朗石晉開運二年為國泰今改法清山西有一怪松偃蹇如盤龍院僧圓矩云昔潛齋王公嘗護以蘭楮遊憩其下是夜宿院中

二十一日辛丑有徐生館法清酒肆地攜詩

見贈有鳳凰山上鳳凰翔之句聯中又以畊田鹿化石羊為對臨別密謂審言曰余以鹿比僧

宋史卷五

卷七

羊比道士鳳凰比諸君子審言途中述其語衆皆絕倒從法清而西過故康懿泰國長公主墳園未至觀半里有岐徑登山可至九龍寺上有劉先生講堂劉孝標讀書處也三洞上為朝真中為水壺下為雙龍三石扁皆飛帛書立下洞口觀有天下名山四大字觀之左為椒亭所從入洞路也以山下平地言之賦山巔然而迢遞寬衍觀之前居民成聚則此乃洞天之趾尔雙龍洞口石室明淨坐可

三二百人仰視石室紺碧其隱約可名狀者  
為雲物為仙桃為道人比肩而立龍首見其  
左而尾懸右石壁上又懸石至地獨黃色俗  
呼呂先生戴身霞衣挂其旁有北斗星窠洞  
穴如臺順水淙淙從中出即流入右偏暗出  
洞外溪澗衆東炬揚裳僂倭踏水入內洞凡  
三數丈首皆擦石舊以小舟而入今敞漏  
閣水際既入復虛曠如外洞水從右流莫測  
其淺深執炬者一一相指告見峰窠石水蛙  
石石鍾手槌之鍾聲仙珠紫雲黃岩上石門  
限雪山山前雪山後雪梁之皎然仙笠懸岩  
石石鼓槌之鼓聲有形蜿蜒頭角鬚尾九二  
屈蟠隱見瓜尖皆白石如玉所謂雙龍也猶  
一獅子一頭足尾具額有珠大龜黑色白蛇  
斜繞其背首入甲下奇甚筆格一霜崖聚如  
繁霜有卷石小窠指面大有水正滴窠中名  
仙人硯滴候片時纔一滴仰視洞中他無漏  
泉獨此尔浴室石橋三足蟾懸鐘室蓋如名

剝講臺上所設而加高大海角虎蹲立雲霞  
五色欲飛極裏從暗處俯伏遠望洞口水中  
所從入處僅一小隙透明如十五夜月名仙  
人望月又大象足二小一仙桂水波石巖巖  
然大者如浪轉雪山後而左為滑臺為池為  
田畦町高下可數仙人挂衣橫十數丈衣純  
素袿粟慙指皆天成又仙人眠石方整可臥  
仙人帽日月二宮復從洞口踏水而出九洞  
中所見不假一毫錫鑿而形狀自然其妙處  
殆不可言也登山幾半里至中洞洞口視深  
處乃暗穴但聞潺潺水声束數炬相後先若  
入井然稍斜向內衆魚貫而下石滑且險約  
三十丈至水簾自高岩噴出下有巨石盛之  
即不知水之所往水簾出處前有懸石如鐘  
又如飛鳳視水簾以下復沉沉深黑人多不  
敢復入臯羽毅然揚炬而前韶卿續古從之  
由水簾之右轉而深入巨石無數回視水簾  
乃在目前愈入愈深下復無水有石筍入空

曠中高可三四丈色瑩如玉從石筍而下極底有石室燥潔曾遊者留題在焉回至水簾漸可望明而上不如入之險也然不能深入則不得盡其奇來遊者率望水簾而止亦又登山二里韶卿父子臯羽續古情兩山童買竹箭束炬至上洞入洞而右為觀音洞從岩罅越石限而入展轉愈高板援至觀音前其石像天成垂衣伸一足如土偶者但高入岩罅以炬燭之僅得其半而臂與面莫盡見也

旁有潭深不可近名觀音井又名龍潭復路出從大洞正面而入歷三數坡陀其石上雲霞波浪霜雪屋室之類皆不減下洞所見洞口天日之光斜射洞中石崖上淡如月色奇甚內有石梁高挂深可二三十丈白龍護其左蒼龍護其右又入有天池深廣四畔峻壁不可下池之裏有崖如兩扉而啓其一極黑暗中遠望石扉啓處天光下燭蓋洞天漏明而人莫知其處名一線天既隔天池不得復

深入也雙龍洞口題名石上部卿賦三洞云金華北山三洞天垂髻欲往今華顛春風吹衣兩洗履瘦節忽柱蒼山烟山高地平走幽澗根絡石上森楠榭從飛橋瞰石洞屋色閱世知幾年風痕霧迹化異物龍首昂左尾右旋就中暗穴如幕願急水瀉碧鳴媯絃迴流束炬照徒涉有背擦石行拳拳水窮路夷內景得以炬交燭窮幽玄細紋感波湧浪接皓彩凝雪飛霜鮮大為獅子虎犀象瑣碎亦復蜂也然蜿蜒雙螭角尾具一一玉爪擎蒼堅窮龜負甲色深墨長蛇白質相縈纏鐘能鐘聲鼓能鼓不假樅簷知誰懸直櫺斜檻藏漏室短畦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霓五色霞咲盡敗絮留丹鉛中途經過最深宵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隙隔遠見秋蟾浴海光嬋娟左岩架衣頗橫亘疊摺衆披垂踰躓自餘神恠不可極似鑿非鑿鑄非鑄出登山腰叩中洞外視石井閨潺潺入深踏險思捷綆長竿

揭炬後且先水簾可俯心爲掉到此十九歸  
言道嗜奇不憚歷磊砢足以目故差輕便翻  
身却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疑復  
下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闢却易進  
玉筍拔地備而圓宜爲淵處乃爲屋亦或摩  
蘇題新篇同遊疑我久未出笑謂豈欲井底  
眠林幽風起日已晚猶眺高洞山之巔新蒸  
可買樵我尊不遠數里仍攀綠傍從右壁入  
深圻如鐵戶隈瓊爲榜儼然海相挂珠絡懸  
視豈信非李傳在爲朝真正面入便想笙鶴  
傲群仙雲霞波濤仙衣裳奇詭豈必下洞專  
歛然條梁架若起左右蒼白龍形全望中極  
底勝漆黑雙扉隱隱起半邊天光一道燭扉  
內知此明罅從何穿窺深壁峭不可往安得  
挿羽如飛爲嗟余茲遊尚牽俗身所驟歷辭  
難宣但思乞水學坡老洗眼看字消餘年是  
夕僧懷玉同歸西鹿田寺止宿寺丈室後有  
奇石峭立罅坼間可行林泉幽勝特甚默成

先生潘公大書其處云余往來南北兩山條  
二十年獨未曾至鹿田紹興七年四月十七  
日同智者長老法銓來於崎嶇險隘之中得  
虛曠寬閒之地脩篁喬木巨石瀑泉氣象雄  
偉此蓋未之見不獨甲於金華也自是評吾  
鄉山水以此爲第一云其丈室遂榜第一軒  
上爲思賢閣是夜聽雨軒中  
二十二日壬寅曉霽過東鹿田寺廟廡列詩  
石內有葉丞相衡集杜五言四韻中二聯云  
水花分整弱山木抱雲稠更宿招提境還同  
惠遠遊又僧舍壁間有郡倅金陵吳琳題詩  
中一聯云雲暗雨來疑是夜山深寒在不知  
春潛齋王公嘗和其後行數里至潛齋所營  
山橋穆陵御書山橋書堂四大字下有懶瓚  
岩岩上有亭亭之西有石筍又傍岩臨溪爲  
亭臺遠望州城城中之塔鑽小雙溪如篆紋  
路口有亭扁北山今亭臺皆蕪廢踞北山王  
謝道士登山取別徑歸赤松至潛岳寺前帝

臣審言同入城韶卿畢羽續古肖翁取赤松  
源口虎頭岩下道遇雨抵上坦旅宿

二十三日癸卯曉霽近午度太陽嶺晚宿柳  
時聲居聖傳之蘭溪留詩以待續古先歸

二十四日甲辰過松岩陳粹翁午與畢羽別  
晚復雨

二十五日乙巳韶卿父子回抵吳氏書塾客  
有問金華勝遊者韶卿以詩叙其際云赤松

上下雨霏微八詠樓頭重拂衣西港晴來汀  
草長北岩幽處洞泉飛風敲定磬鹿春過月

滿丹臺鶴夜歸歷覽因知古詞客盛誇雲夢  
未全非畢羽歸後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跋

吳士諤

右金華遊錄一小帙蓋岩南方先生髭髮謝

先生與諸老并先伯父續古同游之所紀述  
也當時距宋失國纔十四歲然觀諸老情思

咸有黍離餘韻而紀述巨細詳悉不遺寫出  
北山勝蹟宛然在目中信非諸老不能作也

然要之已丑質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也書  
歲而不書年者亦猶靖節不書未初之例耳  
後之觀斯帙者庶幾識前人忠厚之風云

又

方韶卿浦江人號巖南先生元黃文獻公潛  
柳文肅公貫皆出其門先生宋時未及仕而

宋亡遂抱其遺經隱仙華山往往遇遺民故  
老於殘山剩水間握手歎欷低回而不忍去

緣情托物發為歌詩以寓麥秀之遺意龔聖  
予嘗論其詩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

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謝臯羽建寧人  
號晞髮先生宋相文天祥開府延平先生長

揮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  
被執遂流匿民間之浙水東日以吟詠為事

每遇談宋事輒悲咽淚下宋景濂先生謂其  
詩直遡盛唐而上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蘄

拔峭勁餘若陳帝臣吳續古等亦皆時之高  
士文章巨冢也共為此卷夫豈易得哉然懼

世遠而莫之知予故手錄一過而畧述二先生之行際于後餘亦不復考矣北山泉石雖自若而寺觀消毀過半欲究其遺蹤亦尚賴此卷之存云天順庚辰十月朔後生郭震述

宋遺民錄卷之六

唐玉潜

唐珏傳

金華張孟兼

唐珏字玉潜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菑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殯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眾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殮之眾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為眾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為諸浮菑及哀陵骨雜馬牛



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官闕遂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紙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日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翺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洒泣翺字隼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余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

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吾所以傳之母亦使其無傳焉

唐義士傳

羅靈卿

辛亥秋友人端安倪君過余溪上示遊杭雜藁中有識唐王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安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滄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捻江南浮屠者楊璉真伽怙息橫肆於浙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屯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盡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貨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狂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有一少年曰

發丘中郎將眈眈餓虎事露李何唐曰余固  
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窳以易誰復知之乃  
斷文本爲匱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  
某陵分委散遣之藪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  
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搃  
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  
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  
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  
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梓首禍者北馬山  
陰人始有籍籍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  
動吳越聲生勢長若背江歛八月之濤名雖  
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  
燈歸忽坐屏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  
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  
觀關隗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  
殿上數黃衣貴人遂巡降揖曰藉君掩骸其  
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竈  
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

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  
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齊至輦車爲子求  
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署賓館一日問曰吾渡  
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于豈其宗耶左右  
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  
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  
情好益薦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  
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田以給左  
右逢迎爰諫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慝躬婦偶  
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  
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  
之曰二公貞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  
立頌頌九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  
咄恠事乃如此唐瘞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  
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  
馬箠問饒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純束何物  
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恠  
事蛇龍羗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

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  
 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  
 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  
 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  
 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  
 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  
 午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  
 起莫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鳧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  
 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密錢唐久熟巷  
 其事唐至今無恙靈卿孰具聞始末謂端寥  
 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  
 毒爲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  
 墊一木火運移衣冠道盡臥榻側難容他人  
 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燾恩完猶戢煦育亡國  
 遺胤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  
 言之可爲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  
 近畿世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

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  
 士何歟豈非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  
 勢卑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惟世之言命者  
 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  
 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  
 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  
 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不行通神明捷於  
 影響况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  
 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  
 嬰公孫杵臼強育其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  
 潛匿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  
 人倫閔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記待編野史  
 者采焉  
 董幾重  
 跋  
 釋鱗熏天戮毒殘骨不啻鞭屍刖骸之慘勢  
 張威攝孰櫻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藉陽和  
 生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室捐貲仗  
 義集儔潛遺骸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觸

之中身首免處支體脫烈燄視漆身墮鉞者盡  
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  
麟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

又

詹載采

嘗疑武王伐商劔鉞斬擊事竊意王者之師  
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大白  
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鉞  
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  
窮天地互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

商辛之雪不幸而遭焚崇當時會無一人動  
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勢  
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  
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于中毀家取義為  
人所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秘計全而  
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  
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  
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為  
傳為之掩卷泣下嗚呼尚恐言哉天地惟一

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耳不然  
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怠  
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義其人下車  
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為禮羅而致之館下又  
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  
彝好德之真微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微治  
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  
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年夏  
五月題

冬青樹引別王潛

謝翱

冬青樹引者宋文丞相軍門諸事案  
軍謝翱之所作也宋敵官在會稽境  
內元楊德統欲利其金玉以宋王氣  
在是矯詔發之當是時山陰唐珏見  
諸陵已發迺策夜使人收貯遺骸  
骨葬蘭亭之山麓冬青樹為識珏  
之故人也至元丙戌入越嘗登越臺  
慟哭丞相故時有所作焉自古忠臣  
義士所見若唐謝之為豈易  
所謂同聲相應者邪王潛珏字也

冬青樹山南陸九日靈禽居上枝  
山南陸者  
也九日者湯谷上有扶桑九日居上枝一  
居下枝昔羿射日中其九日九鳥皆墜唯  
日馬靈禽者鳥也鳥者陽精也精為靈今九  
日居上枝者魂升其上也日者君之象也

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按至元兵入錢唐厥後楊總統易宋陵為諸浮圖造白塔于興元寺徙置諸陵遺骨及天下民籍戶口其內星在尾者歲在寅也若唐薛仁貴為吐渾所敗嘆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之類以今所言其必有恒星晝墮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在位人君之象也夜不見猶春秋傳曰夜食之類七度未詳山顧君此心無所移而已見上與鬼戰未詳此樹終有開華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余粟山名昔唐陵見金粟山岡有龍蟠履者之勢謂近臣曰吾千秋萬秋後宜葬此今宋陵窆既獲安矣

予既注旱羽登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未易通其詞旨故為之疏以便參攷而自質焉適文獻黃先生之門人傅藻氏以書來謂聞之文獻者曰楊總統初欲利殯宮之金玉故為妖言以惑主聽而發之越中王脩竹一日出金帛與諸惡少眾皆驚駭而請曰平日且不敢

見今乃有賜不審欲何為雖死不敢避因徐謂曰爾輩皆宋人也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尔眾皆諾遂夜往收貯遺骸骨而塋上種冬青樹為識此歌詩之所為作也其說如此予以舊注頗有異同亦既以書致諸鄙見於傳君矣故未即以舊聞非是而未加改定姑錄一通寄傳且書來言于此以問該洽者庶幾予言或可再正而未晚也丙午正月十日張丁識

浦易張君孟兼取閩人謝翱為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慟哭記詳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併疏之于卷末且以窆宋遺骸事為唐珣及王脩竹而疑其異同予謹按郡先生霽山林君當宋亡時忠義耿耿有南山有嘉樹及喬婦怨等詩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珣收

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誌有  
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蓋  
先生乃王脩竹門客先生與珏所為王  
蓋與知之矣夫謝與在文公之門傳公  
者曾不及翔非張君茲述殆泯滅不傳  
今書珏之事而霽山林君不與焉豈非  
闕乎予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且以  
副君好古博雅之盛心云洪武四年二  
月十日孔希普識

清明日

孔希普

萬花正開風雨惡曉起新晴花正落老夫未  
起失芳期賞心但覺隨年薄今年花落明年  
開去年看花人不來死生榮悴俱可哀綠陰  
滿地成蒼苔

穆陵行有序

宋理宗葬未穆陵傳祚未幾而國亡  
元至元二十一年僧嗣古建言毀宋  
會稽諸陵江南德攝夏人楊釐真伽

與丞相素哥表裏為奸惡奏發諸陵  
金寶以其遺骸營白塔於錢塘舊內  
基上且截頂骨為飲器此皆夷狄禽  
獸所不忍為而為之者也太祖臨御  
之時盜發鳳翔古帝王諸陵有司上  
聞即命體復改葬國亡陵寢豈期至  
此大明洪武二年正月 皇上手  
敕相國李 遣使北平追索飲器於  
西僧汝訥既至即命瘞京之南門高  
座山八月復返會稽故陵四年六月  
予以儒忝微因感其事作穆陵行云  
君不見漢文在昔晏駕時霸陵儉葬盜莫窺  
又不見嬴秦當日天位棄侈葬驪山盜逆至  
一時摠抱萬乘材修德行仁邈難擬宋南渡  
後稱理宗禮樂制作宣皇風朝廷有道邊境  
謐擊壤康衢歌歲豐漢文可師秦可監龍駕  
賓天淚盈頷羽衛芻靈相後先永穆陵頭瘞  
弓劔國祚衰微社稷亡有元朔漢曆數當山

河一統混夷夏諸蕃琛貢朝明堂豈期奸僧

矣發諸陵會稽上壘成白塔貯殘骸

蛇立故宮增感愴玉魚金盃輦載歸設心禽

獸猶或稀理宗之理謚莫比道統丕聞天人

微奸僧肆奸志截頂為飲器終天之憤痛莫

伸誰料今逢

大明世大明天子坐紫宸手敕相國言諄諄

西僧驚悚遠函獻差日瘞瘞施至仁既擇山

座高復返會稽壤精神鬼鬼得全歸聖筭睿

謨咸戴仰緬思古陵發鳳翔勅葬禮服尊前

王冥冥報復信不爽千載史書昭耿光

又

至元中胡僧楊璉真伽利宋諸陵寶

玉因倡妖言惑主盡發殯宮之在會

稽者斷理宗頂骨為飲器璉敗歸內

府九十年矣洪武二年正月

詔宣國公求之得於僧汝訥斯乃命葬

金陵聚寶山立石以表之奈感而賦

詩一首

六陵草沒迷東西冬青花落陵上泥黑龍斷

首作飲器風雨空山魂夜啼當時直恐金棺

腐鑿石通泉下深固一聲白鴈度江來寶氣

竟逐妖僧去金屋猶思宮女侍玉衣無復祠

官護可憐持比月氏王寧銅鳥鶯及狐兔真

人歛兒起江東鐵馬九月踰崆峒百年枯骨

却南返雨花臺下開幽宮流螢夜飛石虎殿

江頭白塔今不見人間萬事安可知杜宇聲

中淚如霰

唐義士事備載及諸題詠名曰義士信不誣矣鄉先達學士程公編入宋遺民錄中義士之名千載藉以不朽義士無所為而為者亦豈計其名之傳不傳哉然心同具此理者不能不一表章之愚刻此卷蓋亦竊慕前人而為之役耳晚學休卒陸阜戴勉謹識

宋遺民錄卷之七

張毅父附錄一

張毅父遺事

陶九成

張毅父先生別號千載心廬陵人而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其當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饋九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一積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積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云編髻髮斷明日啓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劉須溪紀其事贊于公畫像上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束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妒其死鄧中齋題曰日烟烟兮疎星曉寒氣鬱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

心丹嗚呼曾聞斯人不在世間

書集杜詩前

是編作於前年不自意流落餘生至今不得死也斯文固存天將誰屬嗚呼非千載心不足以語此壬午正月元日文天祥書

題文山集杜句

楊士奇

右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獄所作每首有公自序其後鄧中齋撰督府忠義傳劉申齋撰公傳皆有資於此初公得死後吉

水士人張弘毅即序中所稱千載心者自燕以公爪髮

及遺文歸而此詩亦在其中鄉郡舊嘗刻公

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間存其本永樂

丙申余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義傳遂錄

藏之

張千載

枚骨燕山白日寒  
泉啣髮尚直衝冠  
誰將千載交游義  
著入文山傳裏看

千載字義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



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  
下千載求見曰丞相赴北其亦往遂以宋  
故官營求江西省咨之北寓于文山囚所  
側近日以美食奉之文山知是千載義焉  
凡留燕三年潛造一積文山受刑後即藏  
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  
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實囊并積南歸付  
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鋸  
木斷其子心動毅然必啓視之則有繩束  
其髮當其云云夢尔且髮尔何足計又萬  
無繩繫理絕見衆服公英爽可畏劉湏溪  
紀其事贊于文山像後曰閒居忽忽萬里  
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  
續芻豢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  
顙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宋遺民錄卷之八

方韶卿附錄二

方先生墓碣銘 并序

柳貫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  
北曰仙華山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  
方氏睦州譜自五代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  
于宋有戶部侍郎贈光祿大夫諱揚遠與眉  
山二蘇公同爲嘉祐二年進士其子滋亦卒  
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志好  
覽常欲資之以昭德葆性汲汲然恨行地不  
廣接人不多蓋老而愈銳初本陳氏子在襁  
褓而先府君命爲後曰是能續吾業者何必  
吾宗踰冠出客杭都主貫外祖閭門舍人俞  
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  
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是陳丞相尤器  
惜之將具奏請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  
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時所予  
非班序之顯人則庠黌之聞士於書無不通

究毛氏詩其最遠者也始蓋用為文以應有  
司後乃束其興觀群怨之旨而一發於詠歌  
體裁純密聲節嫺婉不緣琢鏤而神融氣浩  
成一家言詩既益工業日益落里士吳明府  
渭因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  
遇好賓客則採摭雲月嘲吟林水間晚善拈  
蒼吳思齊善父武夷謝翺皋羽序其倡卷諸  
詩曰風雨集以識皋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  
喪為函骨葬巖子陵釣臺南間歲西遊訪遺  
攬古興愴增鬱自陵陽牟公獻之新安方公  
萬里而下若淮陰龔聖子剡源載師初永康  
胡穆仲南陽仇近莆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  
皆聯文字交積其藁卷滿數十使來歸山中  
如有德色然嘗遊京口沂江至建業又東南  
出括行行尋鴈蕩大龍湫挾摘景物率藉為  
賦詠無一毫微世意或以是迂先生則笑曰  
彼豈知我哉 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誦尤  
不事生殯遂以艱窆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

及他著述合若干篇未詮次得諸躬無若貽  
諸後先生庶幾為不死者先生諱鳳字韶卿  
年八十又二夫人李氏先卒於貫為從表姑  
曾祖某祖其父志仁其卒以至治元年正月  
某甲子而葬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  
南東子男二人樗梓克以儒承家女三人適  
張佐黃旒趙必俊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貫少  
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路所得求  
先生而糾正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齒士獲  
有祿食于朝是敢忘先生教指哉去年冬先  
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壻吳萊來試春官  
言近得聾疾畫紙與人語則僅可識自視若  
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間整整不見老人  
歌側態方意其雖聾豈遽衰者萊還而趙錄  
事以訃至貫為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葬  
矣琢辭表墓非貫則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  
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夫銘曰  
不躋于奔而遊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

鞞鐘鏞槩若釜鶯鼓間出聲震轟嚴、詰之  
碩者則罔不兼先生中身退然絮無登其和  
音不憑不恣不薦廟郊卒死于淹歸、公卒  
越人所瞻、之維何匪孚用占有訂斯隆如  
車如瞻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方鳳小傳

縣志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卿唐玄英處士干之後  
遠祖逢原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真州  
未上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楊遠以文章震  
耀一時亦中元祐二年進士第以吏部侍郎  
出為河北轉運使有能名歿贈太中大夫至  
鳳凡七世鳳有才學嘗遊杭都所交皆名士  
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  
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閣門舍人王斌家教其  
二子大登小登斌與丞相陳宜中為親舅第  
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告之雖不能聽奏補  
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恩受  
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鳳善歌

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咏歌音調凄  
涼激切臨歿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容州示不  
忘也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藁二子樗  
梓皆能詩無媿於鳳云

方先生詩集序

黃潛

黍離麥秀其為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  
周之大夫而與文王清廟俱傳者雒鼎未遷  
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於商之仁人義  
士而不與猗那長發並存者薄杜已屋風不  
止於變且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  
辭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  
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  
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物改抱其遺經  
隱于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  
稍出遊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  
間往往握手歎歎低回而不忍去緣情托物  
發為聲歌凡日用動息居遊合散耳目之所  
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

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穠麗以為工也先生歿其音遂絕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臯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構梓懼時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藁示人柳君道傳方官于太常自以游先生門最早焉其不朽者甚悉既緘辭銘其墓且探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為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刻置縣齋以潘幸嘗及先生之門佯來俾為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潘所為掩卷太息而已也異時龔公聖子見先生於錢塘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潘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

字韶卿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諸墓銘此不著

祭方先生文

柳貫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壬辰門人柳貫實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其藏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奠為文告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為之磷縑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於心而宣於口其寤精者為文辭徵於辭則有險有易得於氣則有醇有醨若其賦物而寫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莫神於詩雖古人其既遠尚述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播學將啓秀而揚菲駕方騁而遂蹶修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為戶牖以泉石為絃韋悲天末之回風折瑤草其遺誰攬物華於篇詠不啻夫纂組繡而噍瓊璣惟游興之飄飄匪山巔則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

於龍雲上下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已含宿  
草之悽於是酌飛泉於中嶼之東送夕陽於  
冶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晞釣瀨之風漪舉  
匏樽而狂醉掃苔壁而留題或登高忼慨或  
弔古嗟咨或躊躇而徙倚問耆長與遺黎故  
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揮茲鄉閭  
之一鑑雖年耆而未衰颺風歛其夕興駟玉  
馱而驟雲端卜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  
迥揚德而振華豈承學之敢私緝裝美而為  
銘亦既瑛于卷石之碑重斯託於僧廬并陳  
土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高山  
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檟之堪依溯  
仙華寶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緬風晨與月  
夕魂彷彿其來娛予意夫斯文之美豈終淹  
於藜裡不揚于列星則蒸為菌芝眇方來之  
未涯庶不朽其如斯 貫風親規矧竊仰光儀  
悲莫酬於樹劍淚徒沾於主衣爰因為位之  
初併矢心以薦卮來格來寧靈其有知尚饗

雨夜呈韶卿

謝翱

相看隴上雲一夕幾回分預恐今宵雨他年  
獨自聞野花同楚越江靄雜朝暝不得鋤芝  
木逢樵却寄君

寄韶卿

莫因梅柳憶西湖且守仙華小隱居霜木絕  
憐諸老盡雨燈動是十年踈休官陶令長思  
友陋巷秘康懶報書衣食有餘休浪出我愁  
無地可耕漁

寄方韶父先生

黃潛

牢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鹿麋行處有芝草  
夢中香遠興滄溟闊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  
淚滴破綠羅裳

送韶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好將夢寐吊遺民也知往  
事如流水祇想重來是後身裊響官河風色  
暮雲離野服鬢毛新舊遊偶失扶桑路煩向  
滄江一問津

喜韶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勞覺秋宵失辟蘿尚煩青簡慰蹉跎山中舊  
別期猶在歲晚相逢感易多華表神仙成寂  
寞靈光風雨見差幾百年珍重斯文寄跼蹐  
脩程可奈何

和韶父先生

以滿城風雨近重陽為韻七首

掩書坐中宵皆空葉落滴不見書中人蒼燈

夢秋館

豈不有膏沐所慕非傾城翠袖日以薄勗哉

歲寒情

棲遲憐繫瓜夢寐追飛蓬去去羊荊州吳帆

渺霜風

當年白衣人賴以慰風雨不飲政復佳有酒

無用滑

江瑤配荔枝勝處終不近好醜宜勿爭天道

有定分

龔承遠已矣日斷千山重煙霞故無恙勝會

何由逢

寒華衰復榮東籬幾殘陽蟠桃亦何好千年  
期一嘗

和韶父先生詩韻

吳師道

兩翁故復可憐人傾蓋長安四十春華屋山  
丘如隔日夜床風雨得彌旬書籤藥棗仍仍  
在橘刺藤稍一一新漫寫餘哀寄冥漠大荒  
誰見下麒麟

遊仙華山

方鳳

仙華蓋萬仞我乃廬其東日夕與山對今茲  
踏玲瓏起左信奔鹿當前任啼狻大嘯崖石  
裂一覽天宇空蒼松飽風雨絕壑掛老龍樵  
斧不得睨撫根憇吾躬邈哉軒轅氏問道由  
崆峒龍髯一以遠千載悲遺弓猶傳少女靈  
鍊玉於馬宮山林重帝胄香火明民乘我來  
重懷古攬涕臨西風何當刺飛流一洗磊砢  
骨

仙華山招隱

軒后悲蒼劔神娥下玉霄攀髯初失夢遺蛻

尚陵歆碧墮升棺影青分產桂苗山精依鹿  
竹天雨濕鷄翹有約成孤憤無人重久要養  
龍要姓氏使鶴誤軒輶冉冉將終老冥冥不  
可招無書寄青雀有恨在中條

遊寶掌山寺

茲辰欲有適軒車偶來臨斷苔北村南看竹  
晴窻陰接語未及久相邀詣叢林澗行任詰  
曲岩眺經嶽峯于時春早暄生意見草心紅  
紫寂未動萬山蒼翠深伊余夙好遊忽忽老  
見侵狼興尚衡霍遐思或巫黔况此近居里  
而能盡朋簪裂石發悲嘯沿流引清斟捫蘿  
復忘疲古洞窮幽尋豈無聲利痼見笑山水  
涵人生本來浮世故未易任蘇崖拂前題倪  
仰已昔今我法姑用我睠言屬同襟

仇仁父詩序

山村仇君過余說詩余觀其年甚茂才識甚  
高處紛華聲利之場而冷淡生活之嗜混混  
盆盎中見此古壘洗令人心醉及披華帙標

格如其人蓋得乾坤清氣之全者也余謂作  
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唐人之詩以詩  
爲文故寄興深裁語婉宋朝之詩以文爲詩  
故氣渾雄事精實四靈而後以詩爲詩故月  
露之清浮煙雲之纖麗令君留情雅道滌筆  
水甌其孰之從仇君曰近體吾主於唐古體  
吾主於選融化事往往於融暢圓美中忽而  
淒楚蘊結有離騷三致意之餘韻然後知嚮  
之所以爲仁父者窮而故在也今夫水雖萬  
折必東焉鳥獸大者喪其群過鄉翔回焉鳴  
號躑躅焉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須焉  
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黍離居廢而不  
念儀髡望白雲而不思親州西門聞山陽笛  
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而尚復有詩哉此余  
於仁父之詩獨證其不爲窮所移又明年復  
相見乃序而歸之人當有因余言而深知仁  
父之心者世之人不有知其心則仁父自知  
之余知之後世亦必有知之者矣友人東陳

郡遺民方鳳韶父

宋遺民錄卷之九

吳子善附錄三

吳思齊

任士林

吳思齊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處之麗水人父遷龍川陳氏所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既老失仕恂恂為鄉人嫁死弟之孫無歸者殺其鄰之兒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逮貧不悔有寒疾耳輒聾不聞人事懶不與世接獨與婺方鳳閣謝翺睦方燾友善著老氏闕疑等書晚號全歸子全歸子生穎悟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材卒授所學初父遷仕負郎當補官讓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母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目自奮故征商新城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令善聽微決疑語在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畏辟置類田吏用事者言辨此可通籍思齊曰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方饒州登為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齊執于婿禮不衰終不



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蕪臨其母喪文侍郎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思齊以書勗之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已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臺為太府少卿屈丞相直堂有勳籍思齊以書正之曰公宅百揆以責戚廢公論世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自強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渝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以全歸乎或曰人事通塞昔智今愚常逢其固也何全為是不然茲其所謂全也山林川澤之間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耿生白察曙色者有微惜乎其自悶者深其根於遠者不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及觀侯命錄斷自孔曾以下死生瞭然貞矣哉

贊曰余識謝翱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以二李其傳平遇方鳳道謝翱已死葬於

釣臺之南與方干隱相望言且於邑泣下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天奪炳燭之鄰疇窮孤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者夫

又

宋濂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求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求康父遠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傲遠為古文即可誦孝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薛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額屢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為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留繫思齊生獄戶獄問九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聞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攘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囚以賊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賊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

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  
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  
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田吏或  
謂通籍可立致思齊曰斂怨以干祿非策之  
上也辭尋監戶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  
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  
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即城徒厲民耳其後  
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喪  
禮部侍郎文及翁劾上禮部侍郎文及翁劾上准既且中止思

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  
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  
堂出爲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有勲籍浙劾  
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  
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  
齊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爲危之而  
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  
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  
近思齊不樂休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孫

女無歸者嫁之比隣免女欲殺者食之死無  
以斂手足者棺之官游十年田無半晦之增  
後值宋改物家益艱虞至無僭石之儲有勸  
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  
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苦  
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嫠方鳳母謝翺睦方壽  
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而畧無倦  
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遙望隕  
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

天性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  
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  
之方鳳評思齊之爲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  
不以爲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  
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三成賦詩別諸友遂  
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  
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荊州碑魏司馬孚贊汐  
社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倣真德秀文  
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終未就子三人

翼之拱之成之拱之蚤卒

贊曰瀟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遊處見  
其石壁題名尚隱二可辨故老云思齊與  
方鳳謝翔無月不遊二輒連日夜或酒酣  
氣鬱時每扶携向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  
返夫以氣節不群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  
間柰之何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  
以存亡貳其心者與士有哀思齊者云睨  
碣石其如卷兮鉅海歎而不移其言信矣

哉

九日前于善來會山中

謝翔

朝尋寒露枝莫摘不盈把風吹西南雲坐情  
誰與寫有客來縉州遺我古蓋筆中有鴛鴦  
文色如銅雀瓦浮以鬱金蕤蒼薛藉其下此  
物寧足感聊用助歌者

雪中方四隱君訪宿有詩憶鹿田風雨

舊遊奉和併呈吳六贊府

翔

金華入北山空響出靜竚鹿田在其顛肺石

風雨有客六七人昔遊至其處唯我愁不

眠起坐蹴君語謂此定何聲百感生離緒既  
非琴與瑟復異砧將芥醉者呼不應愁者自  
為苦空櫺寄旅衾展輶如巢樹濕歌散餘悲  
以足拊柱礎爾來又七年欲至因羈旅傳聞  
老素門已復蟬蛻去入山惡少年中鉢空其  
聚乃知入世間何者為客主而我同懷人忽  
復異處所夢中遙相望各抱不售賈有客不  
同遊亦是同懷者地主况有期與馬不待假  
倘規宿山中畸人不應舍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

楊仲弘

焦桐

憐爾抱奇質無香亦自焚材高初偶得音苦  
竟誰聞天海空遺操米霜見裂紋中厨方煮  
鶴終得舍夫君

蠹簡

六籍灰寒久名山餘舊藏漆痕微有字芸草  
寂無香後死嗟猶及斯文豈遽亡世方玆貝

葉掩卷一淒涼

破視

巨璞何年鑿磨穿偶至今線紋虛綠澗雨氣  
失玄陰危礫看無異塵埃積轉深明光幾携  
入往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銷餘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  
半模糊蛛蝶飛疑去波濤圻漸無良工今豈  
有為爾一長吁

舊劍

憶啓蛟龍匣提携徑出門紅塵走馬處白日  
無人息歲月銅花澁雲烟斗氣昏淒涼中夜  
異回首暗銷魂

塵鏡

古鏡色如墨千年獨此留玉臺蠹網暗珠匣  
土花浮莫笑塵埃滿曾令鬼魅愁盤龍驚已  
化雲雨夢悠悠

廢祭

不解照珠翠阜同文字盟何言中路棄無復  
向人明雨宿高齋夢秋吟廢館情相看幾今  
夕及此慨平生

敗素

襲爾亦已久霜風兩袖穿甘從穉子笑未受  
故人憐雅製餘前古深期在暮年素絲今化  
盡念汝獨依然

斷碑

零落秋風臥何年廢廟碑圖經愁莫載耆舊  
說頻移野燒龜趺失荒苔鳥跡疑遙知千載  
後拂拭轉堪悲

臥鐘

龍簾久推折塵埋柰爾何咄民誰睥睨野衲  
自摩挲雅奏多年歇銘文幾字訛斜陽荆棘  
裏長伴舊銅駝

跋吳善父哀辭

黃潛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未康胡氏穆仲作始予  
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為詩而讀之其氣盈而

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游僊華寶掌間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臯父今臯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為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間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間為予上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即哭蓋猶疑其為越人之傳也既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計至育先生壻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壻龍川陳氏故又為婺之永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為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為人因自放山木間時與畸人靜者探幽發竒

以泄其鬻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言笑樵兒牧豎或戲給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也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也稽其存不可謂天微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碩天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恒若以為歉焉此哀辭之所為作也先生之死予既哭之以詩故復為辭以相之姑迨叙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爾

吳贊府挽詩三首 黃潛

鶴去愁滄海鴻飛困朔風冥冥方獨往已已竟長終莫掛還鄉劍真隨厭世弓向來曾慟哭不是為途窮

白青門浩蕩期千載蒼茫哭九原仙華雲縹緲愁絕刻舟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尚典刑清談無俗子白髮  
死遺經客杜荒春沙鄉山墮夜星夕陽隣舍  
笛悽切可堪聽

宋遺民錄卷之十

陽湖孫道甫鈺梓

龔聖子附錄四

龔聖子小傳

姑蘇志

龔開字聖子號翠岩山陽人嘗寓於兵博學  
好古負才能尚節氣而甚邃於經術間爲詩  
文皆清勁古雅遊戲翰墨爲山水人物尤卓  
絕不凡時多尚之嘗爲韓蘄王孫亦顏作清  
涼居士圖清涼居士即王也涼帽野服控一

宋遺民錄十

卷十

十

長耳二三童子相後先遨遊湖山間且題曰  
王有補天浴日之功而自逃於佛乘有驅龍  
貅洗河洛之志而自晦於駮鞍之上悲夫想  
像其布置及所題之辭槩可見矣居吳之日  
高郵龔璠爲忘年友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比  
漢之兩龔方虛谷嘗稱其詩老筆有骨議論  
典刑平生長髯及腹行走如飛意氣令人感動

桑海遺錄序

吳萊

頃子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

蔡美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  
初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明吐洞丁造輅  
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寶為驍將大衣  
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  
揆交沮用兵帥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  
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毗陵且有  
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柁橋首尾不救而溺  
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弃  
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  
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  
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遠奪  
其印不予漢輔道德剛道北軍入城與權又  
絕江道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  
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  
道奔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  
帝霸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  
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况當滄海橫流  
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

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於宗  
國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獲見淮陰龔開  
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蓋益詳焉方惠宋  
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  
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室左  
蘇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  
節度兵符遠用儒臣以為治終不足以盡復  
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  
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堠而遂至  
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內  
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為固久之南北交  
攻而汴蔡之藩籬自撤其敵剽乘受圍鄂渚  
有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紅此天下  
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園中逐鹿  
無復有潛藏埋伏地矣所幸者天下學士  
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  
久忠臣義士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媿焉卒之  
宋瑞秀夫前後死國情忠激烈誠有在於天

地而不在于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  
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  
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  
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如坐無几席  
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  
圖風駿霧鬣豪酣蘭筋倫盡諸態一持出人  
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  
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  
愈高古至為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  
爲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  
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  
徵之雜記題曰棄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  
采擇

宋文丞相傳

龔開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  
瑞身騰紫雲而上名曰雲孫長而字之曰天  
祥寶祐乙卯歲大比以字爲名應舉得薦改  
字履善明年禮部奏名廷對策有司次在第十

五奏讀擢居第一父留旅舍感疾及見宋瑞  
成名而逝護喪歸廬陵服除檢會授承事郎  
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瑞入京行  
進士門生謝禮將之任會鄂渚交兵吳丞相  
替再相入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中外迫  
宋瑞上書乞斬宋臣以安人心及團結抽兵  
破資格用人數事不報還里景定庚申除鎮  
南軍節判主管仙都觀歷秘書省正字著作  
佐郎爲郎試郡知瑞州再除禮部郎官提點  
江西刑獄公事改守宣城麾節中外踐更不  
常及往來周行人猶以清要望之其權直也  
賈似道托疾歸越乞休致而實有要君之心  
宋瑞草不允詔裁以正義是時王言多先呈  
藁於權臣而後行宋瑞徑行且無所忌避似  
道怒使臺臣奪職除湖南運判俄以提刑知  
贛州甲戌冬十有二月北軍渡江乙亥改德  
祐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垂簾與幼君同聽政  
詔諸道入衛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



昔江南安撫副使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  
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夏四月領兵東下  
權兵部侍郎仍舊職丁祖母憂改官承重既  
葬起復搃兵起發吉州中途進權刑部尚書  
領舊職八月至闕駐兵西湖除浙西江東制  
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進端明殿  
學士領舊職出兵援常州敗績獨松闕危急  
趣師入衛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  
使守獨松闕丙子正月十八日伯顏丞相駐  
軍皋亭山是夕丞相陳宜中遁去十九日甲  
申早除宋瑞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  
都督諸路軍馬已而解兵權詣北軍講解二  
十日詔以資政舊職詣北軍留營中明日宰  
臣吳堅賈餘慶率廷紳以國降勤王兵盡放  
散二月八日北軍遣宋瑞偕祈請使俱北  
二十日至鎮江三十日宋瑞夜同其客杜  
澂及廝役共十一人以舟西走儀真三月一  
日入儀真城後三日郡守苗再興以閩府

令命給宋瑞出門以輕兵護出境聽所之經  
維揚不見內從者四人亡去趨高沙道遇哨  
馬殺一人縛一人去宋瑞與同行伏廢墻得  
免歷七水寨由泰至通州所歷諸郡以閩府  
命皆不見內遵海而南至温州謁景炎新主  
授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  
軍馬辭改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劍州入汀  
州移漳州龍岩縣至福州進銀青光祿大夫  
領舊職仍經略江西五月入贛會昌縣六  
月戰雩都乘勢遣兵攻贛吉斬汀州偽天子  
黃從臨洪袁瑞豪傑並起應之與國黃州新  
復號令通江淮已而吉贛兵敗移軍惠州至  
崖山朝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舊封母齊魏  
國太夫人其九月丁齊魏國太夫人憂起復  
十一月屯湖陽移屯海豐二十日北兵遮  
及所將兵潰被執已卯三月張元帥遣都鎮  
撫石嵩管押宋瑞北去至會同館赴樞密院  
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及諸院官博羅丞相令

譯者問德祐尔君何為棄德祐別立景炎豈得為忠宋瑞曰德祐既失國二王在南中立以存宗廟社稷豈不為忠從懷慙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衆皆咲忽一人曰晋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立不正豈非篡位宋瑞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之兄如何不正踐位在德祐既去天位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稟太皇太后之命如何是無所受命羅丞相曰若將三宮走尔是忠臣不走出城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亦是忠臣宋瑞曰此說當責之陳丞相他人何預博羅丞相又曰既知做不得如何又做宋瑞曰譬如父病在膏肓明知不可為豈有不進藥之理不可救則天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用多言歲在壬午乃至元十九年也於是祥興亡且三年矣宋瑞因中作贊并序曰吾身居將相不能救於稷安天下軍敗國亡辱為俘

因其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嚮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龔開曰僕見青原人鄧木之藏文公手書紀年皆小草首尾條具因求得謄本取其始末為傳與趙陸二傳並存而有感於古之立國者權臣握重兵在外必有重臣居中以制之若國之危殆則權臣與重臣合而為一正須聲援相應此又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宋將亡兩淮重鎮居西者無議為而東鎮又在遠地文公自江右提烏合之衆入衛遇戰則北及獨松失守一身在朝擁將相虛名而過解兵印駕單車稱使者不辭徒曰扞君之急云耳使事有人未聞都督軍馬為之而受執者也五代時李嗣源告莊宗曰王彥章敗段凝未知縱知救兵必渡黎陽數萬衆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此去汴不數百里信宿可

到汴既入段兵何施蓋是時梁朝虛內重兵盡在外故唐兵肆行無忌嗣源以千騎先鋒至封丘門扣關而入梁君臣束手相顧而已嗚呼似者尚可取鑒况身親之以此知兵力與天時人事未始不相倚為用也

宋陸君實傳

陸君實諱秀夫字君實一字實翁楚州益城人人生三歲父母携抱避地南來居京口北免幼出從師肄業聰明穎悟異他兒都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大小學多逾百人知君實不凡刮目待之學舉于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煩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琰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君實當飲酒而同年進士錢淳甫真孫於制使有連姻又殿撰贊壻於是相夢入淮南幕府淮尉書考曆而已

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實能自植立其為人沈靜寡言與人交不翁翁熟凡僚吏因公事過閤嬰以主賓情接為貴而君實過然托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閤有集尉持敬尊俎間終日與衆客俱過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其志馴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傳薨詔李制使改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宜在行襄陽失守李制使投閑寓朱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疎為少後密為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印制使應雷卒於維揚閫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使往維楊用乙夜絕江小駐瓜州維楊出鐵騎三千來逐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以鞍馬從自是帷幄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議權臣誘進之君實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為制置大使參議官兼淮南

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准憲與浙右不侔既無  
臺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  
因之望幕焉君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  
臣令赴關奏請留中未幾隨至帥府過浙東  
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叅贊都督軍  
事陳宜中既得政兼將相權知君實久在兵  
間歷請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  
心贊助之期能于濟未幾又不合以言者被  
謫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中曰大業未濟人  
才有限動輒令臺諫排論人世傑若不可相  
公意亦當如此宜中惶恐即日召還遷海上  
君實遂執政事海濱誅茅捧土為殿陛遇時  
節朝會君實端笏威服如立文石班未嘗少  
怠既罷則望海山凄然至以朝服搵淚悲動  
左右草莽中百種疏畧君實隨宜裨補盡心  
力而為之死祥興繼立兩軍相見於崖山南  
軍大舟三百楫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為  
前鋒而以中部居宸宸中堅反居其後前鋒

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為之混亂君  
實出倉卒仗劍驅妻子先入海號哭拜幼君  
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  
舸用黃金礎腰間君臣赴水而死已卯歲二  
月六日癸未也年四十二君實在海上與青  
原人鄧中甫光薦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  
足下若後死以此冊傳故人僕嘗托黃唐佐  
主從中甫取冊不得姑以所聞輯為此傳用  
申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畧成長句四韻  
率朋從賦詩或謂僕合疏一傳存公之大跡  
勿以詳略為拘僕聞之泣下既而嘆曰吾郡  
以忠孝聞死節有趙公師旦至行有徐節孝  
先生今吾君實得與趙公相望而其子乃先  
驅入海使陸氏一枝無續趙公則有三歲孤  
兒不併死較之君實不其重可哀也然在當  
時趙公孤兒有收養者幸而成人可為公後  
無他說至若君實之子年已弱冠假令不死  
托之何人此君實寧有愧於節孝受無後之

罪而於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蹠之事時世亦  
不同者庸詎知其心不尔然則傳其可以不  
作朋友之言其可以不懷筆力短不能使潛  
德幽光浮於傳節斯為可愧焉耳

之德二傳以陶  
村字并私傳校

### 文丞相傳補遺

淮陰龔開作文丞相傳序其事甚備予每讀  
之未嘗不廢卷流涕也丞相少以英才茂學  
射策冠多士踐服中外官政歷歷有稱以勇  
於為義不為權臣所喜起輒躓及德祐初始  
拔以大用而國已不可為矣王師至吳門一  
日間超遷至右丞相奉命來使講解足未及  
轅門而大臣以國降矣既非丞相之志遂挺  
身而竄崎嶇險阻危者數矣獲至於開丞相  
將以有為也而陳宜中忌之防之甚於防姦  
卒於以無成與國俱滅噫宋同天亡之也不  
則丞相之志豈特一死而已哉丞相既俘其  
夫入歐陽氏為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  
之夫人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辱於

賤卒夫吾天也夫既執尚安可顧藉哉夫不  
負國我獨安忍負也遂自到死丞相聞之哭  
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  
地之間惟我與汝予既美龔氏能序丞相之  
忠之烈亦憾其無聞於夫人之義故書之以  
補其闕文云爾

### 輯陸君實輓詩序

龔開

處死丈夫之能事哀死朋友之至情因能事  
而寓至情幽明相須之理也至若無間親踈  
久近而能使人一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  
知與不知皆為出涕此其理又安在哉故嘗  
求其說於太史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心誠  
信於士大夫也曰否不然也夫李將軍英偉  
傑特人也當其窮而自裁非命與非義相為  
重輕義重則命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為非故  
人之哀之也不復以久近親踈為間蓋曰夫  
其私而不知為人才世道悲也嗚呼以黃偉  
傑特之人窮而自裁時人哀之尚無間於觀

疎久近之別而况舍生就義為萬世綱常立  
 本而絕無僅有之事乎是固大忠之道也陸  
 公君實其謂是矣往僕自泉南回浙西聞公  
 死事悲悼不勝情將以詩吊而不敢輕為懼  
 傳聞失實也及其既久有聞於鄉人尹聖予  
 云得其詳於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莘侍郎來  
 莘侍郎公安藕池人仕海上目擊其事可信  
 無疑然後成長句一首併為之序又自惟念  
 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願欲存一己之  
 私非是於是乃遂謄寫庸似諸作者伏惟諸  
 作者與之素交或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  
 至於稔一切以天理民彝處之幸惠之詞異  
 時刊刻以傳其亦庶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  
 第至則登載惟公出處大畧已見鄙文或曰  
 匡山敗時公位右丞相樞密使也非雖然揆  
 席本兵皆一時外物不足以為公之重輕既  
 貳其傳執為定名故字而不爵如布衣云壬  
 辰三月二十八日淮陰龔開序

悼陸君實

方回

亘古無斯事于今有若人龍綰同把手  
 蛟室共沉身蹈海言能踐憂天志不伸  
 曾微一杯土魚腹瘞君臣

又

方鳳

祚微方擁幼勢極尚扶顛齧背舟中國  
 龍鱗水底天鰲存周已晚蜀盡漢無年  
 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

又

龔開

數闢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無周  
 粟如山夷叔餒史書猶曰嬰誣舊邦新  
 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不渝忠義未湏  
 論彼此後先崇長是昌圖

跋

書龔聖予所撰文宋瑞陸秀夫二傳後  
 文字不關於綱常特一藝耳若龔聖予所  
 撰文陸二公傳事有根據言無支蔓此等  
 文字當與天地古今同為不朽百世之下

一展卷之際尚能使人酸楚悲憤不能已  
已者何邪亦以秉彛好德之心千載一時  
不容泯滅故也程確齋校刊宋遺民錄甚  
是盛舉予助梓龔聖予一卷以足之觀者  
自當知所輕重矣  
嘉靖甲申春三月上浣休寧後學陽湖孫  
志道甫謹識

宋遺民錄卷之十一

汪大有 附錄五

汪水雲遺事

陶九成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元兵平杭日詩曰  
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  
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  
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驛  
三宮洒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腐鬼終  
當戒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  
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題汪水雲詩集後

迺賢 南陽人

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受知  
宋主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常命琴  
奏因賜為黃冠師南歸後數往來庄廬彭  
蠡之間若飄風行雲世莫能測其去留之  
蹟江左之人以為神仙多畫其像以祠之  
像至今有存者余至京師因徐君敏道得  
水雲集詩凡若干首多記其亡國時事讀

而哀之成二律以識其後

三日錢塘水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弦誦客過膠墟獨嘯歌鉄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服閒雲一釣蓑

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船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

汪水雲詩叙

杭汪水雲以布衣携琴渡易水上燕臺侍禁時為太皇王昭儀鼓琴奉卮酒又或至文丞相狼獾所為之作拘幽以下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昔者烏孫公主王昭君皆馬上自作曲鐘儀之繫南冠而操土音自作樂使人聽樂孰樂或謂作者之悲不如聽者之樂聽者之樂復不如旁觀者之悲也汪氏之琴天其使之娛清夜釋羈旅耶何其客之至此也

琴本出於怨而怨者聽之亦樂謂其能雪其心之所謂也當其奏時如出乎人間落乎天上殆泊與淡相遭而卒歸於無有其亦有足樂耶歸江南入名山著黃冠據槁梧以終又起而出於江湖迹者名入勝士以詩見其詩自奉使出疆三宮去國九都人憂悲恨歎無不有及過何所歷皇王帝伯之故都遺蹟凡可喜可訛可驚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於詩解其囊南吟北嘯如賦史傳亦自有可喜余蓋不忍觀之孰不遊也以琴遇少琴能詩又少余欲盡其卷許之而不勝其意鬱也則復使之進琴馬廬陵頃溪劉辰翁會孟書

書汪水雲詩後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訪予於幽燕之國袖出行吟一卷讀之如風檣陣馬快逸奔放詢其故得於子長之遊嗟夫異哉乃為之歌曰南風之薰兮琴無絃北風其涼兮詩無傳雲之漢兮水之淵佳哉斯人兮水雲之仙一百



五日廬陵文山文天祥履善甫

又

余在武林別元量已十年矣一日來樂平尋見余且臥病強欲一起迎肅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相與坐語恍如隔世戚然有所感焉元量出示湖山藁求余為序展卷讀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讀至丙子作潛然淚下又讀至醉歌十首撫席慟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出余病復作不能為元量吐一語因題

其集曰詩史三月十一日碧梧馬廷鸞翔仲

又

余讀水雲詩至丙子以後為之骨立再嫁婦人望故夫之壠神銷意在而不敢出聲哭也水雲生長錢塘晚節聞見其事奮筆直情不肯為婉妾含蓄千載之下人間得不傳之史山陽夜笛聞之者四壁皆為悲咽正平操過聽之者三臺俱無聲韻憶水雲之詩真能使入至如是至如其感哉渡黃河歷大華望

燕雲之日慨易水之風水雲續集余尚能無感能無喜古盱義山周方方叔

又

讀汪水雲詩而不墮淚者殆不名人矣水雲杭人善琴嘗以琴事及王昭儀暨國亡親見蒼黃歸附又展轉北行道途所歷痛心駭目不可具道留燕日久尚能和王昭儀歌詩訪文丞相於囚中三宮幸得不死沒者為青塚存者為浮屠皆史記所未有蓋昔人紇

于山頭之歌水西流朕東上之嘆世世勿生

天王家之恨一披史冊尚能感涕君皆耳聞目見又能寫為詩幽憂沉痛殆不可讀今君已入名山作黃冠師飄然興亡得喪之外獨留此斷腸泣血遺千古羞與千古恨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不能令孟嘗君悲也及為言千秋萬歲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壞曲池漸墳墓下雙丸豎子採樵者躑躅而歌其上然後孟嘗君為承臉周引琴而鼓之孟嘗

君泣涕增哀若破國亡邑之人况余亡國賤  
俾未聽君之琴而先讀君之詩其法馬承臉  
已不可奈矣君謂余吾取琴為先生鼓之何  
如余拭淚而謝之曰止止廬陵青山趙文儀  
可

又

李珣

往時讀泣血錄為之淚下因歎德佑之事意  
必有抗之文章鉅公書於野史後人見而悲  
之未必不若予今日之讀泣血錄也一日吳  
友汪水雲出示類彙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  
苦艱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  
哀而不怨歛歛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  
可並也元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  
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  
堂者也其愁思壹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  
草堂者也噫水雲留詩與後人哀耶留詩與  
後人愁也可感也重可感也敬賦二十字書  
綴卷尾云天地事如許英雄鬢已斑淚添東

海水愁壓北却山言人鶴田李珣元輝

續琴操哀江南 四章

謝翹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  
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宿留  
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  
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  
舊官人會者十八人釀酒城隅與之別援琴  
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嘻  
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為續琴操曰哀江南  
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  
被翼軫客星光自陪輦轂久涉戎行靡歲  
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就死無罪莽莽黃  
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卹我家

瞻彼江漢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隈亡命無所枕  
戈待旦憤不顧身我眎王室誰非國人噫嘻

昊天使汝縲絏姦黨心寒健兒膽裂黃河萬里水雪峨峨尔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酌我酒風摧我裳水裂我手薄送于野曷云同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為別淚昔也姬姜今焉憔悴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為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速老麋鹿是遊姑蘇荒草起秣我馬裴回舊鄉江山不改風景忽亡誰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鳥沒吞聲躑躅悲風四來尔非遺民何獨不哀

跋

吳萊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粵人謝翱作讀其辭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者謂非翱作不可也當宋季年元兵壓境兩宮且以琴酒自娛故老言度宗在宮中常以壺觴自隨盡日不醉權

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聞蓋必有以壅塞其耳目盡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

慄慄危懼之不卹而又何樂於酒藉令長江

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為

一龜茲國哉梁蕭繹時江陵戒嚴百官戎服

聽講老子中既輟講諜者言魏軍不出四境

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困縲

幕雖拔刀斫案不得悔噫宋季然矣夫人者

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其不為鄉忌必為

雍門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

能使之立若破國亡邑至聞疾風飛鳥之聲

窮窮焉固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心怏怏

奔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嘻亦晚矣天寶盛時

歌者李龜年恩遇無比祿山亂龜年流落江

南每歌數闋四座莫不嘆息泣下又况天地

黯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庸不有以泣

龜年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

之人而有所守者難之於辭適契焉故錄之

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矣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

贈汪水雲

李吟山

青雲貴戚玉麟兒曾逐鑾車入紫園王母窻  
前窺面日太真膝上畫眉時滄溟水闊龍何  
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  
誰與鑄鐘期

摸魚兒送汪水雲之湘

王學文

記當年舞衫零亂霖鈴忍按新闌杜鵑枝上  
東風晚點點淚痕凝血芳信歇念初試琵琶  
曾識關山月怨絃易絕柰笑罷顰生曲終愁  
在誰解寸腸結 浮雲事又作南柯夢徹一  
簪聊寄華髮乾坤桑海無窮事不歷昆明初  
劫誰共說都付與焦桐寫入梅花疊黃花送  
客休更問湘魂獨醒何在沉醉浩歌發

送汪水雲入湘

吳仁傑

碧水波翻海亦摧奮身鰲背護蓬萊忍隨天  
上紅雲散却馭關中紫氣回天道有常須變

化玄關無鑰任敲推携琴更拜蒼梧野 想  
南薰入調來

宋遺民錄卷之十二

梁隆吉 附錄六

梁先生詩集叙

先生姓梁諱棟字隆吉其先湘州人曾祖諱翼字羽之祖諱珠字仲玉父諱定字安道皆仕金國金亡安道公過江南寓鄂州先生以壬寅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鄂後遷鎮江弱冠領漕薦戊辰登龍飛第初選寶應簿丁父憂壬申再調錢塘仁和尉辟入帥幕一時聲名張甚甲戌避地延上丙子宋亡歸武林閒處守道安貧澹如也弟諱柱字中砥入茅山從老氏學先生位為庚寅遭詩禍自是名益聞卜居建康時往來茅山中江東人士從學甚衆乙巳歲七月七日無疾坐逝壽六十有四葬城南鳳臺西鄉先生平日好吟詠藁無存者門人問曰先生何故不存藁荅曰吾詩堪傳人將有腹藁在可謂名言惟先生清風峻節無愧古人世罕知者詩抑末耳先生豈

欲以是名世頌詩無傳孝子慈孫不忍也乃哀集門人所記者得古律絕若干首樂府若干首并錄其平生出處大槩以俟後之君子云皇慶癸丑上元金華胡廼書

大茅峰

梁棟

杖藜絕頂窮追尋青山世路爭嶮峻碧雲遮斷天外眼春風吹老人間心大龍上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沉無人更守玄帝鼎有客欲問秦皇金頂誰念受辛苦古洞未易潛幽深神光不照只指惱山鬼空學離騷吟我來俯仰一慨慷山川良昔人民今安得長杠撐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一聲長嘯下山去草木為我留清音

四禽言 四首

不如歸去鈞官宮殿迷烟樹天津橋上一兩聲叫破中原無佳處不如歸去

又

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織盡寒機無得

裁可人不來，蘆叔度脫却帶傍。

又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水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比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又

提葫蘆，年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哀哉誰問醒三閭。提葫蘆。

金陵廢宮

六代俄然又一層，青山坐閱幾興亡。心知江左非王業，口說中原是帝鄉。落日有時登北固，春風吹夢過錢塘。荆墳檜宅依然在，留與烏衣話短長。

鳳凰臺

白髮久孤鸚鵡，盃碧梧自老。鳳凰臺管吳，吾亦僅如許。李謫仙今安在，執城郭是非秋雨。外江山形勝，暮潮來小留，只等中秋月。且放青堂萬里開。

白鷺亭

荻花蘆葉老風煙，獨上秋城思渺然。白鷺不知如許事，赤烏又隔幾年。六朝往事秦淮水，一畝晚風江浦船。我輩人今竟誰許，只堪漁艇夕陽邊。

雨花臺

孤雲落日倚西風，歷歷興亡望眼中。山入六朝青未了，江浮五馬恨無窮。客愁已付蒲萄綠，逕雨空餘瑪瑙紅。我亦欲談當世事，無人喚醒紫髯翁。

題寅叔小園

深巷渾無市井喧，主人有客便開樽。數竿脩竹三間屋，幾樹閒花一畝園。楚岫和雲移怪石，秦淮流月下高源。此身且比淵明樂，母在高堂子候門。

久雨有感二首

冥雲生八荒，驟雨忽然至。中宵揭屋破，漏濕無處避。牀牀不得乾，僵立見憔悴。嬌兒莫啼哭，少須待晴霽。

少年不學稼老人生  
一尺雪虎狼正縱橫  
原野有白骨傷心重傷  
心吾仇何足恤

贈嘉興徐同年

憶昔青龍在戊辰馬蹄同踏杏園春  
歸田令尹空書晉執戟郎君盡美新  
萬事不醒中酒聖一貧無奈訟錢神  
相逢莫效窮途泣自古求仁要得仁

野水孤舟

前村雨過溪行路迷漫都間斷孤洲盡  
日少人來小舟繫在垂楊岸主人空有濟川  
心坐見門前水深袖手歸來茅屋下任他  
鷗鳥自浮沉

登鳳凰臺

枕寒流碧絮不帶高臺平與雲倚燕來鶯去  
誰為主磨滅謫仙吟墨愁思裏待說與山靈  
還又羞拈起簫韶已矣甚竹實風摧桐陰雨  
瘦景物變新麗江山在認得劉郎阿寄年

來聲譽休廢英雄不博騰脂并誰念故人衰  
悴時有幾便鳳去臺空莫厭頻遊此興亡過  
耳任北雪迷空東風換綠都付夢和醉

右調

黃葵

乾坤有正氣間色皆為臣名葩據中央紅紫  
誰敢鄰傾日不忘君衛足恐傷身冥然無知  
識忠孝由本真林林天地間戴履而為人明  
靈秀萬物孰不尊君親嗟嗟叔季後利欲泯  
天倫邈哉世國產此瑞世珍九夏不趨炎  
三月不爭春高秋風露冷孤標出清壁背時  
還獨立攬芳浹沾巾

金陵三遷有感

憔悴城南短李紳多情烏帽染黃塵讀書不  
了平生事閉世空存後死身落日江山宜喚  
酒西風天地正愁人任他蜂蝶黃花老明月  
園林是小春

淵明携酒高

淵明無心雲纔出便歸岫東臯半頃秫所種  
不常有苦恨無酒錢閒却持盃手今朝有一  
壺携之訪親友惜無好事人能消幾壺酒區  
區謀一醉豈望名不朽閒吟籬下菊自傳門  
前柳試問劉寄奴還識此人否

春日郊遊和友人韻

憶昔東風御柳斜枯腸一日萬周車壯心難  
起泥中絮老眼羞看霧裏花巷陌幾家無主  
燕池塘一種為吟蛙江南寒食無烟火白晝

沉沉似月華

春夢念奴嬌

一場春夢待從頭說與旁人聽蒼蒼盡溪山  
紅錦幃舞燕歌鶯臺閣碧海傾春黃金買夜  
猶道看承薄雕香剪玉今生今世盟約須  
信歡樂過情閒嗔冷妬一陣東風惡韻白嬌  
紅消瘦盡江北江南零落骨朽心存思深緣  
淺忍把羅衣着蓬萊何處雲濤天際冥漠

送李北山歸建康

人生無百年胡為在遠道遊子悲故鄉王孫  
怨芳草有田歸去來無田歸亦好  
貧賤有餓死富貴履危機東海不可漁西山  
采無薇四方已一氣我今將安歸



宋遺民錄卷之十三

鄭所南 用錄七

宋鄭所南先生傳

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為文不以草而豪恠可愕又善畫蘭成即毀之人求之甚靳值元氏位中國坐必向南人詢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為萬世之大變

聖人書狄以為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反為大競言不也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弗計然亦不畫土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為夷狄所得吾忍畫耶九平日所作詩多寓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具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識宋之臣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若眼空闊清風萬古譏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若題

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葉獨立踈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自謂

志節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像曰

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洪荒荒荒

之表為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譏夫忘國而

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九遇窮山大澤

必彌日忘返咄咄書空心與口語人爭視之

彼則蔑如也者書甚多行於世者有太極濟

鍊文一帙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

題十一字云六鼎二十空經臣歐血三斗書

此後有具眼者當識之好事者或藏於家後

以壽終葬於姑胥之西所謂所南者以南為

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趙也凡其為

人類若此修宋史者遺其人故宋史一無傳

余故僭而為之傳云

論曰蜀孟昶修肆之後豪右爭相誇尚石洛

生於其時畫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

乃恪之徒與晉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

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抑又稟之徒歟嗚呼自有

天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墜者以有即義為之閑也通圓者啣其狷介又孰知有決不為者亦

聖人之決取乎

鄭所南小傳

姑蘇志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鄉人也祖咸卒於松江縣主簿父震宇起號菊山淳

祐道學君二為和靖書院山長景定壬戌卒於吳葬長洲縣鮑山毋樓氏妹為比丘尼名

普西公太學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關上太皇太后幼主疏

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字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

子一身念：不忘君形於言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

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

人思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

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

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又云古

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

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下知不識之天也養身

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

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

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入亦知其孤

僻不以為異也竺卧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

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

自更祚後為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

故則云地為番人奪去汝猶不知耶不欲與

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天日本中峰禪林之

白眉聞公名欲見未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

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所南何不說

法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

博學老子公即曰世法和尚趙子昂才名重

當世公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絕之子昂數

往俟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貨其所居  
得錢則週人之急田亦捨諸刹惟餘數畝為  
衣食資語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  
為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  
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囑其  
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為畫位牌當云大  
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  
公之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  
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荒洪荒  
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  
縑黃自稱三外野人掌著大無二十空經一  
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為大宋經造  
語奇澁如瘦詞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  
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具眼識之又著釋  
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集一卷  
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圖詩一卷與菊山  
先生詩集并行於世

題鄭所南行錄後

右所南先生行實一卷吳門唐謙自牧所纂  
錄也錄成以示予予讀之至其末云公之行  
可尚惜無人為作傳姑記其槩如此因歎曰  
自牧之錄此其有關於世教哉蓋先生亡國  
一太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而享祿位之崇  
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受國恩承顧託乃  
俯首帖耳若無所與而諉曰運數有歸者獨  
何心哉先生遂至於終身坐卧未嘗北向則  
其秋霜烈日之難犯者益凜乎其不可向迤  
矣故其歿也平日之醜然自欺而不能無愧  
畏於先生者方自慶幸又烏肯執筆以發揮  
之也哉此先生之高節峻行所以日遠而日  
亡也今自牧乃能於篇章殘廢之餘故老凋  
零之緒綴拾纂綴得不至於盡泯而其賢不  
肖用心之不同於此可見矣嗚呼使伯夷之  
風不聞於後世頑夫安得而庶懦夫安得而  
立哉予故曰自牧之錄此有關於世教也歲  
癸卯三月姑蘇王行書

題宋太學鄭上舍愚蘭有存王逢

公諱思肖字所南肖與南何居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世家三山曾大父咸仕宋父起淳祐道學君子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叩闕上宋太皇幼主疏不報國初諸父老猶能記誦之語切直犯新禁俗以是爭目公公遂變名名隱吳下所居蕭然坐必南向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測識焉有田三十畝邑宰素聞精墨蘭不妄與人因給以賦役取之公怒曰頭可得蘭不可得宰竒而釋之又嗜詩題蘭云玉珮凌風挽不回暮雲長合楚王臺青春好在幽花裏招得香從筆硯來過齊子芳書塾云天世古色照柴門昔日傳家事具存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禦寒不藉水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為文操行率類此晚年益究天人性命之學竟以壽終

舊傳獨行老康成文物衣冠魯兩生甘與秦民潛避世耻為殷士裸如京天池水淺鯢南息衡岳峰高馮北征三百運終道是在秋風九畹不勝情

鄭所南宅

樂橋東條坊巷

所南遺宋末痛國事日非上書切言之宋

亡不顧產業每身僧舍常面南哭泣坐立不向北其蒞花詩有曰寧向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并與誰人問先

生垂淚吞國亡何用念家為

宋遺民錄卷之十四

林景曦 附錄八

林義士事蹟

鄭元祐

宋太學生林德賜字景曦號霽山當揚總統發掘諸陵寢時特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按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窳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

宋遺民錄卷之十四

一

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孺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矣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

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蟻  
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當年觴底  
月蜀魂飛繞百鳥屋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  
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  
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  
謂義士也已

跋

陶九成

吳興王筠菴先生罔器示子以所藏唐義士  
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蓋雲溪羅先生所撰  
也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所書林義士事蹟  
有五詩與前所錄微不同而詩中有雙匣字  
則是敵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  
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乎但曰移宋常朝  
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則會稽去  
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之若夫東嘉相望  
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  
瘁邪審如此則又疑是唐義士詩矣且葬骨  
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

耶抑得所易之骨耶或各行其所志不必知  
會理固有之矣載考之周草窻雜識所記則  
雲溪所傳歲月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  
子大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  
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  
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  
惡與妖髡就戮群竟接踵墮於非命天之所  
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  
宗頂骨惟餘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  
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  
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  
待就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序白石樵唱

霽山林德賜前釋褐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  
之氣無所於託如水發洪源木梗石捍而借  
詩以鳴之有一編屬朋友胡汲古轉致石峽  
山中請予評予惟詩所以道情性蓋直洩其  
中之蘊而無待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之得

意處每曰神助殆思與景遇而草木禽魚皆  
吾情性所寄以發唐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  
悽惋得江山助也德賜自鴈蕩游公稽禹窻  
荒寒雲愁木愴凭高西望而錢塘潮汐之吞  
吐吳山烟霏之舒卷紛感互發凡以寫吾鬱  
陶者何限故其詩悽惋而悠以博微以章宛  
然六義之遺音非湖海嘯吟風月而已於詩  
家門戶當放一頭因書卷端以歸蛟蜂居士  
方逢辰君錫序

題白石樵唱

先生諱景熙字德賜姓林氏溫之平陽人也  
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  
架閣轉從政即時異事殊遂不復仕乃棲隱  
故山以詩書自娛既而會稽王監簿移書屈  
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先生往來吳越間殆  
二十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之庚戌冬  
終于家時年六十有九先生少工舉業有場  
屋聲時文既廢倡為古文發為騷章往往尤

臻其與晚年所著雜文十卷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于世愚嘗熟玩其詩大抵皆託物比興而所以明出處繫人倫感世變而懷舊俗者至矣卷首數篇尤為親切其他題詠酬倡雖有不同然而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讀者倘以是求之則庶乎不失其本領而有以知其詩之不苟作也至於造語之妙用字之精法度之整而嚴格力之清而健又未易以名言今輒為之註釋云崑陽後學章

祖程和父題

註白石樵唱

詩自三百篇楚詞以隆作者不知幾人求其關國家之盛衰係風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義之旨者殆寥寥乎其鮮聞也惟陶淵明以義熙為心杜子美以天寶興感為得詩人忠愛遺意霽山先生之詩蓋祖陶而宗杜者也熟味之可見矣抑嘗思之詩固出於人之情性然非發之以句法之清英諧之以音節之和

暢融之以趣味之悠遠則亦枯淡淺促而不能以入妙寧保其不使人玩之易厭索之而易竭也哉善乎先生之為詩也本義理以為元氣假景物以為形質濯冰雪以為精神剪烟雲以為態度朱弦疏越而有遺音大羹玄酒而有遺味其真詩家之雄傑歟予嘗伏讀而竊愛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於是童課之暇不揆僭踰爰輯舊聞為下註脚間有見其意之所指義之所在亦輒為之發揮而不敢

隱焉第曾無積學家無儲書其間援摭尚有未盡明者姑冀講問以備其全一日子安儀

中二友生請曰夫註草堂詩者數百家註雪堂詩者亦不下百餘家迄今猶不能無遺憾而况以一人之見乎盍缺之以俟後賢子嘉其言因出此藁俾錄以示初學固未敢傳諸作者惟博雅君子訂其舛訛補其疏略使霽翁之詩久而不墜則於風雅亦未必無少助云元統甲戌暢月後學章祖程謹書

書白石樵唱註

鄭僖

吾鄉齊山林先生前朝遺老履和蹈貞晚年英氣詘折為詩其立言命意欲厲風節蓋彷彿草堂翁忠愛之餘思也今宜竹章君和父獨喜其詩為之箋註誠以其所作有關世教民彝非特尚其融液句度之清妍亦非自示其撥孽故實之贍詳而已昔李善輯註文選後據該博而無其義于邕能補其缺章君所註辭義兼得而其學識之正尤有可觀者曩年君嘗與予翰札辨論河洛圖書性復數四予固已知其學有根柢別後久客湖海蒿藜侵尋疆與年少爭一資半級于端簪澤笏中每用自愧念欲東歸與君行輩追逐雲泉襄羊文字之樂何可得也重念鄉山寥沉文物際琢章君乃獨能慨慕前脩之流風發揮遺藁之芳韻必使光塵遠暢有求以傳等而上之復將有大著述以迪後雋余又當拭目云至元元年歲在乙亥十月一日鄭僖書于赤

霞城

白石樵唱

林霽山

南山有孤樹

先生之居南對崑岩上有老松常有鳥集故因之成

詩以寓出處之意

南山有孤樹寒烏夜遶之驚秋啼眇風撓無寧枝託身未得所振羽將逝茲高飛犯霜露卑飛觸茅茨乾坤豈不容顧影空自疑徘徊向殘月欲墮已復支

秦吉了

即氏聞見錄淮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作人語夷酋欲以錢十萬

買之其人告以貧欲賣之秦吉了曰我汝禽也不強入垂夷山不食而死

爾禽畜於人性巧作人語家貧售千金寧死不離主桓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

孫供奉

幕府宴間錄唐昭宗猶迂隨駕伎藝止有弄猴人猴頗馴能隨

班起居昭宗賜之絳袍號孫供奉朱温篡位取此猴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温徑趨其所奮擊温令左右殺之

緋衣受天恩日瞻唐殿駕朱三爾何為欲使

兩膝下膳膳長樂老閱代如傳舍

詩意以秦吉了供奉其主而李馮二公以堂堂將相一則偷生異



妙一則  
誠何心

雲門即事 雲門山在會稽南三十一里今名雁照

最愛林中過客稀  
坐分片石澹忘歸  
僧閒時與雲來往  
鶴老不知城是非  
瀟灑山光秋入畫  
清寒花氣晚侵衣  
一溪截斷紅塵影  
西有任公舊釣磯

舜廟 在會稽東南一百里

聲斷薰弦萬壑幽  
三千年事水流哀  
衣剝落星辰古野  
廟淒涼鹿豕秋  
孝友風微惟故井  
神明胄冷尚荒州  
九疑回首孤雲遠  
老泪斑斑楚竹愁

寄林編修 名千之字能一平陽人

大雅凋零尚此翁  
醉鄉一笑寄無功  
衣冠洛社浮雲散  
弓劍橋山落照空  
東魯有書藏古壁  
西湖無樹挽春風  
巾車莫過青華北  
城角吹愁送暮鴻

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後

南海英魂叫不醒  
舊題重展墨香凝  
當時京

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

道中

程入江鄉宿新炊  
飯帶沙亂山愁外  
笛孤驛夢中家野  
水平菰葉春風足  
棟花西來三兩客  
閒說舊京華

春暮

乾坤萬事上眉端  
寂歷東風獨倚闌  
白髮餘春能幾醉  
綠陰細雨不多寒  
香飄苔徑花誰惜  
影落沙泉鶴自看  
碧眼野僧知我意  
素琴携就竹西彈

携就竹西彈

春感

柳花袞雪春冥冥  
溪風一夜吹為萍  
萍隨風去渺流水  
人生無根亦如此  
故山入夢草芊芊  
半半窻疎雨寒食  
天曉來白髮稀可  
數多少朱顏化黃土  
高原冉冉青烟斜  
麥飯酒松能幾家  
子規叫殘金粟暮  
蘭紙蘭亭已飛去

贈天目吳君實 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

詩興翩翩度雪溪  
巖雲猶護舊留題  
夢回殘

月蒼梧曉家在春風秀麥西萱草堂深衣屨  
寄桃花觀冷酒重携故山石鏡無人問空與  
寒猿照影啼

太學同舍徐應繩警義沈井後十年衆  
為營墓立碑松謚正節先生

高名不與魄俱沈魚腹孤忠耿至今翠碣已  
書身後謚寒泉猶照死時心神遊舊月山河  
改夢斷疎槐風雨深埋骨誓終從武穆樓霞  
嶺樹隔秋陰

聞家則堂大叅歸自北寄呈丙子春始

州則堂家鉉翁以叅知政事與丞相  
吳堅等克祈請使詣燕中祈請之議  
因亡守志不仕敗河中府十九載至  
元三十一年甲午召還放自便乃歸  
江南時年八十有二矣

濱死孤臣雪滿顛冰甍盡偶生全衣冠萬  
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淚秋荒遼海  
鶴古魂春冷菊山鷓歸來親舊鷺相問禾黍  
離離夕照邊

荅些主簿二首名杰號觀  
齊編安人

相隔雲江有夢尋篇詩寄舊重兼金山林未  
遂鹿麋世風雨空愁葵藿心老氣十年看劍  
在秋聲一夜八燈深銅槃消息無人問寂寞  
西樓待鴈音

閒采秋荷自製衣相逢舊雨語依依學窮科  
斗心空老夢跨蟾蜍肉不飛幾喚江帆和鴈  
渡長歌巖戶見雲歸何須化鶴千年後城郭  
人民半已非

別方槐庭山人一首

半生書劍孤心老萬里山川兩眼醒空向西  
陵問佳氣舜田禹穴草青青

王監簿名樓曰與造物游命予賦王公  
諱英

孫瓚翰竹會稽人仕至將作監簿素與先  
生友善命後先生遊越多居其庄子上

秦望諸峰入几看仙居縹緲五雲端天高地  
迥三千界月白風清十二闌碧海氣清珠佩  
濕明河影落玉簫寒超然身在鴻濛上何必  
蓬萊跨紫鸞

東山渡次胡汲古韻汲古名僑號  
天放蘇州人

客來持酒洒烟霏空想高風意欲飛老洞藏  
雲安石卧孤舟載雪子猷歸一川白鳥自來  
去千古青山無是非欲上危亭愁遠眺廢陵  
殘樹隔斜暉

山窻新糊有故朝封事藁閣之有感

偶伴孤雲宿嶺東四山欲雪地爐紅何人一  
紙防秋疏却與山窻障北風

雜詠二首酬汪鎮卿名昂號桐陽平陽人

垂垂大厦顛一木支無力精衛悲滄溟銅駝

化荆棘英風傲几礎濱死猶鐵脊血染沙場

秋寒日亦為碧惟留吟嘯編千載光奕奕

權臣坐偃月棄官如飄蓬及茲顛沛秋翻然

挺孤忠一死未得所網羅挂秋鴻渡淮已不

食鮑稿夷齊風何人續遷史表為節義風

天台隱者

俗駕不曾到瘦筇時復携肺肝清澗飲鬢髮

老巖棲野巷猶雞犬春城自鼓鞞未應人世

外別有武陵溪

讀美紀

琅琊臺上晚雲平虎視耽耽隘八坊萬里不  
知人半死三山空覓草長生兆來鬼壁沙丘  
近威動神鞭海敬為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  
圮上漢功名

元日即事

宿霧沈城海日遲十年冉冉鏡中絲江湖舊  
夢衣冠在天地春風鼓角知杜曲桑麻歸已  
晚尚平婚嫁是何時野人問我行藏事自向

庭前來相枝

輓浙西提舉李公公錫字宗禹永嘉人

文獻凋零半籠雲荆花舊宅冷溪濱欲知禮

樂千年事曾寄行藏八袞身旌節自天驚隔

世衣冠入地見全人鵠袍猶憶談經處風雨

官槐暗落薪

重過虎林虎林山在臨海舊治此平里亦曰武林今為郡稱

漢：江湖夢蕭蕭未忝秋清茄吹落日白髮

過西州池涸神龍逝山空老鳳愁惟餘關外

水寂寞自東流

故宮

驚風吹雨過歷々大槐蹤王氣銷南渡僧坊  
聚北宗烟深凝碧樹草沒景陽鍾愁見花飄  
月荒秋咽亂葢

辟雍

天子學宮之名

冠帶百年夢昔遊今重嗟璧池春飲馬松市  
瞑藏鴉堂鼓晨昏寂柳碑風雨斜石經雖不  
火歲々長苔花

禮闈

禮部貢院也

楓陛將親策蘭宮此並馳九鱗風雨化澹墨  
鬼神司染柳春衣淨看花曉馬遲偶來追昨  
夢成屋草離々

西湖

繁華已如夢登覽忽成塵風物曠西子笙歌  
醉北人斷後三竺曉殘柳六橋春太一今誰  
問斜陽自水濱

拜岳王墓

岳飛葬西湖之棲霞嶺

寥落一抔在英雄萬古冤孤忠懸白日遺恨

寄中原樹老殘霞澹塵深斷碣昏東南天半

壁往事泣寒猿

葛嶺

宋度宗賜賈似道第于西湖葛嶺

不讀霍光傳炫然桃李門湖山變朝市烽火  
滿乾坤膽落水天騎魂飛瘴雨村春風吹秀  
麥誤國竟何言

次翁秀峰

温州人

花柳湖西別比翁十年鬢雪忽重逢唐陵愁  
問永和帖楚水夢聞長樂鐘黃姝秋燈餘舊  
癖素侯野服拜新封世情雲雨何時了千古  
青々太玉峰

立春郊行次唐玉潛

越州人

道人清事飯溪蔬無酒閒愁已破除五夜雪  
聲梅角底一春烟景竹筇初園林芳信醒愁  
蝶田野豐年入夢魚水下流泉鳴老耳東風  
先已到郊居

寄七山人

平陽州治北五里有七星山鄭初心先生隱居于此稱爲

十年踈髻爲誰斑  
天借儒冠日月閒  
歌枕寒生雙瀑澗  
閉門春滿七星山  
鶴歸尚覺遼城是  
鶴老空聞蜀道難  
欲覓九還憑寄語  
青牛何日度函關

端午次韻懷古或疑屈原曹娥死非正  
命是不知殺身成仁者也併爲發之  
葵播入眼明得酒慰衰齒胡爲浪自悲懷古  
淚紛委湘江沈忠臣越江沈孝子沈骨不沈  
名清風兩江水或云非正命是昧舍生理歸  
全豈髮膚所懼本心毀哭父天爲驚憂君國  
將燬於焉偷吾生何以立戴履脩短在百年  
芳穢垂千紀之人死猶生溺之真死矣

初夏病起

青衫蕉鹿夢江海一疇人舊國愁生暮衰年  
病過春天許湖色湛雨洗月痕新猶抱遺經  
在心銜露儂載仁

五口次韻

客鄉吊古重登臨  
隔水斜陽鳥語深  
賜葛尚餘唐闕事  
頌葵猶抱楚臣心  
蒲邊臘釀供華髮  
棟後春風在綠陰  
桃印靈符何必佩  
乾坤正氣古猶今

喜監簿得陶山舜田

耕隱山中久卜鄰  
愛奇不厭買山勤  
重華事往人何在  
萬古春深鳥自耘  
閒拂巖花向陵谷  
獨懸茅屋管烟雲  
滿林刻竹供揮洒  
天壽斯文正屬君

別王監簿

玄髮相逢雪滿顛  
一番欲別一凄然  
離亭落日馬嘶渡  
舊國西風人喚船  
湖海已空彈鋏夢  
山林猶有著書年  
蓬萊不隔青禽信  
還折南枝寄老仙

答金華王玉成

金華婺州郡稱以其地有金華山也

詩吞楚澤沙無邊  
不用神丹骨已仙  
九萬里程驚落羽  
三千年事撫遺編  
銅盤老淚胡笳裏  
金粟荒愁杜宇前  
惟有雙溪溪上月  
清光

照客尚依然

夢作四首

江准諸路釋教都統統所以上管轄諸路僧人時號楊統統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渡浙江築塔于宋殿別舊址其餘骨棄草莽中入莫敢救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揆翁等數人在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相率為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開理宗顯骨為北軍投湖水中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于越山且種松柏樹識之在元時作詩不敢明言其事但以夢中作為題下篇冬青花亦此意也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敞寧忘犬馬情親拾寒

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振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獨有春

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幾莫鴉水到蘭

亭轉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晃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

時寒食祭天家一騎捧香來

冬青花

冬青一名女貞木一名萬年桂漢宮常植後世因之宋詩陵亦

冬青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

五月深山護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蟻

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

月蜀魂飛遠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飛塵九溟竭誰欲扶

之兩腕絕英淚浪、滿襟血龍庭戈鉞爛如

雪孤臣生死早已決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

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垂盡猶存杲

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日不照吾忠切哀

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劍

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淚洒兒女別

大丈夫心一寸鐵

宋遺民錄卷之十五

宋遺事 附錄九

讀虞集所草庚申君非周王已子之詔

有作此詩似是節文

余應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  
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於爬金  
柱化為龍木驚天容元君含味語群臣鳳雖  
寧與九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澤沾  
醴膏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  
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  
在沙漠繡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  
野帝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為嗣皇考崩  
時年有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居居九  
重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  
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惟昔祖宗受  
周禪仁厚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  
為君長傳無窮

跋

何喬新

此詩敘元順帝為瀛國公子迺闕儒余應所  
作也其詩有壬癸枯乾丙丁發之句蓋壬癸  
為水丙丁為火元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  
也又云西江月下生涯終汝老相傳順帝北  
道殂于應昌倉猝取西江寺茶以供梓官之  
用梁間隱隱有字函視之迺西江月一調有  
龍蛇跨馬亂如麻可汗却在西江寺下之句  
或云太保劉秉忠所作故應云爾也考之於  
史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矣後  
十有二年為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法于吐  
番又二十八年為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  
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  
締交蓋在此時也安惟帖睦耳以元統癸酉  
即位是為順帝時年十四其生當在延祐庚  
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  
十矣應之詩或有徵也史又云文宗以上乳  
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上非其子黜之江南  
召奎章閣學士虞集書詔播告中外而不言

順帝爲何人之子蓋諱之也予年二十時赴江西鄉試於館人家見古樂府一帙內有沙漠主一篇云楊廉夫所作予方從事科舉之業不暇錄但記其篇末云吁嗟乎鳳爲鳩龍爲魚三百年來龍鳳裔竟墮左衽稱單于又識其後云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旣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爲元所滅而瀛國之子陰纂元緒世爲漠北主夫之報太祖一何厚哉其言頗與應合

近考缺崖樂府無此篇豈出於假托邪抑有所遺邪新安程克勤錄此詩示予因具疏予所聞見者以廣異聞云昔成化丁亥冬十有一月朔椒丘子識

袁忠微

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遷元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

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札顏之地謁周王明見瀛國后罕祿魯氏郡王阿見斯蘭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受懼帖睦爾後有言於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已子遂兩徙高麗海島三移廣西文宗崩丞相燕帖木兒請於文后卜吞失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亦隣真班是爲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安懼帖睦爾在廣西年十三矣乃命中書右丞關里吉思往廣迎之至良鄉燕鐵木兒既見且陳迎立之意安懼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鐵木兒疑之迺太史亦言不可立立則天下亂遂不果文后稅政一年燕帖木兒薨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詔文后與大臣及學士巉巉等定議立姪安懼帖睦爾爲帝且詔尊文后曰燕帖木兒猶懷兩端迂延



數月天殞厥躬永惟皇太后之子一以至公  
為心親挈大寶昇子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  
德隆盛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噫嘻餓秀  
才怎奈何我家事集驚懼畏明帝立之八年  
六月撤文宗廟主徙文后幽於東安放其太  
子燕帖古思於高麗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  
享國實由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文后母  
子被害夫宋待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  
史冊而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  
國居燕八斗因殺文丞相方給衣糧此待之  
薄甚迨感夢有疑瀛國逆知假往西天又遇  
周王奪其后而生順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觀  
之明為遺腹也而天不負宋而又享國之久  
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息哉國祚之歸于  
大明固矣子歸老于家或謂虞文靖公詩所  
紀瀛國之事因而有感遂并書其所聞者使  
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順帝幽文  
后殺其太子此又天使宋之遺孽滅胡之報

復也永樂十年五月十八日我  
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內官李謙王吉於  
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  
士百七徐英觀之上咲謂忠徹曰宋太祖以  
下雖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十九日  
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內官王吉看元  
列帝像俱魁偉雄邁  
上曰都契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  
徹曰唯此何為類太醫也忠徹斯時承  
命未實俯首莫對今蒙 賜老田里得以歷  
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十六飛  
龍之詩果符  
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  
聖鑑之明愧當時不能對此為恨庸書以竢  
秉筆者補之  
按此說似是而不得其實今以史考之宋  
恭帝以德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後十二  
年為至正戊子學佛法于吐蕃又二十八

年為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與恭帝相見實在此時而順帝以元統癸酉即位時年十四其生嘗作延祐庚申審如此說以為明宗奪恭帝之后而順帝乃遺腹子則其在當在丙辰丁巳間矣以史之年証之則世安有遺腹子踰四五年者宜以余詩為是

贈虞伯生詩

無名氏

蓋世文章凌日表驚人風采動朝端窮經白

首討論易草詒丹堦潤色難憂國淚多雙眼

暗歸田計早一身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日

西風莎草寒

右詩得於傳聞而末句之意有不可解者

故老云伯生嘗私于文宗妃故贈者因以

諷之不知其果然否也

西江月詞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

武當山真武降筆書長短句曰西江

月者錄刻于梓黃紙模印貼壁間即此詞也

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立待龍蛇繼此一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冤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右詞近世皆傳為太保劉秉忠所作而陶

宗儀記之如此未知孰是或曰元主嘗要

而非云指望冤生涯蓋陰寓順帝非吉刺氏所出之意也

元史順帝紀畧

順帝名妥懽帖睦爾明宗之長子母罕祿魯

氏名邁來迪郡王阿兒斯蘭之裔孫也初太

祖取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其衆來降乃封

為郡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

罕祿魯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

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

迎立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

之明宗即位于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為皇太

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  
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于高  
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  
下言明宗在朝漢之時素謂非其已子移于  
廣西之靜江三年八月己酉文宗崩燕帖木  
兒請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而命  
立明宗次子懿璘只班是為寧宗十一月壬  
辰寧宗崩燕鉄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文宗  
后曰吾子尚幼安權貼睦尔在廣西今年十  
三矣且明宗之長子禮當立之乃命中書右  
丞闊里吉思迎帝于靜江至畏鄉具鹵簿以  
迓之燕鉄木兒既見帝並馬徐行且陳迎立  
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帖木兒  
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適六史亦言帝不  
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延者數月  
國事皆決於燕鉄木兒奏文宗后而行之俄  
而燕鉄木兒死后乃與大臣定議立帝且曰  
萬歲之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

故事諸王宗戚奉上璽綬勸進四年六月己  
巳帝即位于上都六月丙申詔撤文宗廟主  
徙太皇太后不答失里東安州安置放太子  
燕帖古思於高麗其略曰昔我皇祖武宗皇  
帝昇遐之後祖母太皇太后感於愴惻皇  
考明宗皇帝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統寢偏  
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  
心翊戴肇啓大事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  
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之攸當假讓位之名  
以寶璽來上考推誠不疑即授以皇太子  
寶文宗稔惡不悅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  
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  
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思欲日解於  
天下乃謂夫何數日之間官車弗駕海內聞  
之靡不切齒又私旨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  
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  
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內懷愧慙則殺也里  
牙以杜口上天不祐隨殞殞罰叔孺不答失

里怙其勢蔽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國之大政屬不自遂者詎能枚舉每念治必本於盡孝事莫先於正名賴天之靈權奸屏黜盡孝正名不容復緩未准翊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既徃之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撤去脫脫木兒在廟之主不荅失里本朕之媼乃陰構奸臣弗体朕意儲膺大皇太后之號迹其閨門之禍離間骨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昔雖幼冲理難同處朕終不陷於覆轍專務殘酷惟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監察御史崔敬言燕帖古思不宜於逐不報

虞佳傳畧

先人龔伯璪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為御史中丞伯璪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為

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為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積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目巨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荅刺為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誣身速去而已伯璪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勅即家撰文褒錫勳舊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

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

先師呂文懿公嘗謂予言順帝即位後京師有為十七字之詩者置于虞文靖公之門曰昔謂非其子今日作天子說與老蠻子該死虞因此懼遂謝病而歸然不知所出姑識于此云

虞伯生草詔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為學士天曆至順間文治澹然可觀順帝為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為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呈順帝親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日由是喪明不復能措書此與宋晏殊

撰李宸妃事相類妃實誕仁宗而殊承章獻太后旨謂妃無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雖甚恨之而卒不重非皆盛德事也

書宋遺民錄刻後

宋既亡文山被執天下盡為胡元有矣當時之士若王鼎翁謝臯羽唐玉潛輩忠憤激烈於其所知或愛助之而欲全其名節或傷悼之以招慰其精爽或感惻傾貲以收拾其舊主之暴骸而不顧於禍患蹈其所為固有不

同然亦各盡其心而已他若張毅父之致愛于文山間閔遠道而無死生之間方韶卿之重傷於國亡歎歌笑而有黍離之思吳子善甘於凍餓而不肯再仕龔聖子撰二忠傳而紀述甚核汪大有之幽憂沉痛發諸詩梁隆吉之守道安貧終其世鄭所南之勁節峻行志向寔過於王東林德暘之深匿遠遜而高潔可繼於靖節若宋遺事之附載而天不亡宋之意亦隱然見於言外又足以慰數子者之心于九泉之下焉其有關於天理民彝豈淺哉予先師篁墩先生官翰苑時有感於數子者之事彙次成編為十有五卷先生

沒且久曾忘其固陋因所訂卷目鈔次而校之以卒先生之業予族弟士儀乃倡刻之陽湖孫道甫隆阜戴以立繼之久未克就緒而臨溪宗人思柔及先生猶子本一復命工以終之嗚呼微先生之萃錄則諸子之事無以著微諸君之繡梓則是錄之傳無以永是皆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秉彝好德千古同情不於此可徵哉刻完謹綴數語于末簡以諗觀者如此

嘉靖乙酉冬十月初吉休寧率溪程曾謹識  
于獨善園之草堂



宋遺民錄十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字克勤休寧人成化丙戌進士

官至禮部右侍郎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此書前列

王炎午謝翱唐珏三人事蹟及其遺文而後人詩

文之爲三人作者並類列焉七卷以後則附錄張

宏毅方鳳吳思齊龔開汪元量梁棟鄭思肖林德

賜等八人第十五卷紀元順帝爲宋瀛國公子引

余應詩袁忠徹記實之至謂虞集私侍文宗之妃

說殊妄誕所引亦自相矛盾蓋文宗時嘗下詔書

稱順帝非明宗之子斥居靜江好事者因造爲此

言其荒唐本不待辨敏政乃從而信之乖謬甚矣

# 尊鄉錄節要四卷

〔明〕王弼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七年盧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尊鄉錄節

要四卷》提要

吾台人材歷三國六朝至宋南渡而始盛蓋古者帝王率宅中土大江以南非治化所先被故其風氣亦隨以漸而人材之興繫焉譬之榘楠豫樟雖不能不產於窮山絕谷要非積久不能以自見然其始也不幸而摧辱於樵夫牧豎之手者蓋亦衆矣於乎是豈偶然也哉宋之南渡也吾台實稱輔郡於是耆儒碩輔之道德勳業以及文章之士班班焉貧窗陳公圖志之作實維其時蓋更千數百年之久而後載籍之傳得有所據又數百年遜志方先生始欲蒐輯邑里遺事爲先達傳而卒亦未就自是以來寢復放失凡我後人生長其地者殆莫知所尊慕鄉往而其厓一世以爲心者亦幾於無傳矣可勝慨哉成化乙未銜閱中秘書乃得所謂貧窗圖志而讀之因竊取先生之意旁及史傳碑板與凡故老之所見聞粹而錄之曰尊鄉錄凡四十一卷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所增益以上誣我先正若乃考摭之未備采取之未精則不能不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成化丁酉閏二月十有六日郡後生謝鐸謹識

尊鄉錄節要序

一



尊鄉錄節要

孟子論尚友之道必自一鄉始蓋一鄉者天下之積未有愧於其鄉而可進其善於天下者予驚下竊不自安於今之人因取所謂尊鄉錄者節其要凡吾台先正諸君子之足師法鄉慕者各為贊以識吾私臆諸君子非一鄉之士雖進而上及於古之聖賢亦未必不由於此然謂古聖賢之道止於此則非諸君子之志而亦豈所望於後之人哉節其要作吾台先正諸君子贊曰十大儒曰五大臣曰六忠臣曰十五孝子各以其類見焉

尊鄉錄節要序

二

尊鄉錄節要卷之一

二徐先生入行先生名中行諡貞定臨海人其子名庭筠諡溫節入行避居黃巖遂為黃巖人

入行之父都使公有遠識聞胡安定講學蘇湖閉其徒各以經轉相授受遂使之遠遊至京師謁范忠宣公公薦之司馬文正公文正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為國器必為儒宗會劉某赴召因從尋得安定所授經熟讀精思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然後歸葺一小室終日危坐幾於解悟歲或一出識與不識皆知其為安定後學也遠近來學者肩摩袂舐至餽舍以處其所為教必自洒掃應對格物致知以達于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故其弟子仕者名循良處者亦修潔台學之盛獲冠疇昔陳忠肅公入行先生事畧崇寧中詔天下以入行舉士郡守李諤偕僚吏躬造其廬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避之黃巖委羽山中一日會親友酒數行取平生文稿悉焚之謂之曰律身治己直分內事使吾以入行應科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用是避非要名也事畧宋史本傳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先生每一聞命未嘗不淚下本傳

陳忠肅公確謫台謂先生曰先生高節足繼孺子墮

之不自深有愧於仲舉先生不以權卑鄙辱道雅好  
於干載之下果何幸與事畧

溫節先生將入試時秦檜當國科場尙詔佞試題問  
中興歌頌先生嘆曰此豈歌頌時邪疏其未足爲中  
興者五見者尤之先生曰吾欲不妄語敢欺君邪自  
是試輒不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宋史本傳

孝宗初嗣位有詔舉人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先生適  
應格所親咸勸之先生曰吾嘗草封事中言岳廟穴  
祿無用言雖不達心旣非之可躬蹈邪乃深衣幅巾  
放迹田里終身不復至城府本傳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二

章句務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窗壁朝夕對以  
自儆接人和易無貴賤之間不輕臧否人物與人言  
依於仁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  
一善可取稱嘆不容口家甚貧授徒爲生所入僅療  
飢寒餘悉推以濟人儼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  
長有好事者援洛人獻地康節之說欲率錢爲買田  
廬又錄沒官田宅之善者歸之先生皆笑而不願石志

淳熙中晦菴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于台特拜墓下  
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又賦詩云  
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門清一壺水家富五車書

其見景慕如此赤城續志

贊曰湖學未興孰敢伊洛遠矣我台公奮以作精  
思實踐爲君子儒人曰我公安定之徒公雖布  
衣不忘當世或憤以憂痛哭流涕安車在門八  
行有科公謝不起鎮此頽波維公有子是曰溫  
節特立以行克邁先烈白首儼居以困爲榮不  
受祠祿不領中興東甌二徐道學千古考亭大  
書奚啻褒黼高山戢戢大江云云孰謂公沒不  
在斯文

南康石先生名整字子重大父某自新昌避庚子之亂徙居臨海先生遂爲臨海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知南康軍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三

先生初爲同安丞歲旱民饑縣白府請蠲租如故事  
守怒檄先生杖主吏先生曰杖一吏細事耳然所繫  
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  
守益怒先生爭益力部使者聞之遂以其事委先生  
先生旣行視歸卽揭榜諭民蠲之十九於是府不得  
變其說吏無所逞其姦而民獲濟矣晦菴墓志  
先生知常武進時常守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  
費且數十萬先生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  
治第者耶且浚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  
中以法拮拾無所得會先生以親嫌求罷民數千人  
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覆其檐帷者守不能禁墓志

史丞相再入薦一時名士先生與焉有旨召對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墓志

晦菴先生曰君端懇警悟不羣年十二即自知刻意為學晝夜不怠為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由疎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為迂回避就之計讀書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向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乎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予與君善除以為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氓學子為寄而君不果來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悲夫墓志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四

贊曰宋既南渡吾道亦南自閩而台以翼以驂台學之傳實自公始早登考亭上友朱子刻意斯學不懈終身歷試郡邑大惠我民視民渴饑悉為己責寧忤上官不媚貴客亦入陞對上悟帝衷不為顧忌竭言殫忠嗟公不留時不可俟誰託以終疲氓學子嗟公行事言不為空亦有輯略示我中庸世降益下學失其據九原可作我

為公御

訥齋趙先生名師淵字幾道乾道八年進士官至太常寺丞號訥齋黃巖人先生嘗歷衢南劍甯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有旨與職事官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究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温州入主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邑志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五

先生嘗從晦翁先生游得其旨要晦翁與之論校通鑑綱目前後凡八書有曰綱目看得如何得為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也又曰開中了得綱目亦是一事不知亦至甚處自古治日少亂日多史書不好看損人神氣但又要知不奈何耳更欲續大事記熙寧以後亦覺難措手也此恐他日并累賢者又曰所補綱目今附還亦竟未及細看不知此書如何整頓恐須更以本書目錄及稽古錄皇極經世編年通載等書參定其綱先令大事都無遺漏然後逐事考究首尾以修其目其有一時講論治道之言無綱可附惟唐太宗紀中最多雖以事類強而附之然亦未安不知亦可去其太甚否欲於崩葬處作一總敘略依次序該載如何某衰朽殊甚次第只了得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為結裹了卻亦是一事也又曰綱目想開中整頓得儘可觀恨相去遠不得相聚討論也

宋子大全集  
綱目凡例

贊曰著述之學考亭緒餘分勞任責厥亦有徒惟

書集傳惟禮通解勉齋之黃九峯之蔡史有綱

目春秋是宗發凡授例舉以屬公先後入書往

復論難筆削之權游夏以贊既薦從班亦主太

常一言不合萬鍾可忘出處之際益驗所學孰

謂吾儒虛言是託進不可行退乃以言世則不

幸公何憾焉道實未喪公神不死我再拜公高

山仰止

二杜先生

南湖先生名燁字良仲嘉定元年進士  
方山先生名知仁字仁仲南湖之弟俱  
黃巖人

南湖先生事紫陽文公十有餘年前後授受大節則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六

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以去冗長歸專一乃以起

見生疑為病蓋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反其躬循環

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逢原是時惟有涵

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

嘗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

在靜茲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

融會合一如親涉深山與山下瞻望者不同則自一

語之矻冗長掃盡而學成矣

玉峯允棗

初先生與其季方山公同學于南康石公石公以致

之於文公當時見而知之者則族孫清獻公清獻公

之德即二先生之所講明今人之不得聞其風者觀

諸清獻公可知也清獻所謂降志精思鞭辟向內者

其視反躬力索豈有二說哉

允棗

方山先生少有俊才為舉子文操筆即驚人措詞命

意必異凡子已而曰是不足以為能乃刻意於詩雕

鏤鍛鍊不奇不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

以為學於是即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先生風

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歎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

知所止矣遂借其伯氏反復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

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

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乃遂大棄科舉絕意榮進

自號方山友民示忠也

廣志

贊曰力索反躬斯學之術既去冗長乃歸專一彼

此相梗起見生疑終身窘步稅駕何時維南湖

公與其仲氏惟日孳孳必得所止考亭之門先

後十年見知真切口唯心傳寤寐六經搜剔四

子窮理求仁曰道在是學成不用以授諸孫巖

然清獻德業愈尊荷昔河汾啟唐相業公俯視

之孰為乙甲世降學絕旁走羣猜不愧于公公

寧不哀

清獻杜先生

名範字成之嘉定元年進士  
累官右丞相謚清獻黃巖人

先生生有令質至行讀書窮理必深玩味以聖賢格

言大訓實見諸行事親以孝事兄如其父訓孤幼處

族黨以至與少賤童奴皆有恩意未嘗疾言遽色嘗  
夢自爲門銘曰守之以一報之以五且自釋曰守者  
守也報者應也既覺書於座右而言曰一者不易之  
理所守在我不可或變也五者適中之數隨事而應  
必當中理也其素學行於夢寐者蓋如此黃震成辰  
修史傳  
史館檢閱黃震曰南渡距端平百餘年間未有正人  
得政柄者也李忠定趙忠簡遭時之厄力不能勝一  
秦檜壽皇思治宰相皆無足當其意者不三數月輒  
易然則尙何望哉端平大壞之餘方得正人如杜公  
我理宗方傾心仰成衆弊方條陳更革邊將亦方洗  
心聽命乃纔八十日而終於乎其所關繫何如哉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八

專陽王遂作南陵學記有曰嘉熙末天台杜公範起  
典州事進六縣諸生而教以大學中庸論孟之旨當  
是時士之有聞者如廢疾得行又曰杜公之學接師  
友之聞而得諸文公朱子學者必欲造聖賢之大全  
求古今之正論則規模矩範必有在矣  
臨川危太樸作文獻書院記有曰方朱文公弭節黃  
巖以聖賢之學作則垂憲兩杜先生用其親見親聞  
者授于丞相高明光大厥有本源故能直道正言風  
節彌著論者以爲澤潤生民學承道統祭法所謂以  
勞定國法施於民丞相實兼有之俎豆而尸祝之孰  
曰非宜

贊曰考亭之學孰知而見惟兩杜公授于清獻惟  
清獻公知之益與益擴而大底于精純守之以  
一報之以五夢寐平生尙友千古南渡以來相  
者幾人紛紛鄙夫匪史則秦端平之初是曰大  
壞公起扶之衆賀以拜衆方仰成天實奪之天  
不祚宋吾道何爲我台之先儒亦多有繫德校  
功孰居公右文獻有祠上配徽公我台百世吾  
道之宗

玉峯車先生名若水字清臣號玉峯黃巖人

初先生之祖敬齋臨軒二先生世以理學相傳臨軒  
隱居讀書玉峯之下所著有五經論問居錄先生亦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九

讀書其中世其業而益大之故學者尊之曰玉峯先  
生本清獻文集  
先生少事篋窗陳先生耆卿學古文時荆溪吳子良  
爲同門友聲譽方峻諸彥皆頽脫篋窗每引而伸之  
早夜自喜文致言語排間架綴音響一時翕然先生  
之祖臨軒先生不悅也既數年杜清獻公自御史來  
歸先生往拜之視其談議始大悔前日之爲不但去  
道日遠而古文初亦不如此因刪焚殆盡并疎筆硯  
久之乃大有得遂造極性理之學本克彙序  
先生嘗欲取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以下合聽訟章爲  
格物致知傳金華王魯齋聞之以爲洞照千古之錯

簡使朱子問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乃著大學沿革論以實之先生又嘗述道統錄曰大原曰明訓曰分紀有經有傳有史魯齋謂其照耀萬古與天地相與始終世間所未有也 本王文憲公集

先生又著宇宙畧紀若干卷卷有圖圖之後有證有考有釋有論至於乾端坤倪民彝物則禮樂制度之詳經傳義理之奧莫不備載魯齋爲之序而歎曰富哉書乎人見其圖與詞之費也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實隱乎其中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書有焉 王文憲集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十

說而行不掩聖人嘗置宰我於言語之科既而悔不觀行豈獨聖賢之觀人吾黨之觀聖賢亦當如此故讀論語者當觀鄉黨讀孟子者當觀往來齊梁問事於是確然如親覩德粹之容雖不必有所聽聞而所學自真不然聖言洋洋相與爲侮近日學者之病騷然矣又嘗作晦翁語錄序有曰自學者厭於窮理致精而遽有喜於坐忘一唯之說謂學可捷到道可忽悟聖可超得於是孤耳目而尊返照賤博學而專守約其間多聞之士又不過爲詞章之藝而世之儒者益自負淵源之秘不在於多聞於乎有是哉任已過重視物過輕將見心恢乎其清而事或之差見介乎

其定而議或之僻不殆於禪乎哉又嘗跋程氏遺書有曰學者必信聖人之言不信無學信聖人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其害甚於不信苟非高明特起之資惟當取必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而他書姑置焉可也 允彙

清獻先生答先生書有曰願 某不敏之資復已衰墮方將賴師友之教以自策勵其何以辱門下之請如前所謂遜志好學門下既已自得之益鞭辟向內深求爲已樸實工夫則所得益進所見益新他時將願有請焉 清獻文集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十

贊曰玉峯之先代以儒顯公世其業益大以闡淵源師友清獻魯齋直邇聞洛洙泗之涯聖言洋洋幾與爲侮鞭辟者誰力求爲已亦有頓悟是日坐忘誰博而約深造以方惟公之學究極根柢必要其歸不惑以似大學錯簡千古之疑復其故轍不費一詞道統有得宇宙有紀小大費隱天地終始言以德立古亦難之鳳鳥不至喧啾何爲

壽雲黃先生 名超然字立道號壽雲黃巖人

先生與玉峯車公同時往來金華王文憲公之門得理學之傳而尤精於易所著有周易通義元至治間卒賜諡曰康敏其諡議曰故壽雲先生黃超然以艾

肅華胄詩禮名家學貫六經尤邃於易安居恬靜不以貧窶動其心性識高明不以功名易其志以博達之才道德之化漸於鄉里也遺淵源之學仁義之教被於後人也深故既沒而名益彰所著周易通義等書皆能羽翼程朱開明後進是宜於設教之所錫以書院之號禮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公實有焉定議易名國有令典謹案諡法壽考且寧曰康好古不怠曰敏請諡康敏

邑志

贊曰六經之理易為最立假年以學在聖猶然高渴於虛卑或滯數閩洛未興孰識其故惟壽雲公得易之精翊閩洛通義以名下極彖爻上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十一

窺卦畫進退吉凶與道消息高明之學博達之才用之天下呼風吸雷迄宋厯元遇坎而止祿不可榮險德之否玉峯魯齋師友淵源台學至是益大以蕃誰哉布衣沒有顯諡公德在人延于世

遜學方先生

先生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將相形貌即有願學之心十四五時侍濟寧公北游歷齊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迹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然以為彼七十字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

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

集

先生道德文章出乎天性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所雙瞳炯炯如電弱冠日讀書積寸從金華宋太史公遊時所收皆天下名士先生五經百家皆已醞藉下筆翩翩盡聖賢膏腴太史公深驚器之以為莫之與京

遜志集序

宋太史公稱先生之父濟寧公之學謂白晦菴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益衍而彰傳道而授業者幾偏大江之南而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以及杜良仲氏兄弟如此者不能備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十三

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徵疊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迨今猶有未泯若濟寧守愚巷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與

宋置溪集

先生嘗曰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任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拜揖飲食言動有其時喜怒哀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於盤盂或書於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因列所當勉之目為箴二十揭於座隅以攻己缺

遜志集

先生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以告于宗人曰尊祖曰重譜曰睦族曰廣睦曰奉終曰務學曰謹

行曰修德曰體仁精確詳盡殆數千百言又作家人  
箴二十五條效古人自修以為刑家之本遜志集  
先生之學本於身行諸家而達之天下嘗作雜誠三  
十八章其言曰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  
非學莫能敦人有恆紀非學莫能敘故賢者由學以  
明不肖者廢學以昏又曰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  
姦言撫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富貴為志此謂  
利祿之蠹耳剽口銜詭詞淫色非聖賢而自立果敢  
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鈎撫  
成說務合上古毀譽先儒以為莫我及也更為異義  
以惑學者是為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

尊鄉錄節要第十卷

十四

以為新奇鉗齒刺舌以為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為  
文詞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  
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又曰為政  
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又曰古之治  
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  
未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又曰貧國有四而凶荒  
不預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  
征伐則國貧賄賂行乎上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  
財不預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  
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又曰仕之道有三誠以  
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又曰



在作者

右台州十大儒

數先生者自南康以下其於朱子之學雖有遠近  
聞見之異要其道德勸業言論風旨亦皆與有得  
焉二徐雖非其派然首倡台學而為朱子之所景  
慕表章是吾台之儒誠未有過之者也夫儒者之  
學自窮理修身達之家國天下無所不可所謂大  
臣勳業固其分內事也然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故數先生者若遜學今固不敢復論自餘皆窮約  
終身沈困下僚得大臣之位以行其道者惟清獻  
公一人而又不究其用噫此固儒者之命抑亦吾  
民之命雖然三代而下儒者之不得於命也久矣  
獨數先生哉獨吾台也哉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夫

尊鄉錄節要卷之二

學士吳康肅公

名肅字明可紹興二年進士官至龍圖閣直學士諡康肅仙居人

公自幼莊重巖然如成人讀書刻苦至忘寢食早歲  
即以氣節自負游太學人目為豪吳建炎初宗澤留  
守東都天下倚以為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  
失聲言宗公死矣公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  
寐為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讀者至為感泣朱  
子神道碑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一

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秦專政士大夫趨附日眾  
公在秘書獨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寒暄而已秦已  
疑之會宣撫使鄭剛中薦公自代謂公雖適效一官  
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一日語公曰  
高自標致豈長者之為乎風言者論罷之碑  
金亮將渝盟公為監察御史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  
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則雖強弱之勢不同而勝負之  
形已見願今誠能毋以敵之進退為憂喜事之緩急  
為作報每下詔令必務痛自悔咎延見羣臣必使力  
陳缺失隱之心而有合乎天地發之政而無愧於祖  
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聽其言未幾除殿中  
侍御史會兩淮戰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進退避之  
計公獨奮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為上策  
退為無策若誤聽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

喪大事去矣有如六飛未即遽行且以建王為元帥  
 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發而亮已被屠中  
 原遺民日望王師之至公數奏乘此機會決策親征  
 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為  
 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謳歌未改既聞大駕臨江  
 此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  
 開納會有密啟東還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問公  
 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  
 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  
 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為是說以悅其意豈  
 為國計也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  
 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是時上下欲歸  
 者眾公言雖切竟不能奪至今惜之碑

時天子臨御既久專以文德厚下下吏奉承不無因  
 循之弊公抗疏力陳更化之說欲以救時病強國勢  
 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不若進剛直之士  
 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能拒守  
 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  
 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有人矣碑

公以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感勾踐坐薪嘗  
 膽之意願陛下毋恃虜之必和而求所以自治如勾  
 踐之為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碑

公居常慷慨謂直道必可行而勳業可立就中間立  
 朝多骯髒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  
 矣既歸十有四年而卒蓋已脩然若無意於世者而  
 獨其憂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碑

晦菴先生曰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虜之憑陵痛  
 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  
 所引拔以為諫諍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諫敢言之士  
 而吳公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  
 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老於湖山之下極登臨游泳之  
 樂者十有餘年天下莫不高之

贊曰靖康之禍百世之讐神人共憤天地為羞中  
 興廟謨誰贊其決有偉吳公正論烈烈志雖弗  
 售風采凜然彼姦者槍上通于天直道而行不  
 可則止我有西湖澹蕩芳芷嗟世益降士氣奄  
 奄誰為公御孺立頑廉

學士陳獻肅公名良翰字邦彥紹興五年進士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謚獻肅臨海人

公早孤事母孝游鄉校以謙愿莊重為人所稱賞讀  
 書務通大指為文恢博有氣晦菴行狀

公以吳公芾薦擢監察御史時金亮敗盟既斃而歸  
 其嗣主新立復遣使來約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  
 率來歸詔問所以處之者公上疏曰襁負之民皆吾  
 赤子去墳墓離親戚捐生業以來歸我其義不可以

不納然若許其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  
索索而歸之傷向化心納之不便其必定計在我以  
自治爲先而和與不和付之泛應然後乃可納耳二  
者在陛下聖志何如願熟計之尋復有詔問時務所  
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修軍政核兵籍以豐財用  
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內外之官皆久  
其任賞罰輕重務合衆心上嘉納焉行狀

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  
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爭獻防江之說公於  
是上疏極論以爲備邊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  
今欲舍淮防江卻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四

府不得專閭外之寄臣竊以爲誤矣上然之除右正  
言入謝首陳納諫修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  
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爲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  
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入見極陳  
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絕疆場無備北方忠臣義  
士來歸我者反爲虜用而致怨於我皆秦檜之罪今  
不可以復蹈其失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  
土虜盜據屬耳况唐鄧海泗又逆亮淪盟之後吾以  
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爲言我亦何說而歸之  
乎既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拭持  
書幣賜虜中大臣主兵者公上言仲賢輕佻無恥杖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五

自北來其縱迹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以書徐觀其  
變而爲之所上向公說而宰相力爭竟遣二人行公  
又言今廟堂督府議論不同凡邊奏上聞廟堂皆陽  
爲唯喏無所可否而陰實百方沮敗其計萬一爽於  
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以公語語宰  
相時楊存中爲御營使悉總殿前諸軍公言存中無  
故假以使名授以兵柄陰凝冰堅不可不戒疏三上  
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虜迎勞如禮朝廷  
上下皆喜以爲和議決可指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  
議於虜人有大利四而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蓋罷兵  
講和則彼得以坐守中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銷伏  
羣盜此皆虜之大利而我欲與爲敵請復山陵又必  
其不求四郡不索降人不疑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  
陛下毋惑羣議先定一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乃欣  
然開納既而李拭竟不敢涉淮公奏奪其官獨仲賢  
至汴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  
欲誅之宰相懇請得免因擅言邊備不足恃和好不  
可以不修上不得已復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開門  
事龍大淵使虜公遂與御史周公燥請見力言前遣  
仲賢已辱國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意決  
卻衆謀不謂秦檜復見於今日且虜要我罷四郡屯  
兵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  
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爲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

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為有名今計議未決而之望  
 進行恐其辱不止於仲賢而已願先馳一介往議堅  
 決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請召侍從臺諫議之  
 詔可公上議如前一時侍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  
 遂以胡昉楊由義為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私詔  
 之望大淵使議陵寢梓宮降人備邊四事利害以聞  
 二人奏上上燭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者皆墨識之  
 以示臺諫公因復申前論上乃從之既而昉及由義  
 與處議四郡不合大為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尙執前  
 議正言尹穡素以能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  
 黨陰附思退以撼督府公因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  
 早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言  
 搖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責後  
 效卿其置之至魏公則今日人材物望孰有出其右  
 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  
 路有異意者卿為朕論之公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  
 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材寧  
 取椎頓樸實之人緩急猶有倚賴思退庸狡小點大  
 癡恐誤陛下國計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  
 法也公以上語論同列稽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  
 是王之望為諫議大夫罷公言職以直躬文閣知建  
 寧府越二日有詔張公罷兵還朝又兩月張公竟罷

相印去而和議遂定悉如思退等之策矣 行狀

公嘗為人言先儒有論為貧之仕者曰俟吾之飢餓  
 不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此孫言也而聽者不喻則  
 其弊將無不至夫飢餓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尙  
 何計之為哉公徹孫誠懇非欲以大言誇世者而其  
 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之素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  
行狀

晦菴朱子曰公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為良吏及登朝  
 廷直言正色遭值聖明開獎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  
 以為重隆興中協贊廟謨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  
 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為小人所間以去比其復來  
 則事已異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  
 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

贊曰和議誤宋日醉以狂屹為國計惟胡與張繼  
 胡者誰直詞正色北向經營殫不遺力隆興恢  
 復允也其時天不祚宋百方間之落落平生公  
 之大節考亭有書袞衣斧鉞我欲誅檜思退以  
 從九原可作我再拜公

侍郎方巖王公 名居安字資道清熙十四年進士  
 官至工部侍郎黃巖人號方巖先

韓侂胄之誅也公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首論侂  
 胄以預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

鼠籍於宮庭，初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罪宜萬死。且又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躡取美官，不問品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權，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啟，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與陛下言者，且與蜀將吳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兵權，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八

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燹未解，朝廷尙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險附麗，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為爲臣不忠朋邪誤國之戒。宋史本傳

初，韓侂胄箝天下之口，使不議己。大府丞呂祖儉以論死布衣，呂祖泰亦以直言流之遠郡，公皆奏請明

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聽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庭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汚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本傳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九

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變，並召公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啟，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是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徵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公爲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豈非欲使臣不得言邪？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忤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迤迤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本傳

公居閒十有一年，嘉定中與魏了翁同召遷工部侍郎

耶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公入對首言人主畏  
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王之歸蓋思當時所以失  
言極切至 本傳

初公守莆中會下詔大舉北伐以鄧友龍爲宣撫使  
有謂公鄧甚推敬時不可失彼若以近上地位見處  
便可與同功名公曰此舉大可憂事關生靈宗社鄧  
伯允亦非經濟才略使出意招致猶當避之况可求  
乎未幾符離兵潰郭倬奔敗鄧乃安置莆中間其言  
者無不歎服 年譜

宋史論曰居安宅心空明待物不貳又曰王居安掃  
除羣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十

吳荆溪曰公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非具奇  
稟負傑氣詎能如此易易邪自古養才如養木乾涸  
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間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瑰  
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譏忌去得直  
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涸人物之下哉此可爲浩  
歎者也 文集序

贊曰方巖屹屹上薄于天鬱爲正氣異人出焉談  
笑功名慷慨風節壯哉我公王國之傑既蹈大  
姦亦掃羣邪根極究竟治本亂階天子改容愴  
議側目公心不貳公去何辱載蹶而起凜然高  
風嗟嗟左史人中之龍

丞相杜清獻公

端平初公爲軍器監丞入對言陛下親攬大政兩年  
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寢不如舊  
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的蠹  
習浸潤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  
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澄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  
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  
罰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  
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  
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  
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勅事不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十一

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  
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  
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  
召用名儒發明格致誠正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  
詆訾訕笑之陛下或感其言卽有厭棄儒學之意此  
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  
之施行毋墮或者清談之誚上然之 宋史本傳  
公自入臺屢丐祠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  
監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  
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  
負芒之地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以用之卽勉以行

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  
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  
有委曲調護之弊夫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  
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  
臺諫爲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爲弊政則陛下外有  
好諫之名內無好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者  
哉蓋公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  
失職之弊本傳

嘉熙四年公自甯國還朝首言內憂外患之交至天  
心人心之俱失凡此皆權相三十年醜成之如養護  
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宰位者無能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三

改於其舊敗壞污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  
倚仗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  
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公去國於是凡四載帝撫  
勞之備至還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時方久旱復言陛  
下膺嗣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  
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  
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竊意陛下宵  
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  
嬪嬙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  
請謁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  
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

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無一事之  
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  
庶思當今急務各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未  
幾遷禮部尙書本傳

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公既入都堂凡行事  
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執言無隱丞相史嵩之外示  
寬容內實忌之未幾遷同知樞密院事而以李鳴復  
參知政事公不屑與其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勅諸  
城門不得出太學生亦上書留公而斥鳴復公始得  
遂其行本傳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三

淳祐四年理宗遣國子監主簿與郡守包恢即其家  
拜爲右丞相公遜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  
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公上五事曰正治  
本曰肅宮闈曰擇人材曰惜名器曰節財用仍乞早  
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恩澤公引前朝  
杜衍例皆封還之復乞撥堂除歸之吏部以清中書  
之務人初以爲不便未幾赴調選者無淹滯合資格  
者得美缺衆始服焉本傳  
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公上十二  
事曰公用舍曰儲材能曰嚴薦舉曰懲贓貪曰專職  
任曰久任使曰抑僥倖曰重閭計曰選軍實曰招土  
豪曰復方田曰治邊務時孟珙擁衆兵久居上流朝



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公復之云古謂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駕非某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虜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泚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公命維揚鄂二帥各調兵策應卒以捷聞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

本傳

公薄田二頃粗給餽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此風雨見者莫知其爲公相之居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責青不能奪天下候其出處以爲休戚至比之司馬公云

戊辰修史傳

宋史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古

而沒豈不專可惜哉

贊曰壽皇中典思治如渴比之匪人衆弊膠轕端

平大壞漫不可爲狂瀾砥柱匪公而誰公在下

僚高風盛德候公出處天下休戚既老而相八

十日終天下痛之如司馬公儒者之澤久不克

濟我哀我民痛公百世

丞相葉信公

名夢鼎字鎮之嘉熙元年上舍釋褐累官右丞相封信國公南海人號西澗

清肅中公爲秘書郎轉對言定國本求哲輔專問帥獎介直又因雷變進康澄五可畏之說未幾遷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

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姦臣奇表盡媚於宮闈薰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葉易搖草竊姦宄川腋階變既而遷司封員外郎復因轉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爲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者稍犯人主之所難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投間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前後數千萬言語皆切直

宋史本傳

寶祐中以集英殿修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公登朝卒辭謝之遂改知建甯又知隆興景定初召爲太子詹事尋遷吏部尙書簽書樞密院事應辭不允與丞相賈似道爭造闕子行公田法以爲厲民事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古

得中寢既而進權參知政事以彗星變力言正上下

恐懼交修之日乞解機政又不允

本傳

理宗崩朝議太子卽位太后垂簾聽政公曰母后垂

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公力辭賈似道懇

留之帝勉諭再三詔閤門封還奏疏山陵事畢遂引

疾歸田里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咸淳三年再

詔爲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越

與白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

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介嘗以言去官

既死其子懇求恩澤公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

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公怒曰我斷不爲



陳白強即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稍悔悟而公求去益力屬策妃楊氏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公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尋有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公言祖宗重牧守將赴官必令奏事蓋以察其人品乃而論以律已愛民之意使至郡得以延見吏民具宣上德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之本意尋進少保公引杜衍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安撫大使進封信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去

國公不拜

本傳

咸治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公引疾力辭宰揆曹即杏至趣行扶病至峽縣請辭不獲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重賑恤扁舟還歸使者以禍福告公曰廉恥事大生死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風臺臣奏從歸田之請仍詔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致仕公亦不請祠祿

本傳

張元帥石招討兵經甯海素問公德方三十里禁軍士無犯其境

邑志

益王卽位于閩召爲少師公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

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于家

本傳

朱太史公題公五帖後有曰先生屢挫權姦直言峻

節無讓古人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

潛溪集

孫志先生與金景文書有曰吾郡間人三百年來如

黃巖杜清獻公鄙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類

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吾輩而言學問於二公之前

真可恥矣

遜志齋集

贊曰惟公終身大節是務義不可爲萬鍾弗顧朋

姦作相誤國實多一薛居州如宋王何小大重

輕死生廉恥寧作權臣敢負天子我台六相宋

百年中不辱清獻惟西澗公進不圖身退不忘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七

國白髮勤王倚天慟哭

右台州五大臣

所謂大臣者必德稱其位功被於時以一身之進

退爲天下國家之輕重而後可此其人當治世則

以道事君而天下陰受其賜一或不幸必不至愛

身以負其國所謂忠者蓋其所有事也噫安有詭

隨患失於平時而能委身致命於危難者哉

尊鄉錄節要卷之三

僕射屈公名晃三國時任吳為尚書僕射晉經云郡人

吳主權欲廢太子和公與將軍朱據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詣闕請權登白雀觀見其惡之勅據等無事

恩息公與據固諫不止權大怒牽入杖一百吳志

公又嘗自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

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詞氣不撓權不納斥還

田里及和子皓立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

忘身封其子緒東陽亭侯弟餘恭為立義都尉緒後

亦至尚書僕射吳歷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贊曰龍有逆鱗鋒不可觸孰不愛身死以為國國

本搖動實生眾疑力諫以死臣職之宜惟古忠

臣不欺以犯視死如歸遑恤適貶老臣雖死猶

生之年我誦公語再拜凜然

右史郭正肅公名嘉卿字子奇宋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右史謚正肅仙居人

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御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或勸

其少柔順者公曰上不以其不才使居此位每有所

聞即當忠告豈可改所守耶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

天錫善天錫嘗居宰相史彌遠門下彌遠希楊后旨

謀易儲訪皇族之賢者於天錫天錫力薦理宗遂以

疎屬得立既即位懷天錫恩施擢至執政而人材猥

劣且門庭穢雜朝論不與公上疏劾之曰臣聞鴟鴞

人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鸞麟自藏不仁者而在高

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

興至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雄邪厠迹於其間是

御行而求前也言甚切至時上眷方隆留中不報公

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行狀大一統志

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當時名士

徐霖等及三學諸生皆誦言其惡公疏已具俟召對

奏之而為嵩之耳目所得亟自歸上明日除公起居

郎公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留行且白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時公與丞相杜公範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同心同

德以忠正為己任世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

風采而皆相繼以沒中外頗疑嵩之有異論上亦念

其忠不已乃特賜謚正肅命浙東提舉鄭雄飛為立

正諫坊於邑之市橋以表其節行狀邑志

公自少仰岐嶷不凡嘗取康節洗竹詩一聯題其讀

書之竹亭曰徧地冗枝都與去倚天高幹一齊留蓋

其扶善去惡之志已見於此矣既而文公先生為浙

東常平使者以道學淑諸台士公與訥齋趙公方山

南湖二杜公皆從之遊故其見之事業者如此行狀文獻

書院

贊曰潘郎舊恩孰敢指斥鴟鴞豺狼肆言以擊

世相位炙手可焚孰認其惡昌死以聞不為起

居寧為右史鬱不得言卒憤以死我懷正肅正

諫有坊宋道益降我心孔傷

司農杜公名漸字貴卿累官司農卿清獻從子黃巖人

公少負才氣性剛猛好游俠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公

時宰縣集民兵得四千人以進當國者不之省乃兄

文丞相天祥西湖上文嘉其志獎異之既而文公奉

旨詣北軍講解其客陳志道等贊之公斷斷不可爭

之力志道等遂去之文公果見留及北行諸客皆散

獨公慨然相從至京口以計賂守者脫文公偕走淮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三

甸由海道達永嘉益王即位授司農卿督府參謀官

尋往温州招集兵財福安陷與文公相失遂趨行朝

久之奉命復人文公幕及空坑兵敗又與跋涉患難

以出文公移屯潮州公議趨海道支不聽使護海舟

至官富場公懼力單徑趨崖山兵潰被執以憂憤卒

宋史本傳

初公在京口欲脫文公時與文公曰事集萬萬幸不

幸謀泄皆當死死有怨乎文公指心自誓云死靡悔

且辨匕首挾以俱不濟則自殺公亦請以死自効計

遂定既而真州守苗再成奉制司指揮遣張徐二路

分送文公將加害焉公密謂張徐曰朝廷事未可知

文公宰相也今雖奉制司命他日必將移過於下以

說汝其審之遂與二人以賜金百兩得辭去明日至

揚州公謂制臣欲殺我不如趨高郵由通州渡海歸

江南見二王以仲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文公遂

決渡海之策文山集

文山先生謂公曰貴卿與予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

日無日不與死為鄰平生交游皆自何在貴卿奠天

下義士吾之異姓兄弟也既死因集杜句哭之曰昔

沒賊中時中夜間道歸辛苦救衰朽微爾人盡非又

日高隨海上查子豈無扁舟白日照執殮埋骨已經

秋文山集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四

贊曰獨松既破舉亭以降被髮左衽天下侯王一

旅斃斃痛哭倡義文公在前公死不避間闕海

道卒從二王崖山之敗殉國以亡九原曷歸公

不可作拜公者誰不愧不作

博士王公名珏咸清四年進士官至太學博士仙居人

德祐丙午台州奉謝太后旨附降于元公以太學博

士權知州事與陳仁玉築城浚濠倡民義堅壁以守

城既陷公赴泮橋水死之公之門人杜文甫以咸清

進士應瑞安軍節推入元翰林學士趙與票薦之郡

守邑宰親為勸駕力以疾辭侍御史程文海尋奉旨

宣召終不起其同時有陳天瑞楊珏亦咸清進士陳

師事王魯齋爲金華令楊號簡齋爲機督官入元俱終身不仕杜陳楊三公皆臨海人也邑志

遜志方先生曰宋德祐景炎之後摺紳先生往往窟匿山谷或服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間如喪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夫富貴之過貧賤也違矣使義可以處之而無愧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

公輔林先生曰予聞諸父老云當宋之亡其民不忍歸元村落間皆結壘自相戰守至力盡則闔門就死而不辭及易冠裳皆相顧涕泣其老者寧負時固終身不肯易去嗚呼何宋德入人之深如是哉以民之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五

不忍忘宋如此則當時之受其祿者不言可知矣

贊曰宋德祐初天下爲夷將臣相臣厥角恐避惟

王博士卒殉以死寧與國亡不奉后旨亦有文

甫天瑞簡齋屹然不仕與公爲儕我思若人涕

淚盈把我觀我台可識天下

分教葉公名伯巨字居升洪武初以國子生分教平遙縣甯海人

公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不顧人知

其無他終亦不恨也洪武初由縣學生入國子學適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公得汾州平遙縣待諸

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遜志齋集

公在平遙 朝廷以星變求直言公奮然曰天下有

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

明詔乎卽爲萬言書以進曰分封太多侈也用刑太煩也求治太速也大略謂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離之餘猶理絲於紛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

理矣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哉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至於分封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六

制上得以兼平下下不得以兼平上蓋所以強幹弱

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今 國家裂土分封諸王

秦晉燕齊梁楚閩吳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

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復賜以甲兵衛士

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

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

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

眷顧之甚或者告以日月五星相刑之象與此人所

未見所謂爲患大而難知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

怒曰小子乃何敢疎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

吾兒邪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公至丞相

乘上喜乃敢奏

詔繫刑曹問狀瘐死獄中

選志  
贊曰治亂之機智者能識議或不言曰非我職長

沙年少非漢大臣流涕痛哭歷數以陳公教一

方論天下事剴切萬言知禍必致仗馬一斥日

食晏然噫公可作吾為執鞭

修撰王公

名叔英字願采官至翰林修撰黃巖人

洪武中公為漢陽尹

太祖皇帝晏駕之明年召

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

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

法制皆援古證今整鑿可行且曰 太祖皇帝除

姦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七

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於禾稼

固自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變其血氣禾

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者

知其為經濟遠略云 靜學集

承樂初公以修撰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

衣冠書絕命詞一首有曰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顛

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又書其案曰生既久矣愧

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而死

靜學齋集

楊文貞公士奇實公所薦公既沒文貞追稱之曰先

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又曰先

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論者以為公

當之不愧其言云 東里集

贊曰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

立獨行惟孤竹子不惑眾見百世以俟豈其周

粟食薇乃甘我餓以死惟義之耽呂黎有頌特

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右台州六忠臣

臣事君以忠忠者盡己之謂非必委身致命而後

謂之忠然天下之事不難於常而難於變若死諫

死國則變之大者而其忠益顯矣故於所謂忠臣

者獨以此歸焉難之也非謂事君之忠為止於此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八

也

尊鄉錄節要卷之四

郭孝子 名璋黃巖人

宋太宗至道二年詔有司應諸道州縣宋節義孝行以聞黃巖士庶陳贊等四十人詣縣言璋事母張氏極備恭順遺妻子寢處母室者三十年不飲酒茹葷日誦梵典禮佛塔積膜拜以七十餘萬計祝母壽今日張氏已一百四歲矣聽祝不衰飲食無恙郡縣以聞轉運使親詣其家召其母與之坐飲以醇酎嗟賞久之遂奏于朝詔旌表其所居地曰孝行坊仍復其家科役 宋史孝義傳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一

贊曰於乎五季之衰蕩無人紀宋興未四十年郭

孝子遂以孝旌為我台之始或疑孝子疲心力從釋氏以祝其母壽為非禮吾聞之清獻公孝心為上禮次之原其心而略其禮亦固君子之所與乎不然德色詳語世方溺焉而莫知所止矣

杜孝子 名誦黃巖人官至贊善大夫

孝子性敦篤尚信義事父母極孝其父剛狷甚孝子恆惴惴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則呵逐笞擊而後已口如是而日益勤康定初喪母踰月復喪其父號哭晝夜不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仙村山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於

甯雖大雨雪不少手足皸裂流血至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止日一飯不葷暮夜虎狼之迹交於廬側獨不恐明年吳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澤推巨石走十數里並山之民居廬田墓漂壞甚眾而獨不及孝子邑人數千述其事以聞天子下詔獎慰賜粟帛 宋史孝義傳

贊曰詩稱永言孝思上本世德之作求而下足昭

茲于來許杜孝子為正獻公之族子其所濡染於家庭者屢矣故其錫類之祉有若南湖方山

清獻三先生之德業以至司農公之忠而殉國以死於平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於此又安得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二

不重嘆而深美之也哉

宣和二孝子 江仲明臨海人余元卿黃巖人

宣和中呂師囊寇台州仲明載老母逃山洞中猝遇寇於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屈奮起罵賊卒死之 大一統志

師囊之亂元卿亦負母以逃力弱不勝仰天誓曰天若助我全母願焚身以報寇退欲償前誓母力止之然一指以謝天賊問里欲上其事元卿止之曰吾非干名者也後居母喪哀毀不離墓側 邑志

贊曰於乎宣和之亂不可為己方師囊之煽禍台之不死者無幾矣仲明竟以母故不屈而死元

卿雖不必死然焚身一念之孝其不愧仲明猶

爾也噫當是時小人之臣苟充是心以事君尚

安有賣降棄國若彼恬然而不恥者哉然則忠

孝之道廢而欲家國之久存世寧有是理也邪

德祐五孝子

陳思孝陳參生皆黃巖人  
鄭憲顧文玉吳處仁皆仙居人

思孝家貧善養親宋德祐間元兵擾攘其母被掠而

此莫知所之思孝日夜號泣哀慕不已與家人訣誓

不見母不還行七年至濮州得馬送與母歸侍養益

篤鄰人李氏有母不能養思孝常邀與其母同飯復

數以酒食啖其子而勸激之李亦感悔遂成孝子及

母幸居喪三年常在苦塊負土以葬鄉里稱嘆因其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濮州得母咸呼為陳濮州而不名邑志

憲遺腹子在姪已開啼聲生而岐嶷後為太學博士

德祐間元軍壓境憲奉母以逃歷深山中遇兵欲刃

其母憲抱持號泣以身翼之曰寧殺我寧殺我遂俱

遇害邑志

德祐中元兵至台文玉之父被執文玉奮捍之頸被

數刃與父俱仆移時乃甦自是支離身無完形矣邑志

處仁之父亦為元軍所驅巡山呼其子索銀以貸死

處仁聞之即趨軍語之曰銀吾所藏也容吾歸取以

贖父既得釋及發審則已為人所得矣乃告軍曰銀

無存者吾戴吾頸以代父死其弟因又欲代之眾愕

然義之俱獲免邑志

元軍至參生之母方病革泣謂家人曰我不可去汝

等各宜求生地既而賊大至火延于鄰參生負母避

林莽中母曰我老病垂盡汝方壯其速去俱死無益

也參生涕泣不忍舍遂為賊所殺邑志

贊曰於乎世至德祐天下之變極矣自古夷狄之

禍未有若是其慘且棘者思孝雖不必若四人

者之死衛其親然方之朱壽昌其為孝固不得

而差擇也噫此其當陵夷頽敗之餘造次顛沛

之際而各求自盡之為得然則天理之在人心

者亦何嘗一日而息哉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洪武六孝子

陳圭黃巖人朱照仙居人危真昉  
臨海人趙溥陳昂陳蟠俱甯海人

圭父叔弘與其鄉人為讎圭常諫之不聽洪武初為

讎家所訂罪當死圭詣通政司自陳曰圭不能諫父

以陷於罪此圭之不孝也罪當死願罪圭原圭父使

得自新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

孝子宜赦其罪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為天下

勸頌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

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死而謫其父隸兵雲南聞者

莫不嘆而惜之靜學王先生曰於乎圭之死固圭之

志也於圭何憾哉靜學集

照家世儒者母楊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詞色少不

如指必答擊至馴伏乃已。照事之終身無所忤其父。季用知福州洪武十八年詔盡革有司官吏爲民害者。福州視事僅五月亦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輪罪作城役嚴償重日費數十緡。福州不禁勞苦且病。謂照曰吾費力豈足堪此。吾且夕死矣。汝勿深憂。但取吾骨歸葬耳。照懼不敢離。左右福州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照陰與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誦皆死。萬一吾父以誦獲免。吾雖死萬萬無憾。遂陳其情於上。上察之遂赦福州而復其官。時以照誦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福州。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照以疾死。十四人者皆哀臨猶已。子福州感傷病益甚亦死。靜學王先生曰或者以照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於乎爲照者知盡于職而已。其他焉足計哉。靜學集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五

任勞勛况臣大母春秋高臣父懼成終天之痛使得歸養臣卽死不恨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卽日解儒衣欣欣然就役無難色。然體質羸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日而病卒。宋太史公曰於乎死生於人亦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彙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歉于神明矣。翅足矣他尙何說哉。潛溪集

溥之父仲年爲臨城令。御史公廉每庭辱吏。吏後抵法。誣臨城與知不能辯。謫役江浦。會當徙邊。溥痛父非辜且垂老。遠謫爲書詣執政。自陳執政格弗奏。下吏治之。溥亡走闕下。榻登聞鼓。御史以聞。上急召問狀。已三日不食。且受提吏喘。普未及對。上以爲僞。妄下大都督府詰問都督武人不察其情。且阿執政旨。榜掠之。証伏狀奏杖一百。徙邊。扶出。死年二十五。洪武修史事實

昂父濬。凱爲桂林稅課大使。爲吏構坐繫。亦謫役江浦。又自江浦徙京師。昂從行代執役。手足或癢。疾而事父無違色。日食不給。則備作于市。寒裂膚。襦不及頸。日負任至暮。得升斗粟歸。以養父。有兼日儲。則又代父執役。如是四年。父閱之謂曰。吾老分且死。奈何累汝。汝歸養而母徒俱死。無益也。昂泣曰。昂有死耳。歸將何爲。父亦泣不復強。遣竟相繼以沒。年二十一。修史事實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六



蟾父國華爲南甯守在職清慎無過會部使者好捕人過失以爲功拮據無所得乃奏其淹禁罪囚律應死蟾聞之悲號不勝哀感行路旣而奮曰吾父且死吾生奚爲乃擊登聞鼓自言願代父死御史以聞上賜試之詞色不變而執益堅 上由是曲赦之史事實

贊曰於乎死生之際豈非命哉圭與蟾皆願代父死圭死司寇而蟾竟以情聽清與煦皆力懇父寬薄斃都督而煦卒死於病貞助與昂皆代父執役貞助以死得免其父而昂則于父共罹於阱六人之死不死雖殊要其心則固同歸於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七

孝而莫不順受其正也然當立國之初而吾一郡之所謂孝者已若是其盛則我 太祖再造綱常之功所以見於勸善懲惡之際者固可得而仰窺其 聖矣於乎是亦豈非所謂命也哉

右台州十五孝子

孝雖首百行在吾儒問學中固其一事也然擴而充之其極可以感天地通神明光四海大臣之忠蓋亦由此焉出則孝又豈一家之私行也哉故錄以是終焉而不敢缺

尊鄉錄拾遺

拾遺拾節要之遺者以繼諸贊之後蓋感發懲創之際莫先於詩故特取其故迹之足爲勸戒者以詠歌焉因其迹以及其事因其事以思其人則所以油然而於吾心將有不能自己者故雖一事錯出而異義存焉者亦不敢廢然謂所不廢者止於是而足爲勸戒之助則固有所不敢也

大固山 在郡城內去海不百里晉隆安中孫恩作亂刺史辛景於此掘壘守之因以名山後竟破恩恩窮蹙赴海其妖黨從之死者以百數晉書大明一統志隆安亂賊勢蠶起入郡三吳盡風靡誰著中流海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八

上山欲爲東南作孤壘海可死山不可圯刺史之功山與峙西望臨洮北遼水安用長城長萬里唐宰相 唐來濟高宗時爲宰相與褚遂良諫立武后高宗怒俱出爲刺史濟得台州尋移庭州會突厥入寇奮拒以死曰吾權罪幸不死今當以身塞責唐書一統志

唐宰相台刺史扶天綱立人紀不願宰相生願爲刺史死宰相生有人刺史死無幾台州不死庭州死宰相之責吾塞矣

孝女湖 在甯海縣西唐時有汪氏女苦節不嫁孝奉其親親好飲湖水湖水去家五里日汲以供親沒

建塔報焉後人因以名湖 赤城志

丁寧湖上人莫汲湖上水中有孝女淚下徹重泉底

陳長官祠 五代時吳越王鏐欲增州縣賦長官為縣令以諫死賦得不增民至今祠焉在寧海縣學西亦城志

我聞晉陽守不肯為繭絲晉國卒有難倉卒以為歸嗟嗟吳越鏐虐民故為婦長官不加賦竟為民死之吳越已無上長官今有祠

義靈廟 宋宣和中呂師夔之亂牧守皆遁滕戶曹膺獨嬰城固守台賴以全慶元初勅賜其廟曰義靈

台人至今祀焉 邑志朱子大全集

荆寇徧東越民心日皇皇牧守半已遁關帥不敢當戶曹膽如斗勇氣勃以張鳩兵作忠義誓與城存亡竟亦推陸臘何止礮師燹我台實再造此德焉可忘惟應義靈廟百世莫椒漿

金鼇山 在臨海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宋建炎中金人入寇高宗航海幸焉 赤城志

海浪高拍天神州半沈陸幸有東南山障此風塵

獨不至 宋乾道中樞密承旨張悅奏請置酒延諸侍從兵部陳侍郎良翰獨不至上遣中使遣上尊祝

馬悅附奏之時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為之愕然 潛溪集

獨不至客輟鮑樞密劾奏強侍郎獨不至夜已闌天子詔下新諫官君不見鐵石心腸廣平宋平生可奈王毛仲

本價莊 陳容益之嘗以緡錢數千收粟於秋至春以本價糶之謂之本價莊環邑數千家皆仰給焉 邑志 井田亡常平倉常平亡本價莊于嗟泰山一毫芒燭火下分日月光安能一挽真虞皇帝力皞皞民皆忘

我獨行 杜大卿澍嘗糾義人文丞相幕丞相使北軍被執諸客莫敢從者大卿獨慨然請行後脫丞相于京口周旋患難卒從以死 督府忠義傳

衆皆散我獨行此身既許國更許友死死作滅賊厲生作存孤嬰君不見翟公門下客翟公未死先羅雀又不見田橫墓上客一日死者能五百丈夫昂昂七尺身何能負義兼負恩風波萬里白日在只識田橫墓不識翟公門

壁間檄 文丞相自揚州浮海至城門鎮張哲齋家約共舉義哲齋移檄海上將取明州不果後張弘範寇臨海見壁間檄捕得之哲齋曰吾生為宋民死為宋鬼何怪我為遂遇害 文山集

壁間檄 文丞相自揚州浮海至城門鎮張哲齋家約共舉義哲齋移檄海上將取明州不果後張弘範寇臨海見壁間檄捕得之哲齋曰吾生為宋民死為宋鬼何怪我為遂遇害 文山集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九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十

壁間檄海上語直爲中原掃蛇虺古來中興只一  
旅天不祚宋心獨苦心獨苦生爲宋民死爲宋鬼  
泮橋水 進士王珪德祐初以太學博士權知台州  
倡民義堅壁不降城陷赴泮橋水死之 邑志

泮橋水風教始王博士得死所不投天祿閣只投  
泮橋水

從姑地下 陶宗媛儒士杜思綱妻也歸杜四年而  
寡時台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軍所執  
迫脅之媛曰任汝殺我以從姑于地下遂遇害其妹  
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邑志一統志

莫殺我殺我從姑地下我姑哀未脫我夫身已寡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士

弟有妻妹有姐地下貞魂結爲社

白楓河 方谷珍之亂陳仲廣倡宗族鄉黨共禦之  
戰于白楓河死者幾百人賊勢益張仲廣憂憤成疾  
而卒 邑志

白楓河河水滿地流紅波波聲入海爭盪摩蛟龍  
夜泣愁龜鼉於乎壯士可奈何白骨兩岸高峩峩  
君不見河之水深不極至今下有銜冤石

待隘盜 潘進士省中爲方谷珍所劫屢以大義勸  
折之谷珍不從其黨郭仁本譖于谷珍使盜待詣隘  
而殺之 邑志

鳴鴉張悲鳳凰麒麟傷類犬羊嗟嗟先生今則亡

君不見棘門盜能殺春申黃又不見寶應盜能殺  
輔國王子于嗟爾盜何不殺殺樞密郭更殺丞相方  
百世典爾誰流芳嗟嗟先生今不亡

剖瓜刀 王掾爲瀋府教授計聞妻董氏方剖瓜輒  
引刀欲自殺衆力救之因慟哭潰亂不食而卒 邑志

瓜剖不復完夫死何時還夫死妾亦死不死竟何  
俟持刀君莫遮君不信有如此瓜

首躍地 詹烈婦鄭氏元末遇兵欲汚之婦曰寧殺  
我吾豈從汝也賊遂斬之其首至地凡三躍 邑志

烈氣死不滅上與青天薄君看碎頭女及地更三  
躍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士

色不變 齊義妻郭氏天台人義以罪當流于廣郭  
度不能返送之郭門外籲天以哭竟赴水死收其屍  
端坐水中顏色不變

籲天急赴水端坐色不變乃知烈女心能與頽波  
戰

倭登岸 洪武中倭登岸民皆竄匿陳顏母萬病且  
老顏負母走山谷中力不勝追及之母曰我死在且  
夕汝無戀我顏不忍遂俱遇害 邑志

倭登岸母登山母足不任兒力艱兒死在前母在  
後于嗟萬古日只照江革不照陳顏

好秀才 郭士淵在國子諸生中以文名爲祭酒甘

某所忌齟殺之我 太祖既而覽其文恨之曰把

我好秀才都壞了遂追戮甘備極慘毒

奸秀才都壞了甘老姦殺不早殺不早悔可追盡

也不死錯也死君看萬古誰為悲

侯城里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涕泣零如

雨侯城西薄山侯城東迴海西山不可俄東海不

可死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惟應劍光血夜夜

衝斗起

弘治甲寅後學王弼

刊于興化之郡齋

尊鄉錄節要四卷 圭

四庫全書提要尊鄉錄節要四卷明王弼撰初謝鐸

著尊鄉錄四十一卷弼以己意節其大略末附拾

遺最按謝氏赤城新志作五卷蓋以拾遺為一卷

但言王太守弼刻板在興化又尊鄉錄詳節十卷

刻板在書坊今四十一卷及十卷之木並亡各家

書目惟錢遵王述古堂有之而作一卷未知即此

書否求訪索年始從翰林院中得汪啟淑進呈元

本亟令照鈔攷是書乃謝公白撰以新志所載各

書例觀之可知提要偶誤耳頃臨海盧平堦 焯請

付梓人以詔來學予嘉其意因識數語于後黃巖

楊晨

尊鄉錄節要四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王弼撰弼黃巖人成化乙未進士官至興化府

知府初謝鐸 旨著尊鄉錄四十一卷載其鄉先達

事實弼復以己意節其大畧取十大儒五大臣六

忠臣十五孝子各為之贊卷末附拾遺二十事事

各為詩

考亭淵源錄二十四卷

〔明〕宋端儀撰 薛應旂重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三年林潤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考亭淵源

錄二十四卷》提要

考亭淵源錄序

中丞念堂林公奉



命撫吳。飭吏軌民。帖然定矣。曰。其俗未易也。乃進而教之。以禮。居一年。屏偽去奢。翕然同矣。曰。其心未格也。思進而教之以學。出故提學宋公所緝考亭淵源錄初藁。屬提學薛君成之。薛君於是。做朱子所為伊洛淵源錄者。為加潤色。增其所未備。凡為卷二十四。以復於公。公將鐫梓以傳。俾階為序。階按字書。源也者。言水之所出也。淵也者。言水之

所止也。夫水出於山。分而為  
四瀆。播而為百川。合而匯於  
四海。此其為淵源者然也。儒  
者之於學。其得諸師傳。流衍  
洋溢。有源之義焉。其朋友之  
相發明。門弟子之轉相授受。  
涵浸漸被。有淵之義焉。此朱  
子伊洛淵源所由名也。然階  
聞之。儒者之於師。非徒習其  
說之難也。其以會友。其以傳  
諸人。亦非徒說之賢也。固必  
有體諸身。措諸事業。卓然可  
以紹前哲。而澤天下後世者。  
夫然後無所愧於淵源之稱。

序

一百五十五

何真

在昔虞夏史臣。紀載堯舜禹  
之事。自精一執中數語外。皆  
其行與政也。孔子之教門人。  
既示之詩書禮樂矣。慮其徒  
鶩於口耳也。故曰。予欲無言。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其  
高弟弟子。亦知孔子之教。不  
專以說辭也。故於鄉黨述其  
身教者詳焉。蓋孔子而上。其  
所謂淵源者如此。朱子之為  
伊洛淵源錄也。畧於周程諸  
大儒之言。而詳於其行與政。  
殆虞夏史臣之指。而孔門紀  
鄉黨之例歟。自朱子歿。學者

序

一百五十四

何真

溺於訓詁詞章。弟子之於師。以為能習其說足矣。朋友之會聚。以為能講明其師說足矣。轉而傳之其徒。又以為能不失其所聞於師者足矣。賢賢焉。不知堯舜禹孔子之學。乃在夫行與政。而非徒說辭之謂也。宋公之緝考亭淵源錄。抑亦朱子之為心歟。近時士大夫敢為高論。而或外於彝倫。喜為空談。而不務求諸實踐。其弊蓋有甚於前者。林公之欲格民心也。固宜自士始。欲格士之心也。固宜自韓

其所謂淵源始。今而後讀茲錄者。考見夫朱子之行與政如是。又觀於其師友。徧及其門人。而見夫延平。藉溪。象山。南軒。諸先生。勉齋。西山。諸君子。之行與政如是。惕然反諸身。求以紹前哲。而澤天下後世。則於公嘉惠之意。庶無負矣乎。階少從事於學。然以愚且惰。迄今既老。而行猶不足信於人。政猶不足及於物。中夜深念。未嘗不赧且汗也。輒論叙學之淵源。以及所自愧悔者。書諸首簡。使後學之彥。

有所戒勉焉。宋公名瑞儀。林公名潤。俱莆人。薛君名應旂。武進人。錄梓於隆慶己巳正月十日。成於四月十日。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致仕華亭徐階序

序

六

李

張邦敬

重編考亭淵源錄序

前廣東提學僉事莆陽宋公端儀嘗編考亭淵源錄。以未及詳定。自題曰初藁。無何而公卒矣。今御史中丞念堂林公與公同邑。謂是編關係匪輕。而一時草創。尚未竟公之志。乃出以示旂。刪潤且屬序。諸簡端旂三復之。作而嘆曰。宋公佩復先儒。林公表章餘緒。無非為斯道計也。旂不類。竊有

考亭淵源錄序

何

志焉久矣。敢不贊成斯美。以與學者共哉。夫道之在天下。未嘗息。而其顯晦絕續之幾。則繫乎其時。亦存乎其人。即如考亭先生。學宗濂洛。遠紹洙泗。誠不謂其集諸儒之大成哉。然而異言證。則不免馬。方其在淳熙慶元間。以小人而攻君子。固不足論。迨今理學大明之後。乃復有訓詁支離之議。正德間陽明王公嘗輯朱子之定



論以發明其造詣之精一。而依傍門戶。未  
窺堂奧者。輒又二三其說。甚則詭異以徼  
近名。附和以希速化。邇數年來。蓋又難言  
之矣。此念堂公於茲編。有不容但已也。旂  
受茲重委。不敢遜避。謹以宋公初稿。稽諸  
往籍所載。質以平日所聞。反覆思惟。參互  
考訂。刪其繁冗。增其未備。而一得之愚。亦  
不敢不盡。嘗觀考亭編伊洛淵源。首載濂  
溪。以追伊洛之所自。次及其同時之友。及  
門之士。以見淵源之所漸。乃若龜山。上蔡。  
廣平。則皆程門高第弟子。傳之豫章。講之  
武夷。以及于延平。籍溪。屏山。白水。而考亭  
寔皆師之。一時若廣漢。金華。金谿。永康。東  
嘉。皆以學名世。而考亭與之往復切磋。反  
覆論難。凡德性問學之端。王伯義利之辨。  
體統散殊之歸。精微嚴密之指。咸究其極。

考亭淵源錄序

二

張敬

此正淵源之所在。而初稿自廣漢金華之  
外。咸未之錄。余悉為增入。仍做濂溪之例。  
發端于延平。其諸以次書之。上續伊洛之  
傳。下闡淵源之派。蓋必如是。則知考亭之  
集大成。而學者有所依據。當不為衆言之  
所淆惑。偏見之所拘滯。合異以反同。會博  
而歸約。無致知實踐有所措手。道待時而  
行。人感時而發。而真儒輩出矣。編成。敬復  
於念堂公就正。以究宋公未竟之志。而僭  
踰之罪。知不能免也。因書以為序。  
皇明隆慶戊辰冬十二月朔旦後學武進  
薛應旂謹序

考亭淵源錄序

三

張敬

重編考亭淵源錄目錄

卷一

延平先生李侗

籍溪先生胡憲

屏山先生劉子翬

白水先生劉勉之

卷二

考亭先生朱熹

卷三

南軒先生張栻

東萊先生呂祖謙

卷四

復齋先生陸九齡

考亭淵源錄目錄

十一

重編

梭山先生陸九韶

象山先生陸九淵

卷五

陳亮

陳傅良

卷六此卷以下皆考亭門人

黃榦

李燾

陳淳

李方子

卷七

黃灝

蔡元定

蔡沆

葉味道

廖德明

卷八

彭龜年

詹體仁

任希夷

王介

王阮

度正

卷九

曹彥約

黃雷

徐僑

陳守

陳定

陳宓

劉燾弟炳附

卷十

考亭淵源錄目錄

二

重編

傅伯成

蔡抗

吳獵

項安世

董銖

陳文蔚

輔廣

卷十一

潘時舉

胡泳

潘柄

楊復

何鎬

吳必大

李閔祖弟相祖

范念德

甘節

蔡念成

黃義勇

黃義剛

卷十二

晏淵

龔蓋卿

劉砥 弟礪

陳埴

蔡淵

虞知方

潘友端 弟友恭

潘履孫

鄭可學

黃士毅

林雙孫

林用中 弟九中

林大春 弟九之

林師魯

卷十三

考亭淵源錄目錄

三 四六

楊道夫

楊徽

程端蒙

竇從周

萬人傑

余宋傑

周介

余正父

余隅

余範

林學蒙 弟學履

楊至

卷十四

陳易

王力行

許升

許景陽

楊履正

徐寓 弟容

黃顯子

包君定

童伯羽

余大雅 弟大猷

馮椅

李如圭

鄭南升

徐昭然

徐子顏

楊方

陳孔碩

卷十五

楊輯

周端朝

滕璘 弟珙

石整

王遇

楊長孺

考亭淵源錄目錄

四 四六

鄭昭先

趙崇憲

趙崇度

林湜

卷十六

葉武子

高禾

楊士訓

傅誠

郭嘉卿

朱塾

朱塾

朱在

程洵

周謨

石洪慶

錢木之

李輝

李孝述

劉剛中	饒幹	黃寅	梁琛	連高卿	馮允中	呂燾 <small>弟煥</small>	卷十七	方士繇	張彥清	江默	吳壽昌	李宗恩	趙師恕	趙師哲	趙師夏	趙師淵	趙師邦	杜燁	杜知仁	卷十八	胡安之	劉季文	蔡模	沈佃	曾三異	丁仲澄	俞詩翁	林揆	林得遇	劉炎	陳齊仲	郭友仁	游開	龔郊	鄭師孟	曾興宗
考本朝錄目錄																																				
五																																				

林暮	林憲卿	鄭文適	潘植 <small>弟栢</small>	葉湜	林武	戴蒙	陳範	邵浩	馮彥忠	周良	陳公直	朱飛卿	卷十九	劉孟容	劉季章	曾祖道	林補	李唐咨	方誼	方任	徐文卿	徐彥章	廖謙	趙希漢	廖晉卿	黃謙	趙蕃	胡大時	宋之源 <small>弟之潤之汪</small>	卷二十	葉文炳	傅脩	陳總龜	孫應時	陳枏	汪德輔
考本朝錄目錄																																				
六																																				

姜大中	劉學雅 <small>弟學義</small>
劉學古	丁堯
周元卿	李亢宗
包約 <small>弟揚</small>	方耒 <small>弟禾</small>
蘇宜久	陳希周
鄭光弼	任忠厚
鍾唐傑	周仁次孟
元昭	黃立之
黃達子	李伯誠
丘珏	江元益
考亭淵源錄	
林叔和	鄭仲履
郭叔雲	馮德英
林仲參	劉淮
許敬之	劉淳叟
陳寅仲	戴明伯
徐琳	孫吉甫
杜旂 <small>弟楡</small>	魯可幾
徐子顏	郭植
卷二十一	
陳址	程次卿
七	

吳伯英	江文卿
李周翰	吳案
林士謙	林恭甫
符叙	符初
符國瑞	吳英
葉未卿	黃孝恭
曹晉叔	林巒
戴邁	呂侁
柯翰	劉珩
黃東 <small>弟景</small>	呂祖儉
考亭淵源錄	
曹立之	諸葛誠之
孫應時	應仁仲
周叔謹	康炳道
時子雲	吳玘 <small>弟琮</small>
卷二十二	
王過	周明作
蔡懸	游倪
歐陽謙之	陳芝
黎季成	張顯父
嚴世文	魏椿
八	

鍾震

黃卓

吳振

林至

李杞

呂勝已

鄧綱

李文子

祝穆

弟癸

李東

彭蠡

余元一

熊節

宋斌

呂喬年

詹淵

潘友文

彭方

陳宇

李儒用

考亭淵源錄目錄

九

夏元

卷二十三

考亭門人無記述文字者八十八人

卷二十四

此卷考亭叛徒

趙師雍

傅伯壽

胡紘

書考亭淵源目錄後

考亭淵源錄成。余既序之矣。客有覽者起而問曰。今之講學者所在有之。議論種種。蓋云衆矣。其號為知學者。則謂陸氏之學。聖門之傳也。朱氏之學。聖門之羽翼也。子是之編。乃比而同之。次象山於考亭。師

友之列。豈亦近世道一編之遺意乎。曰。非然也。夫道

原于天。而界於人。人人有之。人人能言之。而知之者

蓋鮮。講學者。將以明斯道。而措諸行也。苟非深造自

得者。是難與口舌爭也。道一編者。無亦見朱陸皆賢

而立論不同。故合二氏而彌縫之。其本來面目。真切

血脉。恐亦未之深究也。旂雖寡陋。自童子時。即有志

於學。三十年前。從事舉業。出入訓詁章句。析漫無

歸首。一旦聞陽明王公之論。盡取象山之書讀之。直

闕本原。而工夫易簡。正如解纜縛而舒手足。披雲霧

而視青天。喜躍不勝。特發狂叫。遂以為道在是矣。如

考亭淵源錄目錄

十

何昇

是者。又三十年。然每一反觀。居常則覺悠悠。遇事未

見得力。及徧視朋儕。凡講斯學者。率少究竟。乃復展

轉于衷。年踰五十。猶未能不惑。及罷官歸。則既老矣。

恐終無所得。而虛負此生。日以孔孟之書。反覆潛玩。

賴天之靈。恍然而悟。始知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

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今觀論語一書。言心

者。言性者。一克已復禮。唯以告顏子。而一貫之傳。

自參賜之外。無聞焉。其所雅言者。不過詩書執禮文

行忠信。入孝出弟。事賢友仁。三戒三畏。六言六蔽。五

行九思。雖去居處。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賓。使民

如祭之類。無非欲學者。隨事隨物。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故門人疑其有隱。而其自謂。則亦以中人以上。不可語上。夫以夫子之在當時。其成已成物之心。蓋將舉一世而甄陶之。以開萬世之太平。非不欲吾人之一蹴至道。而顧若珍秘之者。何也。寔以道雖各其於人心。而非實自致力者。不能體貼。若汎以語之。則人將蕩玩。猶之夜光之璧。照乘之珠。漫以投人。不駭則疑矣。縱其祖父遺之子孫。若非克家繩武者。亦必輕視浪費。豈能慎守而求保之哉。此固夫子之微意也。迨至孟子之時。儀衍橫行。楊墨塞路。吾道晦蝕。

東源錄後

十一

俞庭

幾於盡矣。若不盡出其底裏以語之。夫誰與我。此孟子所以一見梁惠。遂言仁義。齊宣易牛。指其是心足王。而性善堯舜之語。直以告之。曹交滕世子。而不少隱焉。其諸盡心。知性。養氣。集義之微。人皆得而聞之。不必及門之士也。旂嘗以為夫子。積實藏。盡為孟子。子撤翻矣。此豈以君子之道。而愛世變而悲人窮。汲汲以拯天下之溺。不得已也。故曰。下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孔孟一道。而教人之法不同也。然自今觀之。孔門之所造就者。不特顏曾閔冉。卓然為殊絕人物。而宰仲言卜之徒。皆彬彬君子也。若孟氏

之門。樂克告子。號稱高弟。已不當與孔門下士並論。而公孫丑。萬章之徒。直眾人耳。此其故可知矣。蓋孔門之聞道也難。故多務為近裏者。已精思實踐之功。而隨其分量各有所得。孟門之聞道也易。而身心性命之教。率皆視為常談。而入耳出口。漫不經意。以故鮮有所得。此其理與勢。蓋有必至者耳。象山之門。東南之士。羣然趨之。而其所成就。自楊敬仲。袁和。叔沈。叔晦。舒元質之外。罕有聞焉。考亭之門。則自黃直卿。蔡季通以下。率多名儒碩士。凡條已治人之道。化民成俗之功。行之當時。而垂之後世。凡列於茲錄者。具

考亭淵源目錄後

十三

何昇

在史冊。歷歷可考見也。夫先難後獲。學者固不當有計功責效之心。而學問之真的。則自此可驗。而吾人當知所趨向矣。先是陽明王公。輯朱子晚年定論。以若考亭有得於象山。今觀象山晚年。教人讀書。須是反覆窮究。項項分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日進。無已。其有得於考亭者。蓋寔多也。道本一致。學不容二。兩先生寔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反也。具在錄中。學者當自得之。其諸一二叛徒。固孔門之伯寮。程門之邢恕也。何足論哉。仍存初藁。亦可為求鑒云。隆慶己巳春正月。既望。後學薛應旂謹書。

考亭淵源錄卷之一

後學莆陽宋端儀初

後學武進薛應旂

後學莆陽林潤校正

延平先生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燭。可也。侗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考亭淵源錄卷一

延平先生李侗

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自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同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

考亭淵源錄卷一

二

張敬

多忤。同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



整而衆事自理。泥服有貧不能昏嫁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汕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

孝事淵源錄卷一

三

張敬

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

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書。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

孝事淵源錄卷一

四

張敬

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資稟動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真。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

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 備遺

晦庵曰。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畝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 考亭淵源錄卷一

五

言

何

好。凡為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時固益背。自然不可及。初亦是蒙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之力。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曰。先生涵養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個是如此。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個主宰存養處。

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

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個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意思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也是已發。又曰。延平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只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祛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李先生取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 考亭淵源錄卷一

六

言

張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空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若著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

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個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

籍溪先生胡憲

胡憲字原仲。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安國從父兄之子也。憲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安國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導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劉致中。陸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熊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漬。故不能自見。唯學乃可明耳。憲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

考亭淵源錄卷一

十一

人知。且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祖。皆本中。共以憲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憲以母老辭。既而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愈急。憲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學教授。猶不起。郡守魏石為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為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

考亭淵源錄卷一

十一

而觀其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專信悅服。郡人程元以馴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於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母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間嘗一為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禁鬻鹽。私販者雖銖兩必重坐。憲為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顧不悅。憲於是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二十年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學賢稍復進用。白為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人謂必不復起。乃一辭即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為怪。會次當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浚錡皆為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雖或頗以為說。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憲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即求去。諸臣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為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衆。以故

浚錡卒召用。而憲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七。憲質本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槁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為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已說。與他文章彙藏于家。平生與劉致中同志。既與俱隱。又得劉子翬與之遊。更相切磨以就其學。而朱松亦晚而定交焉。松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喜於憲。及致中子翬之門。而憲事憲為最久。憲葬時其子親仁尚幼。不克銘。淳熙五年。乃屬憲使狀其行。

備遺

元晦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屏山先生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贈太師幹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斃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為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入閩境。子翬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

考志淵源錄卷一

九

何嘗

備遺

詔因任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自號病翁。以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為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示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已乃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彈瑟賦詩。澹然如平日。居二日而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考志淵源錄卷一

十

三十三

公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為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滾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曉。初不知其謬然者。

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元晦跋先生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傳。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所宜盡心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無見也。愚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竊窺見其自為。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為學門戶。朝夕誨誘。其

考本淵源錄卷一

十一

後屬疾。其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為其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歿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寫。未有勉力大業之語。悲泣受寶藏。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跋。恭前修景行之懿。

白水先生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為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

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為一道德者。而寔以鉗天下之口。勉之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卷。下帷然。嘗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無天授。嘗從程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

一日棄錄牒。排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毘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忠定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勉之受其言。精思

考本淵源錄卷一

十一

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為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胡憲劉子翬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為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頽。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本中。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為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摠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本中乃與

同列。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劉子  
舉為作招劔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劔徠。奉君  
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勉之者  
蓋如此。既至。會秦檜已顯國柄。為其事非已出。不能  
平。時又方決屈己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  
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  
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勉之知道不  
行。即日謝病歸。杜門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  
相趙鼎出鎮南州。道經其里。謁語移日。彌加歎重。然  
其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勉之者。亦皆

孝事淵源錄卷十

十三

前定

廢錮不復用。於是竟不及一試而卒。卒之日。紹興十  
九年二月十日也。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勉之學本為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裁處。不動聲色。平  
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  
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  
盡以貲產歸女氏。既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  
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寬  
蚤出為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  
以告。勉之獨為移書。具陳本末。寅感其言。為數歸省。  
議因以息。朱松蚤與勉之遊。松將沒。深以後事為寄。

松歿。勉之慨然為經理其家事。  
而教誨。烹如子姪。既又以其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  
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者造門。隨其材品。為說聖賢  
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聲譽無倦色。自  
壯至老。如一日也。建州於今為建寧府。勉之墓在草  
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羣玉鄉三桂里之學士原。慶元  
戊午。蒸為表其墓。

孝事淵源錄卷十

十四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

考亭先生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德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離尚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疏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

一

何故

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留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味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

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

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特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彙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

二

何故

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



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逆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二年。陳俊卿劉珪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譏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請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

孝淵源錄卷上

五

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摯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皆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持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

孝淵源錄卷三

四



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

考亭淵源錄卷二

五

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體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賢路公

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

考亭淵源錄卷二

六

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省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犬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待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

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匪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

考亭淵源錄卷三

何成

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

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警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

考亭淵源錄卷二

人

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入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搆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

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接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物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

考亭淵源錄卷三

九

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俱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朴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

史 88-605

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蝶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

孝宗淵源錄卷三

十一

馮道

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剖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

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

孝宗淵源錄卷三

十二

馮道

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

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搆魁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漸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

交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江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上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

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五

張敬

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磧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喜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嘩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

老之年。竊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翻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六

何謂

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



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令

孝宗淵源錄卷三

十七

會慶

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遂廢臣竊痛

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殞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會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

孝宗淵源錄卷二

十六

會慶

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傳良旋封還錄黃脩注官劉光祖鄧駟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

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  
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  
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  
侂冑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  
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  
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  
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  
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  
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  
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  
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  
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  
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  
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  
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篔  
簹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旦飯藜藿。率與  
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  
取也。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  
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  
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

孝宗皇帝錄卷三

十九

四

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  
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  
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  
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  
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  
為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  
下。於是攻偽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  
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  
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  
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  
嘉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  
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  
姻。連勸侂冑勿為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  
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  
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  
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  
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  
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  
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

孝宗皇帝錄卷三

二十

四



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聲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

考亭淵源錄卷二

王

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

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為吏部侍郎

備遺

先生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嘗言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齒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頓悟力行可畏講學論辨極造其微侗因此追求有所省發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

考亭淵源錄卷二

王

認來所以好說話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處下工夫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隆興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頗為後人窺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

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撥周程張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為學者當因此而入也。

四年。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辨析毫釐。無微不至。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

考中淵源錄卷二

三

言

何成

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舉子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就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為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為主。而討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

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

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陶靖節劉西澗父復白鹿子李公擇陳了齋

書院。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十一年。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輩言之。又答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求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考中淵源錄卷二

三

言

何成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為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為次。凡挂撰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十四年。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

乾道十五年冬。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一書解義。以授

學者。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為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為一篇。實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為入道之漸。

五年冬。竹林精舍成。後改滄洲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子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

考亭淵源錄卷三

三十五

祝文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興。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不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迨茲退老。同好禹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莫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未末無斁。

慶元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禮職羅祠者。

先生累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依然和平。翌日。諸生始知有指揮。

先生自言。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熹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

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熹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意。隨文解

考亭淵源錄卷三

三十六

義。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都不使一毫杜撰。只順他去。熹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又曰。熹覺今年方無疑。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

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湏是日中理命。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意依此說去做工夫。真箇是不同。

自書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南軒先生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應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

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教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楚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與締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

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感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感，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遂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棧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殷勤，棧不答。入奏，首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偏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

考志淵源錄卷三

二

四百

何處

察也。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棧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棧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棧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棧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久之。棧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為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上為竦聽改容。棧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其

考志淵源錄卷三

三

四百

何處

後因賜對。反覆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賈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為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粲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溢。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王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

僥倖屏護。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仇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彌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秘閣脩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准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辨詐諉。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

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杖卒時年四十有八。

備遺

先生答鄭自明書曰。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已常踈闊。狃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孝宗淵源錄卷三

六

言美

王

一日奏事。上問天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

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為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并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為之競。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

孝宗淵源錄卷三

七

言美

何

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向。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



誣也。

考亭贊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屹屹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上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考亭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而之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

考亭湖濱錄卷三

八

晉書

九

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之家。與四方學者。爭向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也。

東萊先生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

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注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學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

考亭湖濱錄卷三

九

手

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棟



為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南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備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為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

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鈐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騭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騭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多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言說圖節官歲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即而祠之

備遺

先生嘗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

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為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一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考淵源錄卷三

十一

何

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與張敬夫書。畧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大速。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與考亭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考亭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

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畧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須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為至論。

考淵源錄卷三

十三

何

又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哀多益寡。正得恰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則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哀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又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會仔細研究。如閻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洽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盡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為本而後讀史

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為有所長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開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四

三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丁亥年九月朔  
巳月廿四日  
昨午

考亭淵源錄卷之四

復齋先生陸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未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之學者九齡獨尊其說父之聞新博上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

考亭淵源錄卷四

三

四

齡與語大悅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緝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十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為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播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帥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

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間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諡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脩禮學。治家有法。閨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

孝子淵

河成

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杖。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兄九韶。弟九淵。

備遺

考亭錢東萊。至鷺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詩

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勸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考亭聞之。謂東萊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旣而象山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歛。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須先辨只今。最後考亭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孝子淵

三

東萊考亭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鷺湖前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其難得。考亭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會移身。回思鷺湖講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余大雅問晦庵曰。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嘆美其說之善。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實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懲策。不使萌於心。此殆所謂幾微處也。先生曰。然。

梭山先生陸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備遺

孝宗淵源錄卷四

四

金定

晦庵答陸子美書曰伏承示論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詆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

孝宗淵源錄卷四

五

何劭

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擲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于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一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

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仔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梭山欲立社倉于青田。象山與趙監書云。社倉自元晦建請。幾年于茲矣。有司不復樹之。墻壁遠方。至無知者。九淵在敕局時。因編寬郵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嗟者累日。遂編入廣賑郵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是時又求元晦社倉規制。相與斟酌損益而行之。梭山主其事。至今逾一甲子。鄉民賴其利未艾也。

### 象山先生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

考亭淵源錄卷四

六

何啟

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密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尊卑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三。

考亭淵源錄卷四

七

何啟

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奏。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

考平淵源錄卷四

入

四百

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竊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為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

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靴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微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議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

考平淵源錄卷四

九

四百

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蓋獨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太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吾將告終。會禱靈。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鷲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



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洙能傳其學。

備遺

登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相謂曰。未嘗承欸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

鷺洲之會。呂伯恭陸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止旬日。論及教人晦翁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

考亭淵源卷四

十一

之約。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庵笑曰。這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祖道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對他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

而必欲外鑠以為本。可惜。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祖道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行。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晦翁曰。子靜若得人點化。足多少明快。益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止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考亭淵源卷四

十一

先生訪晦翁于南康。晦翁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會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凡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又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世。



而要其志之所向則與聖賢背而馳者多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廩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講之熟安能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

孝廉淵源錄卷四

三

何昇

晦翁跋先生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監路謙亨胥訓實從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恐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

先生在敕局時上殿輪對五劄時有言差異者晦翁

宗之先生納去一本晦翁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何病耶語圓意活汎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著

先生答晦翁書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拂譽之厚俱無以當之深慚踈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著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孝廉淵源錄卷四

三

俞旌

晦翁書云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去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先生答晦翁書云初冬始得五月八日書前月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大抵學者之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為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五月二日併所與居士兄書頗覺辭費而理不明九淵本欲條析以求教適此便由未暇尚遲續布

晦翁答先生書云所論與今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

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虚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

晦翁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却又覺不悵。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唐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為己。必能開導人也。

晦翁臨先生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是可喜也。

孝子淵源錄卷四

十四

五

馬

先生與晦翁書云。首春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又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俟末光。以卒餘教。

晦翁答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備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為為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為也。聞象山懇闕架壑之功。益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甚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

包顯道侍晦翁。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誡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喜與陸子靜二人而已。喜實敬其為人。諸君未可以輕議之也。

孝子淵源錄卷四

十五

五

何

荆門郡故事。上元設醮為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為之泣。傅子雲錄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已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槩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

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周清叟錄先生云。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證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飮之。自然有渙然水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

考亭淵源錄卷四

十一

論語

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李伯敏錄先生云。學問當有日新之功。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為所當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為。是不當為。

人謂九淵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九淵下手處。九淵教他讀旅葵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包揚錄先生云。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時。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慙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慙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慙窒。知學後慙窒。與常人慙窒不同。常人慙窒。只是就事就末。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為學。即讀書然後為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考亭淵源錄卷四

十七

論語

九淵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九淵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諭子姪以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九淵懶。不會去理會。好笑。

後生精讀古書文。詹阜民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有自象山來者。晦翁問子靜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相似。只連片滾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其說雖詳。多只恁滾去。晦翁曰。信如斯言。雖聖賢

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他箇是時文也。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  
晦翁聞先生言。師門人往寺中為位哭。

陳亮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應鄉舉。繼入太學。為人才氣超邁。以虜仇未雪。為國大耻。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番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即位。伏闕上鑒成箴。又不報。既而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

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嘆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督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罰其贖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入于境。適被殺者家。疑事由亮。聞于官。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

累爲工。以涵養爲正。醉而益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紹興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年五十有五。詳具宋史儒林傳中。

備遺

公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

考亭淵源錄卷五

十一

何貞

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究哉。

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

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亮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考亭淵源錄卷五

三

何貞

又曰。亮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口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鉢。人道

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心服也。

晦翁答書。畧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

孝淵源錄卷五

四

何志

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挂齒。向八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耳。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能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

孝淵源錄卷五

五

何界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免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

其獲禽之多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

考亭淵源錄卷五

木

俞氏

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

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黜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同父縱橫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為諷說。反被他玩。江西之學。只恐流於禪。永康之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

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晦翁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與言易。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能。薛季宣。皆以學行

考亭淵源錄卷五

七

俞氏

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眾。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大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茂良傳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囑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為嗣者。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傅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



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傳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歛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推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末不末。係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其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

孝宗皇帝錄卷五

九

四

四

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傳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其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傳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傳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于庭。后益怒。

孝宗皇帝錄卷五

九

四

四



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脩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官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實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願行。出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脩撰。進實文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傅良著述。有詩解。計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五

十一

三月十八

何到

晦翁問滕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永嘉。問曾見君舉否。曰見之。曰說甚語。曰說洪範及左傳。曰洪範如何說。曰君舉以為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入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幾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又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秦。但謂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

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為褒。昨說與吾友。所謂專於博上求之。不反於約。乃謂此耳。是乃於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

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熹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為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萬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是學得那大拍頭。

考亭淵源錄卷五

十一

三月十八

何到

考亭淵源錄卷之五

考亭淵源錄卷之六 此卷以後俱考亭門人

黃幹

黃幹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正道著聞稱沒幹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幹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幹因留客邸因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幹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請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

考亭淵源錄卷六

三十一

會

上熹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幹寧宗即位熹命幹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眾熹作竹林精舍成遺幹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幹稱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計聞幹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

幹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猥雅敬幹名德辟為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

欵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樞知撫州高商老得為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閱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

考亭淵源錄卷六

二

何

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糶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報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糶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栖山為廬四旁上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燕乞祠主管武安軍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

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  
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  
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  
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若官  
入聽命。以一日成。筭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  
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  
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  
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  
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  
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

孝廉源錄卷六

三

何昇

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  
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  
嫗曰。老婦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  
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榦祈輒雨。或未至。晨興登郡  
閣。望瀟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  
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  
浸暴至。城屹然無虞。奇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  
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為參議官。再辭  
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票  
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

至吾郡。鞠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  
榦移書珣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  
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  
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  
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  
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  
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  
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  
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  
立俸。若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

孝廉源錄卷六

四

俞庭

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  
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  
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於金。若不早為之  
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珣皆不  
能用。及至制府。珣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既退。  
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  
旗。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  
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  
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  
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

為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珥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圍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奉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旋必痛自替責。出宿于外。

李鴻源錄卷六

五

何昇

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蕪黃決不可保。蕪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漸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巳。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幹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幹。個儻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幹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幹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壘壘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

李鴻源錄卷六

六

何昇

郎既歿後數年。以門人請。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備遺

晦翁與直卿書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

潘謙之曰。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正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也。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專討論經典。訓釋諸書。以惠後學。從遊者獨公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

考亭淵源錄卷六

七

三百五

孟

陳安卿與陳宥書曰。勉齋終始親密師門。傳本末之備者。惟茲一人。

先生涵養日久。自得益深。每誦程子之言曰。泰山為高矣。然山頂上已不屬之泰山。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目。程子此言。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又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見得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故先生平日居正位。行大道。得失利害禍福。不足以動其心。由先生見道之明。故能守道之篤也。

考亭淵源錄卷六

八

四百

孟

慈溪黃震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為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又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為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為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為垂教。而義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真公。刊近思後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辨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謂近思先太極。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愠。非不愠然後為君子。晦庵解敏於事而慎於言。以慎為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是肆。故當謹爾。凡其於晦庵沒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豈惟確守其師之說而已哉。若其見之行事。則如宰臨川。新法推行實政。守安慶。漢陽。慷慨事功。又皆卓卓在人耳目。然則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虛。妻

之女。泰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勉齋之文。宏肆暢達。髮髯胸庵。晦庵不為講義。而勉齋講義三十二章。皆是發明斯道。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斲。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為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

李燾

李燾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克己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

李燾源錄卷六

九

三百五十六

燾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傲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燾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諫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燾也。熹沒。學禁嚴。燾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燾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卒。

皆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玘。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燾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燾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賴江漲而隄壞。久雨輒澇。燾白于漕帥。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自損。乃

李燾源錄卷六

五

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為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黜籍。而民講張持空券。益不售。燾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燾又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為實用矣。劄入。漕司即弛禁。請燾謝。燾又念社會之置。僅貧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哀穀創社會。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燾。不數月。辭歸。當是時。

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竝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宮。燔自謂居閒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蘧。丁黼。葉寔。龔維藩。徐僑。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之致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宣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

考亭淵源錄卷六

十一

三百九十九 何貞

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燔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學。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騎省。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為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孫鑣。登進士第。

備遺

晦翁曰。敬子堅有志。又曰。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答劉季章曰。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閒說耳。  
答周舜弼曰。敬子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又答劉季章曰。近來福州得直卿。南康得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趣向者。雖未見得久遠。何如。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絕。將來有可望者。

考亭淵源錄卷六

十二

三百九十九 何器

黃勉齋書曰。向來及門之士。惟敬子端可承衣鉢之傳。  
敬子嘗云。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傳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又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強甲兵。當做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



所謂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為窮理之要。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目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為證云。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點其。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脇。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之。為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姦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廩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

孝子淵源錄卷六

十三

四百

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為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黜之。湖南鄒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惟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通判池州。獄有張德脩者。誤躡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鞠。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寬而得雨。載於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為閱疑狀於獄。德脩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為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職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

孝子淵源錄卷六

十四

四百



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間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輟聲感不樂及聞一君子進川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幹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燾葉味道李閔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喜趙汝讜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

孝淵源錄卷六

十五

何器

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櫟檉賜同進士出身

備遺

晦翁答黃直卿曰中庸首章張元德說得頗勝子約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伯豐且在與之切磋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

洽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晦翁曰然此即理也

洽因晦翁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着功夫

因言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之兩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晦翁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箇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陳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問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

孝淵源錄卷六

十六

何故

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關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

其冲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為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

考澤淵源卷六

十七

何

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

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鑊錐，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昏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沾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愉，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

考澤淵源卷六

十八

何

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帥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童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曰：金山所聞。

備遺

先生有所得，不遠千里，質之晦翁。晦翁有喟然與點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

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遠求顏子之卓爾。晦翁蓋許先生以曾皙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毋求公西華之事也。

先生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表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節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源。得失利害之機。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

考亭淵源錄卷六

十九

何

之辨。須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

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蓋妙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為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問晦翁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

又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

集萃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復軻實傳之。

上下數千年。無異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貞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闡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而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考亭淵源錄卷六

二十

俞

鄭惲刺嚴陵。招致先生于學宮。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舐排異端。中其膏肓。則似道似學二辨。當時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者。但教

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為支離。認人心為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皆置而不問。後生晚出。喜其奇。而使其簡。羣而和之。牢不可破。朱子沒。其說益張。其徒益繁。故先生極力排之。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為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單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為守。以師友禮之。郡政

考亭淵源錄卷六

三十一

何處

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通書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備遺

晦翁曰。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方子臨歸請教。晦翁曰。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闢中。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謹敬。

真德秀曰。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又曰。公晦學遠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

考亭淵源錄卷六

三十一

百聖

張敬

考亭淵源錄卷之六

考亭淵源錄卷之七

黃灝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為本歲饑行賑給有方王蘭劉頴薦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閔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草薶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感然時有旨倚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備遺

晦翁答商伯書曰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今日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

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為者是可尚已矣

答馮儀之書曰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答黃直卿書曰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

灝見晦翁首以不敢輕為人師為問晦翁曰以所知語人可也

灝云戒懼是統體做功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晦翁以為然

黃幹序西坡文集曰子始識黃君見其神清氣爽襟懷卓犖而知其貧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如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目  
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  
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  
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  
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  
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  
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  
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  
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  
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  
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  
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誦  
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  
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  
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  
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  
為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  
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而  
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  
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

李本淵家錄卷十

三

四

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  
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  
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  
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  
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  
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  
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  
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  
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  
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  
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  
通言而不厭也。及墓。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  
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  
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書集中。所著  
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  
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子淵沉皆躬  
耕不仕。

李本淵家錄卷十

四

三

備遺

晦翁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為人自嬰兒至老  
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

為是獨引程氏說以為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先生再與元定辨論終始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

季通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復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

孝澤源錄卷七  
五  
何啟

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胸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歷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爾。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太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晦翁曰。康節之歷固

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何如。恐當絕勝諸家也。

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晦翁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迥

孝澤源錄卷七  
六  
王忠

其源流。皆有成法。

晦翁答季通書曰。昨辱書。所謂一劔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劔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所喻以禮為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



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譬脫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

小兒輩又煩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繩。約為幸。所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畧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所未盡耳。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六九聖本同。亦有明與不明之異。昨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儻侗。今得此書。乃釋然耳。

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熹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業。然觀近年一種淺

老學淵源卷下

七

何昇

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為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決不專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畧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為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溫繹為佳。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又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其緩急而授之也。

徐子達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非。非季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辦。朋友正當如此。衰懶不振。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仔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訂。熹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憤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言之。佇俟來音。旦夕別遣人奉候。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

老學淵源卷下

八

何昇

笑。嘗記共甫說。往時有亡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以鴟鴞而笑鳳凰。爾無沉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

熹自開正。即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未能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方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關畧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否。



語孟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誨示幸早寄及也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為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於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括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

考亭淵源錄卷七

九

何昇

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蔡沉

蔡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

考亭淵源錄卷七

一

命定

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耦奇者數之所以立耦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講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

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後以子抗執政推恩。贈太師。榮國公。

備遺

真德秀誌先生墓曰。君於尚書洪範二書。闡發幽微。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又曰。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瞭然有以見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俱備。信前聖之言不子欺也。

孝宗通鑑卷七

十一

三

又曰。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為文公所歎重。然學者鮮闕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灑然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歷如指諸掌。

葉味道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少立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偽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願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僞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二省架閣。

文字。選宗學。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克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

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近

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於是為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之。而神莫不寧矣。蓋

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闕。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為開邊。浸闊。應援倍難。料配日繁。餽餉日迫。民益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

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而卒。計開帝震悼。出內帑銀帛。

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而卒。計開帝震悼。出內帑銀帛。

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而卒。計開帝震悼。出內帑銀帛。

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而卒。計開帝震悼。出內帑銀帛。

聘其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見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京定中門人范東叟請謚謚曰文脩。

備遺

味道問前日承先生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智意思且如朋友皆是鄉人一旦會聚恩義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自使人惡之這可見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叙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教誨而能辨別得真是真好。這便是尋得路踏著了。

考亭淵源錄卷七

十一

何負

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擴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味道問體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克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恤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克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克之而無間斷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克之而無

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匪匪都滿密拶拶地。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為切已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真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

考亭淵源錄卷七

十四

何敵

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為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咤異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居父相聚幾年覺得渠只怕此事有難者真終曉渠意不得問在鄉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所從師友不過習為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常欲讀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生曰大凡人說要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先

自着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聞緊切說話易得長進若是平時不會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

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中朋友或自謂能

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

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已甚事你身已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

去却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低將去孔子曰聽

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糊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

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嘗見陸子靜說且恁地依傍看思之此語說得好公

看文字亦且就分明注解依傍看教熟待自家意思與他意思相似自通透也自有一般人敏捷都要看

過都會通曉若不恁地只是且就曉得處依傍看如

孝廉源錄卷七

十五

何鼎

公讀論語還常文義曉得了未若文義未曉得又且

去看某家如此說某家如彼說少間都攪得一場沒

變化然是守得定

先生問起試用甚文字賀孫以春秋對曰春秋為仙

鄉陳蔡諸公穿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為尤甚天下大抵皆為公鄉里一變矣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

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

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

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白太守天

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

漳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日今老矣况以道狗

人乎固辭不受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

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日此國家公器也悉

孝廉源錄卷七

十六

何鼎

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  
遠斥埃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部晏然如平時徙知廣  
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為涪州教授為  
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于植三栢于學溥士愛敬  
之如其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  
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遠近化之嘗語  
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  
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備遺

德明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晦翁曰只是一

卷之七

十七

三十一

箇勉強然變化氣質最難

今學者皆是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  
講論文字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心做根  
柢德明問向承見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  
輪廢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  
輪轉一輪不轉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  
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  
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  
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止之路  
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解

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  
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止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  
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  
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  
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  
肯走在惡上去

卷之七

十八

三十二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却  
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  
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  
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只是  
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  
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  
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德明問編喪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戴記為  
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  
華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  
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否則  
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

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鶩外。此箇心。須是管着他始得。且如曾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卻不成事。須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册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考亭淵源錄卷七

十九

何劍

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民。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德明與張顯父在坐。竦然聽教。先生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畧綽見得箇道理。便休。少有苦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一切從原頭理會過。如讀堯典。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昏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因言趙丞相論廟制。不取荆公之說。編奏議時。已編作細注。不知荆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毀廟之禮。當時論所已甚不

應儀禮。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編奏議。今則諸人之學。又只做奏議。以下工夫。一種稍勝者。又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又與敬之說。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以決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也不是。

考亭淵源錄卷七

二十

王忠

此法。廖德明赴潮倅來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為大本。漸加脩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晦翁答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為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為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智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考源錄卷七

主

三十一

何昇

書問曰。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功夫。須如釋氏攝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寢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為展拓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

拓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為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答書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着。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考源錄卷七

主

三十一

張

書問曰。明道先生云。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

答書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爾。

不孝淵源錄卷七

王三

王忠

書問曰。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脩治。澄其濁而求其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寂然而常存。不為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

答書曰。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

可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書問曰。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為辭。如以資始為繫於陽。以正性命為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

不孝淵源錄卷七

王四

何說

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答書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書問曰。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



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人是物之性。所未榮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而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

孝淵源錄卷七

五

三

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湏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壤。情不知其所存也。

答書曰。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間。已發其端。而近答高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

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

孝淵源錄卷七

五

四

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一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去立尸。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

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  
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  
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  
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  
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  
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  
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  
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  
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  
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

考源錄卷七

三七

三九

何

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  
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  
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  
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  
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  
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  
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  
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  
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  
無所補耳。

書問曰。德明自得。賜誨日夕不去手。細繹玩味。未能  
盡究。亦嘗隨所知而為之說。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  
二致。盡人道即天道亦盡。得於末則本亦未離。雖謂  
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  
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為理障。父子  
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為緣合。甚則以天地  
陰陽人物為幻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  
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  
為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  
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門下學而上達。由灑

考源錄卷七

三八

何

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若  
子之道費而隱。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即日用而  
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  
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  
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  
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  
足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  
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脩。亦攝  
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  
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

者是也。即此為天地之心。即此為天地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揉。無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為人。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謂生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德明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泛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德明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此先生所為丁寧開諭。德明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也。德明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為近。故推之而為為魚之說。竊以為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闡其失。德明讀之又始大悟其非。若爾則為魚。吾性分為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蓋為魚之生。必有所以為為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為魚之私。蓋

考亭淵源錄卷七

无

何處

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毫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德明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他死生鬼神之說。須俟面求教誨。

答書曰。來喻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其間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屬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二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漸真實也。

德明宰莆田。縣南為舍一區。榜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

考亭淵源錄卷七

三

百五十一

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為條約。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

考亭淵源錄卷之七

彭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大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從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待御史林大中薦

考亭淵源錄卷之八

十一

四百一

為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熊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况壽王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

光之臣而小人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

之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謀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駕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懽然宗社有末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

考亭淵源錄卷之八

十一

四百一

述祖宗之法為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臣間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病浸革龜年連上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朝龜年不離班位伏

地叩額。久不已。血漬髮。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日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為得已耶。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感頌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振悸。龜年奏。此乃宗社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翔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

孝宗朝源錄卷八

三十一

何

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以布政出令。况重華一宮。豈為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

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采。惠黃裳陳傳良彭龜年黃山沈有開李巖京鐘黃文鄧駙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帛祭。接送館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黜。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

孝宗朝源錄卷八

四

何

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間。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與侂胄。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柟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原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脩撰。提舉中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實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愛國之忱。

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議。五致錄。奏議。外制。作官。諱。林大中。婁鑰。皆自其忠。寧宗詔贈實。謚。開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諡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諡。使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孝子淵源錄卷八

五

何負

備遺

晦翁答子壽書曰。齋銘之屬。豈所敢承。况此病餘昏憊。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為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喻。偕復言之。以為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贊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脩矣。

又答書曰。垂喻中庸疑義。別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方且以講求經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為事。世間利害。固未易以入其胸次也。脩道之教。脩之者固專出於人事。而所脩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焉。是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為同耶。又論事豫之說。張游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為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故釋其文義。且得以誠為言。如大學之序。始於格物。而其後乃云。壹是以脩身為本。亦此類也。隱微聞見之分。當時偶見如此。而漫序之。若疑未安置之無害。此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不曾分。若以為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却未穩當。必欲分之。則須從今說。乃為盡善。若如來喻。則仁字不合。列於三德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蓋聖人之言。其名理隨處輕重。所指不同。讀者須隨其輕重而讀之。乃見其意。不可一槩死殺排定也。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為如何。如復未安。更望報及也。又言孔子答魯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成就多。如克已復禮為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着便令克已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

孝子淵源錄卷八

一

百全五

何負

林文說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朱子曰。他純不曉事。率爾而妄舉。

詹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為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為婦。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為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為太學錄。陞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

孝子淵源錄卷八

七

何器

部郎官。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陞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剽掠為變。體仁語戎帥。北去京師千餘里。若北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散。除太常少卿。陞對。自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感。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隔間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淫鬱煩憤。若

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猜。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不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睽弧之說。以開廣聖意。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玘請憲聖太后垂簾。為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齎贊汝愚之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

孝子淵源錄卷八

八

何器

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求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雪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侂胄。躡躑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污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靜江府。閣十縣稅錢一萬四千。蠲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即以便宜發廩賑救。而



復以聞侂肖建議開兵。一時爭談。莫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為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常國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直德秀早從之游。嘗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備遺

晦翁答元善書曰。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

考亭淵源錄卷八

九

三百六十四

何

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模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為之未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

又答書曰。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

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

任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為諫議大夫。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

考亭淵源錄卷八

一

三百六十五

俞

乞下本寺脩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其後惇頤諡元。顥諡純。頤諡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史彌遠柄國。文。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卒。贈少師。諡宣獻。

備遺

晦翁答伯起書曰。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德



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油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又答書曰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誠着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又答書曰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燕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窳放逸又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論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亦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脚處今之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王介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畧言近者罷拾遺補闕

考本淵源錄卷八

十一

何則

有遠諫之意小人倡為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為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議論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曾常以藉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議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偽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為偽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為鼠輩所使耶侂胄亦畏公議不敏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為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

考本淵源錄卷八

十二

王忠

容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枋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冶。侂冑誅。朝廷更化。介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陽若之證。謂羅日。應為變。是下人謀上也。脩好增幣。而金人猶觖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况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

考亭淵源錄卷八  
主三  
四百  
命庭

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為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為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為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

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綱紀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柔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為給事。一

考亭淵源錄卷八  
主四  
四百  
命庭

為諫議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知嘉興府。歲餘。陞集英殿脩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實章閣待制。謚忠簡。  
備遺  
晦翁與元石書曰。昨日所喻抄禮書。欲俟向後整頓有序。即發去蒲中。但不知彼中分付何人點檢指授。

幸留數字於此詳道所以然者容并寄去為幸或有餘力得為別抄一本見寄尤幸也。

王阮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繼闡。湟。鄯。父彥博。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志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棡。棡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

孝宗淵源錄卷八

十五

何若

安蟠幽宅阻。向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與平。廼駐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已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條。廢者復較。以糞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同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劔閣。魏有成臯。趙有井陘。燕有飛狐。

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為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輒棄而弗顧。退守幽深之

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脊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况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為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末州教授。

孝宗淵源錄卷八

十六

張敬

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脩種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上。上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日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對畢。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筋力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畧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

定元年卒

備遺

晦翁答南卿書曰。熹方幸閒中。得與一二學徒整理舊書。而忽蒙恩收用。雖實衰老。不敢以遠為辭。但恐迂踈。議論多與時背。一辭不獲。比已再上傳聞。諸公亦無相強之意。計必得之矣。萬一未遂。則又未知所以為計也。示及隊圖。雖不知兵。然頃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友人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今得此書。乃知前輩已嘗用之。而有効矣。是其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

孝源錄卷一

十一

何貞

皆精當。卒章辨荆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荆公與襄敏公手帖數紙。見當時事。若非荆公力主於內。則羣議動搖。決難成功。但是後來襄敏見其他政事。多出於聚歛培克之意。故不免有異論耳。若論熙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膂。無異說也。幸試思之。

又答書曰。信州有滴水集印本。乃長安人李復之文。記董種非。隋廝囉之子。乃盜廝囉之妻而竊其國。不知曾見之否。事冗不暇細看。更考之也。

度正

度正字周卿。台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國子監丞。

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直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紹定四年秋。京師大火。延及太廟。正言。伏見近世大儒朱熹。詳考古禮。尚論宗廟之制。畫而為圖。其說甚備。然其為制。務倣於古。而頗更本朝之制。故學士大夫皆有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火發民家。延及宗廟。舉而行之。莫此時為宜。臣於向來備聞其說。今備員禮寺。適當此變。若遂隱默。則為有負。謹為二說以獻。其一。純用熹之說。謂本朝廟制未合於古。

孝源錄卷一

十二

何貞

因書為圖。謂倍祖如周后稷。當為本朝始祖。夫尊倍祖以為始祖。是乃順太祖之孝心也。始祖之廟居正中。左昭右穆。各為一廟。門皆南向。位在東向。倍廟之主藏於始祖之廟夾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自不相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上。合享於始祖之廟。始祖東向。羣昭之上。皆位北而南向。羣穆之上。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已定。其說合乎古而宜乎今。盡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于此。而垂祐於無窮也。其一說。則因本朝之制。而參以熹之議。蓋本朝廟制。神宗嘗命禮官陸佃討論。欲復古制。

未及施行。渡江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  
驟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爲紛紛。或且仍遵  
本朝之制。自西徂東。並爲一列。惟於每室之後。量展  
一間。以藏祧廟之主。如禘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  
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  
太宗廟。仁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  
之。每室之前。量展二間。遇三年祫享。則以帷帳幪之。  
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爲一列。合食其  
上。往者此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  
而實未嘗合享。合量展此三間。後有藏祧主之所。前

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大段更革。而頗  
已得三年大祫之義。今來朝廷若能舉行。嘉前議。固  
無以加。如其不然。姑從後說。亦爲允當。不失禮意。然  
宗廟之禮。倘無其故。何敢妄議。今因大火之後。若加  
損益。亦惟其時。乞賜詳議。有旨。令侍從禮部太常集  
議。後竟不行。除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脩國  
史實錄院同脩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  
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備遺

歲月易邁。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  
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  
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  
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  
別用力處矣。  
宋史趙景暉傳曰。葉味道嘗謂景暉曰。正吾黨中第  
一人。景暉遂往見。正首誨以求放心爲本。

考亭淵源錄卷之八

亭淵源錄卷之九

曹彥約

曹彥約字簡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晉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晉機宜文字漢陽關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彥約搜訪土豪待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圍漢州彥約授觀方畧結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度

亭淵源錄卷九

十一

何貞

追擊金人大敗去又遣仲昇劫金人砦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上補成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脩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嘉定元年詔求言彥約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為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為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真偽設復大舉則民固以怒矣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遷湖南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縣皆破

壤地千里莽為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遷直

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今不行討捕曲徇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款重兵則兵不可撤戍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鄧淝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為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效彥約錄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與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礪彥約還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既自以為功遲留以激重賂

亭淵源錄卷九

十二

王應

彥約論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渠為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為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之渠不悅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為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為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關外乏食彥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遺糶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

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奉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皆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

考本朝源錄卷九

三

四百

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土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舞。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為統率。擇知書者

以為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為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為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真簡之變。彥約之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實謀閣待制。知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彥約力辭。提舉明道觀。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脩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為法。以紹聖崇觀諱

考本朝源錄卷九

四

四百

言為戒。比年以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願陛下倚忠直如著龜。去邪佞若蠱賊。其沮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會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為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意。



則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諍而謗息矣又言陛下  
求言之詔惟恐不逮然外議致疑以為明言文武似  
或止於縉紳泛言小太恐不及於韋布引而伸之待  
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素精史學  
乞官以初品真之史館從之尋兼侍讀俄遷禮部侍  
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  
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言下情  
未通橫歛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  
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橫  
歛無可疑者提舉崇福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

孝宗皇帝錄卷九

五

五

可故

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謚文簡

備遺

黃直卿與吳柔勝書曰曹簡夫得書旦夕即到此豪  
傑之士紛然而起國勢益強外患自彌

直卿與李敬子書曰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  
帥不無嘆恨也

黃簡

黃簡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明  
之而簡亦以道自任反覆論辯必無所疑然後止舉  
太學進士為瑞昌主簿監文思院知盧陽縣五溪獠

獠悍營為詩諭之獠感悅有公事莫敢違通判處州  
經總制有額無錢俗號殿最綱簡會十年中成賦酌  
而取之闕免逋負錢額均等獨以是聞主管官告院  
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簡乃不樂間行西湖  
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  
復情味何耶丐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  
越流落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先勸後禁  
訟牒銷縮郡稱平治為濟難舍為抵當庫羣民之棲  
寄暴露者為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又勸安濟方以居  
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故業適謂簡條日建置  
憂民如家遷袁州哭從第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後齋

孝宗皇帝錄卷九

六

可道

備遺

晦翁答子耕書曰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  
血涸瘁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  
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傅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  
徒增求歎而已

示喻為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  
令下功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  
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



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也。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為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令人反為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工夫實處却無欠闕耳。

孝澤淵源錄卷九

七

三百五十六

何序

示及疑義。比舊益明潔矣。但尚有繁雜處。且就正經平白玩味。又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易也。

來喻云云。足見講學自脩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動上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近脩大學此章。或問頗詳。今漫錄去。可以示斯遠也。

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

為務。但加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

徐僑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邦。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教名齋。入為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迎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僑行簡代。為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祕書少監。大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

孝澤淵源錄卷九

八

三百五十九

何序

割切。上劄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掎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岌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又言。今女謁闈宦。相為囊橐。誣為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

僑論及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做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迂承相意。方丐休致。帝諭留其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病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僑嘗言。比年喜之書滿天下。學者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為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為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備遺

晦翁答崇父書曰。日用工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教情之說。如所引孟子隱几而卧。以為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

孝寧湖源錄卷九

九

張敬

必向閑慢處枉費思索也。

陳守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丞相俊卿次子。用蔭補官。歷工部員外郎。除奉直大夫。提舉荆湖南路常平公事。嘉定中召為將作監。卒。

備遺

文公題師中讀書之齋曰敬恕。且為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就能反是。歛焉厥躬。于墻于美。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未末無教。

孝寧湖源錄卷九

十一

何嘗

弟宓祭文曰。惟兄以寬弘之度。濟剛直之資。忠孝之訓。風稟於父。敬恕之道。又得所師。年少蜚譽。孝考所知。宗正外府。俾屬俾禪。悉以公選。不專父私。兄克奮勵。報稱是期。清漳臨汝。廉介不欺。歷事三朝。靖退自持。二紀即省。嫗巧所嗤。末乃一陟。人皆謂遲。兄曰。何能過分之宜。蓋六受郡而兩去。三乘詔而一馳。信直道以力行。豈畏途之足危。惟坎壈以濡滯。斯行誼之不虧。方湖湘之始寇。誠牙孽之易治。及威惠之兩失。

遂歷歲而蔓滋初抗疏以請計曰紀綱不可以曠值時論之不然謂居職之非宜奉殊庭之香火伏園間之恬嬉倚國恩秩隆畀符竹而不遺解辭榮而忽疾猶割切以陳詞何好善之不足遽一疾以顛隴嗚呼哀哉

陳定

陳定字師德俊卿第三子用蔭補右承事郎年二十五卒文公銘其墓曰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

考宋源流卷九

十一

五

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之羞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脩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耻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

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子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子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湣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子言而反求之既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子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子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子銘其窆子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

考宋源流卷九

十一

四

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遺善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事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元婦以問學脩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

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頌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蹶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劬躬蹈履前覺天不考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下而守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備遺

晦翁答師德書曰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向道不志之意甚善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愚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况聞左右體羸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孝宗淵源錄卷九

十三

何嘗

林光朝與其父俊卿書曰師德人品甚高生長富貴中而每每欲見古人歸宿之處頃嘗到東閣其所發問皆非舉子習尚曾遣人來借書未嘗及非聖之書簡尺往來意語而詞不費可見其為古人君子渾然美質不待雕鑄也

陳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第四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

熹器異之長從黃翰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晉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殯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又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躑殿岩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諫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道至是為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敗蔽匿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容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

孝宗淵源錄卷九

十四

何嘗

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  
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  
初九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  
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  
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  
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  
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又棄  
老奸宿穢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  
徑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  
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

李淵源錄卷九

十五

何敬

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禪廟筭獨  
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  
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寒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  
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  
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請豈祖宗設官  
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  
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  
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蔽事視前疏尤割  
切焉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  
軍詣史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

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宓就  
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  
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  
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做  
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無何  
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  
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定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  
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而沒已閱月矣初宓  
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宓歎曰世警未復何以  
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

李淵源錄卷九

十六

馬道

不靖以書抵焞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  
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焞服  
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  
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  
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  
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  
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  
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  
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  
綱目唐史齊民之業數十卷藏于家

劉燾 第卅州

劉燾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鞠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  
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燾正版籍吏不容姦  
調饒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汚燾而已自以贖抵  
罪去都大坑冶耿基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堊之  
水火燾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為  
叢冢以葬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  
銀錢及綱本二稅鈔鹽軍期米等錢大脩學校乞行  
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  
不為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偽學禁典燾從熹武

孝淵源錄卷九

十七 言今五何片

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為終老隱居  
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脩學  
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  
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  
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  
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  
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薪春末支及冬復償存其  
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戶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燾以公  
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之敝客丁錢之敝小  
官俸給之敝舉留守令之敝吏商之敝召入奏事首

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

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遷尚  
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願於經筵  
詳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  
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脩明  
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  
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燾竟獲之遷國子司業  
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  
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  
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說以事

孝淵源錄卷九

十八 四百 何志

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  
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學者  
無所依歸義利不明趨向污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喪  
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  
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偽學之詔息邪  
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  
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  
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  
歛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接伴  
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

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散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眾輒指以為異煇

孝廉淵源錄卷九

十九

何原

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煇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為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早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壘而導

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為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為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蒙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翰仲名

孝廉淵源錄卷九

二十

郭瑛

炳淳熙戊戌進士趙汝愚帥閩辟轉運司屬官俾相度鹽鈔利害歷應城令官至朝請大夫巧祠間居號悠然翁

備遺

初文公與書曰得晦伯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以為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為害也

文公與呂伯恭書曰劉氏兄弟煇炳同預薦送熹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熟知其嗜學可教



翰仲以書問格物未盡處義未精晦翁曰此學者之通患。然受病不在此。這前面別有受病處。余正叔曰。豈其自然乎。曰。都不干別事。本不立耳。

又曰。翰仲不苟如此。不易得。其兄晦伯亦甚好他日。皆未可量也。得子澄書。盛稱翰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

真德秀作文簡公墓碑。有曰。公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功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躋禁從。雖未及

考亭淵源錄卷九

王

何

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察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無有焉。

雲莊孫經。書胡玉齋所著易啓蒙通釋曰。嘗記兒時。從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庵之講學于雲谷也。我先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父子。游從最久。講論四書之餘。必及於易。與諸生時凌絕頂登眺。觀天地八極之大。察陰陽造化之妙。蓋其胸中已有真易一部。在宇宙間。故其所論象數義理。自有以見其實。而造其微。晦庵及雲莊。皆谷中書室名。

考亭淵源錄卷之九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

傅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少從朱。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復後多成。才。改知開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漑田餘二千頃。隄壞。即下流。漑港。為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慶元初。召為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偽學目之。又言。朋黨之蔽。起於人上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

考亭淵源錄卷十

一

何

州。以律已愛民為本。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穢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為橋三十。五。治道十二百丈。兩為部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鏽滌浸多。苟安旦夕。猶恐覆敗。乃欲徵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為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以為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廢軍政。三曰。啓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謂者皆峻拒之。出為



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伯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諭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何此使雖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為主宜惜日爲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聞帥倪思以爲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權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堂諫侍從竭盡底蘊無以

李漢源錄卷十

四

思爲戒李壁謫居撫州伯成言倪胄之誅壁與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爲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倪胄事不遂則其家先破倪胄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除小者何必垂異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殫効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脩撰知建昌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

乃雪其寃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饑民瘞巖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圖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圖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圖山砦兵素與海盜爲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鞠之無一逸去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闕辭不獲行至蒲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拜直學士落致仕子祠賜金帶伯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慶元年與楊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

李漢源錄卷十

三

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袁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愆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之謫吾爲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耻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彌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堯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戚里諸

賢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效其謦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已出。語及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諡忠簡。

鄭性之

孝澤源錄卷一

四

張敬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州人。弱冠從朱熹學。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章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為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除去舊染。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

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為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况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求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尋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蔡抗

孝澤源錄卷一

五

何貞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從朱熹學。舉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陞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遷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屯田郎官。歷遷權吏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拜叅知政事。落職。予祠。起居郎林存。請加寬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乞

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吳獵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舉進士初主潯州平南簿時張斌經畧廣西以獵薦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恭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際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

李本淵錄卷十

木 四十五

張敬

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然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為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會偽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批界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證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

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浚也孝宗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浚一人爾議皆不合出為

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漕廣西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第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桂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和

李本淵錄卷十

七

何貞

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鄂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賑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糶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圍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聚林四圍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

湖城西南。逼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真李公。匿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尋以敷文閣學士兼四川安撫處置使。嘉定六年。召還。卒。有奏議六十卷。及畏齋集。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

項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江陵人。淳熙二年進士。歷正字。戶部員外郎。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之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

孝淵錄卷十

九

何志

信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川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朱熹召至闕。未幾。子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偽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剛

孝淵錄卷十

九

何志

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陞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奸虜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詩中庸說周禮丘乘說海養十五卷。行于世。

### 董銖

董銖字叔重。饒州德興人。晚年登科。仕至從事郎。婺州金華縣尉。嘉定甲戌年六十三卒。黃翰誌其墓。其畧曰。叔重天資警敏。勵志於學。自其少年。已爲鄉閭所稱道。叔重亦自負。以功名可唾手致也。旣冠。從鄉之儒先程公洵遊。語以晦庵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盡棄所學。取大學中庸語孟諸書。日夜玩習。爨糧入閩。樞趨函丈。不憚勞苦。先生亦愛其勤且敏。不倦以教之。嘗語之曰。更宜深察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窮經。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脚。方是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一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一

何序

講學之地。又曰。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讀書須是就自己分上體察出來。庶幾得力。又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乎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賢學之真的要妙工夫。學者於此。若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又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先生嚴重剛毅。雖樂於教人。然非其實稟志尚可與適道。未嘗陵節施也。觀其告叔重之語。精切懇到。如此。非愛之深望之至也耶。則叔重爲人。亦可知矣。

叔重學益勤。志益苦。往來師門。率不一二歲。輒一至。至必越累月而後歸。故於先生之書無不通。而操存持守。不負其所教。慶元初。先生歸自講筵。日與諸生論學於竹林精舍。命叔重長其事。諸生日所誦習。叔重先與之反覆辯難。然後即先生而折衷焉。僞學之禁方嚴。有平日從學而不通書問者。有諱言其學而更名他師者。有變節改行。狂歌痛飲。挑達市肆。以自污者。有昔嘗親厚。恨不薦已而反擠之者。至其深相愛者。亦勉以散遣生徒爲遠害計。諸生雖從學。亦有爲之搖動。亦託辭以告歸者。叔重正色責之。喻以理。

義然後諸生翕然以定非其見之明守之剛能若是乎。

備遺

銖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切謂天地之所以為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為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三二而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一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二一一其三而為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

考河圖源卷十

二十三

卯道

中若無所為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為五十也一得五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為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為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為少陽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為少陰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為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也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宗祖太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成之各極其七則合為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為五十而為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為四十而為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為五十而為大衍之

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為一德此所以為數之宗而揲著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文公答曰此說是。

銖又問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耦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

考河圖源卷十

二十三

卯道

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為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為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啓蒙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謂一二三五二異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為九河圖之四在洛書則為七也蓋一二三五陽也二四



陰也。陽不可易而陰可易。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數之陽。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而實未嘗易也。不知是否。文公答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陳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信州上饒人。自少資稟穎異。十三能文。既壯。從游于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以斯道自任。隱居教授。屢聘不起。講學鉛山。著尚書編類十三卷。端平中。守臣上其書。詔補迪功郎。嘉熙己亥卒。年八十六。又有克齋蔡三十五卷。

孝宗淳熙卷十

十四

三言四  
何貞

備遺

文蔚云。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心與道心。先生曰。他底未是。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為人心與道心。

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于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覺為性。故以此為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會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

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

文蔚與先生書曰。今歲已辭趙館。上饒徐簿。招教子弟。周彦安。趙司戶。皆遣子弟來學。所幸事簡。可以讀書。兼文蔚自覺有偏急之病。徐簿却甚寬緩。日夕相聚。不無所助。但渠目今有部運之役。相別動是數月。使人悵快。爾先生還山間。尊體想甚怡適。學者往來絡繹。常有進道精勇者。文蔚近誦詩。乃平日所未講。今且理會訓詁。將正文優游諷味。不能得其意。却驗之諸家之說。而折衷以先生集傳。方此下工。他日當請益也。近畧見玉山縣學所錄答問語。覺見皆是平

孝宗淳熙卷十

十五

三言四  
何貞

日所聞者。似無可疑。此間士友多疑非先生言。謂其出於學者附會。有雖知非附會而亦疑其離析太過。文蔚再欲詳觀。竟未得其本。此間却有子顏徐丈持守頗嚴。時復相聚。亦能使人向前。但於先生此說亦未能釋然。爾文蔚去歲所答李守約書。令嗣敬之。收去。不審會再呈否。慮有未穩。切望開示。先生答書云。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書。須且虚心參驗。又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玉山所說當已見之。若嫌離析。却教他捏作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槩得之。更當虚心玩味。當

更純熟也。

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為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才卿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

那莊出來。

孝淵錄卷十

十六

言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加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文蔚進尚書編類表終篇云。竊謂書者精一之上首。傳於三聖。彝倫之叙。備闡於九疇。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載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男衛。

理一而分殊。拔伊尹於耕野之微。相傳說於築巖之賤。官制刑。以徹有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深懲於沉湎。禹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

旅。葵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傅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匪正。非其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非輕。誠宜罔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知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

徐僑在講次。理宗問考亭門人。僑奏上饒陳文蔚。臣嘗令諸子師事之。知之尤審。先師朱熹與臣書亦云。其人立作。看道理極仔細。上曰。聞其曾著書傳。僑奏。文蔚亦嘗以數篇示臣。相與參訂。其解釋坦明。易見。陛下倘命守臣給筆札。具錄來上。而於是經玩釋焉。則帝王傳心建極之要道盡在是矣。至是特補文蔚初品官。俾上所著書傳。

孝淵錄卷十

十七

言

輔廣

輔廣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初事呂祖謙。後卒業于考亭。淳謹勤恪。學禁嚴。廣不為動。嘉定間。奉祠歸隱。語溪著五經註釋。語孟答問。一云。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錄。師訓編。稱傳始先生。別號潛庵。



備遺

文公答漢卿書曰。示喻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仔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者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又答曰。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畧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八

言曰八

何志

文公答呂子約書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路德章諸人之比也。

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先生曰。靜坐自是好。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先生曰。自向裏做工夫。何必此。因言昔羅隱從錢王巡錢塘城。見樓櫓之屬。佯為不曉。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為樓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禦寇。

曰。果能爾。則當移向內施之。蓋風之以寇在內故也。漢卿請於先生曰。先生昨日言廣言動間多輕率。無那其言也。詎底意思。此深中廣之病。蓋昔年讀書。到適然有感發處。不過贊嘆聖賢之善耳。都不能玩以養心。自到師席之下。一日見先生泛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說存想法。所謂鉛汞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又數日。廣誦義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說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廣不覺悚然。有警于心。廣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兩段。廣思之。便是惟精惟一底工夫。戒謹恐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九

言曰九

何語

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不可離。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舜論人心道心。則先其惟精。而後其惟一。曰。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

先生問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

箇收歛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湏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先生論廣曰今講學也只如此更湏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而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

才淵源錄卷十

十一

何真

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其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湏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先生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一說却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云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以私欲為主故實先生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為主則此心

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

廣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覺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遇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

才淵源錄卷十

十一

何真

真德秀跋文公與漢卿帖曰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考亭淵源錄卷之十

潘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台州天台人嘉定中為國子正錄

備遺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心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曰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一

三言

何款

上說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袞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看嘉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嘉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會看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惟

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先生頷之

先生答子善書曰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着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着矣然着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一

二言

馮志

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却細膩親切也却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却去偏僻處看如與人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却去背後尋索以為面前說話皆不足道此亦不是些小病痛想見日用工夫也只去小處理會此亦是立心不定故爾切宜戒之

時舉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時舉云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

曰。放去未遠。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爲。又做了七八分。却摺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此所以終至於枯亡也。

先生謂時舉曰。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而做上去。一者是自上而做下來。自下而做上去者。便是就事上硬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蓋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着。此說蓋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空虛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

考淵源錄卷二

三一

三頁

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慾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與他喚醒。纔醒。又便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曰。蓋也會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畧有所見。覺得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舊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爲聖人便即日可到。到後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了。到今。却只得逐旋挨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晏亞夫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先生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時舉因云。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先生曰。然。子善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畧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道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

胡泳

考淵源錄卷二

四

三頁

胡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別號桐原著四書衍說第  
伯復號西園兄弟孝友人無間言又推其施之家者  
達之鄉有南康胡氏鄉約

備遺

泳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  
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  
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繞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  
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  
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孝淵錄卷十一

五 區生

何序

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  
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湏着應他也  
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  
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  
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湏着應且如早間  
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  
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上

泳問林子武以謹獨爲後以戒懼爲先謹獨以發處  
言覺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  
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

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  
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止章言道不可湏史離此言  
戒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泳  
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未發曰如此說也  
好又曰言道不可湏史離故言戒謹恐懼其所不睹  
不聞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言謹獨又曰戒謹恐  
懼是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山內言之以及於  
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  
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湏史離出曰然

孝淵錄卷十一

不

三

何故

泳曰切謂因物欲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  
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也曰也是如此

潘柄

潘柄字謙之年十六從文公游晚著四書講說易解  
尚書解別號瓜山

備遺

晦翁答謙之書曰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  
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  
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  
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  
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應接之間精以

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

又書曰。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爾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須仔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虚心玩味。闕其所

考本淵源錄卷十一

七

方仕

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神之所為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別看甚文字。有疑幸語及也。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擡起心則急迫而難久。纔放下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工。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刻。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

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楊復

楊復字志仁。福州長溪人。從文公游。後卒業黃幹之門。別號信齋。真德秀知福州。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備遺

考本淵源錄卷十一

八

何制

晦翁嘗曰。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陳德本有過於疎之病。

又曰。昨寓三山。與楊志仁反復所修禮書。具有本末。若未即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

何鏞

何鏞字叔京。邵武人。父究始仕為左朝奉郎。通判辰州。生鏞。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暮歸則不復入。視側誦書。日數千言。為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東平馬仲。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扼死

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鎬。鎬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久而自信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無營。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眾則懇惻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為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為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鄒伯熊行部顧郡事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

考志淵源錄卷十一

九

何器

釋檄鎬佐其守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情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所以均之甚備守顧不悅鎬即謝去一時學士寮友推其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八鎬為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史論諸文數十卷。

備遺

晦庵答叔京書曰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

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鷲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目前自詭詭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考志淵源錄卷十一

十

何器

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又書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



之鑒也。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  
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  
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  
可見矣。

吳必大

吳必大字伯豐興國軍人

備遺

必大初見先生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已  
分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  
理合如此然反而槩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知

老學淵源錄卷上

十一

言子

張敬

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  
物欲之弊不能頓革當以漸銷鑠之而已不知病根  
未盡除則為善去惡之際固已為之繫累不能勇決  
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  
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  
兩斷勿復疑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  
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先生曰要  
得如此

又云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  
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為病張子

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  
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先生曰若能如此善  
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

又問顏子之樂不是外向別有甚事可樂只顏子平  
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  
然而樂是不先生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  
樂底滋味

先生曰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  
前面沒了必大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  
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

老學淵源錄卷上

十二

言子

為古聖賢亦只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  
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先生曰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  
有差誤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  
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  
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  
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  
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  
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先生答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



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着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又答書曰。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畧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孝淵聖集卷二

十一

三  
何真

又答書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

又聞攝事都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趨舍之決。是乃舜蹠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着力。非他人所能預也。錄示子約往還書。如所謂五氣之盛衰。猶足為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說。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

所疑也。恐是不曾仔細看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句上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此之情。而虛為是說。詭也。又如說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此無他病。只是心地不虛。戀着舊時窠窟。故為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前耳。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開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孝淵聖集卷二

十四

三  
何真

李閔祖 第相祖壯祖

李閔祖字守約。光澤人。父呂學于。從父郁。得楊中立淵源。閔祖蚤受庭訓。已而登晦菴之門。篤志問學。強力精思。論議切實。晦菴留之家塾。訓諸孫。為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畧。舉嘉定辛未進士。廷對。發明所學。不遂時好。識者嘆其古雅。調靖江之臨桂簿。提刑。方信孺待以國士。漕使陳孔碩引以自助。兩臺之事。咸倚以決。暇日詣學。講明義理。訓迪諸生。士習丕變。辟福州古田令。終廣西經畧。安撫。司幹官。有問答十卷。相祖字時可。用心精切。編書說三十卷。壯祖字處謙。舉

進士。為閩清尉。真德秀薦之。稱為人物典刑。

備道

晦菴答守約書曰。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謂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管為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孝淵錄卷十二

五

言去六

張敬

禽獸於義理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饑食渴飲。趨利避害之類而已。只為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偽。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着也。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

善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閒話不濟事耳。

答時可書曰。示喻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答處謙書曰。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孝淵錄卷十二

十六

言去六

何序

范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如圭之子。娶劉聘君女。與文公之配。兄弟也。伯崇始仕。為廬陵之龍泉主簿。不小其官。遇事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籍其才。奏為錄事。參軍。龍泉民素罷訟。治獄者嘗患不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撻于下。惻惻以伸於上。於是小究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暇日葺其問事之堂。榜曰盡心。文公為之記。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為方丈之室。以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

戒揭於座右。

備遺

文公曰。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為。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爾。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

文公曰。伯崇到官之初。儘為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向來猶恐伯崇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

考澤源錄卷十一

十七

何志

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

伯崇嘗為余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為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躐強記。無沉浸醲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余愛其言。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

伯崇嘗言。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朱子曰。此語甚穩當。

甘節

非節字吉父。撫州臨川縣人。

備遺

節問學問之端緒。先生曰。且讀書。依本分做去。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乎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與眾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為五教。眼前無非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着工夫。則體在其中。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

考澤源錄卷十一

十八

何志

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問欲求大本。以總括天下萬事。曰。湏是窮得理多。然後有貫通處。今理會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貫之。儘未在此。

問節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節又見明道先生為人亦和節。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至於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

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問篤行允蹈。皆是作為。畢竟道自道。人自人。不能為一。曰。為一。則聖人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又問。顏子不遠復。擇乎中庸。顏子亦未到此地。曰。固是。只為後人把做易了。後遂流為異端。

### 蔡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九江人。嘉定初。辟為延平書院堂長。學博而精。行誼尤明粹。一時學士倚為斯文楨幹。

### 備遺

黃直卿曰。蔡丈意思。歛退就實。殊可敬重。

考源錄卷十

十九

言至

何謂

陳宥曰。蔡丈在延平書堂。學者師之。言議操存。端有可法。

### 黃義勇

黃義勇。字去私。撫州臨川人。氣傑豪爽。學專行確。從文公遊。而卒業黃幹之門。著屯田議。執親喪。敦行古禮。陳宥知南康軍。辟為白鹿書院堂長。行誼志節。卓然為一時之冠。

### 黃義剛

黃義剛。字毅然。撫州臨川人。

### 備遺

義剛問。平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甚分明。及做着。又便錯了。不知如何恁地。曰。這是難事。但須是知得病痛處。便去着力。若是易為。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

考源錄卷十

二十

言至

方任

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着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書有合講處。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

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回。原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已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

義剛啓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謂第二番莫爲便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量。苦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繞過。又便猛省着。有欠缺處。纔如此想着。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主

三十一

何序

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着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博文約禮。湏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

義剛啓曰。古人爲學。皆是自小得人教之有方。所以長大來易入於道。義剛日前只作舉業。好書皆不曾講究。而今驟收其放心。覺用力倍難。今欲小學等書理會。從灑掃應對進退。禮樂書數射御。從頭再理會起。不知如何。曰。也只是事事致謹。常常持養。莫教放

慢了。便是。若是自家有箇操柄時。便自不解到十分走作了。

義剛啓曰。半年得侍灑掃。曲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爲流俗所遷。今此之歸。且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仔細玩味。考究義理。便是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求陶鑄。及所以爲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奈何他。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爲學。也無他陶鑄處。問讀書以何者爲先。曰。且將論語大學去看。至是又請曰。大學已看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疑。論語已看九篇。今欲看畢此書。更看孟子。如何。曰。好。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主

三十一

張敬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一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二

晏淵

晏淵字亞夫涪陵人

備遺

先生問晏淵平昔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舊治春秋并史書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劉氏說先生曰公數千里來見熹其志欲如何曰既拜先生只從先生之教曰春秋是學者末後事惟是理明義精方見得春秋是言天下之事今不去理會身上事却去理會天下事則理會得天下事於身上却不會處置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二

得所以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

先生語晏亞夫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虛心玩味他義理教專與自家心契合若恁地時病痛自去義理自明大抵靜方可看義理

與書曰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

亞夫云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為然

敬蓋卿

製蓋卿字夢錫衡州常寧人舉進士即往師

備遺

蓋卿見先生於長沙郡齋是晚請教者七十餘人一女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七篇之書只是論心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熹為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尋經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二

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仔細讀書之異名也

大率與人說話便是難熹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間說閒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

劉砥字履之

福州長樂人六歲日誦千言至覽忠孝

大節輒激發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嘗讀釋老書。嘆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又嘆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書讀之。率其弟礪。同游朱文公之門。公嘉其志篤學敏。授以先天太極圖傳。晚修禮書。兄弟皆預編次。卒。年四十五。所編王朝禮。及注解語孟。皆未脫藁。為文醇雅。礪字用之。幼穎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一意理學。與黃榦相交善。偽學禁興。志尚愈篤。蔡元定竄道州。兄弟覲贖特厚。卒。年四十七。

備遺

砥初見先生。問會做甚工夫。對以近看大學章句。但

孝淵錄卷之三

三

何語

未知下手處。曰。且須先操存涵養。然後看文字。方始有決洽處。若只於文字上尋索。不就自家心裏下工夫。如何貫通。問操存涵養之道如何。曰。才操存涵養。則此心便在。問操存未能無紛擾之患。曰。才操便存。今人多於操時不見其存。過而操之愈自執捉。故有紛擾之患。

問有事時。湏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亦只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

件事。少間都成沒理會。湏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又問。只是要主一。曰。當如此。又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蓋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實見得此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其事。可思慮也。又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孝淵錄卷之三

四

張敬

用之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透一點檢便。一一合於理。又自能中禮也。問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文王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中立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陳埴

陳埴字器之。温州永嘉人。少穎悟。父從文公游。所見起卓。紹定間。江淮制置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埴幹辦公事。無主講席。四方學者從游數百人。稱爲泮室。先生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辨。洪範解。王制



備遺

先生答器之書曰。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詳此意。公之為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為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又答書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

孝本淵源錄卷三

五

言至  
何昂

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侷侷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

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粹矣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

孝本淵源錄卷三

六

四百  
五忠

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之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邇其情而逆知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或問明道云。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為心統性情如何。帶之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

孝淵源集卷十一

七

何真

一舉而無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又云。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會迎物之來。亦不會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

蔡淵

蔡淵字伯靜。別號節齋。元定長子。清脩苦節。隱居不仕。以父命著易訓解。及大學思問。中庸通旨。

備遺

劉晦伯跋元定訓子帖曰。公之諸子。奉公之訓。卓然自立。吾邦之士。莫與為比。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真德秀曰。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

孝淵源集卷十一

八

何真

伯靜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

虞知方

虞知方字復之。建陽人。本蔡元定次子。出後虞氏。嘗著春秋大義。真德秀為之跋曰。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長伯靜。次復之。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

學曰。沈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君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為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父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本於義理也。人心者屬於血氣也。道心易晦。而人心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為也。故經於朋仲子。納郤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

孝本淵源卷十一

七

七

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為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托哉。君又將為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由廢。與伯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潘友端 弟友恭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左司疇之子也。與弟友恭同游文公之門。友恭字恭叔。

備遺

文公與劉子澄書曰。潘德卿之子友端。廷對甚切直。尤延之甚愛之。為同寮所抑。稍降其等。此不足計。渠兄弟皆好。此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

答端叔書曰。示論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熬實。又遠功夫。而勿計其効。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盡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已。而其為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孝本淵源卷十一

十

十

又答書曰。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脩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脩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恭叔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繁。故群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

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又答書曰。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

友恭云。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先生曰。此說甚善。

文公除從官。舉友恭自代。狀曰。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參軍潘友恭。存心懇惻。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

李淵源集卷三

十一

張敬

之稱。持已有庶靜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潘履孫

潘履孫字坦翁。友恭之子。寓居紹興。祖蔭為將仕郎。淳熙丙午。年才十三。文公見其侍立祖父旁。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遂授學焉。仕終江陵府通判。

備遺

履孫問。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叅攷。履孫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叅攷之意。先生曰。

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鄭可學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幼而文。冠而孤。力學好脩。累舉進士。不第。裝糧千里。從學於朱先生。先生一見。恨相遭之晚。握手評議。如夙友焉。道同氣合。率終歲一歸。歸則以書質所疑。有問斯答。皆前聖所未發之旨。朱先生守臨漳。虛子弟之師席。俾之西向而坐。既歸。則又以書招之。且致諸子孫慕向不忘之意。四方學者。至。即有問。必使子上正之。而仕之來南者。命必見子上。而後行。諸公名人。皆欲招致子上。不可得。呂祖

李淵源集卷三

十一

張敬

儉李孟傳。唐微之。廖德明皆加敬愛。與人交。氣和而清。克日端坐。不見怠容。誠信溫恭。其所誨誘。皆為名士。前後三奉大對。嘉定辛未。勅授忠州文學。是歲冬。廖德明為廣帥。招致郡齋。明年壬申。秋親友勉子上。調選。方信孺時守春陵。與之偕行。至豫章。卒於豐城。年六十二。所著有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要一。卷。師說十卷。詩數百篇。子上不喜為詩。遇事感發。時出一二。朱先生嘗止之。以故不多作。學禁興。登朱門者。畏避退縮。子上獨相從於寂寞之濱。

備遺

先生謂可學曰。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爲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足。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夫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只爲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若一出一入。若存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會見得。則雖其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

孝廉淵源錄卷十三

十三

張敬

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爲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

可學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輟。莫是只爲血氣使。先生曰。雖說要義理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謂氣體之充也。但要以義理爲主耳。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

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但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孝廉淵源錄卷十三

十四

張敬

先生一日問。可學年幾。何對云。三十七。先生曰。已自過時。若於此。因循。便因循了。昔人讀書。二十四五時。須已立得一門庭。熹因說。平日亦有志於學。只是爲貧奔走。雖勤讀書。全無趨向。曰。讀書須窮研道理。吾友曰。看論孟否。對以常看。曰。如何看。曰。日間只是看精義。曰。看精義。有利有害。若能因諸家之說。以考聖人之意。而得於吾心。則精義有益。若只鶻突。縛過。如風過耳。雖百看。何補。善看論孟者。只一部論孟。自亦可。何必精義。

先生謂可學曰。大凡看書。處則心處。有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可學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

可學近觀中庸序所謂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來專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於形氣。如何去得。然人於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爲形氣所使。則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爲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踐形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異。操之則存。捨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五

三言

邵堦

之則亡。心安有存亡。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辯。而孟子特指以示學者。可學以爲必有道心。而後可以用人心。而於人心之中。又當識道心。若專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則固流入於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則是判性命爲二物。而所謂道心者。空虛無有。將流於釋老之學。而非虞書之所指者矣。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先生曰然。

鄭子上說易中庸甚仔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來精密矣。

可學嘗論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學以充之。

可學嘗以書問先生云。孔門唯顏子。仲弓實告以爲仁之事。餘皆因其人而進之。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己。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姑告以操存之方。涵養之要。克己之功。難爲而至仁也。易敬恕之功。易操而至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則無己可克。是也。但學者爲仁。如謝氏云。須於性偏處勝之。亦不可緩。特不能如顏子深於天理。人欲之際。便可至仁耳。非只敬恕而不克己也。文公以其書示楊道夫。曰。說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六

三言

張敬

得也好。言學者克己處亦好。

黃士毅

黃士毅字子洪。自興化徙吳中。士毅知向上爲聖賢事業。慶元中。學禁方嚴。徒步入閩。遵朱子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而歸。終其身。從事於斯。號稱有得。著述甚多。撰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又嘗類注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途爲買宅以居。稱爲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黃遠文謂之有道。君子云。興化有壺公山。以壺山自號。

備遺

士毅初授先生書。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先生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吾學非比釋氏。須是窮理。

士毅稟歸請教。曰。只前數日說底便是。只要去做工夫。如飲食在前。須是去喫他。方知滋味。又曰。學者最怕不知蹊徑。難與他說。今日有一朋友將書來。說從外面去。不知何益。不免說與他教看。孟子存心一段。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存。若不識得他如何存得。如今既知蹊徑。且與他做去。只如主敬窮理。不可偏廢。這兩件事。如踏一物一般。踏着這頭那頭便動。如行步。左脚起。右足自來。

考本淵源卷三

十一

士毅作朱子語類序曰。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為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為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群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者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議論。亦畧具焉。此即

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為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既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為末而理為本也。然始焉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畧。一自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群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大學章句所謂高入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為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誦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不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絕而不續。反復斯編。抑自信云。

考本淵源卷三

十一

林夔孫

林夔孫字子武。福州古田人。黨禁起。學者更事他師。夔孫與傳定從文公講論不輟。文公易箠之際。謂之曰。道理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特奏名。為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又有蒙谷集。

備遺

夔孫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先生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先生謂夔孫云。公既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共理會。立箇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一件事。或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義。夔孫請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初直是難說。夔孫請再看底文字。索近思錄披數板云。也揀不得。便漏了他底也。

林用中 第九中

林用中字擇之。古田人。始從林光朝學。與建安蔡季通齊名。師事朱文公。文公每稱為畏友。張敬夫帥湖南。文公偕用中往訪之。聚首年餘。有南嶽倡酬集。用中早厭科舉業。不求仕進。石鑿宰尤溪。延掌學政。僅為一往。士民率化。而頑傲者亦莫不翕服。趙汝愚帥閩。日過其門。訪以政事。允中字擴之。亦從文公游。所著有草堂集。

備遺

先生說擇之晚事。非其他學者之比。

先生答擇之書曰。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又答書曰。既不為老子之無為。又非有所作為。此便是天理流行。為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辯。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又答書曰。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

林大春 第九之

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懲也。先生曰。擴之。晦外而明於內。樸外而敏於中。又曰。擴之。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甚。蒲人意耳。

林大春 第九之

林大春字熙之。古田人。嘗題十六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子何人也。敢不修整。臨終戒子弟不得用浮



屠法

備遺

先生答熙之書曰。易又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物同也。

送熙之詩曰。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蘊無窮意。涵泳從容只自知。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一

三十一

王忠

答充之書曰。所論陰陽動靜之說。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可見矣。優柔平中。如充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說。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卽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如何。喪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未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

又答書曰。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也。

林師魯

林師魯亦古田人

備遺

先生謂師魯問學行義克世其家

與擇之書曰。師魯寄來論語解數篇。極佳。未暇細讀。已覺儘有合商量處。旦夕致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一

三十一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二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三

楊道夫

楊道夫字仲思浦城人

備遺

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別有九其一曰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着力曰四者據公看如何先後曰據道夫看學者當以致知為先曰四者本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為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却鶻突去了以熹觀之四事只是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三

三言聖

何故

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二曰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為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醒醒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筆跪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為敬又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慮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三曰人之心或為人激觸或為利欲所誘初時克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三

二

四百

得下不覺突起更不可禁禦雖痛過之卒不能勝或勝之而已形於辭色此等為害不淺曰只是養未熟耳四曰知言云大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切謂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與物為對是豈與人欲同體乎曰五峯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故張欽夫嶽麓書院記如此他同行而異情一句却是他合下便見得如此他蓋嘗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所以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之語只如粹然天地之心即是至善又如何不可分辯天理便是性人欲便不是性自是他合下見得如此當時無人與他理會故恁錯了五曰遺書云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地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一段多所未解曰這箇也自分明只有且恁地去此一句難曉其意只是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亦須且恁持去德孤只是單單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為外物侵奪緣是處少不是處多

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為外物侵奪。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也。六曰。南軒答吳晦叔書云。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為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切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况夫復之為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

孝本淵源錄卷十三

三

邵堦

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若聖人則無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欽夫之語。亦未分明。七曰。李延平教學者於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為如何。伊川謂既思。即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為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心認彼一心。不亦膠擾而支離乎。李先生所言。決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說。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之說。八。問。邵康節。男子吟。曰。康節詩。乃是說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九。問。濂溪遺事。載邵伯溫記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而伊川稱嘆。東見錄云。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着外。則須似有箇規模。此說如何。曰。六合之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說。故也。舊嘗見漁樵問答。問天何依。曰。依乎地。

孝本淵源錄卷十三

四

邵堦

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細思無有出是說者。因問向得此書而或者以爲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

問。向見先生教童輩。矧於心上着工夫。數日來專一靜坐。澄治此心。曰。若如此塊然都無所事。却如浮屠氏矣。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爲存耶。

考本淵源錄卷十三

五

三百五

問。尋常操存處。覺才着力。則愈紛擾。這莫是大把做事了。曰。自然是恁地。能不操而常存者。是到甚麼地位。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則便在這裏。若着力去求。便蹉過了。今若說操存。已是剩一箇存字。亦不必深着力。這物事本自在。但自家界加提省。則便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問。處鄉黨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且欲與之和。同。則又不便。欲正己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

楊敬

楊敬字與立。道夫從兄。紹興癸丑舉進士。又有名譽者。字子昂。道夫族兄。俱同時受學於朱子。

備遺

道夫嘗與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固無出入。道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故真有出入也。先生曰。言有出入。也是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箇意思。

先生誨與立等曰。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小大。皆有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

考本淵源錄卷十三

六

三百六

與立問。常苦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然此病如何。先生曰。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驥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其所達之道。道是行其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允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爲而已。

程端蒙

程端蒙字正思。番陽人。自少天資端慤。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見朱子於婺源。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居處。

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歡心。喪母。祭推木古經。以正流俗之繆。鄉人多以為法。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端蒙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頗衆。為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辯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樂蒙縱而賤名檢。見修十。即以邪氣目之。且言於上曰。是屬能仁人之國。於是學官承望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為問。蓋將以其向背為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端蒙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卒。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

備遺

晦翁答正思書曰。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窮理功夫。今胸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

又答書曰。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

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為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為致知之由。敬為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辯之間。但欲以靜為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又書曰。楚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為愈也。觀書以已體。驗因為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作。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

又書曰。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為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昨告擇之。正為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又書曰。異論紛紜。不必深辯。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為競辯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為之耳。

又青曰。世學不明。異端蠱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嘖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晷耳。故不必深與之辯。又書所論放心之說。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久久純熟。又須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 寶從周

寶從周。字文卿。丹陽人。志尚冲雅。不伍流俗。既厭科舉業。日讀周易程氏傳。語孟精義。程氏遺書。近思錄。如是者十年。淳熙丙午。年已五十。偕弟澄。往見朱子。

孝弟淵源錄卷十三

九

三百零四

於建陽。及歸。築室。專以爲己爲學者倡。士友慕之。

### 備遺

從周初見先生。先生問如何用心。從周云。收放心。慕顏子。克己氣象。游判院。教從周。常收放心。常察志與助長。先生曰。固是。前輩然會講說。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今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爲傳注。理會史學。便流爲功利。不然。節入佛老。最怕差錯。

又問。公留意此道幾年。何故向此。從周說。先妣不幸。從周哀痛無所措身。因閱西銘。見說乾父坤母。終篇皆見說得是。自此遂棄科舉。從周十年。願見先生。緣

家事爲累。今家事盡付妻子。從周於世務絕無累。又無功名之念。正是侍教誨之時。先生云。公已得操心之要。

先生語從周。以語孟精義。皆諸先生講論。其間多異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公畢竟如何用心。從周說。仰慕顏子。見其氣象極好。如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克己之目。從周卽察私心。欲去盡。然而極難。頃刻不存。則忘才著意。又助長。覺得甚難。先生云。且只得恁地。

孝弟淵源錄卷十三

十

三百零五

先生問。會理會敬字否。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從周說。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先生曰。文卿看道理。失之太寬。當如射者。專心致志。只看紅心。若看紅心。又覩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說。一射者。懸蠶於戶。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精。

先生語從周。前日有些見處。只管守着歡喜。正如過

渡既已上岸。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歎渡船之功。先生答文卿書曰。厚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為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為自費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為繼。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槩視彼皆為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

又書曰。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萬人傑

萬人傑。字正淳。興國軍人。

備遺

問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會點漆雕開。是合下見得大了。然但見大意。未精密也。因語人傑曰。正淳之病。大槩說得渾淪。都不曾嚼破殼子。所以多有纏縛不索性。絲來線去。更不直截。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是實識得。便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今工夫。湏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此做頭底。方可無疑慮。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

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屢與人傑說慎思之一句。言思之不慎。便有枉用工夫處。

問索理未到精微處。如何。曰。平日思慮夾雜。不能虛明。用此昏底心。欲以觀天下之理。而斷天下之疑。豈究其精微乎。

先生答正淳書曰。心生道之說。恐未安。大抵此段是張思叔所記。多以已意文先生之辭。恐不能無少失。

真也。繼之者善。繼之為義。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各具此理。而為性也。試以此意推之。當得其旨也。

又書曰。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用間。湏有箇桶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閱理之精。涵養之義。則自然見得矣。

余宋傑

余宋傑。字國秀。南康建昌人。

備遺

國秀問。治心修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先生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

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稟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二是一。

才學淵源錄卷十三

三頁六

何劍

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淨。地莫之通曉也。

先生答國秀書曰。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麤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

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會着實持守。而遷貴純熟之功。不會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

宋傑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則未免有屈志覲顏之事。答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况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

才學淵源錄卷十三

三頁七

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周介

周介字公謹。初姓葉。一字叔謹。

備遺

公謹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

公謹問。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先生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



貫更去仔細玩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夫子何故只說吾道一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麤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別又看得甚意思出。曰。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見他曉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告曾子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夫子說一貫時未有忠恕。及曾子說忠恕時未有體用。是後人推出來。忠恕是大本。所以爲一貫。公謹復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條件會做來。所以知。若不會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會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先生答呂子約書曰。公謹前日一二書來。問所疑。覺得却似稍通曉。勝往時。此等人不能談王說霸。終是慙實謹厚。這邊人。鄙意近來。覺得只愛此等人。

余正父

備遺

先生答正父書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况遂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

示喻編禮。并示其目。三復嘆仰。不能已。前此思慮安排百端。終覺未穩。今如所定。更無可疑。雖有少倒置

孝子淵源錄卷十三

十五

何處

孝子淵源錄卷十三

十六

何處

禮如弟子職曲然亦其勢如此無可奈何也喪祭二禮別作兩門居邦國王朝之後亦甚穩當前此疑於家邦更無安頓處也其間只有小小疑處

余隅

余隅字占之古田人從朱子游與呂祖謙黃榦往復講學有克齋文集

備遺

先生答占之書曰。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耳。思無邪之說。伊川意已如此。氣味自長。不必牽合諸說。却味短也。仁者能



好惡人上蔡亦謂無私好惡耳。但語中少却一私字。便覺有病。不以辭害意可也。平易固疑於卑近。然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自高。自下。步退自適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仁者愛之理。而直以愛為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久之。有見方信得及。今且當就此兩句裏面思量。不必向外頭走作也。

余範

余範字彛孫。古田人。

備遺

孝子淵源錄卷十三

十七

三百五十四

彛孫問曰。有憂有懼者。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若志立則氣定矣。故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先生答曰。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於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夫子之語固已明白完備。今以志立氣定為言。則是未嘗熟復本文。而別生枝節也。

林學蒙 弟學履

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三山末福人。從文公游。後卒業於黃榦之門。築龍門庵講學。榦為之記。陳宓始作道南書院於延平。聘為堂長。所著有梅塢集。行於世。

學履字安卿。

備遺

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曰。以喜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

問存心多被物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

孝子淵源錄卷十三

十八

何

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會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閑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先生謂正卿曰。理會這箇。且理會這箇。莫引證見相。將都理會不得。理會剛而塞。且理會這一箇剛字。莫要理會沉潛剛克。各自不同。

答正卿書曰。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

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味。今人多見得一  
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  
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  
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動處克將去。  
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  
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  
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仔細。次早問看得如何。安  
卿舉註中程子所言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  
爲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

孝弟淵源錄卷十三

九

三

楊至

楊至字至之。泉州晉江人。蔡元定妻以女。所編有文  
公語錄二卷。

備遺

先生與至之書云。日用之間常切操存。讀書窮理亦  
勿廢惰。又嘗自覺有得力處。  
又書云。要須反已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

入得門戶。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閒過日月。向後無得  
力處。莫相怪也。

又書云。所喻詩序。既不會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  
且看四子。首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  
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仔細理會。有疑卽思。不通  
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說。雖  
說得是。亦不濟事。况全未有交涉乎。所說易傳。恐亦  
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說得易之大全。無餘蘊矣。向  
嘗面說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會究其所以然而加  
潛治之功否。

孝弟淵源錄卷十三

十

三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  
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  
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  
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  
家。治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  
便如此說。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  
這裏。來便應將去。

至之問。甚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事。又慮做那一事去。  
雖知得。自是難止。曰。既知不是。便當絕斷。更何必  
問。

至之少精深董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至之作二圖一曰天道至教圖從太極兩儀五行四  
時四方以至四德五常四端相次排列一曰人道至  
教圖標出禮記至教至德一條及風雨露霜無非教  
一條與仁氣義氣一條列於其首而為說於其後大  
意說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  
奸慝便及始為士而終為聖盡乎人而合乎天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四

陳易

陳易字後之泉州永春人自幼力學舉慶元  
士崇尚伊洛居喪不用浮屠忝酌古禮鄉閭化之仕  
為懷安縣丞所著有論孟解義

備遺

文公與柯國材書曰陳許二友好為高奇喜立新說  
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  
藥之非以為凡講學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遂止也

王力行

王力行字近思泉州同安人勤學善問深得師旨嘗  
著朱氏傳授支派圖

備遺

先生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  
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  
斯下

講學切忌研究一事未得又且放過別求一事如此  
則有甚了期須是逐件打縛又通貫力行退讀先  
生格物之說見李先生所以教先生有此意

示喻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

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祇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畧。然後復以見論。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問。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卽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似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問。吾道一以貫之。曰。曾子是力行得熟後。見得今人只是說得。自是意味不同。正便說得十分。亦不濟事。

許升  
許升字順之。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順之書曰。所寄諸說。求之皆似過當。只於平易慈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着矣。

又書曰。書中所論。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着實處。仔細玩索。湏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卽雖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少。若如所疑。卽三綱五常。都無安頓處。九經三史。皆爲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爲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

又書曰。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

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湏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麤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喚作謗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着開擴心胸。方知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真胡塗自己之說而已也聞已喫肉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又書曰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畧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處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文公答石子重書曰順之比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傲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寒氣味不知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中庸

何成

向來相聚亦嘗傲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盡取張子韶經解刊行此禍不在洪水猛獸之下令人寒心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爲謗子韶也

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董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先生云

以此知禮樂亦出於孔門之徒順之此言極是

許景陽

許景陽字子春泉州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子春書曰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唯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一貫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决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五

夏天

何成

子一聞便透更無凝滯若如所喻則夫子方是教他會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此等處且宜虛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

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大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

楊履正

楊履正字子順泉州晉江人

備遺

先生答子順書曰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决潰

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撥捨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為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孝學淵源錄卷十四

木

三百三十五

所論為學大意。自己得之。但賢者本自會說。說得相似。却不為難。只恐體之未實。即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耳。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有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真是無交涉也。至之塵跡。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亦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

徐寓 弟容

徐寓字居父。容字仁父。永嘉人。

備遺

庚戌五月。寓初見先生於臨漳。問讀易詩。先生告以先讀大學語孟中庸。待精透。然後讀他經。却易為力。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孝學淵源錄卷十四

七

三百三十六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熹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

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先生謂仁父曰。為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

莫要含糊。

黃顯子

黃顯子字敬之永嘉人

備遺

敬之間理既明於心。須又見這樣子。方始安穩。曰。學問思辨亦皆是學。但學是習此事。思是思量此理者。只說見這樣子。又不得。須是依樣去做。然只依本書。胡蘆又不可。須是百方自去尋討始得。

語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便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

孝事淵源錄卷十四

八

言九十二

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

包君定

包君定字定之永嘉人

備遺

先生答定之書曰。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為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

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

中庸實未易讀。更宜虛心玩味。又當自得。大抵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為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若更如此用力。必自見得。其他文義。意指有合商量處。便中却可垂喻。

童伯羽

童伯羽字董卿。甌寧人。沉默寡言。好讀書。詣雲谷師。事朱文公。公常造其廬。為扁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

孝事淵源錄卷十四

九

言九十一

雅愛林泉。不樂仕進。鄉稱敬義先生。四書諸經皆有訓解。

備遺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對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先生曰。痛抑也不得。只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又言。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爾。

先生謂伯羽曰。公大抵容貌言語都急迫。須打疊了。令心下快活。如一把琴絲。見其琴而未定。才急下手去擊。愈亂了。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

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  
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蜚卿問不知主一如何曰心人須自知如已喫飯豈  
可問他人饑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  
事時只是無事更思箇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  
才思便是有事蜚卿曰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  
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繁縛  
此心遂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  
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  
故本原因有者日加斥蔽豈不可惜。

孝弟淵源錄卷十四

何昇

蜚卿以書謁先生有棄科舉之說先生曰今之士大  
夫應舉干祿以為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公生事  
如何曰蠱可伏臘曰更須自酌量。

余大雅 第大猷

余大雅字正叔大猷字方叔南劍州順昌人兄弟同  
時從文公游公每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  
求放心一言大雅兩領鄉薦省試不遇編文公語錄  
二卷大猷所著有書會通。

備遺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

所見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謂時中  
之義但所說大意却錯雜據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  
無形無象之中近世學者大抵皆然聖人語言其實  
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  
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  
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  
何填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為二  
物何緣得有諸已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  
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人意思所以  
兩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

孝弟淵源錄卷十四

十一

王忠

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  
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着地  
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只在大  
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  
知湏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  
本相似盡是亂道。

先生語大雅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為  
事豈可信世俗之言為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  
甫一切屏之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  
可為流俗所梗如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



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

又曰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忤別人道好道惡難管他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有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是令稍稍虛閒依舊自要讀書

正叔別先生後得一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

孝淵源錄卷十四

十三

何成

切始能安如今决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熟要得周旋事仰鑽先生云甚好

先生答方叔書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

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去此等以復於理語意未切須知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馮椅

馮椅字奇之一字儀之南康軍都昌人紹熙四年進士為饒州德興縣尉調江西轉運司幹官後家居授徒著易書詩語字畫太極圖西銘緝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子去非淳祐元年進士仕為宗學諭正色立朝以言罷歸宋史有傳

孝淵源錄卷十四

十三

何昇

備遺

宋中興藝文志載椅為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為註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為贊曰以繫卦之辭即為彖繫爻之辭即為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又攷繫辭上下為說卦上下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卷云

椅祖朱氏刊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託曾孔答問與其增益之辭為古孝經輯註并引

氏註

李如圭

李如圭字實之吉州廬陵人紹熙癸丑進士登員為幅建安撫司幹官

備遺

文公答書曰祭禮畧看已甚可觀但特性第一條準前篇例合入祭義耳其他更俟詳考續奉報唯祭法及宗廟兩篇附諸篇後不見祭祀綱領恐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為祭禮之首但舊作兩篇太細碎今可以通作祭法一篇次特性次少牢次有司次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四

何

諸侯燹廟次諸侯遷廟次裸獻次祭義內事次中霤次郊社次祭義外事此祭禮篇目也其他外傳大傳向已附去者可并為之只此目中祭義及中霤郊社二篇亦未編定幸并留意也禘郊祖宗之說公毅阿語家語趙氏春秋纂例中說橫渠禮說皆當考也祭法祭義及遷廟附此三篇今附還可照前說重定為佳中霤郊社二篇可并編定其祭義內外事兩篇并處諸篇之後亦皆祭法內郊之祭也一章當入外事篇他皆做此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實

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

宋中興藝文志曰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為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為集釋出入經傳又有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為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鄭南升

鄭南升字文振潮州潮陽縣人

備遺

先生云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用常提掇起得惺惺不要昏晦若昏晦則不敬莫大焉纔昏晦時少間一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將去做主不得須用認取那箇是身那箇是心卓然在目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處得當

徐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鉛山人

備遺

先生答子融書曰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又當有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五

何

以自信不為高談虛見所移奪也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稠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矜能異衆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籠淺意思便立議論說來說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所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之說見行於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絕口不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麤率不精大率類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為不勝已者妄相尊獎致得自處太高將

孝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六

三十一

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辨認令自己胸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躡等採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仔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

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

徐子頰

備遺

先生曰子頰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先生答陳才卿曰子頰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

楊方

孝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七

三十三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已拔俗夙慕朱子隆興初舉進士調信州弋陽尉遷特取道崇安請教數月而歸趙汝愚帥蜀辟主管機宜文字汝愚奉薦於朝召對擢宗正寺簿請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為樞密院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偽學禁興坐汝愚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學禁稍弛起家知撫州至官五閱月乞祠以歸嘉定初召為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操履剛正終與時忤尋復去國越二年除廣西漕使性廉介不可干以私循歷所部發摘姦貪官吏重足而立深

入瘴鄉不憚荒僻至象州以疾卒老稚聞之無不墮涕所著有寒泉語錄人稱爲澹軒先生

備遺

先生訓子直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間便出來如看書欲都了之意是也

子直舊嘗去冕以道家作館冕教他校正關孟子說被以道之說入心後因此與孟子做頭抵如李觀也要罵孟子不知這般人是如何識見

先生答子直書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嚴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

孝亭淵源錄卷十四

六

三百九

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因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持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間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世間喻於義則爲君子喻於利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

用其心矣

晦翁答劉子澄書曰子直到彼相聚幾日曾說廟學配祀升黜之議否他不合與冕以道相聚來遂一向與孟子不足亦可怪也

李大性嘗抗疏言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

陳孔碩

陳孔碩字庸仲福州侯官人徙懷安少小卽以聖賢自期待嘗從張敬夫呂祖謙游後復偕其兄孔夙拜文公於武夷淳熙二年舉進士除處州教授知邵武

孝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九

三百九

縣以聰明慈愛稱改贛州瑞金縣新文廟創壇壝置社倉民德之累遷知贛州抑強扶弱贛水濱居民掘舟作堆阻平爲險常壞舟楫盡除之嘉定中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叛寇胡海挾金虜來襲遣子韓慕死士迎擊破之五年移廣南西路運判官至中大夫秘閣脩撰所著有肅學講義北山文集行於世人稱爲北山先生

備遺

先生答庸仲書曰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要得身心

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也。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

孝子淵源錄卷十四

三十一

何處

土耦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羞言樽節計量之事。而又多狗人情。應酬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傅丞便來。雖不得書。傅亦具言近况。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纔足以

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未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孝子淵源錄卷十四

三十一

何處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工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也。又有本不欲爲。而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矩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是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無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剷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

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旺耳。

真德秀曰：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卧不出，以眉壽終。

楊楫

楊楫字通老，長溪人。淳熙五年進士，歷司農寺主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干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憂時之責。獎廉靖之操，絕奔競之風。遷國子博士，出知安慶府，除湖南路提點刑獄，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嘉定六年卒於官。有奏議及悅堂文集，行於世。人稱為悅堂先生。

備遺

先生與通老說學問，最怕悠悠讀書，不在貪多，未能讀向後面去。且溫習前面已曉底，一番看一番別。通老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如何是浩然之氣？先生不答。久之曰：公若留此數日，只消把孟子自去熟讀，他逐句自解。一向自家只排句讀將去，自見得分明。却好來商量。若驀地發問，就與說將去也。徒然康節學於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他等待自思量得。大凡事理，若是自上尋討得出來，真是別。

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做等閒，湏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

無異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

周端朝

周端朝字子清。温州永嘉人。族祖行已。師事程頤。仲父去非。為張栻高弟。端朝少淹貫。經史為業。適所知繼從朱子於武夷。而業益進。紹熙中。入太學。趙汝愚為李沐所攻。罷相。端朝與同舍生楊宏中等。上疏救之。得罪。羈管信州。久之。聽自便。時號六君子。嘉定中。舉進士。調桂陽軍教授。首立濂溪祠於學。以示準的。秩滿。除太學錄。遷博士。入對言。人君之學。與士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之存亡。繫一身之是非。人主一念之操舍。關天下之休戚。除太常丞。兼司封郎官。父之。以軍器監。兼國子司業。居數月。遷秘書少監。兼侍講。復言。近歲經筵。例成兼職。今抱道篤學之士。列在庶官。守道不苟之賢。亟置散地。乞廣加收。召以備其選。於是蔣重珍。徐清叟。相繼進用。端平初。時休於浮議。遷興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既而師徒撓敗。卒如所料。除權刑部侍郎。卒。謚文忠。端朝儀容莊靖。心事和平。內行純備。居喪執禮。有田半頃。盡歸其兄。一室蕭然。寶紹間。要門熏灼。端朝侃侃守正不阿。晚方進用。未得少行其志。士論惜之。

滕璘

滕璘字德粹。徽州婺源人。淳熙八年進士。除鄂州教授。調四川制司幹官。知岷縣。僉書慶元府節度判官。入主管官告院。奉祠。起通判隆興府。充浙東福建安撫司叅議官。以朝奉大夫致仕。紹定六年卒。年八十。所著有溪齋類藁。璘字德章。亦淳熙中進士。筮仕為旌德簿。真德秀誌璘墓。其畧曰。乾淳間。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父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歧路。而不知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問於僕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乎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為



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朱子自寓里來歸。始執弟子禮。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事朱子於潭溪之上。留止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為有命焉。初余丞相端禮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偽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為萬言書。疏其罪。願可謂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為。侂胄屈復固辭。公初為論語說。朱子亦善之。因謂為學以變化氣質為功。而不在於多立說。公為憮然。自是不敢輕有論著。公既從朱子。得為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陳公傳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流。皆所以解駁經誼。非自為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為本。公佩服焉。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甲 言五

張敬

璉注鄂渚教官闕。先生曰。熹嘗勸人不如做縣丞。事猶可以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做課試。方是鬧熱。

問做何工夫。璉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問。便好商量。若未做工夫。只說得一箇為學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管見一般朋友。見事便奮發要議論。胡亂將經書及古人作議論。看來是淺意思。又有一般全不做工夫。更沒下手商量處。又不知彼胡亂做工夫。有可商議得。且如論古人。便是論錯了。亦是曾論考古人。事迹一過。他日與說得是。將從前錯底改起。便有用。

問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五 言五

何休



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云。道性善。是說天之所以與我者。便以堯舜為樣子。說人性善。皆可以為堯舜。便是立箇標準了。下文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之言。以明聖賢之可以必為。末後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最說得好。人要為聖賢。湏是猛起。服瞑眩之藥。相似教他麻了。及其定壘。病自退了。

問璿昨日卧雲庵中何所為。璿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

考本淵源錄卷十五

六

三言六

書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上始得。不但兀兀而已。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忌。只是持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隨利害走了。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湏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為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

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其他事難預論。

答德章曰。知教授里門。來學者眾。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湏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取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為華麗。辨巧也。

又答曰。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嘆。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為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

考本淵源錄卷十五

七

三言六

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為例也。

又答曰。廷對甚佳。三復增嘆。然今既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為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為功。二三間斷為敗。不可不深念也。

石整

石整字子重先世會稽人徙台州之臨海整年十八舉進士歷知常州武進縣訟有數年不決者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皆驚服喟息他邑滯訟多屬以決郡守欲為寓客治第屬役於縣費且數萬整不可曰吾為天子牧民豈為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無所得會整有親嫌法當兩易整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整不可相與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八

何

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整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之際要為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為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為學整至即召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吏宿賓容往臨之因為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為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學者聞者皆動心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

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或

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整視故學宮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為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為文以訓飭之民皆傳誦習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鄰為讐敵者為榜以喻之即斂手聽命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為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辨代民知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使者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九

注

散之村落自為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象祠之監察御史陳舉善聞其賢薦之朝遷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有旨召對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丙以整對尋以疾卒不及聞矣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年五十五積官至朝散郎為人外和內剛平居

悔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然有不可犯之色  
為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才之用  
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  
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  
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由踈賤一旦見天子盡  
言竭忠未嘗少為迂回避就之計聞人之善必手記  
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往見晚名其  
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有文集十卷  
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

備遺

孝本淵源錄卷十五

十一

何志

晦翁答子重書曰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  
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  
百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  
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  
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  
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及  
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  
言者之失也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  
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

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  
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  
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  
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  
此弊也

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  
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為人妄有談說  
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慄故近日  
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  
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工夫者未嘗敢輒  
告語以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  
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為愈

王遇

孝本淵源錄卷十五

十一

何志

王遇字子正一字子合漳州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  
歷教授臨江軍處州既而由顛倅召為太學博士除  
諸王宮教授出知常州遂為浙東常平使者除大宗  
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卒年七十黃榦祭之曰  
嗟夫士風之薄至此極也少而為學既敏熟爛支離  
浮薄無可用之實也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憚煩習惰  
漫不知其所職也至於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則左

率右攬東馳西騫無所不用其力也。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荒下國也。嗟哉王君。一代之英。南方之特也。策勳詞場。奮發蹕厲。潛心道閫。涵泳從容。躬行實踐。非外飾也。蜚聲宦途。焦勞國事。致身朝列。整竭忠悃。鞠躬盡瘁。毋自逸也。然其視利名泊然。若浮雲之在太空。一毫非義。則欲屈之以萬鍾之賞。而不可得也。士大夫而皆若是。何患風俗之不美。民生之不得休息也。如君之賢。固當享期頤躋貴顯。為世則也。胡積之厚報者。奇也。胡用之遲奪者。亟也。翰亦同門多艱棘也。感慙顧念。感君德也。緘辭寫慕。不知涕淚之橫臆也。

孝志淵源錄卷十五

十二 晉光

何序

備遺

先生曰。王過篤信嗜學。為人殊務實。

答書曰。所喻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惟學為能變化氣質。爾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徒勞而無補也。

楊長孺

楊長孺字伯子。廬陵人。萬里之子。少穎悟超群。書一過目成誦。歷官知南昌縣。縣號繁劇。前政多不支。長

孺處之裕如。嘉定中。知湖州。清獄訟。折強橫。人稱神明。擢知廣州。蠲除苛政。一道肅然。及代。積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除刑部郎中。知福州。以直數文。闕致仕。理宗初立。用真德秀薦。召為屯田郎中。初。長孺餞胡夢昱詩。有吾鄉小澹庵之語。至是。御史梁成大以擬非其倫。黨和邪說。不宜立朝。詔長孺奉祠。

備遺

先生赴潭。道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越境迎見。請曰。大道茫茫。何處下手。須有一箇要切。可以用工夫處。先生乃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反覆與說。長

孝志淵源錄卷十五

十三

俞廷

孺曰。愚陋恐不能盡記先生之言。先生可以書為一說。何如。先生笑曰。熹不立文字。尋常只是講論。適來所說。若吾友得之於心。推而行之。一向用功。儘有無限。何消我寫出。於心未辨。縱使寫在紙上。看來是甚麼物事。吾友只在紙上尋討。又濟甚事。長孺謝曰。敢不自此探討力行。

真德秀奏劄有曰。崔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艤之圖籍。楊長孺守長樂。周侵公帑之錙銖。皆最為當世所推。

鄭昭先

鄭昭先字景紹。閩縣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筮仕為浦

城簿。嘆問學未悉。乃遊朱子之門。嘉定中。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甲戌。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除叅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辛巳。除觀文殿學士。立朝奏疏皆切直。料事率多中。景獻太子薨。儲嗣未定。謂當以仁宗為法。廟謨始決。居政府。以沉厚鎮浮。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拔淹滯為事。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為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為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陳宓以為名言。昭先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喜聞義理之說。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敷腴豐衍。寔似其為人。所著有日湖遺

卷五十五

孝子湖濱錄卷十五

十四

三十一

邵通

備遺

景紹請教先生曰。今人却是倒置。古人學而後仕。今人却及仕而後學。其未仕也。非不讀書。但心有所溺。聖賢意思都不能見。科舉也是奪志。今既免此。亦須汲汲於學。為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騫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

趙崇憲

趙崇憲。字履常。丞相汝愚長子也。宋宗室。居饒之餘干。淳熙八年進士。由秘書郎。著作佐郎。歷帥江西。廣西。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及卒。真德秀作墓誌。其畧曰。汝愚既貶死。海內憤懣。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故知南昌縣。升籍田令。制曰。爾先人者。功在王室。中更讒謗。思其功而錄其後。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為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耻之本意。拜疏力辭。俄改監行在進奏院。復引陳瓘

孝子湖濱錄卷十五

十五

三百八十三

何序

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跡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為冒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皆謂誣讒。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為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

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川偷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盡職。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儉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為上言之。

### 備遺

先生答書曰。示喻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十一

何語

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畧未成文字耳。然試畧考之。亦盡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 趙崇度

趙崇度字履節。汝愚次子也。年十六。謁朱子於考亭。授以大學一編。曰。讀是。則知修己治人之方矣。以蔭補官。知桂陽邵武軍。提舉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四外

宗正寺事。改知吉州。忠定嘗書公廉勤。恕四說遺所親。崇度在郡。為嘗備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庶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於此矣。入奏。留為右曹郎中。遷吏部郎中。引嫌請外。為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遂奉崇禧祠。以朝散大夫致仕。平生尊慕正學。在邵武。則建周程張朱五先生祠。在桂陽。則專祀濂溪於堂。而徙其不可並祠者。卒。年五十六。所著有蔡湖集。左氏常談。史髓。節齋記聞。

### 林湜

林湜字正甫。福州三溪人。晚居未嘉之平陽。紹興庚辰進士。淳熙末。歷國子監丞。太常寺丞。紹熙初。遷監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十一

何款

察御史。未幾。補外。召為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進可農卿。除直寶文閣。湖北轉運副使。奉祠。起知泉州。未拜。復與祠。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二年。卒。年七十一。有盤隱類藁十卷。葉適為作墓誌。其畧曰。故事。臺諫官彈劾論諫。必相叅審。好惡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紀綱也。公為御史。獨喟然曰。吾不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見。愠於眾人者。是助。而好惡去取。不以公論為歸。乃曰。共持其紀綱。可乎。夫紀綱者。豈臺諫官為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除

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時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今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公爲殿試詳定官考直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修下遷公曰吾可以去矣劉公蓋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浙東提刑宰執合詞願少留不聽移江西轉運判官召爲吏部郎中遷大常少卿始光宗過重華宮踈澗公再三請未報而孝宗崩上內禪公入辭首以奉親歡杜讒口爲勸上俯聽首肯數四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十九

俞

謂彭龜年曰朕初卽位未識群臣此老成重厚人也以孝宗遺留使虜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卻虜議虜以其服被公公揮擲去虜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群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袵有死而已爭辯甚又虜趣入謝公盛服如故虜不能屈及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素性淡薄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平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是以齟齬廢斥而

終不悔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終未幾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備遺

晦翁答書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其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羸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公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收悉布之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十九

俞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五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六

葉武子

葉武子字誠之邵武人初學周禮於朱嘉徐

而遊文公之門公嘗書十梅詩畀之曰吾詩不苟

以子篤實故相贈耳嘉定初為太學生時議兩韓

胄首界命武子曰姦臣首固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

舍生扣關力爭之既舉進士歷知處州俯詢民瘼謹

節國用後與時不合以宗學博士奉祠端平初三召

不至除直寶謨閣奉祠仍乞致仕淳祐中詔武子雅

志恬退掛冠日久年高德粹加直龍圖閣再加秘閣

修撰

備遺

真德秀曰誠之學道愛人其守括蒼有惠政今雖間

處視人之休戚猶在已

高禾

高禾字穎叔泉州晉江人淳熙辛丑進士歷福清仙

遊令知惠州除將作監丞大理寺正兵部郎中奉祠

卒陳必作墓誌其畧曰公端方而重和易以莊色夷

氣清可畏而愛始微有知則知學問月開日益卓然

罕茂叔俸俸臨漳朱文公時縮郡符公執子姪門弟



考亭淵源錄卷十六

一

何志

子禮平以恭文公深器之義利之間辨析杳微非所  
當得一介不取待人接物宛若處子或意外干以私  
正色拒絕雖賁育不能抗歷州縣持使節閩廣之人  
至今頌之

楊士訓

楊士訓字尹叔漳州漳浦人舉進士歷永福縣令以

邑薦選差監鄂州糧料院嘉定己卯年五十八卒陳

宓作墓誌其畧曰文公守臨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

郡士擇士之志於學者設賓賢館以處之尹叔與焉

尹叔年尚少已為儕輩所推重戶部郎中王君遇剛

介少許可獨器君以子妻之君醇靜警敏少刻勵自

奮處鄉校入太學杜門讀書不為獵涉綴緝務求聖

賢遺意而躬行之

傅誠

傅誠字至叔莆田人淳熙中登第提轄文思院充江

淮宣撫司幙官遷國子太常博士輪對畧曰臣觀自

古常有披草莽而立朝廷者况今陛下承中興以來

三聖已成之業乎假如渡江初年行幸未有定止荆

吳陝蜀三方不相聞知陛下將不能有所運動乎古

昔王者微弱如東晉重鎮擁兵上流朝廷奔命故不

考亭淵源錄卷十六

二

何序



得已而姑息。今陛下之所駕馭。又非有姦雄桀黠之才。微寸効。可紀。何所牽制而寬假至是乎。假有如中興二三大將。皆有勳勞於國。專兵日久。士卒號爲某家將。軍校號爲某家人。恃功驕蹇。陛下將有所號令之乎。又曰。今日之事。奄奄如氣息。僅續之人。畧無一朝奮起之勢。浸有百年消削之憂。或有聞而歎息。或有聞而竊笑者。歎息者。有憂朝廷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良由縉紳風俗之不振。脂韋留連。富貴之心有餘。而感慨自立。以身許國之意不足。顧光景而計升沉。風迹淪胥。人心輕玩。其弊固至此也。

孝宗淵源錄卷十六

三

三

三

至叔云。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恡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

### 郭嘉卿

郭嘉卿字子奇。台州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御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或勸其少柔順。曰。上不以嘉卿不才。使居此位。每有所聞。卽當忠告。豈可改所守耶。初。理宗微時。與鄰人余天錫善。天錫嘗居史彌遠門下。彌遠希后旨。謀易儲。訪皇族之賢者於天錫。天錫力薦理宗。遂以疎屬得立。既卽位。懷天錫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且門庭穢雜。門

孝宗淵源錄卷十六

四

四

四

論不與。嘉卿上疏劾之曰。臣聞。鴟鵂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麒麟自藏。不仁者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群賢。以興致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奸邪。厠迹於其間。是却行而求前也。言甚切至。時上春方降。留中不報。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時名士徐霖等。及三學諸生。皆誦言其惡。嘉卿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遂除起居郎。疏不獲上。遂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留行。且白上遣中使宣押入國門。嘉卿鬱鬱不得志。遂嗚咽而卒。時與丞相杜範。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同心同德。以忠正爲己任。世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沒。中外頗疑嵩之有異論。嘉卿少嘗取康節洗竹詩一聯題其讀書之竹亭曰。徧地冗枝都與去。倚天高幹一齊留。蓋其扶善去惡之志。已見於此矣。既而文公使浙東。嘉卿與趙幾道。杜良仲。兄弟。皆從游。故其見之事業如此。

### 朱塾

朱塾字受之。文公長子。用蔭補將仕郎。紹熙辛亥年。三十九卒。贈中散大夫。文公請陳同父作墓誌。其書

曰。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咿嗚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已能。輒棄去。後來得親師。交意甚望之。既而雖少懶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為於浮華。不欲以此獎之。去年到婺。以書歸云。其時還家。決當盡捐去他習。刻意為己之學。私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嘗為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獎就之意。輒以不朽為托。伏惟憐而許之。陳同父祭文。畧曰。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飲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早沒。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晦耶。

朱楚

朱楚字文之。文公仲子。以蔭補官。差監湖州德清縣。新市鎮戶部激賞酒庫。贈朝奉郎。卒。黃直鄉祭之曰。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若承其類。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圖暮書。遑恤其家。孰有執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內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饗祀。殺核清酒。囊篋瑣碎。俾無遺漏。非片之賢。孰在孰左。

翰之從游。餘三十年。四海兄弟。兩世姻婭。於君事親。知君之賢。人之百行。非孝孰先。劬勞造家。黽勉旦夕。顧我倉庾。相我黍稷。跋踈險阻。忘寢與食。庶無饑寒。以安厥室。室家臻臻。男女誥誥。且訓且誨。為昏為姻。有疑未怯。有願未伸。竟以勞悴。而隕厥身。為子而孝。為父而慈。君可無憾。人誰不思。千里相望。嗚哀致詞。嗚呼傷哉。孰知我悲。

備遺

文公與呂東萊書曰。兩兒謹令。謁左右。大兄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樣數斷。更看不得。可怪。望與鐫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詩。無益。更量其材。而誘之。為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竟能少進。否。可慮。此兒絕懶惰。既不知學。又不能隨分刻苦。作舉子文。今不遠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加鞭策。俾稍知自厲。至於擇交遊。謹出入。尤望垂意察察。如其不可教。亦希早以見報。或便遣還。為荷。千萬勿以形迹為嫌也。楚不知已到否。此兒來自此徑去。渠至路中。又問同仲子歸家。其不聽人言語。皆類此。到彼幸時。呼來痛鐫責之。渠於老兄教誨。即不敢忽也。楚子又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刻。苦淡之。

習欲其自知進步恐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  
擗節則為幸又不可言矣

兒子蒙教篤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作文義似  
未入律開亦已今專治此業甚善觀其氣質似亦只  
做得舉子學初尚恐其不成今既蒙獎誘不知上面  
更能進步否此亦必待其自肯非他所能強也

東萊答晦翁書曰今嗣朝夕潘叔度相與切嗟勢不  
容懶祖謙亦數數提督之見今編書疏訓詁名數蓋  
既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領後今看左傳舉業已供  
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不曾入舉故文字間步驟規

矩未如律令又自熟矣

晦翁與東萊書曰塾不知果能漸解事否人家後生  
只得自有意做好人便有望此即正坐無此根本  
使人憂心耳今令歸鄉應舉臨行更望丁寧之也

東萊答書曰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方亦減同舍間  
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

晦翁與東萊書曰兒子歸來不惟課業勝前至於情  
性作為亦比往時少異信乎親炙薰陶之效舉家感  
德不可名言但惜乎其氣質本凡又無意於大受不  
足以希升堂之列耳

足以希升堂之列耳

考志淵源卷十六

七

俞廷

晦翁跋塾詩卷曰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兒予嘗恐  
其陷於浮靡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沒後許進之乃  
出其所與偶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  
為之揮淚不能已

朱注

朱在字叔敬一字敬之文公季子既受教家庭又從  
黃翰學公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承務郎嘉定初除  
籍田令亢旱上封事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

理正知南康軍起家知信州入對以進問學振紀綱  
求放心為言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加右曹郎

考志淵源卷十六

八

張敬

官庶樞知嘉興府召為司農少卿充樞密副都承旨  
出為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部侍郎進對奏人

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  
閔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爵獨曾參封侯乞與

並封楊雄王雱乞去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張載得  
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從祀廟庭斯文幸甚又

言先臣四書印本所在不同理宗回顧宣諭曰卿先  
卿四書註解有補治道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

時除右侍郎紹定二年請外除朝議大夫寶謨閣待  
制知平江府明年改煥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

程洵

程洵初字國欽。改字允夫。徽州婺源人。文公內弟。以特科恩授信州文學。終吉州錄事。初洵以道問學名其齋。文公易以尊德性。而為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棄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捧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十

九

張敬

先生答書曰。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却少玩味。踐彼工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大病。非一辭一義之失也。

洵少年喜讀蘇文。遂與俱化。乃有二蘇躬行不後二程之語。先生痛箴砭之。洵言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又曰。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

皆其自己分上事也。又曰。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為之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以人之善為己之善也。先生皆善其說。

周謨

周謨字舜弼。其先世初居會稽。後徙南康之建昌。謨資強毅果於為善。有不善立改。其接物溫然。自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朱文公守南康軍。樞衣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既而文公歸武夷。去南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謨仍往就學。及文公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其地為閩廣之交。瘴癘之鄉。君又往求卒業。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

王忠

既歸。溫繹所聞。以書請益。文公答曰。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也。居家孝友。母喪。蔬食三年。治喪悉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文公又以書勞之曰。居喪盡誠。不徇流俗。此人所難。其見稱重如此。文公歿。僞禁方嚴。謨冒隆寒。戴星徒步。偕鄉人受業者往會葬。年逾六十矣。家故貧。事孀嫂。撫凡之子。極其敬愛。交朋友。處鄉間。無間言。君生於紹興辛酉。卒於嘉泰壬戌。葬於甘泉鄉箬坑之原。黃榦為之誌其墓。且曰。朱先生以孔子周程之學。誨後進。海內之士從之者。郡有人焉。

先生效學徒解散僅守舊聞漫無講習。蓋微言不絕如絲。獨康廬間有李敬子燾。余國秀宋傑。蔡元思。念成。胡伯章。沐兄弟。帥其徒數十人。惟先生書是讀。每季集。迭為之上。至期集上者之家。往復問難。相告以善。有過則規。歲月浸久。不少怠。翰始仕江湖間。因得交於其徒。心忻然慕之。願卜居五老三峽間。從諸君後。未能也。嘉定丙子。自漢陽道過其里。集中來會者十七人。皆佳士也。何其盛哉。於是謨之子。曠述其父之行。拜且泣曰。自晦庵先生守南康。吾鄉之士始知學。自吾父入闈。士始不遠千里從學。吾鄉之為

孝子淵源錄卷末

十一

倫

季集亦吾父發之。恐殘而無傳。敢固以請。嗚呼。舜弼之學行。脩諸身。行於家。又取信於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今吾病且老。不能遂卜居之志。將以季集之約。歸語其鄉人。使行之。斯文之不至湮晦。非舜弼之力歟。遂不辭而為之銘。

備遺

間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失。先生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

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

又問。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人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

孝子淵源錄卷末

十二

三

舜弼云。平時慮為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何如。先生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先生答書曰。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

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污之地耶。

又以書與舜弼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石洪慶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十六

十三

三百五十二

何對

洪慶將歸。先生出其平日問目示之。曰。議論也。平正。兩日來反覆為看。所說者非不是。但其中言語多似不自胸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覺見枯燥不甚。條達。合下原頭欠少工夫。今先須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又自有覺。覺後自是洞然通貫。因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論。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

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

文公答王子合曰。子餘留此久。適意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其長上。不欲痛下鈴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

考亭淵源錄卷十六

十四

三百五十三

王忠

恐候朋友。方着力催儆工夫。則渠已有行日矣。

錢木之

錢木之字子升。晉陵人。寓永嘉。

備遺

問。承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曾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抵牾。若真箇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李輝

李輝字晦叔南康建昌人。

備遺

晦叔嘗云。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晦叔久而未喻。後有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生意。正是爲已存者說。

問論孟疑處。曰。今人讀書有疑。皆非真疑。豈雖說了。只做一場話說。不用切已工夫。何益。且如論語說孝弟爲仁之本。因甚沒便。可以爲仁之本。巧言令色鮮矣。仁却爲甚。不鮮禮不鮮義。而但鮮仁。湏是如此去。着實體認。莫要纔看一遍。不通便掉下了。蓋道本無形象。湏體認之可也。

孝本淵源錄卷十六

十一

三百三十一  
何貞

問私欲難克。奈何。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所謂克已。復禮爲仁者。正如以刀切物。那刀子乃我本自有之器物。何用更借人底。認我一已爲刀子而克之。則私欲去。而天理見矣。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湏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

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湏見得別。不可混說也。江祿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論已得之矣。更湏涵養爲佳耳。

李孝述

李孝述字繼善。燾之從子。

備遺

答繼善書曰。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大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

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厲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

孝本淵源錄卷十六

十一

何貞

劉剛中

劉剛中字德言。邵武光澤人。少讀書。詞義有辨。輒爲之贊。從學於文公。公問平日讀何書。剛中說着語孟荀楊莊老王通諸書。公云。湏看語孟。若荀楊乃誤人之書。莊老乃壞人之書。剛中遂專聽公言。公爲易其字曰近仁。與黃幹友善。舉嘉定四年進士。調漢陽縣主簿。轉婺州蘭溪縣丞。後歸築室以居。名曰琴軒。從學者甚衆。所述有師友問答。西漢奇語。

饒幹



饒幹字廷老邵武人生及期而父偉卒母呂氏誓志  
求節以撫幹稍長造就學程其術業謹其出入幹孝  
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舉淳熙二年進士  
調吉州吉水尉遷潭州長沙令適文公爲守幹夙興  
治事暇卽聽講歷知懷安軍卒

備遺

廷老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  
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  
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  
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  
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七

三百  
王忠

先生謂廷老曰觀公近日都汨沒了這箇意思雖縣  
事叢冗自應如此更宜做工夫

黃寅

黃寅字真翁邵武人少飄蕩豪爽方士繇語之曰以  
子才俊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  
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奮勵脩飭俛  
就朱子之門而問學焉謹言慎行以求精詣鄉人敬  
嘆之

備遺

先生答直翁書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  
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  
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

直翁說中庸人莫不飲食章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先生是之

梁瑒

梁瑒字文叔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文叔書曰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  
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

考亭淵源錄卷十

六

四百  
何啟

更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香  
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  
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  
日不同

珠竊謂氣在人之身陽卽爲魂陰則爲魄嘔吸聰  
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  
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魂也先生曰精氣周流充滿  
於一身之中嘔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固如來喻  
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  
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



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連嵩卿

備遺

先生答嵩卿書曰。正顏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又熟之功。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顏色。即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顏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

考亭淵源錄卷之六

本

五

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馮允中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作肅書曰。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已。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為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示論頗為他慮所牽。不待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久之。須得力也。

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考亭淵源錄卷之六

三

首

何

呂燾弟煥

呂燾。字德昭。煥字德遠。南康人。

備遺

燾問三年學不至於殺。是無所為否。先生曰。然。煥將娶。擬某日歸。及期云。且更承教一月。却歸。曰。公將娶了。如何又恁地說。此大事。不可恁地。宅中想都安排了。等待。不可如此。呂即日歸。

宋史。謝方叔傳。方叔遷殿中侍御史。請錄朱熹門人胡安之。呂燾。蔡模。詔皆從之。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六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七

方士繇

方士繇字伯謨。一字伯休。莆田人。少孤。依母家居。邵武軍。預鄉薦。屢試禮部不第。移居崇安。五夫籍溪之上。從文公游。遂棄去舉業。紹熙初。學徒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士繇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為學者之禍。已而學禁果興。士繇氣貌蕭疎簡遠。驟見超然。如不可親。徐卽之。溫溫君子也。蓋其簡非傲物。遠不違俗。聰明絕人。持以謙厚。利祿貨產絕不介意。故其襟度高遠。涉世若甚踈者。至講明治道。援古斷今。瞭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三言五三

何序

然在目。若近功小利。時號通才。蓋其所不屑也。六經皆通。尤長於易。嘗嘆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黨或有不如。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掩其所長。亦可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異趣也。所著有遠菴詩集。

備遺

伯謨初投書見先生。以此心不放蕩為主敬之說。先生曰。主敬之說。湏是窮理。伯謨於是隨事致察。以求當然之則。又云。近乃微測為學功用。知此事乃切已

事。所係甚重。先生舉以語朋友云。誠是如此。

伯謨嘗論東漢宦者為害。曰。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又云。使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這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先生曰。那箇章句。不到便行差錯。如何止發大綱。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三言五四

郭植

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為不然。蔡季通亦有此語。且謂四方來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先生謂學者讀書。湏是自肯下工夫。始得。熹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為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

先生答伯謨書曰。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為實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為仁。成物為智。此類亦可推矣。

伯謨既卒。先生曰。伯謨胸懷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

亦足以遠道今日詩流也。

張彥清

張彥清字叔澄。浦城人。紹熙初登第。歷光澤簿。全州教授。安吉縣丞。改承議郎。知慶元縣。以疾奉祠。卒年六十四。真德秀為作墓誌。其畧曰。叔澄從子朱子遊。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李公呂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故見理明而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弟忠信為本根。繁廉勁特為質幹。試士三山。時偽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澄太強項。不可收拾。

江默

江默字德功。建州崇安人。乾道五年進士。除泉州安溪尉。改邵武之光澤。後知邵武之建寧縣。卒。下民祠之。平生所著。易訓解八卷。中庸大學訓詁二卷。論語孟子訓詁四卷。又考國朝典章。著書上之。命曰綱集。凡三十六卷。曰伊尹告太甲。止述成湯之事。周公告

成王近陳文武之功。吾為有用之學也。

備道

先生答德功書曰。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何俱到。不可移易。慕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恭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四

何志

之功有所未明。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踈畧。以病後世之學者也。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爲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爲主。而以蕙說推之。不必強立說。徒費力也。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常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已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然亦覺意思安穩。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卽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卽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鑿已。

孝學淵源錄卷十七

五

聖學

張敬

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蕙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并合商家。寫作一處。仔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辨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逸。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

吳壽昌

吳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踈山喜談禪。後游考亭。者問答畧。

備遺

壽昌問。爲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

孝學淵源錄卷十七

六

三十一

王忠

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塵。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仔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掇過。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必問人。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趨向。猶以爲此是透脫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又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夫過猶不及。然其玩心於高明。猶賢於一等輩。

又曰。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說。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眼明底。越當面熱護他。壽昌因論張敬夫呂伯恭云。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

李宗恩

李宗恩字伯諫建安人。

備遺

先生答伯諫書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

考平淵源錄卷十七

七

何貞

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破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

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畧曉文義。便為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考平淵源錄卷十七

八

何貞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說。竊謂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髮不可差。差則入於異學矣。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為偉人。意前書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死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一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儘彙疎。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

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而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為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

因論二人漫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來書云鹽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成佛熹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所見過中無著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

來書所謂發明洒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蓋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為平常而忽之也

先生答林擇之書曰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來此留數日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舍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稟本佳誠心欲為為己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尚

先生與張敬夫書曰稟昨日見李宗恩語及討賊復讐李云此決無可問為人子者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沐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讐是乃所以為忠孝耳此語極當

先生與王子合書曰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

趙師恕

趙師恕字季仁初學於考亭後卒業黃幹之門歷潮陽尉知餘杭縣嘉定丁丑為計院出為成都帥陸游之劄一絕和好一獎忠義皆大公至正之論尋又遭劾罷桂陽之命

備遺

黃直卿曰師恕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食而志於古

趙師哲

趙師哲字詠道黃巖人

備遺

先生答詠道書曰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曖曖昧昧自以為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為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為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綠衣黃裏之轉而為裳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為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為學之門戶經由必能具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趙師夏

趙師夏字致道諱道弟也娶文公孫女歷湖北提舉常平茶鹽主管華州雲臺觀官至判宗文公嘗令與四明士友編禮書

備遺

先生答致道書曰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則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致道作誠幾圖一以明周子之意一以證胡氏之說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十一

三

何款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十二

三

鄧址

問於先生曰周子謂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后夫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連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厯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容寓也非誠之正



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先生曰：此說得之。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三 曾子

馮道

致道言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為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為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雖當

顛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閒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違其末，所以行自不掩而失於狂歟。先生曰得之。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十四 曾子

何序

致道言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為人慾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先生曰亦得之。

致道問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為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為不特言此，但纔仕宦則於窒碍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狗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



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先生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着精彩也。

趙師淵

趙師淵字幾道。致道從兄也。乾道八年進士。歷循南劍海寧軍推官。趙汝愚以從班薦。詔與職事。會汝愚坐斥。翩然東歸。十餘年不仕。及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温州。入主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寺丞。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五

何

文公與師淵書曰。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蘊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唯蘇

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熟。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為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條已。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夫

三

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為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為畧分解否。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來告。  
所補綱目。幸早見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為一一看。若中間能為整頓得一番。亦幸事也。巡幸還宮。禮如所喻。但其間有事者。自當隨事筆削。不可拘一例耳。後漢單于繼立不書。本以匈奴已衰。不足詳載。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類耳。更告詳之。却於何中畧見其意也。

開中了得綱目亦是一事不知已至甚處自古治日少亂日多史書不看損人神氣但又要知不奈何耳。嘉今此大病幾死幸而復蘇未病時補得稽古錄三四卷今亦未敢接續整理更欲續大事記熙寧以後亦覺難措手也此恐他日不免非累賢者用功亦不多也。

趙師鄉

趙師鄉字恭父天台人

備遺

先生問恭父讀書如何曰近覺得意思却不甚迫切

考本淵源錄卷十七

十七

何序

曰若恁地揆見定做工夫却又苟且之病曰安敢苟且曰既不迫切便相將向這邊來又不可不察又問切已工夫如何曰愈見得已私難勝曰這箇也不須苦苦與他為敵但纔覺得此心隨這物事去便與他喚回來便都沒事

先生答恭父書曰所說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甚善致道恐亦不可不聞此說可更相勉勵今已是不得已而從官唯有翰海靜默勿大近前為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幸為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又答書曰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

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是性耳若云性之所以為性則語意太重復矣

先生與黃自卿書云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為回申而恭父不願也已發去此差強人意

杜燁

杜燁字良仲曹巖人嘉定初進士與弟知仁學於石子重子重以致於文公

備遺

考本淵源錄卷十七

十六

何志

車若水曰良仲事紫陽公十餘年前後授受大節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以去冗長歸專一乃以起見生疑為病蓋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反其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逢原是時惟有涵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常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在靜茲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涉山與在下瞻望者不同則一語之疑冗長掃盡而學成矣

杜知仁

杜知仁字仁仲。少有俊才。為舉子業。已而曰。是不是為能。乃刻意於詩。既又曰。是不足為學。於是即六經語孟之。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世而嘆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遂借伯兄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咸為究悉。乃遂棄科舉。絕意榮進。

備遺

先生答仁仲書。示喻為學之意甚善。操存存心。此外無着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又當自得力。可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考之。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是着力要切處耳。魂魄之說。極詳密矣。文叔書中亦論此。已答之。可取一觀。來喻得失。亦已具其中也。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九

邵理

開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即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蓋道即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矣。

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即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十

頁六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二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八

胡安之

胡安之字叔器袁州宜春人

備遺

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先生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恐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恐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恐懼之有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

考亭淵源錄卷大

張敬

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着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問靜坐用工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鬧勾當不要鬧思量也無法

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泛泛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



不曾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舖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

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

劉李文

備遺

楊道夫問李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志不立故心

考亭淵源錄卷大

二

何器

為氣所動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靜豈復有此病此亦是不讀書不窮理故心無所用遂生出這病熹昨日之言不曾與說得盡道夫因言李文自昔見先生後敦篤謹厚雖居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愧曰得他恁地也好若肯窮來窮去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

蔡模

蔡模字仲覺元定之孫沉之子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為師嘗輯文公之書為續近思錄著四書集疏河洛

探願淳祐中謝方叔湯中乞表異之以勸後學詔補  
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仍令有司錄其所著書并訪  
以所欲言

沈憫

沈憫字莊仲永嘉人寓建陽

備遺

熹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  
煩惱那敏底只是畧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  
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  
此熹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却用做

考本淵源錄卷下

三

俞廷

乃鈍底工夫方得

個閑尋常過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  
時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先生曰此便是無  
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  
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向前有  
簡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向荆  
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  
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  
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

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  
着他來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今公浙中一般學  
是學為英雄之學務為踞池豪縱全不點檢身心少  
間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  
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  
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曾三異

曾三異字無疑吉州人

備遺

先生答無疑書曰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  
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  
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  
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  
後乃可幾耳

考本淵源錄卷下

四

俞廷

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工夫若見  
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  
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為重  
輕也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為人但不知中間相遇所  
與切磋誦說者果為何事計於緊要親切處亦未必

爾書所懷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為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

丁仲澄

備遺

先生答仲澄書曰。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病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蚤夜憂慮。僅能不為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瞭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少得為足。則無由明矣。

俞奇翁

備遺

先生答奇翁書曰。來喻有志未見。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會扣之否。愚意則以為且當捐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着實處用工。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所示周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為疑。今得

如此區別。極為明白。但素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君舉講究頗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仔細對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為佳耳。

示喻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慮。方當相與同謹佩帶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有川力之地也。

林揆

林揆字一之

備遺

先生以一之問卷示諸生曰。一之恁地沉淪。不能得超脫。他誠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殺棘時。此心自在。何須常粧箇赤子入井。牛殺棘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

先生答一之書。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

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忒。自無獻公吉甫之感也。

林得遇

林得遇字若時。興化仙遊人。一日發憤鬻產。暴糧至武夷。參拜文公。公令日講論語集註。頓悟明理。能文。及文公歿。復往會葬。暮年。與同縣陳沂相友善。

劉炎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

備遺

王栢云。潛夫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

孝宗御筆卷上

下

何

今始知之。

陳齊仲

陳齊仲。泉州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齊仲書曰。三事之喻甚善。但既知其驕矜。走失。而猶以為未可去。不知更欲如何。方可去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豈容公然走失耶。相馬之說。恐與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一。而人之見有淺深耳。豈有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遠道不遠處着力。方始隱約得一箇氣。

象。豈可判然以為二物而不相管耶。格物之論。伊川

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

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

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

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

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郭友仁

郭友仁。字德元。山陽人。寓臨安。

備遺

友仁初參拜畢。出疑問一冊。皆大學語孟中庸平日

孝宗御筆卷上

入

何

所疑者。先生曰。公今須是逐一仔細理會。始得不

可如此鹵莽。公之意。自道此是不曉者故問。然其

不問者。恐亦未必是。豈能便與聖賢之意合。須是理

會得底。也來整理過。方可。

先生曰。公向道甚切。也曾學禪來。曰。非惟學禪。如老

莊及釋氏教典。亦曾涉獵。法華經至要處。乃在是法

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句。先生曰。我這裏正要思

量分別。能思量分別。方有豁然貫通之理。如公之學

也不易。因以手指書院曰。如此屋相似。只中間潔淨。

四邊也未在。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工。

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友仁曰。先生有一處解仁字甚曉然。言仁者人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先生不應。次日却問公。昨夜所舉解仁說在何處。曰。在曾子言仁以為己任章。先生曰。德元看文字。却能記其緊要處。有萬千人看文字者。却不能於緊要處理會。只於瑣細處用工。前日他問中庸或問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容。無以勝其私。此皆是切要處。學者若能於切要處做工夫。又於細微處不遺闕了。久之自然有得。

老淵源錄卷下

九言四十一 何志

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游開

游開字子蒙。建安人。定夫從孫。

備遺

先生云。子蒙曾和劉叔通詩。昨夜劉郎扣角歌。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爭奈何。此

詩若遇蘇黃。須提掇得他。

龔郊

龔郊字巽伯。寧德人。不務口耳。惟事躬行。甚有造詣。

備遺

先生曰。龔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固。

鄭師孟

鄭師孟字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從文公游。黃直卿妻以女。所著有洪範講義。以發明文公皇極辨之蘊。

王瀚

王瀚字伯海。金華人。孝宗朝侍講師愈之子。瀚端方

老淵源錄卷下

十一 何志

嚴介亦嘗從呂祖謙學。慶元中。除武當軍節度推官。匹馬就道。畧無難色。心氣偉然。遂得覽觀荆楚形勢之勝。北望中原。心馳故國。訪問遺老。周知虜情。當國家和好方堅。而卒無以自見。凡四年而歸。開禧中。知銅陵縣。值兵興。防江面。賑流民。治狀甚著。終朝奉郎。奉祠。嘉定己未卒。弟治字伯禮。漢字伯紀。歷仁和縣尉。子栢。受學于黃榦之門人何基。

備遺

先生答伯禮書曰。太極兩儀凶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裁之。以前伏羲所畫



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 曾興宗

孝淵錄卷下

十一

何志

曾興宗字光祖。贛州寧都人。慶元五年。恩詔廷對。人等為南昌縣主簿。改肇慶府節度推官。致仕。興宗年十六七時。已厭科舉之習。一意於聖賢為己之學。嘗言吾讀舉子業。如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日忘倦。人皆笑其與世背馳。興宗處之怡然。初聞旁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往從之。視其說。茫洋愴恍。無所依據。不遠千里。受業朱子之門。堅守其說。孜孜力行。必求有得於心而後已。及偽學禁興。學者諱名其師。興宗執禮益勤。勵志益苦。未嘗少懈。文公沒。急趨往弔。心喪三年。暮年。築室名曰唯庵。日居其中。學者至。必

以所學告語之。所謂孝弟忠信之說。未始脫諸口。來者亦莫不拱手竦聽而去。卧疾。手不釋卷。人見之。勉以少事調息。曰。吾於病中。靜觀此理。愈熟愈深。正自無害也。未易實十日。猶與學者論中庸語孟。臨終之夕。談論至五鼓。曰。吾病不起矣。勿用浮屠氏陷我於不知道之域。喪事宜遵古。參用儀禮。非禮勿為。非道勿學。乃吾子孫所著有唯菴稿。

### 備遺

孝淵錄卷下

十一

三百五十五  
王忠

先生問光祖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覺見持敬不甚安。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平日恁地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此勉強。但須覺見有些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掇起。教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又曰。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學問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

光祖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先生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方能知得是非。

始格得物。

先生答光祖書曰。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遠以助長為憂也。

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林基

林基。字不顯。福州連江人。少穎悟。讀書不數反。蘇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從鄉之儒先生三山林公遊。與呂祖

考本淵源卷八

十三

言

何成

謙為同舍。時呂年最少。其所為詩若文。揮手抄默誦。既而以師禮事之。後從朱子游。孜孜扣問。樂善好學之意。至於老而愈篤也。

林憲卿

林憲卿。字公度。福州懷安人。居大山長谷之中。與世異趣。不妄交游。慎擇師友。醇厚質直。樂善不倦。從游晦庵。知所自守。以忠信見稱於師門。以義理化導乎鄉里。年七十。猶嗜學不衰。人稱為存齋先生。及卒。黃幹誌其墓。

鄭文通

鄭文通。字成叔。福州閩縣人。幼而聰慧。少長。刻苦為學。口誦手抄。昏夜寒暑不輟。初治春秋。心悟經旨。操筆成文。自謂文詞記問。未足以為事業。及得周程張

子之書。玩之有得。怡然自適。聞黃幹得文公之傳。遂受業焉。幹稱文通襟度夷曠。知識圓美。愛而敬之。盡告以所聞。嘗語曰。成叔苟非其義。雖祿之萬鍾而不受。人以為信。後遂與俱登文公之門。交遊皆當世善士。文公晚年。編集儀禮經傳。分畀門人。而取喪禮儀禮以屬幹。以喪禮委文通。乃為考經證傳。旁通子史。引比條律。綱目凡例。纖悉。文公見之大喜。曰。直卿稱

考本淵源卷八

十四

四百

何序

成叔之賢。且好學。今果然。文公沒。幹以汲引後學為己任。貽書云。鄉間朋友。漸知義理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與同志共立規約。大要欲明義利。謹操守。以厚風俗。其事多文通所定。以其素行足以勵眾也。文通深觀默養。玩索益精。讀書有未解者。危坐終日以思。至忘寢食。及既得之。猶沉潛反覆。必極其趣。而後已。嘗觀周子太極圖。而悟孟子性善之旨。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說。曰。苟楊之徒。妄生異論。豈知性哉。所著有易學啟蒙。或問。禮記集解。喪禮長編。有庸齋集。別外集。遺書。凡五十卷。

潘植 弟柄

潘植字立之福州懷安人父貢士滋務學至老不倦聞鄉閭之善士輒折單行率其子從之遊後聞梅菴講道武夷遂命植往師事之植遂與其弟柄不遠千里從于武夷植少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為文語意雄健流輩推先尤嗜史學自載籍以來上下數千年反覆耽玩其於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之故貫穿出入如指諸掌時方交馳於射策決科之習而植與其弟皆以弱冠振衣有道厲志前修回視故習若將浼已儕輩至有高談性理下視程文之誚不顧也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磨蕪浸灌暇則徜徉林壑間以觴味自娛閨庭之間怡怡如也

備遺

植舉仁者愛之理心之德細繹說過先生曰大槩是如此而今只是做仁工夫植因問顏子博文約禮是循環工夫否曰不必說循環如左腳行得一步于右腳方行得一步右腳既行得一步左腳又行得一步此頭得力那頭又長那頭既得力此頭又長所以欲罷而不能蓋惟是見得通透方無間斷

葉湜

卷之六

十五

何序

葉湜字子是建州建安人用蔭補官為泉州惠安丞

知州真德秀辟以自助既歷知贛州贛縣饒州安仁縣寶慶二年卒年五十九德秀誌其墓其畧曰子是堅強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無難意處劇無倦容凡他人所不能為與所不敢為者余必以屬之然余獨愛其太剛不可以耦俗故嘗為詩以贈欲其斂鋒鏷收光芒而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臬而蹇于仕越若干年乃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為政一出於寬平諄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於真公者也其敢違耶觀君於余言者不忘如此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為政後先知所決擇如此其進德之勇又可知矣

備遺

湯仲能作行狀曰子是壯歲遊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妻子言者皆可以語賓客

林武

林武字景文末嘉人勤敏力學博通經史徒步從文公講道武夷親受中庸衣錦之旨歸而扁其室曰尚綱且輯平昔所聞為語錄數帙後以恩科入官授河

卷之六

十六

何序

池。秩滿。廣漕交辟。不就。性孝友。冲約。父老。跣步不離左右。既惟憂。毀瘠幾不勝喪。歲歉。出粟賑貧。鄉曲賴之。

戴蒙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紹興庚戌。用閣門宣贊舍人戴勤。牒改名林。應試。遂中第。調麗水尉。以公事忤郡將。棄官。從朱子于武夷。再調慈谿。鳴鶴場鹽官。丁父艱。服除。自念假塗易名之非。復舊名。應鄉試舉。再試不中。曰。可以止矣。郡守楊簡敬之。薦于朝。金陵帥臣黃度。辟察幕。外舅汪達。援例以己澤改奏。俱不就。最後御史王頴叔言。請朝。詔以初名復官。

陳範

陳範。字朝弼。一字仁復。建州崇安人。嘉定七年進士。範初為徽州婺源尉。縣有大辟疑讞。範察其寃。獨不肯書獄。曰。人命至重。吾以書生獲一官。當以去就爭。後事覺。令佐坐削。人服其明。秩滿。出。州崇仁丞。縣令羅必元。見而敬之。日與相從。講論。偶疾作。即日解印還。

邵浩

備遺

浩作卷子。疏條目為問。先生逐一說過了。浩乞逐段下疏數語。先生曰。喜意思到處。或說不得。說得處。或寫不得。此據所見盡說了。若寫下。未必分明。却失了先間言語。公只記取。若未安不妨反覆。

馮彥忠

備遺

彥忠間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却是使得。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而入。縱然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周良

周良字貴卿

備遺

良間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

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又如弱人與強人相牽。一般強人在門外。弱人在門裏。弱底不能勝。便被他強底拖去了。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孟子所謂捨則亡。擇則常存在此。大學所謂忿懣好樂等事。亦是除了此心。則心自然正。不是把一箇心來。正一箇心。又曰。心只是敬。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主一只是專一。如在這裏讀書。又思量做文字。又思量別事去。皆是不專。又曰。見得徹處。徹上徹下。只是一箇道理。湏是見得實。方是見得鐵定。如是便為善。不如是便為惡。此方是見得實。

素淵源錄卷下 十九 何刻

陳公直

備遺  
先生語公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攪動他別底。今人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都攪渾了。

朱飛卿 漳州人。

備遺

飛卿問。承先生誨以持敬。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素淵源錄卷下 二十 飛敬

先生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若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又問。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紛。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先生曰。此是就命上理會。湏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八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九

劉孟容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府人。初從族父清之學。舉進士。筮仕為袁州分宜簿。歷守長沙南康。

備遺

先生答公度書曰。示喻為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然加功。着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九

十一

何欽

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所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須常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

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拔。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為有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先生答劉季章書曰。公度近亦得書。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潘友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為君子。退不能為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積悶也。

劉季章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九

十一

何欽

先生答季章書曰。賢者比來為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着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為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所喻為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看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逆遞向上。何必

如此紆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工夫意思。比舊如何。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趨向者。雖未見得久。速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嘆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為可喜。熹則衰病日益沉痾。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為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 曾祖道

曾祖道字擇之。初從劉子澄遊。既又從陸子靜。慶元丁巳三月。見先生於考亭。先生曰。甚荷遠來。然而不是時節。黨事方起。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曾公進取。如何。曰。此是自家身上事。進取何足識。先生曰。見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明大體。使人知所向慕。曰。如何做工夫。曰。却是無下手處。先生曰。向來亦見廬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寬緩。不是斬釘截鐵。只

老學淵源錄卷十九

三

俞廷

做一場話說。若如此悠悠。恐虛過歲月。熹以前與朋

友往來。亦是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泛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及為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好氣質底。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要成就得一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祖道又曰。頃年亦嘗見陸象山。先生曰。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爍以為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躡踏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擾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先生曰。陸子靜若信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

### 備遺

先生答擇之書曰。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

老學淵源錄卷十九

四

賈生

何謂



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濶。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工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林補

林補字退思。温州永嘉人。仕為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備遺

先生答退思書曰。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

李唐咨

五

言平

張敬

遠大期思。然觀孔門之教。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

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向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倪焉莘莘。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詰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李唐咨

李唐咨字克卿

李唐咨

六

三百五十七

備遺

先生問克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濶着步去。

克卿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日用間已見有些着落。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以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我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



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道今日一說明日便頓悟。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着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在却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便斷制不得。也着斷制。不成掉了。又問。莫湏且隨力量做去。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有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然後自解到那分數足安。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

孝學淵源錄卷九

十

語

熟。

方誼

方誼。字賓王。

備遺

先生答賓王書曰。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為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為非也。

存養之功。亦不專在靜坐時。須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心性之說。亦已得之。但性

即理也。今以為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為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

孝學淵源錄卷九

入

何序

所喻涵養本源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方任

方任。字若水。高祖道輔。與伊川同學。任潭熙。丁未登第。為漳州長泰縣簿。秩滿。陞從事郎。知潭州寧鄉縣。未上而卒。

備遺

先生答若水書曰。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耻。不敢自衛自衛。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着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着求字。亦不可說着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徐文卿

徐文卿字斯遠。玉山人。晚第進士。未注官。卒。有詩文集。

孝淵錄卷十九

九

言

何語

備遺

先生答斯遠書曰。趙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据依。以造實地。不但為騷人墨客而已。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為佳耳。先生答趙昌父書曰。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箇固窮兩字是着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

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者也。

徐彥章

備遺

先生答斯遠書曰。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已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命。不敢試將火燬。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孝淵錄卷十九

十

何真

先生答彥章曰。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虛心平氣以思之。又必有合矣。若固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廖謙

廖謙字益仲。一字德之。衡州衡陽人。

備遺

先生問謙會與戴省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

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湏是打得破。方得。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為學讀書。寧詳毋畧。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若一向單過。不知仔細。便看書也不分曉。

趙希漢

趙希漢。字南紀。岳陽人。僑居邵武軍。第進士。嘗知福州福清縣。清正。有經畧。生平慕趙廣漢為人。以鉤鉅得事情。而吏民銖兩奸欺皆知之。苟有犯法。雖公卿子弟不貸。頗以嚴急聞。在福清。人人側足而立。時號

老本湖源錄卷九

十二

三

何

趙閻羅

備遺

文公與劉崇之書曰。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

廖晉卿

備遺

晉卿請讀何書。先生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仔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

黃謙

黃謙。南安人。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徑棄去。從學。

文公。公曰。既是父命習舉業。何不入郡。學舉業。與理學不相妨。如拂父之命。則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為。

趙蕃

趙蕃。字昌甫。玉山人。初以父陽隆補官。三調皆不起。後為大和主簿。受知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為首。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之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官之者。二十有。理宗即位。與太社令劉宰同召。不。改奉議郎。直秘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秘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時。猶問學於朱熹。既老。猶患末路之難。命所。曰。難。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嘗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巍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秘閣修撰鄭協請謚文節。

備遺

老本湖源錄卷九

十三

三

曰前言。學者工夫多間斷。先生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牯牛。今之學者却不如他。

### 胡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五峯之季子。師事張敬夫。後從學於晦菴。

### 備遺

晦菴答季隨書曰。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會見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會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湏臾而離乎道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三

三百九

何真

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畧亦異。前段中間着是故字。後段中間又着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復。更說不行。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四

三百九

何真

速奸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湏妄意思。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及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目昏不能多看文字。閒中却覺得道理分明。向來諸書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討論也。大抵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工夫愈實。

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間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其間亦有一二可告語者。此道之傳庶幾未至斷絕。獨恨相望之遠。不得聚首盡情極論。以求真是之歸。尚此恨恨耳。若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折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已。惡行直道。尤為大害。不知講論之關頗亦及此否。

屏去私心。然後可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是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辯。亦無由有

考源錄卷九

十五

論定

歸着矣。何名為講學哉。故熹不敢復為論說。以增前言之贅。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畧放肆之異名耳。如何能到真實灑落地位耶。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師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熹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友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

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為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合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易若直謂之善而可名。為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邁。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着實。仔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

考源錄卷九

十六

論定

或言季隨才敏。曰。只敏不濟事。須是懇實有志。而才敏方好。若小小聰慧。亦徒然。熹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為之判斷。孰是孰非。此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

宋之源

宋之源字深之。雙流人。父若水。轉漕閩中之源。兄弟皆獲從學於文公。之潤字澤之。之汪字容之。

備遺

先生答深之書。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下  
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  
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  
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  
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  
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  
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  
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

考亭淵源錄卷十九

七

三

四

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  
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勝悵然。  
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  
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為究竟也。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  
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做工夫。久之意思自別。  
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  
見効處也。

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  
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  
此。然後及彼也。

答澤之書曰。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

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  
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  
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為  
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

答容之書曰。所論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  
緣平日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仔細。凡  
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今當深以此  
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  
而最急者。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  
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

考亭淵源錄卷十九

八

三

張敬

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  
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示喻為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  
慰老懷。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為喜。所問持  
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  
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  
要循序量力而進耳。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九

葉文炳

葉文炳字晦叔。浦城人。淳熙甲辰進士。調至。次家居。數致書請益於文公。及至官。文公自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歷知仙遊縣。終奉議郎。通判和州。

傅脩

傅脩字子期。豫章進賢人。從文公遊。嗜學篤行。有聞于世。既而學禁方嚴。脩居父喪。哀服講武。求銘於文公。公許云。予觀其冠履禮。而嘆容與之稱。言辭懇懇。情言酸辛。為惻然動心焉。坐者無不加敬。未幾。文公卒。明年。且葬。脩奔趨而至。俯伏於道。若將隕焉。是時縉紳畏言學。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弔聘不及門者。脩毅然不遠千里。哀號痛慕若此。此可以觀其人矣。

陳總龜

陳總龜字朝瑞。建陽人。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進士。注吉州未豐尉。未上而歿。

孫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為制司幹官。文公在浙東。諸議荒政。列薦于朝。慶元中。為常熟令。立言服利。終邵武軍通判。

備遺

先生答應時書曰。來諭詳悉。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陳枏

陳枏字自脩。福州長樂人。父宋霖。為同安令。與文公為僚友。枏因從遊。

備遺

枏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又曰。向自家體分上求。問天理真箇難明。已私真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好纔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亦自

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柯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怠惰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者而苦忽之。差未能辨。善利之聞。雖知所決擇。而正行慙聲之心。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與論讀之雖聞。有莫而不能淡洽於心意之間。如何。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孝子淵源錄卷十

四頁

此過了日月。可惜。

汪德輔

汪德輔。字長孺。饒州鄱陽人。

備遺

德輔言。今人看文字義理。如何得恁不細審。先生曰。只是不曾仔細讀那書。枉用心錯思了。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謂這樣底。所謂思而不學則殆。殆者。心陞枕危。殆不安。尹和靖讀得伊川說話熟。雖不通透。渠自有受用處。呂堅中作尹墓誌祭文云。尹於六經之書。耳順心通。如

謂已言。嘗愛此語說得好。但和靖却欠了思。

姜大中

姜大中。字叔權。

備遺

先生曰。長孺叔權。全似江西學問氣象。但叔權天資慈祥。長孺資稟粗厲。失於太快。

叔權也是箇資質好底人。正如吳公濟相似。長孺正好得他這般人相處。但叔權也昏鈍。不是箇撥着便轉挑着便省底。於道理只是慢慢思量。後方說得。若是長孺說話恁地橫後。跳躑他也無奈他何。長孺叔

孝子淵源錄卷十

四

何貞

權皆是為酒所使。

先生問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仔細。為今工夫須要靜。

叔權自言。終日無思慮。有寂然不動之意。汪德輔疑其已至。先生曰。只問他還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否。須是窮理。若只如此。則不須說格物致知。問如此則叔權之靜未是至。曰。固是。

劉學雅 弟學業



劉學雅。字正之。建陽人。觀文子羽之孫。馳騁東西。為諸侯客。已而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學裴字傳之。知撫州。刻規約于學。以示學者。時一至為解說義理之學。移知邕州。秩滿召還。後以疾。累得郡不赴。終中散大夫。

劉學古

劉學古。瑀之子。屏山之孫。文公婿也。嘗為臨桂縣令。弟學博。俱從文公游。

備遺

先生嘗謂學古曰。康節詩云。閒居謹莫說無妨。若道

孝弟淵源錄卷十

五

道

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丁堯

丁堯。字復之。崇安人。篤厚慈良。有志為己之學。從文公遊。而與蔡季通友善。早卒。文公記其墓。

周元卿

備遺

元卿。聞着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量他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

李元宗

李元宗。字子能。泉州南安人。刻志問學。服習儉素。儼然一儒生。無貴介氣習。文公稱之。

包約

包約。字詳道。揚州顯道。遜字敏道。建昌南城人。兄弟皆嘗學于陸子靜。既而從文公游。揚嘗錄文公論文之語為文說一卷。

備遺

先生曰。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

孝弟淵源錄卷十

木

何志

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

蔡季通被罪。詹元善為調護。先生初亦欲與經營。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苟如何。

先生曰。詳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所與顯道講論。論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

答敏道曰。承喻粗心浮氣。剝落向盡。漸居意味。不淺。自許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覺欲寡過。而未能

耳。

真德秀跋顯道講義云。紹定己丑。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為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為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忻然忘倦。蓋君早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劇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蓋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畧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

方未 弟不

方未。字耕道。莆田人。少孤。其弟干來。亦皆自教之家。

考亭淵源錄卷十

七

何成

貧奉母。典衣不足。繼以鬻田。兄弟杜門力學。已而見文公于建陽。乾道中登第。調善化尉。歷知潭州攸縣。邑有茅將軍祠。愚民歲取人子女。殺以祭。名曰樂神。未始至。牒諸保聚。棄於祠中。遣吏酌以文。而焚之。其害遂絕。後因文公謁張敬夫。官終宣教郎。知福州連江縣。禾字耕叟。同游文公門下。公語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於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禾佩服終身。

備遺

先生答耕道書曰。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止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齋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

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未始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前書所謂拾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火之類。舍此憂彼。則為失其序耳。若日用工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蘇宜文

備遺

宜文問欲觀易。先生曰。易是箇難理會底。卒急看未

考亭淵源錄卷三

八

見

得。不若且未要理會。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過此數者。公既理會詩了。只得且理會書。理會書了。便當理會禮。禮之為書。浩瀚難理會。不若且買一本温公書儀。歸去仔細看。易不過只是許多路。逐節目。自然漸次理會得。

陳希周

備遺

希周請問讀書脩學之門。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理會這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然頭面不同。然又只是一箇道理。如水相似。遇何處

圓方處方小處小大處大然亦只是一箇水耳。

鄭光弼

鄭光弼字子直

備遺

先生謂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公今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

考志淵源錄卷三

九

言

部

任忠厚

任忠厚字正甫。遂安人。

備遺

先生謂正甫精神專一。

鍾唐傑

鍾唐傑。宜春萍陽人。

備遺

唐傑問窮理持敬。曰。此事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成持敬。若商量窮理。便不成窮理。湏令實理在題目之後。

問丘次孟

備遺

次孟言。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他本平鋪地說在裏。公却帖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而可知是恁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豈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爾。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地叫喚來。又與曲禮成誦。先生曰。但曲禮無許多叫喚。曰。次孟氣不足。非氣不足。乃氣有餘也。

考志淵源錄卷三

七

元昭

備遺

先生語元昭。且要虛心。勿要周遮。元昭以十詩獻。詩各以二句命題。如實理之類。節節推之。先生指立命詩兩句。幾度風霜猛。推折。依前春草滿池塘。既道佛老之非。又却流於佛老。此意如何。元昭曰。言其無止息。曰。觀此詩。與賢說話又異。此只是要闢勝。知道安用許多言。顏子當時不曾如此。此只是要人知安排。鉅釘出來。便不是。末篇極致。不是。如何便到此。直要撞破天門。前日說話如彼。今日又如此。只是說話。

元昭告歸。先生曰。歸以何爲工夫。曰。仔細觀來。平生只是不實。當於實處用工夫。曰。只是羸除去羸。便是實。曰。每嘗觀書。多只理會大意。元不曾仔細講究。曰。大意固合理會。文義亦不可不講究。最忌流於一個。明道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今之學者。大抵皆然。如今人讀史成誦。亦是玩物喪志。學者若不理會。得聞這說話。又一齊棄了。只是停埋攤布。使表裏相通。方可。然亦須量力。若自家力不及。多讀無限書。少間埋沒於其間。不惟無益。反爲所害。

老淵源錄卷三

二十一頁上

何志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腳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腳。

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帶。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作怪。舒州有語錄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纔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己復禮。

黃立之

備遺

立之間。常於事物未來。思慮未萌時。覺見有惺惺底意思。故其應變接物。雖動却有不動之意存。未知是。否。曰。應變接物。只要得是。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可以盡天下之事。若須要不動。則當好作事處。又催

老淵源錄卷三

三

何志

過了。

黃達子

備遺

達子言。思不能精之病。曰。硬思也不得。只要常常提撕。莫放下。將父自解有得。

李伯誠

備遺

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脚。放開眼。便不恁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如挽一物樣。待他要去時。硬挽將轉來。方得。

丘珏

丘珏字玉甫邵武人學禁嚴珏遂謝場屋

備遺

玉甫作別請益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  
人却聽得頑了不曾真箇做須知此理在已不在人  
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冊子工  
夫如真文字說話朋友想都會見之想只是看過所  
以既看過依舊只如舊時只是將身掛在理義邊頭  
不曾真箇與之為一須是決然見得未嘗離不可相  
捨處便自然着做不能已也又曰學者肯做工夫想  
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是  
也今學者自不以為饑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為渴  
如何強他使飲

江元益

備遺

元益問入德曰德者己之所自有入德只是進得底  
且如仁義禮智自家不得便不是自家底  
元益問門人勇者為誰曰未見勇者

林叔和

備遺

叔和別去請教先生曰根本上欠工夫無歸宿處如  
讀書應事接物固當用功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  
何林好主葉正則之說先生曰病在先立論聖賢言  
語却只將來證他說凡讀書須虛心且似未識字底  
將本文熟讀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看來看去  
道理自出

鄭仲履

備遺

先生謂諸友曰仲履之學只管從小處看不知經  
旨初不如此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  
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郭叔雲

郭叔雲字子從揭陽人熟於禮學

備遺

叔雲問為學之初在乎格物物物有理從何處下手  
曰人箇箇有知不成都無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  
物是格物理至徹底處又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  
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先生教叔雲曰為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心身上  
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馮德英

備遺

先生與德英說為己為人曰。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會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有道理。不曾看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為學者多。只有為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為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向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為甚如此。只為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為學。如何會無所得。

林仲參

備遺

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先生曰。放底倚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向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

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劉淮

備遺

淮求教曰。燕無別法。只是將聖賢之書。虛心下氣以讀之。且看這箇是。那箇不是。待得一回推出一回新。便是進處。不然。只是外面事。只管做出去。不見裏面滋味。如何貴得他。

許敬之

備遺

敬之侍教。屢與言不合。先生曰。學未曉理。亦無害。說經未得其意。亦無害。且須靜聽說話。尋其語脉。是如何。一向強辯。全不聽所說。胸中殊無主宰。少間只成箇狂妄人去。

劉淳叟

備遺

淳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先生曰。燕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先生見淳叟閉目坐曰。淳叟待要遺物。物本不可遺。坐間有及劉淳叟事。先生曰。不意其變常至此。向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熹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輕薄處。然熹初開深信之。畢竟自家喚做不知人。先生云。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歷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熹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熹罵云。便是熹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孝子劉燾集卷下

十七

遺

陳寅仲

備遺

寅仲問曰。劉淳叟方其做工夫時。也過於陳正已。及其狼狽也。甚於陳正已。陳正已輕薄。向到那裏。覺得他意思。大段輕薄。每事只說道他底是他資質。本自撈攘。後來又去合那陳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時。只是教他權數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生地至此。先生笑云。向前見他門人。有箇祭文云。其有能底。則教他立功名。作文章。其無能底。便語他正心誠意。

戴明伯

備遺

明伯請教。先生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人之心之理。且逐段看。令其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浪逐旋指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雞。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

徐琳

徐琳字元明。括蒼人。

備遺

孝子劉燾集卷下

十八

遺

元明與鄭子。上同見。先生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江西諸人之學。只是要約。更不務博。本來雖有些好處。臨事盡是鑿空杜撰。至於呂子約。又一向務博。而不能反約。讀得書多。左牽右撰。橫說直說。皆是此理。只是不潔淨。不切要。自牽合無謂處。沈叔晦不讀書。不教人。只是所守者淺狹。只有些子道理。便守定了。亦徑約之弊。

孫吉甫

備遺

先生曰。看吉甫書。見得是要做文字底氣習。且如兩

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滾來滾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格。便變作清虛底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虛。只是相與做一般。纖豔底文字。君臣之間。把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滾來滾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聖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向諸公那趨將來。當揚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

考亭淵源錄卷上

七

杜旂 第拾

杜旂字叔高。金華人。旂字幼高。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名粹叢集。凡十卷。

備遺

先生謂叔高曰。學貴適用。

魯可幾

備遺

先生謂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

徐子顏

備遺

先生曰。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

或問子顏。先生曰。其人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郭植

郭植字廷碩。廬陵人。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上

三

先生問廷碩。今如何。曰。也只如舊為學。曰。賢江西人。樂善者多。知學者少。又說楊誠齋廉介清潔。直是少。謝尚書和易寬厚。也。然朴直。昔過湘中時。曾到謝公之家。頽然在敗屋之下。全無一點富貴氣。也難得。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一

陳址

陳址字廉夫。莆田人。厚重明敏。自幼即有志於學。以祖正獻公蔭授承事郎。監泉州南安縣鹽稅。卒。年二十八。嘗學於文公。公悲其賢而不克就其志也。為之誌其壙。

程次卿

備遺

次卿自述。向嘗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視時便思。明聽時便思。聰視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一

一

張敬

謂思不出其位。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紜妄想。先生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閒時都莫思量。這却易。只守此一句足矣。六經語孟之書。皆一齊不消存得。以孔子之聖也。只是好學。若說閒時都莫思量。則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會。如此却都無難者。事事須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

吳伯英

備遺

伯英問持敬之義。先生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

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伯英講書。先生因曰。凡人讀書。須虛心入裏。玩味道理。不可只說得皮肉上。譬如一食物滋味盡在裏面。若只舐噉其外。而不得其味。無益也。

江文卿

備遺

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文卿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一

二

何處

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先生謂文卿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今却無擇善一着。聖人擇善。便是事不遺乎理。公今知得。便撥轉前許多工夫。自不妨。要轉便轉。更無難者。覺公意思尚放許多不下。說幾句。又漸漸走上來。如車水相似。又滾將去。又曰。東坡說話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間。又自有精處。如說易。說甚性命。全然惡模樣。如說書。却有好處。如說帝王之興。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固有是理。然非以是為先。恨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識緯。後人舉從而廢之。亦過

矣。這是他說得好處。却不記得這般所在。亦是自家本領不明。若理會得原頭正。到得看那許多方有辨別。如程先生與禪子讀禪。禪云。公所看都是字。吾所看都是理。似公如今所說亦都是字。自家看見都是理。

李周翰

備遺

周翰請教。屢歎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這須是自見得。

又問作時文。先生曰。讀書纔說要做文字。便此心便

孝淵源錄卷三

三

四

四

錯了。若剩看得了。到合說處便說。當不說處不說也。得。本來不是要人說得便了。如時文也。只不出聖賢許多說話翻騰出來。且如到說忠信處。他也會說做好。只是與自家全不相干。

吳奈

吳奈字直翁。

備遺

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

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稟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僥倖事。如孔

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却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改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

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

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同。志利欲者。便如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

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說道理。他也從而

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林士謙

備遺

士謙初見問。仁智自得處。先生曰。仁者得其為仁。智者得其為智。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成問。

孝淵源錄卷三

四

四

四

且去將論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將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烹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間一兩句來理會。意味不相貫。

林恭甫

備遺

恭甫閱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只消理會那道理。譬如喫飯。碗中盛得飯。自家只去喫。看那滋味如何。莫要問他從那處來。堯曰一篇。堯也嘗見人說來。是夫子嘗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這只是外面一重讀書。須去裏面理會。

符叙

符叙字舜功

備遺

先生答舜功書曰。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紛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也。

符初

符初字復仲

備遺

先生答復仲書云。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釋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矧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符國瑞

備遺

先生答書云。辱書。其道為學之志。又見令叔為言。曲折甚善。既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肆虛談。厭末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

吳英

吳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進士。

備遺

先生與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又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

全少點檢。諸朋友往來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足下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

葉未卿

備遺

先生答未卿書云。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蘊。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過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

孝淵源錄卷三

七

聖

乾乃自巽始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黃孝恭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令裕書云。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此

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收書雖見向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為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為有諸已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工夫也。

曹晉叔

孝淵源錄卷三

八

三百六十九

河序

曹晉叔建安人。

備遺

先生答晉叔書云。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擇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林巒

林巒泉州人。

備遺

先生答魯書云。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不喻。推所聞以講學問里。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強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戴逵

孝宗淵源錄卷三

九

何序

何序

備遺

先生答邁書云。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胎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

我。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意之言亦何足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呂旼

備遺

孝宗淵源錄卷三

十

何語

何語

先生答旼書云。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爲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柯翰

柯翰字國材

備遺

先生答翰書云。辱書示以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

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

劉珥

劉珥。字平甫。

備遺

先生答平甫書云。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警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踈。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

考本淵錄卷十一

十一

備遺

備遺

黃東。字仁卿。三山人。餘之兄也。弟杲。字升卿。

黃東。字杲。

備遺

備遺

先生答仁卿書云。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類

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濶。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潑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濶。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隘隘。無處着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示喻食貧之狀。深為歎息。向見擬此闕。意官期必甚近。不謂尚許久也。然從官兩世清貧如此。益見家法之有傳。足使貪濁知所愧矣。所恨自困涸轍。不能少致濡沫之助。但有歎恨耳。

考本淵錄卷十一

十一

備遺

呂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東萊弟也。

備遺

先生答子約書云。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原。則一而已。愚意論孟中庸大學。當以序進。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

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  
恭儉持養之地。而玩味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  
計。海告勉責。如此太深。亦恐有窒清明和樂之氣象。  
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  
察於大。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  
間斷。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  
俗。功利權謀裏去矣。意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  
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  
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

書本淵源錄卷之三

三

何負

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  
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  
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  
臨風歎息而已。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  
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  
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  
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子約復書云。祖儉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  
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  
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  
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  
刺。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  
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  
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  
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  
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厥操舍。乃知出入。乃  
是見得上。腦於操舍間。乃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

書本淵源錄卷之三

四

何負

正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  
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  
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  
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漫說。既無歸宿。  
亦無依據。縱使強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  
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  
槩甚正當親切。

先生又答云。年來覺得目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  
主不起。及為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  
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

不知所以為賢者謀也。

曹立之

備遺

先生答立之云。錄不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為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以此意思。却似漸有掎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為充塞仁義之禍。而南軒頃亦云。傳夢泉者。楊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且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

孝子謝錄卷三

五

言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眾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為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諸葛誠之

備遺

先生答誠之書云。不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屬色忿詞。如對讐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竊以為。正使真是讐敵。亦何至如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

孝子謝錄卷三

六

言

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遞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

孫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

備遺

先生答季和云。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



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  
縣事想日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為舉子文。然亦須告  
以聖學門庭。令士之畧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  
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中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  
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

應仁仲

備遺

先生答仁仲云。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  
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  
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

孝學淵源錄卷三十一

十七

11005

何答

嘗不撫卷慨然也。

周叔謹

備遺

先生答叔謹書云。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  
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狗所見  
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  
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  
因語扣之。因書喻及為幸也。意近。亦覺向來說話  
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  
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

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為要。  
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康炳道

備遺

先生答炳道書云。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為  
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  
知者。即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工夫迥  
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也。正  
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

時子雲

孝學淵源錄卷三十一

十八

11006

馮道

備遺

先生答子雲書云。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  
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着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  
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工夫。將古今聖賢之言。  
剖析義利處。及復讀熟。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  
欲何從而。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  
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  
見得合剴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  
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  
正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學書終。

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吳玘 弟琮

吳玘字仲玘。琮字仲方。仕爲判院。

備遺

先生答玘書曰。令弟仲方判院之來。幸數得從容。開卷雖多。然所未合者亦不少。且旣以乍到疾病。公私紛冗。而匆匆遽歸之際。仲方亦不甚佳。遂不得竟其

李淵源集卷三

十九 原

何

說。至今以爲恨也。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其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喻。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

立意則或流於偏窄。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歛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

琮問。昨日先生與諸人答問心說。或謂存亡出入。皆是聖人之妙。或謂入而存者道心也。出而亡者人心也。琮謂通四句。只是說人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於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其所以危者如此。若是道心則湛然常存。不惟無出。亦自無入。不惟不舍。雖操亦無用。且說如何是人心。又如何是道心。曰。心一

李淵源集卷三

二十一 原

何

也。方寸之間。人欲交雜。則謂之人心。純然天理。則謂之道心。先生曰。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蓋人心不全。是人欲。若全。是人欲。則直是喪亂。豈止危而已哉。只饑食渴飲。目視耳聽之類。是也。易流故危。道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故也。琮又問。惟精惟一。不知學者工夫多在精字上。或多在一字上。曰。惟精惟一。是一樣說話。曰。琮意工夫合多在精字上。曰。如何見得。曰。譬如射藝。精則一。不精則二三。曰。如何得精。曰。須從克己中來。若己私未克。則被粗底夾和在。何止二三。曰。精字。只是於縫隙上見得分明。

一字却是守處。問如此恐允執厥中更無着力處。曰是其效也。

考亭淵源錄卷三

王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一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二

王過

王過字幼觀一字功甫。饒州鄱陽人。



備遺

過見先生越數日。問曰。思得為學之要。只在主敬以存心。格物以觀當然之理。曰。主敬以存心。却是下句。當云格物所以明此心。

先生教過。為學不可蕪淺。過以橘子譬云。皮內有肉。肉內有子。子內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着。

考亭淵源錄卷三

王

先生語過。以為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因舉異教數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辨。

周明作

周明作字元興。建陽人。

備遺

明作問事有最難的奈何。先生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道理。易曰。探賸索隱。賸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

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攪攪。凡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奈何。有合當住不得底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問之。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事。忽為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二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己着力做。又如何得。

蔡惠

蔡惠字行夫。平陽人。

備遺

先生論讀大學。惠答以每為念慮攪擾。願妨工夫。曰。只是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自不知心所在。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飯須使箸。不理會。必是不用篙不

使箸之謂也。攝心只是敬。纔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游倪

游倪字和之。建寧人。

備遺

先生問倪。已前做甚工夫。曰。只是理會舉業。曰。須有工夫。曰。只是習春秋。又問更做甚工夫。曰。曾涉獵看先生語孟精義。曰。近來作春秋義。穿鑿殊甚。如紹興以前。只是諱言攘夷狄近事。專要說和戎。却不至如此穿鑿。然那時亦自說春秋不可做。而今穿鑿尤甚。

蔡惠

三

馬道

倪曰。緣是主司出題目。多是將不相屬處出。致舉子不得不如此。曰。却是引得他如此。又曰。向來沈司業曾有中請。令主司不得斷章出題。後來少變。曰。向在南康日。教官出題不是。也不免將他申請。下郡學。令不得如此。近來省試。如書題。依前如此。又曰。看來不要作春秋義。可別治他經。

倪求下手工夫。先生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走。走作便是不做。須要持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

歐陽謙之

歐陽謙之字希遜吉州廬陵人。

備遺

謙之前此請問會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為之先生批教云會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會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胸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會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會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就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畧與點相似先生曰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一程先生若以為未必學則初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

先求會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陳芝

陳芝字廷秀

備遺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先生曰聖賢教人都捉切已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返看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為己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為時若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為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為義為利在這裏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割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  
先生謂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底便做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

怠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質不期變而變矣。

廷秀問。緣不能推廣。先生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如佛家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說話。如公却是怕成佛後不會說話了。廷秀又問。莫是見到後。自會怠地否。曰。不用怠地問。如今只用下工夫去理會。見到時也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着去理會。且如見得此段後。如何便休得。自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不曾說自家見不到便休了。越着去理會。

黎季成

考宋源錄卷三十一

六

何真

黎季成。贛州寧都人。一作季忱。

備遺

季成問。向來工夫零碎。今聞先生之誨。乃見得人之所任甚重。統體通貫。先生曰。季成只是守舊窠窟。須當進步。

張顯父

張顯父。字敬之。南劍州順昌人。楊長孺誌其墓。

備遺

先生答敬之書曰。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

語之力也。

嚴世文

嚴世文。字時亨。新喻人。隱居不仕。

備遺

時亨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世文嘗因是而思之。為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

考宋源錄卷三十一

七

何真

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撝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歌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也。譬如如今時士子。以窮居隱處為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

孟子謂廣上舉民。君子欲之。所樂不有焉。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  
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  
子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  
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  
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為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  
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  
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為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  
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

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  
賢作處。天地懸隔。  
先生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  
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為希遜言之矣。

魏椿。字元壽。建陽人。  
備遺  
椿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  
敬。今欲作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胡做了。做不成。又  
付之無可奈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

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內心却不然。這箇皆不誠  
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為主。

鍾震

鍾震。字春伯。潭州人。

備遺

先生問日間做甚工夫。震曰。讀大學章句。或問。玩味  
先生所以警策學者着實用工夫處。曰。既知工夫在此。  
便把大學為主。又問。或問載諸先生敬之說。震嘗以  
為整齊嚴肅。體之於身。往往不能久。此心又未免出  
入。不能自制。曰。只要常常操守。人心如何免得出入。  
一如人要去。又且留住他。莫教他去得遠。

黃卓

黃卓。字先之。

備遺

先之問。每日做工夫處。先生曰。每日工夫。只是常常  
喚醒。如程先生所謂主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  
法。是也。然這裏便是致知底工夫。程先生曰。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  
學又無安頓處。  
問。上一無適。若是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曰。於無事之

時這心却只是主。一。到遇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治不治。當為不為。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若不能主。一。如何做得工夫。

吳振

備遺

問孟子如不得已一段。曰。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運了。但平看。便理會得。因此有警。以言語太麤急也。

林至

林至。字德久。

考淵源錄卷五

十一

王

飛敬

備遺

先生答德久書曰。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

李杞

李杞。字長仲。平江人。

備遺

先生由經筵奉祠。待命靈芝寺。杞往見。首問曾作甚工夫。曰。向蒙程先生曰。端蒙賜教。謂人之大倫有五。緊要最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曰。如何得這寸。得這尺。曰。大槩以持敬為本。推而得之於五者之間。曰。大綱是如此。凡人為學。須窮理窮理。以讀書為本。孔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若不窮理。便只守此。安得有進底工夫。

杞云。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此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曰。極是。

考淵源錄卷五

十二

三百

呂勝已

呂勝已。字季克。尚書社之子。社居建陽。卒。葬邵武。因家焉。勝已往來朱張之門。官至朝請大夫。知沅州。自號渭川居士。

鄧綱

鄧綱。字衛老。將樂人。與其兄邦老。同遊朱子之門。居定中。陳宓守延平。以邦老道德隆重。而且青年。延入書院。與李燦林羽。蔡念成。楊復。余道夫。李伯武。趙師恕。並為堂長。

備遺



綱問程子言。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者何事。綱謂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先生曰。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虛心玩味。兼考聖賢為學用力處。實下工夫。方自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曾點之說。乃不真實之尤者。今亦未須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下工夫方法。次第而用力焉。又當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摩籠罩將去。人人會說。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濟事。反害事耳。

李文子

李文子。字公謹。光澤人。方子之弟。紹熙四年進士。歷

考本淵源錄卷三

三

何序

知太安軍。綿州。潼川府。著蜀鑑十卷。

備遺

公謹閱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先生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事了。纔恁地立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若說窒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

祝穆

祝穆。字和父。崇安人。少名丙。性溫行淳。學富文瞻。與弟癸。嘗同從朱子游。所著有事文類聚。方輿勝覽。

李東

李東。邵武人。丞相綱族孫。學于朱子。號精敏。紹熙中。第進士。為吉州廬陵簿。遷萬安縣令。黃直卿嘗以書薦諸漕使。揚梅乞委以事而觀其能。

彭蠡

彭蠡。字師範。南康軍都昌人。文公守郡。蠡質疑義辨析甚精。公稱獎之。以經學名世。教授江淮之間。所著有皇極辨。其兄名彛。亦從文公游。

備遺

二彭初見。先生間平居。做甚工夫。對曰。為科舉所累。

考本淵源錄卷三

三

何序

自時文外。不曾為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既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也。二子頗自言其居家實踐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嶮峩。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

余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興化軍仙遊人。娶三山黃御史瑀之女。遂與瑀子幹師事文公。始見之。曰。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篇。及自著文為贊。間與幹講論有異同。輒以質諸文公。淳熙五年登第。歷奉議郎。知泉州同安縣。嘗立蘇緘祠於其故居。文公甚喜之。為縣以清嚴稱。

終池州通判。

熊節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甫十歲讀易日誦二卦即知問難至通曉而後止慶元己未廷對值偽學之禁以納諫行仁求賢對知舉黃山以其不迎合時好特置前列且為奏御仕終通直郎知福州閩清縣著性理羣書二十三卷中庸解三卷知仁堂藥十卷。

宋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黃翰李燾因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巖斌馮恭困沮年八十趙與權延之事以父行奏乞

用旌禮布衣故事。

呂喬年

呂喬年從文公游值吳柔勝為國子正於文公生徒中得喬年與潘時舉白于長擢為學職使以文行表率。

詹淵

詹淵字景憲崇安人慶元五年登第調臨安軍戶漕授國子監書庫官差監車輅院年五十八卒真德秀誌其墓。

潘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友端友恭之羣從嘉定間嘗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

備道

先生答文叔書曰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為天命全體也。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未不

到真實地頭也。

彭方

彭方字季正南康軍都昌人文公在郡方從學弱冠魁省闈紹熙四年登第為池州教授歷知景陵歙縣以諸賢論薦除直秘閣知袁州召除國子司業遷祭酒除殿中侍御史淳祐遷侍御史仍兼侍講除兵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

陳宇

陳宇字允初莆田人守定必之群從文公為同安簿宇往師之丞相留正誌宇墓云君從晦菴未久於主

敬行恕之訓。守之不忽。仕終太常少卿。

李儒用

李儒川字仲秉岳州岳陽人

備遺

先生答輔漢卿書曰。精舍有朋友十數人講學。頗有趨向。仲秉遠來。甚不易。看得文字亦好。但恨漢卿不同此會耳。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十一

十一 全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二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三

考亭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陳孔夙字仲仁。孔碩之兄。慶元五年進士。寓平江。

俞聞中。字夢達。邵武人。淳熙八年進士。知黎州。

張揚卿。字清叟。瑞安人。舉進士。為南康軍教授。

陳駿。字敏仲。寧德人。舉進士。有語孟筆義詩筆義。

許儉。字幼廣。閩清人。三世不分異。林羽記其友順之

堂。

會逢震。字誠叟。閩縣人。隱居道山。所著詩文。名曰月

林醜境。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十一

十一 全

時子源。婺州東陽人。先從呂祖謙學。後游考亭之門。

程若中。字寶石。古田人。躬行蹈禮。自號祭澗居士。

黃幹。字尚質。長溪人。仕至直學士院。

上官謐。字安國。邵武人。仕為四會令。

曹彥純。都昌人。與弟彥約。同學于考亭。

朱澆。興化仙遊人。仕終廣東帳幹。

祝汝玉。信安人。淳熙中。知休寧。

黃仲本。邵武人。知南劍州。

金去偽。字敬直。饒州樂平人。

李季札。字季子。徽州婺源人。



鄒浩宣城人。

周椿字伯壽。

林賜字聞一。

李德字季元。

康淵字叔臨。

朱元字叔元。

俞潔字季清。

詹觀字尚賓。

吳南字直之。

陳夢良字與叔。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四

四

董壽昌字仁仲。

郭邦逸字道遠。

李德之。

方克大。

舒高。

周儼。

周得之。

江孚先。

王翰。

周頤。

劉子晉。

劉定夫。

董壽昌。

康淵。

黃有開。

劉棟。

周莊仲。

吳仁父。

陳仲亨。

陳公有。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五

五

張仁叟。

陶安國。

林易簡。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三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四

趙師雍

趙師雍字然道

備遺

先生答師雍書云。老拙文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密。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又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常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四

三百年

志

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為無補也。所喻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耶。

先生答安仁吳生書云。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為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為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

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鬼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為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豈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遠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四

三百年

志

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傅伯壽

傅伯壽字景仁。泉州晉江人。伯成之兄。隆興初。舉進士。復應博學宏詞科。歷吏部郎官。知漳州。慶元初。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歷遷禮部尚書。出知建寧府。召權翰林學士。知制誥。嘉泰中。除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以觀文殿學士奉祠。卒。嘗修高孝兩朝實錄。

遺文三十八卷

備遺

伯壽少與伯成同師事文公。又名臣孫子。乃奴事韓侂胄。蘇師曰。致身通顯。伯成非其所為。每切責之。方偽學之禁。預草詔。以詆善類。其草文公秘撰告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偽等語。文公沒。伯壽適知建寧。又不以聞。

伯壽人品如此。真西山序其文集。乃曰。宣城一書。意慮懇欵。陳夷虜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為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以俟敵之變。當是時。權臣開邊意銳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附會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此又不知其何說也。

伯壽晚年入朝。議宗廟大典。禮援據敷析。出入經史百子。滾滾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未能遠過也。

伯壽初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清明之時。所施者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沉鬱既極。有力者始推而輓之。則非其時而伯壽老矣。故雖以文墨致高位。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既不自白於當世。獨其文詞可自托以久。西山之言。果何謂哉。豈獨有取於

其文邪。

真西山文集所載。近歲有嘗登晦翁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為先生累耳。晦翁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為汗下。此不知其何所指也。

胡紘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京鏗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秘書郎。韓侂胄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擇紘為監察御

史。紘未遇時。嘗謁熹於建安。受學門下。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為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汝愚遂謫未明。汝愚初抵罪。去國。縉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已。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為偽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為言官。專擊偽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為美官。紘遂以藁授之。繼祖

論議皆絃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及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徙絃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絃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誠誣聖德。幾至大亂。二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郡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絃起居舍人。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絃言也。自是學禁益嚴。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絃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絃亦廢棄死。

備遺

陳枅一日獨侍坐。先生忽擢蹙云。趙丞相謫命。出自胡絃。枅問不知先生曾識絃否。曰。舊亦識之。此人頗記得文字。莆陽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說其狠愎。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四終 己丑臘月二日聞訖

考亭淵源錄二十四卷

浙江吳玉堉家藏本

明宋端儀撰薛應旂重修端儀字孔時莆田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僉事。迹具明史本傳。應旂有四書人物考。已著錄。此編仿伊洛淵源錄之例。首列李侗胡憲劉子翬對勉之四人。以湖師承之所。自次載朱子始末。次及同時友人張栻以下七人。次則備列考亭門人自黃榦以下二百九十三人。其二十三卷則門人之無記述文字者。但列其名。凡八十八人。末卷則考亭叛徒趙師雍傅伯壽胡絃等三人。亦用伊洛淵源錄載邢恕例也。史稱端儀慨建文朝忠臣湮沒。乃搜輯遺書。為革除錄。建文忠臣之有錄。自端儀始。然其書今未見。即此書原本亦未見。世所行者。惟應旂重修之本。應旂作宋元通鑑於道學宗派多所紀錄。此書蓋猶是意。然應旂初學於王守仁。講陸氏之學。晚乃研窮洛閩之旨。兼取朱子。故目錄後有云。兩先生質所以相成。非所以相反。遂以陸九淵兄弟三人列考亭淵源錄中。名實未免乖舛也。

